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集部第二〇八册目次

欽定四書文選不分卷　（清）方苞輯　清乾隆五年武英殿刻本　〇〇一

欽定四書文選不分卷

（清）方苞輯

清乾隆五年武英殿刻本

欽定四書文四十一卷

乾隆元年內閣學士方苞奉
敕編明文凡四集曰化治文曰正嘉文曰隆萬文曰啟
禎文而
國朝文別爲一集每篇皆抉其精要評隲於後卷首
恭載
諭旨次爲苞奏摺又次爲凡例入則亦苞所述以發明持擇之旨蓋經義始於宋宋文鑑中所載張才叔自靖人自獻於先王一篇即當時程試之作也元延祐中兼以經義經疑試士明洪武初定科舉法亦兼用經疑後乃專用經義其大旨以闡發理道爲宗厥後其法日密其體日變其弊亦遂日生有明二百餘年自洪永以迄化治風氣初開文多簡樸逮於正嘉號爲極盛隆萬以機法爲貴漸趨佻巧至於啟禎警闢奇傑之氣日勝而駁雜不醇猖狂自恣者亦遂錯出於其閒於是啟橫議之風長傾詖之習文體盭而士習彌壞士習壞而國運亦隨之矣我
國家景運聿新乃反而歸於正軌
列聖相承又皆諄諄以士習文風勤頒
誥誡我
皇上復申明清眞雅正之訓是編所錄一一仰稟
聖裁大抵皆詞達理醇可以傳世行遠承學之士於前
明諸集可以考風格之得失於
國朝之文可以定趨嚮之指歸
聖人之教思無窮於是乎在非徒示以弋取科名之具也故時文選本汗牛充棟今悉斥不錄惟恭錄是編以爲士林之標準原本不分卷第今約其篇帙分爲四十一卷焉

乾隆元年六月十六日總理事務王大臣奉

上諭國家以經義取士將使士子沉潛於四子五經之書闡明義理發其精蘊因以覘學力之淺深與器識之淳薄而風會所趨卽有關於氣運誠以人心士習之端倪呈露者甚微而徵應者甚鉅也顧時文之風尚屢變不一苟非明示以準的使海內學者於從違去取之介曉然知所決擇而不惑於歧趨則大比之期主司何所操以爲繩尺士子何所守以爲矩矱有明制義諸體皆備如王唐歸胡金陳章黃諸大家卓然可傳本朝文運昌明英才輩出劉子壯熊伯龍以後作者接踵莫不根柢經史各

抒杼柚此皆足爲後學之津梁制科之標準自坊選冒濫士子率多因陋就簡剽竊陳言雷同膚廓間或以此倖獲科名又展轉流布私相倣效馴至先正名家之法置而不講經史子集之書束而不觀所係非淺鮮也今朕欲裒集有明及本朝諸大家制義精選數百篇彙爲一集頒布天下學士方苞於四書文義法夙嘗究心着司選文之事務將入選之文發揮題義淸切之處逐一批抉俾學者了然心目間用爲模楷又會試鄉試墨卷若必俟禮部刊發勢必曠日持久士子一時不得觀覽可弛坊間刻文之禁果有學問淹博識見明通者不拘鄉會墨卷房行試牘准其照前選刻但不得徇情冒濫或狂言橫議以釀澆風

朕實嘉惠士子其各精勤修業以底大成敬體朕意共相黽勉

欽此

乾隆五年閏六月十四日奉
旨開列經理諸臣銜名
監理
和碩和親王臣弘晝
校閱
原任禮部右侍郎臣方苞
校對
日講官起居注翰林院編修臣萬承蒼
翰林院編修臣儲晉觀

翰林院編修臣曹秀先
翰林院編修臣趙青藜
舉人臣周日藻
武英殿校對
經筵講官刑部右侍郎臣張照
工部右侍郎臣許希孔
原任刑部左侍郎臣勵宗萬
日講官起居注詹事府詹事兼翰林院侍讀學士臣陳浩
日講官起居注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講學士臣呂熾

日講官起居注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講學士臣周學健
署日講官起居注右春坊右中允兼翰林院編修臣朱良裘
翰林院編修臣田志勤
翰林院編修臣董邦達
翰林院檢討臣唐進賢
翰林院編修臣李清芳
翰林院編修臣林枝春
翰林院編修臣吳紱
翰林院檢討臣郭肇鐄

校刊
拔貢生臣費應泰
拔貢生臣盧明楷
拔貢生臣薛世楫
拔貢生臣廖名揚
拔貢生臣徐顯烈
拔貢生臣王積光
拔貢生臣葉璟
拔貢生臣李謙

優貢生臣王男
恩貢生臣曾尚渭
拔貢生臣李長發
拔貢生臣程元林
監造
內務府南苑郎中兼佐領加六級紀錄八次臣雅爾岱
內務府錢糧衙門郎中兼佐領加五級紀錄六次臣永保
內務府廣儲司員外郎加二級臣雙玉
內務府慶豐司員外郎加一級紀錄二次臣西寧

內務府廣儲司司庫加二級臣劉三格
監造臣恩克
監造加一級臣永忠
庫掌臣于保柱
庫掌臣鄭桑格
庫掌臣姚文彬

食禮部右侍郎兼教習庶吉士臣方苞謹
奏乾隆元年六月欽奉
聖諭命臣苞精選前明及
國朝制義以為主司之繩尺羣士之矩矱臣本無學識又迫衰
殘恭承
嘉命為愧為恐竊惟制義之興七百餘年所以久而不廢者蓋以
諸經之精蘊匯涵於四子之書俾學者童而習之日以義理
浸灌其心庶幾學識可以漸開而心術羣歸於正也伏讀
聖諭國家以經義取士人心士習之端倪呈露者甚微而徵應者

甚鉅故風會所趨即有關於氣運至矣哉
聖謨洋洋古今教學之源流盡於是矣臣聞言者心之聲也古之
作者其氣格風規莫不與其人之性質相類而況經義之體
以代聖人賢人之言自非明於義理挹經史古文之精華雖
勉焉以襲其形貌而識者能辨其偽過時而湮沒無存矣其
間能自樹立各名一家者雖所得有淺有深而其文具存其
人之行身植志亦可槩見使承學之士能由是而正所趨是
誠
聖諭所謂有關氣運者也臣敬遵

明旨刪裁僞體校錄有明制義四百八十六篇
國朝制義二百九十七篇繕寫成帙並諭次條例恭呈
御覽伏望萬幾之暇俯
賜刪定俾主司羣士永爲法程臣無任戰汗隕越之至
謹奉表恭
進以
聞

乾隆四年四月初三日

凡例

一明人制義體凡屢變自洪永至化治百餘年中皆恪遵傳註體會語氣謹守繩墨尺寸不踰至正嘉作者始能以古文爲時文融液經史使題之義藴隱顯曲暢爲明文之極盛隆萬間兼講機法務爲靈變雖巧密有加而氣體苶然矣至啓禎諸家則窮思畢精務爲奇特包絡載籍刻雕物情凡胸中所欲言者皆借題以發之就其善者可興可觀光氣自不可泯凡此數種各有所長亦各有其蔽故化治以前擇其簡要親切稍有精彩者其直寫傳註寥寥數語及對比改換字面而意義無别者不與焉正嘉則專取氣息醇古實有發揮者其規模雖具精義無存及剽襲先儒語錄膚廓平衍者不與焉隆萬爲明文之衰必氣質端重間架渾成巧不傷雅乃無流弊其專事凌駕輕剽促隘雖有機趣而按之無實理眞氣者不與焉至啓禎名家之傑特者其思力所造途徑所開或爲前輩所不能到其餘雜家則偭棄規矩以爲新奇剽剝經子以爲古奥雕琢字句以爲工雅書卷雖富辭氣雖豐而聖經賢傳本義轉爲所蔽蝕故别而去之不使與卓然名家者相混也凡此數種體製格調各不相類若總爲一集轉覺尨雜

無章謹分化治以上爲一集正嘉爲一集隆萬爲一集啓禎爲一集使學者得溯其相承相變之源流而各取所長至於

我

朝人文蔚起守洪永以來之準繩而加以變化採正嘉作者之義蘊而挹其精華取隆萬之靈巧啓禎之恢奇而去其輕浮險譎兼收衆美各名一家合之共爲一集前代之文總四百八十六篇

國朝之文總二百九十七篇昔宋臣曾鞏嘗稱詩書之文作者非一相去千餘年而其所發明更相表裏如一人之說惟其

理之一也況制科之文詁四子之書者乎故凡所錄取皆以發明義理清眞古雅言必有物爲宗庶可以宣

聖主之教思正學者之趨嚮

一唐臣韓愈有言文無難易惟其是耳李翶又云創意造言各不相師而其歸則一即愈所謂是也文之清眞者惟其理之是而已即翶所謂創意也文之古雅者惟其辭之是而已即翶所謂造言也而依於理以達其詞者則存乎氣氣也者各稱其資材而視所學之淺深以爲充歉者也欲理之明必溯源六經而切究乎宋元諸儒之說欲辭之當必貼合題義而取材于三代兩漢之書欲氣之昌必以義理洒濯其心而沉潛反覆於周秦盛漢唐宋大家之古文兼是三者然後能清眞古雅而言皆有物故凡用意險仄纖巧而于大義無所開通敷辭割裂鹵莽而與於本文不相切比及驅駕氣勢而無眞氣者雖舊號名篇概置不錄

一有明正嘉以前先輩之文有極平淡簡樸而清古可味者惟間存一二蓋必天資最高變化于古文久乃得之非中材所能倣效也啓禎雜家餘習至於

國初猶未能盡滌一時名稿中頗有膾炙人口而按以文律求

以題義則未能脗合不可以爲法程者必嚴辨而愼取之至鄉會試闈墨則有其文未爲極致而章妥句適脈理清晰亦間存一二俾中材之士得量其力所能至而取道焉庶不致茫無畔岸而誤入于岐途也

一先輩名家小題文多備極巧心但美不勝收且非鄉會場程式茲編不錄其單句有實理可發揮及中截數句承上起下轉關過脈者或上全下偏下全上偏者仍自入選

一向來程墨房書行書各有專選今總爲一集惟程墨於本篇人名下註記餘不細加區別間有生前未與甲乙科而文已

行世不可泯沒者亦併登選俾皓首窮經之士無遺憾於泉壤焉

一文章之道與年俱進故曾植自言其文必隨時改定每見名家文稿多晚年自訂或生徒編輯往往有與初本絕不相類者故凡其人現存者文皆不錄

一文之義蘊深微法律變化者必于總批旁批揭出乃可使學者知所取法然題有定理理無二致其中指要若已經前人闡發不可復易則仍舊承用以原評二字別之

一前人流傳名篇間有字句率易義理或未妥者向來各家選本多有節刪互異之處今擇其猶當者從之其未經諸選摘發而稍加改易者亦間有之至于全文俱佳語句偶疵難為改易者必細摘出亦恐貽誤後學

一是集奉
旨編定將以頒行直省學宮照進呈本格式鋟板所體製莊重可垂永久至頒行之後書坊翻刻任其仍用活字小板以便廣為流布

欽定化治四書文目錄

大學

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　二句　李時勉 程
身有所忿懥　八句　薛瑄

論語上

吾十有五而志于學　一章　蔡清
學而不思則罔　節　顧清
哀公問社於宰我　一章　羅倫
管仲之器小哉　一章　商輅
儀封人請見　一節　薛瑄
子謂韶盡美矣　二句　顧清
好仁者無以尚之　二段　錢福 墨
子在齊聞韶　一節　吳寬 程
陳司敗問昭公知禮乎　一章　顧鼎臣
欲罷不能　一節　李東陽 程
君賜食　一節　王鏊

論語下

出門如見大賓　二句　趙寬 墨

百姓足君孰與不足　王　鏊 程

鄉人皆好之　一節　王　恕

邦有道危言危行　王　鏊 程

管仲相桓公　四句　李夢陽

志士仁人　一節　王守仁

昔者先王以爲東蒙主　四句　羅　倫

邦君之妻　一節　王　鏊

邇之事父　一節　錢　福

中庸

天命之謂性　一章　蔡　清 墨

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　二句　儲　巏 墨

致中和　一節　羅　玘 墨

詩云鳶飛戾天　一節　王守仁

武王纘大王　及士庶人　王　鏊

武王纘大王　一節　楊　慈 墨

父爲大夫　無貴賤一也　錢　福

今夫天　一節　岳　正 墨

考諸三王而不繆　合下節　程　楷 墨

建諸天地而不悖　二句　孫紹先 墨

孟子上

老者衣帛食肉　四句　靳　貴 程

天子適諸侯曰巡狩　六句　董　越 程

所謂故國者　一章　李東陽

不幸而有疾　景丑氏宿焉　吳　寬

子噲不得與人燕　二句　王守仁

夫世祿　四節　崔　銑

父子有親　五句　邱　濬 程

三月無君則弔　四節　羅　倫

周公兼夷狄　百姓寧　邱　濬 程

周公兼夷狄　百姓寧　王　鏊 墨

孟子下

禹惡旨酒　一章　唐　寅

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　王　鏊

晉之乘　二節　王　鏊

予未得爲孔子徒也　一節　董　玘

吾聞其以堯舜之道要湯　一節　王　鏊

附於諸侯曰附庸 王鏊
大國地方百里 三節 王鏊
舜發於畎畝之中 一節 朱希周
孔子登東山而小魯 一節 其二 錢福
桃應問曰 一章 王鏊
春秋無義戰 一章 錢福
古之為關也 一節 陳際泰
經正 斯無邪慝矣 錢福
由堯舜至於湯 一章 顧清
由堯舜至於湯 三節 李東陽

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 二句

李時勉

即後世思慕之心知前王新民之德此[illegible]文武新民之止於至善也使文武新民之功不止於至善則何能使後世之人仰其德而思慕之不忘哉在謂有國之與文武之為君也以聖繼聖以盡為君之道者備矣建功立業以遺後人之業者至矣是故不顯惟德百辟其刑之此文武德業之盛也今也文武既已往矣而其德業之盛則不與之俱往後賢[illegible]思有以宗其德焉[illegible]丕[illegible]昌厥後此文武謨烈之遺也今也文武既已遠矣而其謨烈之遺則不與之俱遠後王念之有思有以保其緒焉故曰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者此也[illegible]保小民[illegible]此文武之所以安民也今也文武不可見矣而其安民之功猶在後世之民含哺鼓腹與不類之以遂其生而制其田里教之樹畜此文武之所以利民也今也文武不可作矣而其利民之惠猶在後世之民耕田鑿井與不類之以得其養焉故曰小人樂其樂而利其利者此也噫賢[illegible]親有以見前王之德[illegible]久而不忘樂利有以見前王之澤[illegible]遠而不泯當世之人得其所後世之人亦莫不得其所文武新民之止於至善也為何如哉

前[illegible]用[illegible]能與題[illegible]切[illegible]作[illegible]義之範

○本題重在前上之緊屬君子小人處是作亦最合釋詩體

身有所忿懥　八句　薛瑄

惟心之用有不察故不能不失其正也甚矣然慮雖貴乎謹察而應也苟常有之而不察心欲其正得乎大學於修身在正其心之義謂夫人之一心有體焉有用焉當寂於中而未發者則為渾然之體情見乎外而已發者則為燦然之用是故忿懥者怒心之發而為情者也人孰無怒乎怒在物可也在心不可也苟忿懥之心一發而不察則反為嗜欲所牽於是乎有不當怒而怒者矣奚其正恐懼者畏心之發而為情者也人孰無畏乎畏在理可也存心不可也苟恐懼之心一發而不察則反為利害所動於是乎有不

當畏而畏者矣奚其正至於喜心所發則為好樂之情人不能無也使得其道而心果何所累哉苟或一於好樂而不察則邪妄之誘引將無所不至矣又奚其正憂心所發則為憂患之情人亦不能無也使中其節而心果何所繫哉苟或一於憂患而不察則顧忌之私將無所不至矣又奚其正是其物之未來也而迎之以意必已失乎渾然大公之體及其物之既往也而留之以固我又昧乎燦然順應之常此情之所以不制心之所以不正欲正心者烏可以不察哉

心兼體用與意不同有所辟在動處見所病根則靜時已伏故

次節以敬以直之及總註密察此心存否云云皆合動靜言之
精細渾全深心體認之作

吾十有五而志于學 一章 蔡清

聖人希天之學與時偕進也夫學與天爲一學之至也然而有漸也故與時偕進聖人且然況學者乎若曰人生之初渾然天也少長而趨於物欲則喪其天故吾於成童之時用志不分以其全力而向於學務求純乎天德而後已志學謂知所用力矣猶未得力也加以十五年之功三十而立則天德爲主而人欲不能奪之矣立則固守之也非固有之也加以十年之力四十而不惑則心源澄徹而本原爲之洞化矣不惑謂明諸心也未及一原也又十年而五十而義理之所自來皆命之所自出一以貫之而無遺矣知天

命因與天通也或未合一也又十年而六十則聲入心通若決江河莫之能禦矣吾未七十猶未敢從心也從之猶未免於踰矩未與天一也自六十而又十年然後天即我心我心即天念念皆天則矣可始而與時偕行終而與時偕極聖人之學蓋如此

段段於交會中勘出精意實見得聖人逐漸進學並非姑爲設致語意 原評

文如講義然此題須將時及學功候非實理融淡於胸中詎能言之確當若此

學而不思則罔　一節　　顧清

聖人論學與思廢一不可也夫君子合內外而成性者也思也學也可偏廢哉且君子所當用力者心與事而已矣心原於一而足以管天下之理事散於萬而實不外於一心之微是心與事爲一則學與思不可偏廢者也學者習其事也博文以稽其知者迹以利其用其誰能廢學也然學者事也事必有理以主之理具於心而心之官則思而已矣不思則不能通微故學必待思而後可以融至理也不然則記誦徒勤玩物而非窮理成法雖效踐襲而非體驗義理之精微終歸於茫昧而已安望其浹洽於中哉思者求

諸心也測度以探其精微紬繹以究其旨趣其誰能廢思也然思者理也理必有事以載之事資於學而學之道則習而已矣不習則不能悅心故思必待學而後可以收實效也不然則窮慮騁詳非有考據之真見研窮徒切未嘗實踐於躬行事理之精當終歸於惶惑而已安望其怡然理順哉是知學而能思學益明矣思而能學思益實矣交資互發之機孰其進豈能已哉

懇切深透語皆明潔

哀公問社於宰我　一章　　羅倫

聖人於論社者而規之重民之意微矣夫古以爲民非威民也斯聖人規宰我之微意乎且王者在上之制爲民樹建與國存亡其意固深遠哉何哀公問社而宰我答爲戰栗對也夫壇壝非美觀也尸祝非其文也引三代之遺規寓乎民之大界無不可者彼僅僅焉以松柏栗對以栗言周以使民戰栗言周之栗耶是崇德報功之典爲一木之文君將懷慢之場爲武斷之具謬亦甚矣將何以擇不忘以小事也則先王之所遺留事者不在禽禾也民即爲弱主失馭以勸戎也則當日之所切急者亦不在齊民也民

懷危疑益爲震懾者樹黨矣夫子聞之不欲顯言其失第慨然歎曰天下事未成可說也成而說之無益也未遂可諫也遂而諫之無益也將來可咎也往而咎之無益也予也負譏社以木重而周制爲威民乎出於古者之口一出而不可救矣入於聽者之耳一入而不可破矣吾且奈之何哉於此見國事不容輕議君心最忌先入爲國爲民務片語而關宗社之盛籍理審勢寧闕如而俟竅會之精聖人婉規之意蓋如此

純以鍊勝亦開偶風氣之作須識其丰骨清峻胎息左國之神非可於局調間刻摹形似者

管仲之器小哉　一章　　　商輅

聖人觀管仲之器而因以仲之名之也為夫管仲以其君霸天下謂之大矣奈何小之論獨自聖人發之宜或人之未喻也且夫子亦嘗大管仲之功矣今曰器小者何哉蓋功之大者才有餘於器器之小者識不足於才也然夫子未嘗顯言而或者惑於名實因欲以其所謂之儉則必謂器小其儉也仲之為人得無儉乎不知儉者德之共也當其以倡道示天下惟此耳三歸之設家臣之冗者莫甚於仲是可以為儉哉此夫子所以致斥也或者又謂器小而復不儉或疑於禮矣仲之為人於知禮乎不知禮者謂之僭也當

王以中道化天下惟此耳樹門之塞反坫之設莫甚於仲是可以為知禮哉此夫子所以重斥也吾有以想其無修身正心之學可知所以器若為儉為知禮者辨而器之所以小亦自可見矣然則器大何如君子而已

有上於此其來故其所使追之層折與不消得問後人無限義法

儀封人請見　一節　　　薛瑄

封人未見夫子而思之切既見聖人而嘆之深夫天不喪道二三子可無患矣封人信之以天所以一見而有木鐸之嘆也惟時孔子轍環至衛道於儀有請君子者渴慕於封疆之間其誠意名不可得傳矣封人其官也彼其望聖人有若金玉之[illegible]曰君子之至於斯也吾未嘗不得見也此其[illegible]封人其若弗克見之思有足多者從者見之[illegible]其中也乃出而告曰二三子何患於喪乎當今之[illegible]必運諸勞也況乎有其具不患無其施[illegible]必大[illegible]用則

今天下無道久矣夫子其將起而以天下之無道久矣天將以夫子為木鐸使夫子生不遇於時如儀封人者亦可為從善之文也

不但[illegible]當[illegible]思如見其文[illegible]人[illegible]之

簡淡閒逸而[illegible]論一一皆到[illegible]其[illegible]之

灑落自開胸次也

子謂韶盡美矣　二句　　顧清

聖人貴有實之美文備而將亦備焉夫然乃功德之形容也大舜之韶有以名特文之備如此豈復有過之者哉夫子稱而贊之所盛焉矣且一代之興必有一代之樂自黃以來作者非一人矣而韶之治何其盛乎蓋其本原爲於升聞紹位之初而其制大備於治定功成之日笙鏞琴瑟有以振乎律和之和而聽之者心曠于盛羽旄有以將乎天之樂而觀之者忘倦歎九德九歌九功者舞乎器竹之和而宏而待乎殷周之舞九韶而協九奏致於乎百獸之舞此可容乾坤之體之體美在乎其文之備而無以復加矣然其又有其實者存焉蓋一八音之美不出於音律之和也而威寧之化實有溢乎聲容之美不止乎而采之盛也而至德之光實發而於聲表於揚咏嘆依稀乎文明漸被之風古有數而意無窮也悠然想像乎揖遜雍容之狀心焉之而口不能言孔謂之其實美之中又有實焉而非從以其文美韶之為樂其盛也一至此哉

文有合同傳者亦須鎔化不可直寫此作將功德自鎔化在美善中何等渾全　原評

好仁者無以尚之　二段　　錢福

聖人論人之成德有以好仁之篤言者有以惡不仁之至言者蓋好仁而物無以加則好之也篤惡不仁而物無得累則惡之也至人之成德有如此者此所以難得也與夫子意若曰天下之道二仁與不仁而已凡出於人心之公者不必皆純乎內者謂之仁凡出於人欲之私者不必皆得乎內者謂之不仁彼夫人有秉彝好德之心孰不知仁之足好而或不能無不好者以拒之於內則所好為不篤矣不如我之所謂未見好仁者惟若人哉蓋必氣質之粹而真知是仁之可好其於仁也雖天下之物而無以加其好焉吾知其甚於水火甘於芻豢而重可見外之或得深而見誘之小生所好也而仁存於死則殺身以成仁財所好也而仁存於施則散財以行仁推之天下之物則有孰能尚之者哉好仁而無以尚之則其好之所謂篤而成德之事在是矣自夫人有羞惡是非之心孰不知不仁之可惡而或不能無不惡者以容之於內則其惡爲未至猶不惡也吾所謂未見惡不仁者豈謂若人哉蓋必資禀毅而真知不仁之可惡其為仁也不使有一毫不仁之事有以加乎其身者吾知其遠之如蛇蝎遠之如鴆毒出乎彼而入乎此不為不仁而所為皆仁視聽言動之間於吾身也而或非禮之害乎仁

者不忽焉以少累聲色貨利之接於吾身也而或不仁之妨乎仁者不暫焉以少處微極於纖悉之過尚肯使之加乎其身哉惡不仁者且不使加乎其身之可謂至而成德之事在此矣然則夫子未見之歎夫豈偶然之故哉

太史公之文所以獨高千古者以其氣雄也此文當觀其一往奔放氣力勝人處如徒摘水火芻豢蛇蝎鴆毒語為先輩嘗譏則以小失大矣 原評

子在齊聞韶 一節　吳寬

聖人寓鄰國而聽古樂學之久而專稱其美也至夫古樂莫美於韶也觀聖人所以學之與所以稱之者則聖樂之美聖心之誠皆可見矣昔樂有名韶者乃帝舜之所作者也後千餘年列國惟齊能傳其樂孔子在齊適聞其音想其為舜之德其心已極於今日聞舜之樂其身如在於當時故不徒聽之以耳而實契之以心於凡鳴球琴瑟之類其聲之依永者無不習以至鼗鼓笙鏞之屬其音之克諧者無不考蓋學之不厭也至於三月之久而好之甚專也本乎一心之誠故當食之際雖肉味有不知其為美者何也其心在於樂則發憤至於忘食之勤其志好乎古則終日且有不食之篤彼芻豢何物果足以悅我口耶大既學之而有所得則稱之自不能已蓋謂舜之樂若斯盛之於古如后夔之所與者以為猶夫樂也今習其度數不意若此其美則其聲之感召真可致神人之協和也舜之樂吾嘗聞之於人如季札之所占者以為猶夫樂也今考其作奏不意若此其聲則其德之廣大信有如天地之覆載也其感嘆之意溢於言表如此然則韶非舜不能作亦非孔子不能知彼端冕而聽古樂惟恐臥者可以語此也哉（與題四句相應）

註依史記補學之二字最吃緊文從此着意故句句皆實際不徒

爲虛空贊美之辭

陳司敗問昭公知禮乎 一章 顧鼎臣

聖人爲尊者諱因人之譏而以過自任焉甚矣聖人愛君之心無已也始焉以禮諱其君繼焉以過任諸己孰非所以存厚也乎司敗亦可以自悟矣且大昏爲萬世之嗣先王所以補紀也同姓而昏姻不通周道所以章別也昭公以魯娶吳已大瀆夫文武之防當時以知禮見稱又不追其大本之失此司敗所以疑而問也乃孔子則以知禮答之是非不知其大倫之亂也蓋不忍彰君之過故爲之掩君之過聞人道君之善亦爲之稱君之善臣子忠厚之道宜如是耳非黨也奚司敗不悟乃因孔子之退揖巫馬期而進焉其曰君子不黨君子亦黨者是徒知諱人爲有黨而不知夫子諱君爲非黨乎其曰君而知禮孰不知禮者是徒知諱同姓爲不知禮而不知夫子之對爲知禮乎若司敗者亦不諒聖人之心亦甚矣使孔子於巫馬期之告也將自謂諱君之惡與非所以尊君也抑將以娶同姓爲知禮與文之所以正禮也故不曰君之不幸而但曰己之幸不曰人知君之過而但曰人知己之過至是則昭公之失既泯於無迹而君臣之至情已全娶同姓之非不嫌於或當而昏姻之大禮已正矣非夫子其孰能與於此哉

以議論敘題神氣安閒意義曲盡絕無補綴之迹 此法亦後

人所祖但先輩只是因題命格與凌駕者不同

欲能不能　一節　李東陽程

大賢悅聖道之深而盡其力見聖道之的而難爲功蓋道可以力求不可以力得也大賢學之盡其力而造之難爲功也其以是夫昔顏子自言其學之所至意謂聖人之道雖高妙而難入而其教我以博約也則有序而可循是故沉潛於日用之間但覺其旨趣之深長也雖欲自已不可得而已焉體驗於行事之際但覺其意味之真切也雖欲自止不可得而止焉鈎深致遠而致其博者無力之盡一理之不窮則已罄吾知之所能矣克己反躬而歸之約者無一事之不盡則已殫吾力之所至矣於是向之所謂高者始得以見其大原如有象焉卓然而立乎吾前也向之所謂妙者乃得以識其定體若有形焉卓然而在乎吾目也當斯時也於斯境也將勇往以從之則幾其在我愈親而愈莫能即又何所施其功乎將畢力以赴之則化不可爲愈近而愈莫能逮又何所用其力乎顏子之自言如此可謂深知聖人而善學之者歟雖然顏子之所謂末由者豈其若是而遂已哉擴其所已然養其所未然俟優游厭飫至於日深月熟而化焉則亦將有不期而自至者矣其終不克至是而與聖人未達一間者乃命焉非其學之過也後之君子尚無以至之難而自沮也哉

卓爾只在日用事物上見道此顏子進步其於高堅前後所也

賀翔賀彝字字皆細體認方能成此文宜當年館中推爲弟一

呂[illegible]記

君賜食 一節 王鏊

聖人敬君之所賜而處之備盡其禮也甚矣聖人事君盡禮也即當處君之物何往而非禮之所存乎且君之賜臣所以昭恩愛之義而致其養之誠也夫子爲臣於魯凡有賜之食矣食則或出於侑食者也夫子於此既不敢以[illegible]亦不[illegible]須諸人必也正席於拜嘗之際而嘗於頒賜之先是食之從容侍食之嚴肅也其敬君之賜何如君嘗賜之腥矣腥則方頒於君庖者也夫子於此受之之意方欲知作之設臣至必也熟之[illegible]之內薦之宗廟之中存沒均沾而人神胥悅也其榮君之賜何如君嘗賜之生矣調之不畜者非君食之可嘗也非君腥之可薦也夫子必從而畜之焉[illegible]爲君與而不忍之念自生況賜出於君而愛惜之心尤切或祭祀未殺則畜之而不敢殺也或賓享未有則畜之而不敢用也其仁君之賜何如自其先嘗之也而見進[illegible]之忠自其薦之也而見事先之孝自其畜之也而見育物之仁要一敬君而衆善皆備者非孔子其孰能之。

兩語皆細而有理而亦不離意法用意先正講書作文全是將自己性情與題融和而合化[illegible]也 原評

出門如見大賓　二句　　趙寛

聖人教賢者以為仁隨在而致其敬也夫敬者德之聚也出門使民而皆禁敬焉仁其有不存乎夫子答仲弓曰天下之道莫大於仁而求仁之學必先於敬子欲為仁可不先主敬乎彼時而出門其地若易忽也而此心之奉以步趨者則如大賓之見而寅畏以作其所為素履而往非以明交際也而恍乎七介以相通鳴珮而趨非以致尊讓也而儼乎五贄以相與盡視天下無不可敬之地而不越乎家庭行止之常若接乎冠裳珮玉之士矣以此存心而吾心之真宰有常主也奚嘗失之馳騖耶時而使民其人若易狎也而此心之奉以周旋者則如大祭之承而欽翼以致其齊焉恭己臨民非以寫天神也而儼然駿奔於有事昭德蒞眾非以享人鬼也而肅然奏格於無言矣視天下無不可敬之人而不出於匹夫匹婦之用如祭於清廟明堂之上矣以此存心而吾心之神明其常定也奚嘗失之放豫耶吁出門而敬則未出門之時可知矣使民而敬則未使民之時可知矣敬無往而不存斯仁無往而不在矣也勉乎哉

出門使民乃將已實下工夫處兩如字亦必用實處然後見其為敬之至也從人約畧寫大意並似易以他語亦往則仲弓之

請事者安據耶雅潤深穩經學熟而傳注明斯有其精理秀氣

原評

百姓足君孰與不足

王鏊

民既富於下君自富於上蓋君之富藏於民者也民既富矣君豈有獨貧之理哉有若深言君民一體之意以告哀公蓋謂公之加賦以用之不足也欲足其用盍先足其民乎誠能百畝而徹恒存節用愛人之心什一而征不爲厲民自養之計則民力所出不困於征求民財所有不盡於聚斂閭閻之內乃積乃倉而所謂仰事俯育者無憂矣田野之間如茨如梁而所謂養生送死者無憾矣百姓既足君何爲而獨貧乎吾知藏諸閭閻者君皆得而有之不必歸之府庫而後爲吾財也蓄諸田野者君皆得而用之不必積之倉廩而後爲吾有也取之無窮何憂乎有求而不得用之不竭何患乎有事而無備犧牲粢盛足以爲祭祀之供玉帛饔飧足以資朝聘之費借曰不足百姓自有以給之也其孰與不足乎饔飧牢醴足以供賓客之需車馬器械足以備征伐之用借曰不足百姓自有以應之也又孰與不足乎吁徹法之立本以爲民而國用之足乃由於此何必加賦以求富哉

層次洗發由淺入深題義既畢篇法亦完此先輩真實本領後人雖間架照應備極巧變莫能繼武也

鄉人皆好之 一節

王恕

以好惡觀人者猶諸好惡之人可也夫好非善人惡非不善人其好惡本無足憑而可取必于一鄉哉嘗謂鄉人有好惡亦有善惡故取人者不當以好惡之善惡爲善惡而當以善惡之好惡爲好惡也乃子貢以鄉人皆好爲問是求觀于衆好也而不知以衆好觀人將爲衆譽之所欺矣未可也子貢又以鄉人皆惡爲問是求觀于衆惡也而不知以衆惡信人將爲衆毀之所激矣未可也夫鄉人皆好固未可以觀人矣求其好之可以觀人者其莫如鄉人之善者乎鄉人皆惡固未可以觀人矣求其惡之可以觀人者其莫如鄉人之不善者乎蓋善者好之則正大之情既以素孚于君子而惡者惡之則孤介之行又不苟同于小人自好人惡人者而言好者好其人之所當好也惡者惡其人之所當惡也一好一惡分而可否自見自見好見惡者而言則以己之所當好而見好于善人也以己之所不必惡而見惡于不善人也一好一惡交而人品始彰吾是以謂取人于鄉人之皆好不如取人于善人之好也吾是以謂取人于鄉人之皆惡不如取人于不善人之惡也觀人者其準諸此哉

用筆甚辣措局甚緊排奡凌厲仍歸自然不愧化治以前遺也

有此

邦有道危言危行　　王鏊

天下之治道方隆君子之直道斯顯蓋世隆則道從而隆也君子處此言行有不遂其直者哉昔聖人之意謂夫所貴乎君子者有特立不變之操有相時而動之宜是故在上者惟明明之后在下者多休休之臣世道清明見于刑賞予奪者皆公平正大之體正君子向用之時也則有振厲剛方徙左右者無險陂側媚之私正陽德方亨之候也邦之有道如此吾見邦也言焉而不盡行焉而不佛不有以於時乎蓋君子之于言也則有政黙之時而邦有道則無所俟于黙者故理有當言則必言而折廷諍侃然正論之不屈事關利害有舉世所不敢言而獨言之窺伏隱微有舉世所不能言而獨言之人以告于君出以語于人皆忠義之激發言非苟直也時可直而直也君子之于行也固無可殺之時而邦有道又無所行于殺者故義所當為則必行其道巍然挺然剛氣之不回非其義也一介不以與諸人一介不以取諸人如其義也一家非之而不顧一國非之而不顧上以事乎君下以持乎身皆行危之峻然行非尤異於道行而正也其之處世如此則世道之降竟升于道之泰乎時乎君子之所以行非不意于危自卑者視之見其危也然亦有時而遜者從而行時而若持身之道也

古有時而遂保身之道也士而生於保身豈盛世之所宜有哉

識有道則見可以危言危行詩危言危行卽回抱有道又卽紹

首下文斡旋言孫巧力兼備之文類乎

危字發得透徹允言歲炎之氣與題相稱

管仲相桓公　一句　李夢陽

聖人稱大夫伯霸之功被天下而及後世也甚矣春秋不可無管仲也臣一時而後之人且利賴焉得非仁者之功乎凡夫子所以錄其功也恐其曉子貢之意蓋曰死天下之事易成天下之事難子疑仲之相桓爲未仁也豹就以管仲以其君霸而其所成者大乎彼管仲之予以桓何救之而尚用仲父之寵夫周桓公之相也齊居東海之國未嘗主盟于中夏桓公得其國可君之亦未敢必其伯遂于列辟也桓得管仲以爲之相特搆以禮懷遠以德而人心與從遂爲諸侯之宗長焉二葵丘而臣不敢好君當其時

知有其主而天下之大義不至於毀夷者仲臣之也再盟召陵而荊不敢謀夏當其時知有上國而天下之大防不至于頹越者仲臣之也然後始終于仲之身而已蓋自其沒以來輒名至于奕世于今數世之臣居之殿兵於其葵邱之公爲其雄長之所貽者蓋未易斷矣然後乃子列國于今其載之可天輿之殊猶赫然會盟之間焉其餘威之所振者故未易輕爲矣以仲之功而人受其賜于不能遙入江漢之上然最勝之下道事而須管仲之功不發揮方爭鬥相得桓而天下定焉後世賴焉又安得以其相爲疑也哉得乎管仲雖無仁人之德而實有仁人之功焉也何可以

過嘗之也。

一氣挺拔朴老古淡之中渾規矩變化於無跡原評稱其筆之老，逸直追王唐洵非溢美

志士仁人　一節　王守仁

聖人於心之有主者而決其心德之能全焉夫志士仁人皆心有定主而不惑於私者也以是人而當死生之際吾惟見其求無愧於心焉耳而於吾身何恤乎此夫子爲天下之無志而不仁者慨也故特此以示之若曰天下之事變無常而死生之所係甚大固有臨難苟免而求生以害仁者焉亦有見危授命而殺身以成仁者焉此正是非之所由決而恒情之所易惑者也吾其有取於志士仁人乎夫所謂志士者以身負綱常之重而志慮之高潔每思有以植天下之大閑所謂仁人者以身會天德之全而心體之光

明必欲有以貞天下之大節是二人者固皆事變之所不能驚而利害之所不能奪其死與生有不足累者也是以其爲患之方殷固有可以避難而求全者矣然臨難自免則能安其身而不能安其心是偷生者之爲而彼有所不屑也變故之偶值固有可以僥倖而圖存者矣然存非順事則吾生以全而吾仁以喪是悖德者之事而彼有所不爲也彼之所爲者惟以理欲無並立之機而致命遂志以安天下之貞者雖至死而靡憾心迹無兩全之勢而捐軀赴難以善天下之道者雖殺身而無悔當國家傾覆之餘則致身以馴過涉之患者其仁也而彼卽趨之而不避甘之而不辭焉

蓋苟可以存吾心之公將效死以為之而存亡由之不計矣値顛沛流離之餘則舍身以赴殺身之仇者其仁也而後則當之而不循疑之而如姑存焉苟可以全吾心之仁將委身以從之而死生由之勿恤矣是其以吾心為重而以吾身為輕其慷慨激烈以為成仁之計者而志士之勇為而亦仁人之優為也觀諸道逃長往而苟全于一時者誠何如哉以存心為生而以存身為累其從容就義以明分義之公者固仁人之所安而亦志士之所決也觀諸同護隱伏而靦覥于不死者又何如哉是知觀志士之所為而天下之無志者可以愧矣觀仁人之所為而天下之不仁者可以思矣

志士是起從得定仁人是涵養得熟一無字一有字有確然不移之意有安然不勉强意寫兩種人各盡分量而文更俊偉光明 原評

有安從之氣象亦少異儒者規模高言不止於衆人之心涼哉

盛譽堅亡開嘉靖間作者門徑

昔者先王以為東蒙主 四句

羅倫

聖人于大夫之伐國而歷據理以斥其非也蓋兵以義動始無惡於伐也顓臾封于魯國于魯臣于魯則季氏安得而伐之哉且吾國之無故而利人之有者不仁無罪而伐人之國者不智季氏之伐顓臾也豈未聞顓臾之為國乎彼其分封不出于先王是僭竊之君也而伐之可以明王制錫也不屈于邦域是季孫之國也而伐之可以爽後患名分不適于社稷是戢居之臣也而伐之可以修臣紀今自其建國之初論之昔者先王以為東蒙主則一方之名山將賴是以承其祭而有民以來其國固與我魯並矣是豈可

伐者乎而猶未也以地則在邦域之中為審選公室必無悖逆之心所謂不必伐者此也以分則為社稷之臣為聽命公朝又為王家之佐所謂不當伐者此也為季氏者正宜遠追建國之意適守交鄰之道可也胡為乎謀動干戈容心于分外之得妄與師旅恣情于黷武之謀將以弱王制與彼非僭竊之君也將以爽後患與彼非爭雄之國也將以修臣紀與彼非戢居之臣也有無名之舉何以服天下之心但恐不可伐而伐之上得罪于先王也不必伐而伐之下得罪于境內也不當伐而伐之中得罪于公家也而不義之師祇以遂一己之惡為季氏者不知而伐之是不智也知而

伐之是不仁也何以必伐而身已入于大惡矣季氏何爲哉爲求
者不知其伐之是不智也知而伐之是不仁也謀人必慮而身已
入于大惡矣亦也何爲哉

昔所發揮恣縱奔放者人謂如呂梁之水噴薄澎湃者○不獨
兼工嘉作者氣勢之排宕幷包孕萬名家結構之巧密矣故知
先輩非不欲爲正嘉以後之文乃風氣未開爲之者尚少耳

邦君之妻　一節　王鏊

聖人於國君之配而必序其稱名之詳焉夫民配之際立教之端
也聖人於其所稱之名而詳序之其嚴微之義斷可識矣且古之
聖人所以嚴內外之分亦大寄於內外之交是以有禮焉以叙其
分而有分焉以定其名試以邦君之妻言之所以統一國之內治
掌斯民之陰教風化有寄者也其稱名之法當何如哉自夫君之
稱之也則曰夫人蓋邦君乾道也夫人坤道也乾健而不息坤順
而有常既以德而配德必以貴而從貴以夫人稱尊之也言其與
己同也自夫人之自稱也則曰小童蓋夫者天道也妻者地道也
天尊而地卑地卑而上行雖以體而敵體必謙而又謙以小童
稱自卑也言爲君之役也此非稱于宮中者至于邦人稱之則
不徒曰夫人而必曰君夫人乃爲婦人從夫之爵有氣從爵
惟君爲尊稱夫人而係之以君尊之也此以尊君也
此特稱于本國者耳至于稱諸異邦也不徒曰小君而必曰寡小
君乃爲寡德之辭諸侯不嫌于自貶而爲君爲寡夫人不容以自
矜稱小君而必係之以寡非惟附君之義也實則從君之謙也此
固夫人之稱于異邦者矣至于異邦人稱之也亦曰君夫人焉蓋
君之于民也異所統而尊同同夫人之于君也殊所合而親則

敬其君以及人之君則彼彼國之夫人亦當如本國之夫人矣是之謂充類也故不嫌乎同辭也吁一邦君之妻而稱名之異如此要皆緣其所處之地而起者也學者其可忽諸

句句詳核股法變換參差尤見手筆　原評

定範典嚴意之清微古茂雅潔典制文字此爲杼軸

邇之事父　一節

錢福

內有以資其孝外有以資其忠此詩之所以當學也蓋學以明倫而詩則無不備者也事父事君不學詩而何資乎昔夫子勉人學詩以謂夫人倫之道莫備於詩而人倫之大莫備乎君父是故以國而視家家其近者也一家之中惟父爲大而事之之道尤莫切乎蓋必味蓼莪之篇而後知親有罔極之恩不得乎親實不可以爲人矣誦小弁之作而後知親親無可絕之理不順乎親實不可以爲子矣感發乎陟岵之興思而懲乎凱風之失則其與凡六義之所載爲者何莫而非資其事父之孝者乎詩之道非止于父也而事乎父以父而言則有家之倫如夫婦之琴瑟兄弟之塤篪皆備之矣以家而視國則其遠者也一國之中惟君爲尊而事之之道尤易能乎蓋必詠天保之篇而忠愛之念以興將順其美務欲兼再周于夏商而後進乎卷阿之歌而規諫之誠以得匡救其惡務欲納君于唐虞爲治因此而歷驗于王事之叙與政事之風彼雅几之所美刺者何莫而非資其事君之忠者乎詩之道非止于君也而事乎君以君而言則在國之倫如友朋之相與賓主之式燕皆備之矣是則內而事父外而事君學之爲道舍此以加此而詩皆備之君之何而不學夫詩也邪

深於性命之義舉其要領實雅茂久而愈新後之作者不過就此
推衍耳

天命之謂性　一章　　蔡清

中庸明道原於天而備於人必詳言君子體道之事也夫道原於
天而備於人是故君子之所當體者也體道之功既至則位育之
化有不成乎子思子憂道學之失傳而作中庸以詔天下也蓋謂
天下有性焉有道焉有教焉夫人之所知也而其所以為性為道
為教者夫人之未知也何謂性曰天之所命於人物者之謂也外
天以言性非吾之所為性矣何謂道曰人物各循其性之自然者之
謂也外性以言道非吾之所謂道矣何謂教曰人因是道之在人
物者而脩之之謂也外道以言教非吾之所謂教矣是則道之大

原出於天而不可易其實體備於己而不可離使其可離於須臾
是豈所謂率性之道哉是故君子於雖不睹不聞也而亦戒懼之
常存不敢離之於頃刻也雖至隱至微也而亦慎獨之無間不致
離之於動也體道之功如此夫豈外吾心而得之哉誠以心之喜
怒哀樂備也其未發則性也無所偏倚則謂之中及其發皆中節
也無所乖戾則謂之和是中也得所為萬事之所從出者也而離
之大本將何以立天下之大本耶是和也得天下古今之所共
由者也而離之於動焉將何以行天下之達道耶又必由戒懼而
約之以極其中使大本之立益以固由謹獨而精之以極其和使

達道之行莫以廣狹先吾之中即天地之中雖不用於天地之位也而一理感通上下共有不與位者乎吾之和即萬物之和雖不與於萬物之育也而一氣融貫萬物共有不成若者乎此學問之極功聖神之能事初非有待於外而修道之教亦在其中矣

條理微密意味深厚實學者之父 原評

於白文朱註表裏洞澈故隨處成文各加虛字點逗於斷續離合間而神氣流通動盪合節學者不能得其氣味而徒襲其形貌則爲淺爲率而已矣

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 一句 儲巏

君子之主靜以道之不可離也大道根於人心之至靜者也苟不知所以存之斯離道之遠矣君子之戒懼也有以成乎子思示人之意若曰道原於命而率於性本須臾之不可離者也君子欲不離道以爲學何以密存養之功耶是故心之寂感雖同乎物交而心之神明則發乎耳目時乎不睹宜若無事於戒慎矣君子曰睹而後敬則能敬於睹之所及而不能敬於睹之所不及而真將忘矣故視於無形常若有所謂睹者非睹之以目也而實睹之以心是其目雖未睹也而吾心之真睹者無不明矣不睹而敬則凡睹之時可知也已君子之戒慎有如此者彼乎不聞宜若無事於恐懼矣君子曰聞而後畏則能畏於聞之所加而不能畏於聞之所不加而真聞亦矣故聽於無聲常若有所謂聞者非聞之以耳也而實聞之以心是其耳雖未聞也而吾之真聞者無不聰矣不聞而畏則凡聞之之時可知也已君子之恐懼有如此者夫君子主靜之功如此則物交無以引於外而神明有以安於中性於是乎定命亦於是乎凝矣孰謂君子之道而有須臾之離哉

每局有許多轉折而氣脈渾厚開合無痕 原評

不睹聞對未發之中說戒慎恐懼所謂敬以直內立天下之大

本也用周子主靜二字自屬定解其該括處措詞尤為細密

致中和 一節 羅玘

君子盡性情之德而一體者感之矣蓋天地萬物本吾一體也性情之德既盡而位育之效有不至乎此天下之道統於一心而無遺而吾人之心實乎天地萬物而無外人惟中和未致始與天地不相似與萬物不相關耳君子知中為道之體也自戒懼而約之渾乎天命之性無一時之不中則中致而大本之立益以固知和為道之用也自謹獨而精之粹乎率性之道無一處之不和則和致而達道之行益以廣由是吾之心即天地之心以中感中而天地之心亦正吾之氣即天地之氣以和召和而天地之氣亦順呼吸動靜相為脗合而不殊志意精神與之默契而無間乾道以之而清坤道以之而寧陰陽以之而各正其所貞觀之所以不毀者吾有以參乎其中也天地有不位乎或以之而時遂物以之而成若休養生息各遂其性羣類之所以不乖者吾有以贊乎其間也萬物有不育乎是中和之功盡於一心而位育之化成於一體君子修道之極如此彼人但知天地之為天地萬物之為萬物也孰知吾心一天地也吾身一萬物也中和不致則吾之天地萬物且不能位育而況於天地見於萬物乎故君子不敢以欲一念傷天地之和而天地明於有一毫不慎之物吾身實學者欲得

於止至於太極觀其本原也其終觀其實體乎定靜觀其存養省察之要乎。

當時解此文章如此。朱子謂解經當如破的文六句逐句細看得通透後都不見注解但見正經有幾箇字在方好主峯文可以語是矣原評

詩云鳶飛戾天　一節　王守仁

中庸論詩而言一理充於兩間發費隱之意也蓋盈天地間皆物也有物則有道也論詩而觀其所指道者必以物求今夫天地間惟理氣而已矣理御乎氣而氣載乎理固一機之不相離也奈之何人但見物於物而不能見道於物見道於道而不能見無物不在於道也嘗觀之詩而得其妙矣其言鳶飛戾天魚躍于淵古乎鳶魚何意不止於鳶魚也即乎天淵而見不滯於天淵也爲此詩者其知道乎蓋在物察化行之迹言淵於躍之機感遇散無非教也成象效法莫非命也察乎此而皆化育之流行合乎流

行皆斯理之昭著自有形而極乎無形物何多也今之有意充者流動充滿　太和保合而已矣自有象而極乎無象物何賾也藏之而愈顯者瀰漫布濩　此合各正而已矣物不止於鳶魚也察而何之而物物可知上下不止於天淵也擴而觀之而在在可見是蓋有無間不可遺之物則有無間不容息之氣有無間不容息之氣則有無間不可與之理其天機之察於上下者固如此乎

不從飛躍兩字着機鋒見得費隱分明處原評

清醇簡脫理境上乘陽明制義僅延朱此如此

武王纘太王　及士庶人　王鏊

中庸稱二聖有繼先緒而隆一統之尊者有承先德而備一代之典者蓋德業創於前而莫爲之後雖盛弗傳也如二聖之所爲豈不有光於前人也哉中庸述夫子之意謂夫欲知文王之無憂當觀武周之善述夫文王既沒而不能作繼之者誰與蓋太王王季創於前文王之業隆於後而纘其緒者惟武王也觀其身一著夫戎衣師不勞於再舉而坐收一統之全功迹雖嫌於伐君志非富乎天下而無損爲世之令譽且不獨功名之俱盛而已以貴則尊極一人以富則奄有四海而偏有超於尋常也不獨祿位之兼得而已上焉則宗廟饗之下焉則子孫保之而業有光於前後也武王之繼先緒如此是以創業而兼守成雖征誅而同揖遜矣其武功之隆何如哉若夫武王已老而受命承之者誰與蓋文王欲爲而拘於位武王將爲而限於年而成其德者在周公也觀其隆古公之號爲太王加季歷之稱爲王季則近推乎文武之盛心祀組紺而上以王禮追后稷以下而皆然則上追乎先祖之遺意於是推斯禮以及人使有國而爲諸侯有家而爲大夫者咸得隆等序而行其禮也達斯禮以逮下使有位而爲士無位而爲庶人者皆得循禮度以伸其情也周公之成先德如此是繼述善於一身禮制通於天下矣其文德之備爲何如哉要之武王纘焉而益隆周公成焉而大備此周家所以勃興而文王所以無憂也與

精確卓立氣格渾成當玩其苦心揣結處

武王纘太王　一節　　　楊慈

惟聖人能纘先業以成武功故能衍累世之盛而備諸福之隆也夫前人之所爲後人之所當繼也苟不能然則名且不足尚何諸福之有哉古之人有行之者其有周之武王乎自今觀之太王肇荒作之基王季勤王家之事則周之王業肖始於此矣文王誕膺天命之隆以撫方夏之衆則周之王業已行於此矣然太王王季雖爲王業之始而其功則未成也所以繼其業者非武王乎文王雖有造周之名而大勳則未集也所以承厥志者非武王乎武王於是因累世締造之功而爲一日弔伐之舉牧野之師方會而前徒已倒戈華陽之馬既歸而天下遂大定則前人之業於是而始成而前人之心於是而始慰矣夫以武王伐紂宜若失其名也然人皆知其爲應天順人之舉而無利天下之心則武王之名於是而益顯當是時也四方攸同皇王維辟則天下之民莫非其臣其尊又何如東西南北無思不服則四海之地莫非其有其富又何如由是而祀乎其先則假哉皇考綏予孝子莫不以格而以享由是而傳之於後則穆穆皇皇宜君宜王莫不是繼而是承則聲譽之盛諸福之降武王一身萃之而有餘矣雖然自非其能纘先業以成武功又何以臻此哉夫武王能成變伐之功於天下未定之

時周公能制典禮之懿於天下既定之後武王以武周公以文其爲纘述則一而已矣莫爲之先後將何述莫爲之後前將何傳夫以太王王季文王既有以作之而武王周公又有以述之吾於是不惟有以贊武王能成之孝而文王之所以無憂者亦於是見矣

此明文始基一代作者正變源流之法靡不包孕其文炳蔚確有開國氣象○士人窮探經史非僅取其詞與法爲時文之用而已然觀制義初體如是亦可知根茂實遂之不可誣也

父為大夫　無貴賤一也　　錢福

觀聖制葬祭喪服之禮各惟其分而已蓋禮莫大於分也因分以盡情其善於推己及人者歟中庸意謂周公之制禮不惟孝以事先人而且孝以治天下是故有葬祭之禮言之如父為大夫子為士歟則葬以三月稱有家也而祭之則禮惟三鼎爾矣樂惟二佾爾矣雖踰祭也而君子不以為僭如父為士子為大夫歟則葬以踰月明有位也而祭之則禮用五鼎爾矣樂用四佾爾矣雖備物也而君子不以為過蓋葬從其爵反始也所死者以安也祭從其祿致愛也伸生者之情也何莫而非協於義乎有喪服之禮言之期之喪達乎大夫何也是諸父昆弟之喪也其分殊者其情殊而大夫則降諸侯則絕焉三年之喪達乎天子何也是父母之喪也其恩深者其報重而貴不加於賤服不加於尊焉服有降殺貴貴也所以尚而殺也服無貴賤親親也所以統而尊也何莫而非達其情哉是則葬祭以爵祿而定者達上之禮之通也喪服無貴賤之易者天理民彝之至情也有乎其通上下而為作者之聖歟

文之能繁而不能簡者非才有餘正才不足也細看此文有他人連篇累牘說不盡處○斯禮也只是從祭葬是祿祭而及喪服又是緣葬祭而及之者雖俱禮制就此章言之則祭為主喪

葬為賓而下章達孝亦是以祭祀之禮言之可見也一起一結

大指瞭然　[illegible]評

今夫天　一節

中庸舉天地生物之盛所以明至誠無息之功用也夫天地之道誠而已矣生物之功寧不各極其盛哉中庸旨之以明無息之功昌至此若曰論聖人固全乎天道觀天地則見乎聖人何言乎今夫天以其一處而言則昭昭之多天也天其止於是乎及其無窮而日月星辰之繫象於上萬物之覆幬於下天之生物一何其盛耶今夫地以其一處而言則撮土之多地也地其止於是乎及其廣厚而華嶽河海容之不見其不足萬物載之惟見其有餘地之生物一何其盛耶語天地間之磅礴而不可窮者莫山若也今

夫山不過卷石之多耳而豈足以盡夫山哉及其廣大則草木生於斯禽獸居於斯寶藏興於斯山之生物之盛孰非天地生物之盛乎語天地間之淵深而不可極者莫水若也今夫水不過一勺之多耳而豈足以盡夫水哉及其不測則黿鼉蛟龍生於斯魚鱉生於斯貨財殖於斯水之生物之盛孰非天地生物之盛乎是則天地功用之盛至於此至誠無息之功用所以配天地而無窮也又何疑乎

文簡而理足體方而意圓因此中已開後人無限變化參差之妙不得以其平易置之

考諸三王而不繆　合下節　程

論君子極制作之善見君子知天人之理為無所不合見君子制作之善矣其洞燭天人之理不於斯可見哉上聖人居天子之位出而□之以夏商湯文武則有已然之迹也然君子之制作為於今而稽於古則今日之為即三王之為往古來今□□□□與其已然者無所戾八荒地下固有自然之道也然君子之□立於此而參於彼則在我之道即兩儀之道天地與人治□□與其自然者無所拂且伸變化而為造化之跡者鬼神也鬼神司默明者以是制作而質之則幽驗於明不以微秘而有疑出類拔萃而

生百世之下者後聖也後聖同對於者以是制作而俟之則遠驗於近不以將來而有惑然質諸鬼神而無疑非探賾索隱以為之者吾知其於天之理至精至微已洞燭於此心之中矣蓋幽明雖不同而理則同也知天之理則鬼神之情可以理知也鬼神且然至德之天民夫何疑乎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非撰維術數以為之者吾知其於人之理至纖至悉已洞察於此心之內矣蓋遠近雖不同而理則一也知人之理則後聖之心可以理度也後聖且然已往之三王夫何繆乎噫以真知至理之心為生人□重之道君子如此豈驗乎

上截三王後聖往與來對天地鬼神隱與顯對下截知天知人
乃舉來以該往自隱以該顯貫總結四句是作天造地設不少
贊虧 原評
順題平叙不用過接搏縮而理蘊精氣結聚流通堅栽如鑄

建諸天地而不悖　二句　孫紹先

君子之制作於至大至幽者而允協焉夫莫大於天地莫幽於鬼
神皆道之寓也君子制作而允協焉其克盡人道者與且君子者
以聖人在天子之位以修道建中和之極是誠居上不驕者豈惟
驗今而準古哉雖天地鬼神不能外也今夫天地者萬物之祖君
子特其中之一物耳然道生天地天地因道之統會也以君子之
道參之本三無私上下與之同流得一以貞清寧覩之無斁大禮
與天地同節大樂與天地同和時憲之餘聰明於是乎昭擎裁成
為天地順之輔相為天地宜之欽崇之下易簡於是乎胎合天吾
知其覆地吾知其載三重吾知其相為終始也違曰悖德豈以克
肖宗子而有是哉鬼神者衆妙之門制作特其中之一義耳然道
秘鬼神鬼神因道之精靈也以君子之道質之聖人成能而鬼
無外狀志先定而龜筮協從其思也若或起之其行也若或翼之
天地之功用有相須而無相反一卷一舒與時消息一闢一闔與
化往來二氣之良能不相反而實相成鬼吾知其屈神吾知其伸
三重吾知其屈伸相感也明不至則疑生豈以清明志氣有是
哉是中天地而生綱常則君子有贊於天地與鬼神而合吉凶則
君子有功於鬼神而況百世後聖天地鬼神時萃之萃也有弗符

矣庶民小子天地鬼神見聽之自也有弗信從者哉

塡實而仍虛涵彰描而實渾古化治先正說理文字已有此等精深純麗之境（）鬼神若泛說陰陽氣機卽與建天地不異此引大易鬼謀尙書龜筮者得之 原評

老者衣帛食肉　四句　靳貴

惟仁政成於國中則王業成於天下夫衆一國之民而皆遂其養則仁政成矣王業其有不成乎昔孟子論興王在於保民故詳言制民常產之法而畢其成功謂夫待帛而煖待肉而飽老者之所願未易遂也今也常產立而蠶桑畜養之有制則杼柚其盈五十者咸得以衣帛孕字日蕃而七十者咸得以食肉非惟一人為然而舉國之老者皆有以老之矣無食則饑無衣則寒黎民之所患未易免也今也常產立而耕耘收穫之以時則食雖不肉而亦可以無饑衣雖不帛而亦可以無寒非惟一民為然而舉國之幼者皆有以幼之矣庠序之教由是而立孝弟之風由是而行仁政之成也如此則保民之功大矣而有不王者哉吾見老者既老則天下之老莫不有歸之願幼者既幼則天下之幼莫不有受廛之心甲兵不必試也土地可闢秦楚可朝九圍之廣將於我乎式矣孰敢有不臣者乎權謀不必用也中國可治四夷可撫一統之命將於我乎凝矣孰敢有自外者乎謂之曰未之有也信乎王業之必成矣為人君者可不推是心以行仁政哉

老者二句與上文老吾老一層為首尾是保民之實致王字直徼轉保民而王此文迎收本節遙東通章根脈獨完 原評

中間若無庠序之教數語則題緒未盡與下二句語氣亦未融

可見先輩補題之法

天子適諸侯曰巡狩　六句　　董越

時臣述先王有君臣往來之典各舉其名而釋其義焉甚矣先王之時君巡狩於臣臣述職於君一往一來皆非無事也時臣述之以爲其君告得無意乎昔齊景公欲比先王之遊觀而問於晏子故晏子述先王之典以告之謂夫天子以一人之尊而宰制六合有土地焉不能以獨理有人民焉不能以獨治諸侯固不容於不建也然諸侯散處於諸邦各限於封守域事未必其皆修侯度未必其皆謹而人民之在所統理者又未知其皆至於各安生養否也使時巡之禮不舉焉則奉職者何所勸不職者何所懲而王朝式序之典寧不幾於廢墜耶於是乎必躬蒞諸侯有名之曰巡狩焉巡狩者何巡行諸侯所守之土也始以覘其田野孰闢孰人民孰安與侯度孰貴又孰謹而孰修與夫然後黜陟加焉賞罰行焉而天子宰制之權寓於是乎見矣夫豈無事而徒行也哉諸侯承一人之命以藩屏一方有土地焉皆天子所命以分理有人民焉皆天子所命以分治職業亦不容於不修也然日茅土既分於明庭而天顏彌違於咫尺雖職貢之勉修不敢自必其爲修侯度之已謹不敢自必其爲謹而人民之見於統理者又未知其果可免於勿予禍適否也使入覲之禮不修焉則有言焉從而敷納有功

勢從而攷試焉王畿考績之典寧不幾於虛設耶於是乎以時朝於天子而名之曰述職焉述職者何述其所受之職也始必陳其田野不敢以不闢人民不敢以不撫而侯度職貢不敢以不供不修然後予奪黜陟焉功罪明焉而諸侯屏藩之職亦於是乎畢矣又豈無事而空行也哉何先王巡狩述職之典如此宜晏子述以告景公而孟子復引以證雪宮之爲獨樂也

縱橫馳驟有高屋建瓴之勢昔人謂子長文章百數十句只作一句讀此文亦然 厚評

所謂故國者 一章

李東陽

大賢慨齊之不得爲故國必告以用人之道誡之也夫賢才者國之楨也用之而謹則無患於失人矣尚何忝於故國哉且人君之立國也近之有一代之親臣遠之有百代之世臣苟或不能任世臣以爲故國之寶而徒行爵不以爲故國之榮多見其不知父母斯民之道也已然所謂何世臣者亦可昔日進而今不知其亡矣乎又豈可以不才之雜識而遂自後矣乎亦惟審之又審得國君進賢之心而猶可於國君之進賢以尊卑疏戚若其難者不敢以易心乘之也疏戚易位若甚輕者不敢以忽心臨之也與之於左右之所賢矣而所以慎之於大夫者猶是焉推其心必識其才果可以尊且戚也而後用之耳人然其可以左右先容而遂徇之乎慎之於大夫之所賢矣而所以審之於國人者猶是焉推其心必識其才果可以尊且戚也而後用之耳不然其可以譽口之至而遂信之乎觀於去邪勿疑者不可不謹任賢勿貳者不可不謹益見矣觀於天討有罪者當察其實則天命有德者當察其實益彰矣人君果能用其所當用又謹其所當謹則舉錯公而好惡協將不謂民之父母乎哉夫至於爲民父母則民之休戚與國之疆長相爲無疆矣國之所以爲故者誠在茲也齊不必乎哉齊宣

欲以故國稱於天下者當預養也臣以為之地矣

裁剪之妙已開隆萬人門戶其順題直敘氣骨蒼渾乃隆萬人所不能造可見後人之巧皆前人所已經於先輩繩墨之外求巧未有不入於淺薄者

不幸而有疾　景丑氏宿焉　吳寬

大賢託疾以辭其君而因委曲以學其臣焉蓋辭疾而出弔孟子覺王之意微矣而門人皆未之達焉寧無望於其臣哉且夫以君命而見者臣道也不為臣不見者師道也齊王欲以臣道處孟子而孟子得不以師道自尊乎是故無疾而為有疾非欺也乃所以悟君耳將朝而不能朝非慢也乃所以重道耳使王而知此則東郭可以無弔而景丑可以無宿矣夫何弔於東郭而公孫丑有不可之疑王使醫來而孟仲子又有權辭之對是疾之託也丑且疑之而王啻之乎疾之謂也仲且諱之而王知之乎孟子之心誠有不容以自已者故之景丑氏而宿焉蓋其在景丑也猶夫在東郭也其宿於景丑也猶夫弔於東郭也以其望於君者而望於臣因其簡於臣者而簡於君則丑之疑或由此而達仲之諱將賴此以明而東郭之行不為空行景丑之宿不為徒宿矣否則欲見不可也造朝不可也因非所以悟君亦皆所以重道者哉

蒼然曲盡骨脈筋絡有如柳子厚所稱昌黎之文若捕龍蛇搏虎豹急與之角而力不敢暇者雖隆萬間之靈雋啓禎間之剗刻豈能過此以膚淺直率為先輩者可爽然自失矣○體製正大不得以題有割截而棄之

子噲不得與人燕　二句　王守仁

與燕之君臣而各著其罪可伐也夫國必自伐而人伐之也燕也私相授受其罪著矣是動天下之兵也今夫爲天守名器者君也爲君守法度者臣也名義至重猶若是乎哉故君雖倦勤不得私諸其臣示有專也臣雖齊聖不敢奸諸其君紀臣道也燕也何如哉燕非子噲之燕天子之燕也名公之燕也象賢而世守之以承燕祀以揚休命子噲責也與燕而授之人此何理哉倍恭而終臣之以竭忠藎以謹候度子之分也利燕而襲其位罪亦甚矣堯舜之傳賢利民之大也噲非堯舜也安得而襲其名舜禹之受禪天人之從也之非舜禹也安得而襲其跡自其不當與而言與王命也隳先業也子噲是矣自其不當受而言僭王章也奸君分也子之有焉夫君子之於天下苟非吾之所有雖一毫而莫取也況授受之大乎於義或有所乖雖一介不以與人也況神器之重乎夫以燕之君臣而各負難逭之罪如此有王者起當有伐矣

深得古文敍議之法鋒鍔凌厲極肖孟子語氣是謂辭事相成

夫世祿　四節　崔銑

大賢啓明君以王道而欲以師世之澤焉夫井田學校王道也滕以之法三代而後世有不以之師滕乎故嘗謂人君之治國家也上之有作求之思而下之有承化之責是故爲治而不法三代與夫爲治而不如三代之可法者皆苟道也已然則之助法與世祿相表裏者也滕之獨行世祿也豈以助法爲我周之明制乎誦其詩而周之由商者從可考也而然當使之與世祿並行矣學校與井田相務流通者也滕之廢政不當也又豈以庠序學校非三代之舊典乎觀敎於鄉國而三代之類以明人倫者則一也滕當使之與三代並興矣然是井田學校也可以制用亦可以維風可以承先亦可以啓後今以之爲治滕之政也其將來不爲王者之師乎將以身安天下而法吾之養民者養民是爲王者養民之師也將以化成天下而法吾之敎民者敎民是爲王者敎民之師也無一人不爲王者之民亦無一日不爲於王者之澤無一日不被王者之澤亦無一人不推大於王者之師所及其遠哉吁先王於我可謂紹述後王於我乎有代州勉之哉其埒以世祿之行則足也

以世祿起以世祿結中間井田學校對舉極有裁之妙

父子有親　五句　邱濬

有自然之人倫有本然之天性蓋人之生人有是物必有是則也雖在人之倫而各盡其天性何莫非其所固有者哉昔者孟子闡堯舜所以命治之說因與聖人使契爲司徒教民以人倫之事而詳其目如此蓋以人之生也莫不有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之倫亦莫不有仁義禮智信之性是故相生也而爲父子有父子則有仁之性爲有仁之性是以爲父而慈爲子而孝油然見愛之無間也相臨也而爲君臣有君臣則有義之性爲有義之性是以爲君而仁爲臣而忠藹然道義之相合也以言乎夫婦則男正位

乎外女正位乎內判然內外之有別也而其所以別也非人爲之也乃其固有之性之智也以言乎長幼則兄友而弟恭長惠而幼順秩然先後之有序也而其所以序也非人爲之也乃其固有之禮之也以言乎朋友交而有信久要而不忘思以相正藹然彼此之交孚者何莫非其性中固有之信哉有之而不能以自盡故必有以盡於人命官之教皆欲其所以教之者亦使之各自盡於其固有亦惟因其所有者而已之耳蓋聖人愛民失其所則有以命官以教之也如此吾因嘆於耕中

[illegible]

三月無君則弔　四節　羅倫

大賢兩明君子之仕惟欲盡孝以行禮也蓋君子者孝先思孝而事君盡禮者也失位則廢祭舍贄非禮矣安得而不急於仕哉且夫君子之於人國也班爵以奉祀則盡忠所以盡孝也傳贄以爲臣則行道所以行禮也此諸古傳而有徵觀諸孔子而益信矣何周霄乃於無君則弔之言而疑其急焉是徒知其以失位爲急而未知其以失祭爲憂也故孟子舉諸侯之事以辨之蓋諸侯之失國與士之失位其心一也使諸侯而可以無祭士之無君固不足弔矣由禮觀之則親耕親蠶皆所以爲祭祀之奉而不

潔不修終無以遂其孝享之誠此諸侯之國家所以不可失也今士而失位則圭田不錫於王朝而祀典不修於家廟不惟無以備其物而亦不敢以安於心矣然則弔其三月之無君者所以弔其一時之廢祭也而豈以失位爲急哉夫知其無君之足弔則所以求得乎君者不容已也知其得君之爲急則所以先載乎贄者又容已也哉又以出疆載贄之言而詰其故焉則是徒欲捷道而處而未知其當然道有由矣故孟子節農夫之事以明之蓋士之仕於朝與農之耕於野其道同也使農而可以舍其耒耜士之出疆亦可以不載贄矣由今觀之則出仕入息皆不免於出疆之勞而君子相

疑亦未知發其用稱之世此豈天之未相所以不容舍也若士而
無賴用始生之時既失可相遇之機已陳大在無以見其存而終
無以分亦道大有所執較於其偏之日者將以稍見於適用之佣
也可肯以其器自得也此愛之無得用形者則所以盡本心之柔
也苟皆不我要亦無廢然可不致廢遂及出腸截貨者固可以行
見君之理也苟道不可行則寧失其身而不敢失其身矣用者其
知之乎

長通方法亦為出處其有自得可謂今諸般處

周公兼夷狄 百姓寧　　邱濬程

惟聖人有以除天下之害則民生得其安矣夫人類所以不安其生者異類害之也苟非聖人起而任除害之責則斯民何自而得其安哉昔孟子因公都子好辯之問歷敘羣聖之事而告之及此謂夫周公以元聖之德爲武王之相佐時也成湯之士業力與有

不獻上文……

殷之遺患未息其所以爲天下害者非獨奄飛廉而已而又有所謂夷狄者焉夷狄交横不止害民之生而彝倫亦或爲之斁矣不

渾含兼字

力去之不可也其所以爲中國患者非獨五十國而已而又有所謂猛獸者焉猛獸縱横不止妨民之業而軀命亦或爲之戕矣不

殄除之不可也周公於是時以世道爲己任寧忍視民之害而不爲之驅除乎是以於夷狄也則兼而并之而使之不得以猾夏於猛獸也則驅而逐之而使之不至於偪人夷狄既兼則夷不得以亂華而凡林林而生者與不相生相養熙然於衣冠文物之中而無貨亂之禍猛獸既驅則鳥獸之害人者亦因而絶迹於四境者莫不以生以息恬然於家室田疇之内而無驚擾之變蓋之曰百姓寧信乎無一人之不安其生也周公以是而相武王其及人之功何其大哉

骨力雄峻爲當一時此程與元憂並翻科文之極盛也。元作

重講百姓寧此程重講兼驅是其用意與處俱先於反面透醒
是其作法同處

周公兼夷狄　百姓寧　王鏊

論古之聖人除天下之大害成天下之大功夫天生聖人所以為
此道計也周公撥亂世而反之正其亦不得已而有為者與孟子
答公都子之問而言及此意謂天下大亂之後必生聖人之才商
紂之世民之困極矣於是有周公出焉武王既作之於上周公則
佐之於下彼其夷狄亂華不有以兼之吾知其被髮而左衽矣周
公於是起而兼之而若奄國若飛廉皆在所兼兼夷狄兼其害百
姓者也鳥獸逼人不有以驅之吾知其弱肉而強食矣周公於是
起而驅之而若虎豹若犀象皆在所驅驅猛獸驅其害百姓者也

是以夷狄之患既除則四海永清無復亂我華夏者矣猛獸之害
既息則天下大治無復交于中國者矣天冠地履華夷之分截然
人皆曰百姓寧也而不知誰之功也上下鳥獸之類咸若人皆
曰百姓寧也而不知誰之力也周公以人事而回氣化撥亂世而
與太平其功之大何如哉雖然此亦周公之不得已耳豈特禹抑
洪水孔子作春秋孟子闢楊墨爲不得已哉蓋禹與周公不得已
而有為除天下之害者也孔子孟子不得已而有言除後世之害
者也然皆足以致治其功之在天下後世孰得而輕重之哉故了
曰孟子功不在禹下愚亦曰孟子之功不在周公下

字字典切可配經傳化處尤在用意深厚是聖人使人物各得
其所氣象○粲然明盛藹然安和足爲雅頌之音洲嶽英靈之

[illegible]厚清和法足符儒體義之工三百年來無能抗者

禹惡旨酒 一章 唐寅

大賢舉先聖之心法明道統之相承也夫聖人身任斯道之寄則
其心自有不能逸矣由禹以至周公何莫非是心乎孟子舉之曰
道必有所託而後行於世聖人同此道也然而天無二道聖無二
心其憂勤惕厲一也堯舜尚矣自堯舜而下得統者有禹湯焉有
文武周公焉禹則致嚴于危微之辨而則之也切旨酒則惡之善
言則好之蓋遏流禍于將然而審幾必在以自輔也其端則加謹于化
理之原而開之也至中道則務執之賢才則廣收之蓋建皇極以
經世而集衆思以照數也文之繼湯也則以德業未易全而其心
常操夫不足民安矣猶若阽于危也道睹矣猶若阻于岸也蓋必
欲達于神化之域斯已矣武之繼文也則以治忽爲可畏而其心
常厚于自防故慮深隱微而邇弗敢泄也明婦無驕而遠弗敢忘
也蓋必欲密其周詳之念斯已矣迨周公承其後思欲兼三王以
特措乎四事以立法故事有戾于時勢之殊必精思以求其通雖
夜而不遑于寐理有值夫變通之精必果行以奏其效待旦而不
安于寢夫思之至則其神合行之勇則其化流禹湯文武之傳又
在周公矣即是而知數聖人所生之時雖不同而心則一也心一
故道同三代之治所以盛與

堅緻遒淨一語不溢題之義蘊畢[illegible]

○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　　王鏊

大賢論前聖欲集乎羣聖而總其備者一憂勤惕厲之心也蓋三王之事皆事之善者也周公欲以一身而兼體之其憂勤惕厲何如哉孟子意謂三王不可作矣繼三王而作者則有若周公其為心果何如也哉景前聖之烈光數然欲以身統其條貫百世而利病同不限于分位之難齊將庭闈之遺矩慨然欲以已會其全者所傳之未遠將自責以心力所可繼是可王者禹也商而王者湯也公而如禹如湯亦可已矣而猶不忘乎有賢父兄之業遠稽未滿其志參之以近守為命衆美所歸之身固所懸以始王周者

文也繼王周者武也公而如文如武亦可已矣而猶不廢乎古先哲王之未見知未厭其心蓋之以聞知焉集羣聖而為大成蓋有期也是以撫往事而興則效之思將以行于古者而行于今典則具存與追蹤而不遺節往行而勵進修之念將以數于前者而數于後其列相參以作來而無斁於禹而欲效其好善惡酒之事于湯而欲施其執中立賢之事成功未見于躬行而念發已形于意氣彼時古今之不相及而由此以推之者皆公之志於于文而欲施其愛民求道之事于武而欲施其人邇不忘遠之事大效未彰于踐履而感激已形于精神彼時勢之不同而求之而繫焉以自居者

周公之心乎、公亦人耳、而所以身行其身者、必備夫三王四事而後已、其憂勤惕勵至矣、此天理常存人心不死、而道統之傳有由也歟、

古詞頗與後來科舉揣摩之體相近、而意脈自清、在稿中另為一格

晉之乘 一節 王鏊

大賢之論聖經、始則同於諸史、終則定於聖人、蓋春秋未修、史為魯國之史、春秋既修、則為萬世之法、聖人之作經、夫豈徒然哉、

昔孟子之意若曰、古之為國也、必有史、史之載事也、必有名、彼晉嘗伯天下矣、其為史也、與於田賦乘馬之事、故名之曰乘、楚嘗伯天下矣、其為史也、與於記惡垂戒之義、故名之曰檮杌、為以至魯為中國之望、其史必表年以首事、故錯舉春秋以名也、於斯時也、春秋未經仲尼之筆、褒貶不明、亦一家而已矣、宗殘不治、亦一檮杌而已矣、是故以其事言之、亦猶伯於乘紀之間、言文繼伯於城濮之戰、其事伯者之事也、以其文言之、諸侯有右史記之、諸侯有行右史記之、其文史官之文也、何以異於列國之史哉、然孔子嘗曰、其義則丘竊取之、則夫子以春秋之素王、秉南面之賞罰、一褒一貶、皆聖心所自裁、一筆一削、雖游夏不能贊、中國而入於夷狄則夷之、嚴於斧鉞之誅也、夷狄而進於中國則中國之、寵於華袞之錫也、此孔子之春秋、雖曰舊史之文、而實為百王之大法也、蓋夫春秋之作、自姬轍既東、王室衰微、禮樂不由天子、征伐出自諸侯、泯泯棼棼、聖人憂之、於是筆削一經、垂法萬世、然使晉之史官、阿諛保佑、君過不書、簡謝失實、無所考信、則仲尼雖欲作

春秋以法萬世將何所據乎此史之功高於伯而孔子之功倍於史。

如題順敘而波折自生於過接處收束處著意數筆使覺神致疎宕不羣

予未得為孔子徒也 一節 董玘

大賢於聖人之道雖不得於見知猶幸得於聞知蓋孟子所宗惟孔子也苟淑諸人是亦得之孔子矣奚以不及門為歉乎孟子敘道統而自任曰道之行於世也無存亡而繼之屬於人也有絕續由堯舜至於周孔道統有自來矣夫何孔子之生也適予未生而願學之心每限於莫及予之生也孔子既沒而誠明之聖未得於親承金聲玉振徒勤於想慕而覩炙無由求若顏曾之左右於門墻不可得也江漢秋陽徒赫其氣象而光輝罔挹求若閔冉之周旋於洙泗未之能也予之不幸莫此為甚矣然予身之生其去孔子尚未至於百年孔子之澤其及吾身尚未至於五世文未喪天而流風之未泯者人固得傳之我則從而取之以善其身爲道未墜地而餘韻之獨存者人尚能誦之我則從而資之以陶其德焉大成之矩雖不可附矣而金聲玉振之餘響猶得竊之以自鳴則淵源所自謂非東魯之家法不可也時中之聖雖不可作也而江漢秋陽之餘光猶得竊之以自貲則支流所衍謂非素王之餘緒不可也此又非予之大幸哉

明是兩對文字而長短參差令人莫覺原評

兩予字兩也字見歎深情流溢紙墨之外後人但作太史公自

序節前是心將手猶耳古難只求肯題故才華雅贍而意度仍
自謹嚴

吾聞其以堯舜之道要湯　一節　　王鏊

大賢明聖人之所以要君而辨其誣也夫要湯以堯舜之道則固未嘗要也而可以割烹誣之哉蓋謂天下之人往往知伊尹割烹要湯而不知尹之所謂要者乃要之以道而非要之以割烹也蓋尹以堯舜之道善其身而湯欲以堯舜之道善天下則堯舜之道在尹堯舜之責在湯也責在於湯則尹雖無求於湯而湯不得不求於尹道在於尹則湯雖無求於尹而不能不求乎道是求之者湯而所以求之者尹致之者尹而所以致之者道也謂尹之不要湯可也謂尹之要湯以道亦可也若曰割烹要湯則尹之出處之嚴天下所知也豈其苟於割烹而嚴於出處之際有如此耶尹之自任之重天下所知也辱其身於割烹而自任天下之重有如此耶縱使伊尹割烹以要湯吾恐成湯之聖非辱己者所能要尹不得而要之也縱使割烹可以要湯吾恐天下之大非要君者所能正尹不得而正之也然則謂湯以割烹而聘尹是誣湯也謂尹以割烹而要湯是誣尹也湯不可誣尹不可誣是自誣也嗚呼君子焉可以自誣耶

殊有躁厲風發之勢實能寫出孟子語妙

附於諸侯曰附庸　　王鏊

因人以致觀君之禮附庸之所由名也甚矣明王不遺小國之臣也觀附庸之所由名而小國其不遺矣嘗于昔謂先王之班祿於天下也必降其尊者所以秩天下之分而不遺於小者尤所以公天下之利也彼不能五十里者既不能自達於天子矣而果何以處之哉故以諸侯之必達於天子者出之禮也使其不能以自達也而苟無以附之則力不能以自給而下之仁或幾乎息矣附不任以自達也而苟無以附之則禮不獲以自盡而人臣述職之義或幾乎廢矣於是經分以制其勢而因禮以通其情

觀令所有定期也奠不於諸侯而附之已所以繫其姓以昭有國之守者賓於人而有親也故參而識有定期也亦莫不於諸侯而附之已所以秩其以昭往來之典者必待人而後達也若是者不可之附庸者諸侯之有國也然以夫功之崇卑而其得名也必視夫國之大小今焉附於諸侯而乃是錫賴於先王而茅土之所封者不得以有其百里七十里五十里之國錫命制於定分而名位之所稱者自不得以與乎公侯伯子男之列以是而得之於土者也必曰附庸是雖其所授所土不能不稱臣於諸侯也而其為天子之臣則一而已矣以是而稱之於侯國也亦必曰附庸是雖邦域所在不能不統屬於諸侯也而其為國之君則一而已矣謂之曰附庸者以是夫是知因地制宜而必係於附庸者所以嚴其分也義之盡也因分制禮而必附於諸侯者所以通其情也仁之至也此周室班祿之制所以為盡善也

只用滴寫而與義該洽波瀾闊老

大國地方百里　三節　王鏊

夫其第言三等之國祿之或厚者其制異祿之或薄者其制同蓋祿厚者可殺而薄者不可殺也三等之國君卿以異而大夫以下者則同不以是哉孟子告北宫錡者及此謂夫周室班祿之制蓋有執於其間之中者矣彼大國之地方百里也語其封疆則廣語其井田則多君卿之祿有可得而厚者故公皆十倍乎卿祿卿祿則四倍乎大夫而倍之者爲厚則十其四者更厚矣自此以下則從以薄大夫特倍乎上士上士特倍中士中士特倍下士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其祿特足以代其耕耳所謂大國之制如

此次國之地非方七十里乎封疆井田視大國則殺其十之五矣君卿之祿當亦殺也故君則十倍乎卿祿卿祿但二倍乎大夫三殺於國君亦不過十其二耳若大夫倍上士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而祿足以代其耕猶夫大國而已至此又殺也其爲次國之制如此小國之制非方五十里乎封疆井田視次國又殺其十之五矣君卿之祿當益殺也故子男國十倍乎卿祿卿祿二倍乎大夫大夫之殺於君者亦不過十其二耳若大夫倍上士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而祿足以代其耕猶夫次國而已亦無所殺也其爲小國之制如此是知自卿以上而各異者蓋祿之厚者可殺則其地不足以供也自大夫以下而皆同者蓋祿之薄而殺之則其養不能以給也周制之善何如耶

讀其文自得局老筆高又得說井田之意遂使好奇者鏤心鉥肝而不能至

舜發於畎畝之中　一節　朱希周

大賢述古人之亨於困有統治於上者有輔治於下者蓋舜以聖人治天下而傅說諸賢皆隨時輔治之臣也其亨皆由於困何莫非天意所在哉孟子意曰富貴福澤固天所以厚乎人而困窮拂鬱天亦何嘗薄於人耶是故舜聖人也受堯禪而膺曆數之歸之中國而踐天子之位人知舜之登庸也而不知四岳之舉實始於歷山之耕側陋之揚實由於往田之日舜蓋發於畎畝之中焉傅說身居版築其地陋矣高宗則舉之以作相舟楫資之以作也鹽梅資之以和也則揆度之處非其夢弼之地乎膠鬲身鬻魚鹽其事汙矣文王則舉之以爲政或藉之以先後也或藉之以疏附也則貿易之所非其舊跡之自乎齊桓公以管夷吾爲相國殺之果何所自耶蓋拘於士師之官而縲絏方且囚繫也楚莊王以孫叔敖爲令尹舉之抑何所從耶則困於隱處之地而海濱且將終身也以至百里奚之賢而爲秦穆公所舉得非混迹於商賈之陋屈志於懋遷之市而始出哉是則亨不遽亨也而必始於困困不終困也而亨至於自古之聖賢大率類此謂非天意可乎

六句題變因樣文法顛倒曲折其妙無窮　原評

叙致變化下語自分等級乃作者用意深處

孔子登東山而小魯　一節其二　錢福

大賢於聖道之大必先擬之而後質言之也夫道莫大於聖門也遊之斯知之矣大賢擬之而後質言之有以哉其意曰孔子以天縱之資承羣聖之統道莫有大焉者也欲觀聖人之道胡不即登山者以觀之乎躡東山之巔則魯地之七百一覽無餘履太山之巔則禹服之五千極目可得何也所處益高而觀下益小耳夫登高既不足於下觀大必不足於小欲觀聖人之道胡不即觀海者以觀之乎故游於北溟則河濟孟津之險視若衣帶揚航於東渤則洞庭彭蠡之浩渺若蹄涔何也所見既大則小者不足觀耳聖人之門妙道精義鍾焉猶地之有東山太山也猶水之有滄海也遊聖人之門見聖人之道然後知其可放可卷而天下莫能載可行可藏而天下莫能容百家之說坐見其偏諸子之論頓覺其弊其與登山觀海者何以異哉

首作分兩截作對此以山海作對而掣出大句重講體製尤得且使孔子與聖門字首尾相應也　原評

朱子謂此節上三句與下一句文勢此以立格

桃應問曰　一章

王鏊

聖賢以身處臣子之難而要其所以全之之道焉夫為士執法為子盡孝理也不幸而處皋陶與舜之難寧無所以全之者乎是故桃應設變以求權孟子因權以執經而臣子之道無遁於天下矣今夫莫尊於天子尤莫尊於天子之父莫重於法尤莫重於殺人之法子如舜而瞽殺人之法士如皋陶而臨天子之父之列君以及親法可立也而情不可忍廢法敵罪情可盡也而分不可踰然則如之何而後可此固桃應之意也孟子於是教之曰天下有不可變之法而有不可徇之情是故以士師而私其君廢法易執法之為難以天子而庇其父禁法易不禁之為難而不知法也者非皋陶之所得私也曰受於舜也亦非舜之所得私也曰出於天下人心之公也君臣父子惟法則久生殺予奪惟法則行舜亦如其法何哉然以士師之法律瞽瞍之法則瞽瞍無所逃於天下以人子之情律舜之情則雖天下無以解舜之憂當斯時也居舜之地踈舜之心必將曰在朝廷則情為重法為尤重而情窮於不可奪在海濱則天下為輕親為重而法泯於無所加故寧以其身冒竊負之名無寧使我有為天下而陷父之罪寧使天下有為親而棄之名無寧忍其親於不赦之辟不能違法而能避天下不有天下而有其親夫如是而後在舜則委曲以盡孝在瞽瞍則宜死而得生在皋陶則不容於法而容於法之所不行斯其為處變者乎夫以是而達於天下後世知一日不可無法則不可撓皋陶之法知一日不可無父則不可不存舜不得已之心

化衆敘問答之板局而以大氣包舉實理充實有龍象蹴踏之態○此文一本作邵生溪或疑守溪文有無此發揚蹈厲氣象但邵叢中亦未見此稿恐仍屬王與會適至而得之也

春秋無義戰 一章

錢福

聖經不與諸侯之兵以其不知有王而已大所謂義戰者必其用天子之命者也敵國相征出於私憤矣人之稱斯師也何義哉此春秋尊王之義而孟子述之以詔當世也蓋自夫春秋何為者也大春秋假魯史以寓王法撥亂世而反之正如斯而已是故來戰于郎戰于艾陵戰之終始也鄭人伐衛是伐于中伐鄭伐之終始也然戎諱不書故攻戰致不能其辭不得要皆隨事以示譏而已以為合於義而許之者誰與或有人以蹈之或稍以為之許書不同要皆因文以見義而已以為合於義而許之者誰與有就中而言若召陵以義勝而猶有假名之力城濮以威勝而不無假義之功亦止有彼善於此而已矣而要之皆非義戰也是何也天下有大分焉天下有大權征伐是也其分也不可得而犯也其權也不可得而假也故諸侯而有擅殺其親賢則正之者天子之命也而大司馬不過掌其制而已矣諸侯而有放弒其君則殺之而所以殺之者天子之命也而方伯連帥不過修其職而已矣惟辟作威而勢無嫌於爵大夫君有合有病不至於下移之征也者上伐下之謂也未聞敵國而相征者也敵國相征是無上也無王是無義也春秋之戰皆敵國而相征者也此春秋所以無義戰也然則春秋之諸侯不皆先王之罪人耶孔子之春秋其容已於作耶

此論題面不易發揮前段從戰字發難說入之勢舉備○群人歸師語從題之下紐義九伐舉其二以司馬方伯分承於文律亦謹而規模肯綮守漢而外涉作者是然而秀出故唐荊川代興以後天下始不知有錢

古之爲關也 一節　陳獻章

大賢於古今之爲關者而深有所慨焉關以禦暴不以爲暴也古人有立法之意而今失之亦可悲也已孟子有慨於征政之不行而歎曰先王無一事不爲民而設亦無一事不爲民而善也奈何古人往矣而今之所爲有不皆古者雖古今之行一乎哉人自爲古今也是故或關於道古之制也古人所設之關與今人之關一也但古人之所以爲此者其法爲公而不爲私惟其啟閉爲耳詢其所爲爲非常以不如是不足以禦天下之暴惟暴有所不容斯禁有所必設使天下之異言異服者至此而有識焉有察焉斯已矣是名有所禦而實有所便也夫何今之不然也今之所設之門與古人之關一也但今之所以爲此者其利在官而不在民羈其去留者有爲限其出納者有爲甚以不如是不足以盡天下之利惟利有所必取斯禁有所不混使天下之貨出貨入者至此而有征而有征焉其已矣是始以禦人之暴而終於有爲暴者乎何古人之不預今人何今人之不學古人哉今人不學古人吾不之惑而至於今之異不得蒙古人之政吾得忠其遇之不幸也有今日之責者其思所以爲古乎其思所以爲今乎

寥寥數語已括盡古今利病風韻淡宕有言外之味

經正 斯無邪慝矣　錢福

惟常道有以化民於善則異端無以惑人之心正矣邪正不兩立也苟能舉常道以化民與起於善則民心皆正而何異端之惑哉昔孟子論狂狷以及鄉原而終之以此謂夫鄉原亂德固聖人之所惡而反經闢邪實君子之所爲是故不越乎彝倫日用之間而寓爲因不易之道者此謂經也不爲索隱行怪之事而無同流合汙之行者所謂正也君子既有以正是經之紀而不偏不陂則爲之民者莫不蔑感興起而蕩蕩乎會極歸極之風求一人之弗與於善者無有焉既有以正是經之準則而不倒不敢則爲之民者莫不感動奮發而熙熙乎遵義遵道之俗求一人之弗起於善者無有焉夫民既興於其善而是非自然其明白則彼以是爲非之邪慝斯不得以簧鼓斯民之聰明民既興於其善而曲直判乎其昭彰則彼詭然媚世之邪說自不得以熒惑斯民之心志向嘗溺於其說而非之邪聚矣今則人人皆知其非誠有之而不爲害也他如爲我之仁義者又其害正之義而自息乎向嘗惑於其邪而刺之無刺矣今則人人皆能刺其惡雖有之而不爲累也他若兼愛之害仁者又非吾正經之仁而自息乎此可見正勝則邪息而出此則人彼孰謂闢異端之道而有在於反經之外哉

質直明鬯題義豁然邪慝正指鄉原兼該場屋既得孟子心事於書意亦遠近不失但股分兩義意不殊又股頭義意不殊而股尾忽分兩柱乃前輩局於風氣處不可不分別觀之

由堯舜至於湯　一章　顧清

大賢敘羣聖相承之統而發其莫之繼也夫與爲於後則前之盛者難乎繼矣孟子生於羣聖之後亂統不有歸耶其意以爲斯道之統存乎人啟斯道之運存乎時故五百餘歲而聖人出其常也有見知而始有聞知亦其常也然觀堯舜至於湯固也五百餘歲也始則見知者有禹皋陶而湯得聞而知之是湯之得統於堯舜有以啟之者矣由湯至於文王固此五百餘歲也於時則見知者有伊尹萊朱而文王得聞而知之是文王之得統於湯有以啟之者矣由文王至於孔子亦此五百餘歲也時則見知者有太公望散

宜生而孔子得聞而知之是孔子得統於文王有以啟之者矣是蓋作於前者有以俟後聖於不惑故述於後者得以考前聖於不謬而見知之有無固斯道之所由以爲續者也今由孔子而來百有餘歲耳世之近而其澤未斬也地之近而其風可挹也宜有見知者作焉以爲聞知者地也然而未之有也今所以身任斯道之責者既未見其人而與爲之前矣何望之於後所以續斯道之緒者將不得其人而誰爲之後耶夫以數聖人之統則寄於孔子而孔子之統則獨無所寄乎天之未喪斯文也將必有能與其責者矣

精神重注末節一段一束澹紆跌宕在化治先正中爲自出新意者○近年講化治先輩法者過有總提倒注處輙謂非當年體裁不知文章相承相變必有一二作者微見其端緒後人大暢厥指因以成風集中於歷代文字不拘一格惟取其是所以破學者拘墟之見

由堯舜至於湯　三節　　李東陽程

聖人之生有常期或傳其道於同時或傳其道於異世蓋聖人之生即道之所在也非見之者之在當時聞之者之在後世則斯道也孰從而傳之哉孟子於此而歷叙之意有在矣嘗論之道之在天下必待聖人而後傳然其生也不數故率以五百年而一見堯舜者道之所由以傳者也自堯舜以至於湯以其年計之則五百有餘也當是時見而知其道者禹得之於執中之命皋陶得之爲典謨之說若湯之生也則聞其道而知之焉假於上帝降衷之言則斯道之統在於湯矣自湯至於文王以其年計之亦五百有

餘也當是時見而知其道者伊尹得之而爲一德之輔萊朱得之而爲建中之誥若文王之生也則聞其道而知之焉緝於緝熙敬止之詩則斯道之統在於文王矣自文王至於孔子亦五百餘年猶湯之於堯舜文王之於湯也當是時見而知其道者得之爲丹書之戒則有若太公望焉得之爲彝教之廸則有若散宜生焉若孔子之生也則聞其道而知之賢者識其大不賢者識其小無所不學即文王之道也斯道之統不又在於孔子乎計世雖有先後也而道無先後之殊傳雖有遠近也而道無遠近之異然則斯道之在天下曷嘗一日而無哉

提束高渾中間平列三比而語脈轉側之間無欲不到古文矩
度經籍光華融化無迹歸於自然矣

欽定正嘉四書文目錄

大學

大學之道　一節 其三　歸有光
知止而后有定　一節　丁錫爵
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　一節 其二　歸有光
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　二句　薛應旂
此之謂絜矩之道　合下十八節　唐順之
生財有大道　一節　張居正
生財有大道　一節 其二　歸有光
未有上好仁　一節　吳嶔

論語上

子禽問於子貢曰　一章　歸有光
禮之用　一節　歸有光
詩三百　一節　歸有光
吾十有五而志于學　一章　歸有光
吾與回言終日　一節　唐順之
多聞闕疑　二段　歸有光
夏禮吾能言之　四句　歸有光

周監於二代　一節　孫　陞 程
周監於二代　一節　歸有光
子入大廟　一節　歸有光
天將以夫子爲木鐸　歸有光
夫子之道　二句　王　樵
君子喻於義　一節　唐順之
德不孤必有鄰　諸　燮
三仕爲令尹　六句　唐順之
魯一變至於道　薛應旂

夫子爲衛君乎　一章　許孚遠
聖人吾不得而見之矣　一章　鄒守益
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　歸有光
顏淵喟然歎曰　一章　唐順之
賓退　一節　金九皐
入公門　一章　唐順之
鄉人飲酒　一節　茅　坤
君賜食　一節　湯日新 程

論語下

先進於禮樂　一章　張居正 程
先進於禮樂　一章　歸有光
季路問事鬼神　一節　唐順之
所謂大臣者　一節　歸有光
請問其目　一節　唐順之 墨
子張問明　一節　王　樵
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　一節　許孚遠
不得中行而與之　一節　王慎中 程
克伐怨欲不行焉　一章　唐順之

孟公綽　一節　王世懋
一匡天下　唐順之
君子上達　許孚遠
以直報怨　二句　錢有威
顏淵問爲邦　樂則韶舞　歸有光
事君敬其事而後其食　瞿景淳 墨
邦君之妻　一節　周思兼
性相近也　一節　歸有光
謹權量　三句　茅　坤

中庸

修道之謂教　致中和　陸樹聲

道也者　二節　瞿景淳

喜怒哀樂之未發　一節　歸有光

舜其大知也與　一節　歸有光

素隱行怪　一章　唐順之

夫婦之愚　八句　諸燮

雖聖人亦有所不知焉　歸有光

無憂者　一章　張元

武王纘大王　二節　唐順之

周公成文武之德　及士庶人　茅坤

周公成文武之德　及士庶人　歸有光

春秋修其祖廟　一節　傅夏器

宗廟之禮　二句　傅夏器

郊社之禮　節　歸有光

明乎郊社之禮　二句　諸燮

人道敏政　一節　陳棟　墨

故君子不可以不修身　一節　王樵

見乎蓍龜　二句　唐順之

善必先知之　三句　唐順之

誠者非自成己而已也　一節　王樵

待其人而後行　二節　王世貞　程

仲尼祖述堯舜　一章　潘仲驂

小德川流　二句　歸有光

是以聲名洋溢乎中國　一節　歸有光

唯天下至誠　夫焉有所倚　項喬　墨

肫肫其仁　許孚遠

孟子上

寡人之於國也　一章　尤瑛

殺人以梃與刃　三節　張元

權然後知輕重　心爲甚　歸有光

爲我作君臣相說之樂　好君也　歸有光

昔者太王居邠　合下二節　唐順之

舉舜而敷治焉　合下二節　陳思育　程

父子有親　五句　歸有光

不見諸侯何義　一章　陸樹聲

使禹治之　一節　江汝璧 稿
天下大悅　成以正無缺　王世貞 程
孟子下
詩云不愆不忘　一節　王錫爵 程
孰不爲事　一節　歸有光
仁之實　一章　瞿景淳
有故而去　五句　唐順之
武王不泄邇　一節　瞿景淳 墨
天下之言性也　一節　諸燮

匹夫而有天下者　二節　唐順之
天子一位　六節　瞿景淳
天子一位　六節　王世懋
天子一位　一節　歸有光
詩曰天生蒸民　一節　陳棟 墨
詩曰天生蒸民　一節　歸有光 墨
牛山之木嘗美矣　二節　唐順之
物交物　二句　唐龍
堯舜之道　一句　歸有光

宋牼將之楚　一章　歸有光
無而防　三句　茅坤
所以動心忍性　二句　錢有威
有安社稷臣者　一節　歸有光
子莫執中　一節　唐順之
君子之於物也　一節　歸有光
盡信書　一章　唐順之
口之於味也　一章　瞿景淳
逃墨必歸於楊　一章　胡定

可以言而不言　二句　唐順之
惡佞恐其亂義也　二句　胡定

大學之道　一節　其三　　歸有光

聖[illegible]人人之學在於盡其道而已矣盡道其於人已而各有當止之旨也人人之學盡道而已聖經所以首揭之以爲學者立法古之聖王建國君民興學設校所以爲扶世導民之具[illegible]天下之所不[illegible]而其[illegible]規模範之存者亦天下之所當然是故作於上者爲[illegible]教也由於下者爲[illegible]學也其道可得而見已之德所當明也故學爲明明德夫人受天地之中以生[illegible]所謂天日明及國出王是天日[illegible]遊衍[illegible]心之得乎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此人之所以有此德也謂之明者明此而已[illegible]致[illegible]之功

致其不[illegible]而[illegible]之實[illegible]心[illegible]德起然於[illegible]之大而光[illegible]天地之合[illegible]之德[illegible]天地之[illegible]德大明[illegible]明之[illegible]不然則道不[illegible]己[illegible]學[illegible]之德[illegible]當[illegible]學爲新民[illegible]與天下之人而[illegible]生[illegible]學[illegible]教[illegible]長始於家邦終於四海非吾分之事乎道有升降[illegible]俗[illegible]之所以有汚俗也謂之新者新此而已[illegible]文[illegible]之[illegible]成[illegible]相之道道變宜民[illegible]然於[illegible]代之治[illegible]今之民同三代之民也[illegible]當[illegible]從而新之[illegible]不[illegible]於人[illegible]以爲學矣明德新民又[illegible]建極[illegible]民歸極會其有極歸其有極孰不有天理之極致乎知至至之知終終之止道之所以無窮盡也謂之止者[illegible]此而已有憲天之學而後可以言於天之[illegible]有格天之[illegible]而後可以言配天之治不與天地合其德[illegible]爲未明之德也不[illegible]代[illegible]爲未新之民也人已之間[illegible]有所未盡[illegible]爲[illegible]之[illegible]是則明德以求[illegible]爲己之道新民以求[illegible]爲人之道止至善以求盡乎明德新民之道古人無道外之學也如是

化治以前先輩多以[illegible]題[illegible]之[illegible]氣象之[illegible]有若[illegible]學者[illegible]心[illegible]可[illegible]作者[illegible]之淺深○三百篇[illegible]漢魏人用之即[illegible]漢魏人[illegible]六朝人用之即是六朝人[illegible]節[illegible]文之自[illegible]出者可悟文章有神

知止而后有定　一節　　王錫侯

聖經推止至善之由不外於真知所得之也大學知所止天下之真知也而定靜安慮得之止至善之所由得真則亦末端於知所止矣今夫明德止於至善然後為天德之全新民止於至善然後為王道之備入大學者求得乎此也其本先明諸心矣乎誠能功深於知極之入而德業之修能者有以洞晰而無遺理則於求造之分與入止之時各有以廓知有不眩是天下之理本至是而極而吾之所知亦與之而俱至矣而是知之所在志亦趨焉以精而擇者將以　而守也而定因門於知矣志之所至心與俱為有

主而虛者將無欲可靜也而靜又因於定矣靜則安從生焉私累忘而道心自裕其萬感俱寂者將其萬境不遷者也安則慮從生焉參考宜而天光自發其有適皆順者即其有物皆通者也學至於此其始也造其理妙契乎體用之原終也履其事通極於神化之域凡之於心則之徵而明德之全皆於是而得止也而之家國天下之貴而新民之至善於是乎得止也則知止之功其大人止至善之務乎使不先於知止則疑似亂其中而私欲以汩之感應擾於外而弗得以賊之安望止於至善也哉

一語不溢一字不滑法律仍先民之精而氣體畧殊○每句義理却未處尤能簡切警實

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　二節其二　歸有光

學道之功相須而不可廢者也夫體用合一而大學之道備矣欲致其道而其功不容於或疎者此古之君子所以能會其全也與且大道之在天下原於一心之微而散於庶物之賾出之自身之（從體用說起亦自包得在內）近而達之天下之遠然或求之不得其方則其道漫而無統操之不以其要則其功泛而不切是故大學之道有條目焉古之人有不能外焉者何則天下國家君子所以行其道於人者也而齊治均平之道不容以槩施焉天下而先之國也國而先之家也家而先之身也勢有遠近隨地而植其推行之本事有彼此因分而澄其感化之源機固有相因而不容已者也身心意知君子所以修其德於已者也而格致誠正之功不容以泛及焉心而先之意也意而先之知也知而先之物也智周萬物而本然之體已充念慮既清何存主之大不失理固有相通而不容閒者也是何也蓋天下之理不以內外而或殊必理無不格而後天下之是非不能眩發無不實而後吾心之體得其正此致由於格誠由於致正由於誠功則有不得不然者非務其外而遺其內也天下之勢不以遠近而或異必皇極之既建而後推行之本以立刑于之既成而後感化之道以神此自身而家自家而國自國而天下機固有不容

自禦者非泥於近而昧於遠也夫此格物致知誠意而心無不正焉則天之所以命於我者有以不失其付畀之重修身齊家治國而天下平焉則凡類之同於我者皆不遺於德教之中夫是而德無不明矣民無不新矣此大學之全功也古人為學之次第蓋如此

即以綱領為條目之界劃四比如題反覆清澄簡亮有一氣揮灑之樂

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　二句　　薛應旂

親先王垂裕之大可見其新民之極也夫君子小人各得其所先王之所以裕後者大矣此固可以見其新民之極功而亦豈非德至善之所致哉傳者釋聖經止至善之義而有及於此意豈不曰有天下之盛德必有天下之大業我周文武之所以人不能忘者亦惟其德業之在人耳何者創制立法以為世則先王之所謂賢與親者凡以為君子謀也今先王往矣而其賢與親則固在也是故賢者識其大不賢者識其小而得於文謨武烈者皆仰先哲以為歸誦彝訓而胥效矣是賢其賢者蓋不止於周召之屬也天子則宜王諸侯則宜君而凡為文昭武穆者皆覲洪圖而思紹纂舊章而不越矣是親其親者蓋不止於成康之世也其德業之在於君子有如此者體國經野以為民極先王之所謂樂與利者凡以為小人謀也今先王往矣而其樂與利則固存也是故老者有所終幼者有所養而凡此文武之道民皆安於皇極之中囿於平康之域矣是樂其樂者不特見於求寧之日也寒者為之衣饑者為之食而凡今天下之黎庶皆遂其作息之休盡其鼓舞之利矣是利其利者不特見于彰信之時也其德業之在於小人有如此者由是觀之則先王之澤蓋有以被於天下後世之人而沒世不忘同其所以為新民之止於至善者如哉

不及守德乙卯程之渾然元氣而用經確切詞語醇雅先正風範於茲未墜

此之謂絜矩之道　合下十六節　唐順之

傳者指言平天下之要道詳其得失之異而決其機也蓋治平之道莫要於推心而道之所以有得失者亦顧其存心何如耳君子可不求治於心乎且夫論治者貴識體爲治者貴知要誠矣上道本於誠意也夫使令之爲治者能達於上下四旁之人而通之以公好公惡之道是緣情以立愛而不阻於分之殊順乎以恕施而各協於理之　絜矩之道在是矣盍亦觀諸詩乎彼樂只君子而以民之父母歸之爲好惡之能絜矩而與民同也赫赫節彼可以民具爾瞻戒之爲好惡之不能絜矩而爲民僇也此可見撫我則后而詩言得衆得國者可鑒矣虐我則讎而詩言失衆失國者可鑒矣其好惡之道又豈出於理財用人之外哉彼自夫先謹乎德也乃自然之利致焉外本內末也則爭奪之患與焉此其民心之聚散係財貨之出入者此也悖入則悖出今不於常者此也楚書之寶善人舅犯之寶仁親者此也而財貨之能絜矩與不能者不已徵於此乎再觀秦誓之所用休休之臣也而與邦家之利與用媢嫉之臣也而貽邦家之戚焉此其人品不同好惡係而得好惡之正者仁人也知好惡而不盡其道者其次也不知好惡而拂人之性者其下也用人之能絜矩與不能者不亦徵於此乎是

故治天下有大道絜矩是已得大道有要機存心是已君子能以忠信存心則誠明有以通天下之志誠應有以妙萬物之感而大道可得也反是而驕泰以存道寧有不失者哉此大道得而所以得國得天命者胥此也大道失而所以失國失天命者胥此也治平君子可不誠以存心而恕以措心哉

法由義起氣以神行有得與物化而不以心構之業歸唐皆欲以古文名世者其視古作者未便遜焉當苗於時文則用此見然而出其數矣○推心存心貫通尋古若足人然縮合緣熟於古文法度循題席理隨乎自成剪裁後人好講串插之法者此其藥石也

生財有大道　一節　　張居正

善理財者有其道而已所為益務本而用生財之道也果能此道矣何患其不足乎且夫衆人曰財用而無財非其道矣理財曰義財而不義非其財矣是以君子之生財也有道焉固不必損下以益上而經制得宜自有以裕於國也其於道也又其大焉固不必損上以益下而公私兩利亦有以裕於民也然則何如蓋天地本有自然之利而國家本有惟正之供惟其力之不勤而用之無節故常見其不足耳誠能驅天下之民而歸諸農其生之也既無遺利矣又且汰冗員裁冗費不使有浮食而盡三時之勤以服乎耕

其為之也既無遺力矣又且量所入為所出不使有侈用焉斯則勤以務本而財之入也無窮儉以制用而財之出也有限以無窮之財供有限之用是以下常給而上常餘雖國有大事而內府外府之儲自將取之而不匱矣自此足國有足其大經而三年九年之蓄自可積之以無恐矣謂之大道信乎其為謀國經久之計而非一切權宜之術可比也然則有國家者誠必外本內末而後財可聚也哉

質實簡嚴有範蓋一世之氣

生財有大道　一節其二　　歸有光

傳者論裕國之道不外乎經制之得宜而已蓋善裕國者不取諸民也崇本節用而不失經制之宜國何憂貧乎且所貴乎平天下者謂其能不專於財也不專於財者非能盡去乎財也何者財之所生在人財之所出在地作而成之者人之功制而取之者君之職因天分地而已不勞以君養人而智不繫斯固自有大道矣是必立為經常之制率天下之人以生天下之財自三農生九穀以至於閒民轉移執事莫非與事焉矣之外而欲為浮民不可得也至於朝廷之論官則又以功詔祿以能詔事以久奠食而濫設之

類去矣濫設之類去而供億之繁省矣生天下之財而勤天下之力自七月流火以至於十月納禾稼莫非農勤啓蟄之時而欲為游遊不可得也至於公家之支調則又以九貢致用以九賦斂財以九式均財而無無藝之費去矣無藝之費去而耗竭之患亡矣夫曰生之為之凡以生財而使之有者則欲其衆以疾曰食之用之凡以耗財而使之無者則欲其寡以舒由是而財之大源有所濬而日見其有餘財之末流有所節而不至乎坐耗吾見明昭上帝迄用康年六府孔修萬世永賴言乎其財則天下之財而非一家之財一國之財也言乎其計則萬世之計而非一時之計不終日之計也

謂之曰大道者蓋如此是何嘗損下益上欲一世而爲豐殖之謀也哉

渾渾灝灝約詩禮之旨以爲言低手效之塡砌三禮則形骸具而精氣亡矣原評

義則鎔經液史文則辟宋舉唐下視辛未諸墨皆部婁矣

未有上好仁　一節　　吳欽

觀人君之所必得於民者而知財之可以發身也夫民之所以終君之事守君之財者皆好義之心爲之也而君之好仁實先之則盍愼其所以感之者哉嘗謂君民之勢至懸也而其心則一也故其感其應至神也吾嘗以此推之而知夫以財發身之效爲誠以天下之民未嘗不思得仁者而君之而忠臣義士亦上之所欲得於其下者也顧上不好仁以先之則其民亦惟利是視而始有以不義應之耳未有上之所好者既存於仁而深仁厚澤日以舉其民而淪浹之矣顧乃下之所好者不在於義而徇私滅公敢於緩其君而不顧者也夫人情未始無欲逞之心而惟義足以勝之也亦未始無欲私之心而惟義足以奪之下而有好義之民乎則凡君之事皆激於義之所當趨而力有所不愛是故相率而爲之又相率而終之雖人君之爲天下愛力者而不忍貽之以勞而彼固忘其勞也若曰好義而爭不終者未之有也凡君之財皆以於義之所當供而利有所不私是故相率以輸之又相率以守之雖人君之爲天下愛財者則不忍私乎其有而彼固忘其有也若曰好義而府庫之財非其財者未之有也蓋上而好仁則其事也爲供道之使其財也爲惟正之供而君之心既足以信於民民而好義

[illegible]

則事終也固以為人君之事守財也亦以為人君之財而下之心自發以結於上當其時仁人以其身役天下之衆又以其身爭天下之命天命歸民心悅者此皆以財發之也欲發身者可不自絜矩始哉

深潤淡宕以曲筆寫直勢古在氣骨不在字句 原評

理得氣充故能稱其心之所欲言而人亦易足也

子禽問於子貢 一章 歸有光

聖人所以聞政者不可以迹觀而可以意會也夫聖人之聞政者德而已子貢能會之以意而子禽以迹觀之者歟且夫世降而德輕德輕而勢重於是乎士無感人之實而上之人始得以制其予奪之柄故天下見上之求君而不見君之求士此時也而非所以論聖人也子禽曰聖人不能無求也國政之是非因革在人者也夫子何以知之天下豈有不求而自獲不與而自至者乎夫子猶夫人者其求之乎與之乎子貢曰聖人無所求也夫子之溫良恭儉讓在我者也夫子以此得之天下固有不言而喻不知其然而然者乎夫子之求異乎人之求也孰求之乎孰與之乎子禽以常人之見求夫子之心其致之有由而其得之有待也子貢以觀感之深發自得之見其溫良可親而其恭儉讓不可舍也蓋在人者重則在我者輕在我者重則物皆歸於其中故天機之動雖王公之勢亦悅然而化之如元氣之鼓萬物而不知者惟子貢為得之也

格局老練細按問答虛神仍分寸不失中股澄清精氣入而粗穢除乃古文老境非治科舉文者所能窺尋姑存一二使好古者研悅焉

禮之用　一節　　歸有光

賢者治禮順人情而道之所以無敝也夫先王之禮所以嘉天下之會者也使有所拂於情其何以能達之而無敝也哉且夫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焉或者見其品節防範之嚴而因以重疑其之心而不知夫禮之和而通於情也蓋天下之人莫不有情惟其無以自達於是有禮焉以導之則其所以引從緣製而爲是隆殺之等者非吾之所不樂也中有所欲而假物以自將則縟飾之用皆著凡以達吾之情而已矣其所以升降俯仰而爲是繁縟之制者非吾之所本無也仁有所禮而因事以生敬則文明之貞

斯意要亦情之所樂而已矣然則禮之爲物雖恭儉莊敬似有以嚴天下之分而大要歡愛實不離乎人心之天先王精微制作之深意有在於是而世俗淺爲者也使禮而不和則先王不制之矣使先王不知而禮之爲人將凡之矣惟其制法實王出於一時之微義而利以世心不至乎爲過天下以合吾之節鍐則雖欲設一聖人之禮而亂之而有所不敢建中立極出於一代之損益有和以洽愛不至乎強率天下以入吾之範圍則雖欲決裂聖人之禮而背去之而有所不忍故自后王君公以至於輿皂之賤莫不安之而不可厭非有愛於吾之禮也愛吾之和也天下不能

不和而不能外先王之禮也明矣自朝會致紀以至於揖讓之微莫不油然而不可已非以其爲先王之禮也以爲吾之情也天下不能無情而不能廢先王之禮也審矣抑此和之可貴而先王之道至於今不廢也彼欲離和以言禮者多見其久於禮而背於情矣

古厚之氣直接先秦初漢前人以爲枝大葉繁之最著名者

詩三百　一節　　歸有光

聖人約詩之為教不外乎使心得其正而已夫詩所以感人而入於正也正之旨雖約而詩之為教無有出於此者矣且夫博而寡要勞而少功此觀書者之恒病也以其一定之旨而驅率之汗漫無所歸極之地而垂教者之深意於是而晦矣是故采詩以垂訓包括旁羅期無遺也而貫通倫類必有所以為詩之旨涉獵旁搜宜不廢也而網羅蘊奧必有所以為說詩之本吾嘗反覆於三百篇之中而得其一言之要曾所謂思無邪是也蓋天命之真人心之本全具於中而不失是性情之所以正也而形生之類氣稟之偏必待涵濡長育而全是詩之所以為教也彼其所以發於咨嗟詠歎之餘者比物連類其旨不可一而槩之也然而觀者得於我今上下之際所以會其意而一之者要以觸發其本真而使之約於中耳其所以自然於音響節族而不能已者宣志達情其意不可泥而拘之也然而觀者得於永歌嗟歎之間所以迎其意而逆之者要以和平其心意而俾之離於僻耳詩之有善非徒詩之善也是勸之而歸於無邪也詩之有惡非徒詩之惡也是懲之而歸於無邪也以吾之天而觸彼之天則呼訴而機動不獨啟也遇音可以宣化而治亂賢否所感之不同而其歸同矣以彼之天而契我之天則世而而心通不獨朝廟獻聲可以不忘而賢人君子憫時病俗之所為而其致一矣是知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物而動性之欲也唯思無邪而後性情得其正故曰詩以道性情夫子所以示天下學詩之準噫其盡之矣

咀味古人之意深奧而為言醇古淡泊風格最高○化治先正對比多備異而意同乃風氣初開文律未細雖震川猶或不免如遇之用篇精深古健而亦蹈此病故倶辨而錄之

吾十有五而志于學　一章　歸有光

聖人所以至於道者亦惟漸以至之也夫道無終窮雖聖人亦有待於學也學之功不容無漸矣此其理之固然而豈聖人過爲卑論以就天下也哉自夫天下待聖人過高以爲有絕德於天下而不知夫聖人之所爲孜孜而不已者固吾人之事也何則人之心與理一也人之爲學求至於心與理一也然學之不可以驟而化之不可以助長也久矣故自十五之時始有志於聖賢之道而從事於鑽研之功嘗以爲志之勿立則無以負荷乎天之所與者將不免於小人之歸是以始之以立志而是非之介取舍之極蓋有

所定而不能移也迨於三十之年始有得於矜持之力而取驗於德性之定嘗以爲守之勿固則無以凝聚乎性之所鍾者將不免於凡乎之棄是以繼之以定守而紛華之變綺麗之陳蓋有所持而不可撓也自十五而三十積以十五年之功而意味固已不同矣然猶不敢自怠而至於四十也則所學見理而研吉趣於萬殊參而於纖悉紛紀之中而有得於燦然之妙物之所以各足其天者吾固已見之目而知萬殊之各正視向之立者不免猶膠於固也又至於五十也則以理觀物而探淵源於一本究極於大本大原之中而有得於渾然之妙天之所以流通於物者吾固已見之一而知帝則之必察視向之不惑者不免猶在於物也自三十而四十而五十體驗於十年之間而意味又各不同矣然猶人也非天也君子之學求至於天而可已乎故六十以達耳順之機也理妙於中而有以通乎外之所感神而明之存乎其人感之者以天也聽之者以天也化於耳而耳不得而與焉七十以妙從心之用也理運於外而有以出於中之所羅化而裁之存乎變從之者以天也不踰之者以天也從於心而心不得而知焉夫以六十七十之所自得者如此夫豈以年彌高而德彌卲哉亦以道久而後熟故日有所不同耳是知志者志此理也立者立此理也不惑而知

之者亦此理也至於耳順從心而理與心一焉君子之學求至於是而已也

以古文爲時文自唐荊川始而歸震川又恢之以閎肆如此等文實能以韓歐之氣達程朱之理而脗合於當年之語意縱橫排盪任其自然後有作者不可及也已

吾與回言終日　一節　唐順之

大賢之不敏於論道者乃其敏於體道者也蓋心悟者不必問而愚者不能問也此顏子之如愚所以為不愚也歟夫子稱顏子之意如此蓋以道必待言而後傳亦必待問而後告是故吾之於回也至教所示固嘗竭兩端而無遺微言所及亦每竟終日而不倦精粗所陳能無一言之有待於疑者乎回也默然聽之未嘗一有所疑焉其無所疑意者愚而不能疑也始終悉備能無一言之有待於問者乎回也默然受之未嘗一有所問焉其無所問意者愚而不能問也回其如愚者乎愚則宜其不足以發矣及其既退而省其私也但見其本之以無所不悅之心而體之以服膺弗失之力藏脩游息於吾道也殆庶幾焉蓋吾終日之所言者回其終日之所從事者乎動靜語默於吾道也殆庶幾焉蓋其不違於燕居者即其不違於燕居者乎不逆於所往者則必能究明於其心思者疑且不能又何望其心解而力行之若此也不習而無不利者則必能不疑其所行愚者聞且不能又何望其心會而身體之若此也回其不愚也哉是則夫子之與回終日言也固所以寓與言之深意而回之如愚也固所以善用其聰明睿智者也孔顏授受之機其神矣乎

如脫於聖人之口若不經意而出之而實理虛神煥發刻露以天合天器之所以疑神也

多聞闕疑　二段　　歸有光

君子之學能養其言行而自修之道備矣夫言行君子所以居身者也善學者知尤悔之從而身修而無所事於外矣此夫子所以教子張之失也且夫學術不明而馳騖於外感者得失之故挽之也君子亦惟盡其在我而已矣是故世之人縱口以爲言則浮誕之習勝而言爲病君子之學惟其不能無言也廣聽以爲聰而事物之故備於吾之資者莫不取以爲吾言之資尤必加之以精義之學而闕其所不知焉則凡其所斷之餘莫非其所知而可以言者也然君子非以可言之爲貴而以可言而不易言之爲難理明義精之餘暢焉而口之爲我固有心可得而知而口不可得而言者而不敢以易而出之也如是則吾之言莫非天下之理而天下之理莫非天下之心仁義之人其言藹如多聞而天下不以爲誣闕疑而天下不以爲誇而天下不以爲誕以爲當於心而已矣君子之修其言者固如此世之人縱意以爲行則苟且之患生而行始病君子之學惟其不能無行也兼照以爲明而紛紜之變接於吾之目者莫不取以爲吾行之資尤必加之以審擇之慮而闕其所未安焉則凡其所闕之餘莫非其所安而可以行者也然君子非以可行之爲貴而以可行而不遽行之爲難執用心審處之際

惟患躬行之未得固有心知其是而身猶恐或其非者而不敢苟焉以應之也如是則吾之行莫非天下之理而天下之理莫非吾之心內省不疚無惡於志多見而行其非盡而自信其非罔慎行而自信其非妄以爲當於吾之心而已矣君子之修其行者又如此是知君子不能取必於人而取必於己不能取必於天而取必於人言行之修無心於得祿而得祿之道固然于子張何爲而役於外也哉

題自透亮而辭氣爾雅使人忘題緒之雜糅

夏禮吾能言之　四句　歸有光

聖人嘆二代之禮有可言而其言不可考也蓋夏商二代皆有治天下之禮而爲其後者不足以存之寧不有以發聖人之慨乎

且夫禮自聖人而制不自聖人而止也作者之意未必不欲傳示於無窮而述者之情亦未嘗不欲有稽乎千古然世遠而遺者有不得而見其全者則亦不能無憾於斯矣今夫繼虞而有天下者夏也以有夏之聖人治有夏之天下其天經地義之所存固不能有加於往古而所以相其時宜通其世變以使當世之民安之必有瞭然自爲一代之禮者而謂之夏禮也自夏至今王者一易姓矣而猶有杞爲之後焉則凡欲以觀夏之禮者宜皆於杞乎求之而今觀於杞何足以徵夏之禮哉雖其所尚有忠所建在寅與夫周壞成法之餘至今讀夏書者猶可以想見乎當時然特其大畧之所在所謂存什一於千百者而欲得其全而見之則求之於杞而吾無徵也已然則夏之禮吾見其將遂湮滅而無傳矣乎繼夏而有天下者殷也以成湯之聖人撫九有之殷衆其大綱大法之所存固不能有改於前代而所以變而通之神而化之以使天下之治常新亦必有斷然自爲一代之禮者而謂之殷禮也自殷以來又有聖人者承其後矣而宋則爲其世守之國焉則凡欲以觀殷之禮者宜皆於宋乎求之而今觀於宋何足以徵殷之禮哉雖其所尚以質所建以丑與夫建中錫極之猷至今讀殷之書者猶可以追想其時事然特其流風之所存所謂得其偏而遺其全者而欲其詳焉而求之於宋而吾無徵也已然則殷之禮自是其將遂泯滅而無傳矣乎嗟夫夏商之聖人其始之所以爲禮者其用心於天下後世亦何以異於文武周公也而今之所存若此亦可慨矣夫以好古之君子其必將以吾言爲然否耶

古今清渾之氣盤旋盘曲於行楮間歸震川他文皆然而此篇尤得歐陽氏之宕逸

周監於二代　一節　孫陛程

王制稽古而大備聖人之所不能違也夫稽古而損益之王制之所爲備也聖人之從之也有以哉想其意若曰聖人之治天下也不可變者道也而不相沿者制也夏之尚忠商之尚質皆卓然爲一代之憲矣至於我周文武其明聖之德周公當制作之權是故監於有夏監於有商本經綸之迹以晢折衷之宜而立當代之良法損其太過補其不及因風氣之開以繼先王之志而集典禮之大成憲而懲者有文以濟之品式章程至詳不備遂天下於昭明之觀也朴而略者有文以飾之道德風俗大順大同協天下於亨嘉之會也郁郁乎何其盛哉此也生當其時會逢其盛固不能舍周以他從矣念與刑之不遠是則是傚循循然納於軌物之中幸當然之道存是訓是行粲粲然式於範圍之內意自然於大一統之治法而出入起居舉由之以終身也雖曰夏商之禮能言吾豈舍此以適彼乎宗廟之於大聖人之作爲而揖讓周旋皆資之以寡過也即使杞宋之後足徵吾豈襲循以拂經乎夫賢其文盛者所以表制作之至決其從用者所以用憲章之志是可以見夫子之得統於文武周公而文在茲矣

夫子得位有作從二代之禮固不能多於從周然憲章文武則禮儀三百威儀三千莫非躬行之事從周固不待於得位也文特盡其表裒原評

清規栝度可爲後學楷模及乾隆作則崇閎深遠成一家之法度邈乎其不可攀矣

周監於二代　一節　歸有光

聖人歎時制之善而因以致其不倍之意也夫法非聖人之所能爲也因時而已孰謂有周一代制作之盛而聖人敢有僭越於其間哉昔者聖人不先天以開人每因時而立政方其時之未至也前世聖人不能以預擬其後而待其變於未然及其時之既至也後世聖人不敢以苟狥乎前而必其法於不變是故禹之治夏以忠也方其法之始行天下以爲宜於忠也及其弊而之野則忠之道有所不可行而後爲有夏之故迹矣湯之造殷以質也方其法之始行天下以爲宜於質也及其弊而之鬼則質之道有所不可行而徒爲有商之故迹矣迨夫文武造周而承二代之餘雖其忠質之窮變有所弊而天下之變固已略備於前世也於是深明往古之得失政皆由舊而斟酌以化裁之監於夏而不純用乎夏洞悉天下之利病制以宜人而變通以神明之監於商而不純用乎商非用之政非夏之忠商之質而文武周公之文也吾見聖人心思智慮之所及皆備盡制有以利用於生民而上自朝廷宗廟以達於閭閻則里之間品式具備昭然禮樂之化天地運而四時行矣帝王經綸參贊之極功大經大法有以範圍於斯世而大自祭祀會同以至於揖讓俯仰之際繁飾委佩燦然文明之治日星明

而江河流矣然則吾生於今日而仰一王之盛固樂與斯世斯民共歸於維皇之極而曷敢自用自專以妄起不靖之謀哉夫子之從周者如此蓋亦傷周之末文勝之弊而思文武周公之舊也與

以古文門架筆彀馭題題之層次即文之波瀾文之精蘊皆題之氣象

子入大廟　一節　　歸有光

聖人深得乎禮之意因人言而有以發之也夫敬者禮之意而或者不知則禮亦幾乎息矣此聖人之所懼也不然而豈急於自暴其知禮也哉且夫諸侯得祭其始封之君而魯之有太廟則周公其人也明方卜祭而嚴祼獻之儀夫子筮仕而在駿奔之列斯時也宗廟饗於是乎陳而聲名著焉文物昭焉周公之德不衰也尊彝何以於斯焉在而獻享致焉孝慈展焉周禮之在可觀也以夫子之無不知也固宜若素講而熟識之者以夫子之每事問也則又若殺見而駭問之者於是不知禮之說或者有以議其後矣

然不知天下有不知而問者與知而不問者此可概以答問之常而亦有問生於知不知而無所問者此宜得之答問之外試以備多士而與濟濟之中有可之所存不可不略也待其博洽之素而出乎既已知之矣豈其名物之精不爽於毫髮而非禮之心猶發[illegible]之大國家之上儀不可不敬也逞其致飾之智而自知者亦已矣雖其禮度之間不失乎尺寸而亦徒問之文耳惟聖人名恭敬之心常於中每以不知而有所不敢者常存乎內不待於問而不能已於問故問之而因是禮也夫禮者非自外至者也心怵而奉之以禮而可以交於神明矣借乎天下之議禮者如或者之說何不逆乎聖人之心聚訟之紛紛百千古而不決也

神氣渾化意思中晰然而清淡數語直超語道其於題解昭然如發蒙矣

天將以夫子為木鐸　歸有光

時人以天意可知聖人之不終窮所以慰門人也夫天生聖人為萬民也聖人而必得位於天下亦其理有固然者將人而能以此可謂深知夫子者歟想其得見夫子而退以語門人之意謂夫世以天道之難測而疑聖人之遇不可必此特天之未定者也孰知天之有終不能舍夫子乎夫使世不遇大亂而始終往復之數未極則可不在夫子而吾固不能必夫子之得位也使天不生聖人之德而數足以王之身不分用道不在夫子而吾又不能必夫子之得位也茲者以夫子之德而又值今之時天於下民之孔艱坐

視其陷溺而莫為之所固未必若是其恝然也畀聖人以厚德而終始於窮厄而捐其所用又未必若是其無意也推天之所以厚民必將以君師世道之責委之夫子以副其降鑒下民之心推天所以厚夫子之意必將使夫子任夫君師世道之責以當聰明時乂之寄吾見明王作而天下宗予也知者吾知之矣後覺者吾覺之焉振一世之聾瞶而皇極錫極之道不徒說想乎東周之盛矣聖人出而萬物成觀遭之而斯行焉動之而斯和焉開一形之顓蒙而禮樂教化之實不徒私淑於洙泗之間矣所不可齊者治亂之迹而所可知者天理之循環使天下之治果不容挽則生民之亂將何所窮耶由其亂之極見天之所為夫子者必有在也所不可必者遇合之數而所可知者大德之受命使夫子之道果不行則天之生聖人者果何所為耶由其為之難而夫子之窮於天者將有在也然則二三子之患於喪者非獨不知天亦不知夫子矣觀於此而封人之賢可知矣非夫子不足以感封人非封人不足以知夫子惜乎天意不可必而封人之言卒不驗也雖然人也非天也封人之所知者天而已矣

每段接頭轉摺處純是古文行局容漾渾雅繁要周匝無一不古亦惟深於古文者知之　原評

兩意貫注到底而脊脈迴薄不見其運掉斡盪之跡是大家規直氣象○逐將以天下與夫子夾說疑於連上文矣惟處處以天為主故納上句於本題之中而不連上也

夫子之道　二句　王樵

大賢於聖道借其可名者以明其不可名之妙焉蓋一以貫之聖人之忠恕也特不待於推耳知其無二理則知其無餘法矣曾子深有悟而難於言也故其告門人若曰二三子有疑於夫子之道乎吾以為聖人之道盡之於聖人之心聖人之心具之於吾人之心自其盡己謂之忠而心之在吾人惟聖人為能無不盡也有夫子之忠焉而恕由是出自其推己謂之恕而心之在人人惟聖人為能無不通也有夫子之恕焉而忠由是行舉天下同此實理而人以偽妄參之故不能因物而順應心苟無妄則隨吾身之所接而加以吾所固有之心夫安施而不得其當乎舉天下同此實心而人以物我間之故不能體物而無我此心若盡則雖凡物之自來而處以物所自有之理夫安往而不得其所乎老者安少者懷皆此忠之所及皆此心之全體為之也天地變化草木蕃皆此恕之流行皆一心之妙用所貫也忠譬則流而不息也恕譬則萬物散殊也一以貫之子誠未喻也亦未嘗於忠恕乎即其可名者而其難名者盡之於是矣豈有餘法哉

集註夫子之一理渾然而泛應曲當譬則天地之至誠無息而萬物各得其所也至誠無息貼忠字萬物各得其所貼恕字此正如中庸章句云大本者所性之全體惟聖人之德極誠無妄其於所性之全體無一毫人欲之偽以雜之而天下之道千變萬化皆由此出所謂立之也無一毫人欲之偽是忠萬化皆由此出是恕所謂忠恕乃程子之所謂動以天者故曰借曰借則非正言學者之忠恕矣使聖人分上無忠恕亦皆不得自己忠恕二字自是訓詁語非制義體也運訓詁之理於語氣中指示則然而渾無圭角苦心獨造之文

君子喻於義　一節　　唐順之

聖人論君子小人之所喻以示辨志之學也蓋義利不容並立而其幾甚微矣是君子小人之異其所喻而學者所以必辨其志也狀且天下之事雖常殊而吾人之心有定向凡其無所爲而爲之者皆義也凡其有所爲而爲之者皆利也君子何以獨喻於義也蓋君子之志未嘗不公諸天下也志未嘗不公諸天下則其所見無非義者節之不可以奪也身之不可以辱也一介之不可以取而與也知其如是之爲義而已矣雖或有所避焉而蹈自好者之所深避有所受焉而冒自潔者之所不屑此其迹若疑於利者然在君子則亦但知如是之爲義而已矣何者彼一無所利之也是君子舍義則無所喻矣小人何以獨喻於利也蓋小人之志未有不私諸其身者也志未有不私諸其身則其所見無非利者械械之欲其巧以捷也竊伺之欲其專以審也尋尺之欲其揣以審也知其如是之爲利而已矣雖或有所勉而避焉以自好有所矯而讓焉以自潔此其迹若疑於義者然在小人則亦但知如是之爲利而已矣何者彼固有所利之也是小人舍利則無所喻矣夫狥義而至於喻則利之所不能入也狥利而至於喻則義之所不能入也是以學者貴辨之於早乎

落落數語而於義利之分界與君子小人心術之動精細之運已辨其所從生而推之至於其所終極矣○此從孟中取義而經史事迹無不囊括正由筆力高潔運用生新後人動闌入四書字而作文殊乏精采所謂上下牀之隔也

德不孤必有鄰　　諸燮

聖人於有德者而必其有親所以進人於德也夫人莫不有是好德之心則其所以類應於德者勢也曾謂有德者而孤立乎哉夫子以是爲立德者勸意謂夫人之情莫不信同而疑異喜合而惡離夫惟感之以自私之心而後夫人之心疑感之以拂天下之行而後夫人之心沮於是畏而莫之合以至於窮焉而無所與者是果德之罪哉夫德也者原於天之具於人非有我之所得私足於此而通於彼爲人情之所甚便也德之不修吾無以孚於人吾懼焉而已矣吾德之既修固未有感之而不應者而何病於孤耶吾德則公公則有以通天下之志而無所疑德則愛愛則有以足其甚便之欲而無所拂是雖無意於人之我同也心同則相求自將信其道而篤爲之徒雖未嘗强人以必從也類同則相濟自將樂其便而安飫之以大有吾人者則[illegible]也夫苟有德也則莫非吾與也而以其孤也而憂吾之修是爲異於德者也而何病於君子之門皆以其忌也而畏吾之修是自離於德者也而何病於君子之合哉必也天下無君子而後吾之德始孤必也天下皆小人而後疏棄以自外於吾德今天下之不皆君子固也亦未必皆小人則吾德之有鄰而吾道之不至於終窮也固可信其必然矣

而義到底推濺如志又時作參差使人迷眩　原評

運古文氣脈於排比中屈盤勁肆辭與意適此等文若得數十篇便可肩隨唐歸惜乎其不多見耳

欽定四書文　卷六　二論

三仕爲令尹　六句　　唐順之

大夫之心能自公忠於謀者也夫裕則齊得失公彼乎物我而予文可以爲忠矣仁則吾不知也子張之意若曰今夫天下之人謀其身也過周而謀其國也過略夫惟其過周也則少不如意者未嘗不爲之處巧夫惟其過略也則分無預於已者未嘗爲之謀慮其頹懌乎仕進之多而善治之寡也子文獨有是乎方其三仕爲令尹也無喜色也吾知満其欲得之志不能不喜於利見之初已排其思矣之心不能不愠於播棄之後况夫勤於其始不能飾於其久者人之情也獨於其始而不能安於其逆者理之常也子文則得之遠命而已矣豈暇時而已矣推之所營則其仕我者其道宜也不色喜也弱之所去則其已我者其道窮也不色愠也安其當行不搖於欣戚之感順其道而不還於事變之交其在已也其在人也其在己也猶其在人也吾於是而知其心之容矣及其將去而必告令尹以代也吾知忠心生於新故之變則必告其政事以形吾之善慍心起於去位之日則必不謀其政而任其人今猶況大功成者退則舊政雖善未必其我德也貴有所歸則新政雖不善亦未必其我咎也子文則知有國而已矣知有君而已矣懼其未識乎治體也而執所當因執所當革護其說而道之爲懼其未識乎民宜也而既爲便民於民異其所行聽之爲大其心而不計其形迹之嫌忘其私而求善夫身後之治使其政之行於我者猶其得行於彼也而政之行於彼者猶其行於我也吾於是而知其心之公矣而子文其春秋之良哉

就人說去論身因對照反正引形于文全身已現却仍是子張發問口吻於題位分寸不溢、歸重前以古文爲時文唐則指事類情曲折盡意使人望而心開歸則精理內蘊大氣包擧使人入其中而茫然莫由一深透於史事一爽注於經義也

魯一變至於道

薛應旂

聖人言魯至道之易欲其知所變也夫道先王之所以為國者也魯如一變斯至之矣而可以不變乎哉夫子之意曰齊魯之為國也其俗不同而其變而之道也其勢亦異齊一變固僅至於魯矣以魯言之其又何如哉魯自我魯開國之初當伯禽受封之日文武之謨烈尚在周公之訓誥方新惟將秉禮立教而凡所以行之於上者莫非道也迨隱桓以來漸以替矣然於禮教則猶知所重也惇信明義而凡所以達之於下者莫非道也迨成襄以降寖以微矣然於信義則猶知所崇也苟爲之魯者因先王之所遺而思其垂創之心將見不必紛更之擾也偏者補之廢者救之而一振墜之下自度爲之自負則今日之所棄而與其紹述之念將見不俟改革之繁也廢者修之隳者舉之而一轉移之間眾正爲之畢舉六卿禮教不特重之而已秉之立之而昭布於上下者洋洋乎一如其舊言乎信義不特崇之而已悅之明之而頒敷於民物者駸駸乎盡復其初緣之去公爭者自是可復向魯賞一出於上今日之魯始周公之魯而非隱桓以來之魯矣政之逮大夫者自是可返而政柄不移於下今日之魯始伯禽之魯而非成襄以降之魯矣謂之曰至道信乎其爲有道之國而望於天下也不徒然矣奈之何其不變也哉

迴其發端及其流弊與變之作用指至之條理兼酌時勢以明措注可謂約而能該矣

夫子爲衛君乎　一章　　許孚遠

聖人之不爲衛君於其尙論古人而可知也蓋古今是非可以例見也夫子深與夷齊之讓國而肯爲衛君乎昔者衛靈之薨衛人奉輒而拒蒯聵而元嫡孫當立之說以辭於諸侯人倫之變莫有甚於此者也是時夫子適在衛而冉有子貢之徒從游想正名之論夫子尙無因而發而處衛之意諸賢亦莫測其微故冉有疑之而問於子貢曰夫子爲衛君乎求非以私心窺聖人也正欲以國之大故而取裁於聖人也子貢應之曰諾吾將問之賜非智不足以知聖人也不敢以無微之言而遽釋乎門列也然將爲事猶難於顯言而比類或可以相發古有夷齊因知其爲遜國人也倘非中道能無不槩於聖心者乎而不知其淸風高節師表百世賢人之名夫子不得而民之矣兄弟遜國夫子稱之爲賢人似也猶存矯激其中豈能無怨悔乎而不知其求仁得仁甘心窮餓無怨之志夫子尤深諒之矣由是言之夷齊之遜國也以求仁也其無怨也以得乎仁也假令夷也遵父命而齊也悖天倫雖竊國爲諸侯不可一日安於臣民之上夫惟伯遂其爲子而叔遂其爲弟故棄國如敝蹝而以淸然存於天地之間然則仁不仁之間乃古人之所以審處而父子兄弟之際正仁不仁之所存也以今觀於衛輒之事仁耶非耶其於夷齊賢不肖何如也故子貢出而語冉有曰夫子不爲也然後諸賢之疑釋而國之是非定矣

題中曲折纖悉不遺極安閒極靜細後來名作俱不能及

聖人吾不得而見之矣　一章　鄒守益

聖人有見聖之思而終不得於有恒也夫由聖人而思及於有恒夫子之心亦切矣而有恒者猶不得而見焉與人亦日奈之何哉夫子之意以為世變之趨而下也可慨哉今於世變之愈下而吾人之所思亦為之殺矣有則由聖人而下則有君子善人焉有恒又其次也由有恒而進則為善人君子而聖人又其至也始吾於天下也豈不欲見聖人哉顧聖人不可得而見而得見君子則猶是人之思也斯亦可矣又豈不欲見善人哉顧善人不可得而見而得見有恒則猶善人之徒也斯亦可矣蓋以希聖之心求天下則

雖善人君子猶不足以滿吾希聖之念而以難得之心求天下則雖有恒亦足以係吾入聖之思也然而今之人亡矣虛矣約矣其為人何如也且亡以為有虛以為盈約以為泰焉其於恒何如也有恒者且不可得而見而況見於善人乎況於君子乎又況於聖人乎已矣乎吾終不得而見之矣夫

此等文如有道之士百體從正聲氣溫容不可以形似也其措意遣詞亦天然合度少有所損則已虧少有所益則已贅

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　歸有光

古之聖人得賢臣以弘化者也夫聖王未嘗不待賢臣以成其功業也有虞君臣之際所以成其無為之化而後之言治者可以稽矣且夫天之生斯民也必有聰明睿智之人以君父萬邦而統治于上以為之君其有是君也亦必有俊乂賢之人以承弼厥德而分治于下以為之臣有民無君則智力雄長而無以胥匡以生而有君無臣則元首叢脞其不能以一人與天下之聰明矣是故人如有虞致治之盛超軼于三王之上而不知當時人才之盛而特有賴于五人之功者賢俊彙生天所以開一代文明之治而惟

帝時舉則聖人所以為天下得人者也故夫洪水未平方割下民之咨使四岳之衆皆圮族之徒則鯀亦無所為力者而九載弗成之際適有文明之禹以幹其蠱所以拯懷襄之患而底地平天成之功者則禹以為之者也當民未粒乃於阻飢之憂使九官之中皆象恭之流則舜亦無所可恃者乃於五穀不登之餘適有世農之稷以教之食所以遂有生之道而收播時夏之功者得稷以為之者也民食而不知教聖人又以為天下之憂時則有契以為之司徒所以廸彝倫之教而在寬之敷天下皆知彝倫攸敘而樂于為善民教而不知刑聖人又以為天下之憂時則有皋陶以明刑所

以明于五刑而協中之化天下皆能不犯于有司而億于爲惡至于萬物莫不有一原盡人之性而不能盡物之性亦聖人之所病者當夫於變時雍之日又得伯益以掌虞衡山澤之政則不徒爲民除害而所以若乎上下草木鳥獸者終有賴焉是知舜之有五人也天下皆見五人也天下皆見五人之爲而不知舜之爲及天下之治也天下皆以爲舜之功而不知其爲五人之功大抵先而四將後君臣合而治化隆觀于此不獨見有虞人才之盛又可以見聖人恭己無爲之治矣

實而不浮此類氣包孕其渾涵迤邐之概在歸震川文中爲近時之作然制藝到此已是極好順時文字矣

顏淵喟然歎曰　一章　唐順之

大賢歎聖道之妙教雖可因而化則未及也夫聖道以化爲極也顏子蓋得於教而終未以化其聖道之妙一至此哉顏子蓋已得聖人之教而有得於斯道之神化則喟然而歎曰甚哉夫子之不可及也益夫子之道皆以爲求之而可得也然而吾竟極充而有不窮之蘊純全充周極深研之而得其一端之通而覓之深者吾以爲見之而可象也然有用流無滯極變動之神而在不測妙無方之化得非瞻之在前而忽然在後耶甚道之妙如此不有夫子之教則亦終于爲病矣乎而夫子教思無窮而誨人有序始之以博文所以大其畜也而知必欲其致焉終之以約禮所以一其歸也而行必欲其力焉是何其循循然善誘耶故未聞夫子之教也欲求之而不可得也既聞夫子之教也欲不求亦不可得也故好之而必力之力之而必致之而博文約禮之功今所不用其極而吾才爲之竭也矣由是不可形者形其形不可象者象其象而卓爾前後之妙有以灼見其精而天機爲之卓立矣然而吾雖不欲與道爲一哉然神不可致思而化之也無所容其功化不可助長而存之也無所施其力一間未達之機亦將奈之何哉是則方其未得也夫子之教可以使之求也及其既得也雖夫子之教亦不得而與

其能也聖道之妙有如是哉

總題體貼處處得巾然之神行文極不淡自然中變幻無端不可方物○其處吸神理處王守溪亦能之而開闔頓宕處猶自得則猶未闢此境也

賓退 一節　　金九皋

聖人之相君送賓也而因以紓其敬焉夫主之敬賓禮也而既退則敬可紓矣聖人必以不顧而告君其終事之不苟也有如此哉且夫諸侯之朝於諸侯也賓之入則主君迎之成禮而後退焉賓之出則主君送之再拜而後別焉此固賓主相見之禮而其迎其送擯皆從之者也吾夫子於賓之既退也而必復命於君曰賓不顧矣者何哉紓君敬也蓋方賓之入門而君之迎之也則相揖之間正君敬方形之始而匪紓匪徹亦擯之所以相君行禮而必欲其接之以讓者也方賓之在廟而君之享之也則百拜之禮正君

敬方殷之時而齊莊整齊又擯之所以敎君成禮而不欲其變之以倦者也若夫賓既退矣敬亦可以紓矣但其恭肅之心猶不忘於設拜之餘而賓與主之相向則賓之顧之猶得而見也斯須之敬猶將致於揖別之頃而視與手而俱下則賓之不顧君不得而見也是故於斯時也必以不顧復命者所君之致敬於其始者將少退於其終而恭不可過于是乎知所殺焉是非使其君之遂肆也觀夫入門之時則有間耳因賓至而起敬者亦因賓退而少紓而禮不可多于是乎知所節焉是非欲其君之遂怠也觀夫在廟之時則有間耳

形容淺近語細刻大雅是鄉黨記敘題法

入公門　一章　　唐順之

聖人之過朝也漸近乎君而敬有加漸遠乎君而敬無已蓋朝廷之禮以敬爲主也兆聖人事君盡禮者其始終之一於敬也內有不期然而然者故昔者夫子當其容貌之變於過朝之初於其門由躬而行也一入公門則鞠躬如不容焉不但公門之位人也且不中門以遵制也行不履閾以致恪也自其入門而敬已至矣然此猶致敬於其身耳其色與足猶自如也及其過君之位則如見乎君矣色而勃如非天如之常也足而躩如非折旋之常也言似不足非便便言之常也自其過位而敬益至矣然色與足雖已變其常而氣猶自如也及其自堂下之位而攝齊以升于堂上則最近乎君矣其鞠躬猶夫入門之時而屏其氣則有似乎不息者焉于于升堂而敬無以加矣升既之禮既成由是而出降一等則人君稍遠乎咫尺氣無事于屏矣逞其顏色怡怡如其可掬者乎由是而沒階則拾級無煩于聚足衣可以不攝矣趨乎而過始有異如其可象者乎由是而復其堂下之位則又踧踖堂上君前臨之踧踖如也而不敢自寧其色方逞而又變方翼而又敬也始鞠躬屏氣之餘乎聖人之見君始而敬中而和而終之以敬如此然而和非有出于敬之外也和蓋所以濟敬也歟

或於前面托一層或於後面收一筆天子德盛雍容從容中節處曲曲傳出而行文亦極迴環錯落之巧

鄉人飲酒 一節 茅坤

聖人飲於鄉而必嚴夫老老之節焉蓋鄉黨莫如齒也聖人侍飲於杖者之側而必將其出以爲節焉斯其所以尊高年也乎且夫鄉人之飲酒所以合比閭族黨之衆而爲歲時宴饗之會者也時則鄉人之所貴也以年而禮之所先也以讓其有杖而飲者一鄉之人所共父事之而不敢以筋力之禮相施報者也則亦一鄉之人所共齒尊之而不敢以聚散之常相後先者也杖者未出而我或先之君子以爲亢矣杖者既出而我或後之君子以爲命矣雖孔子則不然不敢犂少矣相爲賓主而已也必也周旋於俎豆之間時其起居而不離亦不敢唯酒食相爲被逐而已也必也俯仰於几席之際時其動靜而不違方杖者之獻酬爲歡而未出也惟見其與之俱傳也與之左右也爲酒無算蓋不敢爽之以致俯之私而子然而先矣及長者之宴卒成禮而既出也惟見其與之翕偕也與之携持也欲之不忘亦不敢什之以流湎之情而果然而後矣始之旅而進也引日長者位上少者位下所以習尚讓於始也終之旅而退也亦日長者在前少者在後所以謹齒讓於終也要之其侍食也日父當在則必然而不敢不敬其矣其辭而去也亦日父黨在則雖然而不敢不相隨矣可聖人之尊高年也如此

夫

所備皆題中所應有而能盡形容備極詳縣。鹿門講八家古文之法其制義惟取清空流利首尾一氣而少實義非為諸生家矩度故轉錄其少務重者

君賜食 一節　湯日新

聖人於君賜而承之各有禮焉可以觀矣其見君賜之不可苟也隨物之異而皆有禮以承之聖人敬君之誠如此日存於之助火食之典時發而問禮者時務有得以學求者孔子嘗受之矣然而君臣之際皆從以受命之所處之也故是故惟辟玉食君之所以自饗者也然而賜之大夫得有食之矣然亦未敢以為常食也必正席先以致其對君之禮必先嘗焉以昭其休寵之被至將德於屬厭之餘而分錫於品第之後固不敢褻為飲食之[illegible]矣為以用之者矣其肅行於賜食有如此者至若腥也者所以充君之庖者也君賜之腥則先嘗之非所狗也夫子必熟而薦之焉惟非俊餘則可以伸追養之思在之廟足以昭君德之寵者不敢用之於人而必用之於祖使君之賜以逮下者得以上達於祖考夫固以榮之而見其禮行於上賜有如此者生也者所以備君之畜者也君賜之生則非所烹也夫子必畜之而畜之焉物之畜愛欲其生之意不忍於君以故愛之而愈切其不能然於於不以推及於禽獸夫固以仁之而其禮行於賜生有如此者是則食非不頒也而先嘗之先敬而後惠也腥非不嘗也而熟薦之因

敬以為孝也生非不為也而必苟之推敬以廣仁也賜雖不同而應之曲當如此此固夫子處物之義而上交之誠事君之敬不亦可見矣乎

此文有補題處有互見處有代記者設聖人心事處總由學識才兼到故能逐段周詳如此 原評

從守溪文化出意味雅密已盡題之能事

先進於禮樂 一章　張居正程

聖人於禮樂進時人之所尚表在己之所從蓋文敝則宜救之以質也聖人論禮樂而獨從先進也有以哉想其意若謂禮樂貴在得中而君子務乎實勝今也或失之弊矣古方變其敝而莫之救也而世之論者乃曰先進于禮樂野人也蓋見其簡而遂以為陋也見其直而遂以為俚也是以今而論昔也則其謂之野人也固宜後進于禮樂君子也蓋習其繁而以為有度也習其縟而以為有章也是以今而論今也則其謂之君子也亦宜大習俗易以移人而古道非其所好世道如此若我用之則獨從先進焉何也禮樂所以養德也而養德者宜處其實不宜處其華所以維風也而維風者宜居其厚不宜居其薄以求諸實先進有焉有其實則用以治心而心平用以治身而身正周公之遺範猶存固吾所夢想者也雖拂于俗矣恤乎以求諸厚先進有焉有其厚則用之朝廷而化行用之邦國而俗美文武之遺風未泯固吾所憲章者也雖以為野何傷乎呼夫子此言其欲挽春秋以復乎成周之盛意獨至矣

意思乃人所共有而規模弘遠矜重中具沈逸之致

先進於禮樂　一章　　歸有光

聖人述時人尚文之弊而示以用中之極也夫天下之勢趨于文而不可挽也夫子先進之從將非示之以用中之極乎何則道散于天下而禮樂其顯者也道之不明而俗之淪胥也久矣故時人之論禮樂其所謂之先進者則文武成康之始也猶以其文之未備而不安于其故謂其後之可以加而未至於末偷似類于鄙闇敦朴之習而從之以為野人也其謂之後進者則黍離以降之後也乃以其文之既至而悅乎其彬彬其飾之已盡而可以合于時宜而以為有縉紳士大夫之風而稱之以為君子也時人之論如此

人情狃于其習則日化而不自知偏于其所見則自以其言之當而不覺其過誠以周承三代之後天下之勢已日趨于文雖文武周公皆以聖人持之未始離于中也然視前世已文矣今猶以為野則其變窮而無所復入也故文以忠否固不能以反古之道為下不倍實不敢違夫從周之心亦惟規摹前世行之于家達之于天下一遵夫洛誥周官之典亦不啻郁郁之文矣憲章當代施于今不越于聲音概想夫鳧鷖既醉之風亦不啻舞雍之美矣禮從先進之儀也以專其志而周旋裼襲降升俯仰有周公之法度存焉而繁禮飾貌不能以行今世之亂也樂從先進之作也以和其舒而曲直繁省廉肉節奏有大樂之鏗鏘在焉而代變新聲不足以阿世俗之好也若是何也周之初非不文也質未嘗不存周之末文也而質已盡也天下靡靡焉日趨于偽此夫子所以從先進之志豈非示禮樂之教于天下耶

離奇夭矯都是運灑不露其史漢文字非經義文字也原評

原評擬之史漢亦未免太過方之唐宋八家中其歐曾之流亞歟

季路問事鬼神　一節　唐順之

觀聖人兩答賢者之問可以知反本之學矣蓋窮理者貴乎反其本也求事神於治人求知死於知生則庶乎其可得矣夫子告子路之意如此且夫鬼神者精誠之極故季路以事鬼神為問也鬼神之情狀夫子嘗於贊易言之矣非不欲以告子路也而乃曰顯於鬼神者則有人矣人固聚於人之中而未必能事人也未能事人則何以事鬼神乎夫子言此蓋以至誠之不可揜者鬼神之靈一人心之靈者為之也非人心則何以有鬼神也故知事人則知事鬼神矣死者人道之終故季路以死為問也聚生必死夫子嘗為宰我言之矣非不欲以告子路也而乃曰先於死者則有生矣人固聚於生之中而未必能知生也未能知生則何以知死乎夫子言此蓋以氤氳之不容已者氣之散而歸於無氣之聚而向於有者為之也非聚則何以有散也故知生則知死矣以是知幽明一理也死生一理也然幽明之理又所以為死生之理也此吾道之所以為一本也歟

精卓堅老著語無多而道之切要處已盡

所謂大臣者　一節　歸有光

大臣所以事君者惟其道而無所徇也夫人臣負天下之望非偶然也道在吾而無所徇於天下此其所以為大臣也與且夫人臣同有委質之義而大臣獨負乎不世之名固其所挾持者甚大而其所守者甚堅也是故天下有所謂道者是為天理之當然人倫之極致天下之所以治亂生民之所以休戚係乎此也大臣者窮而在下固以之為終身之具達而在上則以之為治平之資是以佐辟明時而當其思誠納之際所以自靖而獻於吾君者必大猷之是程而不敢以學問世以規世主一切之好及强王室而有謨明弼諧之風所以杜略而告於爾后者必皇極之敷言而不肯枉道從人以隨流俗因循之舊君所謂可吾亦否之君所謂是而吾非之君所謂俞而吾吁之有見於道而已凡其夙夜惓惓可啟竭贊之心者惟欲致吾君於堯舜也一家非之所無顧一國非之而無所顧天下非之而無所顧不忘乎道而已凡以夙夕承式而極忠愛之忱者惟欲復斯民於唐虞也然使吾言用則天下受其賜而吾亦安享其榮吾言不用則天下受其害而吾亦無所於徇忠言嘉猷而有所不合則高爵厚祿不可以一日而縻吾之身道德仁義而有所不入則虛辭巧辯不可以一朝而變吾之志蓋吾

之身與吾之有也斯道之身也道期於可可則道在焉而不能以不留吾爲道而留也道期於不可不可則道亡焉而不容以不止吾爲道而止也夫其變之以必去而所謂以道事君之義益彰矣以道事君而天下之望愈重矣若夫始之以夸大之詞而卒徇之以卑近之說勢之所順或以違其忠而勢之所逆遂依阿與忍以爲容是具臣之類也

股詞儁義屹然如山坊刻爲穆孔暉墨然亦小有同異原評

實理中藴浩氣直達儼如宣公對君之奏朱子論學之書

請問其目 一節 唐順之

大賢問爲仁之目得聖教而以爲己任焉甚矣顏子之力於爲仁也領克復之旨而任之不辭非有得於心法之傳者而能之乎昔顏淵問仁於夫子而承克己復禮之訓也想其求仁之志素定於心齋之後而理欲之分默會於善誘之餘故不復有所疑問而直請其目也夫子告其見理之真乃悉數其目以告之曰物交之迹雖由外以感其中善惡之機則由中以達於外而仁豈必求諸遠哉近取諸身而已矣彼目司視耳司聽而心實主之也若非禮而欲視則絕之以勿視非禮而欲聽則絕之以勿聽如此則心不誘於聲色之私而作哲作謀之體立矣口有言身有動而主之者心也苟非禮而欲言則絕之而勿以形諸口非禮而欲動則絕之而勿以形諸身如此則心不涉於尤悔之累而作乂作肅之用行矣克己復禮之目端在於此顏子遂從而任之曰仁道必至明者而後察其幾回之質雖非至明者也尚當旣竭吾才而於所謂視聽言動者擇之精而不昧於所從仁道必至健者而後致其決回之質雖非至健者也尚當拳拳服膺而於所謂視聽言動者守之固而必致其所立以爲仁由己自勵不敢諉之於人也以天下歸仁自期亦不敢少逆而廢也斯則回之所當自盡者乎昕夫子之善

教顏子之善學兩得之矣

荊川三墨惟此可謂規圓矩方繩直準平矣 原評

子張問明 一節 王樵

聖人語賢者以明而重致其意焉蓋譖愬之巧不行非明且遠者不能也聖人丁寧於子張其因其失而使知所警也夫且夫理者君子之所以揆事而或扎於理以藏其術情者君子之所以求實而或雜於情以亂吾聽欲有道以照之此人之所以貴於明也故子張以明問而夫子告之曰明者非他能察而已矣今夫事本非實而譖者遽然極言其事愬者迫然不切於身則未足以惑人也有浸潤之譖焉緩頰而談借事而論欲以陰入於我而切若無預於彼此在人有不覺其譖之行者以先於所入而安於所未嘗疑也有膚受之愬焉徼於切近指於可信激吾以所膚受而柔吾所不及詳此在人有不覺其愬之行者以先於所見而動於所不能堪也誠於是而能不行焉可謂明也已矣何也是二者嘗行於偏且闇者惟其不明故一有所聞而忽心應之也今也明足以知浸潤之情曰無故而然其中必有故也弗行也明足以知膚受之意曰縱其真然譖不可以徐審之也弗行也明者不蔽其不謂之明乎哉抑不特可謂之明而已也誠於是而能不行焉可謂遠也已矣何也是二者常行於隘且近者惟其不遠故一有所聞而淺心應之也今也旁燭於浸潤之表曰是其言在於此而意在於彼乎

不踰之矣遠覽於膚受之先曰是其動我於耳目之近而徵我於堂陛之上乎不聽之矣遠者明之至其又不謂之遠乎哉吁好高之士有摘奸發伏以為明而或反見欺於耳目之近有騖高極深以為遠而不能測人於方寸之間觀此可以省矣

恐詞業不發處寫不出好勢乃作此避難就易之局總發上截而以下截分項之政原評謂之變體也刻劃深透幾可躡跡於唐荆川而終不能强者古文之氣脈耳

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　一節　許孚遠

君子之所觀乎名者重故言有所不苟焉夫名非虛也將言而行之者也君子言出乎名其敢以或苟哉夫子欲正名於衛因子路之疑而曉之若曰人之有倫名以命之久矣其在國家則君臣父子之義存焉禮樂刑政之綱維繫焉一有不正其弊有不可勝言者故君子之於天下有其名之不徒名而已也名之則必可言之其揆諸義也協其宜諸辭也順稱之於朝稱之於國稱之於天下蓋萬口同然而無得以矯其非者斯名焉不可言者不以名也有其言之不徒言而已也言之則必可行之其措諸躬也安其施於事也達在家宜之在國宜之在天下宜之將百世無弊而莫或有窒於行者斯言焉不可行者不以言也名之必其可言故名之正與不正乃言之順逆所由始言之必其可行故言之順與不順乃行之善敗所由基甚矣夫名之重而言之難也君子之於言蓋非曰朝廷之上惟言莫違可苟焉而出乎身也別嫌明微必稽於天理人倫之至而凜凜乎思以植天下之大防亦非曰位號之間惟命是從可苟焉而施於國也慎終慮始必要於人情事變之歸而兢兢乎思以存兩間之大義由是則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而朝廷之上無慚德也由是則禮行樂興刑清政舉而邦國之間無苟動

也。其機甚微。其效甚著。君子之言要於無所苟而已矣。由是觀之。則夫子在衛所以欲先正名之意。豈不昭然若發蒙也哉。而由也且迂之甚矣。由之失言且不智也。

題為通章綰穴處能切中事情不用幹補而超諸清析章脈貫通堅重遒密嚴靖然昕風格

不得中行而與之　一節　　王慎中

聖人抑致意於傳道之士。而其志可知矣。夫中行不得而思狂狷。聖人之意抑而彌深矣。此其為道也。不有大憂乎。夫子傷道之不行。故發此嘆也。蓋曰世莫宗予。吾已不敢望見諸身矣。天未喪文。吾安可使弗傳諸後。誠得中行之士而與之。弗畔於道而教育得人。克協於極而繼述攸賴。固吾所大願也。然今不可得已。惟予有懷。何能自慰耶。道不可以終墜。而傳之必資於有人。心不能以自已。而求之抑思夫其次。必也士如狂狷者。亦可相與以有為矣。吾何以取於狂狷也。蓋進學之資無所慕。則志弗逮而教難施。狂者趣甚高。遠意之所許。將等古人而直上之。所少者特其實行之不揜耳。即若人而裁抑之。行以副志。而篤實日新。其於道也幾矣。吾如何而勿思哉。無所恥則守無恒而行易偏。狷者狹隘孤介。節之所嚴。其甄不為若將浼焉。所病者特其智識之未融耳。即若人而啟勵之。學以廣才而精進不已。其造道也易矣。吾安能以無意耶。嗚呼。足以見聖人不得已之心矣。

狂狷志節及激勵裁抑之以進於道處俱確實深細不為影響近似之言王遵巖將文意義風格實無過人者以會合古文故氣體有不俗耳

克伐怨欲不行焉　一章　唐順之

賢者以制私爲仁聖人所以抑之也蓋無私之謂仁而制私不足以言之也原憲之所問與夫子所以敎原憲者於此見之矣今夫仁者寬裕温柔本自無所克伐而不仁者矜己誇人則有是而必行焉者也仁者不忮不求本自無所怨欲而不仁者恣情狥物則有是而必行焉者也憲也以狷介之資勵堅忍之力故能於此而不行焉至於不遠之復彼固有所未能而無妄之貞彼固有所未識也乃遂以是爲仁而問於夫子夫子從而告之曰人心惟無所克伐也有克伐焉其勢不至於以私滅公不止也於天人交戰之中而力有以防其潰可不謂難乎然特不行而已是猶有克伐在也人心惟無所怨欲也一有怨欲焉其勢不至於以情撃性不止也於愛惡相攻之際而力有以遏其衝可不謂難乎然特不行而已是猶有怨欲在也非必人欲橫流而後爲此心之累但藏蓄而不化則已非廓虛之本體矣況檢點稍疏萌間有潛滋暗長而不自知者乎以其僅未至於橫流也而遽以爲仁吾弗知也已非必其遂暴著而後爲吾仁之病但留滯而不釋則已非順應之本然矣況操持稍或弛焉固有投間抵隙而不自知者乎以其僅未至於暴著也而遽以爲仁吾弗知也已是則原憲之問雖若過於自任而亦見其求仁之切夫子之答雖若抑之而實進之於安仁之域者也

於仁與[illegible]者不行分際體認親切故出之甚易而他人苦思索慮不能造也

孟公綽　一節　　王世懋

聖人評魯臣之不欲者而以爲有能有不能焉夫趙魏之老不欲者能之而滕薛大夫非才莫能也聖人以是評優劣而魯臣之論定矣夫子之言若曰天下無全才而才之有所優者類有所短若吾魯之有孟公綽蓋大夫之表也然特不欲人耳吾試評之其優於趙魏老而不可爲滕薛大夫者乎何則趙魏大國之卿也而老家臣之長也非重德無以居重地固有取於坐鎮雅俗之人而無官守則亦無職官又何必於長材異能之士卿族之尊聚其室而聽命焉得人如公綽者老之廉靜可風也蓋家有老成而以不貽

羈於諸侯者由此其選矣上卿之室羣衆宰而受成焉有士如公綽者老之鎮靜可師也蓋卿有家相而以不擾能安巨室者斯人當之矣若夫舍家老而大夫之則才不稱德已憚夫國事之糾紛況大夫於滕薛焉則力不任煩益見其官守之弗逮蔑閑之兩攝乎大國之間其務何煩也而欲觀理亂於一人之身此寧可以廉靜者當之乎而老成之技至此將無所施矣一旅之衆受於四鄰之君其職何繁也而欲寄安危於一人之任此徒可以鎮靜者得之乎而家相之長至此將無所展矣然則爲公綽者其亦不幸而不爲趙魏之老以益見其長也其亦幸而不爲滕薛之大夫以益掩其短也蓋公綽之定論如此吁後之官人者聞夫子之訓愼無用違其才而使士兩失與

抑揚進退一字不苟簡麗處行以謹嚴可傳之作　原評

一匡天下　唐順之

佐霸者有轉世之功聖人所以取之也甚矣聖人取善之公也以管仲之大下之功而夫子稱之其亦不沒人善之意歟自今觀之春秋之時何時也綱紀廢弛而天下之人不知有君臣之分於是師敗而天下之人不知有夷夏之防天下之不正也甚矣其孰能匡之管仲之相桓公也志同道合而一以匡救定霸爲已任首聽計從而以招攜懷遠爲已責慮王室之衰也於是乎有葵邱之會焉誓之以五命之嚴申之以載書之信而以下陵上者始知所懼矣慮夷狄之橫也於是乎有召陵之師揚連八國之援以摧其鋒詰包茅之盟以懷其德而以猾夏者始知所警矣雖曰借其名以遂其私也而名之所以不亡者亦其借之之功雖曰假其義以欺其好然而義之所以不泯者亦其役之之力昔孔子視夫周道衰微之際不有關乎內夏外夷則夫魯陵江漢之日不有殊乎管仲匡天下之功如此身係天下之重故北面而事糾而不以爲恥心存天下之同故忘君事讎而不以爲不貞何誠其未仁耶洞悉之傳之百四十年時勢了然於心故能言之而當如此前輩謂不可把一匡說得太好非也下文說一匡之功如許鄭重可見聖人之心廣大公平言各有當不可以一端闚也

君子上達　許孚遠

窮君子之所造以循理勝也夫理形而上者也君子惟理之循其上達安可量耶聖人意曰人品定於趨向所從來矣世之人孰不有超拔之想而未嘗歷登高行遠之途是以達而上者之不多見於天下也其惟君子乎君子從道而不從欲故能脫凡近以遊於高明從天而不從人故能超等夷以躋乎光大聲色貨利無牽於外而志氣日見其清明身居萬物之中心超萬物之上造詣之淵邃眾莫得而窺之矣知見意識無梏其靈而義理日覺其昭著迹與人羣爲伍道與造物者遊地位之峻絕人莫得而越之矣操修在於庸行庸言而究竟極於無聲無臭是故自強不息而無止足之期學問恭於銖積寸累而德業徵於富有日新是故其進無窮直躋神聖之域由君子觀之若無者虛間終身無上人之意而品過流俗行表人倫則上達必歸諸君子由斯道觀之彌高彌深雖上智無息肩之所而舉之必勝行之必至則上達非君子不能千里之行始於跬步九層之臺基於壘土吾於君子乎見之非君子則小人不上達則下達理欲敬肆之間而已矣

過此等題不肯蕪實發揮每求深而反淺此文品質不甚高峻而於上達本末原流實能疏發曉亮

以直報怨　二句　錢有威

聖人於怨德之報惟其稱而已矣蓋報施之道不容以任情也怨以直報而德必以德報之又焉有不得其稱者哉夫子示或人之意若曰天下有不齊之遇而君子有不施之心乎欲以德而報怨不惟失報怨之平而德亦將難其報矣自我言之人之有怨於我者我雖無復之之意而事之相加亦報也使蓄怨而故為之薄固不可以爲直雖違嫌而故為之厚亦豈所以為直乎故夫報怨者亦惟大公以聽其是而非之未至初無作好作惡之心順應以普其施而非之與否只其公是公非之道苟其可愛從而愛之非其可愛則亦未嘗不當也苟其可取從而取之非其可取則亦未嘗不舍也直道而行若彼素無怨於我而我素不知其為怨者矣要之怨有不容於不報者吾與我有行之亦不害其為直也夫怨而報之以直亦不失爲厚矣又奚必以德哉夫人之有德於我者[illegible]之心而我之[illegible]不容於不[illegible]以[illegible]則[illegible]之民矣[illegible]而報之亦豈所貴之當乎故夫報德者仁以存心而有德者不忍忘酬以處人而先施者不嫌惜如其可愛固將以遂吾心矣即不然苟可以曲全其恩者何不用吾如其可取固將以用吾厚矣不然苟可以曲行其惠者何不爲吾是避一人之私情而定天下之公理矣要之德有不容於不報者吾雖過厚以遇之猶恐莫稱其德也夫德而報之以德則在我者始得其平矣豈可加之於怨哉是知直以報怨義之公也而亦未始非仁德以報德仁之厚也而亦未始非義仁至義盡此報施之道所以爲得而或人之言多見其偏矣

於題之中邊前後無處不徹更極轉側斡旋之妙

顏淵問爲邦　樂則韶舞　歸有光

聖人告大賢之問，亦以禮樂治天下而已。夫虞夏商周天下之盛王也，其爲禮樂，創矣。聖人之所以治天下者，有取於此與？昔鑒于明爲邦而夫子告之以爲天下之治皆本於一人之心，苟非建中和之極，則所以爲之所措施者亦末也。惟四代之禮樂可稽已。是故古所謂聖人，由其本者次也。自三王迭興而三統循環，殷之建丑，周之建子，非不善也，用之建子，剝盡而復，返義非不持也，然與夫人紀之建所以終天地之功，吾得夏時焉，以中明堂以璣玉衡，無非後天而奉天，蓋巍巍乎神禹文命之敷矣。至於文質與循三王之道若循環，殷尚質，周尚文矣，而吾不純用夫質也，用其質之中者而輅，其在所乘乎，蓋以渾堅之質而無雕幾之失，視金輅之僭、玉輅之巧爲太過，吾於以見王者之法焉，以得適宜而其臨御焉，渾渾乎成湯之建極也。周之文，文矣，而吾不純用夫文也，用其文之中者而冕，其在所服乎，蓋以玉藻之度而備藻采之儀，視夏后氏之收、殷人之冔爲不及，吾於以見王者之法服，以事天地而享鬼神，煌煌乎文武成康之文之世也。至於樂者，中聲之所止，陶冶人心於太和者也，則虞舜爲不可及已。九韶之舞，若其象之大樂與天地同和，而雍容一初於虞廷之盛，真若有以揖讓於堯舜之間，而視之夫有以代之舞，是又其一代而進之矣。是知奉天而備商周之法物，猶恐而將有虞氏之遺音，內寔根於精神心術之微，而外有以兼夫禮樂法度之備，夫子所以繼百王而垂萬世之法者寔在於此，非顏子其孰得而聞之。

和平之音，淡蕩敦諭之詞，對工言，黎相爲文士之規，實請明名猶欲當自得其失，言矣。此等文亦當以是求之。○貴重華美，如陳夏商周法物，其於禮樂亦彬彬矣。

事君敬其事而後其食　瞿景淳

聖人論人臣之義惟務自盡而不求其利也夫爲祿而仕非所以事君也事不自盡而祿有不計焉夫子之言所以立人臣之防也蓋曰君之使臣也固以厚下爲深仁而臣之事君也則惟以奉公爲大節人惟不明乎分義而臣節始微矣以予觀之臣之事君自一命而上孰不有事之當爲者乎是事也所以盡臣之職也何乎臣者也亦孰不有食之當得者乎是食也所以恤臣之私也存乎君者也是必明乎內外之分而可貞之守每定於立勳之初斯乎義利之辨而臣子之節振勵於策名之日小而爲服采之臣也其事雖小亦必有難盡者則必思任使之未稱而精白以承之艱難爲惟恐事之或忝而已矣大而爲股肱之臣也其事愈大尤必有難盡者則必思付託之未效而誠恪嚴翼之兢兢焉惟恐事之或墮而已矣上之求不負吾君也而非求以自利也雖曰君之詔祿因乎人以上下吾儕食之浮於人而不懼人之浮於食則亦靖恭爾位而天下俱又何知其下之求不負所學也而非求以己家也雖曰君之制食也吾事之繫簡然吾方以素食爲恥而不以得祿爲幸則亦無曠厥官足矣而他又何計焉使事之不敬而先食之念萌則其事君也亦懷利以事之而已矣臣道幾何而不亡也嗚呼夫子言此所以厲天下之臣節者亦嚴矣哉

未離化治矩矱而易方爲新漸爲試機法者盡夫先路矣然於揣摩科舉文字中較短絜長則其功候已到

邦君之妻　一節　　周思衣

聖人定名分於諸侯之夫人所以大爲之防也夫名之不正未有不潰其倫者此夫人之稱夫子之所甚嚴也今夫禮也者所以正天下之大防名也者所以定天下之大分名分之炳於天下者夫人能知之而當世之所未講者邦君之妻之稱也夫邦君之妻一也而或稱於君或稱於夫人或稱於邦人或稱於異邦或邦人異邦之相稱其名不可以例論也是故君之所稱稱曰夫人曷爲而稱夫人謂其可以理陰教也謂其可以章婦順也尊夫人所以尊國家也夫人之自稱稱曰小童曷爲而稱小童明其無知也明其不敢與君齊也卑其名所以尊其君也邦人之稱稱曰君夫人曷爲而繫君於夫人也君也夫人也其尊同也尊之不可以二也稱諸異邦之稱稱曰寡小君曷爲而稱寡小君也爲夫人謙言之也爲君謙言之也爲國家謙言之也謙之之名亦所以尊夫人也異邦人之所稱亦君夫人曷爲而亦稱君夫人也尊其夫人所以尊吾君之夫人也尊異邦之君所以尊吾君也是故邦君不得而貶其名夫人不得而崇其號邦人不得而隆其稱異邦不得而抑其辭天下之大名分大綱常而非人之所能加損於其間也是故邦君而不稱之與君齊也則替夫人而不自抑也則僭邦人而不尊之

也則慢稱諸異邦而不謙也則諂異邦人而不尊之也則辱天下之名分自此而紊天下之大禮自此而褻而相瀆之禍將相尋於天下矣

名搨老格相因以熟自不得不思變易前作總挈後作總收行之以排疊運之以英偉頓覺耳目改觀亦濟開隆萬風氣矣

性相近也　一節　　歸有光

聖人之論性必原其初而稽其所以異也夫性之在人未始有異也異生於習而未流之弊然耳豈可以之誣性耶聖人欲天下之慎其習也且夫天下之人品不可以槩論也以其相去之遠而皆諉於性之故其誣性也亦甚矣殊不知性者人之所受於天者也自其性而言之有氣稟不齊之等而未接乎事物無窮之變惟皇上帝所以鼓舞於大化之權而與之以保合之道者兼覆而不私賦亦兩成而不偏而陶冶之下固不甚區別於其間齊理之所在不能不乘乎氣以行而天地之正性常墮於氣之中者因其勢之不一也然氣之所在未逐於物之累而真精之妙合尚混於氣之中者亦其勢之未漓也故清而厚者可以謂之質之美而未可必其爲哲而爲賢薄而濁者可以謂之質之惡而未可必其爲愚而爲不肖蓋人爲之功未見則天地之功未成而濟惡之迹未著亦不可遽定以不才之名而賢不肖混混焉者君子可以觀其初矣至於習者人之所以移其天者也自其習而言之以其氣稟不齊之等而接乎事物無窮之變衆然而生而以交爵於酬酢之紛而沿之以習而之異者殊途而不出則亦貞勝而不已而未流之所至固不能挽而回之有率其性之所近者休養滋息而遂至於不

可勝用有反其性之所有者始竟變易而莫測其所歸故厚而清者可至於聖亦或罔念而至於狂薄而濁者可希於愚亦或克念而至於聖蓋人爲之功既見則天地之功亦終而違離之行既彰斯自致於脩德之地而賢不肖遠絶焉者君子可以觀其終矣是知人品之異在習而不在性則知論修之功在人而不在天諉諸天而不知自盡此天下之所以遂於習而不自返遥流且性而失厥中也久矣

泝洙泗先師截埆之深辞而出之迺易然其浩氣充當則亦不能若是之揮斥如志也

謹權量　三句　茅坤

聖王歷舉夫經始之政而大一統之治者可見矣蓋權量也法度也廢官也天子所以待天下之治者也於斯三者而能舉之王政其四達矣乎若曰大哉武王之革命乎夫既當天造草昧之初則必善與時消息之政豈特散財發粟之可見者而已哉彼權量者王者所以財貨於衆以前民用者也商紂以來上爲之厚斂下爲之牟利貨之在天下也日以僞而不得其平者衆矣武王時則從而謹之權設懸而財貨之決於衡石者不得以私輕重也量設懸而粟米之登於釜庾者不得以私多寡也斯則耳目以一出入以均而釁之諓上行私以相折閱者無有矣權量其謹矣乎法度者王者所以懸象魏於上以齊民治者也商紂以來君驕而敗度臣胥而背公法之在天下也日以散而不得其理者衆矣武王則從而審之觀風於上而損益於古今爲變禮易樂者不得逞也問俗於下而調劑其命令爲壞常變紀者無所售也斯則正之朝廷宣之邦國而釁之侵凌倍畔以相踰佚者無有矣法度其審矣乎以至庶官者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以立民極者也商紂以來剝喪元良賊虐在位官之在天下也日以曠而不得其職者有矣武王則從而修之爲之設其參而傅其伍古之因事以衆建天下之官者至此皆循職而貢其成也爲之陟其殷而置其輔古之廢官以均任民生之治者也至此皆復舉而行其秩也斯則有其舉之莫敢廢而黜之失職者咸以罷士政者無有矣廢官其修矣乎以謹權量則泉貨流以審法度則典章備以修廢官則殘缺舉予故觀於是而知周之所由興也

鹿門之文一氣旋轉藍滿流從但少沉實堅處此處後學難於摹擬此種非其本色而自謂大力之文與俗眼迥別者其實乃膚時而衆共易知也

修道之謂教　致中和　陸樹聲

論道成於教君子體而純之也夫聖人修道亦以不可離者教天下也然非能純其功何以不離道哉且道裁於聖心而其原根於人心以心論道則不離寂感不離性情此在由教入道者純其心而已矣自教之未立而道始不明於天下自聖人有教而道始昭然於人心顧道何以修也謂其原無偏倚原無乖戾而修之以建中和之極也教何以設也恐人離道於靜離道於動而教之以成中和之德也然則道安可離哉我觀形聲未起之先以及於意念乍萌之始一瞬息間夫非道機之運乎則道固非可以須臾離者君子密之覩聞之未交而又謹隱微之獨覺一瞬息間夫非體道之時乎則其修道也又何敢以須臾離者借口道而可離此必無與於吾之性情而後可乃吾心之喜怒哀樂非道乎此道就存發而論是受中也是太和也何嘗須臾不存於性情分體用而論是大本也是達道也何嘗須臾不通於寂感故君子戒懼慎獨以修之也誠不離之也而未純也必也致中乎必也致和乎戒懼慎獨修而益純而靜與動之無間偏倚乖戾化而不有而命與性之俱全夫然後不離道於覩聞之先而聖人教之以主靜者始無負矣夫然後不離道於隱微之境而聖人教人以慎動者始無負矣然

則所謂修道者亦修其不可離者耶

前後將首句與末句相串即攝入中三節在內中間以道不可離作線既能擒定題位又能聯合題神原評

題雖割截而道理語氣本自平正文之鈎勒貫穿已近隆萬間蹊徑存此以示文章隨世而變必有其漸也

道也者　二節　　翟景淳

中庸言道不可離而因示人以體道之全功也夫道貫動靜而一之者也靜知所存而動不知察焉亦難免乎離道矣豈所以爲體道之全功哉子思蓋曰道原於天而具於人則盡人以合天者人之責也而人多忽焉者豈其無見於道乎今夫道之在人欲之一心則爲存主之實達之萬變則極充周之神無物而不有也無時而不然也蓋有不可須臾離者焉使其可離則亦外物之不能爲有無而非所以謂之道矣君子蓋知道之不可離而所以存其天者則存乎此心之一也雖不睹矣而亦戒慎焉此心之常明常覺

者蓋將內觀以爲明而忘其無所睹也雖不聞矣而亦恐懼焉此心之常清常靜者蓋將返聽以爲聰而忘其無所聞也退藏密而一物之不容緝熙至而一息之匪懈蓋自天人之幾未判而吾所以存之者已無不至矣使必待於耳目之交而後謹之則失之或疏而安保其無須臾之離哉然猶未也道貫動靜而人心之始動則道之離合所由分者也人當以其隱而忽之矣而自知之明無隱不燭則見孰甚焉人特以其微而忽之矣而自知之明無微不察則顯孰加焉吾知也不啻吾知也蓋不可以隱微而忽焉者使其可忽則吾心之神明有可欺而非所以語夫幾矣君子蓋知

幾之不可掩而所以察其幾者則存乎此心之精也旣嘗戒愼矣而於此尤加愼焉防乎其防而謹於己之所獨睹者蓋甚於人之所共睹也旣常恐懼矣而於此尤加懼焉惕乎其惕而謹於己之所獨聞者蓋甚於人之所共聞也愆尤之辨識之必早而悔吝之介及之必力蓋自天人之幾始判而吾所以察之者已無不力矣使必待其形之著而後明之則失之或晚而寧免於違道之遠哉可知所存矣而繼之以省察則益精知所察矣而先之以存養則益密此君子心學之要所以會道之全者與

八股至此綿密已極過此不可復加故遂流而日下也○長至五六百字而不可增減可以知其體認之精敷琢之純矣原評

戒愼恐懼是兼動靜說隱微是拈出幾之初動說體道之全在一以守之省幾之要在精以察之以經註經後有作者莫之或易

喜怒哀樂之未發　二節　歸有光

中庸論人心體用之妙而推之以極功化之盛也大人之所爲心者亦情而已而天下之道在是焉則功化之隆孰謂不由此以致之哉君子是以知心之爲大而慎之不可離也且夫世之論道者多求之廣博泛濫之地而不知大反己致約之功取之吾心而足也何則喜怒哀樂此匹夫匹婦之所同而大人之所必有者也道初不外是矣故自其未發也外之所以感於吾者不至而中之所以應於外者未萌時則幾藏於密而鑑空衡平之體立於無感無形之先初未嘗有倚於事物之偏者而謂之中焉自其已發也外之所以感於吾者既至而中之所以應乎外者遂形時則幾動於知而發見於感應之際得失好惡事物之宜利害或反其性命之正而謂之和焉蓋中也則處於不偏之地而至虛以待天下之實中發於發之中而爲發用其致之不窮用之不窮周乎天下之大本也和也則行其大道之公而至正以通天下之志事物無窮之變而一理以貞厥之經緯之節則順乎天下之達道推觀於其大本可以見性之無所不該而萬事萬化之所由出觀於其達道可以見情之無所不通而萬事萬化之所行矣人惟自失其本然之正斯有以閟其功用之全夫苟自戕惟而約之致吾之所謂中者非有加也養其性使不至於鑿而已自謹獨而精之致吾之所謂和者非有外也約其情使不至於淫而已中既無所不盡由之可以昭格於宇宙而渾然之所凝乎天地亦此中也自有以順其紀而成其範圍之功而覆載生成不失其常是大本之所包涵者固如此也和既無所不盡由之可以不悖乎羣生而於歡之所變通萬物亦此和也自有以若其性而遂其所成之化而鼓行喙息各得其所是達道之所充塞者固如此也是知莫大於位天地育萬物而不外乎喜怒哀樂已發未發之間也如此其約也致如此其大也君子之求道果在於遠也乎而可以須臾離乎

看到宋儒學問淵源從中和之有本領直抵無聲不入之妙唯致字功夫尚未寫出全身耳

舜其大知也與　一節　　歸有光

中庸論聖人之所以為大智者以其能公天下之善而已夫善在天下而不憚於取之則合天下以成其智矣茲其所以為智之大而斯道之行亦與有藉焉者也且夫道之不行也小智者為之也道之行也大智者成之也古有聰明四達而不牿於聞見之心明哲無疆而同運於天下之大者得之有虞氏焉蓋常人以己之智為智則拘而有所不及聖人以天下之智為智斯大而無所不通故濬哲之資不敢自謂曰予聖咨詢之忱汲汲於當宁而屈體以下問皆出於延訪之虛懷都俞之餘不敢自謂其已足體察之勤惓惓於邇言而博采之所及不遺於芻蕘之至賤至於言之惡而悖於吾心者吾不能枉天下之非而亦無樂於暴揚其所短言之善而當於吾心者吾不能枉天下之是而尤喜於宣播其所長是又於問察之外有以見其廣大光明之度聖人固無意而為之然所以使天下敢言而不憚樂告而無隱者亦於斯時任矣且是而天下之人無隱情而天下之中無遁用觀其會通而兩端之執精以擇之行其典禮而用中之極一以守之凡所以辨其孰為過孰為不及而孰為中犁然於聖人之心而沛然於天下之故者皆自夫人有以啟之也於此可見舜之所以為舜者非有絕德卓行以

立於天下之所異實能合作為公以行於天下之所同光天之下至於海隅蒼生莫非有虞氏之智也茲其所以為大也歟苟為自廣狹人而欲以一己之見格天下者其愚孰甚焉

不刻奇格循題寫去而法度之變化因之文境清粹洵遍稿中上乘

素隱行怪 一章　唐順之

論中庸之難能而惟聖人爲能盡之也甚矣至道之難也或失則高或失則卑而中庸之道鮮矣此其所以非聖人不能也與夫子之意蓋曰天下之道貞夫一而已矣而學道者何其多岐矣乎是故中庸之道易知而簡能者也其或窮隱僻以爲知務詭異以爲行此則好爲苟難者之事未必不有述於後世矣吾寧無所成名也而豈爲是哉中庸之道恒久而不已者也其或知所擇矣而限於期月之守得一善也而苦於服膺之難此則力不足者之事未必不遂棄其前功矣吾惟學之不厭也而豈能已哉夫素隱行怪者遂自以爲能人之所不能而中庸之不可能者則未之能依也遵道而廢於半途者雖無必求人知之心而人不見知則未必不悔吾行自阻也是二者或始於擇術之不審或病於信道之不篤而於道均失之矣君子豈其然乎知不求之隱也行不求之怪也則固不期述於後也而亦或不見知於當世矣知吾知也行吾行也則固自信乎其心也而一無所悔於其外者矣若此者合其天聰明之盡也故似是之非自不能惑盡性命之極也故至誠之運自不容息而勇又非所論矣非聖人而能之乎夫聖則吾豈敢也然不敢不以是爲則而自勉也

立定末節作案做上二節處處對針末節做末節處處抱緊上文措意遣辭如天降地出一字不可增減

夫婦之愚　八句　　諸燮

體物而不盡於物君子之道之費也葢道之費者隱之爲也夫婦有在而聖人有所不在焉其斯以爲費而隱乎且造化以顯仁而涵藏用之機君子由體道而合盡性之妙故觀於費也而道之隱也可知矣彼見天下之道存乎知夫婦有知聖人亦有知也自局於明者觀之孰不曰聖人之知非夫婦所與知也然而良知之本體則無分於聖愚孰何思何慮之地其明覺之真機而不假於外亦不識不知之中而明道之妙用而非由於外鑠葢夫婦之愚有可與知者矣乃若充夫婦之所知以至於無所不知宜若聖人之

易事也然而遠近異迹而耳目所逮或限於聞見之未周古今異時而載籍所稽或苦於文獻之未備則聖人亦有所不知焉是則夫婦之所知者各具之明也聖人之所不知者全體之智也惟其各具也夫婦之所以同於聖人惟其全體也道之所以不盡於聖人也知至聖人而猶不足以盡道則天下無全知而斯道之妙葢有超乎知識之外者矣道之費也而可以知盡哉體天下之道存乎行夫婦有行聖人亦有行也自限於力者觀之孰不曰聖人之能非夫婦所與能也然而良能之本體初無間於物我而利用以出入者雖精微之未究而不失夫順應之常日用以終身者雖習繹之未能而無適非天理之流行夫婦之不肖有可與能者矣乃若充夫婦之所能以至於無所不能宜若聖人之能事也然或分有所制則雖有受命之德而終無以成格天之功勢有所限則雖有兼濟之心而終無以弘博施之澤則聖人亦有所不能焉是則夫婦之所能者本原之同也聖人之所不能者大用之備也惟其同也可以責道於夫婦惟其備也不可以責備於聖人也行至聖人而猶不足以盡道則天下無全能而斯道之神葢有出於形器之表者矣道之費也而可以行盡哉

極其宏博而一語不可刪所謂滿發而溢流與浮撮頭氣者自別原評

體方而義備不復效先輩之[illegible]

雖聖人亦有所不知焉

歸有光

以聖人而有道知可以見道之費也夫以聖人無所不知而猶有道知焉則道又出於聖人之外矣道不既費已乎何則語道而至於夫婦之所能知宜天下人人皆知之也而又有聖人之所不知者何哉蓋無不知者聖人之心也故聖人以心言天下之道於是乎道不能勝聖人有不知者聖人之勢也故道常包於聖人之外於是乎聖人不能勝道蓋明繇耳目而有也苟不著於耳目則聰明將無所寄雖窮神者或病於兼照之有遺蓋智由心思而得也苟不涉於心思則睿智將無所通雖達化者尚阻於周知之不逮

東海有聖人出焉此心同此理同也西海有聖人出焉此心同此理同也其所知者此耳至於宇宙之寥廓豈能一一履其地而窮其變態之蹟千百世之上有聖人出焉此心此理無不同也千百世之下有聖人出焉此心此理無不同也其所知者此耳至於古今之遺迹豈能一一皆當其時而得其損益之故我觀夏道杞不足徵也我觀商道宋不足徵也非不能致也勢也聖人亦無如之何也夫六合之外有存而不論也六合之內論而不議也非不能議也勢也聖人亦無如之何也蓋自聖人觀之其所不知者其不必知者也其不必知者無傷於聖人之知也而天下不得以聖人病道自道觀之聖人之知者道固在也聖人之不知者道又在也而天下始得以道病聖人故曰聖人而有道知者可以見道之大也

從聖人無所不知處論到不知既不貶損聖人而道之費處益顯並題中有所字虛神亦透

無憂者 一章 張元

中庸發揚王室之事見其盡中庸之道也甚矣備於人為能盡道者也文王所處之時而教化大行於武周公繼道之所在故中皆之所謂大德必有用之與也昔聖人代人建功業而治道備矣試以文王之身言之自古帝王以身而任天下之重則必以心而勞天下之事未有無憂者也乃若由教化而有人事成功而合天德無憂者其惟文王乎蓋其以王季為父則其創業垂統作之於前是文王之所當為者王季因先為之也以武王為子則能丕承武烈而述之於後是文王之所未為者武王固必為之也何成而無俟於緒更無待而不必於纘述斯則文王之無憂者斯則為之也而其盡道可知矣由文王而武王以太王王季也者周道之所由與也因其前有緒之功成於受命之帝名令於發跡之取殷而有有天下此所謂[illegible]而啟後人敬愛來效[illegible]此則人統之先有[illegible]之非有武王之事也而非武王之所自為也[illegible]之所自[illegible]而其所以能[illegible]盡道而然乎由武王而周公以禮法也者文武之所行志而未逮者也因其德有成之近之則太王王季有尊名之加遠之則先公有大享之典又制大葬祭也而慈父孝子之心始安又制大喪服也而親親貴貴之

義並行此則志事之推[illegible]下之文[illegible]周公之事也而其周公之所自為也[illegible]其後之所自[illegible]所以能成之者非盡道而然乎是[illegible]文王[illegible]以[illegible]可以當無憂之稱非武王則累世之勛未能文王猶有憂也非周公則文武之治不克底以垂文王之憂也三聖人者相為作[illegible]

擬定題中[illegible]之道[illegible]

當嗜[illegible]所[illegible]也

武王纘太王　二節　唐順之

中庸詳二聖之事有得征伐之時者有得制作之時者蓋道以得時爲中也武王之征伐周公之制作一以時而已矣夫豈無忌憚者哉中庸引孔子之言明費隱之義至此謂夫武王周公之作也以事觀之則爲非常之變以道觀之則爲庸行之常何則征伐天子之大柄也然武王之時殷且亡周且昌使區區守此則三后之業自我而隳萬方之罪自我而任仁人固如是乎不得已而從事於征伐焉救病秉鉞而天討以行弔民罰罪而獨夫以誅應天順人而顯名以遂是上帝寵之使尊惟一人而富有四海而萬物罹戮有商之命已革也是天眷之使尊有七廟而宗祧綿長祚延百世而本支蕃衍周之命已成也是則武王之征伐以時如此豈非中庸之道乎制作天子之大權也然周公之時武王崩成王幼使區區守此則二后之德自我而虧一代之治自我而隳仁人固如是乎不得已而有事於制作焉追王之禮及於古公上祀之禮及於后稷義起之禮及於天下以爲從死而不從生夏商葬祭之禮未善也必其葬從死者祭從生者使父葬於子不論子爵而論父子祭其父不論父爵而論子則禮無或僭而情無不遂矣降親而不降貴夏商喪服之禮未善也必其親不敢貴貴不敢親使朞年之喪自庶人而達於大夫三年之喪自庶人而達乎天子則貴有降殺而親不加降矣是則周公之制作以時如此獨非中庸之道乎可因時之可爲而大有所爲此武周所以同一道與

才思豪蕩氣魄磊落在稿中又另是一樣文字　原評

相題既真故縱手所投無不合節其提掇眼目本古文法脈而運以堅勁之骨雄銳之氣讀之可開拓心胸增長智識

周公成文武之德　及士庶人　茅坤

聖人以世德親其親而及人之親焉蓋制禮以治天下者先王之志也聖人尊親而措諸四海焉非所以成世德矣乎中庸述周公之制作以明道之費隱若曰德莫大乎孝孝莫大乎尊親是故文王從殷而不革者分也武王受命而不爲者時也使其尚在有不以尊尊親親爲周道者乎是故周公仰二后之在天而適成夫配京之業因革命以定禮而作述夫世德之蹤前古公曰太王尊季歷曰王季而廟中之禮奉之以王爵焉蓋推文武之意自仁率親矣祀后稷於太廟祀羣公於夾室而宗公之祀歆之以王禮焉蓋推太王王季之意自義率祖矣然此特行之王國耳禰以及祖而尊同宗以及宗而敬同其能以獨親其親乎於是類而推之達乎諸侯焉使其有是心也則有是禮也降自天子而天下無不行禮之國矣達乎大夫焉使其有是心也則有是禮也降自諸侯而天下無不行禮之家矣及士庶人焉使其有是心也則有是禮也降自大夫而天下無不行禮之人矣惟其位之崇卑而使之皆得因親以致愛隨其分之大小而不至以法而廢恩此之謂聖人因心貴敎也是知追宗其先祖者子道之盡也下達乎庶人者君道之立也其始也體文武以孝事先人之意其繼也廣文武以孝治天下之心善繼善述於茲見矣

博大整飭中風神自見　原評

鹿門深得古文蹊徑故使爲文渾然如此與世之落落寡意巳領其體要

周公成文武之德　及士庶人　歸有光

聖人制禮於天下緣諸人情也夫禮者人情而已禮不行則情不遂聖人所以爲之制也歟今夫匹世善俗制禮作樂道之行也成文武之德者周公其時矣周公運量天下之心無所不至而根本節目之大尤先於孝是故上爲君思之下爲民思之我爲天子矣而使其親不得享天下一日之養我爲天子而得以自遂矣而使天下常有存歿無窮之憾思之於心必有大不安者心之不安體之所由起也於是以祖宗之心爲己之心王號之崇王祀之隆近者備物而遠者亦不失九飛之榮勢有所窮而心固無所隔也又以己之心爲天下之心祭祀之制喪服之式尊者致隆而卑者亦得盡其一日之情分有所限而心固無所不盡也蓋天子殆行於上而大夫承式於下而親之念雖然仁人孝子之意而推命之將油然嚮終追遠之心可謂極天理人情之至而會本末源流於矣此周公制禮之本也此聖人得之心於時者之所爲也

古義磅礴光焰萬丈只是於聖人制作精意實能探其原本故任筆抒寫以致融匯此歸震川之絕調也

春秋修其祖廟　一節　傅夏器

聖人之於祭也因時而爲之制可以見繼述之大也夫祭以交神禮之大節也聖人順天之時而事無不盡不亦見其繼述之善耶中庸若曰聖人之孝通於神明之德而見於神明之交欲知聖人之孝於祭也觀其祭矣大祭之數而煩者不敬也疏而怠者不仁也聖人稽之天時質之吾心而禮制行焉方其春也怵惕之心感於雨露之濡而有禘祭以迎其來焉及其秋也悽愴之心感於霜露之降而有嘗祭以送其往焉祭以時而行惟以情而盡且廟所以本仁崇祀之地也欲以安其爽而可不修乎是故太廟有常尊世室有常主莫麗於左昭右穆之位以奉神靈之統者皆小宗伯職之也所掌之不易者以爲祈祖者之精神萃之有地矣其所居而陟降之心得矣宗器所以尊祀世守之寶也欲以示子孫而可不陳乎是故河圖在東序大訓在西序終銜於天球弘璧之間以爲有國之光者皆天府職之也先德之致謹其不墜世享之新保以永存者則其所寶而善守之孫彰矣至若衣裳者先王常垂之以治天下矣而手之所澤依然不在是乎是故於其祭也立尸以象神則出遺衣以授之俾有形之物宛若見之有在本氣之適微音容之如見親於守祧之所可將可知矣薦食者先王常用之

以享鬼方奉神之所欲享將不在茲乎是故於其祭也隨時以為
享副時其物而薦之將以明德之馨見民力之普存取諸天地之
產因時之不齊觀夫前人之所可者可知已因天道不已之變
而制為禘嘗之禮本諸吾心不容已之誠而修夫追祭之儀武王
周公制禮之善如此其斯以為善繼善述乎

精文該洽蔚然茂美而此多挑樸太過卽涉浮靡斯為雅宗矣

敬字及禘嘗昭穆等犯字不犯題前人不避也

宗廟之禮　二句　傅夏器

觀聖人制禮以明倫親親之義見矣夫昭穆之序不明倫之所由
淆也聖人宗廟之禮明乎是耳親親之義不可以見乎哉中庸舉
武周之制作以明我祖若曰天秩有禮所以廣孝也所以合族也
此義弗明而彝倫攸斁是故先王宗廟之禮於是乎起焉夫宗廟
之禮合羣廟之主而祀之於三年則合羣廟之子孫而從之於宗
廟也翼翼廟貌左右列矣而發命於其中者由之以莫位彼此不
得以相淆赫赫神靈南北分矣而從於其門者循之以為規矣
序不容以或紊是以詞宗廟之森然而其義何如耶蓋以族繁則
易亂世遠則易疏要其始也分必於統之不定昭混於穆穆混於
昭而天親既亂於人為故其終也情拂於分之不明昭加於穆穆
加於昭而天性逆喪於物感治所謂宗廟之序者明准於尊而後
世嗣相傳有所考而不紊列乎左者吾知其為昭也列乎右者吾
知其為穆也人神於神而後族屬相從有所而不淆昭與昭齒
不亂之於穆也穆與穆齒不亂之於昭也前正於上族屬於下而
倫理由之以明宗昭於上情洽於下而恩義由之以篤先王制宗
廟之禮其逮于孫也如是哉可原宗廟之起本於治神而尊尊之
道亦究宗廟之禮可以治人而親親之義顯盡制以盡倫其斯以

為聖人之制作乎。

他人多從祭禮昭穆制度上立論此獨專就親親明倫之義重發揮本之禮記大傳原評

典制題不難於有根柢難於開闢舊聞而自出精意此文得之

郊社之禮　一節　歸有光

聖人制一代之祀典有通其義者達於天下無難也夫天下之治不易言也而自郊帝饗親者以達之其精也非聖人莫之能為矣中庸論武王周公之道而贊之如此若曰大哉聖人之制乎顯之而為儀文之備至者之象也天下之所可得而見也涵之而為性命之原至微之理也天下之所不可得而知也是故兩郊之建有所謂郊而有所謂社聖人之為斯禮者固以為天覆地載吾成位乎其中而思所以事之冬日至於地上之圜丘以兆陽位夏日至於澤中之方澤以兆陰位我將我享所以隆昭事之誠也七世之廟或事於禘而或事於嘗聖人之為斯禮者固以為祖功宗德吾承藉於其後而思所以事之五年一禘而殷禮之備稱四時一嘗而春秋之匪懈致愛致慤凡以盡對越之忱也夫郊社而曰事上帝則以吾之所以為人者合於其所以為天而其禮必有以出於燔柴瘞埋之外宗廟而曰祀乎其先則以吾之所以為明者合於其所以為幽而其義必有以超於祼獻饋食之表故明其禮者則吾之心即聖人皇帝之心自此以得乎運量宇宙之機窮神知化通乎禮樂上帝居歆者此心也黎民於變者亦此心也皇極斂錫而相協億兆之居不勞顧指而可致矣明其義者則吾之心即聖

人享親之心自此以得乎經綸天下之具盡性至命本於孝悌神考來格者此心也烝后德讓者亦此心也帝道可取而遞登三五之治不動聲色而自將矣要之以聖人之心思而弘爲一代之制故迹一制之原而會本末源流於一者如此噫非天下之至精其孰能與於此

如何明得郊社之禮禘嘗之義便治國如示諸掌每苦鶻突文於聖人制作處寫得深微字透治國消息轉落下三句自然消融以能於所以二字發動機關也刊削膚詞融洽精義題文如林此爲傑出萃矣

明乎郊社之禮　三句　　諸燮

知所以事神則知所以治人矣蓋先王所制祭祀之禮吾一本也仁人孝子明乎此則所以愛人者自不容已而治天下不難矣且人物之分本無二致私心勝而人與已判乎其不相屬矣有能眞見夫郊社之禮不徒爲感格之虛文而已天地者萬物之父母而大君者父母之宗子也天地有功於人物而宗子者不思所以崇其德報其功焉則自絕乎所生而爲悖德之人矣故祭天圜丘因陽之生而報其始祭地方澤因陰之生而報其成此固仁人不自已之心而非私智之所出也禘嘗之義不徒爲致生之虛名而已

祖考者吾身之父母而吾身者宗祀之所主也祖考流澤於後嗣而吾不思所以報其本反其始焉則自棄其身而爲不肖之子矣故五年合食於太廟以明有尊四時卽事於羣廟以明有親此又孝子不自已之心而非私意之所爲也夫明乎郊社之禮則能事天如事親明乎禘嘗之義則能事親如事天吾知化則善述其事窮神則善繼其志而天下之民胞物與者無一而非吾之所當仁吾之所當愛而吾之所以仁而愛之者自不容已也雖曰天下之物分不能以皆齊也然所殊者分也而所以一之者理也推親親之厚以大無我之公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則天下

可運於掌而况於國乎於此皆可見先王制禮有關於天下之大

而武王周公之爲此者要亦不過乎物而已斯道之費之大有如

是矣

天地祖宗是自吾身推而上的天下民物是自吾身推而廣的

上頭尚一層則下面潤一層如只推到父母處則旁潤只是兄

弟父母生兄弟者也推到祖宗處則旁潤便有許多族姓祖宗

生族姓者也如推到天地處則旁潤便包得民物皆在其中天

地生民物者也人不孝於父母祖宗者安能愛兄弟族姓不孝

於天地者又安能仁民愛物乎若眞能事天地祖宗父母則必

能以天地祖宗父母之心爲心此治國所以如示諸掌雖王錢

俊此意思不出此却明白發曉言之 原評

從理一處打通則分殊處自貫絡先儒語如自己出而無陳腐

之氣由其筆意高曉也

人道敏政 一節　　陳棟 墨

聖人論人存政舉之易必提物之易生者以見之也蓋爲政不難

惟得人之爲貴也聖人既論其易而又即易生之物以見之所以

歆動爲君者至矣想其意謂文武之政固後世之所當法者也然

而或舉或息由其人之存亡者何與亦曰人乃立政之具云耳是

故明良合德人之道也而其道則敏政爲有天下之治人斯有天

下之治法而以立以行自沛然其莫禦也猶夫剛柔成質地之道

也而其道則敏樹既有以是爲序之體斯有是廣生之用而以滋以

[illegible]

長以物然其莫遏也蓋上爲有文武之君是有以培爲政之本也

而兄賢既醉之治所以本諸身徵諸民者固推之而皆準矣下焉

有文武之臣是有以植爲政之幹也而咸和不清之烈所以頒於

[illegible]有所動之而即化矣其於地道之敏樹何異哉然蘂以

[illegible]

[illegible]以見其速也夫政也者其猶樹之滋灌矣乎莫非

政也而文武之[illegible]皆有舉之始人政而日進也猶

[illegible]滿宜之樹又易拔而易培皆有種之始方留行則

夫[illegible]本自是以宜民而苟其人之存又不可於其行

之[illegible]以布濩流行於天下者亦舉措之間而已矣用此言之

法本於其所易從而苟人道既得又不[illegible]於道用之無門則所以

充周浹浩於四方者特轉移之際而已矣其視消盛之易生誠何與哉所物不自生得地而生也使非地道之敏樹則雖易生之物未有能生者矣政不易舉得人而舉也使非人道之敏政則雖易舉之政未有能舉者矣君欲遠紹文武而用不同寫哉

體乎勢則兩對中各藏對偶開散生活處則於方機軸之下妙若天成

故君子不可以不修身 一節　　王樵

聖人於君身之修而歷推其當務乃兼仁能事親而智足以知天知人皆身之所以修也聖人蓋推而言之君子可以知務矣且為政有本修身有要由所謂道以仁親與賢而觀之則君子之所事可知矣故君子者政之所由出君不自得賢臣而行之是以致治矣又君不自得賢臣而任之是以善政矣而不知有其君則有其臣是得之於身者得之於人也有其人則有其政是得之於身者得之於政也未有君子而不以修身為本者也然身修於道而親親之仁又所以修道者也殺隆於[illegible]本以為事親也而即所以仁吾身孝盡於因心以為親親之仁也而即所以盡人道未有思修身而可以不事親者也然道為於仁而尊賢之義又所以輔仁者也知大賢而求聞之親決有資而修身之道進知小賢而尊友之則講習有賴而親親之理明未有思事親而可以不知人者也然親親之殺尊賢之等又皆天理之自然而知不及於此非知之至也故思知人者又必學問于人事之則皆有以知其所自來而不容已必造乎性命之原皆有以見其所以然而不可易詣知而至於知天斯其首矣乎語修身之事而至於知天斯其盡矣乎是則非知人先於事親也以為事親而不知人不可也非知天先於

知人也以為知人而不知大不可也聖人之意其欲人以智為入道之門仁為體道之要也歟

此是承上引下語脉文家易生轇轕得此為而題緒益透。會通上下數節清出題緒而以實理融貫其門可謂善發註意

見乎蓍龜　二句　　唐順之

論至誠之幾而兩有所驗焉甚矣誠之不可掩也稽之蓍龜觀之四體而幾之微者著矣今夫至誠所以能前知者豈由於意想測度之私哉亦以實理之在天地間者自有不容掩焉耳且以蓍龜言之方其數之未定吉凶固無形也及問焉以言而用動用靜自貞勝而不窮有吉龜襲吉者矣有蓍龜共違者矣亦有筮從而龜逆筮逆而龜從者矣藏於寂然不動之中而呈於受命如響之後其吉者非有心於福之其凶者非有心於禍之在蓍龜固不自知也是蓋天載無聲無臭而蓍龜即物為能紹天之明故道非器不顯而象數之間若有鼓其機而不能自已耳以四體言之方其跡之未涉得失固無兆也及此有所行也履而周旋各循其則而不爽有俯仰皆宜者矣有俯仰皆乖者矣亦有始敬而終之以怠始怠而繼之以敬者矣隱於卒然有感之餘而動於介然有覺之頃其得者本不期於矜持其失者本不期於放佚而悔吝在四體固不自知也是蓋常則至微至幽而人之精神與造化相為流通故人見人不因而周旋之際若有滿其衷而不能自已耳夫兆乎蓍龜則百姓可與能也而非鬼神合其吉凶者固不能極深而研幾也動乎四體則百姓日用而不自知也而非清明在躬者固不能定取舍之

極也至誠前知之道斷可識矣

見處即是幾非幾也幾由誠發故至誠便可前知原屬一串事此實能道其所以然使見乎動乎字與下文兩必先字皆有貫注之勢。啟禎諸家文更覺駕過而入理稍深處究不能出其範圍

善必先知之　三句　唐順之

惟至誠之知幾所以合德於神也夫幾也者神之所為也而至誠知之亦神矣故且天地之間明則有至誠幽則有鬼神若將判然二物矣而孰知有合一者存乎何則禎祥妖孽與夫蓍龜四體之倫所以徵夫福之將至者不必皆同而均謂之善也所以徵夫禍之將至者不必皆同而均謂之不善也苟見其幾而知之不早固不可以言至誠矣苟有所知而有所不知亦不可以言至誠之如神也今也有一善焉幾動於彼而誠動於此固無幽深遠近而凡為福之徵者隨其所見而無不知之矣有一不善焉幾動於彼而誠動於此亦無幽深遠近而凡為禍之徵者隨其所見而無不知之矣至誠若此而不可謂之神乎蓋善之先見與不善之先見皆鬼神氣機之發露也而吾獨能先知之故鬼神涵天地之實理而洩其機於朕兆之間吾亦全天地之實理而炳其幾於著見之始神以知來人皆知鬼神之不測如此也而不知至誠先知之吾所以占事而知來者實與鬼神而合其吉凶神以體物人皆知鬼神之不測如此也而不知至誠周物之知所以探賾而索隱者實能質諸鬼神而無疑方禍福之未至與至誠與鬼神同一寂然不動之體也乃禍福之將至與至誠與鬼神同一感而遂通之妙也在

鬼神也誠而形在至誠也誠而明謂至誠之不如神也故

貫穿紛傳於所以必先知之理洞然於心故能清空如話

誠者非自成己而已也 一節　　王樵

中庸論誠能及物而因發其蘊也蓋性本一原故成己成物一理也誠則自然及物也又何疑哉今夫君子知不誠之無物而誠之之是貴也夫固欲有以自成耳然既誠矣則豈自成己而已耶吾知隨吾身之所接而加以吾所固有之心誠之推思於此者物之各得於彼者也而物亦有以成其所以自成矣蓋凡物之自來而處以物所自有之理所以使之順治者不待為之作則也而彼即有以遂其所當自遂矣是何也蓋成己非他也天理流行之際吾心本有大公之體而不容有一私之累者謂之仁而已於是乎成為是其體之存也而未有無用之體成物非他也萬事萬物之宜吾心自有參定之則而不容有一毫之差者謂之智而物於是乎成即是其用之發也而未有無體之用存己在物雖有內外之殊而仁智則皆吾性之德性無內外則安有處己一道而處物又一道耶有外非性而無物我內則安有成己一時而成物又一時耶故君子患不誠耳誠則仁智具而內外合體之立而用以行時而措之未有得於己而失於物者也得必俱得則成不獨成也豈不信夫

成己仁也五句總是發明誠者非自成己而已句之故此文

當看其上接誠之為貴下接成己仁也五句處然後此節文勢如首尾具而成身矣 原評

老潔無支蔓

待其人而後行　二節　王世貞

中庸以行道屬諸人而必申言其不虛行也蓋德者凝道之本也苟無其德何以行之哉中庸明人道也意曰大哉聖人之道無外無內斯其至矣然豈其用待而行哉涵於大虛其體不能有為也而以人為體曰待人以代其化原於天命其用不能自顯也而以人為用惟待人而道其化育之而天地萬物皆統制是必有致中和者出焉而後位育之效行於兩間也行之而禮儀威儀統推行是必有神會通者出焉而後經綸之節敷於舉動也是行道之必待於人如此而道其可以虛行哉故曰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蓋道與德一也得此之謂德道之所待以行者也苟非其人則中之所存未能完性命之真而知之所格不能達神明之蘊洋洋者因流動而未嘗息也而無德以統體之則其極於天而滿於物者亦象為而已矣而與吾心固自為二也其何能凝斯道之全體而贊其化育哉雖優優者固充足而未嘗間也而無德以推行之則其經而等曲而殺者亦迹焉而已矣而與吾身固自有間也其何以會斯道之妙用而行其典禮哉信乎道不能自行而亦不可以虛行也修德凝道之功其可緩乎

其用折搭上崇法也而沉雄之厚遂極鏗鏘要助備文章之

能事原評

局接遞卸虛實相參不淩勦而局自然不矜罵而氣自昌○作者於古文未免務爲炳炳烺烺而制義則淸眞健拔絕無矜張之氣

仲尼祖述堯舜　一章　潘仲驂

中庸詳聖德而擬諸天地因明天地之道焉夫小大合德天地之道大矣而聖人之德能與之準自生民以來孰有如夫子也耶嘗謂仲尼未生道在帝王帝王未生道在天地是故堯舜文武道之會也仲尼祖述而憲章則一貫之授有以說其中而先進之從有以識其大斯道不在帝王而在仲尼矣天時水土道之原也仲尼上律而下襲則時中之運配天以行健而安貞之吉應地以無疆斯道不在天地而在仲尼矣參三才以立極而會萬善以成身以言乎統體則廣大而不禦也以言乎流行則變通而不窮也擬諸

其形容則吾知其覆也如天其載也如地而高明博厚之業與上下而同流者見其統會之大焉其序也配四時其明也配日月而悠久無疆之運準造化而合德者見其流行之神焉則仲尼與天地爲徒矣而天地之道果何如耶天地之覆載皆物也錯行代明皆道也物並育矣育之並者或疑於害而性命各正何害之有道並行矣行之並者或疑於悖而循環無端何悖之有所以然者有小德以頒天下之仁而流而不息爲物之辨爲道之倫焉其斯以爲不害不悖也有大德以藏天下之用而合同而化爲物之命爲道之本焉其斯以爲並育並行也易簡妙動靜之機而一神兩化

以盡其利乾坤備性情之德而日新富有以成其能此天地之所
以爲大也觀乎天地而在聖人者可知矣

實詮細疏一字不架漏而氣脉復極融暢

小德川流　二句　　歸有光

道之在造化者有萬殊一本之妙焉夫盈天地之間莫非道也而
萬殊一本於此見之矣斯造化之妙而非聖人莫之與配也中庸
以仲尼之德言天道及此謂夫不觀天地無以見聖人之德而不
觀天地之德無以見天地之大是故萬物之生日月之運四時之
紀均之爲德之所在也夫苟因其相軋之迹而至於害且悖焉則
疏略而無條理而天地之化窮矣今而不害不悖有如此者斯不
謂之小德而如川之流者乎道固無所謂小也而自其萬者而觀
之斯則有見於分而謂之小德焉蓋大化運行之中無一物而不

取足於天地之性則其分布散殊之際亦無一物而不各涵其天
地之全雖其理未嘗不一而其變蓋有不可勝紀者矣支分派別
大與之爲大小與之爲小莫不犁然各得以昭其不齊之用而衍
其不息之機道在一物一物一道也道在萬物萬物各一道也道
在日月四時日月四時又一道也三者同出而異用此造化之所
以爲萬殊而不可和也夫苟任其區類之別而不能並育並行則
小者散漫而無統紀而天地之化又窮矣今而並育並行有如此
者斯不謂之大德而敦厚其化者乎道固無所謂大也而自其一
者而觀之斯則有見於合而謂之大德焉蓋交錯於宇宙之間而

散之在物者則有萬殊根柢于於穆之命而本之在吻者則無二致雖其變至於不可勝紀而其理有未嘗分者矣渾淪磅礴統之有宗會之有元固有大而無外以運其合同之機而散其浮屈之化一物之道卽萬物之道也萬物之道卽日月之道也日月之道卽四時之道也萬象異形而同體此造化之所以爲一本而不可滿也是知小德者一之所以分而爲萬也而仲尼之泛應曲當者以之大德者萬之所以統於一也而仲尼之一理渾然者以之此仲尼之所以可天地歟

玩註中全體之分萬殊之本八字則大德小德原不是並分兩截者化敦字卽易傳歲濟明敦字意川流二字卽顯諸仁顯字意無心成化天地之功用日在其中又所謂

是以聲名洋溢乎中國　一節　歸有光

中庸贊至德之道被而與天爲一焉蓋稱至於聖則化之溥也同天矣天亦爲能獨爲其大故且大中和位育之道可以合天地萬物者聖人與其全焉若是固可以一世之事業論之耶是故溥博淵泉吾之德也敬信而悅民之心也以是心而觀於天下則天下無異心聖人作而萬物覩光被於禮樂之區而四海九州迩天子之光而誦盛德者何限也而聖人之德在中國矣以是心而觀於蠻夷則蠻夷無異心中國治而四夷服混一於華夷之界而九夷八蠻知中國之有聖人而致賓貢者何限也而聖人之德在夷狄矣然此猶可以道里疆界求之也至於舟車之所以至人力之可以通八荒之外明生所以不窮者則囿界譯不能通而川嶽風氣之殊而已推之又其遠者至於天地之所覆載日月霜露之所照墜六合之內以人所以不賓者何同人跡之不可而非特嗜好之異而已然在含生之類莫不有血氣心知之性則德化之充塞而自極鼓舞感通之速若思同作元后其父之之心同也元后作民父母其視之之同心也否德以存神過化無聲臭而莫知其方業以致化化無跡故莫究其所窮若是而不謂之配天乎哉天之廣大謂其無遺化也物未有出於天之外者也聖人之廣大謂其無遺澤

他物未有出於聖人之外者也彼德不若聖人而強世以就我者上聖之品收且不行而可以語是也哉

題句一氣貫注用法驅駕則神理易隔似此依次順敘渾然天成無有斧鑿痕化工元氣之筆也

惟天下至誠　夫焉有所倚　　項　煜

中庸歷言至誠之功用皆自然所以發明天道也夫至誠之道天道也其功用之所就孰有不出於自然者乎中庸二十二章發明天道而言此若謂德之不誠者雖一事不可以作成誠之未極者雖有功亦由於強致夫惟極誠無妄盈於天下而莫能加是之謂天下至誠也故於五品之人倫辨其等而小大有定比其類而彼此相親曰親曰義曰序曰別曰信道致於天敘天秩之餘本建於天下後世之達也謂不能經綸天下之大經乎大經所從出是謂天下之大本也無一毫之人偽以雜之仁義之全體以具可以立天下之愛與宜也禮智之全體以具可以立天下之敬與別也謂至誠而不能立本可乎大本所從出是謂天地之化育也無一毫之人偽以間之元亨鼓萬物之出據吾以吾心之仁禮知之也利貞鼓萬物之入據吾以吾心之義智知之也謂至誠而不能知化可乎夫至誠之一身其微而功用之所施其大疑其有倚於物而後能矣殊不知惟其至誠也則此心流行於人倫之間而道無不盡即所謂經綸也豈待倚著於物而後能經綸之乎惟其至誠也則此性從此心而具所取之逢原即所謂立本也豈待倚著於物而後能立之乎此心之誠與天為一即所謂知化而非但聞見之

知也豈待倚著於物而後能知化乎是則以一心而妙天下之誠以一誠而妙天下之用至誠之道一天而已矣所謂誠者天之道不其然哉

毫無隙竅制義之極則 原評

經綸立本知化有各到盡頭處為能與無倚緊相貫注文句句從至誠心體上說無一浮散語明粹之至不覺其朴直也

肫肫其仁　許孚遠

至誠之經綸也可以觀天下之至仁焉蓋修道以仁也而非至誠盡經綸之實何以稱肫肫其仁乎嘗論之一誠之理自其顯諸於人道之常而萬世不易者為人紀自其貫徹於倫類之間而渾然同體者為仁仁者人也大經之所以行於天下者也彼其誠有未至不可語仁仁有未至不可語於經綸惟天下之至誠為能經綸天下之大經吾於斯而知其肫肫乎仁矣未有經綸之先一真無妄仁之所以立其體迨於經綸之際惻怛流行仁之所以裕其施謂夫人之渾然而處於天地之間不有以別之則亂亂吾不忍也故經乃所以為仁不相凌奪不相侵害生民之類於是乎可以長久矣撫天下而在聖人涵育之中謂夫人之紛然而各一其血氣之性不有以合之則離離吾人忍也故綸乃所以為仁上下相安大小相得有生之徒於是乎而與同胞無間而皆在聖人覆幬之內有一人之倫即有一人之仁聖人不能分其有以與諸人而為之聯屬為之維持以通天下為一身者聖心之仁流行而不息也何非至誠則仁之成吾者奧矣有一世之倫即有一世之仁聖人非仁無所恃以行於世而為之下濟需之曲成以合萬物為一體者至誠之仁淪洽而無間也初乎聖人則仁之德有者寡

矣故曰肫肫其仁謂至誠之經綸即仁而仁之至也乃所以爲經綸之盛也。

其仁實從經綸指出清切絶藝中邊俱徹○題境深微難與思齒筆追取意義終想像語可理熟則詞自伏而於此文驗之

寡人之於國也　一章　尤瑛

時君望民以小惠大賢詳敍以王道之得民焉夫小惠未徧民弗與也必也行王道焉而天下之民歸之矣知之何可以罪歲也且立國致勝之道有三一曰與民利二曰定民制三曰賑民饑三資者備而王隨之矣彼惠王者惠而不知爲政也故以小惠爲盡心又以民寡爲歲罪胡王之明於戰而闇於治哉何也兵家之較勝負非以五十步之走笑百步也王者之爭衆寡非以移民閒之粟笑鄰國也誠知敗衄不可以言勇則當自奮而爲當勝之兵誠知小惠不足以得民則當自反而圖致王之道吾請爲王策焉夫王

之民死生皆憾之民也非歲之罪王無以與其利故也王之民老者俱疲之民也非歲之罪王無以定其制故也必也一舉而行王道之始焉因民之利而利之則可以足食可以裕用而生者與死者俱無憾矣是王業所由基也而猶未已也必也再舉而行王道之終焉制民之産而教之則可以厚生可以正德而老者與壯者俱得所矣是王業所由成也而今猶未能也其先思備荒之政而狗彘之食無復昔之不檢乎其先思救荒之策而倉廩之實無復昔之不發乎蓋不閔民之就死歲其之也而必曰歲之殺人吾刺之也不區區移民之數而民自我服者其心盡焉由是行王道而

天下變亂其氣矣不啻益殺梁之甚而要自吾發者其心豈得出其行王道而天下思被其澤矣其誰不令鄰國以趨於變哉否則驅之以殺人之罪既與操刃者同科喻之以戰敵之誅又與奔亡者同律民其爭歸焉有王且更爲天下笑矣

有提掇有段落清明氣更和雅是正嘉文之正式

殺人以梃與刃 一節　張元

大賢言昔者虐政之害必兩言之而指其實也夫文王之行而至率獸食人虐已甚矣孟子猶必兩斂其言而指言之以自見其明以通之也哉且夫人之情不得其形而槩語之則無以深中其心故常略而不聽不由其漸而槩語之則不免深犯其忌故常拒而不入孟子知之其於惠王雖有願安承教之心而猶不發乎明通教之術始而曰殺人以梃與刃有以異乎是其事無當於王雖少知事理者未有不能別之者也而王之對果以無以異也既而曰以刃與政有以異乎此其事漸及於王使稍於自責者未有不深忌而諱言之者也而王又同答以無以異也夫不難於梃與刃之對而難於刃與政之對爲後語之有説而人之有由矣孟子乃由告之曰王知政之能殺人亦知王之政已以殺人者乎蓋其民已窮而斂愈急而常輿之於必往之勢財已盡而賦不休而徵用之於無益之中觀王之廚則有肥肉而廄有肥馬此何以然也以其之厚斂以養之也觀王之民則生者多饑色死者爲餓莩此何以致之厚斂以致之也獸相食人之食而人不得以自食其食獸不能以自食人而王則驅之使食人同生而異類人物之辨也至是而如反其常此人而爲獸王者之政也至是而不由其道王之民

不死於挺不死於刃而死於政者何限也亦當反而思之乎
其八十之臣及自之胡門等章並見孟子語言之妙若不遂所
欽出題面故不肯支詞使題局自相鬪擊通體如一筆書

權然後知輕重　心爲甚　歸有光

大賢即物之有度以明人心之尤當度也蓋心者萬化之原也本原之地既昧而何以處天下而使之各得其所哉有志於治者亦審於此而已矣昔齊王明於愛物而昧於保民以其在我之權度有差也故孟子教之以爲天下之物其始皆混焉而已聖人制爲權焉由是物之不齊者犁然各以情見一聽之於無心之權而不失於黍絫銖兩權誠懸而不可欺以輕重矣天下之物其始長短混焉而已聖人制爲度焉由是物之不一者粲然各以分殊一付之於無心之度而不失於毫釐絲忽度誠設而不可欺以長短矣故

使五權之釣一日而廢於天下而吾之所揣而知之者有幾也五度之制一日而毀於天下而吾之所量而知之者有幾也見於人之爲心所以應天下之變者推移倚伏不容以一定而天理之本然而不容已者亦莫不有自然之宰心之爲物所以適天下之故者進退屈伸莫知其紀極而天下之至繁而易者亦莫不有自然之度有主於一心者至微而達於宇宙者至廣九族之親由之以睦也四海之大由之以理也可以任其遷變而不之察乎根本於一念者甚約而充極於天下者甚大庶物之生而之而遂也庶類之生由之而蕃也可以恣其悖戾而莫之省乎益物之輕

而有定質而心之為輕重者無定質執其無定質以為有定質而天下之權在我矣物之長短有定形而心之為長短者無定形執其無定形以為有定形而天下之度在我矣然則世主誠患於察識之無授而又何疑於推恩之不易也哉

樸理明辯如萬斛源泉隨地騰湧

為我作君臣相說之樂　好君也　歸有光

大賢述齊人之樂而繹其詩所以致意於其君也夫樂以悅為名其意美矣而畜君之詩尤足以見臣子之心者此大賢進君之微意歟且夫君臣之際至難也君常患於不得其臣而臣常患於不遇其君景公之於晏子何其相遇之深也蓋其從流之戒陳臣推行於致治而聲歌之盛尤足於驗其命太師也明明之相悅之樂亦自負其明良之合而遭逢際會之不偶覺際之樂倒非尋常達情之不可已也作非無因而強作者矣故今雖世遠人亡音存樂變而所傳徵招角招者尚未泯也徵以為事角以為民當時之

志不在逸豫矣而其音響則大韶之遺蓋敬仲之傳而太師藏之者也為君則專不避為事則務不叢世主之好尚可知矣而其節奏則九成之備益瞽師所掌而肄業習之者也謂廟朝之遺音觀內史之記載而景公君臣之際豈不可尚也哉且其詩曰畜君何尤此尤足以知晏子之心而極揄揚之妙者也蓋人主秉其崇高之勢凡可以恣其慾者可以無不至而不知夫娛耳目悅心志之為陷阱也人臣戀其豢養之恩凡可以順其欲者可以無不至而不知夫縱淫慾肆恩寵之為亂萌也若夫好君之至者則不得不慮其患慮君之至者則不得不止其欲矣然則逆耳之言固忠讜

者之爲心而曉義之詞非也夫之藥石乎晏子當君而在涼其爲心今之述晏子之事以啇王者亡不知其何如也

無起無落無煞不得不行不得不止全不即而風水遭其斯文

歟原評

鏗鏘杳渺其聲清越以長

昔者太王居邠　合下二節　唐順之

大賢兩陳自變之策而因貴君之自審也夫經權不同均之圖變之良策也人傾處之何如耳滕君盍知所自斷哉孟子因其畏大而爲之辭曰君之受制於大國也擇之於勢不得乎萬全之謀反之於已不越乎兩端之策試爲君陳之昔太王之事狄人也先之以皮幣繼之以寶馬而卒莫弭侵陵之患於是以土地爲輕以人民爲重而卽有事於岐山之遷然王雖去而人不忘其澤地雖易而民不改其聚此皆用權以圖存在古人已有成迹者矣或謂人君之於土地也受之天子傳之先君而吾不敢以自主有民人焉有社稷焉而吾未可以輕去效寧以社稷之故病吾身毋寧以吾身之故棄宗社此恪守經以俟死在古人已有定論者矣斯二者固皆足以圖變然就時勢而設其可爲之策臣之所能也稽彼此以決一定之機非臣之所能也君其反觀於己而度德以處之可以權則權可以經則經也而不必於他求內省諸心而量力以行之太王固可法人言亦可從也而不必於外望以勢論之若去之爲便矣其或反是而以義爲不可爲亦惟君之自審耳可不爲之長慮也哉以理論之若守之爲是矣其或反是而以權爲必可行焉亦惟君之自諒耳可不爲之深謀也哉要之能如太王焉則國

古可身在門不失爲創造之君不能如太王焉則國亡而與亡亦無負於有邦之責君其勉乎哉

偶對之巧製局之奇綱行排不可易須知題之賓主輕重前案後斷之間自有天然部位妙手乃得之耳

舉舜而敷治焉　合下二節　陳思育

大賢敘聖人之任諸人者，大舉人之責諸己者，蓋已不可以獨爲也。聖人先任人而己之責塞矣，何以耕爲哉。孟子所以闢許行也。意謂聖人之憂天下無窮，聖人之爲天下有要。使與民並耕而爲賢，宜莫如堯舜矣。然吾觀堯之爲君也，不自爲也，側陋揚而發庸之命屬於舜焉，百揆納而俾乂之司屬於舜焉。蓋方任一相以爲之總理也，而他無暇也。舜之爲相也，亦不自爲也，以烈山使益，而禹乃治水，雖門之三過弗顧也；以樹藝使稷焉，契乃明倫敎民之自得未已焉。蓋方任庶官以爲之分理也，而他無暇也。此可見堯之心非不憂民之憂也，而不皆以責之己也，己之憂惟不得舜耳。舜得而民之可憂者舜代之矣，己可無憂矣。舜之心非不憂堯之憂也，而不皆以責之己也，己之憂惟不得禹皋陶耳。禹皋陶得而堯之所憂者禹皋陶代之矣，己可無憂矣。蓋君相之講究治道之先務有如此者。若乃受百畝之常業而憂百畝之不治，此獨爲農夫者則然耳，彼庶官且不宜爾也，而況於君相乎哉。然則許行之說之妄也果矣。

總下一節對上一句非憑空穿鑿只緣從堯以不得舜一句看出本題原分兩扇故不煩另起爐竈而局若天成

父子有親　五句　　歸有光

聖人所以立教於天下者因天之敘而已夫天敘有典聖人因而教之則亦天而已矣而人何與哉自古之稱至治者曰唐虞而唐虞君臣相與吁嗟於一堂之上不忍斯世之胥爲禽獸也於是有董教之官焉於是有勉教之方焉蓋聖人固不忍坐視斯民之顓蒙以愚天下亦不出一己之私智以强天下惟於其天之所在而加之意焉耳是故其實不出於人倫日用之間而其大不越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之際以言乎父子其相屬以恩也慈孝合而爲親是固其不可解於心者也聖人亦使之相親而已矣以言乎君

臣其相維以分也忠敬合而爲義是故不可逃於天地之間者聖人亦使之相交以義而已矣夫婦者天作之合其偶也不可亂也聖人明之以室家之道而別爲無私之好不移也長幼者天秩之分其序也不可紊也聖人明之以遜讓之節而序爲徐行之間亦其道也至於朋友之交其聚之也本以其心則其與之也固無樂乎僞矣故信以成義而交必以信是又聖人之敎也若是者莫非因天之道以施匡飭之事順帝之則而非強世之爲天下未有聖人之敎則固有不親者矣有不義者矣有無序無別而無信者矣然而其天也人心不死也天下旣有聖人之敎亦盡其爲父子者耳盡其爲君臣者耳盡其爲夫婦長幼朋友者耳是故其天也帝力何有也吁此唐虞之所以敎者僅如此也而亦以見聖人之勤勞於天下也而暇耕乎

實處假借題面作而結束精神迥出即作意象之外故足與之埒

不見諸侯何義　一章　陸樹聲

士不見君之義必聖人而後至也夫守義自有中道也失之過失之不及奚而不法孔子哉且士君子處世君以國士待我而我不以國士見之甚也君以衆人遇我而我輒以衆人見之亦甚也故必有所就則見有所先則見如未爲臣而見焉是不使上求下而使下求上不使君先士而使士先君非古也古有段干泄柳文侯先而以踰垣避繆公先而以閉門拒夫以兩主之賢降千乘之勢下訪布衣而一見且吝矣吾恐天下無以責夫文侯繆公之徒而彼亦將有以辭其責也非已甚而何聖人則不爲已甚者也陽貨以禮先子以禮往拜不踰垣不閉門豈爲辱人之賤行哉求我者道也施我者先也然貨可見而謂天下盡可見之諸侯則非矣孔子可見貨而謂天下盡可見諸侯之士則謬矣如非待其道且先而見之曰我不爲干木我願學孔子也我不爲泄柳我皆法孔子也舍顏閔之例而强持于公之庭乃曾子所爲脅肩諂笑者耳子路所爲未同而言者耳乃得稱有養之士乎哉而吾定二子之所養矣是知世無文侯垣亦可踰也世無繆公門亦可閉也世無先施之陽貨權貴之家決不可入也豈可因一孔子而遂少段干泄柳之儒哉

堅瘦有力其縱橫擺脫處欲合即合欲渡即渡意之所至精神無不貫注原評

用古文機杼謀輸之法錯綜盡致筆意宛如

使禹治之　一節　　江汝璧

贊堯君命臣治水而續用成見世治之一証也夫世之治雖由於氣化而亦人事有以成之也觀諸聖人之治水可見矣此孟子因門人好辯之疑而歷叙生民之故以曉之也意謂當帝堯在位之時有洚水儆予之患時則鯀罔績矣乃巽舜而敷治舜納之矣復命禹以鯀與以上則君憂民勞而弗恤以下則父舍子用而不疑凡以為天下而已由是禹也掘壅塞而注之海蓋海為百川之匯也驅蛇龍而放之菹蓋菹乃水草之鍾也疏導之功既奏地中之水自行南條如江漢既順其性而於海乎朝宗北條如河淮亦循其道而於海乎會同昔多險阻今則壅塞去而消天者平矣昔多鳥獸今則蛇龍遠而害人者消矣夫然後降邱宅土而人無巢窟之虞猶已溺之者固由己而拯也地平天成而人有粒食之利猶已飢之者亦由己而食也向非堯舜警懼於上大禹勤勞於下則亦何以轉亂而為治哉

頭緒多端而能順文鋪叙如大匠運斤略不見斧鑿痕且高古雄偉無一閑語剩字覗元卷便覺書生語氣矣　原評

高聳雄峙尺幅中具嵩華之觀

天下大悅　成以正無缺　　王世貞

大賢贊元聖大順之治而必徵諸書焉蓋文武之謨烈盛矣而實周公成之也此天下之所以悅其治與昔孟子釋公都子好辯之疑及此若曰世之治也有啟迪之君則必有纘述之臣吾嘗觀於有周而知周公一代之治功矣蓋文武嗣興雖足以對天下之心而害有未除民之望治猶未已也周公相武王而忍殄其害焉夫有之利有夏因已修和矣茲則太和洋溢而民悅益為之無疆四方因已攸同矣茲則至治淡洽而民心益為之胥慶也固周公輔相之功有以光昭於前而垂裕於後者也書不云乎丕顯哉文王謨丕承哉武王烈佑啟我後人咸以正無缺蓋丕顯以開厥後文謨固無斁也而實周公勤施於上下俾遹駿之聲愈顯於無窮而謨之盡善者為可傳焉丕承以貽孫謀武烈固無競也而實周公翼贊於先後俾纘緒之業愈承於不替而烈之盡美者為可久焉以覲文王之耿光子道盡而父道益著以揚武王之大烈臣道盡而君道益隆此所以致天下之悅而唐虞之盛復見於成周也然則頌文武之德者詎可忘周公之功而一代之治亢有以纘禹之績與

無一字不典切氣格之高音節之妙在制藝已造其巔矣　原評
書古說周公引書却只說文武文法自須斡補難其天衣無縫
滅盡針線之痕後之作者能似其精妙而不能學其渾成

詩云不愆不忘　一節　王錫爵

即詩人之論治而得保治之道焉夫法者治之具也法立而能守則於保治之道得矣何過哉且夫治天下以仁行仁以法法之秘於治也蓋自古記之矣假樂之詩曰不愆不忘率由舊章夫所謂舊章者先王之法也仁心由此行仁澤由此溥是萬世無弊之道也聰明亂之則有過而愆焉積習際之則有過而忘焉夫惟善保治之主爲能守法亦惟善守法之主爲能無過六官之典即方冊而其人存也吾之議法於朝廷者循是而經綸之則朝廷正矣九牧之政繼治世而其道同也吾之布法於邦國者循是而張弛之則邦國安矣致詩之言不愆也則守法之一效也何也法立於先王而天理順焉人情宜焉其在後世但一潤色隱而畫一之規模自有四達不悖者何愆之有詩之言不忘也則守法之又一效也何也法立於先王而大綱衆目張焉其在後世但一飭新闡而精詳之條理自有成上無缺者何忘之有信乎心法合而成治作述合而保治自堯舜以來所以躋天下於寡過之域者皆是物也而詩人豈欺我哉後之有仁心仁聞者可以得師矣

義歸其大典覈其要但從經術得來較張江陵辛未程文惟古厚之氣有所未逮要亦風氣使然不可强也

孰不為事 一節　　歸有光

人贊守身之義而深探其本焉夫親親乃百行之源而身則爲化之所由本也然則守身非事守之要乎而其道之大益可見矣且天下之道未之於散殊則浩博而難盡會之於本原則要約而易循所謂親身爲事守之大者果何謂哉蓋自天下以分相維而有所謂以卑承尊之道焉凡吾事於君親兄長之間而因殿以致愛者夫孰非事之屬也而求其本也求其本則惟事親爲盡之蓋愛之於人也其良心之發有以惻怛之誠由其惻怛之不容已者而後行出之以擴於其心而臨在若欽承之節情切於夫親而

莫先之形有極愛慕之至由其愛慕之不可解者而以義起之則道行於侍奉而無往非敬應之時以之事君而忠道形也而孝之理推於外矣以之事長而順性成也而孝之理移於長矣雖分因人異不可以強同而道一心以貫之則自成聯屬之勢事親非事之大乎自天下以道相守而有所謂制節謹度之義焉凡斂約於身心家國之條有循分以自守者夫孰非守之類也而亦非其本也求其本則惟守身爲盡之蓋天下之感遇不齊而皆由吾身以立其本吾惟慎斂身修範圍其則而不過則本所自立而儀刑之道存焉尚所以式和民則以務爲定保之綱者取則於吾身而不遠吾人之倫類不一而皆由我以神其化吾能克慎明德休之蘊修而措履則標事既立而軌物之道在焉斯所以錫汝保極以懋建安寧之衡者惟是於觀感而無難自是而刑于家則敦睦九族而守家之道因於此矣自是而刑于國則平章百姓而守邦之道因於此矣雖勢因分異不可以強而由吾身以出之自有渾成之感守身非守之本乎夫知事親爲事之本則事之大者無有過於此者矣知守身爲守之本則守之大者無有過於此者矣君子於事守可不知所先務哉

歸震川文有二類皆高不可攀一則簡古疎宕追史記歐曾之

義法而興趣師相會一則朴質發揮明白純粹如道家常事人人通曉如此篇及堯舜之道二句文他家雖窮思畢精不能造也

仁之實　一章　　瞿景淳

大賢言道之實而統同於孝弟欲人知所重也甚矣孝弟盡天下之道也知道之實皆統於此則所以務其實者惡容已哉孟子慮人之遠道以爲道也故旨此以詔之曰良心每妙於各足而至道不假於旁求人之求道而不自孝弟始始未免於徇其華而遺其實也何則立人之道有仁焉仁固無乎不愛矣然而非實也究其實之所存則惟在於事親焉立愛自親而天下之異文合愛者皆統於斯矣立人之道有義焉義固無乎不敬矣然而非實也究其實之所存則惟在於從兄矣立敬自兄而天下之殊事合敬者皆統於斯矣根柢於一心而充拓於萬化此事親從兄所以爲仁義之實也然豈惟是哉人之所以知此道者有智焉智也者知也而智之實不必徧物以爲知也亦惟知此二者弗去而已矣由良知以發覺而不失其本物誘有所不能遷也終身有所不能易也斯則天下之眞知而凡所以通天下之故者皆此啟之矣所以履此道者有禮焉禮也者履也而禮之實不必虛飾以爲節也亦惟節文斯二者而已矣因良能以致用而不失夫天然之中聯之以情而不瀆也秩之以分而不離也斯則天下之至禮而凡所以嘉天下之會者皆此推之矣所以樂此道者有樂焉樂也者樂也而樂之實不必極音以爲樂也亦惟樂此二者而已人誠樂於斯也則天機自動於有感而生意之油然者殆不可得而已也乃體自喻於不言而舞蹈之在我者吾不得而自知也斯則天下之至樂而凡合生氣之和道五常之行者孰非此爲之造端也哉此孝弟之所以爲至德要道也人誠求之孝弟則天下之道一以貫之而無遺矣不然其如本之先撥何哉

章妥句適無他奇特而題義完足瞿浮山文不使力不使機充裕優閒亦時文家正派

有故而去　五句

唐順之

先王於去國之臣而待之曲盡其禮焉甚矣先王之能體羣臣也雖於去國之臣而亦無所不盡其禮焉則人臣固宜有以厚報之矣此孟子援古以見今之不然也想其告宣王之意若謂王知舊君之有服罰也而亦知舊君之所以遇其臣者乎何則人臣義有不合而不容不去者所以明進退之節而不敢苟也人君聽其去而不必其留者所以成人臣之志而不敢強也則臣之去也固非悻悻然以薄其君而君於其臣之去也亦豈能恝然自忘其薄乎於是慮其或不免於致寇也則使人導之出疆而豫防其患焉庶乎郎文之無所寘而懷貪之無所戀也蓋禮義以爲干櫓固君子之所以自衛也而曲爲保護以使之列有攸往者亦君心之不能自已者耳又慮其無以爲之先容也則先之於其所往而稱道其賢焉庶幾見用於他國亦猶見用於吾國也蓋出疆必載贄固君子之所以自進也而曲爲汲引以使之喪不速貧者亦君心之不能自已者耳至於臣之在國也有田里以養其廉焉必待其去之三年不反也然後從而收之苟三年之內而幸其或反也則將以其未收之田里而與之可也苟三年之外而尚幸其或反也則雖以其既收之田里而復還之亦可也蓋其反與不反雖人臣之所自爲去就而非人君之所能必也但人君之心則固嘗冀其必反耳夫導之出疆則恐其行之弗利也況有執之而使不得行者乎先於所往則惟恐其國之不用也況有極之而沮其見用者乎三年而後收其田里則於心猶以爲速也況有方其去而遽絕其來者乎此則雖謂之舊君而其視臣如手足者固自在也安得而不爲之服也哉

深明古者君臣之義由熟於三經三禮三傳而又能以古文之氣格出之故同時作者皆爲所屈蓋或識不及遠或才不逮意雖苦心嘗度終不能出時文蹊徑也

武王不泄邇　一節　　瞿景淳

聖人之心合遠近而一於敬也夫聖王以天下為度而遠也近也皆其敬之所及也武王兼之而一無所忽焉此其有得於心法之精微孟子敘羣聖之統而及於武王蓋曰帝王之統一天下也天下之事皆其事天下之人皆其人而處之有未當者則以心學之不講而為勢所移也武王其善治心者乎蓋天下之不一者遠近之勢也至一者吾心之理也自夫人之有見於遠無見於近也則以其勢之親而狎昵之私或生其間矣唯我武王則雖人之所易泄者莫如邇也而亦不之泄焉敬以勝怠而不安於燕僻之私義以勝欲而不移於積習之溺綴衣虎賁皆知恤也而燕朝無惰容刀劍戶牖皆為銘也而幽獨無愆行蓋雖耳目之習見而此心之慎以微者則惟恐細行之不矜以累夫大德者矣又安知其為邇而泄之耶自夫人之有見於邇無見於遠也則以其勢之隔而遺忘之路或乘其後矣惟我武王則雖人之所易忘者莫如遠也而亦不之忘焉道濟天下而密切夫範圍之思知周萬物而衍夫曲成之盛建侯樹屏所必務也而計之為甚詳燕翼貽謀所必顧也而慮之為甚遠蓋雖事機之未形而此心之重以周者則惟恐先事之不圖以貽夫後悔者矣又安知其為遠而忘之耶夫無忽於遠易能也近而不忽則非德之盛不能矣無忘於近可能也遠而不忘則非仁之至不能矣此固武王之聖而亦孰非此心之憂勤者為之哉

於註所云德盛仁至皆傳以結義各有歸宿瞿浮山文爲者不過貼切通暢殊不遠時文家數當時以並上書未可為定論也

天下之言性也　一節　　諸燮

大賢因言性者止於已然而進之以自然也蓋性不可知而情則其已然者也言性者求之於已然之故已矣而又孰知故之本於利乎孟子懼用智者之自私而性之不明於天下也故其言曰人具乎性者天下之所同有而性原於天實無形而難知因其難知而求之於窈冥無朕之說則非所以論性矣蓋性雖無形而情則易見天下之言性也因其已然之迹而推其未發之初即其發見之端而探其本然之妙則因外可以達內而發之自中者有攸據之識由順可以通微而性之難知者無終晦之理言性而求之於故

固可謂得其旨矣然止於故而不求之於自然之勢又論性之常也孰知已然之本於自然乎蓋性原於天下之一而情效天下之動者也順其性之所止則善端在我隨感而見非有所為而為之者其勢自然也拂其性之本然則欲惡相攻因感而異或相倍蓰而無算者亦其勢使然也於此而無以辨之而徒曰吾之所言者是故也是可以盡夫性矣則凡天下之人無有不善而小人放辟邪侈所以悖之而自畫不可不謂之故也而謂人之性本如是也可乎以是言性則人之性愈晦而人之紛爭辨論者徒勢而無益矣是知因故而驗性可也而認性於故不可也謂故本於利可也以故而為利不可也因其本然之勢而利導之則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何性之不明也哉

孟子指情以驗性此故之說也但情也有不好一邊須指其一直發出不經矯揉造作者如乍見孺子入井嘑爾蹴爾不受不屑之類純是率性之正性之真此利之說也看得四通八達而筆力又足以發之故所作者亦能自樹立非苟肖一家所能肩隨也

匹夫而有天下者　二節　　唐順之

大賢再推聖人不有天下之故以見天與子也蓋聖人之有天下不獨以其德亦以天子之薦與繼世之不賢耳不然其如德何哉此孟子歷陳舜禹之事以證禹之非德衰也想其告萬章之意若謂孔子與禹為德衰者蓋徒知益之為舜禹而不知啟之非朱均也且自古聖人之不有天下者亦多矣豈獨益哉何則匹夫而有天下者非有為聖人而天遂與之也功不得進勢而獨立名不得皆時而獨彰必也德如舜矣而又有薦舜如堯者而後可以帝於虞德如禹矣而又有薦禹如舜者而後可以王於夏舜不遇堯一畎畝之夫而已矣禹不遇舜一崇伯之子而已矣是故仲尼雖有舜禹之德而所遇非堯舜也孰委之以遜焉孰授之以政焉蓋其德則是其位則非天亦何從而與之天下哉若夫有德矣有薦矣而亦不有天下者何也蓋匹夫以有天下者與繼世以有天下者其勢常相低昂者也繼世而有天下者非曰德不如聖人而天遂廢之也先王之澤未泯天心之眷未衰必也大惡如桀而後有南巢之放大惡如紂而後有牧野之誅禹之天下苟不遇桀未亡也湯之天下苟不遇紂未亡也故益伊尹周公雖有舜禹之德有天子之薦而所遇非桀紂也啟之賢足以繼夏而商則太甲為太甲之賢足以繼商而周則成王焉蓋雖與子也猶與賢也天亦奚必奪此而與彼哉夫伊尹周公孔子皆聖人也而不有天下其何疑於益商周皆繼世者也其何疑於禹之類觀之天意見矣而獨謂禹為德衰哉

此題仍是一串意不應兩對行文間中有闔其妙可以意求　原評

理精法老語皆天出幾可與韓氏對禹問相方

天子一位　六節　瞿景淳

周室班爵祿之制，皆以次而降焉者也。夫爵祿之班，先王公天下之心，而等級之明，所以嚴天下之防也。此制定而周家有道之長，其基於此矣。孟子告北宮錡蓋曰：先王之治天下也，有爵以馭其貴，有祿以馭其富，此固公天下之大端也，所以秩其分而平其施，有不可踰焉者矣。試以其界言之：天下之所共宗者一，天子也。天子之一位，其尊尚矣。自是則有公有侯有伯有子男而各一其位焉。以一人而撫萬邦，以萬邦而戴一人，五等之施於天下者，所以大一統而示天下之有王也。國中之所共宗者一，君也。君之一位，其尊至矣。自是則有卿有大夫有上中下士而各一其位焉。貴以臨賤，賤以承貴，六等之施於國中者，所以辨上下而示國中之有君也。（此節單領下）此其班爵之制也。而祿之班則又視其爵矣。在天子則有方千里之國焉，在公侯伯子男則有百里七十里五十里之國焉，又有不能五十里之附庸焉。（此一節封之三等義盡在此）是君非獨豐也，王章也，所以固天下之本也；臣非獨薄也，侯度也，所以立天下之準也。此其通於天下者也。祿之班於王畿也，卿之受地視大侯矣，大夫所受亦不失夫伯之地焉，元士所受亦不失夫子男之地焉，是重內臣者，所以尊王室也。此外封者所以制祿入也，而千里之畿，又將以之共官天子，不欲專之以自私矣。祿之班於侯服也，大國君卿之祿蓋已厚矣，次國殺其一，而大夫以下不為之殺焉；小國又殺其一，而大夫以下不為之殺焉。是儉於君卿者，義之裁也；優於大夫士者，仁之施也。而百里七十里五十里之國，又將以之行下，諸侯亦不敢專之以自奉矣。夫其爵之班也，而貴賤之相承，有以嚴天下之分焉；祿之班也，而大小之各足，有以公天下之利焉。吾是以知周室班爵祿之制，法天而不私也。

以義制法，文成而法立，整練中有蒼渾之氣，篇中所罕見者

天子一位　六節　　王世懋

大賢舉爲宦之班爵祿合內外而詳其制也夫爵祿延於內外此聖人之所以盡制也大賢舉以爲時人告始亦王制之遺意哉蓋謂爵以馭貴祿以馭富固帝王公天下之大端而爵有崇卑祿有隆殺又先王所以綜理天下而治之者也周室之班爵祿不有大畧之可言乎以班爵言之君設爵名也而臣則待君之爵以爲爵者也天子之位其尊而貴天子而下公侯伯各一位焉子男同一位焉大國所以人[illegible]統于於天下也至其國中之爵豈獨無其等乎[illegible]國之共宗者君一位焉自是而卿而大夫上士中士下士其名不同而其位亦不同也一國之經綸又何異於天下之大勢[illegible]要之先王非徒名號而相與爲榮也蓋王章侯度自有不容混者故鈞埏以居而天下無孤立之也分職以治而國中無偏任之[illegible]內外之相維大小之相制而爵於是乎有常矣以班祿言[illegible]名也[illegible]以爲[illegible]者也天子之地方千里[illegible]七十里五十里之國焉又有不能五十之[illegible]以有長何有共[illegible]天[illegible]者也至於國中之祿豈[illegible]天子之[illegible]大夫士此外封[illegible]而大國[illegible]小國[illegible]祿[illegible]殺有大夫以下不爲之殺也一國之常祿又何異於天下之定賦耶要之先王非私天下而相與爲賜也蓋以爵詔祿自有不容紊者故建邦啟土而天下不以爲[illegible]斂事後食而國中不以爲[illegible]例等殺之有宜小大之各足而祿於是乎有定矣夫其爵之班也而天下不敢萌忘於寵榮祿之班也而天下不敢日競於富侈周室之制此其大畧吾于其亦可乎

以五節對　節段錯綜或合或分或錯連而調停勁中藏妥法律之細氣局之古具鉅處一般文略[illegible]

天子一位　一節　　歸有光

大賢詳周室班爵之制內外各有其等也夫爵者先王所以列貴賤也內外異等而天下之勢成矣且夫有天下者不以自私而選賢與能以與天下共焉茲則其所以本若天道者也而制盡於成周矣自其達於天下者言之蓋無有不統制之天子天子無爵也而爵之所尊也六合之內無以加矣於是乎天子端拱於內六服承宣於外錫之命而寄藩翰之寄胙之土而同帶礪之盟公也侯也伯也各一位也名異而等不同也子也男也同一位也名異而等不異也合之凡五等矣要之先王非私天下而相與為樂也顧寰宇之廣德澤之衆苟非聞見之所及則智慮有所不周而天下之情必有壅而不通者矣故為之衆建諸侯而使之錯壤以居以大為成之義乃內外相統遠近相維則運臂使指之勢以成而五服之長外薄四海矣然則有天子必有諸侯有諸侯必有公侯伯子男者勢也此先王所以聯屬天下而盡其大者也自其施於國中者言之蓋自天子至於子男皆謂之君君詔爵者也而爵之所先也域中之大無以加矣於是乎各君其國則各統其臣論官材而俾之成熙庶績亮天工而俾之弼于一人卿也大夫也各一位也官異而秩亦異也上士也中士也下士也各一位也士同而品不同也合之凡六等矣要之先王非侈名號而相與為榮也顧委寄之重變務之殷何非耳目之所寄思慮所能不及而天下之事必有偏而不舉者矣故為之設官分職以分其治以盡協恭之責而上下相承聯絡相係則綱維經營之勢以成而凡敘之佰皆成兆民矣然則有君必有臣有臣必有卿大夫士者亦勢也此先王所以經理一國而盡其詳者也是知合六等以治下等之國合五等以一天下之勢周室班爵之制有如此者

其賞尚有引而伸之上也其後勞於義征而下下也其本規則精緻而淑史也故自有鋪張之文觀哉、制此以爲世不遷

詩曰天生烝民 一節 陳倓

大賢引詩以示人言詩之詞所以明性善也夫物則之秉而懿德自好性之發乎情者則然也觀此而性善之義不有足徵乎孟子答公都子之意蓋謂以情之善而徵性之善此匪予之私言也詩嘗言之而孔子亦嘗道之者也詩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夫先王降衷之德而發其固有之良繇言好德之同以驗其所秉之彝其達性命之原者不足以語於斯也孔子讀而贊之曰為此詩者其知道乎夫物之與則雖判於顯微而微乃顯之所以立也秉之與好雖分於寂感而感乃寂之所以形也是以天生烝民有形而下者以為之器必有形而上者以為之理凡形器之所遇者皆物也而皆有則焉以為此身之主自有生以來固分定而不易者也凡綱常之所著者皆物也而皆有則焉以為日用之常自受衷以來同此而不可泯者也而民之秉彝而何夫是真彝也所以函懿德也惟其為天下之一是故好同天下之情可愛可求之美不惟知德之深者而後能好也雖陷溺其心亦必有觸之而即動者焉蓋吾之所予而吾之所秉自宇契之若此耳至精至粹之真不惟全體見德者而後知好也雖梏亡之甚亦必有油然而莫遏者焉蓋則之所具即情之所鍾自祈嚮之在此耳

向上有是則也則何所秉以為彝而非秉是彝也又何所為而同好哉此詩人之所以為知道也是知有物有則即吾所謂性善者也秉彝好德即吾所謂情善者也則夫情之可以徵性不既益明乎而為不善者果非才之罪矣子尚何惑於三說者哉

清真流暢推尋處能運以圓逸而非後此纖趣之文可同日語者學之粹也原評

詩曰天生蒸民　一節　歸有光

大賢引詩與聖人之言所以明人性之無不善也夫性出於天而同具於人者也觀詩與孔子之說而性善之言不益信矣乎孟子告公都子之意至此謂夫性善不明於天下蓋自諸子之論興而不能折衷於聖人也昔孔子嘗讀蒸民之詩而贊之矣詩言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是詩人所以為知道而通於性命之理者也蓋造化流行發育萬物者莫非氣以為之運而其精妙合所以根柢乎品彙者莫非理以為之主惟其運乎氣也而物之能成焉惟其主乎理也而物之則具焉肖形宇宙謂之非物之象則不可而有不囿於象者即此而在其本然之妙若有規矩而不可越是聲色象貌皆道之所泄焉者也稟氣陰陽謂之非物之形則不可而有不滯於形者隨寓而存其當然之法若將範圍而不過是動作威儀皆道之所寄焉者也有一物必有一物之則天下之生久矣天不變而道亦不變蓋有不與世而升降者矣有萬物必有萬物之則生人之類繁矣同此生則同此理蓋有不因時而隆汙者矣是以懿德之好協於同然而好惡之際通於斯世仁統天下之善義公天下之利天下均以為仁義而孜孜焉樂之不厭以為其出於性耳不然一人好之而千萬人能保其皆好之乎禮為天下之倫知別天下之宜天下皆以為禮知而忻忻焉愛之無窮以為其性之所同耳不然則好於一人而能保其達於天下乎可見天下之情一也而同出於性天下之性一也而同出於天性善之說折衷於孔子而諸子紛紛之論不待辯而明矣

舉孔子以折服諸子不是單引詩詞故歸重孔子贊與詩同詞故但直出詩詞而重發下文此先輩相題最精處文之渾雄雅健在稿中亦為上乘　原評

欽定正嘉四書文　卷八　下孟　詩曰天生蒸民　一節　歸有光　三三

牛山之木嘗美矣　二節　唐順之

大賢舉山木例人心而著其失養之害焉夫有材者山之性有才者人之情顧所養何如耳然則人之良心與山木而俱斃也哀哉孟子之意若曰天下之事貴乎防患於未然尤貴乎補弊於已然始之也無所防終之也無所補而可以無弊者無有也吾嘗探之物理驗之人事而得之矣今夫山草木之所聚也而其所以觀美於人者特有此也乃若牛山則有不然者矣斧斤者往焉既不能保其美於始牛羊者往焉又不能養其美於終此其郊於大國而求牧與芻之所便故也是故昔之美者此山也今之濯濯者亦此山也無怪乎人之以未嘗有材者視之也殊不知山之性能生之而不能全之雨露之所潤者無幾而人力之爲害者已至雖曰地道有敏樹之機而所存不能補其所亡不至於濯濯不已也吾如有萌焉何哉今夫心仁義之所管也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惟有此也凡今之人則有不然者矣其始也物交之攻取而所謂良心者日寡之又寡以至於無其繼也晝梏於日夜則所謂夜氣者將梏之又梏以至於不能勝此則放其心而不知求有其端而不知充故也是故物之具此仁義者猶若人也今之不遠於禽獸者亦若人也無怪乎人以未嘗有才者目之也殊不知人之情可以放之而亦可以求之人心之惟危者愈危而道心之惟微者愈微雖曰吾心有不死之妙而夜之不足以勝晝不至於禽獸不已也吾亦且奈之何哉欲免禽獸之歸者可以省矣士志如爲山循序如登高而由小以高大可也不然則茅塞其心荒蕪其學其不爲槁木也者幾希矣

依題立格裁對處眼線自然有行雲流水之趣乃知救活不在製局第於筆下分生死耳

物交物　二句　　唐龍

惟欲與形交斯形爲外誘矣夫易溺者欲易感者形物我相交而弗爲其所誘者幾希孟子引小體之不可從也及此蓋謂有小體焉不可從也有小人焉不可爲也彼耳不能思非以聰爲職而知覺弗具是亦囿於形而已矣耳非一物乎凡物之有聲者從夫耳焉目不能思非以明爲職而知覺弗具是亦囿於形而已矣目非一物乎凡物之有形者從夫目焉聲無迹以感人者也而耳之聰有以交天下之聲故五聲雜然而交之有不强而合者矣色有象以明見者也而目之明有以受天下之色故五色紛然

而交之有不期而集者矣夫以物交物如此引而去之抑何難哉蓋聞於耳者天下之耳皆相似也故聲一交而耳即隨内若有牽外若有迎交於色者天下之目皆相似也故色一交而目即隨前若有挽後若有排交逐物之迹而陷於俱化之境者見志氣移於物昏然而罔念也從欲之流流於己返之域吾見聰明昏於欲其然而莫知也是則交之於前實開引之之端引之於後實因交之之迹君子於此當慎所擇矣

首則交字後寫引字皆由輕而重由淺而深入理周密[illegible]

第

堯舜之道　二句　　邵行光

聖人之道不越乎庸行之常也夫庸行之常衆人之所能也而[illegible]行而聖之所以爲聖者在是矣而豈可求之[illegible]所以起曹交之惑也意謂天下之至聖人也[illegible]人乎絶德而不知其道之易也是故堯大聖人也後世無及焉舜大聖人也後世無及焉語其神聖文武之盛欽明濬哲之[illegible]悠遠繼承而無所不盡也語其[illegible]其道之不[illegible]行而[illegible]不知天下一[illegible]而已而帝降之衷出於[illegible]之公[illegible]人何

與[illegible]孝弟而已[illegible]而知能之良與夫婦之愚而聖人于我無加[illegible]可以達天德宮庭隱約之際而道之簡易明白不可雜也雍睦[illegible]敦和于閨閫而出之可以極神化行孝弟之間而道之切近精實不可遠也行吾孝而孝焉孝之盡而爲聖人乃率吾性之仁而已耳仁吾之所同具也孝吾之所同得也仁具而兼愛形孝立而天性遂凡天下之有親者皆能之矣堯舜盡其爲天下爲子之職者也行吾弟而弟焉弟之盡而爲聖人乃率吾性之義而已耳義吾之所同具也弟吾之所同得也義藏而至敬顯弟立而天極達凡天下之有兄者皆能之矣堯舜

蓋盡天下爲弟之職者也先王有至德要道而流行于百姓之日用聖人非絕世離羣而徐行乃舉足之可能求道于堯而堯不可爲求堯于孝弟而堯不遠矣求道于舜而舜不可幾求舜于孝弟而舜邇矣然則世之交之徒猥以形氣自限者其暴棄之流也耶

堯舜之道與孝弟交關處探源傾液而出之殺實訂乃光卿目

新

宋牼將之楚　一章　歸有光

大賢闢時人有以利說君者因遏其欲而擴之以理也夫拔本塞源聖賢救世之心也觀其于時人問答之間可槩見矣昔宋牼將爲適楚之行孟子遇于石邱之地邂逅之際見此大賢可謂遭逢之幸矣孟子未知其所往故問其所之而欲得其說也牼則曰吾聞秦楚交惡兵民重遭其困吾將入楚則說楚入秦則說秦庶幾失此在于得從二王期于一遇也兵民于此獲休息予牼之志如此孟子欲攻其所蔽故不求其詳願知其指也牼則曰吾將謂秦楚搆禍彼此兼失其利秦固爲失楚亦未爲得使知不利之爲非將謂利之是從也吾言舍是無餘策矣牼之說如此孟子于是揭啇古聖賢之道人心天理之不可泯滅者告之曰天下紛紛于爭而先生從而欲息其爭志則大也人心滔滔于利而先生從而和之以利說則不可也且義利之幾嚴矣先生以利說乎二王上說而下從之由是國之有臣家之有子弟皆以利心事其君親天理亡而人欲肆不作不厭其亡也忽焉天下自此多事矣先生以仁義說乎二王則上倡而下從之由是臣之於君子弟之於父兄莫不以仁義激乎中人欲泯而天理明不後不遺其與也勃焉天下自此太平矣先生何必以大志而用乎小舍仁義而求之于利哉是

則誤其說則其害甚大攬以理則其效甚速解紛息爭莫有要于此者先生行矣其以吾言告諸秦楚吾將拭目而望太平之有日也

此自來選家所推爲至極之作其淸醇淡宕之致自不可及但必以此爲稿中最上文字則尚未見作者深處也

無曲防　三句　茅坤

卿鄰而尊王五霸同盟之辭也夫鄰封者兄弟之國而王朝者爵賞所出也因約之以尊之其所載之善乎昔孟子述其同盟之辭而終之以此者何自周室既衰諸侯放恣不復知有修睦之典與共土之義也久矣凡我同盟其可不亟反之乎今夫天災流行旱乾水溢國之常也而況在鄰服則利不相先害不相後所謂屬鄰之國其情尤當體者故爲之導其畎澮時其灌溉斯則猶有古者與國之意存焉無徒以四境爲快旱則爲之閉其泉若以自溉也而不與人同其利也水則爲之障其川若以自固也而不與人同其害也如此者謂之曰曲防曲防者吾同盟勿與也夫時爲飢有無懋遷國之制也而況在鄰服則以我之贏濟彼之縮所謂賑弔之邦其義尤當急者故爲之持其委積達其道路斯則猶有古者鄰災之意存焉無徒以一國爲利或以告飢則爲之屬禁于川梁而不爲通也或以請輸則爲之設譏于關市而不與易也如此者謂之曰遏糴遏糴者吾同盟勿與也以至建邦錫姓與廢繼絕天子所以一四海而非諸侯之所得擅也自命卿以上猶必請之而况分茅胙土之大乎故卿大夫之功所當賞公族之世所當續必請之天子斯則猶有古者一統之義存焉無曰東遷以後政不

在王宮者非一日矣上地吾有也吾所自得而食之也天子不得而知也人民吾有也吾可分籍而授之也天子不得而知也如此者謂之封而不告封而不告者則盟勿與也乎夫如是一則卿鄰而諸侯之在當時猶不至于相夷矣一則尊君而王室之在當時猶不至于盡廢矣豈非彼善于此乎若夫今之諸侯如之何其可幾也

典領自具葵若之致故當超然越俗

所以動心忍性 二句　　錢有威

大賢原天困聖賢之意無非成其大受之器而已甚矣困之進人也動心忍性而不能者曾益焉大受有不可據哉孟子之意以為富貴福澤所以厚大人也天欲降大任于是人因將以厚之也而必先之以困者果何以哉殆有深意存焉耳彼聖賢之生仁義禮智根于心者也若無待于動之而後有者然道心惟微苟晏安之習勝則警覺之意弛雖聖賢亦不能必其無也天之困之正欲其窮則反本而其心發於屢試之餘勞則思善而天理存于憂勤之後惕然萌動殆有若或啓之者焉聖賢之心氣稟食色不謂性者

也若無待于忍之而後節者然人心惟危苟順適之事多則縱恣之意起雖聖賢亦不能必其無也天之困之正欲其求焉不得而猶節以成寡欲之功欲焉不遂而潛消以為養心之助截然限制殆有若或遏之者焉夫義理之心其能之所由出也不有以動之則天機日淺將并其所能者而失之矣況有所益乎今則義理昭著而疑惑可消自覺從前之易達氣質之性其能之所由故也不有以忍之則嗜慾日深將并其已能者而汨之矣況于未能乎今則氣質清明而聰雖備悉不覺智勇之日生而因有所能有所不能也至是而無所不能凡其上之而為聖次之而為賢皆其張徹

之深而養之裕如者也此非天之摧抑而何以有是哉而因有能勝有不能勝也至此而無不能勝凡大之而爲君次之而爲相皆其閱歷之久而處之裕如者也非天之激發而何以有是哉即此而觀可見困窮拂鬱天固未嘗薄于人也人亦何爲不力而自處其薄耶

筆埋精醇詞語剴露講時益不能節從勁絜擲出尤見刈題真功惟後半精力少懈

有安社稷臣者 一節

歸有光

大臣之心一於爲國而已矣夫大臣以其身爲國家安危者也則其致忠于國者可以見其心矣其視夫溺于富貴者何如哉且夫富貴爲豢養之地榮祿爲僥進之媒人臣之任職者或不能以忠貞自見矣而世乃有所謂安社稷臣者何如哉蓋惟是建侍而立之天子非以爲君也以爲社稷之宗也雖辟奉天子富之柔弱非以爲臣也以爲社稷之輔也人臣之寄在于社稷而已顧區區于好惡則移其心于徇利嬰情于名位則移其心于慕君而社稷之存亡奚問哉惟夫有大臣者致篤其之忠以承嚴氣度無懈者不惟其已之心而以君之心爲心充其恭之節凡所以夙承弼者不惟其君之心而以天下之心爲心謨謀于密勿者必其爲宗社生靈長久之計入以告于廟后苟無與于社稷者不言也經營于廊廟者必其爲國家根本無窮之慮出以施于天下苟無與于社稷者不爲也其愛深而其慮長有以監于先王而後有以垂諸萬世而相與維持之者不敢有苟且之意蓋有所謂國存與存國亡與亡者矣其志遠而其守固上不奪于權力下不顧于私家而所以自樹立者不敢有委隨之心蓋有所謂招之不來麾之不去者矣故天下無事則爲之培養元氣調理太和而不遑寧處以置

國家于磐石之固天下有變則爲之消弭禍亂攘除災害而不動聲色以措天下于泰山之安不以其身也以社稷也其心之切切也猶夫懷祿者之情也得之而以爲喜失之而以爲憂矣不以其君也以社稷也其心之眷眷也猶夫慕君者之衷也不安則以爲憂安之則以爲悅矣吁此大臣之心也

從悅字生意易見巧儁此文上將社稷發志事規模切實發揮不占占於悅字而精神自然刻露與所謂大臣篇同一寫照而氣象又別。觀杜詩可知其志節慷慨觀震川文可知其心術端愨故曰即末以操其本可八九得也

子莫執中　一節

唐順之

時人欲矯異端之偏而不知其自陷于偏也蓋不偏之謂中而用中者權也子莫欲矯楊墨之偏而不知權焉則亦一偏而已矣此孟子斥其弊以立吾道之準也且夫吾道理一而分殊而爲我之與兼愛固皆去道甚遠者也吾道以一而貫萬而執其爲我與執其兼愛者固皆執一而不通者也于是有子莫者知夫楊墨之弊而參之于楊墨之間以求執乎其中焉蓋曰其子子然以絕物如楊子。者吾不忍爲也但不至于兼愛而已矣其煦煦然以徇物如墨子者吾不敢爲也但不至于爲我而已矣自其不爲爲我也疑于逃楊而歸仁自其不爲兼愛也疑于逃墨而歸義子莫之于道似爲近也然不知隨時從道之謂權以權應物之謂中而楊墨之間非所以求中也徒知夫絕物之不可而不知稱物以平施則爲我固不爲也而吾道之獨善其身者彼亦以爲近于爲我而莫之敢爲矣徒知夫徇物之不可而不能因物以付物則兼愛固不爲也而吾道之兼善天下者彼亦以爲近于兼愛而莫之肯爲矣雖曰將以逃楊也然楊子有見于我無見于人而子莫有見于固無見于通要之均爲一曲之學而已知所爲變者果如是乎雖曰將以逃墨也然墨子有見于人無見于我而子莫有見於迹無見于

化愛之均爲一塗之說而已泛應不窮者果如是乎夫爲我一也兼愛一也故楊墨之爲執一易知也中非一也中而無權則中亦一也故子莫之爲執一難知也非孟子辭而闢之則人鮮不以子莫爲能通乎道者矣

此等題所應有義意一一搜抉而出之未嘗務爲高奇而人自不能比並古文老境也

君子之於物也 一節　歸有光

君子所以施仁于天下者惟其序而已矣夫仁所以濟天下而不以其序則有所不達也序行而仁之體爲無病矣且夫君子之于天下凡所與者孰不思覷而同仁顧其分之所在勢有所不能合而天之所秩人有所不能淆于是乎分殊之說起而善推之道行焉是故其于物也言有愛而已加于愛而謂之仁者君子勿之行也非固狹之以示不廣也使于物而仁之則于其所當仁者又將何以待之耶貴賤不明而人與物之道混吾之仁將有所窮也故君子不敢紊也其于民也言有仁而已加于仁而謂之親者君子勿之子也非固小之以示私也使于民而親之則于其所當親者又將何以處之耶厚薄無等而民與親之道混吾之仁又將有所窮也故君子不敢易也要之隨物付物屈伸俯仰親乎彼之所當得者以順其天以事處事而錯綜斟酌乎吾之所當施者以循其勢親不以施于民而有親焉仁不以施于物而有民焉物無所與親與仁而有愛焉推與以存義始于家邦而終于四海以其親事親而以其親之餘爲天下之民恩之不可解者天之合也化之不可已者人之合也辨親與仁而疏戚之道著矣別生而分類始于匹夫匹婦而洎于一草一木以其仁爲民而以其仁之餘爲

天下之物可以盡知吾之意者類之同也不能盡如吾之意者類之殊也辨仁與愛而貴賤之義昭矣呼此君子之道所以仁義相濟本末兼舉無尚同兼愛之失倒行逆施之弊而卒不廢于天下也

上截於分别處見輕重權衡下截於聯處見施行次第各還分際確實切竅文之通達者不能道厚重者不能侵蔚惟作者兼而有之

盡信書 一章　唐順之

大賢言書不可以盡信而貿以用書之疵也蓋書不可以盡信而闕書之可疑者亦多矣而世君子不可一書也咨可以無見哉孟子因世之記書而寄識者故其如古之下有若而爲之言曰書所以錄當世之迹而垂後世之規者不可以不信者但存疑本史氏之體容非綜核之貞愛憎出一時之情或有矜揚之過是學者誦其言而斷之以理無病于書也苟不度其是非而盡信之則不達之心滋于見聞之偶而私意之蔽起于影響之憑以古人垂世之迹而反爲沒世之文則又不若無書之爲愈矣他固未暇辨也武成之書所以紀武王之事者宜若皆實錄矣吾觀其始終首末之詳而稽其會文切理之要其可取者僅二三策而已焉他則未足信也是何也若仁者如生之德足以合民而武之威令于不殺無敵于天下者乃其理之常也今武王至仁也紂至不仁也則以至仁伐至不仁而猶有血之流杵焉是仁人之心天下忘人之殺伐之功也仁人之于天下不見乎無敵之實矣吾固以知言之不足信也學者能因言而會之以心考迹而斷之以理則天下之書皆可信矣不然寧不及爲書之所戕也哉

通本前斷後案文亦前整後疎筆力閎勁庶幾蘇洵餘脈

口之於味也 一章 羅景淳

大賢于性命有伸抑之所以嚴理欲之防也甚矣欲不可縱而理則當自盡也欲以命勝理以性勝而君子自修之道明矣孟子蓋懼人之不知也故于性之在人也所當盡而有不必有者性之欲也命之在人也所當安而有不必拘者命之理也此理欲消長之機而辨之必于辨者也是故自人之形生而發而欲于是乎出苟曰吾分可以則欲色也耳欲聲而鼻則欲臭也四肢之于安佚亦有觸意所便者矣此則與形俱賦而絕之不能使之無不可謂非

生也然有命焉貧賤者此命也固不可違也富貴者此命也亦不可越也大欲所存而命實行乎其間若有為之節制者矣君子于此以養心之要而自甘于澹泊勵克己之勇而無即乎惰淫亦惟職之于命耳而敢諉之于性故何也人心易危也而又諉之性與則將縱焉不至矣人之役于欲順命也自人之有物有則而理于是乎出苟仁之于父子也義則所以正君臣也禮存乎賓主而智則所以辨賢否也聖人之于天道亦有獨契其全者矣此其分數不齊而強之不能使之一不可謂非命也然有性焉清且厚者此性也固未始有加也濁且薄者此性也亦未始有損也生稟萬殊而性實存乎其中固有為之各足者矣君子于此務致曲之學而因以會其全致反身之誠而因以踐其實亦惟必之于性耳而敢諉之于命哉何也道心易微也而復諉之命焉則將無所不已矣是故君子貴盡性也所人之所必求者可以抑之人之所不求者而故伸之遏于此言其諸正人心之大綱與

和平明暢不澁不虧文章有到恰好地位者此類是也

逃墨必歸於楊　一章　　胡定

異端之漸歸于正也當待之以恕而已甚者失之也蓋恕則人樂爲善而求人而至于叛者患生于已甚也君子之遇異端之歸也固不可以不重與楊墨之禍天下也始于斯人之不概而成于吾儒之不恕孟子憂之也蓋曰凡人之有所不幸也皆可待之以自新而其忍自絕其身者常始于有以激之也楊墨之不吾信此豈盡斯人之罪哉而或者吾儒亦與有責焉故也夫二者非中道固皆不可以久而人情雖甚溺亦必有時而悟故各有所敝則必期于無弊是故厭外者思實而惡偏者求中其勢然也但以有所溺未可責其遽復是故墨不繼而後楊楊不足而後儒其漸然也此其失之于始而猶執之于終蓋有以識乎斯道之美而于吾人固已無惡矣是當與其新不究其舊惟懼其不得爲善之利而于斯人亦又何求哉今之君子則不然蓋嘗惡其異已也而辯之矣辯之蔽是也然其不能忘其旣往之惡而厚以爲罪何其求人不廣邪有以入于吾儒之機而又棄不取亦不成人之美矣是追放豚者之智也彼其入于笠也以無至于放焉而不反亦已幸矣至又從而招之而待之以無所容不已過乎則其曠逸之志必不樂就于繩檢而情不自勝猶將務適其外志矣縱之太急雖放豚有所不堪而拒而不釋將使楊墨孰從而入哉夫旣已禁其去矣而顧又絕其歸其責之亦已詳而待之亦已不恕矣亦何怪乎二氏之忿戾而不可解攻之而愈堅也吁爲異說者固有罪矣而致激成之禍者亦不得謂之無過也吾敢楊墨之惡而忍爲是哉

以比偶爲單行以古體爲今製唯嘉靖時有之實制義之極盛也此文渾浩中又極細入生動故爲絕唱　原評

程子謂當時新法亦是吾輩激成之文亦此立論窮極追放豚之流弊與注意不相背而相足也至章法之入古則原批盡之

可以言而不言　二句　　唐順之

大賢于人之默非其時者而推其情欲其充義之盡也蓋心無所為則當言而必無不言者矣若彼及時而故默焉者豈非匿己以探人乎哉孟子言人必悉此而去之然後為能充無穿窬之心也意豈不謂隱微雖人所易忽而脩辭固所以立誠是不可以不察也然豈特不可以言而言者為以言餂人者哉乃若擬議既足于己于時不可以不言而理義或疑于心于事不容以不言當此而言謂之合節時發發皆順理也謂之時然後言言皆由衷也顧乃深潛以匿其志而中心之藏若弗能發其端時之可言弗暇計焉

隱默以藏其機而心術之蘊惟恐或洩其秘事之當言弗暇恤焉若此者非擬之而後言以求免夫口過也非緘縢而不出以求全於無咎也蓋辨于默固將以售刻于人焉耳蓋人之所相與而意之未相入也必資于言以示之情而達其機顧其機之所發不先于我則先于彼未有能相持而兩無所示者也今也我之不言固若示之以無意矣其或彼有疑焉而滯于吾之未有所決也彼有見焉而激于吾之未有所即也滯于吾之未有所決則彼將不能自釋而急于自發其所疑而吾因可以逆知其情之所在矣激于吾之未有所即則彼將不能自忍而急于自售其所見而吾因可以預知其情之所在矣是吾之所以秘其情于不可窺者乃其所以深洩乎人之情也吾之所以伏其機于不可測者乃其所以深發乎人之機也向使可以言而遂言之彼將因吾言而不為之言其情固有所隱而不盡露者矣即因吾言而亦為之言而吾又方混于兩言淆亂之中則又何以深察乎彼之隱也哉士可以言而不言其用心蓋如此謂其為穿窬之類也亦宜矣

此荊川居吏部時筆縱橫奇宕大類韓非子　原評

抉摘餂者隱曲纖毫無遁指事類情盡其變態而止管荀推究事理之文亦如是但氣象較實平耳

惡佞恐其亂義也　一句　　胡定

聖人兩惡乎亂之似正者所以嚴天下之辨也甚矣信義自有其也自佞與利口出而信義失其眞矣聖人得不惡之以嚴其辨與孟子原夫子惡鄉原之意而遂其言也以爲天下有疑是則不疑天下之人亦有疑非則不疑乎是惟似是而非者則爲始是以眩乎天下矣吾嘗不重惡乎斯乎今夫君子所以制天下之事者以其有本然之義而已義固不可一日亂焉者也使爲佞者而不足以亂義則亦無惡乎佞矣然而君子必惡夫佞者何哉蓋其挾才以有占而有所言皆似有得乎物理之宜鑿鑿以立論而所論者似有合

乎人心之正義之所以爲是者本自若也彼則獨爲之說使其出乎其口若可天下遂不知夫義是之所在此義之所以爲非者本自若也彼亦爲之詞以成其是焉而天下遂不知與非之所在則方其佞之未售則天下猶知有義而自佞人之售其佞焉人將以非爲義而義始亂矣吾懼大義之終息乎天下也寧不于佞而惡之歟君子所以道天下之心者以其有本然之信而已信亦不可一日亂焉者也使爲利口而不足以亂信則無惡于利口矣而君子必惡夫利口者何哉蓋其言之似而辯也有名而求以達乎外飾之巧而文也有若修辭以達其誠其與人者本無是實心也而甘悅之辭若可以久要而不忘者天下將信其心而莫之疑也其應物者本無是實事也而詳切之詞若可踐行而不忘者天下將信其事而不之察也方其利口之未售則天下猶知有信而自斯人之逞其利口焉人將以非信爲信而信始亂矣吾懼夫信之終亡乎天下也寧不于利口而惡之哉是則惡佞之亂義然後天下知佞之非義而本然之義明矣惡利口之亂信也然後天下知利口之非信而本然之信明矣聖人爲斯道之防也其無所不至也

義是義信是信佞是佞利口是利口一字不可移易題難在分別題項如此當然可據其先輩不能自辨

欽定隆萬四書文目錄

大學

身脩而后家齊　合下節　黃洪憲
康誥曰克明德　一章　胡友信
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也　忠信以得之　顧允成
詩云節彼南山　一節　方應祥
見賢而不能舉　一節　黃洪憲
生財有大道　一節　鄧以讚 墨
生財有大道　一節　黃洪憲 墨

孟獻子曰　一節　陶望齡 墨
小人之使為國家　四句　胡友信

論語上

其為人也孝弟　一章　馮夢貞
子張問十世　一章　孫鑛
非其鬼而祭之諂也　趙南星
賜也爾愛其羊　一節　張以誠
臣事君以忠　胡友信
管仲之器小哉　一章　馮夢貞
我未見好仁者　一章　湯顯祖 墨
參乎吾道一以貫之　一章　胡友信
事君數　一節　吳化
子使漆雕開仕　一節　董其昌
晏平仲善與人交　一節　歸子慕
季文子三思而後行　一節　黃洪憲 程
中人以上　一節　周宗建
知者樂水　一節　董其昌
公西華曰正唯弟子不能學也　歸子慕

民可使由之　一節　錢岱
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　方應祥
禹吾無間然矣　一節　王衡
四十五十而無聞焉　二句　歸子慕
朋友之饋　一節　方應祥

論語下

先進於禮樂　一章　鄧以讚 墨
非禮勿視　四句　鄒德溥
樊遲問仁　一章　郭正域

禮樂不興　二句 其一　鄧以讚
君子和而不同　黃洪憲
子問公叔文子　一章　陶望齡
公叔文子之臣大夫僎　一節　孫愼行
人無遠慮　一節　劉一焜
吾之於人也　一章　王堯封 墨
吾之於人也　一章　馬懋 墨
吾猶及史之闕文也　二句　顧天竣
知及之　一章　吳默 墨

天下有道　一章　胡友信
齊景公有馬千駟　一節　趙南星
鄙夫可與事君也與哉　一章　趙南星
唯女子與小人爲難養也　一節　方應祥
直道而事人　四句　歸子慕
周公謂魯公曰　一節　石有恒 墨
舜亦以命禹　顧允成 墨
君子無衆寡　一段　陶望齡

中庸

天地位焉　二句　胡友信
及其至也　二句　胡友信
鬼神之爲德　一節　方大美
舜其大孝也與　一章　萬國欽
故大德　二節　吳默
父爲大夫　八句　湯顯祖
郊社之禮　一節　胡友信
動則變變則化　張魯唯
動乎四體　黃汝亨

誠者自成也　一章　顧憲成 墨
愚而好自用　一章　張以誠
雖有其位　一節　胡友信
是故君子篤恭而天下平　胡友信

孟子上

交鄰國有道乎　一章　王士驌
惟仁者爲能以大事小　一段　顧憲成
故大王事獯鬻　二句　湯顯祖
先王無流連之樂　二節　鄒德溥

左右皆曰賢未可也　湯顯祖
東面而征西夷怨　望雲霓也　沈　演 墨
昔者大王居邠　去之岐山之下居焉　湯顯祖
邠人曰　四句　黃洪憲
饑者易爲食　猶解倒懸也　葛寅亮 墨
告子曰不得於言　無暴其氣　潘士藻
告子曰不得於言　無暴其氣　陶望齡
必有事焉　勿助長也　沈　演
孟子之平陸　一章　張　榜
民事不可緩也　三節　陶望齡
設爲庠序學校以教之　九節　林齊聖
舉舜而敷治焉　合下二節　顧憲成 墨
舉舜而敷治焉　合下二節　張　榜 墨
有攸不爲臣東征　姚希孟
其君子實玄黃于匪　四句　湯顯祖
脅肩諂笑　二句　趙南星
洚水者　禹掘地而注之海　劉友信
我亦欲正人心　一節　馮夢禎 墨

我亦欲正人心　一節　蘇　濬 墨
夫蚓　一節　方應祥

孟子下

民之歸仁也　二節　湯顯祖
象日以殺舜爲事　一章　徐日久
伊尹相湯以王於天下　一節　顧天埈
吾豈若使是君爲堯舜之君哉　合下節　由一儁 墨
聖人之行不同也　合下節　陶望齡 墨
聖人之行不同也　合下節　董其昌 墨
周室班爵祿也　一章　徐日久
敢問交際何心也　一章　顧憲成
敢問交際何心也　一章　許　獬
孔子有見行可之仕　三句　鄒德溥 墨
仕非爲貧也　一章　郝　敬
生之謂性　一章　魏大中
乃若其情　四節　郝　敬
盡其心者　一節　顧憲成
無欲其所不欲　李纘貞

無致事則財用不足　歸子慕
聖人之於天道也　胡友信
有布縷之征　緩其二　李維楨
人皆有所不忍　仁也　左光斗
由孔子而來　一節　蕭共昌

身修而后家齊　全下節　黃洪憲

惟天下無身外之治則知天下無身外之學矣夫一身修而齊治
均平皆有賴焉信乎修身之學無貴賤一也而君子當先務矣且
夫大學之道皆非外身而爲之也有爲身而設者有自身而措者
而本末先後辨焉先其本而天下之道備矣格物致誠正皆所
以修身而修身此理也推之于民亦此理也誠能修厥身修而表
正之具已端于在我則儀刑自近而親德之化周浹于一家由是
家齊而后國可治焉治以此身而已矣國治而后天下可平焉亦
平以此身而已矣蓋天下國家皆非身外物也物理相因而莫非
一身之聯屬故齊治均平皆非身外事也事爲有漸而要皆繇修
之緒餘此古之明德于天下者必有所先也由是觀之而修身之
學非天下之大本乎是故上自天子之尊下而至于庶人之賤也
其位雖異而以己成物之具皆合上下而無間故其分雖殊而端
本善則之功當無貳於身而一致天下有天下者也然必家齊國治
截本節自壹是上截
而后天下平焉則平天下之道當又有始而所以聯近暨遠者一本
諸身而已矣觀天子而下焉者可知也庶人有家者也然惟家齊
而可以治國平天下焉則身先之化不止于家而所謂邇之可遠
者皆本諸身而已矣觀庶人而上焉者又可知也道隨分盡而一

身實尚化之所本以勢殊而當修爲作則之本此大學之道所以
先修身也既知修身爲先務而格致誠正之功其可以後而啟
上下躬履之法在此乃精意所以前未行也然古於實理發揮
自然聯貫以是爲大雅後人從求之何句間則陋矣

康誥曰克明德　一節　胡友信

傳者歷稱古大人之學無非自明其德者也夫明德之學其來遠
矣雖古聖帝明王之所以爲君者成且曾子之學吾夫子之學也
吾夫子之學二帝三王之學也故曾子既言明明德而首引書以
釋之曰學莫先于治己者莫大于是故者吾所謂明明德者非吾
一人之私言也遂歷求諸古矣康誥曰克明德康誥述文王之事
而文王乃以大人之學諦天下者也觀乎康誥可以考道于周矣
然不獨于周書之而于商亦言之太甲曰顧諟天之明命太甲述
成湯之事而成湯乃以大人之學王天下者也觀乎太甲可以考

道于商矣然不獨于商書之而于虞唐亦言之帝典曰克明峻德
帝典述唐堯之事而唐堯乃以大人之學帝天下者也觀乎帝典
可以考道于堯矣康誥非此詞于太甲太甲非稽類于虞書而所
言之旨若殊途實傳之于湯湯實傳之于文王而自明之功則一
夫克明德者固明己之德也旬顧諟明命益從求端于天者乎我
所得之中具有人所賦之理而常目在之者固所以明之也顧諟
明命固所以明己之德也而克明峻德又從得益于外者乎其所
得之理具有無窮之量而明峻德者亦所以明明德也至虛以具
衆理三聖人同以爲心全體以應萬事三聖人共守一道我固曰

非我一人之私言也

芟繁去蕪獨存所餘

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也　忠信以得之　顧允成

傳者詳絜矩之道而推本於心焉夫道不外乎心也以忠信之心行絜矩之道天下之平也固其所矣且天下何為而平也其平之以道乎道何為而得也其得之以心乎心與道合道與天下合治平之業可一舉而定矣君子觀天下於家國之間而知其無二心是以有絜矩之道焉本然之矩在己絜而公之於人同然之矩在物反而絜之於己此何謂也所惡於上下而勿施所惡於前後左右而勿施之謂也得之將為民父母而得眾得國者由是失之將為天下僇而失眾失國者由是湯之所以興紂之所以亡皆是物

也甚矣詩之善言絜矩也故明此以理財則慎德之君子絜矩之君子也人上之所由歸財用之所由具也不然而聚之也悖入散之也悖出不惟戾於周誥之格言抑且斷於晉楚之方志矣明此以用人則能好惡之仁人絜矩之仁人也容賢之人所由進妨賢之人所由遠也不然而以不啻掩明以不明災身不惟昧於仁人之大義抑且慚於秦國之格訓矣吾於是知道者治法也君子固必以大道為出治之端心者治本也君子尤必以一誠為行道之要絜矩之道公乎己而不私之道也故惟主於忠者得之為其盡己之心者斯能公乎己也絜矩之道公乎物而不私之道也故惟

主於仁者存之爲其循物之心者必能公乎物也理財者有是心則爲君子之愼德用人者有是心則爲仁人之好惡於乎天下何有哉

起講雖繁然節節可分界文能馭繁以簡完密不遺所以自然由其理得而氣有也

詩云節彼南山　二節　方應祥

大傳引古徵君欲其愼以守國焉夫國係於民失則衆去而滅可保矣作詩可忽乎哉且君人者何以天下奉己不知以人下責君謂民必從君爲命不知能制君之命於是謂君不必愼而以人下之心臨此則衆其民而敵以爲殺者也南山詩人有感王心之式殆而寄刺於師尹之弗恤彼且以民之具瞻而不可忘愼也況君實有國而可自恣乎且治人矣然然悉與之不齊庶幾分類可協耳拂百姓之欲以快其心從後衆之所托危矣仇然與僻之是徼猶應倚伏難恃也集四海之怨以向其君誰能禁之民之不附其小者也興大作難而大亂遂至於亡絕則不啻僇及乎己而且僇及其先祖之不長其社者也一朝失據而千古求勒爲監戒則當時既僇其身而後世并僇其名有國而可不愼哉文王之詩道之矣纘已事於殷之喪而遡其先烈之頌藏蓋曰此夫前王能愼也得衆而得國胡季世之不能守也殷亡殷於紂之暴而不諸衆者之儀監若曰無如後王不悔也夫衆而失國是覆轍之不可移也周公致戒嗣王之心夫亦有國者不可不愼之意紂之失衆失國而爲後人監所謂僇則爲天下僇者哉

前節從後節從後節抱前節局法甚緊而氣鬱盤原評

以上節之愼不愼爲下節得失之因一正一反意脈相承師尹
一層納入有國者中一氣運化更不費手

見賢而不能舉 一節 黃洪憲

即好惡之未盡其道者而各有其弊焉夫好賢不可不篤而惡惡不可不嚴也好之惡之而未能盡其道其弊寧有極乎且人治天下有道親賢遠奸而已矣然用賢貴乎不二則可以成功去惡貴嚴而不嚴則無以除患君人者夫亦是以爭一時則國有賢人社稷之福也亦人情之所同以爲好者也仁人見之矣有不舉亦未有舉而不先者有人於此德既昭矣名既著矣吾亦且見之矣顧不能以其公好之心而盡其能好之道於是有見而弗舉而淪於在野而不獲任者矣有舉而不先使於下僚而不獲顯者矣夫君子

有康濟之略而非大受則不能展其才知而不與猶不知也舉而不先猶不舉也況夫執狐疑之心者啟讒言之漸持不斷之意者開群枉之門彼賢人者亦無以行其志矣是之謂簡略以待天下之士而非任賢勿貳之心也只爲慢也既而至若爲有害人社稷之禍也亦人情之所同以爲惡者也仁人見之亦有不退亦未有退而不遠者有人於此奸既形矣跡既露矣吾亦聞且見之矣顧不能以其公惡之心而盡其能惡之道於是有見而弗退退而於此眈而與之共事者矣有退而不遠牽於姑息而處之中國者矣夫小人有便佞之才而非放流則不能絕其蹤知惡而不退將復進之

退愿不還將復近之況乎決裂之寬非所以閑邪寬類之寬非所以保善放小人者往得以肆其惡矣是之謂優柔以養天下之奸而非去邪勿疑之道也其爲道也亂莊得大寬善而不能用則子孫黎民不蒙其澤惡惡而不能去則子孫黎民將受其殃此無他以其心之未仁也然則能得好惡之正者欲仁人者誰與歸

寬博渾厚懇切周詳有文貞宋公請名人奏疏氣味

生財有大道　一節　鄧以讚

傳者論理財之有要得其要而當務焉夫財生於勤而豐於儉也先之以勤而復繼之以儉財不有餘裕哉此所以謂之大道也大傳之意曰君子有平天下之責則財之理也固有所不諱而有公天下之心則財之生也亦有所不私是故不必於殖貨也而所以廣其利者自有公平之大道不必於任術也而所以裕其蓄者自有節制之常規財以生而聚患於不衆也則以九職任萬民驅游惰而農之而不使之有餘力財以食而耗病於不寡也則以六計弊群吏節俊又而官之而不使其有冗員爲之不狹獨弗生也必不違其時導以趨事之敏而凡司徒之所任者固皆得以力本而自爲者也用之不舒尤甚於食也必計入而出定其爲貢之式而凡司會之所總者固皆其所因時而制貨者也夫有以生之也而又不冗於食則生之所出者舍足於所食而不窮有以爲之也而又不濫於用則爲之所殖者自足於所用而不匱是好惡不作於上因天下之財與天下理之而不謂之悖入斯也藏富於民與天下之財皆吾之財而不爭於悖出之謂府本外末而生財之道大矣良國家者以是而存心雖時多寡有無奚論哉彼徒知國之當足而以其私心與民爭尺寸之利夫豈以爲得之不足以償所

失也。

前輩傳誦二作皆以恒足爲足國以上文有財有用下文府庫財觀之甚然也程文割分足國足民義理尤備此則渾然兩足以包之 原評

首題立格依註作疏氣體高闊肌理縝密前代會元諸墨當以此爲正軌

生財有大道 一節

黃洪憲墨

王者足國之道自其所以裕民者得之也夫務本而節用皆所以爲民也以此生財而財不可勝用矣其道不亦大乎且夫財之爲用上關國計而下係民生是故不可聚也而亦不可不理也惟夫慎德之君子有土有財固不待生而自裕而足民足國亦必有道而後生天地之美利爲天地開之而已矣國家之大計爲國家制之而已矣其道蓋至大也而果安在哉蓋天下之財所以生而爲之者常在下所以食而用之者常在上下不勤而上無節財不可使足也是必驅遊民以歸農而使地無遺利生之者既衆矣且部祿有常而食其所生者又若是其寡焉什農時以節役而使人無遺力爲之者既疾矣且賦式可遵而用其所爲者又若是其舒焉夫以衆生者而不以衆食也則所生者足以待其食而常賦之輸自取足而不竭以疾爲者而不以疾用也則所爲者足以供其用而征稅之入自常足而有餘道經於下而財之源達焉天地之利無窮而吾之生之者亦無窮矣雖不必外本以求之而利本以開不有取之而裕如者乎道經於上而財之用節焉國家之賦有限而吾之有之者則無限矣雖不必內末以求之而末流以節不有常取而可繼者乎斯則順民情欲崇之端而上下咸賴是王道公

平之制而絜利無私此天下之計也萬世之計也而其道莫有大焉矣絜矩君子可不知所務哉

講首末二句周密老成可嘉筆力亦勁

孟獻子曰 一節

陶望齡

利國者不言利徵之言有家者焉蓋國家之利在義而利非利也獻子言爲有家計故通於國矣且夫平天下者不諱言利而顧謂主散不主聚者非以義道利也亦察乎義之利耳昔孟獻子戒專利而揭百乘畜馬乘之不察於雞豚也伐冰之不畜牛羊也此猶其小者也乃聚斂之臣操術之巧以成貪其言利者甚悉朘民之膏以附上在好利者必庸而百乘之家無利於畜此臣也甚且不得與盜臣等何也蓋人臣奉公守職即錙銖不得下侵而欲保世承家則封殖豈爲完策又況於人君家四海以爲富者哉故皇

皇求利世主以爲當計而國之利不在焉皇皇求義明主所爲勤民而國之利實附焉利端一開則積之者無用而供之者無已此以斂之怨耳何利乎固不若散財以聚民而自得大守富之術也利原既竭則供者難繼其求而積者必至於散此以階之禍耳何利乎固不若聚民以守財而坐收大藏富之效也彼所稱不察不畜者其此謂哉有國家者繹獻子之說察義利之幾無令天下言利之徒有以窺其隙而中之使謂天子有聚斂臣則平天下易易矣

獻子言與引獻子言俱重戒聚斂臣耳文會意合發打成一片

沉渾嚴緊力引千鈞若敘過引古另起此謂局便散矣○要知爭關奪隘俱在前半後只收束完密 原評

小人之使爲國家 四句 胡友信

傳者於小人專利之禍而必究其極焉夫專利之小人無所不至也苟一用之而其禍可勝言哉今夫天下莫病於小人尤莫病於聚斂之小人有國家者愼勿誤用之耳如使惑於所誘也委之以國焉而出納之權爲其所統宜於所投也授之以政焉而予奪之柄爲其所專則必剝民之膏以充君之欲而不顧其危之所伏屈物之力以供上之求而不慮其禍之所生上焉天厭之而降其陰陽之和山川草木皆足以爲吾災也下焉民厭之而恣其愁苦之氣匹夫匹婦皆足以爲吾病也當斯時也雖有絜矩之君子出焉僉然爲國請罪於天洗其既殘之政而薦之以馨香有愼德之君子出焉毅然爲君釋憾於民蕩滌其既瘠之生而沃之以膏澤天命則已去矣而負之者之方殷固不若逆之者之既重也善人雖有回天之力亦安能施於小人當局之後哉人心則已離矣而仁之者之方切固不若虐之者之既深也善人雖有多助之報亦安能自效於盜臣掊國之餘哉要之事敗於小人則永無復救之理禍起於掊克則雖無可爲之幾長國家者可不愼所使哉

精神一氣貫注勁如鑄鐵所成筆力之勇逸出尋常 原評

固是一氣鑄成仍具淵源洗鍊之勢故局成而氣自開拓

其為人也孝弟　一章　　馮夢禎

惟孝弟遠於不仁而為仁之本可識矣夫遠於不仁則仁矣彼為仁而務孝弟者其識本良有于發此蓋欲挽天下於仁也若曰道莫大於仁心莫切於孝弟蓋嘗求其說矣夫人而至於好犯上好作亂皆其不仁之甚而天下所不容者或然作亂始於犯上犯上始於不孝弟其所由來漸矣有人於此其為人誠孝弟也則和順積於身心而摩義洽於家國嘗君親上所必誠也毋事趨公所必力也彼犯上作亂之事曾彼不好之而况敢者是以知天下之有本也是道之所從出也吾是以知君子之務本也務其道之所從生也然則為仁之本可識矣意者其孝弟與一念之不孝弟其端甚微然積之以至犯上又積之以至作亂是殆滋長而不仁之極烈也此道而亡之者其本先失也一念之孝弟其事甚細然積之以及民物又積之以及天地畢成條達而仁之功極爲此順而生之者其本先立也統謂為仁之本而非孝弟也哉為學者知此則不必詩思于兼容并包之事而惟竭力於愛親敬長之間為政者知此則不必深求乎壞法亂紀之民而惟崇奬天人孝出弟之士有子之言其提天下以本而挽之仁者切矣

數語作意曲思有層折

[illegible]

犯上作亂是不仁之極對下節為仁看原是一反一正之局文從此得解故脈絡明瑩通篇止如一句降為作者專于氣骸其道有用倒提逆挽之法於語氣究彌縫合如此篇理得氣順清緻無辭仍不失一氣流下語氣故為相得

欽定隆萬四書文　上論　其為人也　一章　二

子張問十世　一章　　孫鑛

聖人之知來驗之往迹而已蓋往者來之鑒也因往推來百世可知矣十世云乎哉且天下理而已矣統天地之始終貫百王之治革皆不能外焉聖人獨立于百載之上而千百載之下舉坐照焉者用斯道也子張以十世可知問乎而不知三代之迹益燦然矣不以往迹稽之其道無由也夫子告之曰予以十世果難知乎吾則以王天下者必有禮以立一代之紀綱亦必有制度以成一代之體統而殷之繼夏也嘗取其禮而因之矣取其制度而損益之矣周之繼殷也又取其禮而因之矣取其制度而損益之矣夫聖人豈不能創制立法建無前之大猷而禮當彝典不隨世而轉移則其為萬世不易之準可知也亦豈不欲循舊襲故率守成之令然所定數儀文必隨時而變易則其為一代更新之制可知也其度於所因而起者明聖不必盡三王行事不必類三王而要之修禮教以宗當紀今猶昔也因時勢以定規模今猶昔也其因乎損乎益乎百世之遠歷歷可睹矣十世之有哉蓋禹湯文武之經既以堅百代之經華而夏殷周之迹亦以堅萬年之變態故以此推之百世一矢耳不然而必稽術數者亦安能知之

筆力古勁筍法卓成作者文當以此種為最

非其鬼而祭之諂也　　趙南星

聖人戒諂而及於妄祭者焉夫諂而用於祭僥倖之極思也此夫子舉之以示戒與且夫古之君子不回遁於勢利是以上交不諂天下之有諂也則世道人心之邪也而孰知其無所不諂哉昔者聖王之制祀典也比之以其類凡所祭者皆出於心之不容已秩之以其分凡所祭者皆出於禮之不可廢若乃非其類也非其分也則是非其鬼也而祭之何也明於天地之性者不可惑以神怪斯人非獨可惑也夫亦求福之心勝而用是以行其僥謀之計耳通於萬物之情者不可罔以虛無斯人非獨可罔也夫亦規利之志殷而藉是以售其媚說之術耳凡好諂者見其常然則不以為感而但於其不意則以此構鬼之情古典之所不載且而遠於俎豆壹以將明信哉凡挈諂者倚其常式則不以為敬而恒於其非道卻以此窺鬼之微淫祀之所宜禁且而昤之祝詞豈以盡仁孝哉世之可以富人可以貴人者亦既尊而奉之矣而富貴之未至意者其未之寔斯耶是故為之祭以暱之而逢迎之態何所不備世之可以困人可以苦人者亦既柔而下之矣而困苦之未袪意者其有陰禍耶是故為之祭以賺之而熱媚之情豈所忍自下而千上是之謂仔仔之所不敢避乃足以明處冀所祭者之亮

之而禠之也有廢而私舉是之謂亂亂之所不敢辭乃足以效誠翼所祭者之享之而庇之也藉靈寵於有位既以諂鬼者而諂人求悪依於無形又以諂人者而諂鬼吾不意世道之競諂一至於此也

畏逆宜敬人事之僭逆多矣而見於春秋內外傳祭非其鬼者自魯人祀煬宮立煬宮而外無有也孔子忽為是言蓋目擊三桓簡事齊晉强臣以弱其君而季氏旅泰山立煬宮復用邪媚求助於鬼神以厭逐君之罪此文驟觀之似於題外別生枝節然實是聖人意中語不可不知

賜也爾愛其羊　一節　　張以誠

聖人議存羊其觀禮深矣夫羊與禮非有二也愛禮而羊弗得議去矣賜豈見及此哉昔先王制禮名實相維始則因實以立名既則因名以稽實故有禮失而求諸守藏徵諸故典者則名未亡也乃今告朔者而徒羊乎哉以迹觀之則羊以實求之則禮也想昔先王忠孝之思兇有隆焉猶藉此供之靡文以表寶意況後人恪共之念日益替矣可損故府之遺蹟以泯舊章故此一羊也爾見以為羊則可以己意議去留而吾慮不若節省之策便我見以為禮則當為萬世計絕續而惜費不若存名之慮長以先王之精意

有出于牲牷告虔之外則是羊者小物也不知惟小物猶克共而後見禮係尊王有無鉅細而不敢廢墜者其競競一念猶在也以今日之凌夷不過為奉行故事之常則是羊者虛文也不知惟虛文猶克謹而後見禮係勤民有無存與而不敢苟且者其秉彝一念猶存也王迹雖熄而太史所頒未嘗不以一羊誌正朔之未改則觀瞻衛典因而知有先公先王共所遵守者多矣況循名責實與復固有待乎時政雖乘而太祝所掌未嘗不以一羊紀月令之歷新則式瞻廟貌因而知有作事厚生共所維繫者大矣況援今證古振起易為力乎如謂羊可去則先王既已創為用羊

羊其故可思也從得人故卜廢禮何未故于去羊其故又可思也爾
愛雖小猶𢘥見禮祭何以一羊故褫先王遺意哉

就餼羊以存禮何多一層推原餼羊與禮更覺親切有味用意
深後人盡此題精語

臣事君以忠　一句　　胡友信

人臣之職惟不負此心而已夫臣子立心惟為君也盡此而無負焉此其臣道之極乎昔夫子告定公之意以為禮下者人君之盛節盡心者臣子之至情以禮使臣盡君道也而臣之所仰答乎君者豈可苟焉而已哉蓋事君之義無所逃於天地者本有不容不盡之分而天質之性咸具於吾心者又有不容自欺之真故宣力效勞可為股肱之任矣未可言非君也而心精誠之發真卻在我者不敢一毫有為乎人直言極諫可為盡耳目之司矣未可言己非君也而必所期之微自由衷者不敢一毫有為乎己無愛乎其力也亦無愛乎其情委質之初已預為之決焉而誠此以終身凡可以達諸君者無不可以達諸天者矣無私於其身也亦無私於其道於對越之前已自為之盟焉而守是以不變凡可以質諸朝廷者不可以質諸鬼神矣其功之可成者固足以建明於當時而功有所不成者尤足以除姦於天下苟利社稷則成敗以之而弗辭書策之餘非所論也其名之立者固足以暴白於當時而名有所不立者尤足以見知於後世苟益國家則死生以之而蹇蹇匪躬之外非所知也于此見激切非所以為犯將順非所以為逢獨立非所以為矯協恭非所以為黨而君之有賴於我焉者

無禮之下暫不幸而君之無禮於我也亦無罪之可避耳以此去
臣也斯全矣

只體味無已以洗發忠字便親切入理與前幅相背詣矣今前
見其怒生湧出於不可禦者其所以措詞命意則有序而不紊
非撰簇時益以成之也 原評
惜其理真足以一氣有遒緊凝如鑄

管仲之器小哉 一章

馮夢禎

聖人小大夫之器疑者終不得其意也夫器小之許夫子於仲觀
其深矣儉與知禮豈其然哉且大者天下以才以名才與器
兩大者王佐是也下此則才有餘器不足矣夫子有遐思焉故管
氏之功皆爭稱之此何為而曰管仲之器小哉是不以器大者不
得已而才見常深沉不露仲其微有沾沾自喜之意焉錯雜有
餘其底裏可窺也器大者不得已而功成常謙退不居仲蓋微有
呴呴自多之意焉雖朗然燦然其邊幅易盡也故以當時之大夫
較仲仲不啻賢以王佐律仲仲幾乎小矣此蓋夫子抑仲之微意

乎而或人不足以知此然而意其似可托者必與儉節也夫仲
則儉無所於容小[illegible]有[illegible]於濫乎既而疑其知禮焉貴侈
者必然宗伯也夫仲何知禮[illegible]焉器小之實可以括觀於管乎
蓋仲惟知君之亦有君之亦有而自於功名之會而不知周公亦
儉自儉示禮乃進於道德之途故不儉不知禮仲之小誠也錄霸
功者之所必譽也器小者仲之定品也思王佐者之所必斥也吁
夫子之意亦微矣

雖不及商作之簡質而於管仲則其見其表裏故下語銖兩悉
稱觀此可悟名作在前別開門徑之法

我未見好仁者　一章　湯顯祖稿

甚人悅成德者之難因言棄德者之衆焉夫好仁惡不仁非絕德也特自棄者不用其力耳聖人所以重有慨與想其意曰君子之學也以爲仁也君子之成仁以其能自力也有仁而自知力以成之吾能無慨然於今乎於今觀之仁之好也而好仁者我未見也不仁可惡也而惡不仁者我未見也夫好仁之名人人樂得之而吾以爲未見者以好非誠發之好乃無以尚之之好也惡不仁之名夫人亦樂得之而吾以爲未見者以惡非憤激之惡乃不使加身之惡也雖其如是是以難也雖然未嘗難也有人焉憤然而起深明乎仁不仁之分惕然而思實用乎好惡之力吾知有弗好好則仁必從之義無以尚之之域亦起於一念之好也我未見好仁者亦何嘗見好焉而力不足者乎有弗惡惡則不仁必去之蓋不使加身之域亦起於一念之惡也我未見惡不仁者亦何嘗見惡焉而力不足者乎蓋天之生人不齊人之受質非一則力不足於用者或有其人而有志於仁者恒少無志於仁者恒多則吾之於斯人也實未之見夫力之足不足也以用而見也未仁以用之期爲仁而遠非乎力仁之成不成也以力而決也未有以力之期爲而絕望於仁然則吾之所見者非天有所限彼自限之而已矣非仁

遠於人人自遠之而已矣安得實用其力者一起焉而副吾之望哉

無事鉤章棘句而題之曲折抑揚畢出其文情跌宕頓挫作態固作者所擅場

參乎吾道一以貫之　一章

胡友信

聖人傳道得人而因有以旁通之焉蓋聖道未易于傳也惟曾子能悟之而又能通之亦可以見聖人傳道得人之妙矣昔者曾子真積力久學將有得也故夫子呼其名而告之曰參乎爾知吾之道乎吾之道非事事而求其端也萬事一理吾惟主一理以平施之而隨事制宜此所以神也亦非物物而爲之所也萬物一理吾惟貞一理以順應之而因物異形用之所以妙也涵其一于心非有所存而不忘通其一于外如有所理而不亂是時曾子方在心迹相拚之境也一聞其言迹化而心融矣方在形神相守之際也一聆於耳神凝而形釋矣故直應之曰唯不復有假於詞也是道也惟孔子能傳之惟曾子能悟之雖曾子能悟之亦不能強解之也乃因門人何謂之問而曉之以爲道不必于他求學惟在于善反夫子之道非他忠恕而已矣以盡己之心求之可以得一貫之體以推己之心出之可以識一貫之機在夫子雖曰心普萬物而無心在吾人則以一人之心爲千萬人之心道無精粗會通之而已矣在夫子雖曰情順萬事而無情在吾人則以一人之情爲千萬人之情理無上下沉潛之而已矣吁非曾子之善喻門人惡足以知之益以見曾子之善學聖人之善教也

朱子此章語類云天地生萬物一物內各有一天地之心聖人應萬事一事內各有一理人之心是最精之語此文後見得之

原評

清機灑脫使閱者心目一開

事君數 一節 吳化

賢者所戒貴於言者以其非進言之道也夫數言以取疏辱而卒不可復者此非能言者也則爲臣爲友者過也子游非欲其不言欲其善爲言故曰忠臣直友何代無之而忠不足結主直不足信友此獨君與友之失歟要亦已有未至焉耳何則凡事君者孰能無言也理諭之勢柰之不可積誠感之而徐焉以待其信無不可者奈何必出於數乎數則諫說雖順迹似於沽名一聽之君疑再聽之君歸君臣之交固必謂嘗己不固必謂謗己甚也激於不能相容而積怒以積怒之心聽嘗己謗己之說不爲明斥必有顯戮辱矣辱益甚甚嘗謂之節益高而因君之過吾收之以爲的且令天下概謂忠不必錄而待其君薄也自待抑不厚矣故數者吾無取乎爲臣凡交友者孰能無言也忠告之善道之不則彼已喻之而默焉以俟其化無不可者奈何出於數乎數則閑非雖切迹似於訐直友之不合焉故之大不合朋友之交深必以爲迂不深必以爲僞甚也抗於不能相容而積怨當積怨之餘聞迂者僞者之言不爲險矣必爲明絕疏矣疏益甚直諫之名益著而因友之過吾激之以爲名且令天下概謂直不必學而待其友非也自處抑至薄矣故數者吾無取乎爲友竊念忠臣直友之難也無忠臣吾以忠臣望之有之吾願思所以全其忠者無直友吾以直友望之有之吾願思所以全其直者庶幾臣道友誼可無負哉

股法縱橫奇變其間雜用短句伸縮進退無不如意此等筆法從古文得來 原評

實疏辱諫文曲而體直所謂以正爲奇

子使漆雕開仕　一節　黃其昌

聖人以仕命賢者而驗其見之大焉夫君子之志者大故其試之不輕也賢者見及此矣聖人之說有以識其大綱但之常意者則急於今有量哉是故不必不仕亦不必仕顧人所志何如耳夫子未嘗使人仕也而獨以命漆雕開其亦有信之者在乎乃開則復于夫子曰出處之道開嘗于斯而已議論可以虛剩而至不可誣者分量動靜可以浮慕而至不可昧者隱衷以開而仕也果一出而不負所舉者乎斯兼抱之士所預信于平居而開期能也果一出而不負所學者乎斯厚積之士所獨信于方寸而開未能也疑事無功疑行無名而驟焉取天下國家以試所疑則謂之何開也何敢言仕也所言也與夫子使之之意不亦異乎而夫子何以說哉蓋自以成信為信此人衆知用有可信有而成者聖人之信也使必以于人之信而仕則天下之仕者亦衆矣而開將進取焉或以果藝文以為榮者諸子之常也使如諸子之信而仕則開之于仕也亦可矣而曾不得以滿願焉乃知濟世以仕為大而尤有大於仕者仕以信為急而又有不害于未信者夫子所為說開意也以夫子之所以使合于夫子之所以說而聖賢明體達用之學幾矣

切近而實發此題未發之蘊○夫子使生開曰吾斯之未能信註斯指此理而言開明見仕之理本無可疑程子已見大意謝氏不安小成則又於開未仕處推見其心蓋此段入門當日未嘗明指出大意謂何小成謂何要渾妙在不直說破其於斯字之旨實得乎語意終矣文能質實指出妙句在入人共讀則書中何字直提刻劃亦皆乃謂理即性也斯字不可專指仕上只不知聖賢之學體用一原說仕之理外又別有仕之理即爲辭害義迷惑後生不可不辨

晏平仲善與人交　一節　　歸子慕

聖人與齊大夫之善交惟其有恒敬也夫與人交而敬善始善終之道也齊大夫雖久猶之謂之善交非耶夫子稱之以風天下之與人交者意曰大倫有五而友居其一人始申交矣友以義合而敬爲之維交始卽敬矣然而道有汚隆亦有時汙則世運古今之變也久矣夫交道之難言也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則又人事終始之變也其與夫交態之無常也以吾所見如晏平仲者其善與人交者乎當其交之乍合也彼此兩不相習則彼此皆生畏憚之心如是而敬也平仲亦猶夫人耳矣至于久而益熟新者成故易與之心且交起而平仲之敬也獨不衰當其交之始密也彼此方恨其晚則彼此皆存致一之志如是而敬也平仲亦猶夫人耳矣至于久而漸習熟者成泛既無之情不復作而平仲之敬也爲益篤形迹未始不忘也形迹之忘不至于疏略朋友彼攝攝以威儀亦何分于久近而世盡失之惟平仲爲能不失此意矣苟意未容不洽也而此意之洽不至于比昵仲于知己詘于不知己稍失檢于微細將非之性乎仲爲能永貞此戒矣論交于叔世若平仲者豈可多得乎哉而擇交于今日若平仲者吾寧無取乎哉吁以此見與人交之道而當時之所以論交亦可知矣

文之愈遠而彌存者其所發明皆人情物理之極而爲他人所不能道此文佳處須以是觀之

季文子三思而後行 一節

黃洪憲

聖人因行事論思要于可而已夫思以理裁也要于當則再思可矣何以三爲甚矣古今得失之故皆起于人心之思順其得也以沉幾亦以果斷其失也以輕發亦以遲疑昔之先大夫曰季文子者相宣成之主聯齊晉之交不日備豫而過求則日周旋而無失今人傳其事以爲三思後行也夫子聞而有感曰夫大也爲思於謀國者如之何必三思而行也蓋心本靈竅思之則通而將迎意必之私入焉而機理本然何思之有得而利害攻取之念入焉而滯故善行者不厭思善思者不過再國家有大計惟斷乃成吾策之復於所策者再紬繹之則擬議精而權衡不爽事可制而決矣亂疑行合關惟敏斷集吾慮之復於所慮者再籌度之則精神一而意見不遂謀可立而斷矣吾欲撝合人情彌縫世故雖深思不能窮其變而唯隨事觀理行吾之所當行者則再計而可以定謀吾欲逆料成敗豫規趨避雖百慮不能究其歸而惟因時制宜行吾之所得行者則再思而可以決策彼文子之三思吾不知其何如而大約在於再爲可矣不然有所疑焉而不果將牽制以失事機有所疑焉而不斷將優游以釀後患欲以慎行實以窒於行耳噫文子如可作也且然吾言乎哉

實足發後儒之思而章法老精筆陣亦古

欽定隆萬四書文 卷八 二論 季文子三 一節 黃洪憲 五十

中人以上　一節　　周宗建

語以人爲程何以不可語矣夫教同是上而人不皆中人以上也不審其可不可而語之不亦惑乎若曰希道由粗以見精君子語上不遺下然其僴淑學者有苦心焉非一槩以相量也故夫教有上焉非必得可語人者哉然教以上爲衛而人以中爲階彼資不必上智何敏而有餘學不必純全而所積已厚此中人以上也事理之熟識雖因始見終而未達于化神之域其積之功能亦匪朝伊夕所未會一本之窮由是而語之聖而能發終日之久不爲煩蓄而能通一聯之餘不容贅凡此皆語上也則其可名也不然而中人以下乎殺之自天難言夫敎皆討之自我又非有積累一日風施皆進退之道而迫示以造化影神或間之而茫無畔岸東言者名象之繁而强执以危微易簡或因之而妄思奥游大其後日而道本必不可進於高則而其端前所及則有不容語之本量是雖與欲與之語而其人已非雖其人終欲與之語而其後尚非也不可以語上也要之道雖下而非上者也學由下而幾上者也予斯其分隨人而語之俾中人以上可以入吾之教中而中人以下亦不至爲吾之教外此則君子陶淑學者之苦心非大

中人以上兼資禀學力說看顔曾二子便見顔子天分高無言不說語之不惰固是語上曾子質魯直積日久後來卒傳一貫又端木子亦以明悟稱然其于文章可聞性道不可聞則前此猶待問之後則待多學而識後乃語性道也篇中根據極確後半更無處不到

知者樂水 一節　董其昌

聖人發仁知之蘊觀其深矣蓋仁知之樂不同由其體有動靜也而效其殊於樂者矣乎夫子悉言人之於道也苟其中有真得則其蘊無盡藏者於知者仁者見之矣彼其觀化於天地之間而情以境生不能無所樂也然觸象於吾心之內而境與情遇則各從其類也知者其樂水乎仁者其樂山乎何也一元之氣水得以流山得以止動靜之象也內一元之理知得以應仁得以寂動靜之道也以知觀知靜亦知之淵源而其體則止於發通神而明之有因機矣且其受於水乎以動觀仁動亦仁之有覺而其體則主於

疑定然而存之有其幾矣宜其樂於山乎吾以此知知者之樂矣吾以此知仁者之壽矣蓋知之動也非紛擾之動而無得於心者也心與理順理與事順有慮皆通無得而閡之即迹有不齊而休休者自在也仁之靜也非寂滅之靜自無與於身者也心與氣合氣與形合元神常聚無往而將之以敢有不容而生生者自在也乃知道有本得於心則微用乃親物適情而全體子然俱而為身心性命而實用流行學者動而能知靜而能仁道無餘蘊矣

左宗右拂宮止聯行內堅果而外圓潤只虛實分合斷續之法無不備矣。處處歸重動靜仍於題位毫無淩亂

公西華曰正唯弟子不能學也　歸子慕

賢者觀聖之深而自得之於自道者焉蓋聖學不必遠求也即其所自道者弟子學焉而未能乎遂足以明其為聖仁耳且昔夫子進不敢以聖仁自居退而以為不厭誨不倦自許以為無可稱述者如是焉而已矣乃公西華作而言曰安行者不知勉行者之多門也成功者不知用力者之甚艱也終身莫竟之事上不在於多言衆世難聞之功並不在於奇行為不與厭倦而厭倦不當其厭也同一厭倦其始將有無可奈何者耶而何夫子之常不厭也所謂勤不能傳之弟子者其惟是此誨不與倦期而倦自至

當其倦也一此一彼離志解體殆將有不能自主者耶而何夫子之常不倦也所謂弟子不能得之師者其惟是也若論聖道所不敢知而即此為與誨之間則弟子之所身試者蓋已有年矣而追於今欽志者退先傳者倦獨夫子一人常如是焉然後知聖愚之不相及果不離日用也遂者夫子其真聖不可知渾化而不覺矣乎若論仁也所不敢知而即此不厭不倦之間則弟子之所逐患者已見於前事矣而就其中顯示於方亦步趨亦趨而未由之嘆猶不免焉然後知夫之不可階而升其卑如地者也息者夫子其中心安仁純一而不見也乎可若聖與仁非夫子其誰與歸

公西華非僭者若不能爲此言作者體認眞切故辭淡而意深如脫於古賢之口

民可使由之　一節　　錢岱

論君子之教有不能盡行於民焉夫君子教民之心無窮也而知之與由有不可以槩使者如民何故且教以因民不貴强民順其材之可至而施焉如是而已矣何言之天下之可以由而亦可以知者道也君子之使人由而亦使人知者心也顧知行合　在賢智斯無可無不可而材智有限在凡民則有能有不能天下之正路而使天下均蹈之迹耳非所以迹也究乎極焉則理之無方無體者雖中人且弗悟也將責之顓蒙之俗而勢愈拂矣天下之周行而使天下共履之道耳非所以道也進而求焉則民之不著不察者雖日用且莫覺也槩論以精微之論而惑滋甚矣蓋理之當然具於性而民皆可率性也故取足於出天下將無不可化之民性之本然原於天而民罔能逹天也故取必於知天下始有不可循之教是惟其所知者即寓於所由之內而其可由者自限於不可知之神故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非君子意也勢也

淡而旨淺而深參變數百題之上四旁皆足就白文清轉字字快足心目俱爽亦短章僅見之作

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　方應祥

蓋有道之世士重經世之學士安於無用而後安於無用也有道而可貧且賤與夫于意謂賢人君子天生之為治世待也高爵厚祿國家設之為賢者報也有道則見正以不辱其君成己之有恥介有其長窮者恥吾恥夫邦有道而貧且賤者矣士有修志節而軒公卿論有道之日也處行道而不變塞甘貧守貧賤之地其有道之君用君子而細小人不能進而務君子之軌非命之不通則抑也將義可安以優游太平之世誠裕矣然吾身豈自有餘其有道之世指賢者以郤不肖我頗倪而居不肖之位非人之無援又可知也幽貞成性於咏歌王者之風亦行矣然天下豈異人任也如弟曰厚糈而效之雖素餐而不可為也不知貧食孤飲以為行道之貞對求忠而不斷行義直其氣救世惡之與未嘗不知弟曰事行其用之簿官而不可就也不知環堵仄居自有盛明之養焉辭寵而月以進勞及之不欲不為之者均玷耳要之有道之時不易際也先大而道則其始後入而道則其終皆恃此行己之恥以植幽經有道之貧賤不可處也雖貝恥道之不立有貝亦恥道之不公總對此有道之運而多內愧士貴經世之學如此非好學以善道者孰辨之。

可恥處其從有道政治與儒者身分勘出故可屬可遠迎出衆人意想之外

禹吾無間然矣　一節　王衡

聖人何論王道而發其君天下之心焉夫惟不有天下者可以托天下也非禹焉足以當此嘗謂有天下者四海之奉與四海之責常相隨而爲君之樂與爲君之事不兩盡此惟危惟微堯舜所以開治統也帝降而王無間然者其惟禹乎禹以爲吾服食宮處之身乃天地臣民之身吾今日崇高富貴之天下本吾憂勤胼胝之天下念錫疇之重則奉養不得不輕矣思奠鼎之難則樂成不得獨易矣是故苟非接上帝之馨香何味不可適口而柔嘉必芬之獻則惟以羞之鬼神明粢不與饔飧並登饗以禮稱也苟無係於四海之瞻矚何衣不可適體而山龍華蟲之飾則移而致之黻冕埤服不與袗羅並陳采以物辨也苟無關於百姓之利病何地不可宅身而經營茂度之力則併而用之溝洫用功不與宮功並舉役以事程也當其時深宮大廷之內嘗若不足而畎畝之間常若有餘不足者以明吾有天下不與之初心而有餘者以完吾視天下由己飢之責任此對傳供服食宮室間而天地祖宗鑒之子孫臣庶取之千萬世之指戒萃之見於今而克勤克儉備明德者如□也吾乎吾有無間然矣後之君人者乃以朝祭爲有司之事畿衆爲小民之事而人君之事獨有食烈衣秕養序處役而

已此與禹德正相反奈何欲效唐虞之治哉

豐約中度不以雕琢傷氣不以秀潤掩骨作者一字訣曰緊此尤其造極之作○朱子於此章何有至大至精之義惜未能發明而於人所共知則已得其體要

四十五十而無聞焉　二句　[illegible]

即失其者之能可爲而後生可畏矣夫可爲而不爲至於時之既去也亦嘆矣此後生所以有時而不足畏也與夫子曰甚哉時之當惜也未來者追計之而有餘而已往者潛消焉則不覺是故少而壯壯而老古今人往往奄忽於此而卒爲人所料想者向之所畏於後生者亦以爲是後生也積日而累功積歲而程行蓋至四十五十也而時之道已久矣故足畏也如其積情他已偷取於今日而猶待後然悠悠玩安者偷於來年而來年更甚如是也而四十甚易日而四十猶未故也於道其乎未之聞也逞思四十年內何

事不可爲而失之於交臂今而四十也爲無望矣如是也而五十終然如而五十猶夫故也於道其乎未有聞也十年五十年間何其日之長而等人以一歲令而五十也爲無幾矣昔之少壯猶不如人而況鬢有白髮耗齒疏乃爲人以沒世已四十五十而業已上達不爲晚四十五十而猶讀下學則已老矣後後生以貴恨爲日後生之時不可知四十五十之時已可知也其生所爲其在也後生以後見難知四十五十以後則易知也其事無成其見也殆亦不足畏也已夫始於可畏而終於不足畏非人情之至變而後生之不變也嗟乎謂非後生者日後一日後生如斯而四十五十已在前矣可懼哉可哀哉

情文交切足令人怠心惕然起敬者哉

朋友之饋　一節　方應祥

聖人處友之饋不以物掩義也蓋朋友義爲重也故祭肉而外車馬亦可不拜與且友道之敝以人競於利也知有利則視義輕矣利所在則用其情利所不在則不用其情矣非聖人與人交之道也夫子之與人也亦嘗有以禮受饋之時夫子之處饋也夫嘗不以義嚴璧之別情有儀而未喻則有以我之施歷人之報者此朋友交際之義也以義饋之亦以義受之已耳車馬雖豐而物非孝享固不以將享之敬承之矣勢有急而當周則或取人之盈助我之乏者此朋友相恤之義也饋之以義亦受之以義已耳車馬雖腆而物匪所餘寓不以受祚之儀拜之矣蓋以義處人則其與我友也默逆存亡衆可矜之以無恐所庶于我不輕也禮際之常進退爲以爲恩是薄於待人聖人所不敢也以義自處則其與人友也耳目所接業已與共有無斯加效於人非小我一受愧之故遂點鬮以爲敬是薄於自待聖人所不爲也故義在於施則有驕可說無人德我之意而義在於受則車馬可愧亦無我德人之心何也謂之朋友我之視彼兄弟之好也臨之以朋友之名者我固其于姓之類也任于姓之刻則亦歡祖考之賜故有祭肉必拜以示恭處兄弟之間不必計爾我之跡故雖車馬不拜以明義此可

知交道已。

題雖重不拜車馬然不曰朋友之饋雖車馬不拜而必提非祭肉三字有內正須借此生波文前後夾寫深得題句之妙　原評

先進於禮樂 一章　　鄧以讚

聖人述時人之論禮樂而因自審於所從蓋禮樂貴合爲得中
也夫子嘗□□□已矣而肯狥乎時好耶想其傷今思古之意曰
天下有可以狥世俗而與俗從之而不以爲同有可以自信者則
違衆從之而不以爲異昔者有感於禮樂矣彼禮樂者先王制之
後世從之初何有於進之先後也自末流漸遠於是有先進之禮
樂焉彼以議然之真可傷人文之盛亦誠獨得其中者矣而時之
人昧於制作之本乃反目之以爲野人野人云者謂其不足以務
天下之耳目也自先制既變於是有後進之禮樂焉彼以文物之
華何俺忠信之實蓋誠至於失中者矣而時之人昧於侈靡之習
乃反目之以爲君子君子云者謂其有以新天下之耳目也夫即
時人之論則其禮樂之用必從後進而不從先進明矣然文質彬
彬然後謂之君子使其誠是也則吾固當之所願見者也而今之獨
勝於文果可謂君子乎吾固不敢以必從也質勝其文然後謂之
野人使其誠是也則亦吾之所深病者也而古之禮得乎中果可
謂野人乎吾則不敢以不從也用之爲己則以之治躬以之治心
所願爲從周之民者此也雖舉世非之亦不顧也用之治人則以
之定志以之令情所願爲東周之治者此也將與世反之而不辭
也蓋寧有野人之譏而不敢使質喪之衛彼寧無君子之名而不
敢使繁文之日勝此聖人之所以審乎可龍比而夫子之慕古者
意亦深矣

矩度不失尺寸氣味深得羅孫若璞以中字作眼尤有歸宿
與耗文先燈隻字同是精神結聚處

非禮勿視　四句　鄒德溥

聖人於大賢許之以己之當克者焉蓋視聽言動未有不由乎心者也於其非禮者克之所以為仁無遺蘊矣乎夫子語顏淵以克復之目也意曰天下未嘗有心外之感也為仁者安能遺感以事心哉蓋其所感而無失其心之則焉如是而已矣蓋自物之感於心也而所謂視聽言動者緣心而起矣是心之所不能無也自心之流於感也而所謂非禮者緣視聽言動而起矣是心之所不可有也心之神常聚於目而使非禮之色入之可乎吾舉吾之視而歸於禮毋使非禮者得而淆吾視也以是養其所以視者也心之虛常通於耳而使非禮之聲入之可乎吾舉吾之聽而歸於禮毋使非禮者得而淆吾聽也以是養其所以聽者也天下未有言而不出於思者吾懼言之失而因累其所以言者也則於言之非禮而禁焉要使言與禮俱斯已矣天下未有動而不出於心者吾懼動之失而因累其所以動者也則於動之非禮而禁焉要使動與禮協斯已矣天下之物日與吾心交一旦以其心從之天下而心不累吾之心日與天下之物交而皆以其禮節之則物亦無自蹈其間以為仁乎蓋惟視聽言動之用有已故即以決為仁之機惟視聽言動之咸復乎天下收可以立歸仁之效何也其亦是務哉

清切簡質存乎中說理文字難得如此明淨者

樊遲問仁　一章　郭正域

聖人發仁知合一之理而帝王之道是徵矣夫知之與愛其用相須也舉錯之化帝王有行之者而何疑於聖人之言乎且夫以仁言仁一道也以知言知一道也合仁知而言仁知共一道也同本殊用而不相妨者樊遲之問仁也夫子以愛人告之夫以愛言仁似勿論其知與不知也皆在汎愛中矣是言仁而難以言知也遲之問知也夫子以知人告之夫以知言知似勿論其愛與不愛也皆在甄別中矣是言知而難以言仁也宜遲之未達也夫子復以舉錯之化告之夫所舉在直而舉世皆直道之民所錯在

枉而舉世無枉者之行此其所以當舉而當錯者孰知之也所以化枉而爲直者又孰使之也夫子曰知而仁已寓矣乃遲之未達猶故也故子夏因其問而嘆曰富哉言乎夫子之言帝王之道也舜有天下欲盡天下而仁之而舉一皋陶不如皋陶者遠矣舜其有以使之乎舜使天下爲仁而當時稱舜者不獨以其知人之知矣湯有天下欲盡天下而仁之而舉一伊尹不若伊尹者遠矣湯其有以使之乎湯使天下爲仁而當時稱湯者不獨以其數求之知矣此其合衆人而選之擇一人而用之若易其知人也而何病於愛爲天下舉一人而使天下皆爲仁若是其愛人也而何病於知信乎仁知之相爲用也

因前節仁知分舉故闢出未達以下半章若將合一之理預透在先則下文俱成贅語矣循次合節處通闢解紛有先民之遺

禮樂不興　二句　　鄭以讃

所刑罰之所以失中而知禮樂不可廢也蓋刑罰係于民生甚重也以禮樂廢而不中君子能不求其端哉夫子意曰致有相因敝有必至名之不正也其漸之倣可一二道哉禮樂所以防治刑罰所以懲奸皆政之大也然所極辨之朝欽恤于五刑亦惟大順之世盡心于成而有相反而相爲用也今以名之不正至于禮樂不興也是品式之等差所謂取象于卑高者皆壞而不伤其氣之流動所以齒乎剛柔者悉斂而不修夫禮序也序之反爲紊亂無所不紊而刑罰之用亦顛倒而不得其平樂和也和之反爲乖

將無所不乖而刑罰之施亦暴戾而不得其理非有以整齊其型範而經只之與行不能也既陷于無知又以恣其之身臨之將不嚴天威不敬民命甚也其急剛內之有已矣安望其中倫而絕無偏倚乎非有以蕩滌其邪穢而和民之心不能也既汨于文則又從而致之心通之將安有不相關死生不加惻怛任其意又致之可已矣安望其中則而盡與低昂乎獄之爲條頗而獨倚刑之屬數于罰之屬亦數于非嫻于節文而中于好惡必不能有倫有要而合其麗于法之中不留其寬不中也獄之爲情變而難盡或上刑而適輕或下刑而適重非觀于會通而融于拘攣必不能惟齊非齊而權其比于法之外不權其比不中也要之出乎禮則入乎律降與與播刑非二物也故禮之壞也其究即刑之濫也喜之中節爲和怒之中節亦爲和用樂與用刑皆此心也故樂之用也其究即刑之淫也吁由此而正名之實先不深切著明哉

禮樂刑罰交關處可依府委剖分精詳其理則融會六經其氣則浸淫史漢其法則無所不備也

君子和而不同

黄洪憲

論君子之與人同於道而已矣夫和者天下大同之道也惟其道而不惟其情此君子之和所以不為同也與且夫天下無不同之道而有不同之情道相濟然後和情相比則為同和雖未嘗不同而非即以同為和也幾後之論心術者觀君子之與人詎非不親也而所予者道于情不貴苟而合交非不篤也而所協者義于物不容詭而隨同寅協恭非以樹黨也天下國家之事本非一人之意見所得附和而強同者惟平其心以待之而已矣和出于平而又何比焉合志同方非以植私也天下萬世之道本非一己之私心所能任情而強和者惟公其心以應之而已矣和生于公而又何私焉內不見己故于人無所拂而不必在人者有以同乎己外不見人故于己無所戾而不必在我者有以同乎人非其道也獨見獨行果斷其是而不顧雖或不諧于衆實則相濟以為和耳此君子之所以不同而其心與道易知也如其道也公是公非與衆共之而不違其使自昵于俗不過順應以為和耳此君子之所以和而人同也其心與迹難知也蓋和則未始不同而非有心于苟同不同若不可語和而實所以成其為和世固未有一于同而終能成其和者也此君子之交所以無外和而中離始同而終異也

於和同互異處確有指歸君子心事學術全身寫出文亦純粹無疵

欽定隆萬四書文 卷一下論 君子和而 黄洪憲 一行

子問公叔文子　一章　陶望齡

時人之疑大夫皆過聖人終於不信也夫不言不笑不取非人情也而如賈之所稱則又過矣夫子安得而信之且夫論人於春秋之世或可以幾廉靜而未可以語時中可以邀世俗之虛稱而未可以逃聖人之藻鑑公叔文子衛之良也吾觀其大槩蓋沉靜廉潔士哉何世之人迹其沉靜而遂以為不言不笑也迹其廉潔而遂以為不取也夫子以為過而問之公明賈公明賈亦已知告者之過而其言之過也乃彌甚人曰不言賈則曰夫子時然後言而人不厭其言視不言抑又難矣人曰不笑賈則曰樂然後笑而人不厭其笑視不笑抑又難矣人曰不取賈則曰義然後取而人不厭其取視不取又難之難矣夫言笑辭受之間人情皆不能無文子而人乎吾固知其不免也言笑辭受之節非聖人皆不能中文子而猶夫人乎吾又知其不盡然也充彼未發者難與隨時故談時中於曲謹之士則大而無當發見非時者易以起厭故稱不厭於靖修之士則誣而失其夫子心知其過也乃曰其然豈其然乎蓋溢美之言不敢輙信而爲賢之文子又未敢輕訾而直議之也此以知天下惟時措為最難論人者未可以易而許人學道者不可以難而自阻

點化題面手法靈絕更有峭勁之氣遊衍行間

公叔文子之臣大夫僎 一節 孫愼行

大夫舉其臣於國可爲賢矣夫僎固家臣也非文子之薦則烏能與之同升哉且昔春秋時大夫皆世官也其有家臣而爲大夫者則得僎焉其有舉家臣而爲大夫者則得公叔文子焉夫人情未有不忌人之賢者也即賢也未必不慕樹人之名而益私門之黨即賢之可爲公用也又未必不爲入朝之嫉而防逼已之萌若是則僎亦竟以家臣老而已矣乃今業爲臣役俄然得以大夫見焉此處只局平敘職然下事蹟文竊在臣僚俄然得與大夫偕焉文子蓋愛士而不隱也官天位而莫之敢奸也然而以卑簡之臣得自致於君卿之佐則僎亦榮矣僎蓋懷能而不終屈也遭遇合而得自遂也然而以私家之屬竟能收其公輔之材則文子亦榮矣當是時文子若忘乎僎之爲已臣僎亦不以臣之賤而有愧顔以舉我之恩而有德色也天下固不非其臣之驟進亦不以大夫之貴自等家臣而爲文子恥也夫君之患常在賢能壅於下而公庭虛於上士之患亦常在當途者擯事要於前而賢能者抱怨閟於後賢如文子則人臣之義止於此矣夫子曰可以爲文矣

古文之妙全在提筆折筆提筆得勢則波瀾層叠折筆有情則文勢蓄聚試於此等文參之原評

文以神韻別雅俗不必有修飾之思而雍容紆餘自覺迥然絕俗

人無遠慮　一節

劉一焜

聖人啓人遠慮而深惕之焉夫憂不自生也慮不遠而憂近矣可無湯與今天下皆忽於慮之方萌而震於憂之已集此未視夫遠近之機而闇於憂之所自來也夫慮生於不測遇之一念而其精神常運於不見不聞之表圖之若至邇而其及也遠憂生於不慮遠之一念而其形胎遂伏於可見可聞之中忽之若至遠而其來也近億兆人之命懸於掌上有如泄泄焉不爲億兆人慮則此因循玩愒皆所以陰釀斁端而爲掌上不可測之變也雖憂之來非必戶庭之咎而其卒然出於不意若蕭牆肘腋矣千百年之計起於目前有如憒憒焉不爲千百年慮則此鹵莽滅裂皆所以潛伏爲機而爲目前不可禦之災也雖憂之成必非朝夕之故而其忽然發於莫支若蹶息猾肆矣蓋天下非有天行不可易之數而皆以人情物理事勢爲之端唯失於未兆易謀之初而昧於難重難反之際故蘊而成其憂亦無有卒來不可禦之憂而皆以安危利菑彙爲之漸惟伏蔽於可以有爲之日而禍發於無可奈何之時故舉而謂之近可人能遠慮可無憂矣

一氣披靡而下題竅盡解其古淡磅礴處大類歸震川　原評

出語皆縮朒攫胃可爲肥皮厚肉之藥石

吾之於人也　一章

王堯封

聖人志盛王之道而以公論自附焉甚矣聖人志在三代之英也無毀譽而自附于盛王之直道蓋有用行之遐思哉夫子意曰直道在人無古今一也自代升降而道汚隆始謂民心不古而所以行之者亦異矣吾之於人也而敢然乎哉彼稱人惡而損其眞謂之毀毀非直也吾誠不能隱人惡然于誰而毀乎揚人善而過其實謂之譽譽非直也吾誠不能掩人善然於誰而譽乎即一時之獨見或嘉善于未成而遂異日之所臻必盛名之能副則譽且無之而毀何有焉若是者吾誠不能枉斯民之是非而以不直行之矣乃斯民之不可枉也豈自今日始哉夏后殷周以來其舉世者非一君而蕩平正直之道其獨行者如一日賞不當善雖聖王無以勵俗而今此善善之民所不可枉其公是者固即三代之世所以秉至公而脩賞之民也吾方將與之追盛治焉而敢以譽行與罰不當惡雖聖世無以服人而今此惡惡之民所不可枉其公非者固即三代之時所以奉無私而刑威之民也吾方將與之修大猷焉而敢以毀行與夫何三代行之則直道見諸實事而世方降澆漓之風吾今行之則直道託諸空言而人且滋毀譽之議然吾終不敢謂斯民之不可以古治治也

空明澹宕清淡而味有餘粉澤爲工者當用此以滌濯之

吾之於人也 一章 馬慤

聖人以直道待天下以民心之本直也夫聖人之好惡與天下爲公者也而況民心之本直焉又何以毀譽爲哉宜其有感而言之也且夫上古有生三代之後當不得挽頹風以古道而幸有古之道直在焉見亦甚無樂乎枉而行之也吾嘗思之毀之名古未有也起於惡之不直也譽之名古未有也起於好之不直也是非失而爲愛憎愛憎亢而爲毀譽甚方爲之而又從從焉與乎然惡不可過好亦不可過故譽或有之而試又先之矣夫無毀無譽豈不稱直道哉而是道也起於三代夫民猶之獨從而天下爲公成於累世聖王之培養而萬古不易朝廷之上以直道爲政教而賞罰明今非其時矣而禹湯文武之遺化在焉是斯民之所服而習者也何可欺也閭巷之間以直道爲論議而美刺備今非其時矣而忠敬質文之餘俗在焉是斯民之所命而成者也何敢枉也蓋化理本直而挽人心以從古雖責在教之凡民聖王不與而執古道以御今願俟從先之君子此固吾所以無毀譽之意乎

遵古而波折自曲簡練而規模自宏 原評

吾猶及史之闕文也　二句　顧天發

聖人邇所見於世者而慨深矣夫史闕文馬借人事皆微淺而夫子以及見為幸而況世何如哉意曰世道盛衰之變蓋人心由愼而之肆由公而之私也然聚而未極不能啟世之道將吾於今日再虞夏商遠矣并不復識文武而夢周公矣問居歲月之遠而竊億我生之初其習尚風俗猶美也其習尚風俗之美猶記一二也作史者豈以襲故乎而每闕夫文焉有馬者豈以市德乎而每借於人焉任其意見史可易也而弗敢也稟承焉留其疑以昭萬世之信而罔無作聰明之君子及觀里閭間大抵不挾以自私如借

馬之事所有也而相承於敦龐之雅儼然昔矣逞其文采史可飾也而弗敢也乾蹺焉小其心以隆一代之質而剿鮮無忌憚之小人及觀田野間大抵不吝以便物如借馬之類不乏也而相趨於長者之行藹然古矣想文武之造周也重令典而養太和所以翔吾者豈雖數百年來先獻已逝而淳風未息當此際也天下有人焉無庸據之耳且東周可幾也想周公之造魯也有老成而崇忠厚所以培植者其流雖數百年來倫休漸替而被服未泯當此際也魯國有人焉亟維持之一旦至道良易也不意相去幾何時而今則亡矣今且如此後可勝言哉

正嘉先輩皆以義理精實為宗故以加矣故隆萬能手復以神觀而微取勝其合者足以參入心神

知及之　一章　　吳默

聖人於知及者而責以仁守之全功焉夫道以仁守極於動民之禮斯全也必如是而後爲真知也已嘗謂學者不患識見之未融而患體驗之未至善體驗者出身加民其精神無所不貫故稱全德焉由今觀之世有大知固未有不兼乎仁者也學有真得亦未有患其或失者也惟知而不繼以仁則得而必終於失入道者可以無實之虛見自謂已至哉乃所謂仁守亦不易言矣人之心非必獨知之境所當操持卽威儀擧作皆吾心出入有亡之會人之學非必本原之失乃爲人欲卽失之威儀失之振作亦此心

理消欲長之時天下有稱爲仁知合者而自弛其莊臨之度則我實先天下慢而期民之作敬弗得矣天下又有稱爲內外兼修者而闊略於動民之禮則我實示天下踈而以稱曰盡善弗得矣夫豈非故爲矜持也是學問之中宜有此檢束也此而不能守則所貴於仁者之容謂何而知及之時所究析於動容周旋之道者竟何爲也豈非故爲紛飾也是學問之中宜有此節文也此而不能守則所責乎仁者之化謂何而知及之時所研審於化民成俗之方者竟何爲也毋事於儀文度數之末因爲徇迹而遺心徒守其空虛無用之心亦且以外而病內仁知相成者其知之

立義雖本朱子語但聖人於虛實本末之序層次推究語意渾然獨拈仁字聯貫前後乃時文家小數機法雖熟體卑而氣索矣然其經營之周密尺度之渾融固非淺學所能卒辦

天下有道 一章　　胡友信

聖人通論天下之勢而順逆之變盡矣蓋天下之勢順與逆而已順逆各以其類應勢之所必趨也孰有逃之者哉今夫天下之勢有已然而知其然者有未然而知其將然者有不及見其然而知其固然者此皆天下之勢也吾嘗舉觀之矣彼自大道之行也天下之政出於一而惟辟作福惟辟作威禮樂征伐自天子出焉三代以上之時也可以故求者也自大道之隱也天下之政出於二而或敢作好或敢作惡禮樂征伐自諸侯出焉三代以下之時也可以迹驗者也自天子出萬世之事業也而今不及見矣降而諸侯則十世之事業也而世已微露其端也降而大夫五世之事業也而今有可想矣若甚而陪臣執國命焉則三世之事業也而吾不知其所終也抑又思之天下之無道而漸及於陵夷者大率始於諸侯之僭而終於庶人之議也何也諸侯者僭之階也庶人者道之公也故天下有道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則諸侯不得而引諸國也大夫不得而專其有也陪臣不得而待其歸也萌蘖未生屬階未長雖莫熾於大夫而實不敢專也天下有道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則諸侯無可議也大夫無可議也陪臣無可議也各當其處各安其分雖莫嘖於衆口而亦不能議也此之謂萬世之事業也

而疑裝疑微之象惡得而動吾之目哉

氣清法老古意盎然幾可繼唐歸之武所不能似者唐歸出之若不經意耳

齊景公有馬千駟　一節

越南屋

觀民之所稱與否而人品定矣夫斯民直道而行者也有德則稱無德則否何論貴約哉昔者齊景公實與吾夫子同時門弟子熟悉其本末而身見其始終故於其死也而書之曰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民無德而稱焉誠以景公之千駟也而齊民視之蔑如也可惜也以景公之徒有千駟也而齊民視之蔑如也無怪也於是有感於夷齊之事而併書之曰伯夷叔齊餓於首陽之下民到於今稱之夫此二子者使其嗣孤竹之統則五等之列也乃遜之而逃使其紹周王之休則十人之倫也乃恥之而餓故自齊之民以及天下之民迄今皆曰殷之義士此太公之所謂左右者也愚民寧知悖史乎蓋奉天討罪夷齊猶以爲譏視景公之以賊臣爲德何如此安得不榮華彼安得不污辱也曰齊之民以及天下之民迄今皆曰古之賢人此夫子之所語門人者也愚民豈聞聖言乎蓋立長擇賢夷齊猶以爲兇視景公之以兒弑爲利何如此安得不名彰彼安得不湮滅也天道神而莫測昏庸者富厚仁賢者餓死民心愚而至公富厚者與草木同朽餓死者與日月爭光有志之士其將何從焉或曰夷齊之名非得古世人之所寵獸故易得名非夫子著之恐首陽與於陵同識故砥行立名者毋恨不遇夫子也

作觀之怪怪奇奇反復諷誦其立局措詞無一非題中精理歟陽五代史論贊深得史遷神髓斯文其接武者歟

鄙夫可與事君也與哉　一章　　趙南星

聖人維臣紀而深絶夫嗜利者焉夫事君而有嗜利之心則是未嘗事君也固宜其無所不至哉此夫子所以重爲世戒也意謂人之品多矣而有曰鄙夫者謂其識見之庸陋志趣之卑污而無當於羣雅也非夫世之所謂大奸大惡者也是故君子鄙之而亦或忽之鄙之則以爲不屑與事君忽之則以爲奔走而驅策之無傷也吾以爲此必不可之數也何則鄙夫者以仕宦爲身家之計而不知有忠孝名節以朝廷爲勢利之場而不知有社稷蒼生未得則患得妄處非據弗顧也既得則患失久妨賢路弗顧也夫人之

所患在此則其所悉智力而圖之者必在此未得而患得則彼一匹夫耳擯而不用已耳彼亦何能爲者苟其既得而患失則內懷無窮之欲而外乘得肆之權負乘以致寇衆所不能容也而得之自以爲公不能失之自我則於事何所不爲折足而覆餗上未必弗覺也而受之於君者必不肯歸之於君則於人孰不可忍不攻之恐爲國家之蠹必攻之則爲善類之殃緩去之恐滋蔓於方來驟去之則禍成於一旦蓋至是而斯夫也非向之所云鄙夫也乃天下之大奸也乃天下之大惡也無論他人不意其至是卽斯人之初指亦不意其至是然患失未有不至是者夫鄙夫所可與事君則天下有不患失之鄙夫耶以人事君者奈何忽諸

鄙夫不必將曹操李林甫秦檜來形上如甄豐王舜劉秀馮道輩耳此等人不過患失既而擁戴篡弑皆自庸陋卑污始此作最肯　原評

春秋以前强臣專政者有之鄙夫橫恣者尙少秦漢以下乃有禍人家國者聖人知周萬物早洞悉其情狀作者生有明之季撫心痛目故言之如是其深痛也

唯女子與小人為難養也　一節　方應祥

御侮之難鑒於意之何也蓋不孫與怨因近之遠之所自取耳降人之難養以此與且君子所以持性命之正而調陰陽之和必於左右偏私之地達其窺敗處嚬笑之必欽則為女子小人加兢也法之內法之外不相觸而絜矩適之中無益情亦無不及情交相攝以維一人之體安在若輩之獨難于養哉吾正以此見其養之難何也養之者非欲教之不孫也嘗以養而得不孫則近之心難計也自有當近之寵澤不勝比而增媒蘖彼不念衞之過正將謂君子唯予莫違也憑我之權而還以我為市吾實狀其協而召之侮矣養之者又非欲格之使怨也嘗以養而得怨則遠之心難存也亦自有所當然之體貌不勝附而售戾焉彼不謂命之不同且恨君子棄之忽也挾我之交而反與我為仇吾實鬭其釁以挑之構矣此可徵以難養名女子小人哉彼亦思嚮于有向廉于色無有爭妍取憐者之不以德升也亦知發乎情止乎禮義無若驕賢不肖者之以恃聘也夫能中喜怒哀樂之節而退近之節修中矣獨不孫與怨之情而天地萬物之情俱調矣關雎所以嗣徽于好逑虎賁所以兼嘗于知恤皆謹其難以善吾養者也君子宜何處焉

直從大學修身齊家及周官內宰女史等職看出聖賢男于之本治內之要方與夫子立言當行合上無深封衛之文　原評

義蘊深閎真劉說經之最雋作　北闈原評

直道而事人　四句　　歸子慕

聖人以事人者論去就見其無一可去焉夫直道既以其必黜也而不可去而枉道又不必去去何爲哉想其對或人曰夫見黜于人與見容于人也其所自持者有兩端而去不與焉曰直道曰枉道直道則以道爲主而以人就之道伸而情在所必屈矣此其不便于人爲何如者枉道則以人爲主而以道就之道屈而情在所必伸矣此其便于人爲何如者故欲免于三黜而取必于一去非完策也所患在直道耳求容身之地而必去父母之邦非便計也特患不枉道耳如其直道而事人乎今之人情已可見矣黜則皆

黜父母之邦固黜也他邦亦黜也雖使迹遍天下難乎免矣去將焉將安之不然而枉道而事人乎今之人情不甚相遠也容則皆容他邦固容也父母之邦亦容也何也一爲士師人共舍諸又何必望望然去之本爲黜也而去而持之以必黜之道何如勿去寧于父母之邦黜而以爲一去也而必不黜而枝之以必不黜之道何煩于去亦何干父母之邦不黜爾父母之邦我所不忍舍也雖去父母之邦于我未有益也而不去父母之邦亦未嘗不可以取容也特以直道不可枉而枉道不可爲耳然則去父母之邦欲何爲哉

股法極變化情詞極婉轉後來佳作皆不能出其右

周公謂魯公曰　一節　石有恒

元聖之貽謀皆所以培國本也蓋國本厚而後國可長久故觀周公所以遣魯而知魯其後衰者也想其訓魯公若曰爾小子受命王室出守東藩謂宜慎乃系屬以無廢休命茲行也其何道以治魯蓋君子念周國承家重在人心植本樹基端在初服是故立國有體宜遵忠厚之道而長世有道其無忘親賢之訓乎國族始聚宗扁太蕃維是一二昆弟不能和協異日者支分派遠當若之何眾親親宜篤毋開薄德寡恩之漸毋聽强幹弱支之說同宗盟正所以翼公室也邦家新造誰與作思維是二三執政不能信任異日者上猜下忌其何以濟則用大臣宜專同違鄉貳而獨智自用則舍老成而新進與謀一事權亦所以重國體也最難忘者故舊是以常刑之外議故有典無亦寬文疏綱曲示保全乃若無大故而棄之功德猶在而或近者不能免其身遠者不能庇其後既無以詐先世之德澤亦何以獎後來之勳庸敎大可勿崇乎最難得者人才是以分職之初官非不攝何必全德通才始與錄用乃若求人而備之器局各殊而或任過其質而不勝用枉其才而不稱既使登庸之途從此塞且恐縲飾之獎從此開苛責可無戒乎慎此以往宗子無失懽於骨肉當宁無攜志於守臣勳舊不以多故放危疑才技不以難事阻譜獻內外一德上下共功以保世封我子孫其長有賴乎小子識之無忘吾言矣

訓詁嚼迭用莊語而不覺其板由氣厚之足爲原評

研練格調雅與題稱凡學古之文易入[illegible]以此作正之

舜亦以命禹　顧允成墨

帝之所授於王者，中焉盡之矣夫道不外於中也則舜之命禹何以易堯授嘗論記此所以明道統也曰帝王之授受也以位而其所以授受也以道道者中而已矣堯之命舜固命之以允執厥中也至舜所授於禹之天下即堯所授於舜之天下也其責同也舜可以中而治堯之天下則禹亦可以中而治舜之天下也其理同也故舜也爲天下計則不容一日而無禹而總師之任既公之而禹所以爲禹也之治天下計則不容一日而無中而執中之訓自開之舜有所不發人心道心之命似乎堯之所未發而要之言

人心以言中之雜乎形氣者也言道心以言中之純乎義理者也當堯命舜之時危微之旨已隱然於允執厥中之內舜特爲之闡其秘而已矣惟精惟一之命似乎堯之所未及而要之言惟精以言中之無所於殺也言惟一以言中之無所於雜也當堯命舜之時精一之理已躍然於允執厥中之內舜特爲之提其綱而已矣以大臨小之則亦并其所以疑承大位者而命之蓋紀綱之與發其論德而易者誠不能以預定而惟此中之原於天則亘萬古而不變者也安得而加損也少有損焉則爲太過矣大太過何以治天下哉下以四海而界之則亦并其所以撫安四方者而命之蓋制度之沿革其與世而更者誠不能以預擬而惟此中之具於人固俟後聖而不易者也安得而加損也少有損焉則爲不及矣夫不及何以治天下哉吁自舜一命而上紹有唐下開商周道統之傳所從來遠矣

題位甚虛但於虛處着筆則易入浮滑一路文獨確疏實義而虛神更覺躍然有題上作以法勝此以理勝也

君子無衆寡　一段　陶望齡

君子心純乎敬斯其泰矣矣夫泰而實驕者慢也君子無敢慢則泰從敬生而何驕之有哉且夫王者之敢政甚逆而其爲逆也無逆此泰之說也有心於泰或失則驕矣君子何以泰而不驕哉蓋君子以主敬爲常心者也運此心之常兢兢以待人非因人之交而始求兢惕何問衆寡也本此心之常謹者以宰事非緣事之至而方起戒謹何問大小焉遇夫若億兆之環向殆無可忽之人矣臨大務若艱鉅之難勝殆非得肆之地矣寧有一之敢慢哉夫人而有所慢敢一時雖或忽略中心必多條欵而未寧即外貌強託安舒實則爲恣睢而長傲惟敬也則自莊嚴而心不生惕怍於人順於事安常有悠然其日休者蓋檢束之餘自能優游泰也而非以適己也君子所不敢也則斂合收而心不勞操持應物而物不擾處事而事不膠且有怡然其自適者蓋存養之密併忘矜持泰也而豈以驕世也斯不亦泰而不驕乎人徒見君子之寬舒者名之爲泰而不知君子之憂惕者所以成其泰其不指驕而以爲泰者幾希殆也奄之

扶題之堅理精詞卓其中有物故簡而彌足

天地位焉　二句　胡友信

功用成於造化此所道之極也夫三極之道同出一原者也天地位於中萬物育於和豈非自然之理哉且夫人載乎天地與乎萬物則一身乃神明之主也而有不得不合者皆居不能背道於其門耳彼天地無心而成化無心之妙即中之所存也而吾未發之中實自此得靜翕形於天地有流通之機未始不潛乎於其際也故君子能致吾心之中則湛然而靜者有以統天之元氣也凝然而貞靜者預有以統地之元形也豈不見天地之於我位而易簡成能自不爽其貞觀之度清寧奠位自各循其法象之常天職生覆地職形載其對待之體成列而不毀也天道下際地道上行其流行之位相際而不息也存上位下乾坤之致物也若不賴於君子致中之功然至於三光明而萬物遂焉謂非致位乎中者之有其人不可得也然則吾心之中其爲乾坤之幾乎而君子之所以務致慎以立天下之大本者此也萬物爲育而不並育之與四和之所在也而吾已發之和實與之通雖分形於萬物而化成之精未始不流通於其本也故君子能致吾心之和則胣然其和順者已立乎發生之命也然而發舒者已繼乎發動之元也雖不期爲物之於我有而合敘之而自各足其生成之質

有生之類自各完其保合之矣老有所終幼有所養而鰥寡孤獨無不獲其所有形者自形色者自色而昆蟲草木無不若其性也以生以息萬物之常理也若不賴於君子道和之力然至於民不夭札物無疵所謂非茂對其間者之有其人不可得也然則吾心之和其陶鈞燮和之地乎而君子所以務謹獨以行天下之達道者此也可中和一理也天地萬物一體也未有中而不和未有天地位而萬物不育者也體道君子當於會通而得之也

有局宏闊理足氣充在稿中爲極近時作然實非淺學所易造

及其至也 二句　　胡友信

中庸極著道體而天地將爲昭焉夫道體無窮以言乎天地之間則備矣然非知道者孰能見之哉此惟子思子能見之亦惟子思子能發之也意以爲天地未判而道存於其間矣天地既判而道列於其間矣是故人始之可以與知者何其可知之一端言之也若以夫婦之可知達之於聖人之所不知而推極其廖廓之量夫婦之可以與能者自其可行之一端言之也若以夫婦之可能達之於聖人之所不能而窮究其發見之真則仰以觀於天文而晝夜上下莫非煥發其精華以察於地理而南北高深莫非錯綜其變化有形者所以形其形也有色者所以色其色也有聲者所以聲其聲也昭然而顯者與目謀可以吾身出入於其間無往而不得其鳶飛魚躍之境也有無形者未始無形也有無色者未始無色也有無聲者未始無聲也淵然而寂者與心謀而以吾身俯仰於其間無往而不遊於鳶飛魚躍之天也在仁者見之莫非仁在知者見之莫非知物物上皆其發物也百姓人親之莫非教自聖人觀之莫非性幾微具備皆至德也故而象森然者皆於吾心得之也而今何者不有於天地萬物皆備吾當於吾身得之也而今何者不列於兩間道之費也蓋如此

精理不窮耶且是結上文語○此章固是說道體須知是從體道之君子心目中看出惟此文得解

鬼神之爲德 一節 方大美

以鬼神言道而知其非隱也夫莫幽於鬼神而觀其爲德之盛如此則索隱者可以息矣中庸引夫子之言謂夫自有天地以來块然太虛未嘗止息而彌綸乎宇宙者孰爲之乎鬼神爲之也是故淪於虛無者不可以言鬼神凡日星之所以著江河之所以流昭然於俯仰之際者皆是也涉於怪異者不可以言鬼神凡萬類之繁蕃一氣之作止紛然於日用之間者皆是也盛矣哉其爲德乎（二語已盡鬼神之蘊）原其德之體則根乎天地陰陽之性存焉陽之氣一至而生育長養者不知其所以然陰之氣一至而斂藏退息者不知其所以然蓋至健至順之性有自然而不容強者夫是以無爲而成化也究其德之用則乘於屈伸動靜之機乘焉當其氣之伸而富有日新者其發不可窮及其氣之屈而空虛無用者其積不可竭蓋一往一來之機有相推而不能已者夫是以錯出而有常也使天地間一息無鬼神則所爲鼓其出鼓其入者孰效其功而覆載生成何以無偏而不廢之處使人事中一息無鬼神則所謂造而起始而生者孰爲之宰而廢興成毀何以有動而必應之機是故焄蒿悽愴其偶出爲顯有者作焉人皆見爲非常而不知此理之發著震動恪恭以致嚴於齊潔者在其人實見其情狀而無時非天命

之道行其德之盛也乃其理之實也然則鬼神之德即中庸之道所何容索之於隱哉

經子之與前哲先之精言皆具其中尤難者實發德之盛而不犯下文

舜其大孝也與　一章　　萬國欽

聖孝之大一德之所致也夫萬福咸備事親如舜至矣非有聖德孰能受命而臻此乎自帝王之孝與士庶不同人莫不以為天之所助而不知聖人之事親即其所以事天者蓋亦有人道焉何也古今之言孝多矣所以大稱者其惟舜也與繼往開來既已躬上聖之德矣而且貴為天子尊與尚為擅有四海富與加焉以之追崇乎宗廟矣以之垂裕保子孫矣此豈不塞乎天地通乎神明位與祿而並隆名與壽而俱永耶受命之符可以見矣然非天之私厚於舜也亦非舜之私受於天也栽培傾覆大於凡物皆然而況於人乎且詩有徵焉謂假樂而宜民宜人紀顯德也謂受祿而保佑申之紀成命也其承藉也厚則其收效也必巨其凝聚也固則其發祥也必長大德受命往往如是又何疑於舜乎是故德之大者所以成其孝之大也彼不論其本末而槩謂舜以天下養也天與之適矣

全用漢人管急為府題目作本傳而以文為之論贊迷於制義常格之外得此奇觀原評

章法之轉運氣脈之灌輸如子美七言古詩戰闘斷續句變無方而使讀者口順心怡莫識其經營之迹

故大德　二節　吳默

申聖德之備而見天道之無私夫舜所由之德天以厚大德而豈私也則栽培之天是貌已今夫天人之際抑何符契不爽也德不虛登為不虛於而世徒見帝王之孝以為偶際其盛者則未知天之所以厚聖人與聖人之所以厚於天也夫天無私於聖人而舜有聖人之德所謂大德者非乎當是時上有放勳之聖下不足以紹未歇之天心下有岳牧之賢皆無足以當宿在之祈而天獨挈所謂祿位名壽者以畀之舜舜亦若獨而不得者凡以大德之故也故非祿之天一日可據之君公之上而粗草之食一旦可歷之鼎養之供然且而始為之謳歌年所為之多歷諸福之物無不畢至者以為彼之自舜乎而明錄昭著又在天矣以為畀之自天乎而明格延承又非舜於外非有私於天而不容不私於因材之天天亦非有私於舜而不能不私於栽培之舜者蓋以生物之理默之而佑之而生附之機有必然也如以吉祥為偶至之物而無關於舜積之深盛德為躬修之地而無與於發祥之基則天之生物亦何所不篤亦何以不培而獨不忘不覆乎其傾者哉惟天無私物而培者不為恩傾者不為怨亦惟有無私人而與者非偶傾覆者非偶得有舜之德獲舜之福以成舜之孝也夫誰不宜

曲折紆舒惟力矯健○自為評○此陶石簣以奇矯得元而王辰躍之遂以變為之習首開之其實文字之變遂人心而日開於題題成局相沿已久之後變而易其勢或徐其節亦何不可信能以經傳之理為上○○○變則於捨題而題乃為變而不失其正至於任意武斷柴用徑捷後乃串插於題則有字而無理於文則有巧而無氣遂使痛流邪遁百出亦不得盡以為創始者之過也原評

父為大夫　八句　　湯顯祖

葬祭之達於大夫士者惟其分而已葢禮緣生死之情而分以為節也此周公所以定葬祭之法而示天下之為士大夫者且禮以終始人道之節而屈伸其無已之心其分莫明於葬祭葬者藏也所以藏而安之也不於其分則不安祭者食也所以食而享之也不於其分則不享忍親於不安不享者非孝也於是乎有制焉今夫葬用爵生乎由是死乎由是者所以之死也祭用祿不及其生猶逮其死者所以之生也是故諸侯而世其貴也有諸侯之禮相世焉必不肯降而自卑庶人而世其賤也有庶人之禮相世焉必不敢引而自尊然則周公之所以別嫌疑也必於大夫士矣故葬以大夫祭以大夫父子世為大夫者而後可也使父為大夫而子則士焉則葬以大夫之禮而貴者無失其貴祭以士之禮而賤者無失其賤何者爵降則葬從而降大夫卒於其官有加禮焉非敢引而進之也祿薄則祭從而薄士得考其大夫有常食焉非敢儉而用之也若曰子以父貴而若世官然者以舉非爵之祭敢乎哉葬以士祭以士父子世為士者而後可也使父為士而子則大夫焉則葬以安士之常而難為上矣祭以安大夫之常而難為下矣何也死者之爵命於君君在斯為之臣而非敢以賤事其親也生者之祿出於子父在斯為之子而非敢以所貴事其父也若曰父以子貴而若追王然者以舉非爵之葬敢乎哉由是觀之則天下之為父子者定矣天下之為大夫士者安矣然後為法守而葬與祭皆得矣然後為情盡而生與死皆無憾矣

盡用孫百川原文獨補出諸侯庶人二義遂據百川之上矣可知絕好文意只在本章白文中也原評

太史公增損戰國策有高出於本文者非才氣能勝以用心之細耳此文之過於孫作亦然

郊社之禮　一節　　胡友信

中庸兩舉聖人制禮之大而推其裕於治焉夫禮者王道之精也明乎武周之制禮而天下有不易治也故今夫道莫大於孝孝莫至於武周觀武周盡孝之事而王道其易易矣何則昔周之先王祭封內山川而已至於武周則天子爲能享帝矣故當其時也有圜丘方澤之位有燔柴瘞埋之享而禮行於郊者所以交皇天而祭乎天母后土而祭乎地也昔周之先王祭五世之主而已至於武周則天子爲能享親矣故當其時也有五年四時之舉有合祭特祭之儀而禮行於禘嘗者不惟等而上之以至於祖又推而極之以祀其始祖之所自出也夫郊社者在後世行之若常典耳殊不知當其制禮之初一出自仁人無窮之心而規爲措置周萃吾周數百年之精神心術以展布於儀文者也明乎此禮則天下之禮無不明矣夫禘嘗者在後世道之若餘事耳殊不知當其義起之初一出自孝子無窮之心而制度文爲固會吾周家數十世之道德神化以洋溢於度數者也明乎此義則天下之義無不明矣故明此於南面即武王之所以爲君也雖宰制天下其事非易能者然即武王之所以制禮者而會通之則知之無不明處之無不當自一身而措之於四海廓如也明此於北面即周公之所以爲相也雖佐理天下其事亦非易能者然即周公之所以制禮者而會通之則推之無不準動之無不化佐一人以施之於四海廓如也治天下不猶視諸掌之易乎

不假鋪張而典則精核無事鋪敘而段劃明著所以淡而愈旨約而彌該者由其精氣入而理致深也

動則變變則化

張爵唯

誠至於動而其機神矣夫誠未有不動者也而變而化因之矣致曲之功可緩哉且天地之化成於無爲乃參贊之功又實有其事何也無以爲之而有以動之故也誠則無不動動則無不神矣故致曲者亦弟患不誠耳苟已誠而不至於動矣則我之合天下而相鼓舞者是即己之性盡也天下之隨我而相感躍者是即人物之性亦盡也寧復有常可安有故可守而不去其濡染之累又寧復有聲可奇有色可象而不返其性命之初吾見忽而有所感觸焉則忽而有所改革焉覺耳目爲之一新心志爲之一易也夫則耳目之何以新而心志之何以易則感者應者俱無意也吾見俄而無不感觸焉即俄而無不改革焉覺風俗之污而降世運之今而古者至明污降之何以相今古之何以循環則有故無故兩莫測也故夫吾治心治人其變而化而誠能動人地有如是乎然清寧亦天地之常人物亦何知其變也上志乎覆下志乎載求其位之者而已化矣又觀對之而萬物若可繁如哉能動萬物有如是乎然繁殖亦萬物之常萬物不自知其變也乃飛戾天魚躍於淵求其育之者而已化矣是何也動有機焉機動而困於機者無不變是即所爲變也猶有方爲未變則機相待耳動未有不變者也變有候焉候變而來於候者不自覺是即所爲化也猶有迹焉不化則候未至耳變未有不化者也致曲者致其所以動之者而已矣

動變化相因處變與化辨別處一一政有明確

動予同體　　黄汝亨

能因體觀道而動可知矣夫道無在不形者也動則幾生故至誠前知之蓋不動而變者誠也隨動而見者亦誠也誠則形矣如國家之妖孽如蓍龜之吉凶固可逆而知矣我以形論之因體關於造化之中而物物者之不能爲化也以道觀之因體具有造化之撰而相爲者之不能秘藏也當其未動不感不應據於無爲之先當其有動不疾不徐兆於不言之驗愚不肖者動之爲妄形而間或以一念之興有安舒泰寧之象愚不肖不知也以誠之未容或邈也賢知者動之爲怨擾而間或以一念之偏有乾沒僥倖之象焉賢智不知也以誠之不容稍假也蓋四體者官之所止而動則神行神行則官不得不從而順逆判於俯仰之際四體者氣之所布而動則志壹志壹則氣不得不隨而得失著於靜躁之間故六合非廣四體非狹天地非大吾身非小千載非遥一念非近靜則俱閉冥漠莫知動則俱開吉凶先見故誠者天之道動者人之情也以人觀天以情觀道故至誠可以前知也豈別有退藏之秘揣摩之術哉

賢智愚不肖皆有猝然之動方是機兆之萌神行官從志壹氣隨於所以動之理實能見得故言簡義精後雖有陳大士作不能刊掩

誠者自成也　一章　　顧憲成

中庸原人之當誠而推能誠之妙務甚矣誠之切於人也成己成物於是乎在而君子可不務哉且人也者道之所自來也其原出於天而吾之心則具之矣其用及於物而吾之心則統之矣誠之者於此有一貫之全功焉夫誠非他也吾性之實理也人之所以自成也而道非他也率性之妙用也人之所當自道也嘗觀諸物矣盈天地間皆物也以誠始亦以誠終盈天地間之物皆誠也無是誠則無是物誠之所係大矣是故君子貴為反而求之務得其所本然不敢斁也率而由之務盡其所當然不敢虧也夫如是則誠矣誠則可以成己可以成物而措之其皆宜矣君子何以能然乎成己之謂仁仁者吾性誠復之德而卽無私之知也成物之謂知知者吾性誠通之德而卽有覺之仁也是合外內之道也君子而洪於誠則我之同於物者夫固有以貫靜之矣由是而以時出焉而錯綜得均焉施而不中也非意之也彼其所為自成者固然也物之同於我者夫亦有以弗體之矣由是而以均運焉而張弛操縱無往而不當也非擬之也彼其所為自道者固然也能誠之妙蓋至此哉故君子由己以驗諸人而思其效之不可誣因人以反諸己而思其功之不可諉信當以誠為貴矣不然其不流於無物者幾希

此章言人道自當以誠之為貴句為主前原其始後竟其用文能宛轉關生無所不入　原評

理路極清文境極熱故遲重如輕舉難若易循拍間自有水到渠成之妙

愚而好自用　一章　　張以誠

不倍之義盡之爲王而已矣合德位時三者之謂王而人又誰敢倍之觀於孔子之從周益信矣且惟王盡制惟民從之此齊民所能也而何必修凝君子乃稱不倍哉蓋不倍禮樂者其能作禮樂者也能作而不敢作焉之謂不倍也故愚賤生今不必並值也有一於此卽當守爲下之分德位與時無可偏重也缺一於此卽不可操制作之權而苟自用焉自專焉反古焉皆明哲保身之君子所不敢出也何也議禮制度考文天子事也以天子爲之則德以位尊而創制立隆可爲天下寡過非天子爲之則德以位詘而亂法干紀適爲一己召災故今之天下非皆愚也非皆賤也非無熱於典故可稽當今也而車書一統倫物大同甚至纖體守文之主猶謙讓未遑而明聖顯懿之士猶奉法恐後則以有位無德有德無位總之未離乎愚賤而不敢身爲倍也設使下可以倍上則莫如孔子矣下可執古之禮以倍今之上則莫如孔子之於夏商矣然而秦王之損益可兼三統而垂憲而時王之法制必釋二代以從周競競焉自附於同軌同文同倫之民也則夫德非孔子而制非夏殷者又烏敢妄議於一統之世哉蓋君子究心經曲自盡吾德性之蘊而持以抗衡明聖卽爲無忌憚之小人上下古今自盡吾學周之功而因以取戾明時豈爲善保身之君子故不倍之義粗之爲齊民之遵路而標之爲孔子之志章倍非修凝君子不足與於斯矣

將不倍緊貼修凝君子而以孔子爲之指歸剛中有此主張所以因題制勝一字不遺　筆不亂雄何滂溢之氣勃勃紙上　原評

雖有其位　一節　胡友信

位與德而偏歸，均非作者之分也。夫制作，天下之大事也。徒位則病於無德，徒德則病於無權，必待而兩與乎哉？今且自我周推之，自有天下以來六七百載矣。由上而觀，則天下未嘗無人；由下而觀，則天下未嘗無聖人者。之何而三重之道至今罔弗同也？蓋亦惟制作有大分耳。彼天王爲紀法之宗，則位誠制作之不容已者也。然亦有不專在於位者，故雖乾綱獨攬，而或神化未足以宜民；鼎命是隆，而或中和未足以建極，則是有天下之正統，而道統不與存焉。雖未必皆愚，苟非作者之聖，要亦愚之流也。是必於可以自專之中，存不敢自用之戒。禮雖欲作也，而所以治躬者恐不能與天地同節，所以安上治民者，一惟先王之文物而已。樂雖欲作也，而所以治心者恐不足與天地同和，所以移風易俗者，一惟先王之節奏而已矣。雖治定非帝王之位，節而帝王亂賴以不墜，則不救於存位者亦庶幾矣。不然則愚之弊可勝言哉。惟聖人識禮樂之精，則德誠制作之不容已者也。然亦有不得於位者，使或明哲雖於身，非元后之尊，學術雖弘，而位非大寶之貴，是有天下之道統，而正統不與存焉。雖未必皆賤，而苟非南面之尊，要亦賤之屬也。是必負可以自用之具，存不敢自專之心。禮固能作也，而天王之德行在焉，儼其有所資也；而所以別宜居鬼者，亦惟率履之而已。樂固能作也，而天王之德輝在焉，儼其有所儕也；而所以敦和率神者，亦惟遵守之而已。遵道遵路，雖非大聖人之作爲，而國度工焉守而勿失，則不倍於下位者亦庶幾矣。不然則賤之弊可勝言哉。

體大思精，理與法老，而古文疎宕之氣、先正清深之韻不可復見矣。作者所以不及歸唐以此。

是故君子篤恭而天下平　胡友信

聖人不顯其微而天下化成蓋微者天德上道之本不顯其微而微絕矣天下有不化成者哉此子思自下學立心之始而究其極也意謂道有至極學有全功吾嘗詠不顯惟德百辟其刑之詩而得君子爲己之極矣彼其奏格無言猶有存敬之心民勸民威猶有化民之迹而君子爲己之心未已也是故君子自內省之誠積而入于神明之域則敬信之念退而藏於淵默之表慎獨固所不存而齊戒亦所不事矜持固所不作而莊業亦所不知天命人心渾爲一機而無思無爲者忘乎己若敬若懼者忘乎天修身立今之所致有鬼神不得而析其幾者矣天德王道融爲一源而神謨無朕者不爲然日出萬幾者不爲有徵天勸民之本蓋有造化不得而儗其秘者矣因是神之所存化必達焉而天下咸成固於不言之所感之所及業必究焉而天下咸成其不戒之孚陶鎔于帷裳之中而其相讓也非爲名分相歡欣也非爲性情照臨然各適于聖人之性而莫之知也漸磨于刑政之外而其爲善良也非出于威悟無嚴憚也不待于裁成陶冶然相還于聖人之天而莫之識也君無可稱之迹民無可贖之功朝無頌聖之臣野無歌德之容此之謂中和此之謂位育至此則幾之可知而君子爲己之能事畢矣

篤恭深至天下平神化之

刻摯之思雄古之氣非得入理深厚者與題之形貌亦稱

交鄰國有道乎　一章　　王士驌

齊王問交鄰而大賢以安天下之道進焉蓋天下與安則交鄰不必論矣孟子動以古道進王也深哉且智仁勇三德不備而可以安天下者自古未有也不察者爭之忿慾之開無怪乎功業不建而鄰國生心矣齊宣王之問交鄰也豈非欲藉強大之兵威合强國弱服弱國人朝者乎曷不以古人徵之也商周當已定之天而成湯文王仁人也故樂之而事葛事昆夷卒保天下也越與越當不可知之天而太王句踐智人也故畏之而事獯鬻事吳卒保其國也天威不僭賢聖不能違時仁智兼資伯王用之長世則鄰國不難交也而奈何以好勇爲疾也亦未講於安天下之道乎仁覆之智運之而勇成之故小之不足以敵一人而大之可以統萬國如詩所稱文何嘗不好勇也獨其遏徂莒而篤周祜好安天下之勇爾如書所稱武何嘗不好勇也獨其作君師而恥衡行亦好安天下之勇爾于斯時也撫劍疾視之忿而與黷武窮兵之師彼且目禦於兵爭之界而聰然復覩太平之烈也彼其日苦於紛擾之無已也而蘇然復集一統之勳也民惟恐王之不好勇矣夫始之保國終之以安天下當是時也大命在齊陰陽其如予何哉故講於智仁勇之道而交鄰可無問也

學起題中要領六轡在手範我馳驅自然應節合度原評所謂熟極生巧

惟仁者為能以大事小　二段　顧憲成

大賢論交鄰之道而徵諸古焉蓋以大事小為仁以小事大為智古之道也明乎此而於交鄰何有孟子曰所貴乎交鄰者無他勢在我則忘之而已矣勢在人則順之而已矣王欲聞其道乎臣試言其槩而王擇焉夫天下之人國多矣有以大國而鄰我者焉有以小國而鄰我者焉大國以交於小也其道則仁者得之仁者曰吾與小國鄰而怨焉與小國較將以樹威結怨則可矣若欲昭德而懷貳則許之允者也是故其事之也以為寧使天下議我以怯而有不容之加毋寧使天下議我以暴而有不靖之患也古之行此道者吾得二人焉湯也事葛矣文王也事昆夷矣彼誠仁者也所以忘其勢而不忍較也不然以四海徯蘇之后而下於一葛伯之邦不近乎諂也以三分有二之主而下於一犬戎之長則近乎辱也然不可何然不可於湯文為為何為之哉小國以交於大也其道則智者得之智者曰吾與大國鄰而較焉與大國競將以挑釁速禍則可矣若欲保社而息民則許之存者也是故其事之也以為與其犯彼之怒而為舘食衆之迎不若徇彼之欲而為犧牲玉帛之賦也古之行此道者吾得二人焉太王也事獯鬻矣句踐也事吳矣彼誠智者也所以順其勢而不敢競也不然賂以皮幣賂以犬馬天下之厚利也身請為臣妻請為妾天下之惡名也利不可棄惡不可取太王句踐為何為之哉今王之鄰雖為葛伯昆夷耶其有仁者事小之道在雖為獯鬻吳耶其有智者事大之道在尚其鑒於四王可也

極平淡中清越疎古之氣足以懾人心目非涵養深厚志氣和平不能一時得此

故太王事獯鬻　二句　湯顯祖

二君之事大也智足觀矣夫太王句踐皆智於謀國者其事狄事吳有以哉且自古聞王之君未始逞小忿而忘大計非屈也智也智以事大於太王句踐見之是故周自后稷以來世為西諸侯之望矣至於太王而獯鬻亂華為當其時狄大而周小也彼狩環邠人之境而驅戎馬之足意已無周矣使太王情於勢閣於理乃欲爭雄於一戰豈其不遂為狄乎於是屬而耆老去而宗周甘心事奔岐仁焉且何所設計以術可亡哉可稱而先君后稷之祀必不可以復興也若當隱忍而俟未定之天也蓋自西山歸統而周且

盡狄人奇匡之然後知太王之以屈為伸也智也越自無余以來常為吳等矣之長矣至於句踐而夫差報怨為當其時吳大而越小也彼報其今之敗而為夫收之勝曰已無越矣使句踐當於勢窘於此乃欲與雄於兩戰豈其不遂為吳乎於是納大夫之謀遣行成之使服身事吳抑怛為此何為其計以身可僕妻可妾而先君無余之祀必不可以長存也若當隱忍而俟異日衆之日也蓋自東海與臥之越自盡矣也于之然後知句踐之以怯為勇也智也小之事大自古然矣今齊有鄰如獯鬻耶請為太王有鄰如吳耶請為句踐不然吾竊為齊懼矣智者不為也

此先輩發風華文字然字字精確無一字無來歷而氣又足以運之以淡雅為工者宜用此為標準

先王無流連之樂　二節　　鄧德溥

齊臣也法古之規其君倪而聲諸樂也蓋先王不徇欲而忘民也景公以是聞晏子宜其樂之稱盛也故君子猶述齊之故以諷宜王也意謂自古人臣之愛其君者則樂乎君之流于佚也蓋必以勤民詔焉有明君者起而聽之則相得益章而其譽于足乎可傳若景公是已昔晏子者告君以先王之觀當時之樂復進而曰吾君思比于先王觀也而亦知先王之所以異乎後世乎哉先王非無樂也而無若今之所謂流連之樂也樂焉而澤在民矣非無行也而無若今之所謂荒亡之行也行焉而惠在野矣君將耕歛

是省而與先王比隆乎抑將佚欲是狗而與世主同事乎願君自擇何如耳斯言也豈不誠畜君乎哉然而景公不之尤也方且從耳悅于是而大戒于國示民革也出舍于郊察民隱也而與發補助之政悅然為斯民計之矣往昔其所謂流連荒亡者而進于先王之觀矣當是時也君樂其誠臣幸其遇交勗大臣忻之情而專白于朝民安于野式昭大明良之盛景公是以命太師而作君臣相悅之樂樂有以徵招名者志事也蓋曰是先王之遊也樂有以角招名者志民也蓋曰是風動之道也其詩曰畜君何尤志好君也蓋曰是誠明相諧之遇也晏子懷忠愛之誠故能進流連荒亡之規景公懷忠爭之誠故能修興發補助之政君臣契治在癸章可想也臣故欲君之法先王也君其思先王何以予哉

順逆疾徐應節合度不必言古何以然不得其氣息醇古乎以中有極腴之味

左右皆曰賢未可也　湯顯祖

不以近習之喜怒賢否其類也夫左右太信則有與不肖論賢者矣爾君之所可尚在是與孟子儆齊王之疾人才首關于大政君心毋惑于小言所貴乎進賢者亦慎諸此而已彼環在王所者近于左右之臣者乎得陳於王前有先於左右之言者乎固有相率而稱人之賢者矣設而不察亦有因而可之者矣不知好進之士常以左右為根柢之容而近習之人亦每以朝端為外市之地故夤緣所知雖進之左右皆有關也而何可以遽然其賢論所及知雖疏而左右先為言也亦未敢以輕用其可左右雖卑也與外臣之尊者常相依附如曰某也賢其尊之也則有借君側以威衆者亦因而尊之乎恐他日之畢驗者亦如是矣烏乎可也左右非疎也與外臣之親者常相比附如皆曰某也賢其親之也則有事中人以迎合者亦因而親之乎恐異日之跡於威久復然矣如何可也寧使左右謂我有賢而不用無寧使天下謂我用賢而不公爲明揚士類未非所望于近幸之人正使其所賢者賢亦非左右所得而賢矣寧仰而不果以傷左右之心毋信衆而不賢以傷朝廷之典爲拔取人才本非可求于私暱之地正使其所賢真可亦非左右得以制言可矣夫觀意察色以幹旋以移主心者莫左右若也而弗之可悟則如不得已之心自近者始矣由是公聽並觀能賢不失何賢知之士焉而世主之論定乎

句句是左右句句是左右分之未可用意深穩而局陣層層變換如神龍在空噓氣成雲後來奇變之作皆為籠罩　原評

東面而征西夷怨　望也　沈演

徵湯師於民未及而民望殷湯夫兵民之讎也然且望之若恐後爲其所爲上與予孟子討夫上者有征無戰非竭其力也人以兵矣人心望人以兵待人心感當其時也商師何以信於天下哉想其以大字小而兵無輕試故以仁伐暴而師不留行有湯也師有所有加而必有所後及者勢也在民也唯以其來爲德而反以其後爲怨者情也吾見其東行而西且怨焉吾見其南征而北且怨焉若將慰心於人之我先而以爲已歉也曰中國之有至仁而念後置此何其偏也若將欽望於已之獨後而以爲湯尤也曰聖人

之無遺澤乎先後後先獨何異也湯師曰夕先至則曰夕之澤茂私焉故雖一緩急之閒而若足動後時之感湯師一日未至則一日之子惠皆為故雖一先後之際而不勝遲今之思以聖武之布昭然曰不亦終歸字下然若知之而猶以爲疑者誠望之也望之切則疑之深是其狀異如得日雖遲焉而須臾之德化未而能自慰即以爲那之表且豈不亦字荷析然然明知之而猶以爲憂者誠望之也其望殷則其憂延頓年注目惟恐俄頃稍遲焉而一時之聽聞未親能自安非以斯民也望斯師也其與大旱之望雲霓何異哉蓋聖人擧事有同天道之候時而小民望仁無異農夫之望歲

民情如此惟皆信湯者深也其由此爲政可知矣

下筆疎秀眼前意思說來却娓娓動人

昔者太王居邠　去之岐山之下居焉　湯顯祖

先王有不能懷其故居而狄之爲患久矣夫邠太王之故居也狄人來而太王去矣然亦豈後世所得效哉嘗謂今昔之變不同時大小之敵不同勢然時危則了感憤而勢小易于圖存此不可不計也夫强大壓境可爲寒心豈惟今日君之事耶昔者太王當之矣自今觀之居岐之陽太王之孫也而不知太王實始居岐也乃眷言顧太王之德也而不知太王固先居邠也觀其流泉流泉無恙也蓋民之初生其土于斯也非一世矣非不處且安也如寇暫何度其夕陽夕陽如故也蓋君之有宗其依于此也非一日矣亦旣庶且繁也如我心何始也自寓于犬戎之間而公劉啟其地中也亦復中犬戎之患而實受遷其時狄人可事也而不可弭也國有二運已被之矣安能久居此乎自土可樂也而不可長也地非一姓已知之矣何必懷此都乎幽人作高山陟然則原之在望也于是乎守其下者將不得終其享閭之遊而亦庶幾乎瓜瓞之無迹矣齊遷則徒從然則道之有典也于此乎開爰其居焉者不得免于羅理之勞而亦庶幾乎昔遷之無歎矣由前而觀居邠者此太王也對未有室家何知有異日之居岐由後而觀居岐者亦此太王也雖增其大康亦肇基于昔日之居邠蓋古公雖欲奪生而讓于狄人因以殷憂而啟聖治乎于用亨于岐山而世乃歌大邠風矣豳國今之邠也而齊用滕之狄也何去何從何有岐山在耶吾故曰今昔之變不同時大小之敵不同勢也

一邱一壑自涵幽趣令人徘徊而不能去其餘節經筆通以雋思使三句題情上下渾成一片尤難經營苦心

邠人曰　四句　黄洪憲

邠民念君之仁而相率以從遷也，知矣民之歸仁也。仁如太王，邠民安忍一日離哉。嘗謂有國家者，民為貴，社稷次之。故失民得國猶失國也，失國得民猶弗失也。昔者獯鬻侵伐，去國大難，故盟社遷都，事也。民安能舍其鄉，而太王安能顧惜其衆哉。不知其墳墓之遺已淪溺于在國之日，而耆老之屬尤感切于去國之時。是以邠民念其仁，哀其去，相率而言曰：旋急以厚下，使我安居而樂業者，非君乎？辭以避狄，使我免于鋒鏑者，非君乎？吾君誠仁人也。仁人行矣，吾敢走馬。君既不忍以土地之故而失吾民，險阻艱難，吾亦奚忍以室家之故而失吾君。仁人在上，則故土可依，新都可安。彼此行也，父母孔邇，其有以安輯我矣。仁人一失，則悶然離居，字非昔況，異日者士女仳離，其誰能保恤我邪？故挈負繈綴，扶牧幼以從君于險阻，毋或戀故土而重去其鄉；寧披荊棘，闢草萊以從君于新遷，毋或懷故居而輕失其主。由是而岐山如市矣。由是而從岐之民如歸市矣。蓋皇皇求利，惟恐或失者，市人之行也；皇皇趨仁，惟恐或失者，太王之民也。此豈有政令發徵期會哉？要之惟太王之仁也。故所居民樂，所去民思，邠民之情仁也。故君存與存，君去與去。今君自朴覓仁慈愛孰與太王，惟民之愛戴猶往，孰與太王之民，願君熟計而審處之也。

清真理足，不求其佛，發揮簡妙，無一不妥，故能令人諷誦不厭

饑者易爲食　猶解倒懸也

葛寅亮

惟民之易見德而施德者易爲感矣蓋德本易行者也民既望之如饑渴而得之不若解懸哉且夫主德與民情恒相爲因主德之感孚未將則機窮於有待而民情之困窮未廸尤時阻於無乘乃今王者不作而民之憔悴已甚也將見疾痛者待起呻吟者待息正在得生失死之俟急之頃刻則可延緩之須臾則就斃止係朝施莫及之間其廸而瀕危之狀誠不異夫饑渴則小惠亦來蘇也而況德之博施濟衆者乎其政而離就之情誠不異夫饑渴之於飲食即需施猶引領也而況德行之存神過化者乎不疾而速不行而至則孔子速於置郵之說也德之溥感原無藉乎其時也疾之而愈速行之而愈全則當今萬乘行仁之勢也時之易感實大有神乎其德也者饑渴之備民既誤其至急者以望我而置郵之德我亦授其至急者以應民民出於急而君不忍獨緩則與不期衆疑於其當凡君出於急而民豈能自緩則感不期深淺於其適時民之悅之不猶解倒懸哉君人者將饑渴若因闕旣坐失千載一時之會則望解懸其何日又安見俄頃立奏之功齊王反手無怪乎世之驚而莫能信也

題凡二喻首尾是易於見德之時中間是德本易行文以兩頭作主運化中間備極脫卸之妙　原評

以題之脈絡爲文之起伏頓宕夯劃極清氣勢亦復沛然

告子曰不得於言　無暴其氣　潘士藻

大賢述告人强制之言而斷之無一可者也夫言與氣俱本於心而欲遺之以求不動是强制而已矣此孟子斷之以爲均不可也想其述以告公孫丑意謂吾之不動心也無事心者有以養之而能不動不善事心者有以制之而亦不動則其道異焉吾觀告子之能先我不動心也非其心之無所疑而然也但曰不得於言勿求於心而已矣又非其心之得所養而然也但曰不得於心勿求於氣而已矣夫告子之所貴者心也其有所舍而勿求也凡以求心之不動也以心之故而舍氣氣雖失矣而不害爲持吾志吾猶以爲可焉以言之故而舍心心則失矣而安在其爲不動也則尚得爲可乎彼蓋之言與氣皆其心外物也心無內外者也失夫言而不得其正夫氣失久求皆非吾事心者也心貴交養也試觀吾心之氣有不賴志以爲帥者乎而志其至矣試觀吾心之志有不賴氣以爲充者乎而氣其次矣形神相資以成能而學於中者與馳於外者均所重敬以義交修以爲功而迫乎內者與方乎外者遺所急而使吾其志之足恃也遂任其氣之暴焉而不覺雖有主帥其誰輔之而安能强之使不動也哉以是知告子之言無一可者也

此文高處一在拈告子直提心字得旁門宗旨若太淺視之則不得要領而無所施吾推陷之辟矣一在於不得於心勿求於氣內便有出持其志一字若不得於心則便强制其心是亦告子之持志也又如言與氣皆非心外物敬義交修等語於名理皆造其巔　原評

告子曰不得於言　無暴其氣　陶望齡

時人不求之非罔氣之當求而益見也夫氣以輔志而心當求氣亦不可暴也告子之說無一可矣且夫善學心者闢養之不聞偶之養者交養而徐俟其自定制則驟持之而并棄之若告子矣觀其言曰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得於心勿求於氣夫欲免于求而且不免有制其求之心已非寂然不動之體不能無失而徒欲禁其求于既失之後終爲悍焉自恣之私故較而言之則不求于氣者視之不求于心者稍爲差可而亦豈通論哉盖氣非甚輕而可緩者也心主乎氣而實附于氣氣踞于心而能輔乎心神明之官握役使羣動之柄而作則奮倡則從者志帥氣也然精神所布寔充滿百體之中而作而能奮倡而能從者則氣輔志也帥有常尊尤得佐而後伸志雖獨至氣亦次乎其至志當持矣氣可暴乎故守之宥密淵微以端出令之府而又當養之流行布濩以鼓從令之機有欽承欲事之道以祗若性靈而又當有涵養優游之方以保合元氣若志不持則本原一乖而内外遂已兩失故知告子勿求於心之說妄也不待辨也氣無暴則存主愈滋而本末可以相資故知告子勿求於氣之說亦妄也豈誠可乎可養心者無若告子可矣

夫志六句上辨勿求於氣之失至勿求於心不待言矣理解既微故就題成文方圓自合原評

必有事焉　勿助長也　沈演

大賢論養氣者惟一於集義而已夫集義所以養氣也然或預期其效而忘其功焉又豈集義之謂哉孟子謂夫氣生於集義固也然義可以我集而氣不可以我生求端於義則兩得矣取必於氣則兩失矣可無循其節度乎吾知義可日集乃積累之實功而非外襲也吾安可以無事氣可日生乃自致之天機而非速效也吾其容以有心必有事而勿正焉反觀內省念念期與天地合其事勤矣然亦求無愧於心不戕其生意焉耳譬充塞之氣象固當自至而我何心也飭躬礪行事事期與道義合其發預矣然亦求無忤於心不戕其生機焉耳譬配道之功用自當有在而吾無意也如是而氣之充者其常也固當聽其自生如是而氣之未充者亦其常也安可間於持久其積蹟深而盛大之本體未著此豈人力所能强哉惟優焉游焉弗忘其所以對天地者焉而何可參之以躁心假人爲而戕賊之也持循雖久而流行之妙用未彰此可意致乎故惟涵焉泳焉弗忘其所以遵道義者焉而何敢乘之以速心借客氣而徼冒之也若有事又若行所無事要之集義之外無餘事矣若有心又若不與其心要之集義之外無容心矣夫是之謂直而非襲夫是之謂養而無害而氣其生矣乎

明淨無疵於題之神理節次自然脗合

孟子之平陸　一章　　張榜

齊民之不見德大賢終以咎其君焉夫君臣共有其民而得為不得為懇矣距心尚無解而況王乎且君之立乎民上與其立有司於民之上欲以何為哉民之不得罪之有司有司有不得轉而罪之君至乎君無弗得矣君委其柄也其有聽民自生自痒於有司之乎又日責有司之乎俾不得展布而民於是乎始窮孟子之不諱驕其老者羸者壯者四方而溝壑者惻然有動乎心也造其大夫而詰焉曰此亦持戟之士之失伍也而彼何以不得為解也夫受牛羊者芻牧之不得直當反之於其主受民者不得職直當反其主不然而能謂無罪乎至是則距心有以解而卒無解而王可知已夫民固有芻牧也吏固有伍也所謂援民牧而申儆之俾無罪於就列者不在王耶王實制民之命執郵之而澤不下流王又縱有司制其命執柱之而使不得上訴則命距心持是以問王而王亦以懇也又令起溝中之瘠還四方流離之子層累而上之以問王而王無以懇也王故曰此則寡人之罪非齊王之能任咎而齊王之不能不任咎也知曰此亦王寤悟之微明云耳何竟不罰罪已之後去閭穴之吏反顛連之民而一朝之以賊湯之仁惑也哉

出沒靈變深得國策神妙

民事不可緩也　三節　　陶望齡

民事甚重知其重者賢君也夫民事而教養公私胥賴之曷可緩哉有賢君識重之矣且人君攬君師之責當民之命有意爲國也胡可不擇一甚焉爲先得有倍以爲莫如民事矣人第知上之役出經野實有切於民依而不知民之戮力身家即上關乎國脉而究言耕之則衣食出焉風俗與焉一日少緩民日受其弊矣計有恒產之則小人供焉君子養焉一夫不耕上亦受其弊矣況斯民旦夕爲生將稼是圖其艱難疾苦皆可狀也而上焉得緩之哉緩之是無恒產也無恒產而驅之善能得之凡民乎無恒產

而陷之刑將得爲仁人乎而賢君不然也賢君則必恭恭者之於臣僚也且將有殊禮焉而忍使其衣食所仰獨以常賦皆民所而吾謀其入不得不慮及於出者矣賢君則必儉儉者之於財用也非有常經而有節乎取民多取獨以常賦皆民力而吾責之出不得不預計其入者矣故教化未興刑罰未中而吾不問惟日何以重農而稅未定井牧未備而吾不問惟日何以授產則以民事爲有國無急務也君有爲國亦於此急之

打疊一片慮處緊密而勢寬氣治故爲難及

設爲庠序學校以教之　九節　林齊聖

設井田之法而養與教兼之矣人教民者不過欲親民耳乃井田行而民已親矣教寧有外於養哉蓋吾觀井田而知王道之易易也田既井而教可施矣田一井而教已寓矣是故以井田爲養民之良法可也以井田爲教民之善物亦可也何者教民者不過欲民之親於倫耳爲之學以親之而學必有所由建爲之庠序校以親之而庠序校必有所由與自昔三代聖王所爲師一世道飭百世新民風者亦罔速甚其人倫之教哉而詎非自井田之經界始哉是故田不井而欲率野人之敦定君子之席不得也田不井

而欲君子篤奉先之孝野人敦友于之誼不得也田不井而欲其里閭教讓之間藹出作入息之風而疾相救相助之仁亦不得也蓋自界正而田井田井而民聚然以外寓以兵民既然婦子行饁則秋嘗飲酹之庠教也民學康衢而詠井經者之校教也因畯讓耕識畔的序教不侮之序教也既分一井爲一鄉而鄉之民與鄉親遂合萬井爲一國而國之民與國親有庠序學校之興未舉而俗已稱淳龐倫飭儒鄉俊之選將行而國不多良善哉乃知井田之法以生之厚寓德之正而教養兼舉也勝查舉而行之

以井田作主綰合上下前三節止幾筆敘過打於末節一一回

抱章法最爲古變○其起接映帶已大近明趨存之以誌古法之變

舉舜而敷治焉　合下二節　顧憲成

觀聖人任人以圖治而知其所憂者大矣夫天下非人不治也得舜以總治得禹皋陶之徒以分治而後民可安焉固知聖人之憂不同於農夫之憂也且天下之未治也聖人能以心憂之而不能以身殉之也爲君者舉治民之責付之於相爲相者舉治民之責付之於群有司天下可坐而理矣昔惟陶唐天下之爲民患者誠多而堯之憂誠切也乃舉舜而敷治焉謂夫天下之治必得人而後可圖也謂夫天下之人必得舜而後可舉也舜也仰承付托之重而思殫心以釋其憂俯念四海屬望之殷而務擇賢以分其職命益以司火政而鳥獸匿矣禹則起而治水焉所以竭力於疏瀹決排之間者何汲汲而不遑也命稷以司稼政而民育矣契則起而司徒焉所以致意於勞來匡直之間者何孜孜而不倦也在天下方幸聖人之有作而害可除在聖人則方慮夫民之未易恤在天下方幸聖人之有作而利可興在聖人則方慮夫民欲之未易遂如此乎聖人之不暇耕矣由此觀之堯一日無舜則孰與命禹益舜一日無禹益則孰與拯昏墊之患而登天下於平成堯一日無舜則孰與命稷契舜一日無稷契則孰與往匪飢之民而躋天下於拊循然則憂舜之不得者堯也君道也憂禹皋

門之不得者舜也何道也夜以百畝之不易爲憂者益忘情於天下者之所設耳即禹益稷契之徒猶有不屑況君如堯相如舜獨奈何而獨爲農夫之行哉許行真許行之友也

通幅繁頌一二點次猶恐不暇看其運筆之法今古迥別游衍有意氣息自然入妙 原評

堯舜而敷治焉 合下二節　　張棟

詳觀聖人之所以治天下者而知其憂在天下矣夫聖人以天下爲憂故舜之所以命諸臣者皆爲天下也憂在天下而百畝云乎哉此君子所以爲許行闢也嘗謂聖人能以一心勞天下而不能以一身役天下彼役其身於天下者必無聖人憂天下之心者也必無聖人治天下之責者也吾觀堯之所以寄其憂於天下者而知之矣堯以爲天下之可憂者何多也而天下之可以寄吾憂者則人也故得舜而舉之爲舉舜而使之敷治焉而凡民害之未除民利之未興者悉舉而寄之舜矣舜於是以掌火命益而山澤既焚之後治水之功可施矣禹乃起而治之爲疏瀹爲決排而八年三過無自寧者耕何得也以教稼命稷而人民既育之後明倫之化可興矣契乃起而敎之爲親義爲序別信而勸匡振德無勿盡者耕何暇也夫以舉舜之後而掌火治水有益與禹以任之則民害之除雖禹益之功而實舜之使也當時堯之所以欲得舜而舉之者正爲民害而已矣舉舜之後而厚生正德有稷與契以任之則民利之興雖稷契之功而實舜之使也當時堯之所以欲得舜而舉之者正爲民利而已矣吾由是而知堯之憂焉吾由是而併知舜之所以憂堯之憂焉堯何憂也憂不得夫舜也得舜而敷治

之其局之於舜矣舜何憂也憂不得乎禹皋陶也得禹皋陶而敷治之其分之於禹皋陶矣夫是之謂天下之憂也人之憂而非百畝之憂農夫之憂也不然而屑屑於百畝之務則非舜而農夫矣何以[illegible]之[illegible]知此哉人以[illegible]之[illegible]而[illegible]有所不聚知此則[illegible]之[illegible]不待辨而自明也已

此又得[illegible]何可觀先輩立局之變化

[illegible]人[illegible]舜而得陰書與利前後起伏其入[illegible]其先矣

有攸不為臣東征　　姚希孟

周王以義正名而有不臣之討焉夫不臣於周此其罪未可定也而遂以不臣之罪征之所謂名以義起耳且君臣定位也而至於天怒人怨親離衆叛之秋則君臣似非定位矣故與王蹶起而順之者皆帶礪之所必及也逆之者亡斧鉞之所必加也當商周易姓之際遺佚如太公貴戚如微子前而三分有二之衆後而八百會同之國孰敢不臣而有不臣者伊何人哉蓋崇侯奄君之屬明知愁怨已久而為聖世之所必誅故閉關而不朝耳飛廉惡來之輩自揣衆怒已深而為王法之所不宥故負嵎以相抗耳此其人

無論非周之臣也即起為先王於九原而問之亦非商之臣也不奴不死而使祖宗艱難辛苦之業離拔至此是斬商祚者正此臣也而猶得借口於不屈乎無論其不為周臣也即使其稽首於王之為前而亦不願有此臣也長君逢君而使商辛聰明才辨之資兇惡至此是殷紂者正此臣也而猶欲托名於殉國乎於是眷眷之表顯啟武王若曰爾其討獨夫紂而先討其蠱惑此獨夫者凡元之衆又環向武王若曰爾其誅無道商而先誅其相與為無道者王孟家辭雖獻此淫巧瑶臺瓊室誰與此土木刳孕婦斮朝涉誰為紂作刑官醢鹿臺充鉅橋誰為紂作聚斂計其罪即比之

□□難免之窮於有扈焉而殲其魁與黜爲阪泉涿鹿之師亦所
必至矣此兵爭之所由起也蓋惟天地間從未嘗有此臣子故欲
其身存而效以兵萬世姦臣之流有并從爲務殺人心之計惟宇
宙中必不容有此臣子故欲其名叔持書以立後世下迨之防而
[illegible]之發不然則[illegible]之有已矣[illegible]之
父[illegible]討之而已矣世化之貳民則遷之而已矣必欲背天下而
臣之夫豈帝王之度哉

[illegible]發論敘不覺尤欲與文長留宇宙門

其君子實玄黃於匪　四句　湯顯祖

商人備物以迎周師亦可以慨世矣夫周無君子小人皆商有也
去之已可慨矣況毛以商迎周耶且帝王代興當揖遜之時天下
已相迎也當革命之時天下尤相迎也南河之謳北狄之怨有由
來矣商周新故之際亦然武王之次商郊也猶昔觀兵之意也使
紂也能無同好有與同惡則如林之衆猶未得前歌後舞而入也
事乃有不然者商之君子非士大夫耶周何人君子怒可也何又
篚厥玄黃迎周之君子也父師叔少師剖腹瑱之風斬然彼維君
子哉不若生於周者得以賢其賢而親其親也今而後喜可知矣

得同君而臣之矣不以給矢爲贄而以好辭相先何溫然堂戶之
交賓也豈其中無一忠臣哉天命之矣不億之親猶將往焉而又
何論於今日之君子也蓋望周之將相來久矣商之小人非故百
姓耶殷侮人小人啟可也何又簞食壺漿迎周之小人也老人荆
妲已矣仇餉之思蕩然吾儕小人誠不若生於周者得以樂其樂
而利其利也今而後喜可知矣得同君而臣之矣不以餉已之師
而以迎人之師何藹然田野之相餉也豈其間無一義士哉天命
之矣有二之衆皆先往焉又何論於今日之小人也蓋望周之來
旅來久矣由是得意於君臣百姓因而爲王者新主也得罪於殺

臣何以不可復赦者舊君也今日之爲君子小人者此商人也他
日之爲多士多方者亦此商人也由商周而後人情向背又可勝
道哉

局勢通博　句句皆極工巧感慨反覆意味悠然○或疑相
連上見上文大題語勢直趨末二句只當從空發論此作微似
說定然篇中句句皆發商人望赦之情末皆從下赦民正位也

原評

脅肩諂笑　二句　趙南星

大賢於非禮狗人者而深以爲病焉夫以夏畦之病而更有甚焉
者則狗人者當之可憫也曾子若曰甚哉人之趨於勢利也其依
阿媕婀於何不有乃其大都有二曰體柔也曰面柔也何也以賤
事貴者必謙恭以致其敬之至也於是乎有脅肩者有所俯怯恐
其躬之不俯故翕其肩以奉之有不勝其磬折者此之謂體柔以
卑附尊者必溫厚以明其愛之至也於是乎有諂笑者有所媚惟
恐其容之不妍故强爲笑以獻之若不勝其色喜者此之謂面柔
夫有之脅也何其病也笑之諂也何其醜也合而觀之何其鄙也

然非獨醜也良亦病已非獨病也良亦甚病已凡天下之言病者
稱夏畦尚矣非以治畦病夏畦又甚哉吾以爲天下而須脅肩諂笑
也則夏畦病自天下而有脅肩諂笑也則夏畦何病夫夏畦者勞
其力於自食力然而神不留也彼役役以趨勢者無論其神之沮
卑躬屈體猶懼人之不敬仰其力亦更勞矣苦其形以媚作形苦
而氣不餒也彼矻矻以干進者無論其氣之餒而容修態猶懼人
之不憐卽其形亦更苦矣故尚賢者何如道貧賤困窮之時而使之
夏畦亦安爲而不辭饑寒無夫趨富貴權倖之人而使之脅肩
諂笑或愧恥而不肯然則人之所病者豈夏畦之謂哉夫脅肩諂

笑者往往出於士大夫而不自知其病之至此也可慨也已
猥瑣之情以峻厲之氣摘發之足令人愧恥之心勃然而生

洚水者　掘地而注之海　　胡友信

大賢明聖君之心在洪水而得賦治之臣焉蓋洚水即洪水也堯之所謂警予者可知矣命官敷治其容緩哉昔者陶唐之世無所謂亂也而洪水爲災是亦一亂也起而治之者非堯之責乎吾嘗觀洚水警予之辭而知帝堯不得已之心矣夫逆行氾濫之勢本國闢以來未有所歸宿而然也堯則視之以爲上天譴責之故懷山襄陵之變本氣化所遺未得所宣洩而然也堯則引之以爲一己感召之由故曰洚水警予而洚水者即洪水也嘗是時也九重之惕厲方殷矣天子不可以自爲之也百爾欲成焉人能不望夫行所無事之禹也且九載之績用弗成矣崇伯不可以復任之也而司空是時不能不付於克艱前愆之禹也禹也承帝之命典父之官既知其有不容逭之責觀水之性相地之宜又知其有不可逆之機於是掘地而注諸海焉順天因之盈而先之以庳者其勢不待不分掘地者固所以分之也而天地之虛而佐之以盈者其勢不得不合注諸海者固所以合之也分則有畜而合則相守由因矣此之謂地平天成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於此而洚水之警堯於是可以釋然矣

洪字作鴻濛解方與洚字有別得釋肯綮上下兩截一氣呼吸

義法自然關生彼以弔挽字面爲聯合者則俗格也

我亦欲正人心　一節　馮夢禎

大賢自發其爲道之心其所任者重矣夫三聖人之作凡以爲道也大賢承之以闢邪爲自任豈好辯乎且夫天行之數始乎治常卒乎亂而人心之機一於正則入乎邪自古聖賢生而撥亂以治黜邪以正則世道終有賴焉若禹周公孔子是也予也敢自諉乎蓋今之端並三聖之功也而予之道則三聖之道也自楊墨行而人心壞矣自人心壞而聖人之道息矣故欲明聖人之道當先正夫人心而欲正斯人之心當先闢其陷溺邪說誣人心者也吾息之使不著吾放行彼人心者也吾距之使不行彼淫辭蕩人心者也吾放之使不淫焉今之天下唯其繼三聖人也故楊墨從而亂之也而予之正人心凡以承三聖人也故必欲辭而闢之也豈予之迹則若好辯也且可謂予之爲辯哉其實則予之所爲與楊氏辯者若好之以正以人心有義者而我者則爲吾道之所不得爲之辯言其有於吾道之最不小也予之心有大不得已者在矣予之辭辭而與墨氏爲者若好之故正以人心有正而爲愛者出而拔之苟不嚴爲之辨則其所於吾道之任而愛也予之心有甚不得已者存矣要之三聖人之道不可一日不明則人心不可一日不正人心不可一日不正則楊墨之言不可一日不辯外人以好辯爲

予辯也予其滋惑矣乎

信筆直書不加刻琢而清明之氣流溢行間

我亦欲正人心　一節　蘇濬

崇正道以繼往聖大賢所以不容已于言也夫聖賢之相承也為世道計也繼往之功孟子任之而烏容已于言哉孟子曉公都子之意者謂古之聖人不得已而有功功成而天下安焉不得已而有言言出而天下法焉吾觀禹之功周公承之周公之功孔子承之而生民之治胥賴矣在今日則何如哉彼自人心不正邪說橫流而詖行淫辭交作于其間今之天下惟無禹周公孔子故至此也我也亦欲正天下之人心而予以維持乎世道則必息楊墨之邪說而使不得肆哉乎人心詖行之邪累人心者也吾距焉淫辭之邪蕩人心者也吾放焉位非大禹而以抑人心之洪水者猶欲庶幾乎禹之遺烈也位非周公而以去人心之夷狄猛獸者猶欲庶幾乎周之遺勳也德非孔子而以遏人心之亂賊者猶欲庶幾乎孔之道教也彼三聖作之于前而其功之昭昭于天下者既非所以為好勞矣予承之于後而其言之諄諄于今日者夫豈所以為好辯哉予之一身世道之汚隆係焉而救世之責既不得而辭之予之一言心術之邪正係焉而繼往之任又不得而諉之憂深慮遠存之所不獲已之衷而昌言正論發之為不獲已之辨此予之所可諒者也使予而得已于言則人心之壞孰為之正邪說詖

行淫辭之作孰爲之息而天下之亂將安知其所終哉噫此吾寧受好辨之名而不敢除往聖之緒寧使天下以言罪我而不敢使世道之日趨于邪也公都子其知之乎

呼吸排蕩直如天風海濤真雄才也原評

專發承先聖意最得本文語氣脅肩自得之致不及元作雄直勁利之氣則人道之可謂各擅勝場

夫蚓 一節　方應祥

齊士之廉窮于其所不知爲夫廉于取者不問所由來以其不必問也何仲子乃以此自窮哉且古無不食不居之廉士論者亦不以所居與食而窮之彼有權于取舍問者非說以不取爲廉也仲子殆窮于廉矣夫食槁壤而飲黃泉蚓之于世無求也豈其廉之足稱吾亦嘗謂士之自好必與蚓競操而後謂之廉哉就仲子之操而充之必如蚓之食槁壤而飲黃泉斯可耳蓋古今之稱廉至伯夷止矣伯夷之室不必伯夷所築有權于其居而不以不居爲廉也仲子不能無居而不居其所不廉不能不問所築矣伯夷之粟不必伯夷所樹有權于其食而不以不食爲廉也仲子不能無食而不食其所不廉不能不問所樹矣果盡伯夷爲之將或參之盜跖乎伯夷者仲子獨以處其身的世而有是人彼固未之許也盜跖者仲子所以衊天下的世何必皆是人彼又未必信也不知所築安知不以室妨廉何味然而居之不知所樹安知不以粟病廉又何覥然而食之故即仲子而充其操非如蚓之食槁壤而飲黃泉不可矣本欲擬節于伯夷不知已淪跡于盜跖仲子即自信其不爲跖吾不能保其能爲蚓也不如蚓惡能廉即如蚓亦僅蚓之廉而不得爲伯夷之廉夫世有人而可如蚓者哉仲子者蓋不

卻權而窮於廢者也。

只因與梁比較所以直窮到居貪之間梁所樹非論廢者必當求之於此也又處處覷定且古用筆之清辨奇快使人心開目矣

民之歸仁也　二節　湯顯祖

大賢狀民之歸仁皆其不容已者也夫民之於仁固便也加之以不仁之驅則民之歸仁得已耶且夫至德之世民居其國不相往來若鳥獸之不亂羣而魚水之相忘也自世有仁人又有不仁人而天下之情勢判出矣欲而之焉之謂情迫而之焉之謂勢欲之所在則歸也歸之所在則仁也以仁爲下民猶水也水之惡逆而好順也地道然矣以仁爲壙民則其獸也獸之去險而就寬也天性然矣此何待於敺乎而況又有以敺乎蓋兩仁之國民各有所歸也兩不仁之國民亦無所歸也唯一仁一不仁形此令民輕背其主而人易去其鄉矣故獸走壙而爵走叢類也益之以鸇而叢之得爵愈疾而愈多爵爲叢敺也水就下而魚就淵類也益之以獺而淵之得魚愈疾而愈多獺爲淵敺也然獺自厭其魚不知其爲淵敺也是桀紂之行也湯武能仁而不能必其敺也是湯武之責也吁知民之歸仁情也國君宜爲仁以接民之情知民之去不仁勢也國君宜無爲不仁以成人之勢何以爲仁衆民欲循何以去不仁無施民惡爾得天下與失天下其道何莫不由茲耶

雖用巧法然大雅天成而不傷於纖佻出其書卷味深而筆姿天授也

象曰以殺舜為事 一章 徐日久

觀虞舜之待弟而見仁之大焉夫舜之仁于弟人共封之猶有不忍焉者何至于放而況于殺焉者乎當觀天下有至仁則足以當天下之與夔何也夔之異者無過于舜之過象而舜之為兄也發于其所以為子先于其所以為君其處之亦如矣乃世之人執君道以求之而疑放疑殺罪而不至大舜之冊哉之罪而擬之天下咸服之誅豈仁人處弟之道哉親愛者兄弟之性富貴者天子之勢然舜之于兄弟也雖天子弗有加也舜之為天子也于兄弟不以易也有藏怒乎宿怨乎舜不知也知其為吾弟而已矣而有庳之封從況吏治之一端以疑其放何異舜之薄哉節既富矣既貴矣舜竟弗知也知其為吾弟而已矣而介弟之親猶泥于岐時之常事以殊其迹亦豈體舜之心哉吾至既五玉之瑞與羣后而再避殿之舉非以春秋為節而後知淵源起之歌此君臣用命之象不如思君之一語為樂也治國之吏又君民一體之恩要不知前常之見為親也役鼓樹之封何足以廢吾門貢之下而後世之求于仁者其度量不相遠哉乃知象也者舜所以成豫之一機而封象者則所以無為之大機歟以兄弟和樂而順于父母無不順也以任人圖治而統理天下又何為哉故曰舜之所以為

子為君與其為兄無二念也發之人親愛不足而且借天下之法以文之嗚呼此真至不仁也已

題中義蘊無不醒豁更能於題外尋出波瀾以鼓盪題情可謂

妙遠不測

伊尹相湯以王於天下　一節　顧天埈

觀天至始終爲商而知其善承天意矣夫始終一節尹之爲商至矣然豈非天意在商而尹特承之者哉孟子以此例夏事也蓋曰天下之命懸于帝天固非盛德所能讓亦非衰德之所能留也于有禝于禹益于啓不以伊尹觀之乎且成湯興王所與作相功已被于天下矣而况湯崩之後也舉凵古君有于商末古之人丁大意不在焉雖曰大丁有後而外之外丙仲壬之仲于天意又不湯之意者臣民之望已歸于他而改始之事復見于今日乎而不然者則以太甲存也蓋太甲天所屬也伊尹天所屬之太甲者也

有甲而後伊尹得以大權而成大忠有尹而後太甲得易昏德而爲明德故始焉以顛覆湯典刑者太甲也繼焉以怨艾遷仁義者亦太甲也元祀以前則太甲名放桐之嗣王也三年以後則太甲者嗣亳之共主也亂而廢之權莫重焉悔而復之忠莫盛焉至此而湯王之君道受其始宰衡之臣節得其終矣吾固曰太甲天所屬也伊尹天屬之太甲者也夫由商論之則易世之餘僅綂三絶放桐之日天位不守而猶待以幾危之脈絡下世而長由尹論之則先命之烈顯于四世定策之勳著于三朝而猶得以震主之功容奉身而退商不禪尹不王吾于此可以窺天心焉何疑于益何疑于禹也

天生尹以爲太甲放桐歸亳總是成就繼世令定此意見手能穿也此原評

義法亦人所共知何敢來歎古今名落非內經者人所能彷彿

吾豈若使是君爲堯舜之君哉　合下節　田一儁

聖人自決其應聘之志而原其應天之心也甚矣伊尹聖之任者也觀其任行道之責于已而推覺民之心于天則豈肯自高以求進哉而以割烹誣尹而孟子嚴爲之辨曰天下之道出處二者而已方尹之囂然于湯聘也固不輕于出矣及其幡然于三聘也遂不終于處焉觀其言曰我處畎畝之中固由是以樂堯舜之道矣然堯舜之道不惟可窮而亦可達樂堯舜之道特以獨善而非兼善吾豈若以此上致其君使是君爲堯舜之君哉吾豈若以此下澤其民使是民爲堯舜之民哉吾豈若以此顯設于上下於吾身

親見之哉蓋自昔而言行道似不如獨善之爲樂自今而言則躬耕實不如大行之爲公也然古之所以必欲親見是堯舜君民之道者豈無故哉亦以天意所在不可得而辭耳今夫天之生斯民也非不與之以知覺之性也而氣稟不齊必使先知覺後知焉使先覺覺後覺焉其於覺者若此其重也吾而予之生也雖同爲天之民也而足吾以知則先知尚以覺斯先覺爲責於吾身者大亦不偶也吾以于將推堯之道以覺斯民而措之于昭明之域推舜之道以覺斯民而引之于風動之時向使非予以覺之則舉世皆後知後覺也將誰與任其責而予亦虛爲先知先覺也又無以應乎天矣然則吾雖不欲堯舜君民而行其道也胡可得哉此畎畝之不如親見者吾之所深慕而三聘之不可再卻者吾之所必往也吁觀尹之言如此則尹蓋以天道自處者割烹之事烏足爲聖人誣哉

於幡然時懷抱體會真切故能得心應手機關開闔有雲起風行之態

聖人之行不同也　合下節　陶望齡

聖道歸於潔身故要君不足以汚元聖也夫行歸於潔身則無論異矣割烹至汚而以誣樂道之尹或曰世俗自好之士猶能以一節表見乃至聖如尹而割烹之說紛紛焉則以論潔身於常人易知論潔身於聖人難知也若聖人之行不同矣枝遁遯世則不必遠於山林以逃之道足致君則不必厭視軒冕以避之或遠而又或近也或去而又或不去也身遊於廟堂嚴廊之中而心超乎功名爵禄之外迹與王公大人伍而志與天地萬物遊要歸潔其身而已即伊尹人餓而有莘饑而阿衡抑何遠近去就頓殊而操

行潔白惟一哉蓋尹惟遇湯故尹不得不出是以三聘爲招爲天下而安尹者湯也尹惟樂堯舜之道故湯不得不求是以二帝爲招以道而要湯者尹也以爲逃之上一朝而晉位師保非尹近湯湯近之也亦道固致之耳湯欲歆之樂一旦而立人本朝非尹就湯湯就之也亦道固來之耳吾所謂要湯者如此如曰割烹必非聖人而後可而尹聖人也潔身之謂何而爲之哉蓋行無轍迹聖人所以成其大道有要歸聖人所以全其高徊迹則議生議歸則論定此可以知伊尹矣

錬局甚緊運題甚活全於入脈處過渡處結束處著精神

聖人之行不同也　合下節　董其昌

觀聖人制行之極而知其進以道也夫聖人異行而同潔者爲道存也割烹非所以明潔矣而元聖爲之哉且夫出處之際立身之大節也賢者守之聖人達焉而謂其節之可變則甚非知聖者夫伊尹而有割烹要君之議乎乃吾以爲嚴廊之上不必皆失節之階也潏倚之操不必皆遁世之士也大聖人者其行甚圓其天甚定可遠可近而不可使處不廉也可去可不去而不可使處不義也抱其道不忍私諸身則嘗自試於時而愛吾身所以重吾道未嘗受浼於俗若此乎其唯潔之歸者是故以尹之左右乎厥辟而

視諸囂囂然耕野之時於行爲近矣乃聖人之近有潔者在焉則奚事要君也以尹之阿衡乎商室而視諸囂然幻聘之日於行爲不去矣乃聖人之不去有潔者在焉則奚至若他人之要也當其時湯不得尹孰與活天民之澤尹不樂堯之道孰自歆畝而結明主之知湯不得尹孰與建伐夏之功尹不樂舜之道孰與匹夫而動師臣之想蓋求其所以感湯者而不可得謂之要也亦宜又求其所以要湯者而不可得謂之以堯舜之道也亦宜而顧曰割烹焉則伊尹非聖人而聖人固不潔者哉吾未之前聞矣耶如以行則聖人之行非割烹之行也如以道則堯舜之道非割烹之道也而

重爲尹評非好爭者不至此矣。

綰結自然起伏照應融化無迹惟入手處不及元作之渾成耳

周室班爵祿也 一章　徐日久

畢王制之界而爵祿斯重矣夫爵祿者王者之所以重天下也得其名斯得其等矣雖去籍何爲哉嘗觀班爵祿之法總之以天下爲公而以公天下爲天子之柄是故其本末輕重蓋甚詳焉而不意故府之籍今不存也則請以其界彼周之盛時天子非加尊也而要以定天下之名享天下之實者謂是爲天子之位其下乃有公有侯有伯有子男以視天子皆臣也而爲其國主亦君也是以有君之等以明主之尊有卿大夫士之等以陳輔之設當其時以億萬一心也故入仕王國出監侯邦則曰此天子之臣即藩屏分治也而或命於天子或命於其君總曰此天子之陪臣天下之爵亦有不班自天子者哉夫爵由天降故爲天之子其處尊自在一嗚之中祿以地制而率土皆王則分方宜接壤序之重我思周之立國規土中以定鼎建豐鎬以爲都者豈非謂制不下逮而勢不移等哉知人臣之制不過公侯是天子之卿所視受地者也而制於百里其臣與食之不至有餘公侯之次爲伯子男是天子之大夫士所視受地者也而制於七十里與五十里與其臣亦等差以食之不底不足求九州之大分千八百國之君非不謂衆而徵之附庸猶結處其間列五等之爵定以四以[illegible]之祿非不已詳而

極之農夫猶得食其力乃用之衰也其所先侵削者庶人也繼之所兼併者與國也終之所并吞者遂及天子矣天子之權輕而徵稱遂輕班爵祿者輕而竊爵祿者偏重彼諸侯之去籍也徒畏害已而害乃愈滋吾欲著其畧以為此天下萬世之利也叩其豈哉

題外一字不添題中一字不漏落繁者簡之散者整之力大於身心細如髮真長題老手 原評

歸重天子分爵祿為兩層而故錯綜之消納剪裁用意極細而行以渾古淶宕之氣尤不易及

敢問交際何心也 一章 張德成

大賢論交際始終以為不可卻也夫君子未嘗一日忘情於天下也如是而欲絕諸侯之交際者過矣是故聖人不為也且聖賢處世甚無樂為已甚之行也已甚則天下欲有所以交於我而疑於我之不能容我欲有所以用於天下而阻於天下之不敢近道之不行夫豈獨人之過哉孟子當戰國而受諸侯之賜凡委曲以為行道計耳胡萬章之未諒乎夫所謂交際者何從而起也起於心之恭也以辭卻之君子病其峻以心卻之君子病其偽無一可者也吾以為其交也協諸道為暨以生民未有之聖亦不得不為道

而受其接也協諸禮為暨以大成時中之聖亦不得不為禮而受其不受者必禦人於國門之外者也移此心以待諸侯是禦人之盜王者不教而誅之取民之諸侯王者亦不教而誅之矣孰知充之以義則天下無可交之人通之以權則天下皆可仍之俗故魯人獵較孔子亦隨而獵較也非徇也姑也以道兼人而有簿書之正終也以道絜己而無三年之淹聖人之行權以濟天下類如此也吾因是知聖人有三仕焉其上則行可之仕矣其次則際可之仕矣又其次則公養之仕矣可以仕桓子而亦可以仕靈公非區區之儀文果足以縻聖人而聖人自不忍示天下以亢也謂夫人

之所以禮貌我者其猶近於恭也可以仕靈公而亦可以仕孝公非區區之餽養果足以羈聖人而聖人自不忍待天下以刻也謂夫人之所以禮遇我者其猶近於恭也使必責諸侯於禦人之盜而絕天下之交際焉天下雖有好賢好士之君將何因而得通於君子之側君子雖有獲君行道之念將何因而得進於人君之前吾見魯衛之庭必無孔子之迹也可乎哉

因題以文不合開架而題之脈理曲折無不操縱入化所謂氣盛則言之短長與聲之高下皆宜者

敢問交際何心也　一章　　許獬

大賢之行交際不爲已甚者也甚矣聖人無已甚之行也道此於交際而行其於必拒哉夫謂聖賢之轍環列國無非欲行其道於天下也故天下而無重道之君則不宜亦以輕天下而有重道之君則不宜亦以固也諸侯之交際其猶有重道之心乎是可以觀恭矣交之者爲恭則卻之者爲不恭卻之者爲不恭則卻之以心與卻之以辭皆不得以言恭也蓋非中正之道而聖人所不爲者也蓋聖人之所卻者必其非道之交而後可也而交之以道則不可矣必其非禮之接而後可也而接之以禮則不可矣亦必其禦人於國門之外而後可也若非禦人於國門之外則不可矣禦人之貨不可教而誅者也而移此於諸侯是已甚之法也王者之在今不若是之峻也諸侯之於民其取之而取者皆有名之貨其爲是已甚之論也君子之仕將不若是之刻也使已甚而可爲乃門孔較從俗也胡爲而亦從俗獵較事也胡爲而亦正而若相于衛靈公若孝公皆有所爲之君也又胡爲而有行可之仕有際可公養之仕哉亦因彼其交以道接以禮聘均有致恭之心也我若卻以辭而卻以心均非受門之稱也夫人行道之欲行其道於天下苟非受國何以濟一遇哉故不爲已甚者聖人之行而孟子

顯學也

不於題外自生一意不於題中提出一句只將題面牽搭說去自成片文字若續麻之法根根相續更不另起一頭者比之立一意重一句者更難也 原評

所惡於鍾子之文者以其老練而近俗也此篇則氣頗清貫平淡中自有變化特錄之以示論文宜有灼見不可偏執一端

孔子有見行可之仕 三句　鄒德溥

大賢歷舉聖人之仕無非道之所在也夫聖人進以道者也而或以行可或以際可公養則道固變通也哉孟子語萬章曰聖人之為天下甚殷而其待天下甚恕故嘗委曲以冀道之行即或道之未可行而亦將就焉乃其究仍歸於道若孔子可視已夫孔子之仕為道也宜乎道可大行而後仕也然且有見行可之仕焉觀其君若足以建治觀其相若足以佐理吾姑以其身周旋於君相之前蓋天下方病吾以難而吾則聊示以易因吾委曲之微權也事道也然非必行可而後仕也則嘗有際可之仕焉彼其禮遇之隆也而能必其行吾道哉顧其所為致敬於吾者抑猶知隆吾道也吾由此而仕其或因晉接以啟道合之機乎此則將事之未可知者即不然亦姑其誠焉已矣而鑒其誠者固道也是本乎事道之心而權之者也又非必際可而後仕也則嘗有公養之仕焉彼其問餽之豐也而能必其行吾道哉顧其所為致養於吾者抑猶知重吾道也吾由此而仕其或因此冀以啟道合之機乎此又將事之未可知者即不然亦安其餽焉已矣而享其儀者固道也是固乎事道之窮而道之者也然則以獵較為非道固非所以論孔子而以交際為必鄙夫亦未以孔子權之與

三股題聯貫下滿處更覺婉轉可味

仕非爲貧也　一章　郝敬

君子爲祿而仕亦不苟於仕也夫貧而仕非君子之得已也猶必委曲以補救豈苟焉以得祿而已哉且君子之仕行其言也行其道也是故居高位而不敢受厚祿有不辭者有言責之責而當大行之會也乃君子亦爲而有爲貧之仕哉蓋方其道與時違言不用道不行已非仕可之日而朝不食夕不食不無免死之憂故君子而有爲貧之仕也非得已也亦猶娶妻者之爲養耳然以其貧也而侈廣以膺君之祿乎不敢也一命之寄僅有之需聊取之以自給以其仕於貧也而苟焉以竊己之官乎不敢也抱關之役擊柝之司必報之以微勞何也食人之祿者敬人之事祿薄則事簡若君之仕者供君之職職卑則易稱故孔子一化爲委吏而會計之外無他事又爲乘田而牛羊之外無餘職矣責之以盡言則身未厠於當位之尊今默自守而不謂之瘝職望之以行道則身不在於朝廷之上雖無所爲而不謂之曠官若不然貧矣也而之賤而論朝廷之政是居下議上罪之招也留抱關擊柝之卑而希尊富之榮是道與時違恥之媒耳一則居卑貧者其免於罪乎能寄富者其免於恥乎此爲貧而仕者所當知也不然貧亦非君子之所去者而肯苟且以得君之祿哉

自首至尾渾然一片題之節次俱絲絲入扣解更融其營度可云盡善

生之謂性　一節　魏大中

論性於生當辨人於物已蓋生非不可以論性第當有所主以論生不然者人與物幾無以辨也嗚呼孟子之論性也曰善告子之論性也曰無善無不善孟子以情表性情者其善生之幾也而告子於斯時亦復以生之謂性夫生者皆指夫不慮而知不學而能者言也如生夫惻隱羞惡辭讓是非者以爲生知則試以能也生之謂性也人之所以爲人者此也如生夫甘食悅色知覺運動者以爲生知亦係其知能亦係其能也生之不可謂性也物之所以爲物者亦此也而告子則曰無善無不善者也是

非指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生而指甘食悅色知覺運動之生矣其驟人而與物等誠爲之所必至也而嘿以人與物辨未肯遽而自認也即以白之謂白詰之若告子必以爲然乎而告子果曰然徐舉以白羽白雪白玉之白亦逆料告子必以爲然乎而告子又曰然於是愈動之以犬之性牛之性人之性而告子亦應若啞其不得於言與不得於心也夫告子既言之下而不無少揆於心即此是性即此是性斯固犬之外所必無而牛之性所必無矣即告子聞言之後仍自怫焉再顧而天下之人萬世之人必有不安於爲犬必有不安於爲牛者矣此一辨也不直抉告子之病根

昉其充奇而留殘希於人心哉由是知論性而得門形見性而舉人與之論性□大旨□見性□含飲存之□哉論性者必不可以亂真也

生之謂性未嘗不是但當辨人物之性所以不同處而融會程子之言及朱子內外註意極爲明快○文之清澈廉勁如刀割令引用□□□見於雜篇

乃若其情　四節　郝敬

因情以知性雖聖人不能易也夫情性之發也今人不以情善觀性而以不盡之才罪性亦異乎詩與聖言矣孟子告公都子曰世之言性者亦各有據也以爲不善天下固未有生而無秉彝之人以爲至善則天下又豈有濟惡不才之人無哉乎衆說之紛紛矣吾將安所折衷而曰性善哉夫執杳然未動之體以探其存則隱而難測據紛然已汨之用以觀其外則雜而大與從夫隱而初動是性方出而與物交之情也此其際雖不才之人能有不善乎過此以往而爲不善則非其人本不才也陷之也動而未彰是情與性初離之境也此其際既無不善之爲又安得不謂性善乎過此以往而以不善終則非其才獨殊也溺之也世不皆居仁由義之君子而皆有惻隱羞惡之情乃所謂性之有仁義也世不皆守禮崇智之君子而皆有恭敬是非之情乃所謂性之有禮智也人不思其所固有而指已然爲外鑠者故以爲今之言性者愚也人不求充其所能爲而以不善罪其才吾又以爲今之論性者偏也何也世未有情善而性不善者驗諸既感之後而天下皆有好德之情世未有性不善而情自善者原諸有生之初而天下孰非秉彝之性謂有是生而無是生生之理非上天生物之心也此雖不

必徵諸情乎性善可知也謂無是秉彝而乃有是懿德之好非由中達外之旨也此乃古詩情性善益信也質諸詩人而其說有徵今人信詩人如信人言則試矣質諸孔子而其說不能敗今人信孔子不可信二此則信矣然則吾子宜何信哉

不但文章錯成一片嶺之免似題目亦止有一句二句者及細按其之脈絡文之層次又絲毫不亂詞熟極生巧之候

盡其心者　一節　　顧憲成

君子致知之學一知性焉盡之矣蓋天下無性外之理也知性則可以盡心可以知天矣其機豈有二乎哉且天與人以心而性寓焉是性也藏於方寸而不爲近原於沖漠而不爲遠一以貫之者也善學者其求端於性乎今夫心不可以不盡也恐其有以賢乎心之量也心不可以勿盡也必其有以悉乎性之蘊也惟心至虛足以具衆理而所爲理者何也性之渾然於心者也盡其心則亦以知其渾然於心者而已矣惟心至靈足以應萬事而所爲事者何也性之燦然於心者也盡其心則亦以知其燦然於心者而已

矣至於知性而知天不在是哉蓋性者自天而畀於人者也知性則知其所畀之自而見微於於穆之中性者自人而受諸天者也知性則知其所受之自而識超於形氣之表明乎性之渾然而可與窮神非夫神之易以窮也所謂神者即於穆之體受於天而渾然者也借曰天有未知則吾之知性亦揣摩臆度之知耳於心不相涉也其奚以盡心也耶明乎性之燦然而可與達化非夫化之易以達也所謂化者即物則之宜付於天而燦然者也借曰天有未知則吾之知性亦意言象數之知耳於心不相關也其奚以盡心也耶是則心之所以爲心不以郛郭言以其中之包涵者言故

知性而心由此盡也天之所以為天不以形氣言以其中之主宰者言故知性而天由此知也性學之不可不講也如是夫

於心性天三字分合處看得劃然便能於者也則矣因字關生處窮得究竟此題僅見文字 原評

鼎運渠直體質至此一變而清瑩空明毫無渣礙可為澄清之變

無欲其所不欲

李繼貞

全其不欲之心善事心者也夫不欲吾心也無以欲害之於心獨無慊乎且人心惟欲不欲兩端已耳人不能於本有中求可欲之善當先於本無中完不欲之體蓋人心有所為不欲者是從可以陷溺之處現其不為陷溺之端者也必此心剗除既盡然後同然之欲見而直順其欲可以日休若此心遏抑既久將使不欲之良亦且漸化為欲遂以貪鄙為得者於夜氣中僅存一不欲貪昧之實則不但視為人心之退亦當視為道心之復而堅意執之無至旦晝而又欲之不欲一念得屬夜氣而無欲一念即屬操存也吾願學者於乍見所偶懷一不欲將忍之幾則不止視為幾希之緒直當視為全體之呈而遂發揚之無至物交而又欲之不欲一念稍屬不見而無欲一念即屬擴充也且不欲從何生必吾心先有一欲與本來之天拂而後不欲之始出惟不欲之心居後矣常人之良非欲欲之窮而見則殆非其本欲者必以後念為無愧心不欲從何時必吾心復有一欲與先起之念爭而後不欲之心始改也不欲已得而又常人之心以遂初心為快則權順逆之數者必以前念為順乎心耳欲者便於形不欲便於性奈何捨性以適形乎欲者是吾所不欲亦吾所奈何捐情以伸情乎吾願今之人心

必無有以不欲誤人者故請自無欲其不欲始

尋是羞惡之心切須切不欲才不況上句貪昧隱忍一流觀切

後幅筆意更爲豫章諸家開先

無政事則財用不足　　歸子慕

觀國計之所繫則政事要矣夫財用國之大計也乃以無政事則不足而政事顧可忽與且夫善爲國者未有不言政事者矣政事非所以制天下乃所以均調其有餘不足使天下饒裕相安樂者也何以言之蓋天地之生財任其自然賴人事爲之蓄洩國家之制用因乎物力有常道使之流通則政事卽不爲財用設也而財用亦政事之所經理也朝廷之區畫得宜則一舉一動皆樽節愛養之道廟廊之調度失策則一出一入皆罄竭虛耗之端夫作之交錯淫巧之亟皆而禁不行徒使窮民工力無益於用非所以

以下八股相承字字皆題之緒

濬泉貨之源者也肯居之處削務本之塞委而法不立雖使計析秋毫何補於事非所以塞江河之流者也恣其出不量其入覺其予不顧其取蔑經常之制競錐刀之末其於大體傷而國計亦已匱矣欲於前支吾於後斡於此取盈於彼先王之道廢言利之臣進其於民生病而財力亦已殫矣蓋政事修舉不獨其理財用財用乃足也彼天下大勢煩簡疎密相均相制無非財用之腠理政事廢弛不待其費財用財用乃不足也彼天下大勢煩簡疎密偏重偏輕無非財用之漏巵則政事之繫於人國也有如是矣

上溯周官之法制下極漢唐之末流窮盡事理恰與題之竅郤

相人兼成化至嘉靖作者之能事而有之

聖人之於天道也　胡友信

論至極之人各屬乎至極之道也蓋既爲聖人孰非天道然其所以屬之者亦豈能盡同哉於此可以觀命矣今夫道原於天聖人出於天形神固相爲倚者者然世有升降遇有汚隆而相從於氣化者未能盡如聖人之心特有常變氣有厚薄而𨍭轉於時事者未能盡協性量之極精一執中揖讓而治堯舜之於天道則然也降而如湯如武則天道同而與堯舜不盡同也乘三王之四事集羣聖之大成周孔之於天道則然也下而如夷如惠則天道同而與周孔不盡同也由焉而爲綱常之主均之有功於天也而不能無先天後天之異入焉而究性命之真均之無負於天也而不能無全體一體之殊其仁之至皆合乎天之元也其義之盡皆合乎天之利也至於處君臣父子之際則各一其道也其禮之卑皆合乎天之亨也其智之崇皆合乎天之貞也至於處賓主賢否之間則各一其道也聖人之於天道蓋如此呼合者其性也不合者其命也盡性以至命非聖人其孰能之

段法次第相承虛實相生題蘊盡而文事亦畢稿中極樸老之作

有布縷之征　絲其二　李維楨

國有常征君子用之以時焉夫國以民爲本也賦其用役其力而皆以時行之君子之仁民如此哉孟子之意若曰人情莫不欲富亦莫不欲安而在上者每道用之以富强其國蓋未聞君子之道也君子嘗教民以蠶桑而不自織是故布縷必征諸民焉嘗授民以恒産而不並耕是故粟米必征諸民焉嘗勞心以治人而不勞力是故力役必征諸民焉以下奉上謂之大義以上用下謂之定制自矣于經國以來未之有改者也義所當征卽並征孰敢不從君子則曰三者民所資以生也不能無取於民矣而可以多取乎

制所當用卽並用未爲不可君子則曰三者非一時所辦也能不失時足矣而可以遽時乎故時至則用之用者特其一耳事有不容已取於今而力有不得兼徐待於後其心惟恐用之或驟也非時則緩之故君凡有二焉酌以之經費事不繁興而後民之財力求爲可繼其心若以爲緩爲未足也而不復謂殺不復謂民方以緩爲民而不以用爲厲一常存官二常存民民歡樂以從其一而從容以供其二夫是以國無廢事民有餘力而上下交相爲助也斯其爲君子之道乎

詞語雖俏琢鍊而氣體自與俗殊以言外何有昔卷之味也

人皆有所不忍　仁也　左光斗

大賢論仁惟全其不忍之真而已夫不忍之真卽當所忍而見也求仁者亦務所以達之矣孟子蓋謂千古指仁體者莫真於不忍則以不忍一念于造化爲生理于人心爲生機而無奈不忍者不能不成于所忍也則君子必何如而合仁體哉我以爲人之證不忍也每于不忍之人而吾之證不忍也卽于所忍之人則以不忍與所忍無兩人也人之證皆有不忍也每以無所忍之心而吾之證皆有不忍也卽以有所忍之心則以不忍與所忍無兩心也惟其無兩人故一人而忍不忍異狀可當體而達也惟其無兩心故

一心而忍不忍同宅可當念而達也達非執不忍以塞忍也有可塞者必有源而當其不忍忍何因而生及其有忍不忍何因而滅則所忍之原非有源也無源者還之妄而不忍之真有沛然其流覺者矣達亦非破忍以就不忍也有可就者必有關而當其忍時不忍何所從及其忍滅不忍何所來則不忍之原非有關也無關者滌其妄而所忍之妄有索然其立竭者矣是以驗惻怛之民者每不于習見而於乍見乍見之不忍卽習見之所忍也但使時時如乍見而仁人之運天下保四海者豈更煩轉念爲驗幾希之統者每不於旦晝而于平旦平旦之不忍卽旦晝之所忍也但使在

在知乎旦乎仁人之盛胞與大立達者豈更煩多念哉故曰仁也夫惟知不忍之為仁而於日生見天德人知所忍之未始不可為仁而於來復見天心斯深於仁者矣

孟子示人只就當下指點令人豁然有警發處此篇恰與本文相似良由仁義根心故直達胸中所欲言而與聖賢之口氣自比附也

由孔子而來　一節　　黃其昌

大賢任聖道而深有感於繼統之人焉蓋無見知則無聞知孔子之道當不若是之遂絕也非大賢其誰任之且夫道之由傳且賴見知之聖矣不幸無聖人而有聖人之徒以繼之則其統亦不中絕吾茲有慨於孔子之道焉有也凡道之所謂見而知者其精神心術之默契誠不在時與地之間其遺風餘韻之漸濡亦樂於世與居之近故苟在五世以內猶同時也苟非千里而遙猶一堂也於此而有心聖人之心者必舉而屬之曰見知其人矣乃孔子以及於子其時何時而其地何地哉意吾人而與懷則遺澤未艾矣天苟無意於見知必不虛當此世也憑中國而御止則宮墻可卽矣天果不欲生見知必不虛近此居也苟宜有私淑之士為孔子之前輩者出焉而今且誰與歸乎豈其莫為之前而亦莫為之後乎謂宜有顏曾之選為孔子之所承者出焉而今且誰其人乎豈其當年無人而曠世尚有人乎孔子之道與世無終與天無極其必有關於五百歲之後也吾誠可以預信惟求所以見知者而不得也則異源茂有後來之者任者安承孔子之道或聞以君或聞以師其必不或於五百歲之遠也吾固可以預筭惟求所謂見知者而無其人也則羽翼孤而後賢之繼述者寡據蓋嗟之往弗聞

見之相待若彼而何獨限於孔子驗之今日時地之相近若此而何獨嗇於見知則予何敢讓焉

此題是知非入將題前數語略有虛求中後循次頓折亦與題有情來

欽定啓禎四書文目錄

大學

欲齊其家者　二句　陳際泰
欲正其心者　四句　陳際泰
爲人臣止於敬　其一　楊以任
爲人臣止於敬　其二　楊以任
十目所視　二節　金聲
所謂齊其家　一章　黃淳耀
所藏乎身不恕　三句　其二　陳際泰

詩云樂只君子　一節　熊開元
詩云節彼南山　二節　黃淳耀
秦誓曰　四節　黃淳耀
爲之者疾　二句　金聲

論語上

學而時習之　一節　陳際泰
孝弟也者　二句　章世純
節用而愛人　金聲
夫子溫良恭儉讓以得之　金聲

因不失其親 二句 陳際泰
未若貧而樂 二句 金聲
道之以德 一節 羅萬藻
言寡尤 三句 陳際泰
臨之以莊則敬 三句 羅萬藻
書云孝乎 一節 陳際泰
人而無信 一節 黃淳耀
子張問十世 一章 艾南英
見義不為無勇也 黃淳耀
巧笑倩兮 一章 金聲
夏禮吾能言之 一節 夏允彝
射不主皮 一節 金聲
射不主皮 一節 陳際泰
賜也爾愛其羊 一節 陳際泰
君使臣以禮 二句 楊以任
關雎樂而不淫 一節 陳際泰
子語魯大師樂曰 一節 陳子龍
惟仁者能好人能惡人 錢禧

富與貴 一章 楊以任
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 章世純
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 羅萬藻
事君數 一節 陳際泰
弗如也 一節 吳韓起
子路有聞 一節 羅萬藻
子路有聞 一節 金聲
其愚不可及也 艾南英
其愚不可及也 劉侗
子謂仲弓曰 一節 徐方廣
季康子問仲由 一節 金聲
季康子問仲由 一節 陳際泰
齊一變 一節 徐方廣
齊一變 一節 黃淳耀
自行束脩以上 一節 陳際泰
子釣而不綱 一節 沈宸荃
奢則不孫 一節 吳韓起
動容貌斯遠暴慢矣 陳際泰

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　一章　夏　思
今也純儉吾從衆　金　聲
吾有知乎哉　一節　陳際泰
歲寒　一節　羅萬藻
論語下
德行　一節　金　聲
季路問事鬼神　一節　金　聲
有民人焉　一節　李　愫
子貢問政　一章　金　聲
子貢問政　一章　楊以任
足食足兵民信之矣　楊以任
君子質而已矣　二句　陳際泰
哀公問於有若曰　一章　張　采
百姓足君孰與不足　吳　熒
子張問士　一章　金　聲
夫聞也者　一節　金　聲
言不順　二句　金　聲
事不成　二句　陳際泰

欽定啓禎四書文　目錄

禮樂不興　二句　陳際泰
既庶矣　一節　金　聲
定公問一言而可以興邦　一章　陳際泰
如知爲君之難也　一節　陳際泰
君子哉若人　二句　劉　曙
孟公綽　一節　陳子龍
見利思義　二句　金　聲
晉文公譎而不正　一節　陳際泰
管仲非仁者與　一章　黃淳耀
仲叔圉治賓客　三句　陳際泰
其言之不怍　一節　陳際泰
子路問事君　一節　袁彭年
君子道者三　一節　章世純　墨
直哉史魚　一章　陳際泰
羣居終日　一節　陳際泰
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　陳子龍
吾猶及史之闕文也　一節　陳子龍
衆惡之　一節　徐方廣

辭達而已矣　張家玉
丘也聞有國有家者　一節　錢禧
蓋均無貧　二句　金聲
蓋均無貧　三句　陳際泰
天下有道　一章　侯峒曾
祿之去公室　一節　徐孚遠
侍於君子有三愆　一節　金聲
隱居以求其志　二句　楊以任
邦君之妻　一節　陳際泰

好信不好學　二句　陳際泰
好直不好學　二句　陳際泰
惡紫之奪朱也　一句　金聲
女安則為之　一節　徐方廣
微子去之　一章　夏允彝
直道而事人　四句　徐方廣
直道而事人　四句　凌義渠
且而與其從辟人之士也　而誰與　譚元春
長幼之節　四句　陳子龍

故舊無大故　二句　陳際泰
君子信而後勞其民　金聲
上失其道　四句　陳際泰
不知命　一節　章世純
不知命　一節　陳子龍

中庸

天命之謂性　一節　楊廷麟
天地之大也　二句　艾南英
射有似乎君子　一節　黃淳耀

鬼神之為德　一章　黃淳耀
體物而不可遺　陳際泰
舜其大孝也與　一章　金聲
追王大王王季　章世純
父為大夫　八句　徐方廣
宗廟之禮　二句　夏允彝
文武之政　二句　羅萬藻
文武之政　二句　陳際泰
五者天下之達道也　陳際泰

修身也　二句　金聲
修身則道立　章世純
尊賢則不惑　陳際泰
齊明盛服　三句　陳子龍
時使薄斂　二句　王紹美
日省月試　三句　陳子龍
行前定則不疚　章世純
獲乎上有道　三句　陳際泰
誠之者人之道也　章世純

博學之　四句　陳際泰
能盡人之性　二句　陳子龍
至誠之道　二句　馬世奇
必有禎祥　錢禧
動乎四體　陳際泰
道並行而不相悖　譚元春
孟子上
齊桓晉文之事　一章　鄭鄤
然則廢釁鐘與　三句　劉侗
莊暴見孟子曰　一章　黃淳耀
文王之囿　一章　黃淳耀
春省耕而補不足　一句　張溥
耕者九一　五句　羅萬藻
齊人伐燕勝之　二章　陳際泰
君子創業垂統為可繼也　陳際泰
雖有智慧　二句　陳際泰
不得於心　不可　金聲
何謂知言　一節　方以智

學不厭智也　陳際泰
得百里之地而君之　皆不為也　黃淳耀
聖人之於民亦類也　章世純
柳下惠不恭　金聲
前日於齊　一章　陳際泰
孟子之平陸　一章　黃淳耀
有官守者　四句　陳際泰
夫世祿　三節　羅炌
詩云雨我公田　一節　陳子龍

人倫明於上　二句 其一　陳際泰
人倫明於上　二句 其二　陳際泰
詩云周雖舊邦　四句　陳際泰
卿以下　二節　金聲
鄉田同井　五句　陳際泰
當堯之時　二節　金聲
樹藝五穀　二句　陳子龍
孟子謂戴不勝曰　一章　黃淳耀
段干木　非由之所知也　錢禧
諸侯放恣　二句　黃淳耀
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　一節　陳際泰
陳仲子豈不誠廉士哉　一章　艾南英
孟子下
規矩方員之至也　一章　陳際泰
聖人人倫之至也　楊以任
天下有道　四節　章世純
天下有道　四節　陳際泰
二老者天下之大老也　金聲

惟大人爲能格君心之非　陳際泰
子產聽鄭國之政　一章　黃淳耀
王者之迹熄而詩亡　一章　吳堂
王者之迹熄而詩亡　一節　羅萬藻
君子所以異於人者　二句　金聲
匡章通國皆稱不孝焉　一章　陳際泰
匹夫而有天下者　二節　李模
大國地方百里　三節　馬世奇
耕者之所獲　一節　章世純
耕者之所獲　一節　黎元寬
充類至義之盡也　其一　陳際泰
爲之兆也　陳際泰
位卑而言高　一節　羅萬藻
乃若其情　三節　路振飛
乃若其情　二節　黃淳耀
梏之反覆　二句　章世純
養其大者爲大人　金聲
物交物　二句　吳雲

心之官則思　二句　艾南英
心之官則思　章世純
髙子曰小弁　一章　黃淳耀
五霸桓公為盛　二句　陳際泰
舜發於畎畝之中　章　凌義渠
強恕而行　一節　曾異撰
強恕而行　一節　黃淳耀
違不遠道　二句　楊廷麟
人之有德慧術智者　一節　陳際泰

食之以時　二句　尹奇逢
居惡在　四句　高作霖
桃應問曰　一章　楊廷樞
桃應問曰　一章　黃淳耀
民為貴　一章　艾南英
口之於味也　一章　章世純
口之於味也　一章　艾南英
智之於賢者也　艾南英
有布縷之征　一節　沈[illegible]

人能充無受爾汝之實　一節　陳際泰
曾晳嗜羊棗　一章　譚元春

欲齊其家者　二句　陳際泰

家取則於身故君子謀所以齊之者焉夫以不德之身强行於物門家且先格矣豈能齊乎且夫家之難齊甚於國之難治也所謂甚於國者有二國者威權之所可馭也用恩之地而威權之分失矣國者耳目之所不接也暱就之人而耳目之際與矣威權不得而施則反其道乃可以相易耳目不得而匿則益其事乃足以相當其必先修身乎一家之中其爲賢不肖者不一而足齊之者將使人人有士君子之行夫狹邪淫比禁之而不止者無術以至之也吾修吾身言必稱先王動必稽古昔則作事可法而無自恣其偷慈之心故其子弟之教不肅而成一家之中其愛惡相攻者亦不一而足齊之者將使人人有秉禮度義之意夫詬誶囂陵謂之而忿爭者無道以御之也吾修吾身懲欲之萌無介乎儀容婁安之私不形於動靜則用情于大而無自開其偏溺之端故其起伏之情不刑而平夫治家以和者固不以乖戾致恩義之睽而其弊或至於無節治家以嚴者固不以褻狎致婦子之嬉而其弊或至於不樂故齊家莫修身若也身修因去其和與嚴之名而兼乎和與嚴之利者乎蓋閨門雍睦之休本於文德而風火利貞之義究歸言行然則欲齊家者其所先蓋可知矣

詞旨明達體質純茂又變其平日縱橫跌宕而一歸於經術

欲正其心者　四句　　陳際泰

原正心之由而遡於致知以見意之未易誠也夫正心原於誠意固也然或誠意而適以累其心此致知不可不講也且心者己之得於天者也務之而未極其審而已爾家國天下利害之由故君子所恃者惟一心而苟令役於心者之有以爲投與役於心者無以爲功皆於正心之說未詳也徒曰修身必先正心則心之靜者已得心之感者又未必得也夫合心與意而後全其所爲心心之沖明與心之變化併貯心之郛與治心之功俱在萌生之會而從心之寂然特觀心之止則向晦而入息皆可與上聖同功然既發

其機於意又不能使不爲意強禁而使之不動亦非本心之正也伙其所固然而不預之以私是意得其所爲意意得其所爲意從意之息而觀心君子以爲彊正卽從意之日出而觀心彼心不爲不誠之意所累則心之空明者無方矣蓋與心之感而并正之而後獲乎正心之全然則欲正其心者此說不可不務自也雖然猶未盡乎所以正心也徒曰正心必先誠意則夫意之不誠而爲心害人知之意之既誠而害心彌甚者未必知之也夫驗誠於知而後慊乎其爲意意之發端固生於心之所伣乃意之發端尤生於明之所導苟不得其啟誨之功而任意之無愧者爲意之誠則愚孝與愚忠皆可與聖賢同道而既授其權於知又不可少其所知累用而遂自安是蔽從其所爲不宜誠也探其所宜然而以深於其類是誠必得其所應誠誠得其所應誠將知其如是而累之君子不病其誠仰知其不必如是有不累役意不爲不宜誠之事所來則意之無妄者可以始終矣衆人之誤而君知之而後遂乎誠意之害且將獲乎正心之全則欲誠其意者不可不務自也蓋心者身之所家國天下之所繫屬也而意定爲之役意之有以爲擾與無以爲功所關豈特一節也哉故君子務謹焉欲正其心欲誠其意而猶不止也雖致知又安得止也

心意知相關處皆實得於心故下筆真切而靈雋之筆復能曲折盡意雖兩股之末微覺而后再意然不可以議大家闡發義理之文

爲人臣止於敬 其一

楊以任

稱臣道於周聖得其至矣蓋君一而已可不敬歟止於敬者是惟文王爲臣于古人臣之分敬而已矣敬生於分而徃不定於心縱節以當凜未免貞勿變移惟不移於易移之時者至矣敬止之文又見其爲人臣矣夫邇生民所以立君之初与今古迭相君臣之已事文王不應爲人臣人亦應無能臣文王者而況在有商之季彼天與人之說此日皆足移忠貞之意将與明之故往者亦徒留聖哲之慨然而止敬之心不謂是也但處覆載之中何事非君其是冠屨之域何日非臣故高其節以拾之亦見主有可擇者也夫

天下無不可事之君者文王也廟堂之上依然天聰天明之君父道在服事服事之而已矣即堅其義以從之猶見臣待而主失也夫爲臣而日見不足者文王也西服之間猶是日宣日嚴之臣子心在祇承祇承之而已矣當其時其進有攖鱗之虞而敬之純者必不以一臣易一君故主之齊威不敢知而明夷蒙難之時猶起而歌聖明者非不爲一身解罪也吾君原無過誅耳其退有如殷之訴而敬之至者必不以千萬人易一人故民之離合不敢問而有二傾心之日猶挽以歸服事者非不爲萬姓去仇也吾君原自可居耳嗚呼此文王之所以爲文也此文王之所以爲臣也天植其性義烈於身五十載不退之貞心千百年獨立之臣極嗚呼至矣

原評 不涉一淺近鄙陋之語以簡鍊見其矜貴可謂鏗鏘振金玉

臣罪當誅天王聖明二語程朱皆不以爲然而借以詁此題則義亦可通且措語亦尚有斟酌

爲人臣止於敬其二　楊以任

覲於周室而知無可不敬之臣也蓋臣之爲道以一敬相終始文王亦終見其爲人臣而已矣今夫至尊之理其於君臣君不足主乎其臣而臣之自錮者難矣顧上下非以云報也則昔明仁暴之武宜不至於其周而敬之爲道蓋與臣終始焉不觀之文王乎西土五十年之君固商家之老臣也當日臣子之致其微箕而遭之彼可告無罪於先王此不可辭昭融於上帝卽使易成湯而居之堂廉不足持天人之故率典亦或當時數之推其不得爲微箕而又決不欲爲湯也而敬倍難矣然而其敬竟止矣隱其敬而奉之

君維彼嚴主亦齊顏爲美文也雖一人之戴在心柔而貞之以將其所不容已矣里有生臣庶不重吾君幾賢之謗摶其敬而奉之君維彼湯係無西伯尚矣文也方天子之光化上旬而宣之以效其不敢不然江漢有良臣亦乎淡丁室如燬之災夫人願忠之氣忘於多臣之口亦不能不衰而文弟如故也寧不甚解於聖朝不敢自調於羣小人皆有君而我獨仟之止敬者所不計也夫人集君之思疑於非臣之際亦不能不懈而文固無改也以此身付一人卽以此心謝天下我自有君而自敬之敬止者又何知焉爲臣不易彼微箕尚爲其易而文王獨當其難天王明聖覺成湯尚多一慚而文王於焉無斁故曰止也

於文明柔順之旨能探其蘊而發其光靜穆深微亦復鏗鏘雅練與首作皆不可棄

十目所視　二節　　金聲

視嚴與閒之爲君子之誠意決矣夫指視之嚴必不可逃則易若潤身者之廣胖也誠意而已夫何疑脩博意之歟而弗誠也起於念之初而不決既不決矣而爭於末流乃使爲善之事適以自苦非學問之本指也夫君子之慎獨乃君子之誠意所以必然而人之心必不可改而後待者也豈有所爲也哉顧其得失苦苦之途則早明於矣吾之所不自吾自受之原不有藉於天下之指視而後見吾苦之私見有不苦之宰則吾之有爲有不爲皆自動爲非有惧於天下之指視而後有不獲已而爲有不獲已而不爲舍吾意而問之手目令吾獨而問之手目之十者或見之若或指之則若或

督之矣去非所惡就非所好則寔有所畏焉耳夫適何覓其若斯之嚴乎今夫家居而今寔者內深殺若此也自無可其居者矣精心以深已名者無于無容也自無則其身者矣吾所好則遂好之人不入心禁也所惡則遂惡之天下莫能抑也何求不獲何欲弗得又何於而天與地之中所得吾好惡之所必得非勞心焦思而作也吾好惡之所必中非困頓束縛而由也耳目自暇手足自閒而並役萬物以賞善罰惡之權心則廣體則胖吾所得於天者初無不足而所以奉吾身者悠然有餘以嚴若彼以閒若此得子則安得而不慎獨哉愼於獨而意之所之獨斷獨行初不知天下有可欺之自唯不自而誠之所以畏若是耳乃一人亦有莫能自必之意在於掩其不善而著其善者迫於人而無可奈何者也豈不謬哉古之小人有以爲人下必莫予指必莫予視而可以爲不善也此之謂欺人以爲天下必且有我必有視我有不可不強爲善以應之也此之謂自欺皆不念心廣體胖者將爲而反以自苦也

上節注中言善惡之不可揜如此是言獨之可畏亦猶中庸之言莫見莫顯非狀小人揜著時自昔畏形也又誤以嚴字專屬小人與下節閒字相對理路固礙處不止有文一片處亦在此

○筆致超脫氣骨雄偉頗足振起凡庸

所謂齊其家　一章　　黄淳耀

傳者釋修齊而知好惡之宜慎也夫好惡出乎身而先受之者家也觀於不可以齊者而修身其最亟矣乎且堂上爲治必有以萬信乎天下而壞敗之者家是也家之不齊之情未必不同於天下之不治家之可齊之勢未必不甚於吾身之易使君子執此可以得解矣經所謂齊其家皆非以家之美惡各就於理之爲齊哉經所謂在修其身豈非以身之好惡不傷其當之爲修哉或者致疑其說則盍不以常人之身之不修者而觀之也夫親愛賤惡與夫畏敬哀矜傲惰之情雖修身者不必其無而不修之身則之其所而

偏至於辟無他好惡之衡秉而好惡之形變也朝廷之好惡猶有共成之者一家之好惡獨斷之而已而之愈獨則家之人愈多旁觀太息而身親者猶有餘情焉此其然矣朝廷之好惡猶有明爭之者一家之好惡濟諱之而已諱之愈深則身之愈疾門內不知而行道者指以爲戾焉此其然矣故好而不知其惡亦有之曰人莫知其子之惡夫人之於子不俾稱好而用好而辟者其意則相似也是則親愛之一端而推之畏敬哀矜亦然惡而不知其美亦有之曰莫知其苗之碩夫人之於苗無所可惡而用惡而辟者其意則相似也是自賤惡之一端而推之敖惰亦然身之不修其

蔽若此使人主不幸而以此宅於其家吾知父子兄弟之間或經之已深或操之已盛嫌孤猜逆禍倍下民可也消明袵席之間或義不足以相制或仁不足以相蒙淫荒暴亂至十世可也家之不齊可勝道哉然不待其家之不齊也自身之不修之日而斷斷乎知其不可以齊家矣先王有戒於此故動靜燕游必得君子而復啓之以瞽史之箴臨之以師保之尊僕奄尹不敢有加而必領之以家宰之官制之以有司之法嗚呼敢不敬哉

兩節皆是身修下節乃証上語而家之不齊意在言外蔡虎齋林次崖兩先生之說甚明　自記

理確氣清中二比可以惺斥將諸發聵

所藏乎身不恕　三句　其二　陳際泰

君子謹其所爲藏身者將以其恕服人也夫喻民而使民從是服民而使我從也知乎此君子謹以藏身有由矣且君子不欲以權屈人而服之謂是盛德之事也苟謂誠能以權屈人而服之屈之已耳然固不能君子於是思乎反身之術焉今夫對身爲人出身（逐字剔出）爲令而藏乎身者爲心所起之意與心所載之理故藏乎身有所藏乎身者也我能如是而後本已之所輕簡人亦能至之則所起之念已無寬我苟人之意其心所謂不刻矣我實如是而乃緣已（恕字兩義剔透）之所有思與天下共之則所載之理已有以此及彼之端其事所謂能推矣心有不刻之念而事有可推之理所謂恕也如是卽無所以喻民而民喻矣上之身如此言未能如此是必不必如此也（喻字只兩層寫盡）口雖不言而藏諸身者已有所爲自刻所爲可推之實使人環而象之夫安所待其督責之頻仍如是一有所喻諸民而民亦可喻矣上之言如此上之身亦如此是必不可不如此也言雖在外而藏諸身者乃有不忍相刻不忍妄推之心使人揣而得之夫安所識其空文之劫制不然者敗矣蓋不能喻者心有所愧而不能喻（不能喻兩層亦透）也人主雖暴其天懷之發中者將必不盡泯於中夜矣行異於要明而令同於太上啟口間夫何得不嘶焉抑不能喻者下有所格

而不能喻也小民雖愚其易治而難服者將必不甚異於襄朝矣以賤爲分者力輕於鴻毛而以衆爲勢者權重於邱山刦命間夫何待而強焉予嘗上覩千古下覩千古藏身不恕而喻諸人上卽（層層翻剔此竟是未有之奇言論清）有忘其所嘶之君下斷無聽其所强之民不然桀紂不能端好而能端令令而可喻令而可從則上有暴君下無暴民夏商之辟雖至今存可也夫惟不能喻之故也然則爲民上者亦可以謹所藏矣

每字必析兩義氣清筆鋭篇法渾成

詩云樂只君子　一節　熊開元

爲民父母者惟不以民視民而已夫從民稱則爲君子而從子稱則爲父母故與民同好惡者子民之道也且人生而各戴一父母其恩已足以相生而勢有不能必者出入顧復之情奪於奔命雖有至仁亦莫保其所親所愛而父母之責於是乎不在生我之人而轉在撫我虐我之人矣詩不云乎樂只君子民之父母夫屈萬乘之尊下而爲億兆人之顧復此其名原不甚奇裁繩世之畧俯而循匹夫婦之思勤此其道亦非甚難而爲民上者往往畢智殫力以招致夫人民而竟不獲一父母之譽者何與大抵人情於不甚切己之處皆能爲甘美以悅人獨至於好惡而我有所便遂不暇顧人之病矣我有所不便遂不暇顧人之利矣夫此顧已而不顧人之意皆曉昔不相習者所用以逞其凌轢排擠之力而豈所語於父母與子之間也人情於所以明民之處亦或能屈己私以從衆獨至於好惡而計民所利乃不得不顧己之便矣計民所病乃不得不顧己之不便矣夫此顧人而復顧己之意亦情意不甚切者所借以行其彌縫容頭之心而豈所語於父母待子之情也

仍分項中股

則惟是得民之好而民之惡者乎赤子之愛憎皆能一一自喻而必不能明言以告於人有其不待告而喻焉而天下之歌謳怙而

嘆命恃者不已寡與則惟是民好好之民惡惡之者乎赤子之笑啼亦能明以告人而必不能邀人以從於己有其不待邀而從焉而天下之謳踰毛而慶離裏者寧有既與詩云樂只君子民之父母則此之謂也已不如此則作好作惡而民之敬命以從者不可言矣厲一毫爲君之色去父母之途日以遠不如此則客好客惡而民之嗷嗷以待者又不可言矣操一爲父母之時視愛子之衷則已邈故君子絜矩之道所必心誠求之者也

曉暢如家常話而義村承淺深轉接理法兼到

詩云節彼南山　二節　　黄淳耀

國不可以徒有得失之故昭然矣夫以不慎之心處國而自謂無患也殷何以失周何以得耶詩可以觀已且積萬衆之勢而成國積萬國之勢而成天下而天子以一人撫之此禍福之宗而得失之林也日與一日而施及黎庶罔不與日光日而虐及四海罔不亡蓋自天地剖判以來未有不出此兩途者粤若周之幽王時淫侈不尚德而世卿擅朝家父所爲賦南山也其言至深痛不可讀然大抵爲有國者戒謂治國家之事有可知有不可知有可言有不可言九鼎而既定矣人主尊天敬地畏命重民亦不過舉守

宗祧而於前王無以加也此可知者也耳不聞殷辰之聲目不見殷事之蹟政當滿其心以爲莫如予何也而忽然喪其國都此不可知者也殷德而日衆矣後王拊闕聖明專揚至治亦不過謹守其常而於古今不數數也此可言者也辟聰不聰而自謂明辟德不盛而自謂聰捨安召危其勢將不得不比於編戶也而亡也惻然得息七不可言者也以慎若此以慎若彼有國者即不能永世延祚之計可獨忽以南面之尊俯天下僇耶凡古之能遂樂者莫如殷紂其致亡之速者亦莫如殷紂也古之好覆勤者莫如周公其致治之盛者亦莫如周公也公所作文王一詩援天命以覺悟來世述祖德以教戒沖主大都兢兢於得國失國之際讀者謂可與南山之詩相發明也由今思之邠岐棲竄不過小諸侯耳既而虞芮至彭濮來天室爲之遂定歌亳數傳猗然盛天子也俄而民反側人皆式九廟湯爲平原詩若曰如此則得衆如此之得衆則得國自今以往得國者咸視此也如彼則失衆如彼之失衆則失國自今以往失國者咸視此也嗚呼其言可謂深切著明者矣使上帝必私於一姓則殷商之後何以遂命於我周使祖宗能庇乎子孫則成康之後何以大敗於幽厲是故周之宜法者文武至家父作刺之時則當并法成康周之宜鑒者殷紂至寄居河徽之間

則又并鑒幽厲矣可不慎哉可不慎哉

沉雄激宕已造歐蘇大家之堂而審其載及按其脈縷前兩節上下照管之綿密亦無以加焉特變現於古文局陣而使人不覺耳

秦誓曰　四節　黃淳耀

賢相有待於仁主、反是者可鑒也、夫進一臣而舉世之人材係焉、彼不仁者非不為人材計、獨不自為計乎、今天下安得有治亂哉、立於朝廷之上與人主相可否者為大臣、推大臣之類以聚於朝廷為百執事、此治亂所由始也、人主莫不欲治而治日常少、莫不惡亂而亂日嘗多、則以制置失當在於一二臣之間而已、吾讀秦誓而知穆公之所以瀕於亂亡而卒霸者有故焉、今觀其所深好者有容之臣也、所深惡者媢賢之臣也、此兩臣者一則推獎氣類易涉朋黨之嫌、而其心實為國家、一則排抵朝士若為孤立之迹而其心實為富貴所為不同則必爭、爭則人主必有所左右於其間、而勝負分焉、天下之士又視其勝負之所在而左右焉、君子勝則眾君子畢升、小人勝則眾小人接迹、然而君子之必不勝者常也、小人之無益於子孫黎民者又常也、挈人主之子孫黎民以供眾小人之喜怒、則人主大不利、夫知其不利者惟仁人而已、仁人之去惡不去不止、仁人之進善不進不休、其端在一好一惡之間而黎民獲樹人之休、子孫蒙楨國之業、故曰仁也、今自中主以下其心皆知有子孫之當安與黎民之無罪者也、究其所為則一切不然、彼有以小察為知人之明、以多疑為御下之術、以悋惜誅賞

為善核名實以維用賢姦為能立制防其弊也、上下孤疑枉直同貫、此不仁之一道也、則又有以忠蹇弼亮之人為姦慝、以陰賊佞邪之人為忠良、以公論為必不可容、以衆智為皆莫已若、其弊也肆邪項領方正戮沒、此不仁之又一道也、前之所為侵也遏也、君則沒身而已、子孫猶不知也、後之所為拂人之性者也、我躬之不閱、遑問子孫黎民哉、是知君誠不仁、則雖俊乂滿朝而或散之河海、或逃之列國、其積怨發憤者至反為社稷之深憂、君誠仁、則雖詐謀林立而或求身可敗、或伏死山林、其革面洗心者或轉受正人之驅使、是故興唐虞者堯舜非稷契也、傷周道者幽厲非榮虢也、君子亦仁而已矣

四節成一片、多直道當時事、輝光明白、行墨間抉忠義貫日月之氣　原評

為之者疾　二句　金聲

王者生財有用心於為與用者焉夫為以生財而用耗之苟無道財尚不可知也故或以疾或以舒也蓋罔王者甚愛天下之人力而初非急綏之也王者能盡天下之人力而又非迫蹙之也生財之道存焉財之出非能驟其自生也有其為之精於為而或以數十百人之生不能及一人之生雖衆猶弗衆也財之散非但食之也又將用之至於用而或以一人之食坐耗數十百人之食雖寡猶弗寡也是故必使為之者疾焉而用之者舒焉為之者即未嘗無用也而不獲享用之者之隆工賈市廛皆終歲竭蹶以備富貴

之需而田疇無論也故為甚可念也王者起而督之使不得樂手足之寬豈弗念哉雖有食困不為勤民增賦雖有廢土不為惰民減租疾不疾必百姓先自受其利害焉而後遂及國家但使閭閻之下從容有暇日而胼胝之勞將不呼而自疾則疾之道也用之者即不盡無為也而要未嘗悉為之之苦富使墨吏皆橐筆安坐以致小民之貨而宮庭無論也故用甚泰然也王者起而理之疏疏然懷不終日之慮敢或泰哉侈蕩之朝即橫征無益於事皆儉之主無許臣不至於貧舒不舒即百姓亦必受其利害焉而究竟終歸於國家但使富厚之場嚴謹無餘地而度支所出將不令而自舒則舒之道也無荒土斯無散民無奇君斯無急國席豐之泉自無道殖有節之費不滋奸蠹為疾為舒固王者聚民聚財禁悖入悖出之大計盡勰之誠行於補助盡一之政裁於度數不以祟高荒逸貧匱不以天下濫奉一人為疾為舒亦王者敦忠矣信絕驕去泰之一端鳴呼其斯以為大道哉

洞悉民情通達國體其義為人所未發之義其言為世所不可少之言

學而時習之　一節

陳際泰

學外無說得其致之之道而已夫學為吾人之具則人何事學也自遂其節候而以告學可乎且夫恃自然之說世之自然而獲者復幾人也學而可取則學而取之已矣然人從事於學之途卒未得乎學之效則學之節候未詳也善學者若不知有學焉善取學之說者若無冀於悅焉則惟時習矣乎時之為言久也恆久而不之易也學深時之為言斷也斷進而得所安則學妙於自然天下行能伎業有神妙焉自不習者觀之亦復何味然要終身為之而不厭者彼各有其趣深之而知不深而不知也學而一習為之則宜其中情之不嗜矣夫歷乎其苦者乃獲其甘也蓋至得意忘言之後共說不能以自已此誠不在一曙間爾天下旁見側出有天則焉自不習者觀之若兩不相涉然要一以貫之而不二者彼自有其本積之而窺不積而不窺也學而一蹴期之則宜其深悟之不生矣夫知其不足者乃終致有餘也蓋至資深逢原之會其說不能以告人此固非可指為一蹴事爾故自其久者言之而知學之可以致說也夫中情不嗜與深悟不生此有故間與止也止而輟圖及止而徙業不必言也即間而復為幾幾乎及於熟之候及他務見奪而又生之將終身行乎生之途矣間而復思思自少易

耳然獨奈何多此一間乎抑自其高者言之而知學之可以致說也夫中情不嗜與深悟不生又自有其故躐與廹也夫躐而不恬將躁而不入姑無論也即廹而過苦沾沾焉自以為得乎安之數及稍稍向間而乃危之危乎固不可以數計矣勸而無所益可屬此心耳然亦何事强以相廹乎學者以是必時習之為貴也不時習者不悅也

久漸而義正聖賢勿忘勿助實地工夫此吾十有五章註中所謂富優游涵泳不可躐等而進日就月將不可半途而廢也評

凡文之畢見於世愈久而不泯者必前未有且後可為法理題文前此多直用先儒語以詁之至東鄉輩出乃提取羣言自出獨意與相發明故能高步一時我今終莫之踰

孝弟也者　二句　　章世純

賢者重孝弟而明其爲要道焉夫孝弟亦仁也而獨居仁之總則固仁之所待而全也是以君子重之且世之言道者務爲大耳而家庭孝弟之事則薄而不修必以此爲淺小易究之事也乃一觀于不犯上不作亂之故而知孝弟之道博矣其理有所兼非一節之行也其推之可遠非庭除之守也本者人之所當務此其君子之所務者乎道者本之所能生也其能生道者乎凡人之情用之他人則易偽難真用之父母兄弟則易真難偽求用情而于其易偽者此必竭之勢也必將于其能真者而導之而真者可篤也易

偽者亦可因以厚也此本末相及之致也凡人之情用之他人則易不足用之父母兄弟則至有餘求用情而先于其不足者此亦必竭之勢也必將下其有餘者而導之而有餘者可分也不足者即往而待其流也此亦本末相及之致也故天下有孝弟之人而與論仁者之心則以全之博矣有其至愛者而知其全心爲愛有其至敬者而知其全心爲敬固不待附益而足者也天下有孝弟之人而與論仁者之事則亦漸及之用矣有其至愛而由以無所不愛有其至敬而由以無所不敬亦可以相推而至者也不然何以孝弟而即不犯上何以孝弟而即不作亂者乎此亦可據其有

生仁之機而爲本之所在矣

本眼前人人所知見之理一經指出遂爲不朽之文其筆之奡銳皆由浸淫於周秦古書得之

節用而愛人　　金聲

治國之道有施之用與人者焉夫節用而後有用愛人而後有人道大國者其無忘諸且夫人主所挾以奔走天下者財也所與天下人相屬以有其官者臣民也貧寡國之大患也雖然擁庶富之業而苟無道焉以處之則揚散雖千乘奚恃焉帝王之經國也其防限之政則必盡然致謹于出入之地而其寬舒之生又常淡然流行于上下之間國家之事不敢驟之以急而緩急之用常有自然之度數焉使一身與百物共樂之而不溢於此者也名實之際有綜覈之者而天下無敢以侵侮爲漏也本末之業有權衡之者

而天下無敢以滔巧爲蕩也雖宇宙之財但有此數不過相流轉于天地之中而施之或失其所泉貨有因以不生者矣愛之既非其地且夕有窮而不應者矣而其節之甚國家之事亦不敢一委之于法而臨馭吾人常有可收之精神焉使內外與朝野紛悠然共有餘於綏也爲天地祖宗惜人才之難則羣使之制無或臨其從也爲宗社顧贍乎生之命則休養之悃無或苛其政也雖物情之變無可窮詰初不宜盡以姑息之端而刑名徒以相目反有實意而莫達者矣威命及其既殫即挾恩賞而不勸者矣何其愛之故兩者有相須而行焉竭物力而使天下受其擾輕天下而以侈易供其私此不節不愛交集者也其道以貴之而君子貴有不貲之患兩者有相反而妨焉守嚴吝而以官甯國之不貲乎而以前朝廷之德或節或愛各至者也善其道以通之而大人又有行險之說若此庶幾可以攬利權而維邦本哉

經事綜物深切著明其中包孕幾多根據而性情之沉毅亦充露於筆墨之外

夫子溫良恭儉讓以得之　　　　金聲

原聖人之聞政有道焉以得之也夫夫子之溫良恭儉讓非以示人國而欲其政也而人則自此感矣權固在夫子哉今夫國有大政其君若臣相與商度於朝展兩楹之上非其親貴不得預也而況異國羇旅之臣乎今之諸侯卽好問周咨不應至是不應盡夫子所至之邦而皆若是則皆於賓主相見之時而觀其感應不爽之機其所得本致君子而就正有道者非邦君之能與而邦君之不能不與也夫子殆溫良恭儉讓以得之者也天下之震驚夫子而以爲異人非一日也初不料其意象乃在若近若遠之間及身親之而始忘其爲聖人也忘則其心爽天下之想望夫子而各以私度非一人也實不知其精神適出於言思擬議之外此日接之而始見有真聖人也真則其神奪今之諸侯大抵多驕既已令莫予反行莫予違矣從未見有卓犖之人有身兼三才氣備四時之盛如吾夫子者豈不厭薄而以爲不足與謀而要不能不大服吾聖人於一致之際立銷其予聖自雄之習今之諸侯大抵多忌亦既各君其國各子其民矣從未見有四方之士其天下一家中國一人之槩者吾夫子者豈不猜嫌而以爲未可與言而要不能不深信吾聖人於立談之頃遂化其分疆絕界之心蓋其道大則天下莫能容往往有心知其聖終不能委國以從故貌合情疎雖以交接之邪不獲行遂其易世變國之心其誠至則萬物無不動往往一見其人則莫不輸誠以獻故刪詩修史創以託迹之所而亦深悉其興衰治亂之故若大游說之士探大人之意旨而怵之以利害智謀之臣窺人國之淺深而獲之以計數此皆衰世之風或得或失豈足以語大聖過化存神之道哉

此題語意本一氣滾不但分疏有乖理體卽實發亦少精理

此文止從邦君心目中虛擬旨揣乃相題有識處

因不失其親　二句　　陳際泰

賢者貴擇交而欲慎之於所忽焉夫因而至於可宗未易言也交之失豈至不可宗之日而後見乎且夫交道之難古而然矣人以爲友之爲友情欲其可親而道欲其可宗兼之爲難吾以爲得其一而其一者固即此而在也蓋人非無所親也情之所暱不顧理之有違親之所懽不憂情之必變如是親既失其所親矣則宗將又失其所宗矣宗者宗其道也理之有違者道缺也宗之者宗其品也情之必變者品卑也故不失可親與不失可宗事之一方也雖然世之交友者其失不在終在始人之所知也其失不在意之所矜在意之所忽人之所不知也千里尋師問道則其情專專則非有他務之分其所爲而意在得人其所失焉者寡矣所患者在乎非爲是事因旁舉而及之也此之謂偶而相遭偶而相遭以爲交不深可以適而去之而不知因循不決遂爲生平投膠之固其後將欲悔之而不能居恒論品定交則其意閑閑則非有他情之迫於其中而旨在正合其有失焉者寡矣所患者在乎勇於自售因私途而致之也此之謂急而相隨急而相隨以爲事無可奈何可以徐而更之而不知依附見端遂爲終身阿比之人後雖欲自拔焉而不可然則因固若此其不可乎雖然因而以不苟之心用之亦何至若此其不可乎古之君子其精神甚周其於交道之途甚謹故當人所簡畧之處無所不致其難夫因旁舉而及之因私途而致之人情所簡畧者也然念後日之難處而必鄭重於其間則於所不簡畧之處其慎又可知矣此以明君子所交無所於苟之大槩也古之君子其慮始甚具其於取益之途甚除故當人所畏惡之名無所不後其效夫後欲悔之而不能後欲拔焉而不可人情所畏惡者也然由當日之求詳而遂優游於其際則於其不畏惡之名其效又可知矣此以明君子所交無所不可之大可也嗟夫交道之難也至君子何以獨易此其故可無原乎

從因字着筆一切交道陳言俱出其下矣昔人云發人所未嘗言之理則可謂之新匪衆人思慮之所及則可謂之奇中二股其得其意也所謂新奇要只在低下近處但人自說不到耳　原評

未若貧而樂　二句　　金聲

聖人與賢者商貧富更有獨爲者矣夫貧自能樂富自能好禮而貧富之際始有安貧之學問以行乎其間但斤斤然無驕諂于人者不亦程乎夫子進子貢曰君子之心安其在我則不必有幾乎物而君子之學無爭于世者未必其盡有得于中我是以與子無驕諂之說而未可以終乎也夫節之而長厚之名皆可以破天下齷齪輕佻之習而天機之淺嗜欲之深終難以開一人跼蹐鄙吝之情是無諂非難也無驕而不能上體無諂而不免于苦則樂難矣樂無往而不存而耳目口體入游之以生人之趣則艱難中之適豫非名教行道之所能留是故精神充貫于內而百憂始莫之攻志氣和平于中而物情始莫之暴世固有貧而若斯者也而無諂者何以及之也無驕非難無驕而不免乎侈無驕而不免于怠丹好禮難矣禮不可斯須去而風痺篤癃天亂之于體膚之間則晏安由之骨力非仁義道德之所能扶是故性所性之節文而斧餘斯以不忒性定命之威儀由出入自以不然世亦有富而若斯者也而無驕者何以及之也貧不諂貧惟富是求富不驕富惟貧是邁無驕諂而後天下貧富始得各安其性命之情而貧既絕諂貧且無卹富既戒驕富且無咪非樂與好禮而處貧富之人反不能自適其性命之安故樂以自養其心也禮以自淑其身也如其人始遇貧富之用而樂則天下無貧也好禮則天下無富也如其人如當貧富莫貧富之累賜也其更進于是哉

於人情物理洞徹隱微故語皆直透中堅

俗情俗語以出之總覺有味

道之以德 一節 羅萬藻

進求於心之理動其所自有者而已夫德與禮民心所自有而恥之所繇以存者也以此動之而格可知矣唐虞三代之治其用意純粹所以待其民者至厚耳後世反之將謂王道迂闊不可時施乃其所以致于今之民者抑何治之不如古也夫民也與其所為為生人與小人之情以應上不如吾之以君子自為之心君人者與其綜覈自喜日持其察之術以勝下不如勤之以忠厚相先之意蓋今之民非真有異于唐虞三代之民也其所浸淫以失久矣誠使吾所以道之者不以政而以德乎所以齊之者不以刑

而以禮乎性命之旨經乎六官之間上之人凡皆務自詳而後及之民焉其以吾性之所合諸民之所同得而又代發之以精神期其至乎昭明而不敢界也中正之理節乎百識之間上之人凡皆務自嚴而固飭之民焉其以吾情之則合諸民不易之則而又戒尚之以服習求其納于軌物而不厭詳也夫然而民之趾斯以動矣夫然而民之格日踐之矣益道同風之本既得于上則天下之人又之而有以形其氣禀習俗之失于是心思孝弟之行有情伐漸敬之迹殆遷而易為何也藝綠之惭既生則必求有以安之也百年必世之意既誠于上則天下之人反之而有以形其苟且喻飾之非于是人皆知學問之意而心各返情性之始始復而化焉何也由明之路不留其迹必求有以實之也是故君子慎其所以感人者而今德禮者由哉德者先乎政者也政其所以道之之意不可不求諸德禮者先乎刑者也刑備而所以齊之之意不可不求諸禮教化之迹也有教化而後有廉恥有廉恥而後有風俗唐虞三代之理既有易之者乎

朱子云將義理去澆灌胸腹漸漸蕩滌去許多淺近鄙陋之見方會識見高明觀此等文當求其不時澆灌盡滌功夫自然能長一格 原評

溫醇得於生静細出於心源如此講德禮耻格始無世俗語言○評家云文貴陵潔然不能洗濤變化則氣格不長作者文多近致無過其所以不及金陳者不可不知

言寡尤　三句　　陳際泰

聖人不諱言祿而特指以自盡之實爲謹言行之修雖非以干祿也而祿有外此者乎此在吾人自盡耳且三代盛時士修其學學至而君求之故當時朝廷重士士亦獨以自重今之學者非古之學者以爲今異于古所云自我言之今亦何必異于古所云也國于天地必有與立苟盡反先王所以治天下之理害不在士而在國家顧人于懿德必有同好苟盡失天地所以生斯人之心患又不在治術而在性命兩者必不然之事也則士誠能自修顧足虞與故言而不免于尤其議論爲明時之所屏不待言已雖今之世庸獨利乎吾不教子以言干祿而但一意修言審能無尤者可自娛也行而不免于悔其舉動爲聖朝之所棄不待言矣雖復在茲豈有幸乎吾非教子以行干祿而但併心修行審能無悔者所自信也蓋時事之倚伏總不可知當貴顯榮之際有工拙焉而得失相反者所時有也君子循其常然苟有大力者司之安知人世得此獨失乎計較之私智總不宜生性命徵應之理若符契焉而得失相反者有由然也君子志自盡自將有意外者至之安知無心得不更得乎故子獨宜益修言行耳尤人者無志怨天者不祥徒業者徒勞行邪者自困夫榮其名而落其實吾儕何賴于人哉美言可以市尊行可以加人而遂欲以行求之或有得有之于祿而不得者又謂之何也

約而近微于減筆妙不待言命意之高非俗儒懷抱中所有

臨之以莊則敬　三句　　　羅萬藻

聖人重身先天下者其捷得之理焉夫敬忠以勸當鼓民所自動耳各有動焉各效而事無審所先乎且民所以應上者亦樂自效其良耳予之為恭誠肅重鼓舞於君子之民則油然樂為矣予之為婾薄苟且安恐於小人之民亦擒然不樂為矣爾不幸而上之人無以發之而民遂若别儲其心以有待然則敬忠以勸乎大夫須先於民乎吾謂民乎須先於上耳夫上所自為者何也有若道焉當復爾明父母之風專行於上而體統精誠常不惰民而尊有師道焉倘使寬厚長者之意實動於下而風俗人情常不迫民而用

而今且以民情求之即欲使民敬也顧以慢作敬敬可得乎上人之臨御下人之精神生焉敬之在民非剟而難出之物明矣承祭以儼其思見賓以動其容所謂莊也敬則莊之應矣即欲使民忠也顧以薄謀忠忠可必乎上人之事使下人之分義生焉忠之在民非寔而人復之物明矣篤於親以明顯天子必有父愛於衆以明顯國人皆君子所謂孝與慈也忠則孝慈之應矣即欲使民以勸也顧以棄之之道責勸勸將能乎上人之孫賢育才下人之氣機生焉勸之在民非苦而難弱之物明矣論官材以示朝廷之所用如此進不率以示師儒之所養又如此所謂舉善教不能也勸

則尊不能背應之矣蓋君子所以能得天下之情者以尊親之命密邇乎我故也古人無所期於民而容貌得其志思物得其理殆兢兢為任使勿忽之念無自而萌而恩俗之象成之為三代之俗君子所以能盡天下之才者以賢行之意使民自予故也古人無所迫於民而乃旌以榮辱其心綜謂以上下其總始勸鄭厥咸使恩樂之私有以自勝而力行之效蒸之為三代之才子大夫欲使民敬忠以勸乎度為思仁慎選章教其由是道乎

骨采堅秀油然經籍之光義與詞皆粹美無疵○作者之文才不逮意故艱其文了無可喜然義不苟立詞不苟設學者當求其渾灝淳沃之功

書云孝乎 一節　　陳際泰

然如書之所言則亦無待於不爲政矣蓋奉則以道政事也其言孝可以得政之端矣夫是求政豈知政者乎且夫人論事當有以點乎名之所自起有志乎效之所自成二端之說亦通方之論也是故政之名與政之效雖處匹夫之賤可得而有也行於古之人抑乎衆之所處必有所爭於是求乎能斷者而聽命焉天下有之以爲古今然以先有之家亦宜然此爲政大小之所由名也古之人知乎治之所以必有所本於是時乎化者而亦自將紓其兵戎使可衣食給其衣食使可孝弟此爲政本末之所由名也名之所在古人務有以質之故名之所在古人務有以效之而家則爲實行諸國而實行天下因乎矣是故先王知乎政之所由名與政之所由效於分合之際猶以其微顯志之一以爲宜乎情一以爲宜乎理者也名之爲習既已久當得乎反其所由往以經營乎後然其事今乎古者三代之爲政教不分當得乎合其事者出乎古之而後化以行由此古之孝友之道信乎己而使乎物何遂不爲政乎而猶得爲爲政乎蓋家者與天下與國分政者也名與效理其多所治其紛抑家者與天下與國統政者也名與效先其本而大其歸然則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家人著風火之義人人

親親人人長長天下薄道德之下非其心乎而奈何異之政論政者當有以處乎名與政之所存也

大處立意而題面義理細曲處無不兼貫得此若定理修成節中湊合之法斟酌布成而不能違也看此等文字在其人智力

原評

人意所得雖未能合蓋亦外之將自不宜爲倒讀

寫字遒蓋真得力暗得自喜耳

人而無信　節　　黃淳耀

無信之不可，聖人於其行爲之者，大信者人所以行之具也。無之自有必窮者，亦奚便於己而出此乎。今夫人遊三代之世而推誠相與，然猶不欺。彼蓋以爲道固然也，亦何嘗逆計其事之可濟而後出於此哉。自夫人有速求濟事之心，則其詐必至於無所不爲；自夫人有無所不爲之心，則其行將於一無所濟。君子既傷其爲，又病其窮。是成敗通塞之間，人得不爲斯人熟計之矣。蓋信者所以成也，反是必敗；信者所以通也，反是必塞。人無智愚，各有其心，心在於成敗之所爲，一室之內，咫尺千里。吾若大告天下以欺而

且曰姑從我，則人必笑之矣。一行敗而百行皆屬可疑，片言虛而[illegible]至數窮，[illegible]不能[illegible]天日以明之，而人猶不[illegible]矣。[illegible]其己[illegible]，又將[illegible]於[illegible]，皆其[illegible]心在而[illegible]之所[illegible]中之[illegible]明[illegible]也，[illegible]大設人[illegible]以[illegible]門後不復然[illegible]矣。我[illegible]則其[illegible]又[illegible]所行[illegible]又甚於所[illegible]而至[illegible]務屈，猶[illegible]逃[illegible]之而[illegible]不[illegible]其巧[illegible]之[illegible]又將托於拙誠，[illegible]之[illegible]者[illegible]而有功，然[illegible]則用之，[illegible]則棄之。彼其君[illegible]已也，[illegible]不[illegible]乎，[illegible]明主[illegible]疑其心，故其後雖[illegible]可

指之[illegible]而[illegible]必及[illegible]友之[illegible]名[illegible]力[illegible]相[illegible]，[illegible]以[illegible]之[illegible]子弟以遊之，彼其友[illegible]已也，[illegible]已見於他人[illegible]必[illegible]其[illegible]，故其[illegible]無身受之[illegible]有所必加。若此者[illegible]所[illegible]之不[illegible]人之有信也，猶車之有輗軏也。輗軏之用，夫[illegible]不行[illegible]之[illegible]不[illegible]而或者乃欲挾其[illegible]之小數以得志於世，不亦[illegible]不[illegible]之期而[illegible]文之[illegible]天下之力不如武王也，[illegible]不[illegible]而[illegible]矣，至[illegible]知[illegible]約之[illegible]路[illegible]之[illegible]其[illegible]季路之勢大[illegible]也。信而

已矣

[illegible]有[illegible]

補於人心世教

讀此文竟，更將及丙戌攻書房寓中，會忍事，覺[illegible]二語[illegible]一見[illegible]也[illegible]

自[illegible]謹[illegible]

子張問十世　一章　　戈爾英

聖人與賢者論世以數往之順為知來之逆也蓋欲知後王則前王其燦然者矣其因其革不可知耶且夫一代之治必其綱常人紀既敘而後國體之其從而復之者雖變也而實常也是故綱常萬古以為重制度隨時而遷新此百世可知者而子張問十世可知也夫子曰夫黃虞以前邈矣乃若周之先有殷殷之先有夏夏之先后方懋厥德及其季也昏德塗炭數虐萬方而禹之彝倫以斁殷革之而表正萬邦者皆繼禹舊服也蓋夏之禮而即殷之禮也至於隨風氣之開而通其必至從維新之制而示以必更所損益可知也殷之先王雖修人紀及其季也因奴正士荒敗五常而天之顯道以亡周革之而永清四海者實承由商舊也蓋商之禮而即周之禮也合於前二代之中而煥其郁郁綵六官之政而使之損益所損益可知也由是而知百世之所因乎但使其率由典常我知其必治但使其民彝泯壞我知其必亂由是而知百世之所革乎但使其窮而欲變吾知其必損但使其缺而未備吾知其必益上考三王下俟百世何難十世哉

老幹無枝亭亭直上他人滿紙瀾翻能道得筋脈上一兩句否

見義不為無勇也　　黃淳耀

聖人以取義望天下而激其本明之心焉蓋勇生於義義立於為弟門見之而已吾何望哉夫人有識以明內則可帥氣使必行有氣以充外亦可扶識使必達而吾終不敢謂天下大事皆取辦於識多氣少之人夫非氣與識離而為二也識嘗主乎事之發而氣嘗主乎事之成事不可以有發而無成故人不可以有識而無氣也今天下事會多矣名教亦滋矣使是非之所存必不與利害相反則古今安得有忠良使好惡之所嚮必不與誹譽相違則人心安得有廉恥奈之何有見義不為者若乎於是竊嘆以究當世之利病事至則循循然去之曰將有待也逮所待者既至矣則又自誣其前日之議論以為狂愚此其力尚足仗哉夙昔引繩批根以剌他人之去就身臨則縮縮然慮之曰期有濟也至所濟者罔聞矣則又反譏乎賢豪之樹立以為矯激此其氣尚可鼓哉遲慎出於性生則雖學問經術本異庸流而舉平日之所知所能盡以佐其浮沉之具畏葸積於閱歷則雖醇謹老成不無可取而因此日之一前一郤遂以釀夫篡弒之階禍何嘗之有避禍深而英華銷阻遂并其不必獲禍者而亦避之彼其心非惡義也惡義之可以獲禍也然至殺身之但既得而觀望周章久矣為笑於天下矣

生死何定之有畏死極而中情回惑將并其可以觸死者而反蹈之是其死非合義也不獲於義而又不免於死也原夫賢愚之身同盡而坊檢空裂甚矣進退之失據矣若此者謂之無勇世豈有無勇之人而可與之慷慨誓心從容盡節者哉是以君子治氣欲其專用氣欲其靜不敢輕喜而易怒慮其氣之旁有所洩也不敢留力而玩時慮其氣之內有所阻也氣盛故塞乎天地行乎淵泉無不之也氣純故達乎百爲貫乎萬事而無不當也嗚呼是亦足矣

較金陳章雖氣質略粗而指事類情肝膽呈露精神自不可磨滅○金黄二家之文言及世道人心便能使讀者義理之心勃然而生是知言者心之聲不可以爲僞也

[illegible]

巧笑倩兮　一章　金聲

觀聖賢言詩藉於詩以相悦焉夫素絢之問繪事之解何由遂得禮後一言起予而後可與言詩詩難言哉蓋自文學行而大道著莫顯乎詩令一詩止領一詩之用極其所終不過三百而止而詩之妙要使人審於章句之間以達乎物類之變可以觸處而旁通故學詩者初不必當日詩指之所存與今時解説之所及而能即小以觀大有如子夏所稱倩盼之章終有素絢之句亦非甚疑義也比於賦之末而不獲其所比之端徒其文有弗屬義有弗貫耳君子之於學也無所苟而已一言亦將求其歸也乃夫子曰所謂素絢之説其爲繪事之序詩以是爲碩人方也本乎族類之貴天質之宜而始佐以衣服翟茀庶姜庶士之盛猶之素其先有絢乃後施耳詩人之比類也必有所當焉説之而弟如其初指也而吾初不知此時子夏何以遂浩然有得也一聞所謂後不覺見天下之後乃者不獨一繪一聞所謂事不覺見天下之所有事者莫不皆後雖先王之道小大之所由天地之經百物之所殊一旦可以下同觀乎繪事而上不以先吾矜笑商於斯也豈有悟乎而要斯時所見其與前時問答豈復相蒙也哉則甚矣夫子夏之深於詩而篤於學也以意逆志不以辭害意此説詩之大端也而商又異

矣傳而習之亦而進之皆學人之用心也而商則更進矣如是學詩終身學之而不厭也詩起商也如是言詩終日言之而不倦也商起夫子也嗚呼此學詩之善者也今卽此倩盼一詩取而讀之其亦可以求衛事之始終焉可以見淑媛之令儀焉可以觀里巷之忠愛與好惡之不忒焉而商乃別有領也比物連類得文質之升降而會人事之始終詩也者衆也商之學詩駸駸乎其進於易矣夫如是故夫錦褧衣亦碩人之詩而論道者且以爲繪文之著也豈若後世之別經者哉

隨筆曲折而波瀾自之以生如夏雲奇峰頃刻數變春水縐縠波紋愈遠原評

胸中別有抒軸落想多在間隙中而題之意趣曲折在作者亦似動於天機而不知其所以然

夏禮吾能言之　一節　夏允彝

聖人有志二代之禮而惜空言之不足以傳也夫夏殷亡而其禮不亡然在使能言之亦無所據以成一代之書是可重歎也且王者受命必變易前世之制以明己之得統示天下有所尊也至於勝國之守不敢有所改焉乃爲之立其後嗣存其典文使子孫無忘其所自始然始未嘗有所關遺而後稍爽至於微而失傳亦勢使然矣何者制度不便於當今有非賢者能保護於時好而變亂宗之循于日易崩於所習苟非博學安能援古故闕以遡同志之求若乃夏殷之禮我嘗學之而能言其意矣蓋其大者載於周禮

周公之所採取有其源流不可沒也至其細餘所考有非在右史之所記而守爲國故相沿至今者入其國而問其傳蓋往往而有也卽其大者散於列國學士之所講頌無有異詞其別彼也至於時之軼事有僻隱之間見所不及而退爲家乘可資當今者見其人而考其得失或不乏於時也然可觀於杞宋亦安能有足徵者哉以杞之爲夏後也而湯滌典章不存其世哉不足怪也至於宋爲殷後之國其餘文不復存焉名亂於戴公之時而猶得商頌以祀先王則其他可知也然卽而殺其文文安在也非無風物之遺而質之先世之故實其爲乖謬與當者大抵闕如矣以杞之卽東

叔也其人物攷附不當於諸夏是固然也至於宋為春秋之望其
大夫猶有一則將觀於徵子入朝而用人歟其從者以為絕盛則
其後可知也然而可徵其獻獻安在也非無賢哲之士而與之上
下其議論其為耆老傳識者今亦已寡矣又安所折衷而使論者
以我一日為不足哉不然而上述史記旁採傳聞始於湯而下及商
辛包括一代勒成一書盛衰興廢之迹燦然也不亦善乎而惜其
不足徵何也夫周之於二代甚亦至矣以其事與以禘嘗即而至
於車服之秩猶得使之修其故事奉其支庶以備三恪而不於放
獻之遺亦皆使之與其敘問春文獻者與之盛也而猶漫以不章

況後世之事哉然後之正一統者謂國雖可滅而史不可廢是以
朝之大政必有記注而修國誌事必有史官雖作者不必其人然
猶與春秋並存也

前清實發所以能言之故反為有識道破寬而雅勝雖高尚文
藻而皆有義意以為質幹故不可廢

射不主皮 一節　　金聲

即射以觀古其所以成天下之才者大矣夫天下無用之人亦余
何以之以主皮此古道所以可起也當謂士苟有志自勉十大
無質絕不可令之事惟限於天名群豪傑無如何也以故國家之
律令普天下之意氣要使宇宙之才其上固不妨自見其下亦得
以勉夫人工之所可至即一射事其令人暴古焉夫射之有皮所
以試天下之力為國家致用也何以有不主皮之說正為力苛深
遠使其途寬然有餘也夫諸正鵠反求其身巧成於習人為之耳
苟昭然有可同之路而甘自暴棄置其身於彀外則於人何所尤

破甲穿札待命於力強弱有科天定之矣使夫卓犖可用之才其
勉强之功直窮於不可齊則君子何以忍彼夫先王為弧矢之利
以威天下也故雖處無事之日不忘武備有皮在而有餘之力不
嫌立展使赳赳干城之夫得因以鍊其堅銳無前之奇先王觀德
行之立於審固之將也故雖寓威武之事飾以禮樂不主皮而闢
習其道盡堪自效即斤斤繩尺之士安知不足備禦侮折衝之用
蓋惟古之時所以核天下之才其程甚嚴所以收天下之才其途
甚廣使人駸駸乎興起而莫自阻其志者大抵操此道也亦惟古
之時習射則與於一亦天下以必趨求令取協於衆待天下以可

同究之蔚蔚乎多才而國家緩急得人者大抵得此道也如今之世豈有復念不同科之力而操鼓鑄之權者亦從而審其所主哉

不主皮三字語意本自渾圓他作亟發諸力何德意不但於不主皮二字神理未足不同科亦說似天下皆無力人矣惟此輕重得宜文氣亦復遒勁 原評

射不主皮 一節

陳際泰

聖人慨力競而致思於古之禮射焉夫禮射者轉而貫革則力競甚矣而能無慨於古也乎且世道之盛衰決於人心之恬競則無不競焉將有失其本而不自知者君子以世變爲已急矣試即一射驗之則有以殺敵爲能者主皮之射是也射有以觀德爲志者不主皮之射是也禮射之體有五賓似與興士之類皆與焉禮射之人亦有五天子與諸侯以下皆習焉夫貫革非有厲禁也而特不貫革非有餘詠也然果何爲也哉吾釋其志焉其所以誘進天下之文士者至矣寬而待之凡射者皆得與於決拾之能所以陰作天下閑習之氣者其權隱吾釋其旨焉其所以尊奬天下之文士者亦至矣曲而體之凡儒者皆不絕乎肄注之用所以明重天下風素之業者其禮勝願吾於此獨自有感也曰此其爲古之道乎蓋昔先王之治天下也文武並進不使後世窺吾有所左右而輕天下故禮射與武射同立於澤宮而不相爭蓋即天保治內采薇治外之遺意焉抑昔先王之治天下也文雅獨優不使後世謂我無所掃除而致太平故禮射獨文射盡屏其挽强而不復進蓋有竭歷而成之端見而祀之之微權焉夫怠惰苟安之氣聖人未嘗不以術起之而桀驁難馭之習聖人亦未嘗不以法柔之

此一射也殆與民休息之理而爲世轉移之機乎斯盛德之所同也吾善於此獨自有感焉古道日遠抑鋒止銳之意寂然霸氣方興深入多殺之風轉熾吾且謂之何哉

立命與正旨稍別文極凝鍊有精色

賜也爾愛其羊 一節 陳際泰

聖人以事存禮故有慎用其愛者焉蓋羊者禮之寄也禮重而羊不得獨輕聖人之愛所以異於賢者之愛與且宗廟之事自遠有廢而錯立此有爲之事一偏之言耳要其有關於禮法之大者與其過而廢也毋寧過而存之即如告朔之餼羊而賜乃議去賜於此可謂不善用其愛矣夫以綜練名實之心疑賜則浮費而無用者皆從節嗇羊雖小去之所以劍乎羊之外者即以感慨時事之意譏賜則空存而無實者無事虛縻羊雖具去之所以憤乎羊之前者賜之見非不謂然然吾獨惜其愛止及於一羊也夫羊也而

豈徒羊也乎論羊於昔日是告朔之禮存而俱存者也禮既居其重焉而羊不得獨輕論羊於今日是告朔之禮亡而不盡亡者也禮既值其輕時而羊不得不重何也凡人之情當其多焉不甚惜當其少焉而愈惜之矣今日之羊是也天下之廢興不可知而但於廟中足占天下焉求所爲不顯丕承之故跡了不復存而僅留一羊此際實亦乃所爲珍秘也一羊無恙即一禮無恙我所沾沾護持而不敢輕議者誠謂此一脉之所寄焉耳凡人之情當其少

惜得縮矣筆妙

焉不甚貪當其多焉則既貪之矣亦今日之羊是也異時之興復不可知而但於今日可待異時焉蓋賴此先王先公之神靈不容

盡泯而乃遺一羊此剎果蒙泉所爲發生也一羊無恙即一切之禮猶恙我所爲斤斤寶貴而不敢一擲者誠爲此全禮之所存爾耳賜乎奈何爾之所愛乃不如我之所愛也哉爲節嗇故而去羊志既狹而不廣即爲感憤之故而去羊智復淺而不深先王之禮不幸一厄於先公之不視朔又不幸再厄於賜之欲請去羊也悲夫

中二比於實理虛神推闡曲盡却只是註中猶得以識之而可復爲之意可知文人無筆避有顧思亦不能達也

君使臣以禮　二句　楊以任

論所以事使而君臣之道在天下矣蓋事使者分也而道行之矣君以禮臣以忠顧不能與孔子對曰人主建人倫之極則事使其大端矣夫天下之樂得其君父猶一人之樂有其臣子也則莫不有道焉以行乎其間臣觀有道之世其君穆穆而立南面之事其臣師師而進拜稽之恍使之事之非以爲文也於此識朝廷之有人且使之事之非相視而不相知也於此見臣主之同量然則何以使臣以禮而已矣何以事君以忠而已矣想爲人君者經綸天下之本舉取於因性之儀則自綱身軌物以來無日不喜與一二臣工守此秩叙及其使臣也顧忠於我者同於溫文晉接中有其一德即不然而因人道戒愛皆致天下以廉遠之事故款器而至可以使之不爭挾所有至又有以使之自媿羞不齊者人之才與情也不必齊者使也有所以使者則禮焉矣想爲人臣者贊匡天下之志止用此幽獨之中則自宅心誠正以來無念不樂與明明我后共此德求當其事君也有專於我者同於拜手稽首閒慶其心即不然而天王明聖原無解於義命之先是故一人垂拱而事之不敢惰其用予也而事之深可忠焉不一者特之升與降也不能一者事也而所以事者則忠焉矣怪後世以禮爲一家之事

公卿大夫既亦入而受其爵然其禮頗以為臣耳頗以為臣故昔
歡乃衰夫禮豈一日之具也哉後世以忠為不幸之名愚哲忠良
隨時而取其便是其忠亦從事君始有耳從事君始有故昔作昔
非夫忠臣一日之故也然則使臣者之聰明才力不必盡賢於臣
下也有禮焉而我不窮於用然則事君者之志氣才術不必致惜
於不知已也有忠焉而臣克有其終此有道之君臣也猶敢輕哉
公其加意焉

好述其駁雜陳言安得不多作者獨生於講談璟難末始已能
於吳中俊豈也 原評

關雎樂而不淫 一節 陳際泰

聖人論詩而極贊乎風之始焉夫詩之所以託始關雎者豈苟而
已哉哀樂之際已統乎詩之全矣且后夫人之行不倬乎天地則
無以配神靈之統而理萬物之宜如此者蓋以鮮矣至用情而不
過乎則抑又難也吾嘗一論乎關雎關雎始風之正而情之準已
何者關雎事止乎得配鮮不妙焉而詩人重言之以致其哀樂之
意執贄為見小君之始鮮不媚焉而詩人量言之以起乎哀樂之
節溫厚和平詩人之則顧自邶鄘而降有遷而變之者矣關雎蓋
其發始者焉風有初有中有變今令人讀之其哀樂猶然隆古之
際者獨此耳國之氣運為之也邪正是非風人所感彼自江漢而
還已有被而化之者矣關雎尤其親炙者焉風自家自國自天下
今令人思之其哀樂依然賢聖之徒者獨此耳國之德教為之也
計深思遠以貽御而存卿大夫之慮發乎情止乎理義以小人女
子而有士君子之行嗟乎至德之世人皆知乎學問而心各返於
性情生民之始王道之原皆在關雎詩之所以託始於茲也抑豈
苟而已哉

國之氣運國之德教方見文王德化自身及遠不禁止於讚嘆
詩人耳於文王何與人皆知乎學問而心各返於性情方是文

王之德與詩序專言后妃之德者識見遠勝之矣 原評
作者於儒先解說皆覺不安於心又不敢自異於朱註故止言
此詩得性情之正而一切不敢實疏但不淫不傷竟未點出頗
爲疏略而文辭高古義亦醇正

子語魯太師樂曰 一節 陳子龍

樂必驗之於聲知古法之可傳也夫樂自始作以至於成其和與
否皆以音驗而知豈古法之難傳哉古樂者所以宣盛德歌成功
追其後也中和或爽其度而有司未失其傳如魯備六代之樂列
國賢士聘問以永觀者往往而不能去吾夫子歎其盛而傷其音
也慨然有正樂之思而師摯又賢者一日語之曰有虞敘明了於
典樂而太常之屬乃下比於優伶我周統司樂於春官而守府以
還或僅存其節度士大夫好窮其理而不知所用師工能按其聲
而不知所本若然則樂遂不可知耶非然也樂固以音爲主以數

爲驗者也今試窮其數如鍾呂之長短尺寸司訓精矣按而奏之
則不和又試治其器如金石之清濁大小司訓密矣按而奏之又
不和於是取大章以下大武以上依其節次習其節歌其始作也
六律畢集高下成適則以爲翕如其從之也既平而無戾亦明而
不紊又累累而不可絕則以爲純如皦如繹如樂既闋告成事矣
夫辨於理者不若驗於聲音太師亦知其故乎十人其衛以驗之
法尚在則其數足恃也鍾鼓攷擊之間尚有以見其器足恃備器
與數而成於音也不難雖然數本於天而天有紀綱器寄於物而
物久弊壞假令後有聖人爲聲爲律身爲度何難於絲桑吹管之

始而更定元音假令後無聖人焉百家異說俗雅爭鳴猶得於審聲知音之餘復還大雅則今日者幸生宗周而如見先王子固當不失其宮而子亦將論次其事使後世有述也有綦泰之與占

儀器湮沒後之學者援曲阜之宮破河洛之塚如玉尺玉磬之屬得一二而足彷彿其意此非音亡數與器亡也夫子蓋傷之久矣

夫子所言翕如皦如純如不但古樂有此音節卽末世俗樂亦斷不能出此此所以謂可知也古樂之亡亡於器數其辭音之理終不亡所見甚的文情洋溢具見人之致 原評

審聲知音審音知樂是可知本旨作者因唐宋以來諸儒考校

律管中聲異同紛互故兼器數言之而斷以器數亡而音不亡二語洵不刊之論而於聖人語太師本旨亦未見有闕故可卓然名世

惟仁者能好人能惡人　錢禧

聖人定好惡之準而獨予仁人也蓋仁者之好惡人也公而當故其事不由於恆情而獨謂之曰能也苟非其人可輕予哉且天下衆人能爲之事而待主持於一人非一人之足勝衆人也合衆心之至公而獨出之以至當是以天下稱能焉而莫如好惡爲難矣

夫好惡加諸人者也而先慎其好之惡之之人好人惡人見諸事者也而先正其行好行惡之本惟仁者內有以養其心不至有所牽繫也廓然與我發之而必協於天則外有以善其用不至有所偏徇也因物付物施之而必順乎人心能好人焉能惡人焉見善

而好夫人亦有然者而惟心統萬善則投之也其應而應之也其速從而效倡之又從而咏歌嘆致之所以樂其始而勸其終意無窮也仁者好人而天下盡力於爲善人之賴其好者何如也見不善而惡夫人亦有然者而惟心無纖惡則嫉之也甚嚴而痛之也甚切從而聖殄之又從而哀矜懲創之所以棄其舊而作其新意無窮也仁者惡人而天下咸恥於爲惡人之賴其惡者何如也功專於克己彰癉亦存過之餘故自人受之則戒用休而董用威而仁者之心止求慊其無欲無畏之最念才於愛人刑賞皆忠厚之至故自初觀之則直見激而枉見錯而仁者之用終必全其有愛

無惡之天書不云乎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言仁人建好惡之極而天下不能外也自非仁人而妄言好惡即爲作好作惡之私矣慎之哉

從仁字發出能好能惡又將能好能惡攝入仁字內理解與切詞亦警湛相稱

富與貴 一章

楊以任

君子有常心親於富貴貧賤之外也夫境則何常之有必於富貴貧賤之爲見者將有不可必者矣故君子以仁存心焉今夫人品之成也有其千古而人心之動以自必也或不能有其一息矣吾是以重言仁也以爲約樂久暫之有其至哉爾乃吾照觀天下之人欲惡之想易動而難靜則爲指一富貴貧賤之途而天下之有情者聚之矣欲惡之見愈明則愈巧則爲擬一富貴貧賤之道而天下之有心者又爭之矣故夫人之以道處富貴無以異人不以道處富貴者也夫人之以非道辭貧賤未必不攄於以道而將怨

貧賤者也雖成者名雖必者心也夫千古之名爲君子者非自無違仁於終食之間者從君子自數華非吾所自有而日往月來之際皆其疑爲始爭榮枯亦曾有盡時而物遷境變之道必將有以自十人生獨富貴乎人生而不富貴也獨貧賤乎富貴貧賤淆之來也富貴之人有貧賤之不如者矣君子守吾之常而已矣一瓢一簞者無時不悟然於其際日貧賤之人有貧賤之不得者矣君子行吾之素而已矣成仁成我者有時而受於其間者於終食之間造次顛沛之際以自守其純氣吏不於終食之間多生一富貴貧賤之見以中亂其神哉故君子而富貴者有矣庸庸更

章之所有伸人爲夫亦富貴以行仁耳必不徒處以道之富貴故於心不忘不以道之富貴君子而貧賤者多矣詩書禮樂之內有傳人事天皆由仁是道耳先有以忘道故并有以忘貧賤之非道此常心也所爲一息而名千古者欲觀夫天下貧賤者止知有可惡之貧賤而富貴者又止知富貴之可欲也而戀戀守之亦曾思造次顛沛皆其後哉吾知其心之所存者蓋無幾矣

打發題理歸於一線承接變換無跡可尋極縱舍之妙。此章工夫一層深一層首節爲初入手大端終食不違則無時非仁造次顛沛則又無處而非仁也註云存養之功密則其取舍之分益明蓋自至此則審富貴安貧賤之粗節愈不足道矣非以取舍之分明爲細密工夫也文粘定首節立論而於造次二句更似說成借此以破封富貴貧賤之見者於題理未能透一分號

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　章世純

君子之於仁以全成之也夫仁以全舉理則一日一行之修固不足以任之君子無違於終食間者以此且天下有可以一爲而成者有不可以一爲而成者事可以暫立也德則未有可以暫立者也惟不息爲可夫攻取之乘理微而欲亦微既辨之纖悉之間則防之亦盡頃刻之會至密之與至微類也而後足以相守極深之用理精而心亦精既見爲純粹之體卽無肅闊略之功惟一之與惟精亦類也而乃足以相副是故爲仁者始必有所爭之其大而者必有以及乎其細辨之富貴貧賤之分凡皆爲大端而持大端遂足成德乎日用飲食之故其類甚纖而其求甚密離合之數方於此多也君子亦謹持其隙而已抑爲仁者其始必有所甚矯而其後必有所甚安持之富貴貧賤之交凡皆爲自矯而徒矯持遂可爲純德乎廉介節義之事雖性所許而非情所願循習之久遂爲自然也君子亦常謹其放而已可忻可厭之事來於前而欲惡早與之迎乃舉所爲仁者從後而爲之制此亦常不及之勢也則違仁者其常而不違者獨恃夫先有以待之夫鎮應而已端其主無事而已習其心未至乎事之時而不染而後至而不染也欣之厭之之念遂乎物而全心盡從之往乃吾所爲仁者持少分而與

之爭此又有不勝之勢也則違仁者其必然而不違者獨恃夫多以全之夫累於素以取多積於念以取深與小利害而不惑而後利害不惑也故終食之間君子之所操也終食間之違仁亦君子之所危也今夫大姦大惡之事何嘗須久而成於其造端皆以頃刻陷頃刻遂成滔天彼無窮之業當幾上無多耳卽人生百年之身亦豈能當所及求其可據惟此目前有目前乃有終身彼百年之內合之皆須臾耳夫終食之間也所可忽乎哉

啟未發之覆達難顯之情他人自能了然於心布於紙墨亦不能如此晶明堅確也章大力造極之文頗有陳大士所不能到者皆不多得耳

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　　羅萬藻

以仁求君子候其審矣蓋不去仁者無違仁者也如是當於終食之間求之矣不去仁豈易言乎且人心之至暫爲候暫者無刻常者立矣今所云不去仁者第以一往之意求之日吾終身焉止矣夫此非違仁之言不及仁之言耳富貴貧賤之故或在境亦或在念念欺境而動雖俄頃足以動矣夫處之情托於道并托於私道助私而成雖俄頃足以成矣故君子之於仁必爭之終食之間也苟或違之斯去之矣去仁固無顯白之端終食之間違之竟違之矣違仁亦無漸積之候君子有見於天下之感而內以省諸神明之安幾豈在大乎得於所及持之處則又將有不及持之處微列其間此求之感則紛而求之仁息息可以相聯者矣君子既審乎自性之力而虛以俟夫天機之無隙豈在多乎由於所必勉之途則又將有不必勉之途惡合其間此依吾力則窮而依吾仁刻刻可以自驗者矣故一時有一時之盡杪分所積皆與生人念慮相趨是無刻而無人心之行也君子奉其無私者勤而循之歷時雖短而歷心已長一時有一時之中首尾所要皆與生人情變相宅是無刻而無人心之處也君子主其無欲者入而守之居時甚隘而居理已寬在終食之間違仁而違非終食之

則於無終食之間違仁者焉是則終食之間矣當富貴貧賤去取兩端
可以一念之頃念之故衆之死生之權幾之由是出之萬變倚兩
端而當時一刻矣以一刻而定去取之樞豈有能持者乎故亦曰
無終食之間違仁而已

此乃存養而有名有自然不息則非矣此文說功夫上說方於
必於是相與為有體認文字 原評

語復其實可出之以明快此作者文之近於疏宕者

事君數 一節 陳際泰

知取辱取疏之由則不可不歸過於己也蓋君與友非必拒言也
至於數焉已則難堪而能謂人己乎且夫感人以言其本已淺而
況復以不行之非不受君與友也而猶曰已疎矣至君與之辱
友與之疏而曰人實負余抑何其不自克之甚也吾試言之夫人
必明於天下之幾知其有不可深恃者而後可止而自全夫人必
藏乎自恕之道知其有不可重啓者而後可出而相責有如吾人
之事君也幸而君方向我我乃得以盡言使而負途役而君臣之
分不終其何能與乎則辱者固爲人臣者之所不願然而重成其

辱將遂緘默不言乎而又非也夫君未嘗遂辱臣也君既爲君
亦必自有爲君之度片牘作疏而謗可息及難叔季之主未嘗有
此且人主有過即不厭人匡拂亦當予以可轉之途而奈何數數
然也蓋至忠而獲罪君子有以知其所由來矣有如吾人於朋友
也幸而友方親我我乃得以無諱使因終隙未而友生之誼不固
其又何望乎則疏者固爲人友者之所大忌然而預憂其疏將遂
坐觀不一救乎而又非也夫友未嘗遂疏我也友既爲友亦必自
有爲友之情半語微什而劑齊自甘雖君父之尊未嘗及此且朋
友有過即不拒人議彈亦當開以自從之路而奈何數數然也蓋

至告而見疑君子有以知其所由致矣是故臣之規君友之規友固自有法也人各自愛其名而不宜與之爭其名人各自護其短而不宜與之曲摘其短夫子君與友以薄己之名而已亦復不厚致君與友以拂諫之拙而我亦復不工則爲人臣人友者可不自克也哉

只取意而不寫題男妙能避熟 原評

於人情淺近處指點立義不深而意味悠長良由筆妙

[illegible]

弗如也 一節 吳韓起

恐賢者自忘所弗如正其辭以堅之焉夫賜亦偶而見弗如耳既正告之又爲予之與幾其勿忘也已夫子以爲入學明之中而能不好勝者古今無一二人自此一二人之心其質實不好勝者畢生無一二念伺其念之所存而提使勿忘以幾於大道師友之功不可誣已賜乎而今乃知弗如回乎此吾初意之所不及料也豈惟吾不及料恐亦賜初意之所不自料也人情有所制於天之分既以其在天而失之有所歉於人之量又以其在人而忘之迨一旦無心觸發了了如見旁觀者代爲之諒而無從亦姑聽之耳吾

如予弗如者何哉雖然賜有自以爲如吾之所大憂也賜而自以爲弗如吾之所大喜也吾見夫負性懷能之士雖論其學殖之所及與否動以弗如之念居之居之誠是也其以爲谿谷之法不得不爾雖循其謙讓以徇人之耳而悻悻難安之情已未動矣若賜之弗如則眞弗如也下上終古以爲斷斷焉其不如有失者吾見大父兄嚴切之際無論其子弟之所優與否動以弗如之實責之責之誠是也其以爲疑損之方不得不爾月增了隱而無己之聲而鼓舞不倦之氣亦少衰矣若賜之弗如則有弗如而使賜而不覺其然誰則能強之使然者吾向者亦嘗從事斯矣學有有等

何有無，如人聖賢敢仁豈敢無一如人然而或物我之參觀或歲月之致求乃幾幾不容自已而賜直以片刻露之也惜也猶多吾孰愈之，許也賜已歆然莫下而吾之所以度賜則已淺也惜也猶多吾與汝孰愈之，與也賜已達人能悟而吾之所以形賜則已隱也然則賜之所得力與其所受病自此皆不足深論而吾只欲常留女弗如之一念於胸中也弗如也吾與女弗如也

筆筆生動其引入題理處頗似正希 原評

中二股意極淺近拈出遂成妙精可見名理自在人耳目間正不必鉤深致遠始足矜奇也

子路有聞 一節　　羅萬藻

追狀賢者之行與聞俱無窮也夫行聞必行此不欲以行虛聞也未行之恐不將在聞乎昔子路以勇行稱夫子之所材然固夫子之所與也彼其在夫子之門而日有所聞行之可自安者多矣斯行之患豈當較取以勝未能之患乎吾是以狀其心爲夫子路之所謂行與所謂未之能行者有深念焉夫一念固非即一念之所可盡也彼行與未行僅相待之候也而前聞之念既追之能行而未之行亦可必之資也而後聞之念復窮之故以知子路非姑有待而姑自必之人也以爲行者實體之治聖賢所以求盡天下之無窮聞而未之行也聞可盡乎行不足以盡天下之聞而姑以未行謝天下之聞是外聞也使古今之事皆在吾身之外未之能行之能也行可已乎聞而不副之以所行又望日復有聞而副之以說之耳所以行者神明之治聖賢所以求赴吾心之所缺行而未所未行是絕聞也使所資之路還自一日而絕未之從行止之耳蓋精神之所以能給物者有餘地故也以行待聞故行常在乎寬然之域不然而身處其未逮則困於行而勢必將厭聞彼又烏能一日反其樂聞之心而置不顧乎魄力之所以能處強者能爭先故也使聞赴行故聞常資於不周之途不然而處於所不逮則牽

於鬬而欲必將飾行彼又烏能。且欲其勇行之實而漫取聞乎
故未之能行而不欲有聞者既榮而憚者也未之能行而輒思有
聞者中乾而强者也子路者固惟恐有聞而已有聞之恐固未之
能行之恐也子路至是爲可師矣

原爲未之能行作十分艱辟耳婉曲頓挫不極言盡態有致趣

愈遠

子路有聞　一節　　金聲

觀賢者於聞行之閒有可想者焉夫方有聞則尚無他聞也夫之
能行非不行也而已惟恐有聞矣此則子路也已且夫學莫貴於
無聞而道莫病於不行故夫無聞強欲強行不怠者君子也雖
然人之處聞與行之際者亦各有其情焉其進退緩急見於力量
之地而發於事勢之閒又其餘也我嘗欲觀子路子路無聞則已
聞則喜也無聞則已聞斯行也此亦吾子路也而未盡其性情若
夫有聞之時而又未之能行之時觀此時之子路觀此時子路之
心則偏偏然惟恐有聞者耳凡有觸而觸也非必子路獨見其多

故夫子路有聞亦甘用從容之事也乃其精神則已勃然矣使聞
後之子路而或有回翔審顧之象則必施行之節用節仰無欲焉
而不然者耳目之閒已偏聞之再至也是聞盡又見所係也凡有
待於行者是以非子路所病之心故夫未之能行亦非學力遲鈍
之咎也乃其自視則亦欲然矣一若自能聞以來已爲奔走不遑
之身而其施行之際前後若迫焉斯之未竟有須臾之閒已若有
後聞之督責也是未行者嘗日玩於宇宙之理日充行於宇宙
之閒而往不留來亦不距故達觀者可以靜聽其出入而子路恐
焉恐其以已聞之不去而併塞吾未聞之生機也此已聞未聞之

際一刻之暇也而亦如此哉日用之理必寔見於日用之間而聞之而不如行之一故博學者或可以徐安其領受而子路恐爲恐其以後聞之闕心而又或虛吾前聞之實用也夫不聞不行之暇無時而見也而何非已哉我因是知子路之勇於行者爲有用之才可以愧天下之記醜者也我亦因是知子路之虛於聞其貪無窮之意亦可以愧天下之得少者也此子路之性情也

人多於末句著力此偏從上二句理會出神情 原評

前輩文之屬對取其詞理相稱特具開合淺深流水法而已雖作者屬對參差離奇或前屈後直或此縮彼伸每於人轉折不能達處鉤出精意不獨義理完足即一二虛字不同處亦具有深趣不可更移此等境界實前人所未闢

其愚不可及也　艾南英

聖人難大夫之愚而所重可知矣夫人臣所難者難在徇國一念耳宜衛大夫之見取於聖人也且夫人臣之避難而自全者其說類不出於愚而出於智何也全身利國非不人臣之大願然必知其臣主俱全而後爲之曰吾以智勝也則委曲圖存之說適足以爲避難者之藉口而已矣若甯武子其不可及者豈以其智哉武子之卒成其君也後事之言也而武子初心不必其成也武子之併全其身也後事之言也而武子初心不必其全也人之難武子者難其全身濟君之大畧而吾之難武子者難其捐軀赴難之初心均之社稷之無虞也知其無虞而力爲之與不知其無虞而必爲之者其事同而其心之公私則未嘗同也彼成公之再出也豈復有生全之理乎而武子皆若不知也知以其身徇社稷耳而誰則知之均之盟主之回怒也知其可回而巧復之與不知其可回而必復之者其功一而其心之安危則未嘗一也彼深室之既囚也豈復有同盟之恩乎而武子皆若不知也知其以忠動霸國耳而誰則知之夫國亡君辱一死奚裨故論人者不盡責致命遂志之忠然君子嘗難於死而易於生以爲有怨懟也武子之鄰於死焉可知也夫志之所至智亦至焉故盡瘁者自有數窮理極之應

然君子每後其功而先其節以爲有重輕也武子之不專以功爲可知也是故君子謀國成敗利鈍非所逆睹而君子論人巧詐拙誠各原其心而已矣不然則吾未見委曲圖存者之不爲奸臣藉口也

清氣朗快題無不盡之義

其愚不可及也

劉侗

衛大夫之愚衛大夫之所私也夫衛之難武子以一身踦之然武子則直愚耳其誰及之者且國家多難之日有必得復存之故智衆無可用乃武子者獨以其身涉艱難無悉也於是人爭羨武子（一愚人自足到不可）（及之不必人羨也）之愚惟羨武子之愚而武子愈遠矣何也愚者不自知愚也不自知其邦爲無道也不自知必能轉無道爲有道必能全無道之身（轉事報安）以見有道之日也若武子得而知之人亦得而及之矣若武子知愚之必全也而用之而人亦及之無不可矣乃其拤牧圖而從也何人不籌萬全在武子族有一往然也處臣序之間何安所得萬全而籌之夫且容是皆不可測而功念俱不容已得返其偶也不得返其常也不問其返不返而日爲以行功名中無此人也及其約賓飽而從也何人不揣度理勢武子試披孤忠然無貳無他之間何安所得真知而揣之夫日小智有不得奇所施其賓不遑處直則日君之難也不直則日二三臣之罪也不敢其直不直而情焉以殉名節中并無此人也能成忠任不以無益而不爲不以見害而少避若使利害心明而成什已薄而愚忠愚孝不以人怒而不控於人不以天怒而不呼於天若使天人數晰而忠孝已窮故微論人不及也即令武子事過險出而回思時詐之橫心亦自

覺渺然而難追蓋愚者氣節情至之所爲人生平豈能多得微論人不及也即令武子委蛇有道而欲如閔沈之肫摯亦自覺欣然而難渾蓋愚者勢窮計迫之所出人暇豫豈能自生今試設身處其地盟主方熱强臣在國不見可是而心不亂不見可懷而志不昏愈危愈安彌拙彌巧武子之愚亦何其負絕已乎

武子之愚只是但知有君不知有身并不知有成敗利鈍竭力致死無有二心其後晉怒解成公歸其初實未嘗計及此也向使君臣同盡亦其所心安理得畧無梗避者故曰其愚不可及若但以全君於難立論則曹之侯獳固得而及之矣文獨無二

語不切原評

筆勢軒昂鋒穎其銳原文猶有韜澀處此從舊本刪截

子謂仲弓曰　一節　　徐方廣

聖人以物喻而示用舍之正焉夫騂角之牛山川用之不知其他也人又何以有心爲此夫子謂仲弓之辭若曰賢人之生於世天也期於生之而已則無所擇也既以爲物而生則不復置也而今之用人者不能與天同意乃有其人既賢又從而問其世類者矣獨不有犂牛之子而騂且角乎哉夫學國家之物色自元牲白牡不得不舍則騂勿可舍也緣有可之故事至食肖免牛示不復用則騂角不得不用也乃人之情固有弗可解者以爲此犂牛之子耳則欲弗用矣明知生者之不能累所生而其心猶有嫌焉本其所憎則有餘憎若於同騂角之中而又有別也明知不用者之無與於用而其意猶有泥焉仍其所棄則爲過棄若於不騂且角之外而更有假也乃山川之神何知愛憎山川之饗惟其備物使以騂角之故而謂犂牛亦足以爲歆可不可也則以犂牛之故而謂騂角亦因而獲吐可不可也人之所欲改下神之所爲式憑蓋人固多不化之意而神不然耳人信於目之所睨而神鑒其質之已殊蓋神惟此不私之情而人則否耳山川不舍又誰能終舍之乃知用賢舍不當生而定之矣必本之以齊聖限之以世族槩之以幹蠱天不能使舍之權不在人然帝心之所妙簡祖宗之所培植

社稷之所憑依人亦不能使用之權不在天雍其爲雍之可用而已節以父故舍何傷焉

於勿用處反覆追咸有不舍何神情愈透寫心備背脩然塵表

原評云由沒無歸賓主有法

季康子問仲由 一節　金聲

聖人論三子之才皆不宜以從政疑也夫果達藝三子之卓然自見者乃國家用之不盡者也而豈以區區之從政爲有無哉蓋聖門之學與其所以教人皆非漫然者莫不各有挾以致用之途焉而不必以用見也其平居資力之所近與學問之所到其綽乎有餘之意已暢然可以自信於師友之間而用人者尚不能無疑焉蓋天下之政有才不足以勝其任者有才適與之相當者有才浮於其任而恢恢然可以觀之若無者夫才浮於其任而恢恢然可以觀之若無此其人亦不必在明試敷奏之後也若由若求之在聖門皆其選也而季康子問焉曰可使從政也與曰可使可不可未可知之辭也而夫子曰無疑也夫由之才眞有過人者其爲人也果其不流而不倚道中之堅眞有力人也國家誠無有政焉足以亂斯人而使之拊兩端者也於從政乎又何有哉而因及賜賜多聞而億中賜之達其於政也其與果焉者無以異也必無有滯其機紐之胸者也而因及求求退讓而多能求之藝其於政也其與果焉達焉者亦無以異也必無有窮其條理之智者也又何有於從政乎哉夫國家之政多不與聞焉者矣從事其間已猝建白焉非有世閥公族簪紱於典故者也而一旦以經生厠其

中此亦六夫之所深惡也果或以爲躁矣達或以爲佻矣藝或以爲多事矣雖以聖人言之所必歸乎然國家之政尚有宰執之者矣從事其間贊末議焉耳非有得國行權倒命於獨長者也而區區以伎倆隨其後此亦非二子之所滿志也果不能盡其決達不能盡其明藝不能盡其長當其從政之下又因小試乎觀由求晚節亦志皆在爲邦而子貢學亞顏氏書稱王佐使其弟子不得已爲季氏用政聖人微權而終非其心也

語與與騎汎滿滿紙從二股一在可使二字著筆一在何有二字著筆雅善貼題原評

季康子問仲由　一節　陳際泰

聖人列舉二子之才欲執政知所用也夫二子皆從政之才也就政者取而用之何憂無問乎當謂天下本皆無才也而國家又非無事也國家不能無事則需才急天下未嘗無才則足以待事然而賢者亦欲早一官之內乾政者將用乎四方之務是何相需之殷而相遇之疏也此非不用才也患在不知其人之有才而忽之耳或知其人之有才也患在不知其才之可用而置之不然聖門如由賜與求豈季氏未聞其名也者乃由之果賜之達與求之藝豈季氏未聞其實也者而乃勤夫子之問乎而乃待夫子之告乎彼問謂是未必爲才謂有之於政奚害也此殆昧道之言也且又不知政之所以爲政與才之所以爲才國家與人事立大功非通達明濟者不能設非決斷事機者不能決議之矣決之矣非才能敏給者不能辦故如三子則才盡矣用三子之才則政盡矣康子乃目由賜求可使從政也歟是惑爲政之術而疑三子之才也故曰不知政之爲政又不知才之爲才夫天下之才散之則偏合之則全天下之才付之則利疑之則害然者不可從政則果者可從政矣用之當其果之任而由見矣闊者不可從政則達者可從政矣用之當其達之任而賜見矣拙者不可從政則藝者可從政

矣用之當其藝之任而求見矣此言付之則利矯之則害之事也若上之人羅三子而致之一堂又得一能用三子者而爲之師三子並用其合之所全者小融三子而用之若出一人其合之所全者大則雖以之治天下可也夫執政之爲執政也天下之士皆宜周知其處而不應近昧於所接之人尺寸之略皆宜獲展其效而不應過羅乎殊絕之材然則從政之用舍是在執政哉是在執政哉

借題以攄胸中之磊塊横空而來煙波層壘金作之蒼涼悲壯此文之縱横靈異足以相抗

齊一變 一節

徐方廣

聖人於齊魯而皆望其變焉夫齊之非魯也魯之非道也觀其所至皆不可不變者矣夫子若曰方今天下之不治列國之咎也苟能察其所自壞者而各自爲救則夫王道之必可復不待明者而後決矣然而齊魯於天下爲望國其視齊魯之變者尤急而其不容不變者亦有故齊之强天下以爲莫能當也桓公管仲之所爲皆爲大利今爲大害其民皆仰機利狙喜自用豪爲攻也不足懼乎故齊惟無變變則以魯而救之夫以魯易齊齊人不願也然誠使齊之人舍其所漸靡而爭爲寬緩柔巽之行百年之結習洗然於一日吾復何憂於齊齊而非魯終齊之世未有能變齊者也魯之弱人皆知其不可爲也周公魯公之遺意或以爲存或以爲亡其民猶守以惇篤奉以忠信士君子之敬也不亦善乎故魯惟無變變則以道而道之夫謂道在魯魯人不信也然誠使魯之人知其所足恃而求其敗壞廢放之端周官之成法斐然於一日吾復何憾於魯魯而非道終魯之世亦未有能變魯者也因是言之齊之所難者不患不至道患不遂至魯耳魯之所易者非捷於齊之至道捷於齊之至魯耳此受病淺深之故也總之以伯者之政求王者之意則遠以王者之意求王者之攻則近齊魯之所共也天

下之所共也文武之治復見於今日吾無疑矣

以魯救齊以道還魯卽是變之之法程子所謂因其言以考之則施為之序略可見者確是如此可謂老眼無花 原評

黃作議論樹暢此文清微淡遠於變齊變魯處較黃尤為周密

齊一變 一節 黃淳耀

兩國之變不同而均可以至道焉夫齊魯之季世皆非其初矣變之雖有難易要之以周道為準也今夫一國之勢常聽於開國之人人亡而勢變則又驅一國之人以聽一國之勢此治亂之大較也有賢者作從已亂之後而力矯之則守國之難與開國等雖然其致亂之淺深可致也而其致治之遲速可推也請以齊魯論魯之先周公是以周道治魯者也齊之先太公亦以周道治齊者也然太公以碁年戡亂則於禮章樂錄之事未暇以詳而後世之言兵者得托焉托之者衆則雖子孫亦自誣其祖宗而浸以陰權為立國之本於是僖公小伯於前敬仲九合於後齊之規模恢然大矣而網維綢繆卽於消亡周公以七年致政舉凡建官立政之細並有成書而後世之言禮者得據焉據之者深則雖君父已自踰其短垣而終以臣子為禦侮之資於是肩隨於陳鄭之間依倚於齊晉之國魯之氣象薾然衰也而文物聲名尚支於不墜是故齊之難變者數端而陳氏不與焉魚鹽盬守於國則其利難散也公族盡失其邑則其本難固也並妻匹嫡習為固然則尊卑上下之序難正也若此者魯之所無齊之所有今日之齊所有而太公之齊所無也魯之易變者數端而三桓不與焉其國無奇功則服

器易守也其戰無奇捷則禍亂易消也其通國大都無奇袤則尊尊親親之風易復也行此者至齊而止至道而今魯一變而周公之道得全猶齊再變而太公之道得全也今有病人於此其一疾在本者也其一疾在標者也疾在本者飲食啟處盡如平日而其患將入於骨以識者爲鍼石以伐之則其人亦猶弱矣知其弱爲將愈之徵則知其強爲必死之疾也此變齊之說也疾在標者精神元氣不改故嘗內其外若有所大苦識者爲粱肉以衞之則其人亦遂強矣知其強爲體之所有則知其弱爲體之所無也此變魯之說也然而齊多潤達之才與之言更化必抵掌而起及其翹

羽翼後王又不能終日勞以之深爲國與之談王道則本末粲然求其實效激發則又欲去人焉是周公太公之所竟不可復而後者於彼其否於開國之人且以爲知有今日也豈非說哉

於商周源流分大河以及其後乃論其當世之議復能斟酌而得其中故語皆驚然可據謂家云何以變齊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是也何以變魯人存政舉是也有於此自令能暢發

自行束修以上 一節

陳際泰

聖人自明其誨人之心而淑人殷矣蓋心於淑人者惟恐教之無端也有是哉聖人誨人之心乎夫子意謂受天爲性者人之所同而體此意以愛人又何能以恝然乎由是言之人可誨我拒而絕之是負人也於人之本既有所闕汝而不知人可誨我靳而惜之是併負己也於己之量有所虧損而不全我自計生平殆無是也有能自行束修以上者乎而吾有不誨焉者乎禮以儀心亦猶行古之道也而豈以薄爲嫌道以通物亦懷獨爲之恥也而豈以情自隔遇人則誨本吾素心而何必兢兢於此也然而分所不屬終

以僭踰爲嫌耳吾於天下非必有要重之心吾以適吾事焉其意可知不可言直欲得所拼手以遂其無所隱諱之懷而已矣盡人而誨自吾本懷而何必歸咎於此也然而趨所不同或復訴訾可恨耳吾於天下非必有過求之心吾以驗其誠焉其事在此不在彼亦欲觀其志趣以行吾所爲鼓舞之術而已矣是故天下之人不能以禮嘉吾徒而來者吾姑置焉非爲其無禮也此心之悲憫更甚而但於勢之無可施天下之人有能以禮嘉吾徒而來者吾亦收焉非爲其有禮也此中之坎懍長廢而奧於願之無所鬱益物觀而性而氣稟之際亦自不齊教之者欲人之有一也人無賢

恐吾皆可以通其有趣雖同歸而身世之間何能無異畧之者亦
欲人之有也雖無厚薄吾特借以轉其機是我之生乎而已矣
謂有負人之事乎謂有負己之事乎
專發下句是爲人不徒題文也於上句寫得有情乃不可刊置
別處 原評
原評深得此文用意處或有譏其沾沾於束脩者論非獨疏於
文律豈亦未視所以云之意耶

子釣而不綱 一節 沈宸荃
聖人取物而寓不取之意焉夫釣弋非聖人意也而況重之以綱
與射宿乎今觀聖人之於物除其害而已非能爲之盡之也不避
其來而已非能多爲之往之也夫魚潛在淵不知其有否也垂綸
而釣人據其高魚據其深兩者相隱於不見君子所爲卜諸幽也
分明如話
幽者易匿君子所寧寬之昔也乃或者謂終日持竿百不獲一不
無一字無來處
若其綱也聚其族而殲之糾紛雜沓卒以俘見者魚亦有數存乎
其間耶夫相彼流泉以游以泳有頒其首有莘其尾不謂密網相
韵句
連靡有遺類若此君子因未及見矣先王之所禁也惜也罪罟之

稱盡殺乃止魚之生意安在哉夫有鳥高飛不知其來否也張弧
而待人目在鳥鳥目在人兩者相示於相見君子所爲謀諸明也
明者易避君子所寧縱之避也乃或者謂終日挾矢亦百不獲一
不若其射宿也來其宿而擊之毀室探卵卒殲其雛豈鳥亦有數
存乎其間耶夫去其扶疎巢於林木歲不能鳳民不能俯不謂栖
宿是處亦有弋矛若此君子曰日之夕矣百動之所息也惜也弓
矢之毒歸乃不免爲之殲身何所哉盡物以度劉用物過盈盈則
物自相賊君子之所惡也故來而必誅所爲草薙而禽獮可以御
賓可以酌豈物太虔劉則物易盡盡則人將敗物君子之所傷也

故往而多故所爲長循而滋族可樂深靜可恭廣閒隱釣而不綱弋不射宿夫子爲此蓋即所以教矣於是群弟子遂謹誌之

直拈仁字明無筆著一點二氏氣更不可嚮邇矣破除俗說標新領異詞高者以言妙爲工作者有之　原評

題邇甚淺不可强作深微語斟酌得宜不獨雅辭可誦

奢則不孫　一節　　吳韓起

聖人之意在建極權之以其弊而益切也蓋奢儉等弊也而姑爲寧固之說聖人豈眞欲以固治天下者哉其意以爲君子將有所立於當世甚無樂乎已甚之說也夫已甚之說矯之而已未足以勝之勝之而已未足以善之惟夫宛轉圖維使知我特不得已而出於此雖欲不更化善治粹然復出於正而不可得今天下言儉者詘奢言奢者亦復詘儉其大旨歸於苟安耳不則亦偏護耳夫苟安則無以酌物理之極偏護則無以服天下之心吾且以奢與儉兩衡之謂奢無弊奢則何能無弊古者弓矢錫諸侯始征徇奢之所至謂不可以弓矢者圭瓚錫諸侯始鬯徇奢之所至謂不可以圭瓚者奢則不孫斷斷如也謂儉無弊儉亦何能無弊古者衣冠濯浣大夫以朝徇儉之所至并去其衣冠而可耳豚不掩豆大夫以祭徇儉之所至并去其祭豆而可耳儉則固斷斷如也夫以奢若彼以儉若此當此之時有神聖大有爲之君必將深求乎至德要道之總建中和以斂福敷蕩平以宜民陰用其權於奢與儉之外而人不覺而二三賢達有智略之臣亦不敢爲因陋就簡之論陰陽變理贊乎天子休明鼓吹被乎庶人天下之固者不孫者胥其所轉移而人不知自非然者兩利相形則取其重兩害相形

則取其輕與其不孫也寧固而已矣嗟夫固豈君子所忍言然而有志於風俗人心者太上變化之其次悔悟之變化之道數百年而一見天造草昧王統開闢生於其間者各虛志慮以觀朝廷之制作而善夫未盡變無以自解於雜霸小補之識悔悟之法數十年而一用世數衰敝人事驕淫適於其會者各挾好尚以敗祖宗之典則而悔悟稍開即可除用為損過就中之始不然唐虞三代之遺風不可坐聽其衰息久矣

奢儉只是未能得禮之中推到不孫與固而流弊大矣故此處與其寧字商量註中著箇不得已也步步推上一層立論極當但詞氣近於濃縟不可不辨

動容貌斯遠暴慢矣

陳際泰

為人上者容貌不可輕動也夫容貌之動人之輕重在焉暴慢之氣不設於身體可無忌乎且夫容貌非偶也容者所以容吾也貌者所以貌吾也是故容貌關乎受中威儀所為定之以禍福其身者也動可苟乎容貌係乎聽睹賢人所為觀之以行藏其道者也動又可苟乎俯仰尊卑見乎容而君子有以慎之吉凶悔吝生乎動而君子有以持之中和之氣在躬而容貌應焉溫溫恭人所以能自柔也暴者戕於陽淩厲恣睢抗其威稜以快其所逞心不固矣一身之中且不能馴況能馴天下之強梗乎故暴之不可不遠也精明之本在性而容貌皆焉翼翼小心所以能自檢也慢者戕於陰委靡頹放墮其肢體以便其所安神不守矣一身之中且不能舉況能舉天下之叢脞乎故慢之不可不遠也暴慢之加必有所為受彼苟謂惟可行耳然君子知其無能為也何也本體病而後及人也道德者驕人誰尸其暴慢也耶暴慢之發必有所由然彼固謂習自便耳然君子知其無足忌也何也精神衰而後驕生也肉食者無學奈何其暴慢也耶故動之時警省宜勤力矯生乎之故動之先溫養宜預血清德充之原子大夫可無思乎

語約義深非淹於書卷者所能道

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　一章　夏思

觀聖人論才於虞周而及周之至德焉夫自虞而後才不易見周盛於武而文開之則其德尤可想見也今夫才以待用而用才之人則又才之所視以轉移而世道升降之會由之出也是以得才難而用才之人尤難舜為天下而用才以收無為之治五臣其選矣武為天下而用才以收丕承之烈十亂其選矣如以多寡之數論則十倍於五似可為周稱盛者乃孔子嘆才難於往昔而獨以唐虞之際為盛於斯何也蓋唐虞以揖讓禪代故五臣咸有一德而治有餘武以東征南征故十亂草昧臣鄰而治不足如必寘才於內則彼為洒之匹豈下於邑姜之賢而史臣且置而不錄矣由是知十不為多而五不為寡也不有文王孰與繼舜德之絕乎論有二之勢豈不足以難商而文王不然也始焉以一身事商大忠也繼焉又率其事乎身者而併事之是與天下共成其大忠也當其時文之親臣孰非武之亂臣哉自熊羆無所顯其力鷹揚無所奮其績而予之所借者多矣吾不意渭河避位以後而有讓天下如文王者允矣至德也夫是則才一也舜用之則為師師濟濟武用之則為糾糾桓桓文用之則為蹇蹇翼翼甚矣用才之人其所關於世風之升降者大也此夫子所嘆才難意也

泛然以才德分兩截猶有拘挽之迹拈出用才之人則脈絡本通筆致亦近古

今也純儉吾從衆　金聲

聖人從天下之純聖人之重於違衆也夫純非禮也聖人為之說曰儉可合禮以從之聖人之心亦可以覩矣今夫今古之際君子有甚不得已焉者非遂為於禮而戾於時也日用之儀衆有共趨苟非大悖禮之事而猶有說焉以處之則夫挾先王之禮度繩繩尺寸以相繩者其亦可以不必矣故夫吾之在今日也則亦有非禮而從之者如麻冕一事焉麻冕之禮先王之所謂多為貴者而今不然也大約古昔繁重之數今人不能勝也則相率而入於簡便之路古昔莊摺之制今人不能安也則浸假而鬭其巧利之門

夫是以有純焉可豈非世變所嚮之一端哉豈非挽膽之士所欲纖悉而爭焉者哉而吾也為之酌其物而觀其心平志焉以定議節之所歸略其迹而著其良降心焉以求一節之可就以為製先王之意者其勢或至於盡亡心焉心殷奇不褻而莫可救止而此一純焉人如是之敝也其利於儀也雖不備而其取於物也則不奢殆爰爰乎有儉意焉易先王之重衍其甚亦或至於壞法亂紀裂冠毀冕而無復有所存而此一純焉不如是之甚也其成於工也則不費而其貲於首也足以觀殆循循乎僅失之儉焉必遵先王之法而矯末俗之苟至踽踽焉衆人純而一人麻是亦不可以已乎其輕違之也夫違之易易耳以今日之氣習風靡而至細纖之近禮非禮之間凡在彼且有所不堪而在吾亦有不暇吾寧從焉耳苟形質之宜而定文質之中即是皇焉衆人儉而一人禮是豈不足以飭乎而未免多事也有多事亦豈有矜耳以吾之矜心作意而令天下執守儉無奢之習從容相應則在彼甚為有辭而在我相忘無謂吾何為也哉且夫一人之力不足以勝天下之衆也久矣獨拜下一節萬不可解耳

意中有下一節不當從者在虛虛含蓄筆意盤旋屈曲無一直致語

吾有知乎哉 一節 陳際泰

聖人不以誨人爲知而託於性情之誠焉夫兩端之竭不遺於鄙夫此知有餘之徵也而乃託於性情之爲抑何謙之若此乎夫子若謂天下之事名雖指寔而物予有因天下之人多矣以吾計之其知豈能加於人乎天下之教人者亦多矣以吾計之其知豈能加於世之爲師者乎然而世皆以我爲有知者何也則以我誨人之無擇也物理其本而後足以待乎無方之至遂以爲知亦與之俱無方矣則以我誨人之無已也意過其通而後足以發乎無盡之藏遂以爲知亦與之俱無盡矣雖然此乃吾性情之所爲也夫

人何嘗之有性情不樂乎告人者非其智不足也雖當不可不告之人而亦不告之矣性情樂乎告人者非其智有餘也雖當可以不告之人而亦告之矣且物之性情固不可强而易也即如鄙夫之問人之所共賤也而兩端之竭人之所共難也吾謂人惟不足而後忌問凡鄙亦如我矣如之何而來其可矜人惟知我而後來問不知則辭拒之不至矣如之何而負其甚盛不執道而使之自擇不盱一偏而使之可居和易之衷詳小之致此則天下所爲樂就者耳此則生平所爲自盟者耳鑒物明昧之節雖旣告之後不能自預於已而獨存教人必盡其誠之心使物無與吾事而吾事畢矣即我得天之分凡待告之具不能强予之人而獨不失吾無隱乎爾之義使其無憾於物而吾心安矣此吾所爲於物不敢有擇也此吾所爲於誨不敢有已也此吾之性情耳乃指以爲有知則亦名不足以指其寔也夫

循題婉轉淡語愈永淺語愈深風水相遭渙爲入妙

歲寒 一節　羅萬藻

定世之知有不能得之於蚤者焉夫松柏後彫知之定於世也久矣顧歲寒乃得之松柏之知於世若此未易也況人乎且世之所謂知定世之所謂受知者亦顧其分而已矣夫知者不能齊其知之分而受知者固不能齊其受之分也如是可以審所處矣夫人有激於已之莫知而因以病世之所謂知非徒病世之知又將重悲夫世之所謂受知者傷其臭味之私而蹙其綢繆之迹益將以草木之至凡者處之而置之不足數嗟乎人果能爲松柏者乎夫松柏之知其所由定於世豈偶然哉松柏之知其所由成於已豈偶然哉物之見榮也以時而歲寒者處乎時之後者也人謂物終而歲適至則寒本不與物相逮而物自不能待美先盡故也此有以知松柏者一矣物之致養也以氣而歲寒者積其氣之嚴者也人謂寒降而物見殺則寒本不與物相狃而物自不能戒積漸薄故也此有以知松柏者一矣由是言之知松柏者不以其後彫乎知松柏後彫者不以歲寒乎今之所謂松柏一童子能知之然語其獨抗之姿則雖當衆人不知之時而松柏未嘗以自明則松柏先有以自滅於人世已若此矣今所謂松柏後彫一童子蚤知之然語其至性所閟則雖當衆人共知之時而松柏原未嘗加異則松柏本有以自深於人世已若此矣嗟乎人果能爲松柏者乎當其莫知而所以自定於千古之際者有矣一時之人心不足爭也當其知而所以自定於一心之際者有矣浮動之意氣不足憑也是以古之君子不垢俗以動其槩不疵物以激其清雖窮居而所性莫之或損雖亂世而意念莫之或加噫此聖賢之正也

此題易作感慨語故易之以深微而韻逸情超然埃壒之表

欽定啟禎四書文 二論 歲寒 羅萬藻

德行　一節　　金聲

從游陳蔡相從之人其人才之盛有可觀者焉甚矣陳蔡之困也區區數十輩何有德行言語政事文學若而人俱坐困其中焉豈獨大聖人哉嘗觀古今人才磨厲而後於周為盛越數百年而遂有孔氏之門後先奔走心悅誠服則忠臣義士之效不必其在朝廷也患難死生與聚與共則雲龍風虎之從不必其在得時也陳蔡之厄為已事矣而夫子追思相從之士忽忽其不樂嗚呼彼一時依依相從者伊何人哉迄今統之師師濟濟猶在目前念我夫子如之何其弗思也有德不倦躬行不怠所顯究難見也時則有若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出言有章吐辭為經號代達才也將則有若宰我子貢至若紅兆之累為富為強政事有濟也而冉有季路其人在焉道德之華絃歌轉雅文學者也而子游子夏其人在焉為過夫莫能容所欲殺者夫子而於諸賢無忘也設諸賢者從夫子遊欲其德行言語政事文學以博取人間富貴與一切功名才望一旦易易何關於若輩也而諸賢不與也嘗人無陋地所自往安天命而人心則不敢必也設諸賢但以從夫子之故奉其德行言語政事文學以投因縣之師有師弟朋友無一存者同事勢之常亦無可如何也而諸賢不與也不可以德感不可

以威動不可以力格不可以學化乎昔之所事當此上下無交之日亦何所施而君子固窮斯亦可之奇況性同心可以共資修德不獲報何曰乃致窮果然無長縱文采人此時當日之英華當此病莫能興之日於邑無色而人節在一此拜何之依與其患處正不可及迄今日而或以天或以疾亡或以難死凡原之下既不可作其存者或以仕或以故遊於四方歸其故里杳遠之已無復隙蔡一人予獨何心能不悲哉若夫患難之侶安樂弗見雖唐亦俗子猶難忘情而況此夸與之士與

此文勝矣人已久矣有者今見舊嘗與一此義實淺以擬諸賢非倫也其後膚學增飾其詞遂謂李氏深惡金聲之文以為亂世之音此篇則無一字是處不知史記之文最於道者多矣而爲所痛為不合於至聖賢諸篇乃合於有子兩人所試有一于胸中自然此等矣誠至其門人若記諸賢之在難而寄以感慨不無大害也文義則存氣在戰場時以八條係上之翻滿界初學之思路故辯有存之乃於是處者○料之文乎皆萬之年氣岩然矣故不得氣象罕見之精英寫事物之情變而一於門目文發之幾於心得自必也出乃入股中不可不開之洞壑也適年不學無識人謂謂得化治規矩

學試今與在由食常嗜讀自忖必不能造此而漫為狂言以掩
飾其膚淺乎夫程子易傳切中經義者無幾況于正蒙與程朱
之說多不合但以持之有故言之成理故並重于世余陳之
非支言有異于是也故于兩家之文指事類情悉持調停可以
啟發人心扶植世教者苟人意得出略其小疵并著所以存之
之故使學者無迷于所嚮焉

季路問事鬼神 一節　金聲

觀聖人兩答賢者之問而識學者所當致力也夫事人知生之未能何以遽問鬼神與死乎而非事鬼知死之不必問也且人倫之事日用飲食之常聖人所以教天下萬世也聖人之學至於知命可以無所不通學者守其可能可知者而已夫宇宙間人鬼並存然吾業已負形為人則鬼神固不接之鄉也共禀乾坤之靈氣第為軀形所局遂與清虛無朕者相持而不相覿季路所以問事鬼神與夫人所恭而事也必耳聞其聲焉必目見其形焉然後心思有所着而精神有所通今人與人情相構則一廡之外胡越矣機相御則覿面之間逆億矣耳目之可見聞者尚如斯也而何以索之杳冥也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非鬼之不可事也以事鬼之由於事人也人亦務乎事人者則鬼不必事而所以事之者至矣宇宙間死生相續然人尚料然有生則死則未歷之境也業分性命於大造一旦草木同腐遂使生平負氣者明見而不能自主季路所以問死與夫人之所能知也必行之而以着焉必習之而以察焉然後靈府有所寄而聰明有所施今人有生氣血之衰壯而莫定其平矣神志之出入而莫測其鄉矣著察之於行習者尚如此也而何以窮之身盡也曰未知生焉知死非死之不可知也以

知死之由於知生也人亦求其知生者則死可不知而所以知之
者至矣由也勉之

中無所見不得不爲詰屈之奇所以自文也真實有得之人探
喉而出耳 原評

於未能爲能未知爲知道理一一中的與唐荆川作並爲造極
之文

有民人焉 一節

李愫

即仕之所有以委學優者可矣夫學固不盡於書然人民社稷豈
人人可輕試乎今夫以獨智先羣物者人之所甚貳也必其中有
所本而不以疑事嘗民使天下得以信其積累焉而後善耳是則
學之所重蓋有在矣子路飾其意而言以爲經制之垂未有不形
於性術者也典常之失未有不拘於載紀者也昔之得道以安至
今而不可危者吾知其爲民人得道以存至今而不可亡者吾以
其爲社稷然而一介之夫旅寓而外莫能齒其生數者有之非其
識窮於周知身之所繫者微也問民人之隸我者幾何家而境俗
之通濶性智之優薄其所爲義類宏矣古者天子兆民諸侯萬民
豈徒綴屬之已哉殊情競俗出於賂卮之所不嘗均足以參其政
教而後知王公牧長貴分於大小學亦從可驗也夫士庶之家高曾
而上莫能名其稱謂者有之非其分絕於追遠義之所逮者近也
問社稷之攸存者幾何事而功德之著微姓氏之幽顯其收爲道
識易耳古者衆盤昭忠侯設示庶豈徒以愚民已哉禮處意謀行
於衆庶之所共安實足以啓其典禮雖稱而爲功告類理務於宵
深學必有其據也夫學者精以著其理大以規其制載明絜之表
而行所無事焉凡治亂幽明持之有其具者遇異世之精神而用

之若乃今之所謂典謨訓誥者在昔君臣之際互相諮語而已矣不善學者或則失之精微辟則隨時揚抑去自然之性而動稱師古爲凡民物鬼神罔或知其故者昧人道之陰陽而反之不知昔所列爲古今悔吝者在今人心之內徒生古玩而已矣然則書者本真純誠之見以遠其光明偉偉之材故三代以前上自帝王下及庶民每寓其言於後世而讀書者假囁嚅呫囁之習以飾其頑愚鄙樸之心故曰耳徒勤上焉祀典下而灰圖遂廢其說於師傳也

不能持論卽無異見童之見豈復成爲佞此篇乃實有一段精理　原評

細紙發此諳語皆有含吐氣體雖不甚高却非腐無書籍人可以梓辦

子貢問政　一章　金聲

聖賢論政有三而復商不得已之去也夫政之經則兵食信並舉不得已而去兵去食信必長存此可以觀聖賢之作用矣今夫仁義之說休養之名此太平無事之所處堂而談也愚學之士以張偽機而非必建與致而疆埸之役取爲之術此時窮勢急之所苟且而圖也而偷之不以徼近功而不復顧國脉夫嘗其常有必周之覽甚不忘其危當其變有自然之權宜不失其正此眞天下才可奉以爲政矣說在夫子之語子貢也其論政始曰足食繼曰足兵終曰民信國家之兵籍屢藏不告虛於邊境費約之歲而皇皇乎憂貧似迂圖旅旅乎備武似多事不知政之長計在足也民情之疑貳誠服兩無見於朝野相安之日亦可詡詡焉稱得民之術寥寥焉預撫御之才不知政之實驗必在民信也蓋三者在得爲之會不惟不相碍兼可以相濟自富强計過籌爲而至設爲不得已之計兵妨食食妨兵兵食妨信雖智者不能兼其三則儒計者或以兵爲扼要之事以亂國用威外可以因權於敵內可以令行禁止耳而聖人反曰去兵矣毋設爲不得已之計食能爽信信則無食雖善謀不能兩其全則權計者疾信如仇驚食如實理財之計臣持大籌守正之迂士斥遠地耳而聖人反曰去食矣夫去兵

之說以烏合之不如無脅餉之反毒民也即不然其强弱安危之形未甚逼人也食則生死之關無待再計而聖人去之之說何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豈責人以難堪之死而償以無形之立為此不近情之策哉危急存亡之秋此畏死倖生之心最足誤國家之大事卽苟延旦夕之命而國維已破無端之毒害旋卽見於事後惟生死呼吸之際以提醒不易之節坐繫萬民之苞桑雖城破身亡之餘而民心未去君父之義猶可俟轉於宗朝君子之不以虎豺頗有失其正以寡廉鮮恥辱其身大類如此而要其居心稱繆至矣防維周矣不敢以美談欺人不敢以漫綫措事豈行不得已日始會皇為不得已計哉不於不得已不見聖賢之許耳

自古豈有足食足兵民信之朝而至於不得已而去兵去食者哉子貢言其變而夫子終不以末世苟且之法窮兵食以去信亦言其理而已此文前半正說後半轉說皆從體要與貴爲厚

又不必[illegible]

精神理實雖結一氣舒放中極其嚴整不可增減一字○此等文當求其根柢看用與得其光明處乃其不朽之根源也

子貢問政　一章　　楊以任

係政於民而不得已之時乃可爲也蓋使兵食足而民信之又何求爲然不極之不得已安得得已之時而見出夫子斷其辭於無信不立也旨深哉且爲政者要在審時勢之緩急而詳述其可復之意足故民不知信不可與同[illegible]安民不得人不可與同處於危子貢問政子曰王者之政始於民之利足而後取其民而要上政之及民其相在於兵農而其精乃在孝弟[illegible]下相足也上與下相信也上與下相爲一也足食足兵民信之矣豈不休哉觀於民也足非旦夕之可足而信亦非旦夕之可信然是物蓄不數十年不能為我之轉給與之命耳不然生我養我之餘何以不得已而[illegible]民乎古者天不畀是德皆百姓為存亡者豈無道而處此[illegible]我之[illegible]不然置我否與之所以不得已之民若乎古者[illegible]受命述許君以馳驅者[illegible]不足[illegible]之公[illegible]之不以瀝而治之[illegible]其本[illegible]之有本[illegible]何也大[illegible]無用之道去其官財者而已矣天下[illegible]民之[illegible]之際猶有[illegible]所謂[illegible]以[illegible]不[illegible]議也不汲汲於足食而食乃[illegible]也[illegible]之餘猶有[illegible]敢[illegible]

兵食可分以彼凡此皆去兵之說也備於三者而曰去兵所以全其力力全則天下所不得而弱也是故上大夫衆則國貧工商衆則國貧凡此皆去食之說也權於一者而曰去食所以疑其志志疑則天下所不得而削也政猶可及爲歟所以聖賢衆事雖薦辯措乎而必不以無可奈何之說輕於一擲雖小信不用而亦斷不以衰世苟且之法與之漫嘗凡以爲民云耳然而好討之上試及去兵去食而色變者何也生死之說亂其中也夫子隨其辭曰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可乎此夫然後可以見其

蓋足食可以去食而政無不可爲矣

然且可復之言者歟

又意今作六信與後　自己云從來知足食足兵爲經濟不知夫兵夫食爲經濟之結撰皆本於此而紀律不及金作之完密

足食足兵民信之矣　楊以任

聖人論政備王者之所以與民對蓋政以爲民而已兵食足矣上下信矣王者之政不備歟夫子以告子貢曰民者政之所自生善爲政者使其民可與靜可與動而不可與疑故從來有事與焉有政與焉有教與焉於政見分者皆先王於民見其合者亦惟先王無自私之意而家國有以用君生夫非一念之故矣而豈庶將乎仁義以美其名凡民各有自安之情大道爲公者貨力不私夫又非一旦之故矣而苟且於兵農以弱其實則食不可不識足也兵不可不識足也民窮易於爲非而國貧亦無以待倉卒之變總

總然計所以足之底蘊於上九式節歟開導於下九職任歟以富邦國以生萬民政在斯耳兵觀則人不靜兵銷震則我心又固之以生總總然計所以足之出車於故君卿大夫其可歟建旐設旟蒐農其可歟以平邦國以均萬民政在此耳夫天下不可使求爲利也使不信之民皆懷其貨賄而思去之天下之亂乃起矣烏在議食而遂已哉顧王者之世凡所爲教以祀禮而民不苟教以陰禮而民不怨者原並行於貴粟重農之時特禮義之化不於富足成不見其夫武事不可以明民也使不信之民皆發其血氣而思逞於天下又以多事矣爲在議兵而遂已哉顧王者之世凡所爲

教中而民不疑教惟而民不怠者原不後於蒐苗獮狩之事特信義之習因盛強而彌彰耳惟王之政顯於民之相足而藏於民之相愛惟王政之及民其粗在兵農之間而其精乃在於孝弟廉恥之際然則民不可以不議信也而起而視之足食足兵民信之矣政不備於斯歟每尋思夫曾孫之茨梁征夫之日月將闕雎麟趾之心一一成其象矣周官而載以精意恍然見文武之政焉每追念夫履畝之稅邱甲之作雖號為禮教信義之國亦無以自振也君相而欺其庶民愀然於周公之衰焉吾何以語子為政哉以此

（出題亦極斟酌）

民信之矣急承上句不得中間更有教化在此文最為分明 原評

融會經籍施之各當其宜如此方謂之駢能而化

君子質而已矣 二句 陳際泰

大夫欲維質而激為過甚之言焉夫文盡去而質獨留奚足以矯末流之弊矣然得毋已甚乎子成意謂世之所以不能返於大道之行者文為之耳文勝而天地之力不支故天下爭也文浮而性情之節不固故天下偽也夫恃貌而論情者其情惡也須飾而論質者其質衰也事通人之樸心而致人以相責之分毋亦太多事乎故吾謂君子者欲世皆遊羲黃之初莫若獨存質欲人皆懷忠信之行莫若盡去文夫有文而後萬物得其理此言誠然然舟車什百而陳之不如其已蓋吾不與之爭是非而但與之爭治亂試

平心而計之太古治乎今日治乎必曰太古也則文不如質一也夫有文而後一心有其象此言亦然然好古繁辭而信之不如其已蓋吾不與之論曲直而但與之論真偽試反已而思之汙樽抔飲者真乎一日百拜者真乎必曰汙樽抔飲也則文不如質二也筋力之治不欲其太勞日用給足之事民已竭蹷而營之矣不能已者無可奈何而得已者何為爲之是故衣食不可損而禮樂可損也達者當有原本之論聰明之用不欲其過滔倫物致飾之為民已矯性而安之矣先已制者尚有其說而未制者何為煩之是故上古之禮樂即不可損而中古之禮樂可損也志士常有江河

之憂由此言之先代之文何爲乎卽今日之文何爲乎作而致其情與不竭情而返之質則有閒矣夫君子質而已矣文何爲焉

釋氏言之精者皆竊取之莊列此又暗用異端宗旨作壘守也但問治亂與僞都不論是非曲直其口險巧可畏 原評

哀公問於有若曰　一章　　張　采

賢者以王道經國亦論其常足之理而已夫徹也者王者常足之道也況於年饑乎則公無徒取二爲矣且夫苟且之說聖賢之所不事也何也聖賢之治世也合諸天道察諸人情使家國常享焉而或有小變而上下不感則所守於先王之教爲有本耳至若周家以農事發祥於其歲出歲入之數已周知其纖悉且周公以荒政防患其於益上益下之序已豫立其經權斷未有以不足之道貽其後人者魯則元公之後也傳至哀公而亟年饑乃憂用不足夫公當思國之不足不自今日始其端蓋本乎宣之世矣昔先王

非不知履畝可稅而逆知後之足以病民故酌之十一以爲中非不知邱甲可作而逆計後之足以病國故監之井田以爲法此所謂徹也徹行而耕三餘一耕九餘三則下不空之兼之匠頒有式喪祭有經則上以和寧有若之爲公策者豈不識今之二猶不足而爲是緩圖哉蓋天變於上而祺一鄉一邑之利者有司之業也聖賢處此則惟有憂勤惕厲圖其緩急相濟之術而不徒恃蠲救人困於下而商一身一家之業者匹夫之志也聖賢處此則惟有窮變通久推其祖宗相養之意而不敢云權術足恭足則交足不足則交不足君與百姓之勢原如此而非強久弊之國使之卿士

大夫各循其職以長兆民亦非引中材之主使之吉凶軍賓各從其令皆以答栽恩則知先聖人之立政無時不糾其紀而士君子之告君無事不從其正大也

憂國用而反告以行徹有若意中本有君民一體一段真理也融合上下有與有則雖氣息不甚高古而體裁極為閎整

百姓足君孰與不足　吳堂

人君當知足民之效乃以自與也夫必君不足以足民亦無以為國矣抑知民足之效之必至於君也乎且昔先王體國經野而制之徹徹者均也各足之謂均徹者通也相足之謂通夫然則君亦何憂於不足也哉以徹之行也為使百姓足而已哉足百姓者所以厚下也而安上者存焉此固其相承之理足百姓者所以下濟也而上行者因焉此又其相報之誼然則君亦期百姓之足焉而已矣自閭閻之一身一家而至於君其級愈升則其用愈廣要之不過此在籍之數為之差等耳百姓各得其私田而足君合一國之公田而安得不足此均之義不可不思也自國家之一出一入推而迨於民有時豐盈亦有時舉詘要之亦不過此耕斂之數為之補移耳君能施其公之積者令百姓之足民安能匿其私之積者令君之不足此通之義不可不思也且夫徹之行非遂能行也必其君臣上下之間內克約而外從制然後宿弊乃可得而去良法乃可得而復此其悲惻斯民之深念豫勤於事先百姓已登諒其所以足之之誠矣而徹之行又非僅行徹已也彼其君臣上下之間制度數而議德行將見生養由是而可盛教化由是而可與此其恩利斯民之大效明者於事後百姓亦承思其所以足之之

功矣則大不敝而君即無不足也此固理有必然情有必至況夫權舉於君澤降於民而計不私立即旁竊之患可以無虞民受其賜君享其成而患不中分即極重之勢可以有反於此不斷者見君未足也不足勢必有專其足者變將不止於是也

百姓足切定何徵則孰與不足自不涉權變那移術數中一比將足之根原就待深廣周密孰與不足道理自見得正大光明

子張問士　一章　　金聲

吃緊在聞○達一問

聖人與賢者論達而辨其殺於聞蓋大以必明之心問達雖與之言達而任其見也亦不可以無兩辨者也今上之學各有所指歸指歸之所在而精神之所留而學術即以終身此其說初亦無甚相遠也其行於天下亦無以異也而豈知其中有大謬不然者有如子張之問達彼固嘗嘗乎難與為仁者也而問達問達之心夫子見之矣如何哉所謂達夫子亦明可以正告之矣夫子以為達未可與遽言也將與言達士之所施而與之象未必得其中也或以作其浮將與言達士之所立而堅確之意未必貴其守也或以証其偽蓋其夙昔所見未免存於胸中而聞達全之論必將徵其近似試一詰焉而其所謂達者果以在邦必聞在家必聞對也聞豈必不遠達是聞其聞耶而所以然之故則聞必非達達自不是聞也張與矣所謂達也者質直而好義察言而觀色慮以下人者也而所謂聞則色取仁而行違居之不疑者也抑不任其真而瞻然有所獨存若是乎其方正也豈不知仁道之大哉亦無終食之違者亦不必取數於外也而物者又是矣無不求其是而淵然有以自反若是乎其詳密也豈不知居業之道哉原其藉以藏身則亦不必護其疑端也而競物者又反足

矣其究經世達世各有所挾以行而彼相感相蒙亦遂因類以應邦家之際必聞必達學士啞焉又烏識其所以然哉乃知此際亦微矣未嘗求於天下也而卽以通天下之志達士之所向處處皆實無內外而皆實本無可以自信也而徒以堅自是之習聞人之所營念念皆虛無動靜而皆虛此際對勘而分見焉卽僅以達之說相下文安知聽者不誤以直義長不疑之情而觀察爲取仁之徑耶所以學各有指歸也

導窾在何哉一問逆擊質直兩節許多精義隨手運掉無不入化矣以無厚入有間乃作者爲文得手處

夫聞也者 一節 金聲

聞亦有學可以取必於世焉夫道莫大於仁能取能違而能不疑以此求聞亦聞之矣嘗論世俗之中未有眞能見人而信之者也故尚聞焉君子亦知夫特見者之不可以幾也而終不忍誤天下以隨聲附和之事故兩有所不任而獨期於自達下之則無是心矣其心以爲吾言行才氣但得一二人有力之口卽可以齊騰于萬人無心之耳而莫吾非也士患學問之際所以急人傳誦者無術耳何大自苦哉其出於人口而入於人耳者固聲之屬也其必有自見以動此一二人而傳于萬人者則色之爲也色不貴其難犯而樂其可親故莊焉者弗爲也亦無僞於深造而責成於旦夕故作爲者弗爲也由是而聖賢之門名教之地稱詡詡焉有一取行之術不取不違而其待之指視由是而一飲其和一炙其光亦旣藉藉焉有一仁人之稱相告相聞而取效於賢才而要聞人之才與聞人之力固不盡此也且第如是焉尚未可必也道德之眞足以縛人而不念精神之有限旣飾其外復顧其內則行之必求其合此兩失之事矣出入之途無以安身而不知手足之易亂若以爲是若以爲非則疑焉而不敢居此自敗之道矣夫一念而欲欺盡邦家之人非忍而爲之其將何以爲心且一念而必欺盡邦

家之人非求益者也又何惑乎此行而於此益觀閭人之深也行必違而後其質由竟無一行仁之意足以爲其所取居不疑而後此舉此實爲中心安仁之人無或至於失色貌而相對固已欽其長亦莫見其短游揚之餘又孰即其聲以深求其實至若聖神操鑑或惡衆好必察之心用人焉廋哉之術而以斯人遇之固惟不免也然如此者亦希矣雖欲不聞其又烏可得哉總一念求聞則必至此已稱弗如此又將難聞已如此得聞方之達士當何從耶

節題顯出逐層逐字鏤刻出精義○相傳同時某人有講色取行違之術以欺世而得重名者故言其情狀語皆刺骨蓋痛憤所寄不得已而有言也

言不順　二句　金聲

事不可以逆成而正名之義切矣夫言以行事不得於言而求諸事不亦左乎若曰子迂吾說將謂拘於理而不達於事也而不知吾說誠計事之深者也以爲吾欲爲政則必以與事爲期有如爲之而無成此其君無樂乎有國而其相亦無貴乎當國且吾業爲政則無自設事之體亦惟是申命以行之並往惟其言而莫予面違亦必服其言而莫予心非今者名不正而言已不順矣順逆之故初不必驗於言後而成敗之機吾早已見於事前將有事於國中則明詔大號百姓於是乎望德音焉君臣上下義有所錯要必始於父子而今大義先蔑如矣則而象之其又何誅乎雖命之不聽雖呼之不應吾見其廢然而反耳將有事於境外則尺簡寸牘四方於是乎觀辭命焉朝聘會盟繼好息民則又必稱我先君而今索然於所自承矣文而告之其又何稱乎或詰我而無辭飾欲蓋而彌彰吾見其動輒得咎耳蓋鼎業之在天壤未有可獨亡而就天與人歸即帝王尚煩其擬議故讓必再而後定命猶必遠而後辰告豈其抗衡中外而可以遂其僥倖之圖天理之在人心不可以一日而欺理短辭窮雖英雄無所用其智力彼作誓而尚有叛作誥而尚有疑況乎決裂典則而漫以行其矯誣之意由斯以

觀不順於言而求成於事必不得之數矣而其禦皆自名始子謂爲政可不期成事則可不然安得迂乎言乎

不成處處粘住不順又不脫不正根源義緒閎深討語簡淨

事不成　二句　陳際泰

治道重禮樂則知事不成之爲累也夫禮樂制治之原而不能自興則夫事之不成其累猶小乎且夫禮與樂居天下之大端矣先王治人之大以禮樂爲尊而先王制作之原即人心爲始是故人謂三綱者政事之本而不知三綱者亦禮樂之本然則禮樂之興必求端於名之正也今旣名不正至於事不成矣則禮樂其能興乎蓋事成而禮樂不與此理之所容有者也故謙讓未遑者君子以爲知節事不成而禮樂能興此理之所必無者也故紛飾太平者君子以爲無本探禮樂之所由來見端於家庭愛敬之際聖人因而裁之以防其踰秩然有序藹然有和無體無聲之所默寓故曰禮獲其所自始樂樂其所自生謂此志也事不成而父子兄弟之間斷裂多矣安望此乎觀禮樂之所從作致治於重熙累洽之餘王者文而說之以昭其盛沐浴膏澤詠歌勤苦同節同風之所由隆故曰正行不相診則王者可以制禮四海以爲畜則王者可以作樂以有此其和事不成而亂漓慘刻之象爾變亟矣暇及此乎是故識治體者以爲禮樂不興非於政事雖有所爲皆苟焉而已終無以紹帝王之統而大於其時識治本者以爲倫常不正則於禮樂雖有所爲亦非盛德之事矣終有愧於神明之容而無益

於理故君子於禮樂亦求其本而已矣

光昕後評 望皆靜穆之氣

禮樂不興 二句 陳際泰

禮樂者刑罰之端故不可不興也夫禮樂不興不自禮樂止也觀不中之由而能無懼乎且人亦何知禮樂積而民氣樂刑罰積而風氣衰此猶分言之也夫禮樂者刑罰之精華也名不正既已浸淫至於禮樂之不興矣而豈但已耶王下而人窮窮下而入狄已無制治之原酷吏倘得以法律而時昔違多傷肌膚之效何也禮樂與刑罰相爲表裏者也道治之不足而法佐之故先王有並建焉禮樂不興則其爲無制之朝可知矣釋法而任意安所不倒置乎禮樂與刑罰相爲損益者也道治之有餘而法後之故先王有獨重焉禮樂不興則其爲無本之朝可知矣釋道而任刑安所不濫恣乎蓋天下所爲陶淑斯民者獨此禮樂耳儒術不進而俗流失則犯法之民必多天下所爲涵養君德者亦此禮樂耳王道缺微而君氣驕則用法之情必逆然則禮樂不興何但止於禮樂不興也哉內行不修故亂罰無辜以敗衆俗而教化無恃故嚴用重典以制末流三辟之興蓋皆叔世也夫亦可以得刑罰不中之由矣

直鑿本原兼窮流弊聚要爲言何須廣引 評

該括古今治術源流文之精純簡當作者亦不多有

既庶矣　二節　　　　金聲

聖賢策所以加衛皆以保此民也夫庶後有富富後有教遞加焉
而未有已也而欲坐享此庶也哉且國家綏輯可幾然有足之時
不痛獨苦之民足動聖明之慮也正患小小殷富常有一無可加
之象怠緩人心而不知仁人君子已相與咨嗟躊躇於局外是故
衛以蕞爾之國而擁斯庶聖人未始不爲衛幸也庶亦國家休養
生息之功使聖天子徵版籍而問戶口之登耗巡邦國而目郊城
之殘盛則衛在度後之列矣又何加焉而聖人曰國有庶民國盛
爾而國有庶象未必是裕國也其國土足以載其民其民之田足
以盡其力之所及而實然有餘地其民並不庶如衛者直可命之
人滿也不可不思富之也我疆我理豈能爲闢土計但制産徵斂
之間善所以最東南之畝蘇湍陬之勞而天和地德不人人食其
厚賜乎使衛能以殷蕃之後富其使富聖人必尤爲衛幸也富
實國家根本不拔之計苟男畝婦桑之衆人守故土而三年九年
之蓄足備凶荒則衛之子孫可無虞矣又何加焉而聖人曰國有
富民裕國而國有富民未必是治國也使愚民不得以餘財生
淫侈使黠民不得以厚積行奸使其民並不富而不然者直可謂
之亂貧也不可不思教之也救粟水火豈必更爲裁制但使出入
友助之間各敦其五常交修其六行而黨庠朝野倫類不翕然其
流通乎噫夫上不念富民少壯得食力亦未必達塡溝壑獨以父
母撫飼哺之權而使群生之計群者自出此其氣象亦不甚見矣
上不思教民鄉黨多自好亦未必盡爲禽獸獨以作君兼作師之
任而付道學之職設諸草野此其世變愈不可知矣冉求與夫子
其深憂而於斯發之與

富教緊從庶富折出更無一致養遍苍當文境蒼老遒身俱是
筋節

定公問一言而可以興邦　一章　陳際泰

興喪決於一言故人主不可不慎也夫一言者一念之所爲也興喪係焉可謂其微乎且天下之大攝於人主之一心人主實坐其難安之勢而常臨乎易逞之機興喪之分總以心之敬肆爲之也智者知之愚者樂焉夫雖當本於天命克艱先於臣鄰九州之存亡不一姓社稷之子或在畎畝以此思難難可知也以此圖難與可幾也蓋明聖之主猶有求助於諸侯之辭而重熙之餘不忘乞言於瞽師之日故士庶皆得至於其前而孤寡未嘗離於其念此爲君誠無所樂也而天下國已樂矣故曰爲君難一言可以興邦也而奈何有樂莫予違者乎不幾一言而喪邦乎夫人主之言不必盡善而人主之意不可使窺覦之使言尚不言也而況乎止之風之使諫無不諫也而又何禁焉自古亡國不一端然而樂莫予違者無不亡也知所以喪邦則所以興邦者不愈可知也哉夫亡國之君亦自有才而永命之主獨知所懼定公念此思過半矣

講機法者不能如其巧嵌於才氣者不能及其橫恣制藝到此可謂獨開生面矣　原評

如知爲君之難也　一節　陳際泰

人主有知難之心則亦無憂於邦之不興也蓋邦之興也造於人主一心而有餘是故獨患不知難耳且人主大患患在順指惟吾所使以爲天下之至易而不知此乃天下之至難特未嘗一提醒之也乎且不早自知而速其知也則已無及矣古今往往坐此故爲君之實繞於一難而興邦之要在乎一知知有知爲君之難乎而何慮邦之不興也乎知難則兢業將無不到之處而知之所入必有惕於心者知難則維持亦將無不到之處而知之所出必有驗於事者以人主之權何所不可願而要卒自悔者初不知事固如此其多也以爲少則易以爲多則臣虜不列監門不戴而爲君難知其勝之之難則求一息宴安之時而不可得而一國之精神生矣以人主之心何所不可同而要卒自安者則不知機可如此其危也以爲安則易以爲危則禍不旋踵將溢世而爲君難知其保之之難則求一刻縱忘之念而不可得而一國之根本固矣故敵國之相窺者其主材武聰明皆非所獨而苟告之曰其人固憂勤惕厲者也則已廢然而退以伐敵謀何者向特謂其不知難耳今何莫乎老成之計國者其事紛紜識略皆非所慮而苟語之曰吾君困迪知忱恂者也則將庶幾共然以爲國福何者向特患

且不知難耳餘何憂乎由此言之知為君之難信乎興邦之無難

也已故人主務於一言也

知與興交關處道得親切有味危悚有神領取知字也字不幾

乎虛神又極含蓄醞藉洞補合作　原評

後二股總發處議論悉本左氏內外傳文之靈普澹發要不能

憑虛而造也

君子哉若人　一行　　劉嵋

聖人抑德力之用而與其人以尚德者夫尚德之不伸於天下久矣

知若人之為君子有以也夫君不可以驟而名得人也必先問其好於賢

者之列而後議論所及今天下歸其言以想見其人此所論古人

之說觀于其人之識也而因以觀其學成君子之所以責于其人

之品也而抑如見其心見其素於今日而嘆好尚之不可解者有其擬

明切如若人者乎夫人也尚其見於處身而用之一朝以足物傳

未何敢不為身修行德而側聖賢之林定其與於君子榮辱之

先即至顛倒任時決不以陰鷙無術復塞而喪好修之為人一行

論絕俗不在於乘時吉凶之說而堅不動而非不疑如若人也

以志者齊修有系所投而教勉者日本然德為允迪故雖姦雄

棋絕之時力或可以相勝而英雄有心不以成敗論天下士者今

日人而已天下有賤志出身絕去其目前已定之案而順不喜

而遂不替如若人也哉意者中懷雅尚時所勉循自矢者愚乃

德為樸修故雖正士弱者之秋而難以自勝而道德有憚不以

改貴嘆吾道窮者古今數人而已此其論譚之餘今日已不敢避

其為然尚德於食報之世猶其而今已不可問矣修身自好之士

對無不嘆論志而擁首而問世若之憂夢為行君子出而悲歌

之氣證以古人之事[illegible]

廹從廹之機在我[illegible]

[illegible]之定迄于已不能之[illegible]

[illegible]

識不能[illegible]

君子與[illegible]忠不分[illegible]當[illegible]

開矣中[illegible]若更[illegible]載[illegible]

孟公綽 一節 陳子龍

論魯大夫之才有知春秋家國之事矣夫春秋之時政令在家而小國方困卿大夫之論公綽可觀也且天下多故非變日生列國之臣非才無以自見以為盛衰存亡之士其地可以實之而不知其非也今宰患其才少私門患其才多此當今之大患矣而人與地往往不相遇故得其宜者寡耳吾觀魯大夫孟公綽之為人也寬平而有守恬淡而不欲其在魯之事我不敢論或以為名高難實矣之有職足以[illegible]或以為德隆譽盛之朝右可以[illegible]我以二者皆非也彼固有所役而亦有所劣也其所優則為趙魏老矣

夫家臣之長也而曰老者何無所為之名也謹持守錄而已無所事之意也以德[illegible]者行已其家不干政偕臣不敢僭之義也夫晉伯衰矣而政在趙魏何名為世卿而權實為盟主則才略輻輳之人集矣入諸於私門而以行於請依利智謀僭危之士來矣然而其始也借[illegible]以崇其國而後也[illegible]其家如是者往往而有故巨室大家無藥其才而以其實也設以公綽為之雅量足以坐鎮競端可以潛奪豈不家[illegible]矣至若大夫滕薛之為國也微矣勢不如大國之卿而名為列國地不出一邑之廣而交於四鄰此其勢必無可以自存者庶幾有一二人焉具能[illegible]之才實無方之

智振紀綱以內治其臣民被禮義以馳辭於盟干然後可以強自支彌歷延歲月耳若云以靜守之以德化之此事之不然者而公綽所長者在此是以知其不可為滕薛大夫也嗟乎當此之時化家為國之兆成矣故才智之士不以仕於私朝為恥而分裂篡竊之事將作誠得清靜之人不助其成謀則大國可以不滅當此之時并弱兼小之勢見矣故衰微之國常以降為臣隸為憂而盟會討伐之風將息苟非敎略之臣力扶其衰緒則小國何以救亡夫大國未篡而小國未亡則霸者之風可以復見而惜乎不能也此春秋將為戰國之勢也夫子固知之而寄慨於公綽耶

從春秋大勢立義雖似別生枝節然聖人之言無不包蘊凡有關世道之論因題以發之皆可以開拓後學之心智也

見利思義 二句

金聲

論成人於今且無以利害自喪也夫天下必無思義授命之人則思義授命者貴矣亦可慨哉今夫學問之際有不必深求者焉非衆材之無用而禮樂之可去也其欲成人也尚未必如其走利其惡不成人也何亦必如其免患也而又奚暇深求也哉利害感而情偽生則吉相先凶相後其巧足以勝豈復存人心也哉若子且嘲然念忠厚之遺也避巧而習氣熟則得宜苟生宜倖其文可不復存復念人道也君子且循循然急廉恥之防也萬物之所畏也而有一人焉見之而弗以身殉也就而觀之淵淵乎其若有所思焉不學俱欲之物非必遠於人情而生人有大義焉能斟酌萬物之利數而使人不敢多取操縱萬物之利權而使人不能自如則見利之日有情所不願思也而若人者尚能抑其心以相從萬物之所畏也而有一人焉見之而竟以身殉也就而觀之斷斷乎其已有所授焉今受命者之體非必超於危險而生人有大命焉安則事其所可俟於己而夭壽與之成成危則奉其不可知於天而生死不取自關則見危之日有生所不能爭也而若人者尚肯強其志以相趨人之所以與人者備矣哉豈當於區區之氣節而見之而也然以方今世之君子其所號多材多望不一而足者反或

以蓋其貪偷之性而佐其網利全生之具則鈍直之所留不少人之所以遏天者卑矣哉豈安於屈屈之氣節而以自爲也然以方今世之學問莫所稱履中蹈和不矜於名者及或挾其圓妙之理以亂其寧靜剛强之性則愚魯之所今已大若而人也不亦卓哉

著眼在上何必然下亦可以一語落紙將翔將躍若疑若動用筆乃爾縱橫如意原評

其慘淡經營處在通篇體勢懸空不斷恰好上承下接而絲毫不違不侵此逕先正之規矩準繩而神巧過之者也

晉文公譎而不正　一節　陳際泰

聖人討二霸以文尚不如桓也夫晉文公之霸之功非不烈也然視齊桓豈可同時語乎正譎之辨蓋可概矣且桓文之霸世並稱之而不知文非桓匹也卽其臣衰偃諸人尤非夷吾隰朋匹也晉文之爲人也困而在外故更事多而知深深則不能不生變老而飛事故慮日暮而計挺挺則不得不用謀故固可取也不必有需時待事之漸人可欺也不必有敦信明義之名顧歷雖多而理義未熟折挫已久而紛擾猶存故有君子之資後愧於其孫而有王事之近前愧於首霸之桓也何者非其功之不如桓正而不譎之

不如桓也桓之舉也蓋其始已正矣始下之於人終衆著於同功待其服而後與之人未服不遽取也故天下習其教而安其事事御於名而后行之名不順不敢動也故天下信其信而仁其仁蓋觀桓公之畧與觀桓公之行其道主柔故多留而不逐之事其時近古故多畏而不敢之心而文則已得然矣既不守之以禮又復益之以衡此君子所以惡文使不與桓匹也夫楚之强桓公之所不敢嚴者文公勝之衣帶之亂桓公之所不敢殺者文公誅之曹衛諸侯桓公之所不敢執者文公執之此其剛厲果決之氣若勝優游和易之爲然而君子終不進文於桓者固謂其功多於相罪

亦多於桓乎桓之不敢爲不忍爲不肯爲者而文獨悍然爲之又從之以徇夫執從而與之人乎曰昔文公譎而不正齊桓公正而不譎明文之不如桓也此春秋二霸輕重之權衡也

會萃元人春秋說以爲判斷筆力峻快雄健頗類老蘇

管仲非仁者與 一章

黃淳耀

救時之才非一節之士也夫仲之才與仲之時適相值[illegible]不死死則不相又何疑焉且天生俊傑之才以數十俊傑之才而適當須才之世亦不數若人有其才又值其時能自効於天下以遂行而其人又有遺行則君子將謂非道行之不足以貴其人[illegible]之不足累乎其功也[illegible]管仲者仲之[illegible]義不當相桓也君子以爲不然蓋仕之身見在時[illegible]才足及則而用者也[illegible]此自餘年爲[illegible]虎又前此數百年爲文武之時其[illegible]

時不過一[illegible]何[illegible]仲何益無仲何損今者荆蠻於南狄橫於北戎又[illegible]之間諸侯拱手惴惴無人焉此眞管仲之時也仲也[illegible]尺寸之柄而遂之爵罪名隊則荆蠻矣戰旅[illegible]則[illegible]戎狄矣[illegible]不下聯者六下[illegible]可不謂天下之毁功偉烈歲[illegible]管仲則[illegible]能爲之乎曰不能也[illegible]能爲之乎[illegible]不能也然則[illegible]不舜則主[illegible]仲之身不[illegible]不[illegible]失也且夫仲之臨難有二曰生曰死君子之[illegible]則[illegible]功名

爲管氏於興也不爲之時則生不如死死而後[illegible]

召忽是門客死之功也管仲之功名於衆世不在[illegible]

生者爲社稷[illegible]之門生[illegible]也義[illegible]人

之人未競匹夫之小[illegible]死不能[illegible]

者故之故君子錄仲之功許仲之不[illegible]

死之[illegible]不可死之[illegible]

亦有以責之矣是夫子之重功名因[illegible]

亦終不如夫子也與

此章之義先儒[illegible]論獨提[illegible]

[illegible]不磨

仲父副台賓客 二句　陳際泰

行有人不可無也夫之臣任事君雖能[illegible]是自存故人之爲

國[illegible]

非賢也上自[illegible]不任人下自[illegible]不任[illegible]此夫[illegible]所以樂攻韓

難也[illegible]不可寬也[illegible]人與人[illegible]之地靈之爲

蓋小人與君子所[illegible]之等故[illegible]不至[illegible]於仲

托猶足以遂其抗[illegible]私驕於君[illegible]後[illegible]能委

其才[illegible]

若[illegible]雖[illegible]一時之英然亦智能之士也或以當官或以勇

略任交鄰要帥經武陣人共舉其事文武各展其能而國不猶有

人乎夫用[illegible]才[illegible]分[illegible]以[illegible]三子能

以才[illegible]用[illegible]力之[illegible]公不以幹局拘

也故[illegible]務天下不服三子而服靈公以能

楚時人器使之用[illegible]一爲假猶

能任爪才之[illegible]不能制[illegible]不能制

其子猶能撫御之[illegible]衛之不喪豈非國有人之明效哉

恰是三人分量恰是靈公用三人而僅免於喪分量文境肅[illegible]

抑揚盡致

其言之不怍　一節　陳際泰

易於由言君子知其終病也夫夫爲言者非獨不爲之時而徵其難也卽啟口早已知矣且君子言不過物抑何也其言之所許直將效之討言則少討行則多矣顧不謂天下乃有言之不怍者焉人之言本無所不至而惟此羞惡之念獨可制其開卽彼之言已無所不至而恃此愧赧之端猶可冀其後乃言之不怍如此是以君子知其終病也人之精神宜止於量內言之不怍必有過取於世者矣非特退而不爲也所期旣大卽以聖賢之志無所復施是故言之後使如其口而責之以必償不廢然乎人之精神宜入於事中言之不怍必有略不經心者矣非特爲而不效也所主旣亡卽以一二之副無所復見是故當言之時使如其口而問之以何存不芒然焉且不獨此也事之成不成關於士人廉恥之際父母所友不以是褒貶而獨此中有不能自已者耳彼不怍者非徒言之咎也恥心旣喪而言傳之是豈可待以君子之常也哉且又不獨此也功之建不建係乎氣格重輕之間辭氣容貌不足以動人而顧此中有足爲衆之所恃者耳彼不怍者非徒言之爲也浮氣在心而言表之是豈可倚以集天下之業也哉故成事有本而觀物有要待彼其旣爲而後知之此亦名爲相士者之過也

註云則無必爲之志是在言時便决其難不待不爲後也此文爲得之通篇更於警切中見一種深秀之致　原評

子路問事君　一節　　袁彭年

求事君之道亦求事君之心而已矣夫勇於事君而強以所不知爲事此之謂犯而欺也故夫子爲由也言之與且古大臣道足於已則正色而立於朝而人主格其非心矣豈藉諫諍哉故事君而有犯非其至者也然其次固莫如能犯有犯而無隱者是亦忠臣之道也與雖然未易犯也非犯之難勿欺之難也臣善與如犯臣罪莫如欺犯非欺者之所能也欺非犯者之所有也而欺與犯常相因者何也蓋吾所謂犯之欺豈爲夫不忠不信以沽直聲者哉豈謂夫不果不強以窺上旨者哉天下固有忠信之人恃其志節之美而不必察於理之致而蔽於所見而冒焉以其言進天下固有強果之士挾其幹理之長而不必審於事之中而勇於所好而悍然逞其言之有不行以未察之理而必欲正其君之心更以未審之事而必欲正其君之政彼之所謂犯我之所謂欺也夫犯之善未著而欺之罪已深則是忠信強果之失恒在欺也故能犯當自勿欺始本乎忠信之質而致其智因夫強果之材而生其文其未事是君也而先立其勿欺之學於天下之理正是正非無敢強所未明以爲明而内無欺理其已事是君也而遂達其勿欺之道於天下之事孰先孰後無敢急所未行以爲行而外無欺事若必

使其心大信於道而後以道自信於心必使其言大信於心而後以言求信於君如是而事君則亦可以有事無犯也已矣如是而犯君則亦可以有犯無隱也已矣勿欺之犯是謂以道加尊以是格非以賢正不肖以義繩邪人故夫犯君而君自格其非事君而臣並受其福豈其以忠信獲罪而以強果蒙凶也哉由斯道也抑亦可以爲大臣也已

說欺與犯皆切中仲氏隱微深痼之病不可移置他處文氣樸勁一往無前啓禎文自金陳數家而外得此甚難

君子道者三　一節　　章世純

道所以難能者其累心者盡也夫憂惑懼之累人深矣而以道而忘此豈易能者哉且夫人得力之地皆有外境以相驗蓋心每得於物之所不侵而情可消於理之所至足也乃其中難易之故亦可自按矣吾是以有羨於君子彼其涉乎事物之會而皆有本體之足恃物之交亦全體之心應之耳物也而何能感我也在於倉卒之際而皆有積素之可憑一旦之感亦平生之心應之耳變也而何能易常也是其事歸諸道而道不可以意擬也有其三而三不可以偏附反身自度有不可易及者夫豈不與我共乘世之遇哉而獨自得也則憂惑懼之併消也夫豈不與我並受人之情哉而何以卻感害也則仁智勇之原在也有仁智勇以行之守其心有所而我之受物者順矣往而交於物者有未嘗相拒者也以我之所不逆成物之所不從而常變之分均矣此化境之道也有仁智勇以行之亦則其心又常安安而物之感我者必復矣來而交於我者實亦有未嘗相撓者也以外物之無擾順吾心之有主而生命之理順矣此獨往之道也今且欲去其憂惑懼之累而累不從境而也情以性定矣有其性未可奕也則其情亦未可襲也今且欲得其爲仁智勇者而道不可以名假也理緣者

矣而其境未易平也則以理未易洽也而尚可謂易能哉要之憂惑懼之併忘則向後之主持於天下者必大學力功行莫非無累者之所勝且仁智勇之先定則達德之行於達道者已全將聚理可包亦其一無累者而已盡然三者之事果難言矣

本體外境物交性定之理圓映根柢發問處將憂惑懼不分疏圓映在此題而未疏解亦在此原評

觀前輩此題之文不異於平素可知其心術之正而避難就易亦由當時風氣不復恪守先正矩度也

直哉史魚 一章

陳際泰

衛有賢臣而世不盡其用可惜也夫史魚以不用死伯玉以不用去徒使直臣君子之名見稱於聖人亦何益乎夫子意謂甚矣衛之多君子也然其最著者吾得兩人焉其一為史魚其一為吾友蘧伯玉史魚之直聲古今所無而伯玉之君子吾嘗所少也夫史魚於執質能奉諱惡足退瑕案優分之非何史魚於彌子瑕逆伯玉非有生乎忠佞之分而乃好不失賢不瞑目將不瞑君不聽責不塞死猶有諫故曰史魚之直聲古今所無也乃伯玉之道無可指方而彼獨以推移行之即伯玉之事無可形擬而吾飲以精意

況之故使邦有道也史魚曰時乎時可不可不如矢也而伯玉亦曰吾將仕矣詞與居而同其行使邦無道焉史魚曰世當將亂尤不可不如矢也而伯玉則曰吾將隱矣蓋內退而有其志夫伯玉其視綽綽哉何所謂於史魚何以之為而史魚中心甚欲哉有寬於伯玉出處之賢豈以為有寄耶人又以心相許也史魚生而伯玉庶幾可仕史魚死而伯玉不得不卷矣策後人不能故也而長逝者亦有終窮乎君子曰尸諫忠有餘也史魚之死也賢其生也辟難猶不足也伯玉之去也賢其處也然而衛以不競矣

忽分忽合做史遷合傳錯綜之法而并得其神骨

羣居終日 一節

陳際泰

聖人難羣居者以其所習非也夫習不可不慎也羣居終日而所言所好如此能無及乎且夫人最患在以小人之實而託君子之名游談自肆徒黨相師而風俗壞端發矣吾於世之羣居終日者竊有以畏其不終也夫人各思其事要當自情分險安得廢而為閒曠之游夫人即有聚首亦當共乘精暇安得縱而為高廣之論而彼固不然也致召好名之徒而士之有質者不至其為標榜之目而道之大體者不知終日所言非行及於義也兩辭之說僅為小慧之所流而彼且津津矣終日所行非有及於義也鬼頭之

行僅為小慧之所形而彼且沾沾矣夫衰亂之世毀譽易生修謹自行猶慮有他也而彼顧日爭講明之朝思爭先無綜核名實藏身自遠也而彼顧獨取兩端兇相因已道昌於當年風氣於百代矣是以出名方簡加綫之下已絕而不交毀變相尋先論之言至是而乃驗然則羣居終日者安可不慎也

昔人言談互相標榜廢棄禮法小者災及其身大則禍延於世聖言深遠數百載以後學者流弊包括無遺作者胸中具有後世事跡用以闡發題蘊言簡義閎蒼然之色渊然之光不可逼視

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

陳子能

無後世之名聖人之所憂也夫一時之名不必有也後世之名不可無也故君子不求名而又不得不疾乎此夫子若曰好名者人之情也故下士求名人亦不得以為躁但我恨其急一時之名而忘千秋萬世之名耳若君子則知所以審處於此矣以為一時之名自我為之而其權在人苟我之聰明才力注乎名則有名而皆倚人以為重輕興衰我不得而知之此名而名者也千秋萬世之名自人為之而其權在我苟我之聰明才力注乎名未必有名而常修已以自立高與下我將得而定之此名而實者也名而名

者無之在於未沒世之前君子豈可以徒疾乎名而實者無之在於既沒世之後君子豈得而不疾乎人之生也有愛有憎故有幸有名者有不幸而無名者至於身沒之後與其人不相接則不可因愛憎之所為也而寂寂者竟如斯則將何以自異於里巷之子耶人之生也有失勢有得勢故有幸而無名者又有不幸而有名名至於身沒之後與其時不相及則又何非得勢失勢之可論矣而泯泯者遂如斯則又何以自別於草木之儕耶人之貴乎榮名者貴其有益生之榮也君子之貴榮名者貴其有不死之榮也死而無聞則其死可悲矣死而可悲則其生更可悲矣是以君子抗節礪行惟恐不及耳人之以為沒世之名者是我身後之計也君子以為沒世之名者是我大生之事也死而無聞則其死不及憂矣死不及憂則其生大可憂矣是以君子趨事赴功惟日不足耳人但見君子之為人也舉之而不喜毀之而不懼以為君子之忘名也如此而不知有所甚不忘也不大言以欺人不奇行以駭俗以為君子之遠名也如此而不知有所甚不遠也蓋有大於此者而已有久於此者而已若夫營營於旦夕之間是求速盡者也好名者豈如是乎

聖人不是教人求名起手提出在人在我已透疾字根源讀至

死而無聞數語難得痛快作者庶幾不負斯言

吾猶及史之闕文也　一節　陳子龍

即二事而有今昔之殊此春秋之衰也夫史之闕文良史也有馬借人賢士大夫之事也春秋既衰而此風逝矣若曰風俗之變因乎時勢歲月之間先後異觀者亦已多矣若夫記言之臣後世之所考也當塗之子天下之所望也而不能參鏡列國之書廣揚諸侯之譽此二大事也而變可勝言哉吾聞周之盛時司典之官藏於王府君子之馬以徠賓士此王者之風也而吾不及見矣至於齊晉主盟赴告之策交於友邦車馬之富以惠失國此伯者之盛也而吾亦不及見矣若夫吾生之初伯國之業衰矣然同盟之邦

不廢聘問執簡之士因得以詳稽其事焉而未詳者則闕而不書若所稱老聃南史倚相之流文章簡直尚可風也執政亦少鄙矣然境外之交固多賢者文辭之會或得以私致其情焉而有馬者則借人乘之若所見晏嬰子產叔向之徒言論綢繆亦可懷也當是之時史官有徵信之書而善惡易知士大夫有忼慨之情而交遊及遠數十年以來而天下之事漸異矣至於今者盟會之事既稀而諸侯之使不以情相告國安得有信史乎於是作史之人恣其胸臆以示博綜而失於誣矣豈如向者之史後世得以考其得失哉弱小之國益貧而世卿之貴大率以賄聞士安從所取資乎彼其釣駉之家厚自封殖以相侈大而不假借矣豈如向者之馬猶並得以通其有無哉嗟夫此固吾之所及見也而竟不可復得耶且夫國史之重也惟其慎而邪說之是非不得搖之士大夫之尊也惟其有德於人而匹夫之權勢不得奪之今國史既不足信則放言橫議之流皆思著書立說以自見堯舜爲虐桀紂爲仁而天下之禍在於文章矣士大夫既不好施則衰奇慕俠之士皆能輕財廣交以自立小者却賄大者借軀而天下之權將在布衣矣嗚呼此春秋將變之勢也

感歎今昔原其從來極其流弊以二者爲大事雖非的義而風

骨超邁紆餘卓犖自非襟抱過人沉酣古籍者不能作

衆惡之　一節　　徐方廣

聖人論好惡而戒徇衆者焉蓋察者所以用其好惡也奈何以衆而可廢乎且天下無不可以同人而惟好惡則必由己蓋情發於中非眞見而拔出之不可也今之好惡者多不免於因人而尤易於附衆不知衆人有衆人之好惡焉而我亦自有我之好惡焉使苟而同於衆是我遂無好惡也惟聖人試為察則我故自有好惡也察者不因衆而起信豈因衆而起疑獨彼所為瑕瑜失得之端亦必審覩見之而後愛憎之意得緣而有所出不然則未知夫所曹好曹惡之為何事也既無意於徇衆豈有意於矯衆獨彼所為積毀積譽之實亦必審微得之而後妍媸之意始因而有所生不然則未知夫所受好受惡之為何本也故即衆人之惡自眞吾惡衆人之惡自妄察則彼此皆眞矣即衆人之好自確吾好衆人之好自浮察則人我皆確矣在君子每虛中而無我而依樣傍習無踈自有之情不得不少參稽焉所以于萬人之中而一人之好惡自在也君子亦與斯民而同直而悠悠藉藉無與本心之用不得不更考核焉使誠人人能察而千萬人之好惡斯公也彼有漫相附和而了然無當於心者其亦自失其好惡而不知也與

如此講必察方是虛中無我且見聖賢微細用心處行文苦思鏡刻而詞氣渾雅尤不可及　許評

辭達而已矣　張家玉

原辭所由立爲其不可廢者而已夫意之所在辭亦至焉達之所以是尚也又多乎哉今夫世運升降之故文章爲之也古人之文可以爲質而不可以爲招今人之文可以爲多而不可以爲是若論藝工而浮靡在不可留無竅發淵不識立言者之何從始且不識當日者之何所止也夫辭則何爲者乎有先乎辭者而後辭處於不得已之勢夫辭也人學而辭之無如人見而輸之之爲勝也有存乎辭者而後辭立於不能損之地夫辭也人誦而多之無如人聞而少之之爲當也故辭之貴貴乎達而已矣辭之在心幾何

耳及喉舌而數倍及篇章而又數倍然則增加之則何所治乎典訓之爲簡而嚴矣以爲是風之蓬而不獨風之蓬也理明則知易知易則受得其不辨也有所以爲辨也是亦可以無辨矣辭之全也其在辭也有者得其數爲又善其者得其數語然則觀辭之爲亦所類乎耳雅之章約而盡矣以爲是情之塞而不獨情之塞也道立則氣盡氣盡則指合其不析也有所以爲析也即以是爲至矣然則詞辭之容餘於意而辭之詳餘於才乎夫一言而盡所欲言與數言而不克明所必言其才之優與絀大可識矣好盡者之不欲爲簡與亦好歎者之不能爲簡也我觀椎魯之士每識勿矜發言若存而人多信之昔之辭人亦若是則已耳然則世辭之提全於真而辭之繁全於文乎夫紛然言之而引義不倫與渾然言之而常辭有餘其辭之文不文大可見矣已其者之永爲可觀詢亦已甚者之將爲可厭也我觀博贍之士菁華既竭漸就刊落而人必珍之古之辭人亦若是則已耳全古士之養潛仁人之衷存天地之理見聖賢之心辭達而已又多乎哉

清微敏妙頗與隆萬爲近後二股特聲刻辨實能發人之所未發

丘也聞有國有家者 一節　錢禧

國家有無患之道以憂爲餘者非也夫均安則國家長治矣傾且無有奚貧寡之足患哉夫子疾冉有以子孫憂爲餘故責之曰謀人之事誠不可忘所患也患生於有欲則鄙瑣難以告人而計利者其害必鉅患生於無欲則計誼可以垂訓而遠禍者其福必長求與爲後世憂也卽奈何不如丘所聞也昔者先王以天下之人民命有德以天下之土田賚有功樹君公於國置大夫於家名位截然罔敢踰越至均也國下逮於家家上承於國恩義相接驩若一體至安也誰見爲寡而患之見有寡卽不均也不均患有甚于寡者誰見爲貧而患之見有貧卽不安也不安患有甚於貧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丘所聞於有國有家者如此蓋嘗熟計而身處之王者善建不拔莫蹶乎定君臣之分使爲之臣者覬覦絕而忠愛生聖人制治保邦莫大乎一上下之情使居其下者君父先而子孫後是故均則無貧而和矣和則無寡而安矣安則不獨無貧寡而直無傾矣國家之榮懷以和爲極而均固所以開其始國家之歷年以無傾爲極而安固所以厚其終是以我所聞患在此不在彼也由此言之先王封建之權出之至公故垂之永久人臣以道事君當詳明祖宗大法不可以僭踰之姿擧壞我典章古人持盈之道可以養心亦可以保世君子學古入官當敬求前哲格言不得以富强之私圖託爲善後求也患其所不當患不患其所當患何不聞丘之所聞焉

不煩經營而準平繩直從容安頓舉止大方

蓋均無貧　三句　　金聲

明憂所自無而當患者可審矣夫國家苟無所憂其亦可以止矣而必於均和安得之是以所患在此不在彼也今夫有國家者好生事而求多於人此意不過欲富非盡有傾覆之慮也乃或以傾為辭若余所聞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之說皆得而解之蓋將為子孫討乃不各均是念非直厭處寡也亦以為一寡之後其貧匱之意即不可以終日而不知患寡之時非多寡之象亦盡生於人心且既為子孫計曾不各均是念豈誠不顧其安哉亦以為患寡之時其計不過不均其勢何遽不安而不知不均之後其中即有不和之意其既乃亦真有相傾之事有如國家各如其國家不以得提兼吞之欲生於君公卿長之地由是而國家各得其國家所得居然頗貧之聚亦不出於截然至足之中蓋天下事有定數則見其然者有定情則貿不然者以國俯家以家仰國且量為而均焉者未必無寡也此定數之見其然者也而以國用國以家用家對而焉而均焉者之尚有貧也此定情之必不然者也且是均焉者亦初無寡也彼其均焉則已和也物以兩忌而各域於所處君子之上下內外至相為用且合焉而見多情以相傷而自少其所植君子之失得出入既無可爭亦暢焉而無歉蓋至

是而有餘不足不必相取非其憂焉制於不得已而命於無可如何也其心安焉倚至是而强弱遠近有迹無心可以相為終身亦復可以相為世世也庶乎其或免於傾矣夫古今來國家亦有傾者傾非必其盡貧貧非必其盡寡也而若之何怨怨焉日求免寡免貧以為免傾計也且夫國家亦既安矣雖且寡寡亦不貧雖且貧貧亦不傾也而兄乎其盈盈焉又已無貧無寡以至於茲也今而後真不患貧矣反患其不安以至於傾耳亦不患寡矣惟患其不均以致不和耳余何實以厭貧之心而發為益寡之說乃假保傾之名以遂其不和之事貧寡則吾不知之彼所舉且日就傾收之道也豈不悖哉

曲折變化無迹可尋如雲隨風自然舒卷細繹其理脈之清引線之密又無一不極其至真化工之筆　原評

蓋均無貧　三句　陳際泰

觀均安之效而知不患貧寡之由也夫不患貧寡並忘貧寡也哉亦以一均安自有以止其本而已矣且有國家者日有憂貧寡之心而終無却貧寡之術已不可以辭其所患矣而乃兆其不均不安之事以要之非徒不免目前貧寡之患又將旋生意外傾亡之禍焉雖欲不守今日其可得乎故吾重思之而知均安之道大也夫不均不安有其源生於患貧患寡之心日相侵削以爲不堪之事勢必至於不和貧寡亦有其源生於不均不安之心日相嫌忌以尋不訣之釁勢必至於自傾乃均則無貧矣不止於分雖富貧也而心有餘貧自止於分雖貧富也而心有餘適乃和則無寡矣不均則不和雖眾猶有憂也而病於自散能均則能和雖寡無憂也而足於無爭乃安則無傾矣君臣之間不安則雖富強也而枝全本撥哉者常有旦夕之虞君臣之間既安則雖孱弱也而除杜漸之數國自銷窺伺之萌然則貧寡不患而均安是患計其近也君子上觀千世下觀千世閱其成敗之數知其推致之由昔之爲是言也非徒明道之言而無經定之見觀其所以然而知其必然故其說通達治體而有其方存之會所謂非徒浮游之衆而無綜核之思推其言之意參以心之所用其所謂括大端詳之而有其故夫人臣之義憂當先其大者國既傾亡不利不獨在君人臣之計憂當先其本者勢既均安所利不獨在無貧寡由此言之不患貧寡而患不均安非其無意於是也不均不安以爲有大於貧寡者矣能均能安以爲有過於不貧不寡者矣季氏可無知乎

作此題者於均安和字面尚費打疊何暇涵詠蓋字又何能通篇涵詠蓋字於此見大士才力之雄　原評

天下有道　一章　侯峒曾

聖人慨世變而深致意於有道焉蓋道之行也自天子以至於庶人而又何所不盡然也哉孔子時不惟無明天子抑亦無賢諸侯獨有大夫者日與其臣竊國而倒以相竊耳故不得已因魯史定褒譏以自附於庶人之議然而其事變其心悲慨然歎曰吾安得有道之天下而一觀王化哉蓋天下大柄禮樂與征伐二者而總統有道以維持其間道非他天子出之諸侯以至庶人奉而守之者是已權不替故可大勢不分故可久持此長世雖萬世無敝可也而不虞無道者之轉相出也去天子最近者諸侯而其大夫能以自上亡等之說逢君而首亂則遞而擬之何不至焉夫天子最遠者陪臣而其大夫能以竊權竊柄之術身屬而作倡則尤而效之又何筭焉陪臣諸侯而大夫而陪臣則亦自十世而五世而三世轉降轉速亦俛得俛失有斷斷不爽者而大抵皆大夫之故也則皆無道之故也於斯時也庶民與清議出矣庶民誠非有謗訐之心而大勢已移則真是真非亦欲以空談維國是庶民誠不可議會之真有大權既散則匹夫匹婦若思以公道救人心向使天下而有道乎則禮樂征伐固自天子出矣政必不在大夫矣彼庶人者豈不能與結繩畫象之理靜守於無言而敢爲議哉不乃知

大勢家之操柄而即可還其上之威靈然伏其廟寢之紀綱亦還歸於帝王之筆而夫庶人者能折大夫之奸以歸柄於天子使天下可不終出於無道則其議尚可已使天下而終出於無道則其議尤不可以已也春秋之作其不得已也

提出大夫爲通章樞紐前後運旋都成一片却全是理勢之自然非出諸家雜文伎倆故勢峻而節和辭舒然猶其先民氣體

原評

的當年之世變爲一篇之要領批郤導窾縱横如志

祿之去公室　一節　　徐孚遠

聖人深論魯事而知專國者之不終也夫公室久衰大夫久强此三桓之盛也而夫子曰其後必微是蓋有理耶抑勢耶且我觀三家之專魯魯君弗堪亦嘗深計以圖之而議者曰舍民數世不可以動至於昭哀之事而知果不可以動也果不可以動則其事將成也然事固有難料者更數世而公室依然向之專政者竟不知所往此後人之所深論而聖人固已前知之矣嘗試訂之自襄公之時而魯作三軍成去公室自此也而君子推其本則必曰宣公自此以下爲五世自季友來歸而三家繼與政逮大夫自此也而君子論其志則必曰武子自此以下爲四世公室之世進而益二示懲也君子以此戒其君若謂國柄不可假人大夫雖賢專制在下猶夫失之耳私家之世退而減二示勸也君子以此勵其臣若謂事君在乎盡節文子以後唯私是圖可正名爲竊耳夫以私逼公不可下之勢也枝大披根不可久之計也然則三桓之子孫將無與魯代興哉而孔子曰其後浸微矣則何也蓋嘗論其勢而知之以魯之褊小也裂而爲三則不可以立國此與晉三卿之事異矣故三卿終分晉而三家不能也以三家之參耦也併而爲一則又莫敢先動此與齊田常之事異矣故田常能取齊而三家不能也然則其在定哀之時能自立而其後微者何也定哀之時齊晉之卿皆未成爲諸侯未成爲諸侯故獎其同惡而保持之魯之君無如之何也定哀以後齊晉之卿皆已成爲諸侯已成爲諸侯故惡其無等而夷滅之三家亦無如之何也我觀諸史策自悼公之末而三家之事無聞焉未知其歸政於公耶委而出亡耶絕而無後耶蓋不勞力而去之故曰微也此蓋斷以人事而或且曰聖人之智過於蓍龜也

知人論世䋫然有據蓋自史記魯世家得之故有正嘉啓禎名手推闡經傳之文則天下不敢目時文爲末技矣○通篇斷制不入口氣固非體而精論自屬不磨

侍於君子有三愆　一節　　金聲

從侍得愆兼得侍言之妙於君子矣夫言不言俱有愆以中其間爲之侍者亦難矣雖然以此得愆何幸也蓋謂學者莫患乎無愆也今與宵小常人處則終日無愆矣是故事賢友仁不惟是儀刑鑑心告誡切規也當其前卽啟口耳正使無窮之伏愆立見允開我以檢察之門夫愆莫愆於應靜而躁應露而隱應明察而瞽中之肺腑之微不暇檢之語默之際者脫不遇君子何由得此三者哉其人業不知已矣吾議論蜂起不顧其時反令驚吾氣北寂默無語莫副其蘊反令欽我神遠惟吾口舌之啟閉不復問彼顏色之順逆反令改顏動色逡巡而就吾幅而不可得於君子之前也於是侍而愆隨之矣愆而三叢之矣侍者不知也過君子而立陳君子不言也試自反而罪見啟助可以相長侍則有言必君子言及之可言也否則躁或者鑒是爲言人之寡而不言爲慎也夫以言愆乃更有以不言愆者也虛心可以相質侍果不能無言一君子言及之隨言也否則隱或者乘緒論之遷及而直言無隱也乃顏色未見免愆於躁未免愆於瞽也忽應言忽不應言不言惟君子之操縱闔闢而不敢自主持也謂惟此乃有主持耳吾惟何君子之論次意向以爲吾語默之準而語默悉當不然舍君子而何往不自由也徒侍以取愆也哉候及候不及候言及而色不及躁隱瞽亦若君子之顛倒鼓弄而不關自造也謂惟此可自省耳吾惟借言詔之先後動靜以消我鄙吝之根而陶鑄已多不然侍君子而所望何極徒一言之約束也哉

從侍於君子四字翻轉出一番新意正復題中所應有也此種最足益人神智　原評

隱居以求其志　二句　　楊以任

至善之學聖人追味其所以出處焉蓋以其善善天下者吾志也隱居求之行義達之是何學歟今夫人各有志無所慕而爲善無所畏而不爲不善斯亦足以獨行矣然而天下之善不善無終窮也則吾身之善寧有底也吾又追味夫隱居行義之中有人焉蓋以求其志而達其道云當其隱居也爲善去惡之身有所求之矣是故所關旋者澹然家人之事止此淡漠相接也親親長長之天下宛入吾懷安我者淡我以富貴也烏知丈夫之志哉體萬物於八荒出於身發有懷以始之矣所觸錯者果然小人之事正此

綦蘊與對也歟有成樂無知之古今慨然在門彼卻我者娛我以貴不如賤富不如貧也烏盡丈夫之志之求哉推一介於千駟萬鍾蓋天地神鬼以案之矣由是天下有道可以行義於天下矣天下之善吾得而從之天下之不善吾得而退之其事爲明良之簡卹天下無道亦必思行義於天下矣吾豈若使吾君爲不善之君哉吾豈若使吾民爲至善之民哉其事爲否泰之轉然而天下之行者未必義也所以達者未必其道也三代以上義與天道相權三代而下義與人倫相守有必行之義矣完必行之義即完可達之道聖賢第以無憾於其志有必不可行之義矣亦不可行之義無傷可達之道聖賢要亦藏用於所求吾由善善惡惡者進而追味焉有是哉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也夫非至善之學歟

提要在求志一段平淡中精深廣大道字體用畢該故後幅只須達之而足也行義兼窮達兩層義乃完備作者得局隨陳章賴有此等合作

邦君之妻　一節　　陳際泰

統觀邦君之妻而抑揚之義備矣夫一邦君之妻也自尊則與天下共尊矣自卑則與天下共卑矣此固教之所存乎且名者聖人之所以貞物也而尤莫嚴於君夫人者因其之配微而正名之分尊則邦君之妻同聖人之所致謹已焉夫邦君之妻所係非細故也動之則正名紀嫡亦可廢也恣之則女德婦怨致足懼也是故君子慎於一者之辭也夫名足以指實也久矣予之以夫人之名則猶責於扶翊贊於夫使邦君於妻有假家之度也而不敢輕予之以小童之名則謙居於竊勉託於純使邦君之妻有儆遠之戒

焉而不敢恣此一稱也諸福之原王化之本皆基之抑此一稱也遠之之志詳略之文皆應之矣何也君以為夫人則由內及外莫敢或以為非夫人也一曰君夫人二曰君夫人義係之乎君也與天下同之者也夫人自以為小則由何而異莫敢自以為非小也一則曰小再則曰小義不敢令之乎君也與天下共之者也夫妻者求助之本也而知君之妻者尤求助之本之大者也有所不敢輕而匹耦可杜也卑其身則失位賤其父則無本吾知免矣有所不敢恣而淫褻可閑也情欲之感介之於儀容宴安之私況之於動靜吾知免矣甚矣邦君之妻之不可以苟也

守法作遂句斟路有條脩理相為之氣息淋漓此又於所以稱名之外發出精微卓然以內整鍊力堅以銳可謂自闢新境

好信不好學　二句　　陳際泰

信而不至於賊名好學之由也夫信非以爲賊也而不學則必至乎此矣學固可無好與且夫信者千乘不以易一言豈不亦天下之至貴哉然君子不恃信而恃學以爲好信猶未盡天下之美也蓋好信之人指事命物期於成其言惟學所以尊當抑好信之人膠本折末得以固其意惟學所以和理不然吾懼其爲蔽也則賊矣小信者大詐之端諸者將托圓融以相勝小信者大信之賊不諒者已坐不肯以爲名信有所必伸而所伸者涉於名義之途夫物之輕者誠不足以格吾信使分屬君親亦謂吾有成言必欲白復乎古今以大義徇信予之惡名而不辭者往往有然彼信則成矣而人賊矣君子所以益重乎經術之士也信有所必履而所履者關乎身命之事夫信之重者誠不敢復顧其私使要在非常亦謂士重然諾不能自移乎古今以小信殉身至其顛越而不悔者往往有然信則賤矣而已則賊矣君子所以深貴乎明理之儒也是故世有懷利之人自詭於信以犯其險危即一蹶而萬世不靦然不學者或以爲烈而尊之學者或以爲賊而輕之何者害義傷教誠當禁絕其源而不可開世有硜硜之士自恃於信以要其不食令後世而吾心可知然不學者或憫其志而哀之學者或目爲賊而貶之何者虧國損身誠當斥遠其名而使爲戒然則好信固未盡天下之美也詩書以明之朋友以極之則信非所信而不知變斯庶幾可免也夫

原評　中後四股賠用兩事立論是一篇春秋定天下之邪正解熟於古今事故故隨其所見迅筆而出皆足以肖題之情他人窮探力索恒患意不稱物實由讀書未貫串也

好直不好學　一句　陳[illegible]

好直者其蔽有如此之過也夫好直行[illegible]

事惟不好學以濟之故乃不免[illegible]

然人於此[illegible]不能自[illegible]不[illegible]之[illegible]

[illegible]不在[illegible]者不[illegible]之過使物得[illegible]不學者[illegible]其直

[illegible]過故之[illegible]使物[illegible]而[illegible]故[illegible]

[illegible]今[illegible]學不可已也直非可[illegible]

[illegible]者[illegible]有[illegible]而令者[illegible]此[illegible]

以[illegible]其實故人[illegible]者成於忽[illegible]

絶無師議之方君子以是操之爲已甚矣直非可一往而發也見

於試與從之際有言之而人可爲受者有言之而已可爲功者

爲此其相爲之風惟學有以美其義故天資孤峭者猶且優容而

必有引繩批根者攻擿之時絶無婉徐之意君子以是持之爲太

過之人爲直者不能容人者也人不幸而行過方思[illegible]而亂已逆

急[illegible]繩使人束縛不能以自解既學之後而乃笑[illegible]中之已非

[illegible]者[illegible]不能容己者也人不幸而相遇方求少[illegible]已反轉

不得使之緩而不能以自寬既學之餘而乃愧其用心之過矣耶

抑人苟以此直相師天下已無和平之福世人苟以[illegible]而爲成天

[illegible]

惡紫之奪朱也　二句　　金聲

聲色之害正也與人有惡焉夫色之有紫聲之有鄭不能不行於天地之間而其悅人則朱與雅弗能勝也烏能以勿惡哉背論貫之白也聲之希也此上古之人心也有垂裳解慍之聖人起焉而以洗乾坤之陋則有章采通萬物之和則有鼓吹也而天下亦自此嘖嘖多故矣色有朱也而紫亦並用染惟雅也而鄭亦有聲若千道兩用之德以類萬物之變則奇正新故之相生亦可以一視於太虛而不必低昂而無如其相克也願天地之間而有陰陽之理則純雜清濁之分致或可以並行不悖而不必深苛而又無如其斜暗也色有方而雜間之奪目者甚矣乃見紫而朱絀也非紫習而紫奪之朱常而紫能淺不勝濃若能先擯此一紫也奪之始冠裳之飾矣之厭也淺假而奪之精緯綺縠矣淺假而奪之競藻黼黻矣淺假而奪之淫而天地中大之章反莫能爭也抑或不平之事發音有節而和平之感人者深矣乃見鄭聲而雅俗聽也非鄭令而雅古非鄭繁而鄭非不勝淫若難強焉此一聲也亂之始異巷之人不能辨也淺假而亂之宮闈燕寢矣淺假而亂之清廟明堂矣雅音忘係而天地正大之聲反未有以加也豈非傷心之故哉五德之運當其上者其則我為所尚雖更易而自能乞一幾

於杞宋而不謂無方之絢爛乃能操其勝於本朝服色之上一代之樂功德所存則音美之故雖帝升王降亦終無以訂其優劣而不謂小國之流風乃大鳴其像於王跡板蕩之餘視聽之官不思救背反而舉其所自始目眩耳聾而析厭定情於其間鄭紫所以錮聰明之用也音容之理無常孰肯細而念其所當正破度敗律而貞邪易位於其中鄭紫所以壞禮樂之器也可勿惡哉

奪字亂字迷脟披剝自微而鉅自下而上至於世道移人心壞而惡字踴躍於行間矣高岸深谷落激揚題中更無可闕之境

女安則為之　一節　　徐方廣

無君子之心而知喪可為矣孰知喪非人所不為者也人所不安者也安之而又恐禁其為予嘗觀先王非能以天下必仁人必孝子也而防然必以三年其而不仁者雖大有所恃也有夫天下之人將有惕惕然無以自立之憂進而求其說於先王而先王與之以三年喪也予乎食稻衣錦而女安之矣女而為之吾術窮女以不為也女而安之吾無望女以不為也今吾即使女必以一年何益於女死者何益於天下萬世之為三年喪者女即必不以三年何與於女死者何與於天下萬世之不為期年喪者女為之而已女豈徒以是為先王之制故不可變也使其如此當亦不待今日而廢為期年試觀居喪者何以食不甘衆不樂居處不安也門之君子君子不知意先王之所恃以為三年喪者其在斯乎縱令更數十百年之後吾知予之說於天下已矣予而不為無當為者予且可為則亦無不可為者安得不然憂伏之日絕無遺憾如是安得霜露悽愴之日極意好美如是為期之喪猶矣非人之所能為也意吾因是而知縱有大無道之君不能勝天下之安之者矣。

思經清徹字字入人心脾可以覺愚砭頑其筆帽削秀異於金陳章羅而外又開出一境亦可謂能自豎立者

微子去之　一章　　夏允彝

聖人有感於殷臣而發其不忍之微焉夫微箕比干何益於殷哉而予以爲仁篤感於不忍之極思也且天爲斯世而生聖賢則用世其本懷也而或處無用之世於是一往深情既加折而難伸又徘徊而不已遂至計彌迂事彌慘而衷亦彌曲顧亦非聖賢不足以知之矣在昔殷之末有三人焉曰微子箕子比干而一去一奴一死夫若殷士去將何之假爲宗祀地也不有武庚之嫡系存乎而且曰以奴諫耳父師不畏況乃因伍端言不入況乃佯狂至於繼以死諫起又徒戮其身而重君過也然則此三人者乃世所

謂大愚矣孔子曰嗟乎乃其所以爲仁乎惟宗臣之苦衷難已故雖事不如意猶甘心而爲無益之謀惟志士之直節難回故當計無復之遂激憤而成痛心之事即如處殷之時而非有大不忍者予則濁世自可以浮沉驟君亦易於將順即不然而南海北海俱得以肆志焉而三人固非其情也情生則憂愛至則憤拯溺之志既殷呼天之路又絶宗祀之痛固無可解精忠之氣更不可遏此除此情其有耳不忍聞目不忍睹而身不忍與之周旋者乎觀不忍幾欲遯於宇宙之外其事不忍遂自匿於奴隸之流生存不忍因下避於重泉之隔彼其一去一奴一死豈不知於殷無濟哉惟知其無濟而不忍不去不忍不奴不忍不死乃所以爲仁耳故曰殷有三仁焉噫此不止爲三仁論定也汲汲皆是而栖栖不已孔子之所以戚戚也故記者於微子之篇而歷叙轍環之事

言三仁而言悖主言圖存皆迂儒也此仁字當與求仁得仁同看總之全其心之不忍而已彝仲此作先輩亦未見及此原評

幾社之文多務怪奇矜藻思用此爲西江所詆排惟陳夏二稿時有清古雄直永不刋滅之作良由至性所鬱精光不能自掩

直道而事人　四句　　徐方廣

推世道之同然古人所以無可去也夫皆醜直皆好枉古人必以其道矣行將焉入乎且凡人效職一官而不能使其身一日安於其位固不在乎去就之際而在乎順逆之幾苟自諒其幾之無可轉則雖困阨甘之而無徙不遑寧處爲矣何者天下滔滔皆是耳昔予之爲士師也懼骫法狥情而無當於官也乃盡瘁事國而又無當於君大夫也夫是以三黜而未已豈非以能直道而不能枉之故乎今使予一旦去父母之邦而予猶是予也人猶是人也予猶不免於事人也將爲直道乎爲枉道乎有如曰守吾之故而無變則人之所嚮而不能阿意以從之吾之所執而不能規便以逢之欲其宛轉而無牾世未必有此容之之地也國有官守而必得於其官國有言責而必得於其言欲其委任而無掣世未必有此獨治之邦也拔之擢也能已見於魯矣無可合之具而爲作合之謀則予也於是乎愈遇之疎也兆已見於前矣知不合之端而復多其不合之故則予也於是乎愈非去而事人也殆往而三黜耳不然不直道而枉道也予雖未嘗身試之亦能懸揣之既以忤見斥必以諛相收即此邦之人其可也而忍言去也予所爲寧以三黜之士師終焉耳吁惠之道未能通乎魯國之外而逆知其無可事此所以爲輕世而肆志也魯之人日在惠調娛之中而不使之不我黜此所以爲降辱而中慮也正而婉遜而不阿其眞柳下惠之風乎

以幽閒之筆寫和易之致聲音色貌無不曲肖○題雖直道枉道並列實則道可直不可枉只答或人以不必去耳前二句直發後二句輕逗尤爲斟酌得宜

直道而事人　四句　　凌義渠

古人婉而大純而以直自信為夫道可直不可枉也身可黜亦可三而道為愛吾自者乎古人處之辭矣想其謝或人有日遇合之數也大人內訟之矣獨愿我以炎寂之味而覺其便有不覺其迂者似難以去就論也予之愛吾至矣人我亦何樂受此落落之名但人情之所共托者不欲多為婉轉而人遂以直當之也抑意中之未安者不免過求其是而人遂以枉遇之也直則追其而逢時有此亦自諒其事人之未工矣夫徒守此樸拙之而聊以佞酬對不肖也砌强横拙者而綴以風華愈不肖也我未嘗暫改其初

假人何從贊易其是非世於我其謂之何枉則枉耳而揣合至此亦孰得而人之有道矣夫將飾一不肯之面目以快獨對未善也物下此不肖者而執以共對當然不善也我既忍棄捐其本來人安得復就其既往世於我又胃之何其難也不以踝吏治而以責叶嘗思人十足不能自運廁肢不得自展此際之作合亦甚難夫既知其然行進退之意未可隨歷想也世固有懸市而待者乎我始將合矣其夫也人以憂悃對而以規進取嘗思大風性以漸而失世故有誚而難此際之揣摩原自易夫肯為其易而間官之浮議可相消息也魯國有輕而拂拭者乎我殆將往矣吾為直為

枉似各有道焉而不相為用人安得槩而徇之他邦與故國實惟此一道焉而不謀其同吾因將習而安之已矣亦終守此父母之邦藉以優游而已

風神婉妙似工似苦和處亦見介處亦見　原評

詩人之役夫騷人之清深兼而有之合之歸徐二作可稱三絕

且而與其從辟人之士也　而誰與　譚元春

以聖人爲辟人而辟人非聖人矣夫聖人何嘗辟人惟有與人耳卽引人以相從者又可稱辟乎哉且聖人之挽隱士必挽之以共相與隱士之譏聖人多譏之以不肯辟而桀溺之言尤有異焉旨以爲絕人而逃世轄羣而索居一邱一壑之外非吾與矣而因見夫也殆焉嬉者之似有擇也遂以辟人目之而因見夫風塵追逐者之似將偕也則以從己導之援而不輟明示以辟世者如此光景耳夫所稱辟之士非世乎所問津之處非世乎此固不必言而試問其終日所與者長沮也是亦一人也爲一子路忻然而從焉則所與者子路也是又一人也心不能忘情於世人而勢必至亂羣於鳥獸鳥可羣耶獸可羣耶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耶二往一來一出一入隨所在而輒逢隨所逢而輒對正如今日者車中有由途中有沮溺人問之人答之人聽之人不知者以爲無情之耶然深知者止以爲有情之宇宙而誰辟而辟誰哉夫以子所最愛之人而謂其辟子所相與愛人之子路而謂其從辟人師弟之不見信於隱者甚者之不適曉乎人情莫此爲甚矣故所遇之隱者不一識者不一而竟未有發其憮然如今日者也若夫痌瘝之切關欲辟終不忍辟人我之無分辟人祇以自辟則沮溺之淺人又何足以知之

作者論詩惟取盛傳雖異谷徑而家數則小其所爲文亦然原評謂其不能持論雖窮工極巧往往入於僻題不由康莊必入鼠穴學之者不可不愼其說最爲知要

長幼之節　四句　陳子龍

亦有不廢之節賢者明難廢之義夫君子之於人也固其所明則人君臣之義可廢乎抑何其躬行於家也且古人之所以也則矛人之行不出而成乎人之所甚安始乎亦由而至乎至遠惟其不安於近也乃其能以安於遠也而人始不敢曰鄉黨而外者我有所不知也夫不得無義安歸乎歸於不可廢也丈人未嘗登君之朝我則皆入丈人之室矣入其家翛然秩秩爾以此知非無意經世者也務為驕傲之行草野而有儒者之風夫亦知所不矣觀其儀容翛然雍雍爾以此知非自外名教者也立身中庸之間不者何欺誑之習夫亦知所學矣豈非以長幼之節不可廢哉而外誠有不可論者節也嚴而莫可逃者義也節歸長幼義則君臣夫君臣大矣世有求之聖人不以為高而獨不許其廢以為無有以拒之也今有人未嘗不問其親而或與乃以小其故而不得矣君臣之義亦成矣世有怨之聖人不以為高而獨不得其廢以為[illegible]行人已力行見其幼[illegible]心[illegible]於[illegible]家廢之亦為而有[illegible]也[illegible]人之不[illegible]長[illegible]也[illegible]父兄之所教為有[illegible]人之偏舉不可解矣夫節也義也不敢與不忍之心而已禮論於難把而儀禮於易使行違於當世而情深於一家未之有也其何以長行此長幼哉假令丈人之家少凌長小加大則丈人猶將憂之使推而至於君臣之間何當世之賢人君子皆以為弗及也

息觚殊絕頓宕亦容而後廻抱數語了神情俱出

故舊無大故　二句　陳際泰

輕棄故舊於義偷矣夫故舊之來也非一日矣小故而輕棄之豈不人人自危乎且一介之士必有密友故親親大臣之外又有故舊焉故舊與新進相爲重輕者也顧俊日登用事則故舊爲無權而故舊與國家相爲終始者也社稷所共存亡則故舊爲可恃由此言之故舊而可棄乎故舊非有大故而可棄乎故舊而遠言之是祖宗披髮草萊所共勞苦者也帶礪之盟天府藏之矣亦望其子孫世有之奈何所坐微淺數相嚚除乎社稷之子或在畎畝蔵有所不可知顧保而全之有以崇德象賢終在爲其上者耳故舊而近言之是微時微逐里巷所共憂虞者也天日之誓神明鑒之矣亦望其終始久托之奈何一犯罪戾遂至中乖乎慕用之誠卒但異棄誠有所難期顧曲而宥之毋使凶終隙末終望有其權者耳蓋故舊之人日益其風氣之古其脂弗逢合誠有不若後進之下而連彼勢論地既奪之且故舊之人自恃其夙昔之恩其脫畧禁防誠有以來指摘之口而隙開事會讒亦勝之所賴上之人之保持之者大豈微哉大故而曲貫之固傷國威小故而剪棄之亦傷國體故獨予於故舊之誼不宜偷也

說來由折尋之意味深長○元子啟宇曾則有祖宗披髮草萊之人即微逐里巷亦非當日情事然其波瀾自佳原評

欽定啟禎四書文　卷六　下論　故舊無大　句　陳際泰

君子信而後勞其民　金聲

上不敢輕勞其民所以善勞其民也夫信其民而後可以推吾之勞而莫吾疑也君子之爲其民也豈必急急以勞爲事乎嘗謂民亦勞止上之人惟之息之而已焉有勞其民而以爲治哉勞之者必有不獲已於此也其勞之故勞之之心凡皆以爲民也惟其然而天下後世之勞其民者因以輕矣調和之道周旋之術在撫民自便者反百方闓釋以自蓋其毒而大功不謀衆大德不和俗此其心爲民者反毅然直行而不顧其安君子曰民不自知勞上代驅之使勞此其事本非上一人任矣與人共其事則必與其人共商之未有代謀而可以獨斷者也利害明而後人心不貳此非信無自也且即驅民勞亦必民躬自勞此其閒已非上之力所能及矣使人爲其事則必使其人樂就之未有交淺而强相勸以不堪者也信心洽而後可資同命此非信莫先也國家之擧其可以不必勞其民有益其民者下所嗷嗷以待即上所皇皇未竟也豈遂無可致力哉君子且未始一日有勞民之心也惟其覺民力惜民財勤懇無已之情指感於平昔而一旦有故百姓雖不便皆曉然有以諒其心之無他（對法變化）牧民之道其所以佚民必迂由於勞民者效猶待於異日苟已著於目前也豈遂可以喻此愚民哉君子初不必解說於民而自以遠見也但使饑民饑寒民寒展轉軫念之處人人於肺腑而偶有驅動愚民即無識已確然有以知其君之爲我是故當其信民之日循循乎其若有所畏也醇醇乎其無以加於民也甚不若建近功者之朝至而夕令破此可守成不可樂始之民以獨行其志也及其勞民之日翩翩然其不介以乎也熙熙然其呼之而立應也又何必如建近功者之朝至而夕令或借令必行禁必止之勢以自助其所不及也而後聽君子之言而後見君子之用若爲人而使謂厲己殆矣爲民之心而反受一厲民之名拙矣

步步從勞字逆追出信字理勢曲盡情亦感人　原評

而後二字順寫則易平易直逆追則愈曲愈深健筆幾空尤當玩其細意疑貼處

上失其道　四句　陳際泰

大賢歷於失道之民故戒有得情之喜焉夫失道民散以法所自來矣得情而喜豈仁人之心哉曾子告陽膚曰子爲士師吾不過責子以難爲之事也移而易之此敎化之由而非傷肌膚之效自傷卑賤不得致此願吾心所得者願有以易乎俗吏之爲之也何也民之犯法也求之必有其情民情之來也溯之亦有其端蓋自先王之治民也有耕牧以厚之使本其贍足之餘而嗇其敦龐之風有敎化以柔之使養其廉恥之心而長其恩愛之義故其時風俗醇美獄訟衰息乃今無復是矣而王不作耕戰迭興一切致民之具蕩然無餘而詩所謂相繫之風蕩然盡矣蓋非一朝一夕之故矣然則俗之弊非日久而民之奸因時開亦何怪其然也哉此亦在上者之過也夫迫於不得已此犯法一情也其可哀矜者猶小陷於不自知此犯法又一情也其可哀矜者獨深何者彼民不幸不生成康之世而悲歎飢寒故民不幸不遇樂利之休而桁楊相望爲士師者索而得其情因索而得其致情之情即不得矜主之法而曲宥之亦有心敎民之罪而自功之也故爲士師之所得爲者上不能與道致治導迎善氣以洗餘風下不能枉法徇情損棄科條以甦九死猶此求生不得致死不忍之心蹙然惻然以明仁人君子之用情而已矣夫求己之安而至利人之死君子既有所不爲致之者非民之罪而罪之者非今之君君子又無所歸咎然則哀矜勿喜士師之所得爲如是而已嗟夫人命至重鬼神難欺淸議莫逃寃誣尤重爲士師者以獄爲奇者也可不戒哉可不懼哉

此題來脈甚大而結束甚小作者一下筆便已覷破篇中層次士師更無一句德緩刑套語　原評

不知命　一節　韋世純

有所以爲君子者而達天要矣夫所貴君子者其自守定矣然非知命之後何以幾此乎且君子之學盡其人之所可爲而已彼天之所爲吾何與焉然必知其在天者而後可斷於人事之途吾觀古之君子以己之所爲與天道相爲推移此知命之固然後而奉之之道也亦以己之所爲與天道相爲損益此知命所由然先而不違之道也推不知命者或視人事太重則數之所定皆謂人力所得爲或視人事太輕則道不自盡而於己無復可恃如是而俟命之學不可以責焉矣可以得而將捉收之不可以得而且逆奪之爭造物之所不與必忍人世之所難甘行險徼倖必是人矣造命之學尤不可以望焉矣應得之福而反或左之非分之禍而適或逢之造天下之奇趨必獲天下之奇窮從逆以凶必是人矣蓋天下惟是非之所在利害之說皆往爭之何知是義害則去耳何知非義利則從耳此由不知天之有命與人道分者也然則雖有聖賢之術不足以質其見矣天下惟是非之所在利害之事亦往附之見可利則詭以邀焉見可害則詭以脫焉此由不知天之有命與人道合者也然則雖有强力之擬不足以鎮其本矣如是而欲爲君子其道何由哉是以守己之上洞觀造物之消息而嘗以

其事往而從天蓋知命而天之事始勝矣旣知造化之消息因以己之事反而還己蓋知命而人之事亦復勝矣夫知命之關於人固不重哉後之人亦有爲知命之說者矣而遂廢其人事而任之夫任之而人道安在乎棄命者無志恃命太重者無志此兩者亦皆識耳

養廣而深詞約而盡粗穢悉除但存精氣

不知命 一節 陳子龍

知命之不可强所以堅君子之志也夫人欲爲君子而不知命則疑畏兼至矣是以貴於達天之學耳且夫人所遇之境不能逃於天之外而今人勢去則以爲己之拙時乘則以爲己之巧此其大惑者一也人所行之事天無所與其間而今人詐而遂多以邀禍規避每以崇福此其大惑者二也如是則何怪而泰然爲君子哉蓋是非者君子與小人分焉者也而禍福者君子與小人共焉者也自世之人不察或狃於迪吉之說以爲修德者必有崇高之位澤厚者必流子孫之祥如是雖當爲善之時方忻忻然重有所望

君子豈若是哉而況乎其不可問也或狃於道消之會以爲厥氣正性多亢節之處植節顯名有淪滯之患如是雖當爲善之時方惴惴然大有所憂君子豈若是哉而況乎其未可知也凡此皆不知命之故耳蓋天下之患不勝防故聖人履順違逆之吉與小人趨利避害之心相似而實有相反者故之奇不可屈故天道報施靡常之事與賢人見義必赴之道相背而適以相成且夫論命之所由然則有莫能易者存焉而聰明之士遂有爲先覺之說者大固有一定而細亦有一定則人無可自勉矣夫彼既莫能易我何用詳其莫易乎但通其大略而知其不必憂也我自爲君子而已

論命之所以然則有至不逆者存焉而放達之流遂有爲任運之說者蓋因不可爲而善亦不必爲則人無所用心矣夫彼辯至不逆我安可同其不逆乎但識其無據而知其不足論也我自爲君子而已矣非知命幾何而可以自決哉夫命者奚人志士之所賦而不逆者也然惟知之而後可以棄而事我之所爲耳天方富淫而善人無豚究爲有激之論而造化本於無心既有命名而復求壽考豈非難兼之期而死生當置之度外此所以爲君子也

雲間江右稱各別而此篇明快刻著頗類陳大士筆意蓋理本無二而浸淫於古籍亦同故數迹有時而合也命字專指死生禍福不必入造命較章作更有把握

天命之謂性　一節　楊廷麟

中庸明性道教之原以正天下之為學也蓋學必正其所自後可以不惑以性歸天以道歸性以教歸道而中庸之統可與為世共守之矣子思繼孔子之傳而作中庸以源世立教其大義在於明道之大原本於知性以知天乃於首章發其旨曰學術之淆亂折於中百家之異同息於（揭出作書大旨）使人見性則邪說不敢行也使人體道則為學不敢混也使人尊教則異端不敢侵也今夫性之說始於降衷自人以氣質言性善惡雜糅而性幾為天下與夫萬物之原出於大天在人之先性在氣之先生物者陰陽之氣命物者太極之理苟知其一本於天命則知性者神明之初體天命善不命惡命聖不命愚而併於是得其正道之傳始於允執自人以虛無言道是非殊方而道幾為天下裂夫三才之中人為尊天未生人道在命於天既生人道在性初性具於心而兼動靜之理道統乎事而備則示之義為知其一本於率性則知道者人性之自然性本健而率之以易性本順而率之以簡而道於是得其正教之統原於物則自家異術人異學各立一教道術分岐而教始為天下病夫萬民之覺而於聖代天則欲繼天之功盡性則欲極化之蘊變一時之不悖立政以教一時憂萬世之不明著書以教萬世苟知其一歸於修道則知教者大中不易之矩人明道則教化與天下尊道明風俗而教於是得其正知性之所謂人當思所以合天知道之所謂人當思所以復性知教之所謂人當思所以盡道能修道則能見性能見性則能達天能達天則能至命堯舜湯武以之為君文王周公以之為臣孔子以之為師吾亦願詳著其說以明教使後世求道者有所折衷焉

多讀儒先之書而條貫出之故詞無枝葉豈有擇焉不精語焉不詳之慽

天地之大也　二句　艾南英

以道觀天地而有所不盡者焉蓋天地大矣而不能釋人之憾則謂之盡道可乎且斯道之初渾渾淪淪焉與昭明之故脩可得而原也兩儀分而天地任功化於是大矣則聖人之所不能盡者宜莫如天地天地之大也宜若無可憾者然而天地道所生也一受其形而成虧延二五於是乎雜糅而不齊也人從其中迎而受焉一動於機而微妙生迎化於是乎有伏而多疵也人從其中被而食焉是何也細化本無方而形氣則有礙也天地所以不免於憾也然是陰陽之偶錯非太極之有爲也道所以不與天地同歸於誠也蓋自分清分濁以後而理具而有氣氣而後有質質之定也同無智愚一也夫天地予其質者也人猶有幾微之能望矣自生雖以聖人修道之教不能強頑梁以必喻而道之在於繼善初者一生二以來而物生而有象象而後有數數之定也雖以聖人正己之身人能逃氣化之自然而道之資於命運先者因無通塞一也夫天地予其數者也人猶有幾微之拘欲矣政治之事也而咎殺之相亦與之俱應矣昔者宇宙既定之以人事復苦之以天行天地何如主而聽人之轉移乎蓋道既形而爲天地則天地亦與人同其郛郭而不能禁其志氣之交動也禍變之興也而妖孽之象或爲之先兆矣吳與下民不予以長治之休更功成其塗炭之會天地何有主而能成其匹運乎蓋道既散而爲天地則天地亦與人同其不暇而不能禁其治亂之循環也總之天地無心而成化無心則其功疏故修德大業之施被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聖人有心而無爲有心則其功密故中和位育之極參三才而能與天地同用然則天地但與聖人分道之一緒而尸道之一事道與大矣哉

江西丘家每遇一題必思其所以然之理胸中實有所見然後以文達之故有醇有駁而必有以異於眾人觀此等文尤顯然可得其思路所入

射有似乎君子　一節　　黃淳耀

申言君子之正己於射得其似焉夫君子之反求終身焉而已以夫子之論射觀之即以為論君子可中庸論道之教而約之於身以為知命者聖人也俟命者君子也聖人之於身無所不盡故優游泮渙之意多君子之於身無所不求故戰兢惕厲之心容苟以為推理直前而其不可為者聽之而已猶非君子所以自得之本也夫萬物之動吉一而凶悔吝三則雖君子所處亦無盡如吾意（非身體力行人不能道）之病而其可以自必者事前之懷不喪於事後而已且人之遇富貴少而貧賤夷狄患難多則雖天命所予亦無獨豐聖賢之理而

其可以自信者寡過之身常視之如多過而已昔者夫子觀射而歎其旨蓋深遠也曰射有似乎君子失諸正鵠反求諸其身斯言也當射非論君子也而吾即射之似君子者思均正之說也值射有之也几以在前長幼有列德行之辨否於是乎觀故天下有不善射之人無不欲中之人誠欲中也其求諸志正體直者久矣如是而失皆吾亦可以免矣而必熟復焉思所以端乎其前鵠之說也大射有之也天子俯官諸侯貢士會祭祀之與否於是乎擇故天下有不矜得之人無不慮失之人誠慮失也其求諸心平體正者早矣如是而失焉吾亦可以止矣而必究圖焉思所以慮乎其後何怨耶何尤耶則甚矣射之似君子也而君子之似射從可識矣夫忠臣孝子遭時不幸而無幾微慚負於心其視射者之杆格於心乎（精理明辯）失同而所以失不同也然君子終不敢歸過於尊親如大易之所繫文明正志皆責躬而他無所憾耳志士仁人處世齟齬而無一事罪累於己其視射者之不勝而揚觶失同而所爲失不同也然君子亦不敢厚誣乎天下如詩人之所咏儀一心結皆世亂而不改其度耳是則貧賤而無隕穫之患者富貴而亦無充詘之心患難而不失其常者夷狄而亦勿之有苟矣嗚呼君子之身其子臣弟友之道之所凝而日進於高遠者歟

射者之反求失在己者也君子之反求不必己之有失惟行有不得皆反求諸己正己不求不怨不尤之實功也文於射者君子用心致力處見得分明故語皆諦當本幅尤寫得聖賢心事出

鬼神之為德　一章　　黄淳耀

中庸合費隱微以明道而本其說於誠焉夫鬼神者先王所以設教
而微顯之具也鬼神無往而不寓則天下無往而非誠與今夫
道之妙皆隱者之矣費隱之說顯微盡之矣微之根極於喜怒哀
樂之原顯之條貫於三重九經之大其為精氣通行而義理昭者
也豈顧問哉雖然此析顯微而言之也合顯微而言之則莫如鬼
神昔者夫子嘗繫易明神道矣常定禮詳祭義矣一日覽天地之
精微究百王之制作喟然歎焉以鬼神為盛云爾以鬼神為盛盛
於其德云爾夫君子之庸德不勝數也而求之於所不見所不聞

則已顯鬼神之德至不可知也而欲覩所不見聽所不聞不已過
與然而鬼神非他即此能覩能聽之物是已太虛不能無氣氣至
而物生神體之也氣不能不散為太虛氣散而物藏鬼體之也古
者聖人饗帝孝子饗親於天下以設奔於壇壝郊廟之間意亦有
嘗通與而不知天下之人久矣陰驅潛率於鬼神而莫之知也盡
物盡心愛敬之思也報氣報魄陰幽之義也學者邀知此者智
也覺物呈露事此者仁也向使無鬼神則無禮樂無禮樂則無王
道無王道則亦無天下之人也抑之詩曰繹已彼自威儀政令之
間以及話言臧否之際其所企者聖人之庸言庸行而非馳思乎
高遠之境者也忽而曰神之假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豈非窮理
盡性妙達氣機之旨與微矣哉鬼神之不可掩乎觀
天祭地而鬼神在焉世莫敢以天地為無有則安得以鬼神為無
有乎尊祖敬宗而鬼神在焉世莫敢以祖宗為無有則安得以鬼
神為無有乎其實有者誠也其實見鬼神之誠者是我之誠也以
我之誠感鬼神之誠則天神降地祇出山川百神莫不歆饗而王
道四達於天下矣此廣周理人之所以事天事親而百世聖人之
所以盡人達天也

中庸首章是總冒末章是總結此章是前後筋脈結聚處拈出

鬼神為廣周制祭祀張本拈出誠字為下半部張本　自記

直提了當步步還他平實而游行自如若太容極意營構者由
於理境極熟也

體物而不可遺　　　陳際泰

即物以求鬼神合一故不測也蓋物必有其迹而中有不見不聞之鬼神以體之則固與物為一矣又孰能測之乎且人之所以不測夫鬼神者以其之幽之故也然或推其之幽之故故當而人之流形於物而不自知甚矣鬼神之德蓋即物而存也夫物不自為體有體之者使物無鬼神則無物矣鬼神何所憑即物為體使鬼神離物則無鬼神矣是故鬼神者行誠不得見且聞之也而亦未嘗不既視且聽之也夫孰有物之可遺耶百物之精為鬼神此說是也何者凡此倜飛潛動植之精神也藏於腑中謂之魄流於天

地之間謂之昭明本一貫也夫萬物無紀綱有自古將安用之則孰能遺百物之精者乎二氣之良能為鬼神此說亦是也何也凡此間可見可聞之精神也著於有形謂之生行於虛空之中謂之陰陽同　實也夫萬物無外紀有理將安附之則孰謂能遺二氣之良能者乎蓋人物之與一氣之發以有崇盛為百物之所覺人物去百物之身以終盡則復為　氣之往來吾乃知鬼神者著於無形而體容故太空不可遺達者知之以為上下前後皆鬼神所為君子致嚴於齋誠者耳著於有形而體萬物故萬物不可遺達者知之以為耳目心思皆鬼神所為君子致力於慎獨者耳即其

體物不遺如是是不可以知鬼神之德之盛也夫

根柢周秦諸子及宋儒語質奧精堅制義中若有此等文數十篇便可以當著書○破承提比行遠集選本所增改較原文為完善從之

舜其大孝也與　一章　金聲

以大孝觀天人可反覆而明其故焉夫舜非以備事其親而大孝格天則蓮邇高卑之一致亦有昭然者矣蓋聞道莫大於順父母而誠莫彰於動鬼神斯亦宇宙之至庸至奇也天人上下之際大聖人之特啓而默對者世俗人弗能見也故德行之本反以爲無足述而有赫之帝遂以爲不可知毋怪上古有大聖人特傚天之稱無所不備如虞舜也者斯亦奇矣予嘗稱之矣姑以是爲舜之大孝云爾以是數者與其自有之德並數焉其成其大孝云爾以舜之德未足以孝也必天子四海子孫宗廟而始備焉無以處夫

聖人可不爲天子者也抑何其視德太少也以舜之德既足以孝矣何取必於尊富饗保曰舜不可致者爲亦有以解夫夫子而不爲聖人者也然何其視天太遠也蓋嘗統觀天下之故有不可必不可必不必在天也一身之彝倫日用而有莫能自存者即舜不亦抱終身之憂乎有可必可必則誰獨在人也皐天之祿位名壽而有取之若寄者即舜豈不若固有之乎制之得天天實佐生天之篤物物實有因人之生民人也與其宜君子無貿也而宜之者異矣即其嘉樂而憲憲也其於人情非遠人也而受於天者亦遂不遠矣有虞以來於周爲盛周之盛也世德作求以孝與也卜世卜年天所命也嘉樂之歌以四海奉一天子以子孫而世守其宗廟大德受命蓋若是其大彰明較著者也而論者或猶以是爲遙然豈不誠哉君子是以知達天之學也元德升聞於昭在上與夫下學上達知我其天者其於天也莫不皆父母事而呼吸通也何間焉故地氣殺物化以其氣候與天接而遠邇高卑人反不能以其性情與天憑何邪

離合斷續若有若無極行文之變　原評

胸有抒軸樞驚崩驟汪洋恣肆而於題之反覆次第無不相副肖學者過尺步不敢離題而於題之神理實解於此等處切究而心知其意乃可與言文

追王大王王季

章世純

追王之與仁之至而亦義之盡也夫君子念始之者也子孫王矣而父與祖無加禮焉於心能安乎且聖人之治天下必自尊親始矣上治祖考脩尊之大者也尊尊有其大而教始可立於天下此周公之所以有追王也追王者身本非王而自後人加之也深觀禮意臣子無爵君父之文則子而爵其父孫而爵其祖皆嫌乎予已以權而使其父與祖俱受予奪之法深觀禮意君父亦無以卑臨尊之義故死者可稱天以誄之則遠者亦可稱天以爵之皆歸於以天道行事而使其父與祖俱全於至尊之分雖然王季歷而并及太王於義不爲已侈乎夫親親者以三爲五由禰以親祖此其殺隆也以五爲九由祖以知曾高此其漸殺也周之王者自武王始而其制禮作樂自成王始如以成王爲義者則由武以至文而致隆之道盡矣自是而上則以從上殺之說也如以武王爲義則由文以至季歷而致隆之道盡矣自是而上則以從上殺之說也周公以文王雖未身王而身已備於王事王公伊濯維豐之垣此有聲之所爲頌也然則今之始王者實文王也而其追王者則周文之祖與禰也況太王雖已遠而身已肇乎王迹居岐之陽實始翦商此閟宮之所爲頌也然則追王之者雖子孫也而其直王

者則固自在太王王季也不以爲已之義而以爲文王武王之義則其義必如是而後盡耳不獨以情而議而又兼功與德而議則其義亦必如是而後盡耳故追于大王王季者聖人仁之至而要之於義則亦未嘗無說以處此也

理體正大有典有則可與韋劉以後郊祀宗廟諸議相上下

父爲大夫　八句　徐方廣

周制士大夫之禮皆有以自伸焉夫葬祭所從異而士大夫之情有不以禮而伸者乎蓋周自先公而下皆不克以王禮葬而惟號祀爲蘋蘩達乎臣子所徵惠可知已試以士大夫觀之彼其積薄者流卑寧望及遠乎得施其考焉足矣細行受細名寧望稱號乎得無貶祀焉足矣故有父大夫而子士者有父士而子大夫者生也大夫而死則士之餉也禮無以人之親餉者葬以大夫同也而至於祭苟法曰如其葬彼愢已之不爲大夫將踧踖焉而禮不然也人子所以榮其親原不盡係此區區者倘一惟大夫之爲視是幾不知有士之子也且又無以爲父士地也惟祭以士而後知苟不降在輿隸則猶象賢也可使其親不獲享一命之蘋藻乎而士無憾矣生也士而死則大夫之僭也禮無以人之親僭者葬以士固也而至於祭苟法曰如其葬彼念親之不爲大夫將悼惜焉而禮亦不然也人子所以大其親未嘗不藉此區區者倘亦惟士之爲視是幾不知有大夫之子也且又無以爲父庶人地也惟祭以大夫而後知幸而起家浚明亦云苟穆也可使其親不獲牖絺冕之對越乎而大夫無憾矣是故列祖之在天與士大夫之父同安而二后之遐思亦止與大夫士之子同報豈曰君臣不相襲禮也哉吁此公之制所以爲達也

蒙引云斯禮節上祀先公之禮達乎諸侯大夫主祭禮言父爲上數句亦重在祭上言皆得用生者之祿葬禮只與祭禮相形言之篇中跟上祀來側在祭邊發論翻盡從前葬祭並重舊作

青古一明　原評

探脈極真取義極切輕重適宜遂發曲稱實有輔於經傳之文

宗廟之禮　二句

夏允彝

宗廟之所首序將事繼以行孝也夫昭穆不紊則親親降而祖宗悅宗廟之禮首先在以哉且人本乎祖群支屬皆自极於千億而原其初則一人也故王者每聚於廟宗之前聚族姓之衆要使其彬彬有秩則在天之所悅懌矣吾觀於宗廟而知武周之制禮乘（太祖東向則居正西）也夫廟居正東以受生氣而南嚮以求陽者爲昭北嚮以水陰者爲穆。望厥宇而嗣承之德可考也由是以上序祖宗者下治子孫於不頹而可久矣爲群穆始祖以明無偶而獻獻錫賀者爲穆丗合爲傳列者爲昭者。稱厥號而作述之次可知也由是而明

彰既行考式序昭來殆不遺而戲戲矣然則爵在宗廟斯序在昭穆矣維所以不已重與。就一行無叫矣而來者總度列於太祖之旁故廟不踰七而可以百世以宗其然而後行下之者可觀夫昭穆代遷有祖孫而無父子者則孫世附祖則欲其有親父子世相疏則欲其有別序之所以嚴也或左或右有列矣而久之必不亂於飲食之後故子雖貴至而不先厥考以宗如是而後有遞之者乎觀夫昭穆相分論世次而不論長幼蓋年者所自受於天下之不敢上先世者所同受於祖宗之不敢下夷序之所以定也故王者或當耄老之時則下有幼子童孫而上猶有伯兄伯父其人且難於所親而入廟中則各居若穆秩如也乃知尊祖之昭其名分雖嘗降宗支當繁衍之餘而或同姓別爲異氏同氏別爲異族其人且將於總名而與廟祭則昭昭穆穆雝如也乃知敬本之庶其枝葉雖蔑厚亦以裕德而私不揜公下以明倫而遠不忘考斯禮也抑何其弘以遠也

引證疏通自能發明禮意所以詳核而不病於浮實也

文武之政　二句　　羅萬藻

聖人對魯君問政勤以法祖之思焉夫政豈有善於文武者也方策在焉而謂無可守乎且夫道與衰之故大矣一王之政一代之治今昔之際有不勝言者焉學人道古以諷意常在乎發先王之德所以致治也若有問政乎夫文武之政其大端光明俊偉敦朴仁厚以承乎三代之遺其及於人也至於田夫野老薄海內外無不歌咏二王之澤而君乃無意乎哉文當如燬之世其為政存乎安民恭時以厚周家之德昔周之先也夫豈無哲王然而播越之餘也自后稷始基靖民文始平之故周人祖文王而丕顯之謨著焉蓋大其天命之所以受也乃其政則居然方策之際矣武當事命之後其為政及於制禮作樂以開太平之治皆文之啟也夫豈有遺德哉行侯服之舊也惟九年大統未集武實纘之故周人宗武王有丕承之烈先焉蓋知其卜世之所以長也乃其政亦居然方策之際矣積功累仁之為固其精神意氣之所不能遠散故膺宜之詞留不之難而一王之紀綱法度未彌傳開天明道之事亦其學士大夫之所能共留故國乘可稽野說可採而一代之人心風俗共睹焉乃君得無意乎故周德雖衰天命未改德澤之所締結教化之所維持未可誣也文武雖往道猶未墜下泉之所以寤歎西方之所以與思者可數也若而問政乎反覆世之凌夷維周氏之絕業將於是乎在無變不正無舊不洗則但斯世而欲已其亂焉文武之心也夫

淳潔之氣盎溢其外[illegible]也

文武之政　二句　陳際泰

動人主由舊之思者與言政之大備者焉夫方策猶在則文武之政固可考而知也豈必遠求乎且天下之事理有其至物有其統立其至者聖人之道術也宗其統者賢達之源流也公問政乎是殆無先於文武者乎蓋一代之治必有一代之政視世之所宜尚因而制之顧上古之事無傳人焉非無傳人殆亦久而息也夏商之間無傳政焉雖有傳政不若周之察也故政莫備於文武而非先世之所能易又政莫著於文武而非後世之所不可稽是故文

政字本漁實貫如此非對待何繇得

武之政非自成周昉也堯舜以來因時起事各有所制至昭代而

獨詳故說者謂觀大道於唐虞觀大備於成周蓋所為履端於始舉正於中歸餘於終固其自然之理今其事可覆籍而知而兩聖之精神已周徧矣文武之政又不自文武昉也后稷以來積功累仁世有其勤至受命而遂大故說者謂十五王而文始平之十六王而武始居之為所為經緯禮俗節理人情勤恤民事開其利導之勢今其事則太府所藏而一時之規模已弘遠矣一代之治其君臣所為措置者必非偶然而紀載失明使後人無從而考其經

大字句獨見精采

營之迹文武之政不然周官立政史臣既身宿其官而周禮儀禮

拓不開又

周公復手定其事一時尚文之習有以使之故當開國更始之初而淵源遂廣一代之治其建立可為傳述者或亦燦然而亂離既久使後人無由而得之灰燼之餘文武之政不然學士大夫固以共守其遺而農夫小民亦或能言其故上人教化之端有以留之故經幽厲衰弱之後而詳略可問公有意為政乎則文武之政不足稽所乎遵古無過大明也法祖無邪大順也繼周氏之絕業反衰世之陵夷是在公而已矣

高識偉論發為洪音與瀕微陳言影文鑽求者有薰蕕之別

五者天下之達道也　　陳際泰

指言達道天下所以有五者之故也夫非是五者則道幾無所托矣而豈非達之天下者哉且天下有可與民變易者有不可與民變易者先王政之既弊揭除其迹而更張之若是者可與民變易者也建正之事以三而窮文質之通以再而復凡以云救而已若是者又可與民變易者也至若五倫之道其然乎其將不然乎君子之論也天不變道亦不變夫非有所幸而持者已精嘗王之治也有改制之名無易道之實夫非有所循而持者已大故夫盛世

先看原本不同處看小書

之民朝廷有教化而天下有風俗莫不浹淪恩義畢致力於倫理逮其衰也磨厲於陰狹酷烈之餘然於是五者猶躊躇徘徊相與搆持而不忍去則其道亦可睹矣何者此性也情也固生人所以立命也昔盛世之君人皆習乎學問而心各返於性命莫不扶世翼教其指歸於庸常道其滲也通轉於道德功力之降然於是五者猶表裏串明亦相與維持而不致壞則其道益可知矣何者此統也紀也同人上所以藏身也蓋嘗推而論之自混沌初判狉獉相仍有聖人者起慮其有見者之偏而思有以引之於是開天明道旋而成章以治物性之行既而其說未可以安乎天下之生夫人各愛其生故其道易行而可久自人地易象爲歐起竭有聖人者出如其有以如此之勢而思有以導之於是立中制節因而飾華以道人心之有既而其說未無以於天下之性夫人各樂其性故其道在今而無弊夫孰非五者爲之哉所之達道信乎天下之達道也已

道乎所以周道衰於幽厲非道亡也幽厲不由也此更見得盛衰亂之世於此道亦必有不忍去不敢壞者識解獨到文氣醇茂彬彬乎有兩漢之風矣

修身也　三句

金聲

聖人列九經而首有三重焉夫修身以正其本而尊賢親親以居乎其要此則九經之所先也昔者明王之治天下也有天下國家之大而不敢肆也居天下國家之上而不敢亢也享天下國家之奉而不敢私也大足以奕世而後子孫尚遡其風武君子不忘於前王益爲萬世之常經非一代之章程也不必從方策求視經之所以爲布大造於天下者無所不至也而其先務則有三焉則臣向所與君言者已將舉天下國家之大而操之若一體運之若臂指焉而庸知出而加發而見者之猶不能自爲政也一身之中其或

梗或奪也有不可知矣其爲律令也多矣英辟之威福賞罰不自貸於物移所爲置其身於天下國家之中而致其法也將君師而寵蓄萬物而天下國家獨聖明焉而庸知夫什己百己千己者之必在而未有以收也國家賓師之儀其勤崇倚萬我之半於其爲法度也密矣士者之雄才大略不覺降於夫所爲爲天下國家奉一人而不見其偏也將宗子而父母天地而天下國家莫不屬焉而庸知夫公子公姓公族者之一體而未有以處也王人展親之與其綢繆在腹心之先矣其粉飾劃也用於國家之豐仁厚澤與蕃雍於城翰所爲以天下國家序一家而不見其濫也其足故即身不同而或饒或欠要未有不致其修者千古比貌言視聽必非若百物自變之可以時增而時減也即賢不等而或大或小要未有不致其尊者天下止有此道德仁義必非若尚質尚文之可以世低而世昂也即親必殺而有隆近催遠要未有不致其親者治天下惟仁人孝子亦必非若官方器數之可以後因而修革也夫是之謂經君何必更尋方策

處處帶定天下國家才是九經之修身尊賢親親精蘊一切龍統語質理真氣昂然充塞不必遵韓唐軌跡而因與之合

修身以道[illegible]

道於之在其身何則道大者身之所以中也民之[illegible]而[illegible]然之

以修身使之從人之治天下不必其以我治之道至於行我所[illegible]

為君民者取治者無人使之而行以示之也皆人[illegible]之類

之父天下帝王之治未嘗不以執物[illegible]民之所以相關其治之所然必

之上[illegible]人能道以執物與民則其間乃經緯之本何其作之不

容人[illegible]其道之為道者而道不以之作乎何其身之所作大

下之鎮不[illegible]道之為道者有道不以之乎道之如形影之所不

是以天下其得其處行我以道著身則即以身為道者於之然

為象而道在情著於父子君臣而道有事於形不顯之精皆可循

我身而攻其象世道之名象備之所共假是以天下道於所之而

我以道定[illegible]則以身定道定於正而蹊徑不能易其方定於位

而疑似不能亂其從而紛錯雜之趨皆可從我身而總其條也彼

民明夜[illegible]緣君以從道也權之所取而復為道之所總朔如植之

人也亦惟君之知其以大智之不可使民知而自君獨之偏可使

民為而興而君者同與其大民也亦惟君身之知其皆之節備不

心使民喻而修之身而既使民喻彼又緣身以治道也身致其

實而衆務其名辨如表之樹而望而赴者固多矣夫立身於無

適而天下皆與文武之君名實之美固已如斯範物於不遺而天

下有相觀之化至治之論又復如身而身之當然也不亦至乎

看立字[illegible]精神等別皆即成合境不在遠求也[illegible]

立字訓道成於己而可為民表此文於身字道字交關處說

得親切立字精神[illegible]與象俱躍躍紙上矣可見其書名理非備者

不知就落

尊賢則不惑　陳際泰

不惑之效必於尊賢得之也蓋惑患於莫為之解也尊賢而解之者得矣夫何惑之有且離理失術亦人主之大患也是故雖以天子諸侯之尊必有賓師之士讓而不臣凡以期其解惑爲已矣夫人主者處易惑之地又當不可少有所惑之權者也中情既惑則必有所麗於情之事者矣一人既惑則必有所附於人之衆者矣此所謂當不可少有所惑之權者也故人主所急去者無如惑則人主所亟尊者無如賢何也人主所患者沉溺耳人主秉富厚之實便安之娛心志何以無疑惑與此所謂處易惑之地一也夫惟奉有道之士而師保承之必能啓翼上心有涵養德性之助蓋詩書不能效之於心者而賢固以致之已人主所患者羣小耳人主生於深宮之中長於阿保之手近習何以無蠱惑與此所謂處易惑之地二也夫惟降貴德之英而神明嚴之必能卻遠僉壬有稗益聰明之實蓋廷臣不能得之於君者而賢固已收之已天下有似虛而實者賢人之事也自公孤而下百執事而上各以其職自勸賢者獨優游於清宴之間非有所事者然論道而不及政而根本之地與職業之地其效已懸天下又有似實而虛者尊賢之心也自誦讀所得與規諫所警各以其益自知尊賢者獨祇承於杖履之間非有所進者然伸正而不伸邪有嚴憚之心與清明之心其理自合然則賢之所居顧不重而尊賢之爲益顧不大也哉

尊與敬惑與眩之異粗解認題者亦能辨之但非有學識人不能曉其深處道來不着痕跡耳

齋明盛服　一句　　陳子龍

詳修身之事而知人主無不敬也夫非內外交嚴而動必以禮則人主之身可動者多矣所以貴敬歟且夫小人之事君也我知之矣曰人君不可使其有閒有閒則省覽事故狗馬聲色之具不絕於前所以傷其身者無所不至矣君子之事君也我亦知之矣曰人君不可使其有閒有閒則生邪僻致鬼神而師保之論將成於側所以愛其身者無所不至矣若夫子之告哀公以修身者曰天生蒸民而立之君非將以樂之也為百禮之主統萬民之命其身甚巍巍矣君居五位而享其奉非可以自便也思祖宗之付託念臣

民之瞻依其身蓋絜潔矣如是安可以不務修身乎哉而身何以修之也我聞人主處深宮之中偶有奔佚之志而史臣已記民間已傳是以古之王者綏上帝臨汝之嚴而清靜以守之齋戒以將之若俟其間無不一之心矣人主當燕私之會或有不衷之服而上憲元象下成風俗是以古之王者懼下民做尤之戒而袞繡以飾之珩璜以節之蓋盛服而無不肅之度矣雖然凝歛服事之忱非在吉蠲之日也穆穆雍默之容非在齋戒之表也然而有賴於此者蓋以人主之身不可少違於禮而禮之於人也束縛而易於厭苦故簡易之流必至輕脫輕脫之甚必至縱逸而不動於非禮也難矣繁重之久可以反習嚴肅之安至於自然而動於非禮也亦鮮矣於是節律中度而身無非敬官宮多無所投防而齊之者見莫明不惑之風令發於表而身履中和盡臣與士相與成就而過此者皆純粹以精之事非所以修身哉昔我文武與有湯夏皆以成畏為懷故幽而臨保幽而家永一人有所天永命之理及我文公假以稱子亦以先寧可誠敬曰絕戲日身無樂逸人臣有啄敬告論之文曰一人極於役其不知為者難而正心紀綱矣吾乃云不害伯於是修身之事備矣

手姿超駿鎔冶經史而挹其菁英與世俗所為金華殿中語自隔霄壤

時使薄斂　二句　王紹美

用民而存不忍之意勸民之道也蓋上果有不忍之意則用民有度而民之可使薄斂者非勸有如之者故民有[illegible]其民之力不傷者民安之也然有民則愛君不如自愛其力[illegible]不[illegible]力既盡之財各吾君而不倦故有以勸其可樂也先王之於民如其自愛之謂此君子也所以勸之則亦惟財與力加之意也矣天下豈有望民不從使吾君之有公而無私然或以公役民而民怨或以私役民而民不怨者則遲速之數異也而爲知其之之乃為速于天下雖有頑民不能使朝廷之有緩而無急然或急於求民而民不應或緩以聽民而民莫不應者則多少之額殊也而爲知少之之反爲多乎求所以勸百姓則時使其一薄斂又其一矣凡使與斂皆係于分之當然在此見爲當分之意出乎民則望須出于上又其後矣是或使其勞並制其財者以爲顧小民之所必不甘而可以相累也者則誠百姓之所鼓舞勿懈者而凡使與斂亦緣于分之不得已在此見爲不得已之意存乎民則爲勉强于上而又爲忠厚矣是故勿承制而當農穿損上以急[illegible]若以爲于一人之所甚不安而無由相助也者則誠百姓之所竭蹶不皇者因藉[illegible]驅民力而故辟之實度民情而故寬之其勸百姓以術術則多取夫上轄[illegible]故勿勝之氣擠負恐後之誼自任人好于勉之亦其所倒(?)者也苟可以因循何必龍火之爲期苟可以節省何必什一之爲準吾有于而將循之而安得議用其術哉抑習歲月以貴終事夫澤(?)以次實課其勸百姓也以法法亦易窮夫此上伯(?)旅(?)而存於公儲鉄累積集而歡諸府使上人易地而處之亦甚有取爾者也雖不傷田功猶恐民業之易荒財不議加賦猶慮民財之多竭吾有于而損(?)之日安安歲(?)其法誠于民之深所謂百世不可易者也

此等題易於投邉(?)古籍故能者仍陳言而新之遂覺姿韻出羣

日省月試　三句　陳子龍

詳於考工知古者其事之精也夫百工之事古者以詳審爲務豈可以徒致哉且制器尚象聖人以前民用而度材考工先王以盡民力似乎未嘗稍加詳焉器用日繁民以益巧故唐虞有共工之官而周制備六官之一其事實重也夫技巧之事職者執之此其業隋於上矣知者不可治治者不能知何緣而辨之哉王者審能而任官故準繩藏於府制度領乎吏先以齊天下之物而不亂造作之能巧者趨之中共人異於農矣自食者日勞食於人者日逸何由而制之哉王者準本而償末故上者進於官下者同於民斯

以平天下之財而不偏於是乎有日省月試之法焉器不成於一朝而功難廢於一日不之省焉則勤惰不一而工奸其力矣物或精於一時而人難勤於終月不之試焉則規矩不齊而工溢其僞矣若夫量功給食事又何可略哉有通名於吏人論道藝論能制作以資用是養於王國所當食以厚待也有比能於所養者縻廩築傭力作以糊口是食於民間所當令其代耕者也如此則人獻其能上悉知安白上豈不勸哉乃知王者以疎濶治其大而以周密治其小吾觀後世百工之事有聽之民者矣其始似乎簡便然所作者必緩急無紀貴賤無制或積而不用或求而不給至於工民相侈而輕重之勢不均因遂以病惟王者總其方而齊之則百工服而天下無所偏困矣又必爲久遠之思而不爲於一時之利吾觀後世百工之事有掌之官者矣其始似乎在己故所作者多寬大耳目之費精巧難近人作奇器女工溢人而至於上下相欺而治巧之教日進俗由以奢惟上者量大利有衡之則百工安而上下無所作爲矣故古之聖王取其收成使極制作之奇而不爲無用使趨之者不虛其歲月而已周之制用多器多不盡文章之美而不以技名使守官者不失其姓氏而已豈乎一百工耳或以生財或以傷財王者於勸之中又致愼焉

事列九經之一應須此崇論閎議亦何嘗濶畧迂而以爲後博也

行前定則不疚

韋世純

行所以得者豫道存也夫不疚而行成矣顧所以得此者非以前定之故乎且豫者百事之制也一時之行一時之事猶不可不先成於心而制其數況行之制於終身者乎一事者所以與物交也行則成而存乎己者也路與國所以無外寧也行疚而疚則反而自苦其心者也此其措之也愈難而其行於豫也愈甚如其先檢也其敗也必也若其早據也其成也亦必也夫不先多求於古人之迹則不能知乎得失之所存卒然而用之有不知所以自置者矣何也甚爵之審非一時事也雖未至乎事之境而先論之則其為時寬矣而功亦得詳焉得已然之迹而卒之者所以斜慨於聖賢也此理也勢也不先習其性情之所之則不能齊其一旦之必合卒然而御之有身心相與梗者矣何也習慣之安亦非一時之事也雖未至乎動之地而先據之則其力漸矣而功亦得深焉得平時之力而精之者所以無憾於己志也此亦理也勢也蓋大人為行在比晝之間不覺偶成而後悔之前定之為道也物未接而神明先可以當晝夜之觀矣而消之於先則事後之悔所以寡乎大人為行在己亦不仰賞旁觀而當聽之前定之者且也誠未起而觀物假可以代旁觀之明矣而得之於先則事後之恥所以寡乎夫行之起也於心出之其成也於心夏之不疚者復之心而心無所也前定者出之心而心先可無所也故曰豫者百事之制也

理得意暢自然明快好作奇語險怪鉤深者何足以是文當大論當以此為正風也

以聖賢語自驗於身心而得之乃能如此俊拔明粹

獲乎上有道　二句　　陳際泰

信古君友之人所係道也人信友以獲上此係道也曾不信而能致是固嘗謂士之學亦矣名譽不尚友之罪也名譽罰矣信不之用信之罪也由此言之友之權不亦重乎故欲獲上非此無由焉蓋上之隔於下猶下之隔於上也君無懸知於士之理而士無自薦於君之權君有自信於其人之端而士有道信於其友之素故上未易獲也能見信於友則上獲矣不能見信於友則上終弗獲矣何也先王綜覈里選之事則彼於平日相與爲親之人則友者乃其民也幼有以相習長有以相知命諸於此而後耳目真故古者比閭族黨之勢重先王類後論秀之法咸關於其鄉所賞在朝之士則友者乃其臣也得衆則功隨失衆則譴及責能於此而後保任猶故古者公卿大夫之權卑由是士能勉於自愛則友雖仇也有其衆之而莫之敢廢何者信之耳是故匹夫有善可得而舉以有此其也由是士或甘於自暴則友雖暱也有其廢之而莫之敢舉何者不信之也是故匹夫有不善可得而棄以有此其也故上之獲士有道也不憑於不相知之人獨寄其權於友故不勞而得與上士之獲上有道也不務於不必急之事獨修其實於信故不施而結主知夫信之誠當豫也則從親始可緩乎

中一此周官周禮之意詳在其中
博今采古按信乎中庸至氣淵深

誠之者人之道也　章世純

知人道之所在而人可以自盡矣夫有天而無人則於分不全故誠之之功亦君子所以求自盡也且天與人相並而爲用在天者特以立其極而在人者則以致其功誠之者之所爲所以相輔而相成也是故誠者爲天道固矣使天固誠之我則置之是謂棄天人而棄其所受於天之分則背本也甚矣天所不足人所不爲是謂恃天人而徒恃天之所以與我則無志也甚矣故有誠者則有誠之者而有爲之法起焉有天道則有人道而自全之能生焉天有大同之德人各得以分其精斯亦足矣而又期於有以保之此其務爲務也故人也者天之繼也彼務於物之所以生而我務於物之所以成道之所以相終者有固然其大有參差之數我不得以全其分則亦已矣而又期乎有以合之此豈以爭天權也哉人也者天之參也彼容有任受之氣取質有後與之機道之所爲相輔者有同條共貫雖中處禮裁之有外貸也與之相離則有自用之才故能別質而用之亦復驅能而化之而未嘗悅而聽其所以處此人道之所以次乎天與內攻於人之中而智與之相絶則有道事之折故能從天而奉之亦能制天而用之且未嘗怕然自棄於無所用此人道之所以尊乎物且大人亦安所不至哉違道而

行則悖天逆情盡反天下之常且亦其力之所能給也順道而趨則全性存與分衡造化之功豈顧非其智之所能爲也大人亦安所不至也

思致鑱刻分探至道之氣質與相終相輔義遂蔚爲精粹承邁章法尤爲嚴密若理不足而以之詞則得子家之精亦無取焉

○此文亦較陳大士稍伸鋼然而判然於陳之氣類與章一律故正之

講學之 四句　　陳際泰

君子求知之力不[illegible]足也夫求行之方不爲其所失者猶不止
於知也故有[illegible]於知之道不[illegible]焉用[illegible]人所爲謂於行者
不於行[illegible]也人求耦於所行之理從行而索之則已料不求豫其
所爲行之之[illegible]時行而後求之則已晚君子於此有求知之道焉
君子於知有求悟之說焉凡以得其至善也[illegible]心之知知無
幾也[illegible]之知知無幾也雖特在一人之知與特在己之知
其[illegible]幾[illegible]有[illegible]矣可行之理其於古人之[illegible]者不
與無不知也將行事多事猶內理多古人以智相餉遺亦欲我

之甚有之而僅取其少他日所行與稱學者不必用當其用之而
人人皆[illegible]此君子之所深慮也[illegible]然博學矣其可知者我既知矣
其在學者我不知[illegible]人必有知之者[illegible]思疾己而自嫉與[illegible]己有
護[illegible]是故學欲其博也乃問其略也約略而約之人必約略而篇
之[illegible]人有[illegible]而不盡以爲我固已悉也率而行之則郁有[illegible]闇
俗而後之[illegible]有[illegible]也[illegible]所[illegible]而君子又貴加之
審[illegible]行之理得於朋友之[illegible]者不思亦何由實知之也
太勞其精而[illegible]費太索其理而[illegible]蔽同人以[illegible]亦欲我之
[illegible]之[illegible]過用其心與[illegible]所行[illegible]思者不必中求所以中者而

人不[illegible]也[illegible]也[illegible]人者又
後[illegible]其[illegible]合於
人之所知[illegible]其可[illegible]於[illegible]爲[illegible]勞物[illegible]實爲嫌
乎是故[illegible]乃[illegible]於[illegible]而後[illegible]至於九[illegible]遂
造[illegible]獨人[illegible]安[illegible]我[illegible]有不得者悅然從
知[illegible]
而君子又貴加之[illegible]也[illegible]
矣君子求[illegible]於知之心者[illegible]以[illegible]也今[illegible]人不[illegible]之
力而[illegible]之理[illegible]故其[illegible]而後[illegible]焉也

[illegible]必[illegible]人人[illegible]所有[illegible]漢學[illegible]不[illegible]
理[illegible]可

能盡人之性　二句　陳子龍

物性雖而難盡以人道之而已夫物之性不可測矣而聖人能盡之然使人性之未盡又何暇及此乎且夫天下之人雖殊其途一而已而物之爲類無算也要而論之受人之命給人之欲耳是以古之聖人以人爲主而萬類紛紜可以綱紀而理之矣夫至誠之盡性以及人也學有既乎形在蠢動者道之所哀矜也聖王在上雖匹夫孺子皆得各言其傷而萬物獨無以自鳴豈宜以異體而遺之生於微末者禮之所收錄也明盛之朝惟麟遊鳳舞始能先應其瑞而他物皆無以自見豈宜以賤質而棄之然而至誠不別

別其事更討其安也能盡人之性則物之性自盡矣各物貴於適用而當草昧之日則人猶未開不能辨物之良否而制之吉觀上古之聖人使民知所以自養之具既已樂得其欲矣於是樹蓺稷以爲食羈牛馬以致遠物始爲民用之變也假令萬民之血氣未和而與其強弱於宇宙之間矣何由盡其性哉物人貴於得時而當衰亂之際則人欲無等不能因物之宜合而取之吉觀後世之聖人使民知所以自節之旨既已不過乎理矣於是林木無當長之伐蛭魚無犯禁之取物如免非時之戕也假令百姓之制木皆不得分多寡於貧富之非矣何由盡其性哉門等貴而知聖人之旨也夫鐵鑊錯落產於華陽之山蠙珠暨魚生於淮泗之水而磐山沉淵以永之紀於遠物之性者然不曰大難之既夷乎萬物莫不以見用於人爲悅而世方升平人民和樂相與飾玩器此王者有文章之觀也而物不敢辭矣又嘗讀周禮而知聖人之大也夭蟲蜃鼠豕不得已而有其形梟鳥破鏡不自知而逢其類而設官迹跡以除之似於傷物之生者然不曰驅之以衛良乎萬物莫不以有害於人爲罪而禁生蕃育嘉祥叠見相與交夷醜俗此王者有刑罰之用也而物不敢怨矣是故物有欲而可制聖人設飲食以盡人之情而排之神明乃可以馴龍蛇之性物有

聲而可通聖人制律呂以和人之氣而極其微如乃可以通鳥獸之音事之至而塞至隔者也頓不先盡人之性豈能臻此乎

雖引而不窮於程中有浩氣行乎其間故與理皆爲拔取

原評

不獨其氣足以行之於聖人知用處當處卻無一處不貫串也此種在昔人本非上乘卻使空疎者知不可無學耳若不求理之足氣之充而但襲富有未有不入於浮濫塞者

至誠之道　二句　　馮世符

誠之明也以其道洪之而已夫至誠非有意為知而道固可以前知也所謂誠以明者也且天下開物成務之故皆人所知以起故凡聖人經綸其待未有不是天下之上者而吾以為非其明至乃其誠至焉耳惟至誠之道大道也古天則不與明為役夫嘗之遇物常扶天之遇物常覺情有妄而天無妄惟無妄而其道也精矣古天則並不與識為偶夫識之所及在事中天之所及在事先識有心而天無心也無心而其道獨大矣義以來五德代移則事之起於知也漸多而要之理以御數果其根極於理自所謂成功之退將來之進皆其理之自然而無俟於測者此至誠所可知之於數以前也唐虞以降三統迭變則知之歷於事也皆待而要之幾以遠形果其道極於幾則所謂前人之往後人之來皆先幾之相乘而不對於象者此至誠所可知之於形以前也夫上以前於不疑不信而知謂為後世想誠者未發之中心無所繫無所繫則虛靜故安危禍福皆聽其知之往下而猶在須臾也總之誠之上通於天今而已天下皆前於中天生地而人地復後試想誠者盡性之後心有所未有所未為常實實故微細成微其知之在三才猶在一念也總之誠之默契於化育而已矣故人患知少不誠則無所不備彼其驗知於不爽者皆順應而不勞者也天下之賢智豈能後及至道之可前知者不在外也人患知多至誠則操之至密使其有知於先形者皆微明而莫窺者也天下之掞運皆以社稷為道之可前知者大有為也此所謂大道也

肯知篇有識識確氣行光識得有理是作家只其不須一毫假借

不作原評

義理精深氣體完渾稿中第一篇文字

必有禎祥　錢禧

興幾之先見者惟至誠知其然也夫以禎祥下與此必待興而後見爲貞符也惟至誠心之於未有之先故能前知其興耳且人有必昌之運則有必昌之徵既事而安之者夫人之人也將事而示之者惟神之用也未事而信之者至誠之所以爲至誠也如國家將興作人興和翕然交於其未有禎祥之際而信其必有禎祥之理此固人之所能與乎天命者明見一人之不自棄而勉强力行者則亦之所以正告之者曰天下之大未有爲其事而無其應者亦視其力行何如耳天心仁愛見一人之能力行而初終不怠者

則亦之所以呼告之者曰凡諸福之物未有有其人而不得其報者亦視其有終其有始耳由是故天人交至大而昌其後則命爲之一新此見其上下交動旦夕之不敢少人覺乘其黨之不敢何所期於待禍福後自其事與而景命方來則志氣日新王者無心於待禎祥福之有而必出實有既興交修設而無與乎門眞爲之知天之眠視其家子孫賢才興盛爲名之徵以白蘇由惟求知禍福之觀難在取徵於天時而故其盛然而大業無降則禍神先見君子無心於天應而天若有必也是非獨其理也定有其事者也且或事未各有時有爲側身修行之君臣而特發其秀也非獨報也實有其致之者也山川炳瑞豈知福惟當吉人精氣之鍾物有不敢自愛其誠帝王之興皆由人事而不由天命人事即天命也感至而出皆非自閒乎耳許書所記皆須其後而未睹其先沛後而幾先也化家爲國化國爲天下皆在不闇不視中耳若符既興而知興既有禎祥而知禎祥此天下之人也非至誠如神之學也

此方是必有禎祥他作皆禎祥易見耳

於天人相感之理實能獨本原而言暢又氣質光昌

動乎四體　陳際泰

觀於所動自身於有不能自主矣夫四體之動也豈我動也乎哉故觀所以動而其得之者於此矣且自識微之士其於高卑談徐間逆占有事所不爽此非有而已也彼其於天人之際深矣蓋天下無故之舉止皆有關乎有故之微應而天下有形之徵皆總協乎無形之際運則四體之動也固自動耶而四體之動也固有動之者耶動而之吉動而之凶似乎造於人之使然然而天地間無事無理數彼其發然者胡然而爽逆胡然而從逆也此其間有無名者致之以出而從逆於運之謂然謂然者又有使然者矣

倏動而此倏動而彼似乎適於我之偶然然而身世中無刻無見神彼其發皆胡然而吉胡然而凶也此其間有大力者負之以趨而流轉於命之偶然偶然者又有常然者矣蓋宇宙渾淪之處行於穆之氣所接一切善敗之兆其精神或見於山川而身在處其中者消息盈虛則四體之升降皆有必然以繫乎造物之吹也在人者弗之聞皆天地之神所結一切妍醜之機其隱兆成而於意未知而身適當其後亦漸推漸移則四體之進退周旋必不能以免夫禍福之策驗當其動間之動者動者不知而為之際於天當其動間之動之者動之者亦不知而天地之行潤

於氣則觀四體之動固不可以占其吉凶也哉

古人[illegible]天下[illegible]致敬[illegible]吉有物作者[illegible]一心[illegible]天[illegible]有心[illegible]有[illegible]於人[illegible]何[illegible]人之心

道並行而不相悖　譚元春

觀於並行者而知有主乎行者也夫並行者相悖之端也而道之在天地者不然豈無所以主之乎且夫仲尼以語默進退為道而天地以四時日月為道使節序不足恃而明不可知彼蒼蒼者其惟其間之行道所錯行代明如斯矣錯者相因者有代者至更新者相錯則不見其明而不見其何以謂之並行且見其不相悖也者以其一往一來非若往而不來者也而久則易至於相忘忘則悖人之悖者即以其一往而一來無碍於往而又來者也而其妙在於能並並則行我見夫春夏秋冬者亦世人定之以為春夏定之以為秋冬而天地則實有所為因序者以紀夫世之所謂春夏秋冬而毫不見其也彼其真幻甚矣而今人得以履端於始歸餘於終此非而寒不奪暑暑之驕成功不使將來之權而行以若是之不與矣我見夫晝夜者亦世人以其明為晝以其晦為夜而天地則又有所謂兩曜者以與夫世之所謂晝夜而毫不見其也彼其高遠甚矣而今人得以寸長測之王衡窺之此其晦者不入明者之限明者不爭不及者之度而何以若見之無於是故冬不如春生之美月常藏日明之華而猶以為不者不得移之於彼亦不得竊之於此也行者來去而其間交行時日未入而月已生而不以為悖者各有未見之事各有將留之令也若是者皆以歸之大德小德而可以擬而見之大矣

觀物察化皆從心深潛治而自得不從乙於故紙者

齊桓晉文之事　一章　鄭鄤

大賢發齊王之不忍之心而進之以王政也夫易牛不忍之心也舉斯心行政則保民而王矣桓文云乎哉且王霸之辨也霸者以事王者以德夫德者推不忍之心是也霸者亦有是心而欲偕之是故與兵構怨求之因為而甚難王者亦猶是心而思能推之是故發政施仁為之以上而甚易知齊王之足王者是心也而不自知也問桓文之欲為之偕也孟子乃就易牛一事發其不忍而指之曰此王心也仁之妙於術者也百姓之言不足疑而運掌之治不可失也王試推之老與幼之逮及何難王試度之人與物之殊功何故舉高心而加諸彼推恩不易於折枝求大欲而快於心得害必深於緣木王無偕於本計而自失其莫禦之勢也王有是心而本在王反是本而天下之欲在以不忍殺牛之心行不忍困民之政將見士民商旅合而成足王之形學校農桑舉而措保民之烈明君之道三代之鴻紀於聖門而傳於後世者皆王以當上為之有餘矣若徒不務而事是求吾恐安於齊晉之霸而不免於鄒楚之續也何其乃不終悟而心且淪於忍也

於簡中處有其波瀾不如於跌宕處見其波瀾長題無波瀾而但言裁剪終是俗境也原評

運掉如意氣力寬綽有餘蓋妙手遊行自得門今其人而爲之亦更不能似此神化矣

然則廢釁鐘與　三句　　劉侗

有駭於觳觫者可以窺不忍之心焉夫一釁鐘也人以廢疑而王
公有難議廢者矣然不忍者將何術而處於此孟子若曰人君不
忍之心與不可之事兩者常相因也故有所不忍而舉一事而事
有不可輒廢有所不忍而廢一事而事又不可輒廢保民之主不
知毅然定乎如何能所稱不忍而思以全之於此亦全矣
退言夫鐘也乃塗牛之人固將以釁鐘也對曰王令者舍牛亦未
知夫釁鐘之說乎變作而釁之鐘也者樂之首事也鐘成而落之
釁也者鐘之首事也然則廢釁鐘與夫天下破格之殊恩爲膺人

所駭故有目不欲睹耳不欲聞一經解釋夫將不顧者聽朝廷
之舉數十百年而莫之敢議者亦有可以奉行爲經適合情全性
人行而動之也已實習與之隨文爲未嘗所知故有措不關其罪
不習與俗而易於宜遂相爲起典此所以行之有數千百年而莫能
議上者在流俗以決革爲變長質心貴改不行而發之也遂令當
下須得略說據舊法而難如悉之君從上展轉斟酌適本念而行
先王之禮士於斯時亦無可如何祇得然應曰何可廢也孟王中
持下不可免廢之議方爲制於人者孤行其不忍不舍之心亦得
留於初念覺觳觫一見耿耿難消而制作當年參契莫間當斯際

也而禮官止矣

於恩意中發意外中見大忍議於閑乃於從一氣不失故佳

莊暴見孟子曰　一章　黃淳耀

樂無古今惟以民者為能好也蓋先王樂民之樂故其樂至今傳也如齊王之所好與獨樂何異而乃自詫於韶樂在齊豈宜王之世猶有孟子之齊與王論政者雙交無一言及於古樂以為仁義不論而特日取先王之樂而效之於是無益也且莊暴以王之好樂語孟子有疑詞焉及孟子以莊子之語詰王有變辭焉彼特以古樂在前而比已為騎志之音為非宜爾然王果以昔日之樂為見以為今日之齊乎彼大國不出於大小其於好樂樂不出於今古樂於同民今也知獨樂之不若與人知少樂之不若與衆是天下之知樂者莫如王也知與人之為樂而故獨之知與衆之為樂而故少之是天下之不好樂者莫如王也王之心必曰吾得獨樂吾安得少樂而吾何少焉吾不有便嬖乎我咤夫先王之所以為獨先王之所以為少也今大王之中土下十萬之王之友朋但及不過數人人王獨與此數百人者故樂因獨之是娛而已十倍戶中耳不絕其樂之聲目不絕其淋離之形此雖倫倫復作俗舞再來民亦必救首蹙頞以為安得此亡國之音也況世俗之樂乎然則其樂之甚者可知已故民之樂固莫如發德音欲民之樂見莫如下膏澤欲民之喜色莫如播仁聲乎於德

音以行文人而後之聲變有所以及不作也王之樂亦洋洋乎來矣後世則之以為此東海之風而王者之作也甚不盛哉古至此則王必動容而思已吾以日天下之知樂者莫如王也今至此則王必叙徂有道矣吾故曰天下之不好樂者莫如王也

以同民為主以古樂今樂同歸多少好不好為經而以古文之法運之語若如此而有合於能勝者萬高手於今古選數節題文不過段其結構處處之貫串自名家然後於題中義理一一細心體會而如此節節奏悉能傳神題行後場置此亦不得以倒提逆挈目之由專於時文中講法律由從古文規矩中變化也此法陳黃二家尤擅勝場

文王之囿 一章　　黃淳耀

囿以同民而仁暴分矣夫古之爲囿也所以行仁今之爲囿也所以行暴然則古制無囿而今亦不宜有囿哉古者生民之道多端也雖游戲之時亦生之今者殺民之道多端也雖游戲之時亦殺生與殺皆有所不自知而受者知之惟其不及受者亦無異其身受之而已昔文王之囿其小大可以意揣也而宣王之囿以爲方七十里異哉宣王也於傳有之文王以方百里若宣王自是割十之七以爲囿也於傳有之文王之域千里果若之言是分國之半以爲城也此其有無殆不足辨矣既不足辨矣則王謂有之孟子亦以爲有之可也傳未必有之設以傳爲有之可也[illegible]以四十里之齊囿爲小於文囿則大不可矣文安得囿[illegible]周人之數[illegible]王安得囿直齊民之[illegible]耳竊耳今夫文王之囿以[illegible]地而其地以[illegible]皮屑[illegible]以[illegible]爲藩籬以[illegible]爲門戶禁之[illegible]多矣而[illegible]兔[illegible]多矣夫然後規[illegible]之城[illegible]分形之所當[illegible]也天下熙熙皆爲囿來天下攘攘皆爲囿[illegible]民食樂而[illegible]作也今王之爲囿也則不然絕陂池水[illegible]人[illegible]麋[illegible]之[illegible]狐兔之苑高高下下以[illegible]稍[illegible]遠人欲[illegible]於高明[illegible]有大戮嗚呼尚得[illegible]

且夫禁[illegible]不可以[illegible]亦不[illegible]天[illegible]鹿而又殺其麋鹿者以爲之囿[illegible]民以[illegible]死不[illegible]矣國中[illegible]民[illegible]不得死也彼民畏威[illegible]不敢[illegible]王之[illegible]大出其[illegible]可[illegible]曰[illegible]鐘鼓惟[illegible]文之[illegible]而[illegible]不爲囿也

綏[illegible]會自[illegible]

春省耕而補不足　二句　張溥

惟天子用省而勤民下矣夫民之需補助甚亟也春秋之省王者不已勤乎且古之百姓與人主不甚相遠也在上者數出而無憂在下者常德而不倦凡有所振民之急而應其所求 歲之中兩見之矣春秋之省是也夫耕斂之時先發於國中斂藏之令預勒於歲始及時而戒焉有司之所事亦也所及時而民有不備焉亦非王者之所當慮也顧省之而有補有助何也蓋當日之人主特已朴略而與民和厚其居也既不若後世之處於深宮而尊其文禁故草野之民皆得見天子而自言其情其行也又不若後世之盛

於兵衞而煩其徵求故民大之急皆可緣省而以速得其欲當夫春之有耕斂之耕者至矣猶有省焉惜民其能無傲與而時則惟不足之補也不以後民而先救其之所以成耕之事也當夫秋之有斂焉之斂者至矣猶有省焉恐民其能無嗟歎而時則惟不給之助也不以脅下而反思其所以成斂之事也然則四時之內下令於地之有司以眾寡歲之之數達王朝而籍貸焉不亦可乎而王者不自安也作成之際下之勞瘁甚矣惟在人君之毅然一出其貨物而使之不詘雖有公卿不以代焉而一時豪大之藏聚貧弱之出息俱無所隱而漸滋其患抑鰥恤之賜委事於鄉之耆老凡天息民力之隱以通而行施惠焉有常時矣而王者心猶歉也終歲之勤下之力用盡矣惟在人君之補助勞苦而斯其氣而使之不倦雖有大事未致志焉予後見籍田之親耕蜡祭之息物俱非虛文以數千其典是故足跡不出乎甲而見聞已廣賑貸不由私家而大政已正惟此道得也

中有實義故詞多奇澀而不可俗監

耕者九一　五句　羅萬藻

岐之治有五皆王政也夫天下唯是士民商旅之心耳攻之行也寧以寬濟文之治岐始是乎且王政者採時之宜也道高而思厚知弱而息其效於人固也亂可以治弱可以强人主竭力行何如耳昔文之治岐其爲王政者何也見經制之大焉見忠厚之意焉其於耕者則有九一之賦有夫當文之時其歸附日繁其富饒日長以謂周紹野之法治之自山林川澤城郭溝塗而外此邪甸之供数何与文行之以爲是不可廢之法也其於仕者則有世祿之典在夫岐下之治其擇士甚瘠其制入甚儉以均節財用之式之自祭祀賓客喪荒膳用而外此原子之給所費不貲而文崇之以爲此人可隆之典也關市則譏而不征焉蓋彼且交岐有來之行此都會之所也聖人設教關盛衰幾微之大可忘也夫以緊客之所不惟以荒無征也澤梁則無禁焉蓋猶與漆沮潛有多魚資其仆之饒仁人亦取以以資物所用之時有備也夫亦官何之以人不宜爲有禁也罪人不孥焉蓋怙有西土厥民時叙天命之所以庭受也先王明罰以刑法罪人之不可失也夫亦成威民之所法無所及妻子也夫窮年離之情而文以其時發于結民於事殷若及及矣然其犯其危而其全若夫卒也使其身有扎過之哉而使其民忘如岐之有文揚衣而之意而文用之不窮財取威於事則已落落矣然其留已厚而其規已遠卒也武王因之用者告定之然而周公成之遂爲治世之書王政之可得聞者如此

驅使不由經文樹義則與陸俘人自莫及此有天分　原評

極清淡極平正而非有拈聚言不能道其隻字

齊人伐燕勝之　二章　　　　陳際泰

欲止諸侯之謀始終無失勿取之意可矣夫齊非伐燕之國也齊而有燕諸侯亦皆得而有齊矣及此之論孟子善為謀燕者哉且夫伐燕之役功未有高於此者也用五旬之間從萬乘之國若振槁然兵與天府之國得之愚長城易水之固兼林胡樓煩之地南面而爭天下其於齊設使故勿取之說與取之說爭其數不勝也然孟子初不欲侵人之國而引文王武王之事以見民情之所歸蓋孟子已早知天下有伐燕之人而懷定安輯非其所能孟子已逆知燕民有中變之事而反間蹈瑕非其所定故徵諸人心以決之而其意已了然特齊王貪不留耳彼何果取燕果殺人父兄果係人子弟果毀人宗廟果遷人重器天下果借之以為名而動救燕之兵然而幸方在謀也夫天下雖忌齊雖畏齊之外又益一齊然齊誠行仁政天下之兵決不動蓋古有以地之大得民之心而取人國者文之後有武古有以地之小得民之心而取人國者武之前有湯使齊如湯不殺人父兄不係人子弟不毀人宗廟不遷人重器齊雖倍地之强諸侯之心得而忌諸侯之兵不得而動而齊不然是天下既已陰忌齊之盈而齊又復陽借天下以名天下之兵之動者為是之故耳雖然逆者天下之所不敢

陽出者也而獨出於名則止天下之兵者莫若彼其衆而奪其所恃而又不可後發以成天下之先夫後發則又借天下以其名而事將不可止此惟精於兵者知之是孟子爲齊之最善也

縱橫變化無非逆行從擬而雄健之氣進退自如專以巧法鈎勒題面者無從窺其蹤跡　逆不火一段若能少加點綴更無遺憾矣

君子創業垂統為可繼也　陳際泰

嘗論君子之創垂而其志亦略可觀矣夫為聽難有可王之理而要其君子之心也創者垂統千載猶將見此心耳且有所為而為善者其為善也必不堅彼視於必然之事而志分則有覬於中者矣彼操於不然之效而見明則有諉於後者矣乃君子為善之心固不如是也業不得不創統不得不垂思及其子孫固不敢為玩愒之為以貽后業自宜於創統自宜於垂始盡其在我亦未嘗有因變之志以階先自英雄之事而論君子而知其事有所止也夫人之有志未有相凡作者後日為之而漸有成而後有意討難量之事當其先但不欲以祖宗世傳之緒自我而與統括括攻馬之間別起一方以為後日而其志固已有限矣自聖賢之雅而論君子而知其事有所止也夫人之基助未有不素位者後世歸之而追以功以後有本揚義之言不其初但不欲以傾覆繼人之基于身而息繼嗣豈之時遂為無過以求貽謀而其情亦略可原矣若君子明略以從俗也於事之所歷其知之矣國家承赫舒耀靈之烈其繹其勢而皆不可乘欲以流離播遷之餘希冀非望有以知君子不為也故創垂之局人而小用之者不必有以俟其事且君子尺寸自守者也縱橫之所忌其類之矣家世有天命

自度之念日灌一日而忘其不終欲以憂勤惕勵之身驟用非常又有以知君子不為也故創垂之役變而常用之而終無以疵其心然則君子創業垂統抑何也亦惟求可繼而已矣繼與不繼君子不敢必而特盡我之所為繼與不繼君子終不敢知而要無害我之所為可繼者淺事也君子創垂之心且聽之矣況乎成功而王者哉由此言之君子之為善則無所為而為者也

二句乃轉找語創業垂統即是上文為善二字不煩實講也字語氣直走下文若上四字過於深望通篇便應不顯矣惟作者為善斯務焉耳

頜取虛神中具沈雄豪宕之氣由作家本領深厚可知文若濟灘稀味雖審合題氣終不耐觀

雖有智慧　一句　　陳際泰

勢之當乘將人其知之矣夫智慧則英分多矣宜無所不可而要不能不自詘於勢之無可乘勢之爲天下重如此故凡人恃巳之所長而擇其尤曰吾獨不得一智慧之士置之心腹曰吾獨不得一智慧之性受之天分耳何憂天下哉審爾必將謂何無一成之田一旅之衆猶足以與起中野也此何其不思之甚也天下有勢有勢者名而變無算者也或名分之居尊或威權之在御而又或輻員之尚廣與甲兵之尚强如此者我得之則可以制人而人得之則可以制我故智慧之士獨能觀天下勢之所居即智慧之士未嘗不度天下勢之所在有兩人於此一爲智慧之人一爲不智慧之人其勝負之數不待智者而決矣而非觀相反此非智有效事不愚者得之也所乘之者異也彼無尺寸之階故拮据而不足此有先業之據故安坐而有餘此即世有一人於此先此智慧之人後亦不過此能智能慧之人其進取之技不獨　日而然矣而成敗有時此非人爲之於前而智之於後也亦所乘之者異也少年慮事精詳有苦於無所憑藉縱事鉅毫而卒於有所藉也是故但恃智慧而於勢一無可乘苟與智慧者識於其後有以知其必不出也跧伏而已耳有此傑出之才夫豈自甘之不審然故俱自甘之審俱其所爲用伸之際而亦審之矣僅一智慧而遂自奮起乎抑亦仰恃智慧而忽勢一無所乘苟復有一智慧者觀於其旁有以乘其無能爲也運去何巳耳有此九妙之器夫豈擇主之不宜然致擇主之宜任其所爲而勢之所在而亦擇之矣止見其智慧可以運籌與英豪爭衡勢者[illegible]使智者不用不智者不用也智者用之而所乘之材易以成功此智者用之而所乘之材薄亦足以收效故知不如勢其事易見而人勢所係若此其重即昧人猶能言之而顧欲逆勢以自[illegible]者亦獨何哉

出入史蹟口吻淵穆莫不了了遂若自家無人與角○因子之書於古今事物之理無所不包故能以六經諸子及後世之史冊明者流觀博覽能以一心攝而取之每選一題即以發明印證而其文者不[illegible]見其淺而[illegible]於淵深也

不得於心　不可

金聲

學貴反求姑就昔人所論而衡其可不可也夫不得則一槩勿求勿求於氣猶曰氣也乃至勿求於心殆今大惟大勇能不動心而原其心之所由不動者亦研求之功也求之之道無所不至特源流之辨或不容置而實守之功則中距更隔如告子所爲不以言役心不以心逐氣亦可謂不動心乎夫求得舍失必應之機則當其不得總未有可傾然置弗求者也名理散見於文章則於說之類例與聖賢之奧義精深之旨將發靈明之時道義既淪貫乎心胸則沛然盛大之氣有流行不絕之機直遂之盡暢快人心之

事而所謂不得於心是從前粗疏之病正於此處受驗也試默觀其氣之行當夫有頹然不振者事心至此安能無求而求於氣則亦非君子曰勿求於氣恐其以精進之力漫置之無用之地而忘其本也告子曰勿求於氣亦以爲靜專之倖稍加以維護之功而傷其中也其勿求非而其所謂勿求於氣者而猶可辭焉乃若不得於言是異同證辰之端實從此處伏根也試自反其心之安當精求於疑滯者事心至此正宜有求而勿求於心則何爲乎若子曰求於心亟爲疑惑之情泉從心起必爲之窮究其義初非援援於外也告子曰勿求於心則將謂寂然之體甚以求援不知其

不得之際煌哉不學者果誰人之心也不得業已動心而復勿求於心其何以解矣蓋學則不可以無求即當其不得於心還應自竹之方寸而先其不得於言之際學問要歸於自得則方其不得於言早能自同其衆疑亦必無不得於心之患是則告子之不動心倘可參也

最是可字說得妙　與前

劃然嶠微措語極見分寸　不可旨見到定處尚有下邊許多議論在　字說發不得看其不輕不重恰合位分

何謂知言　一節　方以智

知言者知其害所以有功於聖人也夫害始於心及於政甚如此而人不知焉使人皆知其害而聖人之道著矣且聖人以言傳天下後世而亂天下後世者即以言聖人之言所以為教而彼亦自成其教聖人之言所以為治而彼亦曰可以治不知之而其害滋小故此孟子所以獨任知言也其答公孫丑曰言之亂也非一矣而害之起也甚隱矣道德之意自彼稱之而其指更深故令聽者皆可悅焉名義之重自彼舉之而其法更詳故令從者易為效焉有所為故辭者偏出而特之有故吾知其心之蔽而有不見也有所為而遁者放之而若不可窮吾知其心之陷而不可救也至於離畔乎道者則為邪辭不知其非而妄逞乃其體可知也至於自失所守者則為遁辭巧以相避而更端跨其窮可知也則甚矣夫自蔽其心以壞人心也而人猶不知其害之生也甚矣其大壞人心以壞及政事也而人猶不知其害之發也一時皆為所論而將來者傳為異書一人倡而百家遂起其心亡其發不覺也學士多辭焉以為美談或宋亦皆為之以為有人繼失而凡事皆思其害甚其言愈熾也其或聞知其有害而附和之且循之聖人為不足道為吾恐天下後世有故以邪說乃得者矣我且明知其非聖而好辯之又借其聖人本意之所得者恐天下後世有籍以其為為能者矣斯得不安作聖人復起而與吾之事宜言學可易乎能好能辯今日必言以其心而夫是人於後代必自重吾言者

按此開末春漢以後世家標學之害大矣意不貲一詞亦有關世教之文

學不厭智也　陳際泰

歸學於智而不厭之迹著矣夫學而不厭而智深矣不知智已在不厭之先然則不厭之從來者遠也且天下之事有相待而長者學與智也得學而長者智緣耳目而有者也學待之而長者智緣心體而有者也善之耳目者智以學為量而善之心體者學又以智為量故學之厭與不厭而人智之多寡與天智之多寡必可知也夫智者聖人之始事也然智者聖人之盛才也夫子辭聖豈不欲辭智不知夫子未嘗以智自命乃不能不以學不厭自居夫不厭而學所涉之事多矣此皆世人所煩苦之事而彼不厭者必未

嘗以為煩苦也今有學人於此初亦勤厲久而衰止者非無志也才識已窮人一日而得覽者彼百日而猶既然故愚者易厭智者不厭智者施功易故間於力而安之彼所學之多猶世所學之少矣知不深而學所厚之迹又長矣此亦世人所淡泊之端而彼不厭者必未嘗以為淡泊也今有學人於此初亦浮慕久而棄去者非為善不卒也天趣不深人求之而輒盡者彼求之而意索然故不厭於世事為愚不厭於道德為智智者見事極精故擇其厭而擇之彼篤嗜於學而不知其日之長猶世人篤嗜於物而不知其日之長矣是以學不厭之一端一彼一此之名也夫子有此矣人或亦有此矣此夫子所為託之以自混也而終不能自更於其素夫子之素為智矣託於所下適見其上故夫子之學不厭異乎人之學不厭也學不厭之為智亦一彼一此之名也人之不厭有以智終者矣夫子之不厭亦必以智終者矣此夫子所為退然以求智自命也而不知別可相尊於其原夫子之原已智矣以未相益而以本相先夫子以智學非如人之以學智也故有不厭而夫子之學得矣抑有不厭而夫子之智亦得矣

可謂苦思窮索精華是得微覺幾滅應是方在脫換時也凡為文最苦此關難過　原評

原評所指乃學者尤宜用心處蓋不至隨其務去之候亦不得有此艱澀也求免於此而務為淺易膚率則終身無以自拔於俗得矣

得百里之地而君之　皆不爲也　　黄淳耀

古聖有王天下之德惟不以天下動其心也蓋不有天下者其所也能有天下者其道也而不忍以取天下者其心也大賢之知聖如此今夫聖人出而天下之豪傑皆廢智無所用其謀勇無所施其力而聖人儼然立於萬物之上此其中亦必有所守者矣乃道足於己而不遇或遇矣而不王此者豈以不王之人爲不知王而又以不遇之人爲不如不王也則何貴於道哉今夫尚未之大勢不歸於武必歸於夷齊之遺蘊不取於湯必致於尹及周之衰王有繁刻下無湯武則窮于者竊歸孔子矣然而夷尹不王

孔子不遇也何也爲有百里之地者其侯有也或有百里之而雖夷尹有也而謂八侯雖有百里之民者十數孔子無有也設也得百里之地而君之下有里甚小君日里甚矣舉人雖甚小之國猶甚行之而人臣而無傑心精則事業弘手不動聲色不煩動刺諸侯如子孫運天下如臂指事有固然無足怪者雖然古者得天下以道而其次則有以德者矣又其次則有以功者矣及其變也有出於詐與力者矣夫論其得天下之事則萬有不同而不論其得天下之本則雖詐力之雄亦將與聖人皆利天下故夫湯諸侯有天下猶木足以觀聖人也蓋聖人之得天下必本仁也必輔義也

而聖人之爲仁義尤之至也達之力也天下有日行不義日殺不辜而有以爲取天下之速又有少行不義少殺不辜而即以爲謀天下之逆聖人曰一事謬而可以傷天地之心夫豈而可以盡民物之氣吾在野則以出處爭之吾在朝則以去就爭之吾有謂則以興之存亡爭之而已嗚呼此其氣何如此其心何如者耶吾觀孔子攝政三月魯國歸其俟列且知得百里之地而君之能以朝諸侯有天下若斯者之易易也而朝夫是之重輕乎天下思烈尚矣又知其皆能以朝諸侯有天下也則知孔子後淅去國微罪無所復留則知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有所不爲者桐宮之

不利於紂王牧野之明必於共主神明定矣又知其皆有所不爲也

讀道直洗明哭老閣時文乃代聖賢之言非研窮究史則議論無根據非有忠孝仁義之至性徒依傍先之言而不足以感發人心學者識金黃一家之文可以易然而內省矣

聖人之於民亦類也　　黄世純

人之中有聖人出以其類貴矣夫物類中莫不有其至者人於何不然然聖人一以為此造物之生不為一聚為所生之類有門皆姿等質不可多也則造物固亦滿而無憾者耶故參差之產於場之以示兩奇也然皆在其類中可以為不獨民也物亦有之且說騶虞之於物類中是也今亦以為不獨物也人亦有之則聖人之於民類中是也故自其存諸身者言之足擬天下之至貴而天下之視聖人與天下以可謂之無於於是乎知其驗之所在其以其本異也民以其本同也夫非與民共是耳目者也自其加諸

世者言之道足以為物先德足以克人極然不與天下以可畏之兆於見乎其類之故也以其全異也因以其全同也夫[illegible]

則與彼無以異矣夫使天下不能以論其同也其不同不反[illegible]也始有為之說者矣曰彼之異我則我之異彼彼異此異可[illegible]為類

[illegible]

哉故凡民之有功於聖也為其[illegible]地形之聖人有功於凡民也為其以類借之

凡文之[illegible]一字不[illegible]令人[illegible]

今此文當玩其有轉[illegible]

柳下惠不恭

金聲

以不恭成聖者不必爲聖人諱也夫惠豈眞有玩世之心哉孟子逆想其意象而直斷之以不恭也此其際微矣若曰鄙寛薄敦聞柳下惠之風而興起者也聞其風則見爲寛敦此寛敦中反有令人大難堪者而其不知也以故天下亦莫之知也夫令夷惠並生斯世舍夷而從惠者多矣外有識者受夷之望望去不顧受惠之由由然也不屑之身或有反近人之惡惜而策徹之氣哉不肯棄聖賢之畏夠惠之於世給不恭者也人與人睥睨並而後不問就世風如是矣吾何必推溺之濱吾將一體萬物焉今有父母而輕忍去其子者乎惠之不忍輕去猶是也依依之情無與無知之髮孩其出入而無心相見其母太輕與人與人皆知構而後能相免此身無侶矣吾不能效揉微者之獨有兩人乎聊寄於異類焉今有人與異類處而不相忘者乎惠之能忘猶是也蕩蕩之懷如其無侍之鹿豕入其羣而不亂目中若有人與使惠直語人曰爾爲爾我爲我爾焉能浼我我聞者當作何狀象也彼從旁論當日之人曰援而止是亦不肯去已其人當以悲而裝已爲甚已也惠其犧夷之隘而失之者耶有收羅一世之心而未化範盡一世之氣惠其矯夷之隘而遂過以近隘者耶然一人不同其範圍

正無一人足入其[illegible]中惠并此合人[illegible]以[illegible]之人[illegible]之[illegible]也[illegible]惠然惠并此不恭[illegible]以觀人[illegible]之[illegible]流合[illegible]者亦[illegible]也[illegible][illegible]則反[illegible]如何[illegible]人[illegible]身分若人之所[illegible]不容[illegible]不由[illegible]自[illegible]使有身分[illegible]之[illegible]人之[illegible]恶妍媸之[illegible]足使人[illegible]不[illegible]

前日於齊　一章　　陳際泰

餽大賢者計有處大賢者而後可也夫大賢誠不疑於所受亦不可數於齊未有所以處孟子者奈何等於宋薛而受之曰有處而受所餽非正法也不處而受所餽則人將僞辭以進門闕先生如此者而某如此也如是而人得以行其欺於之意其以貨取者猶啟其門也[illegible]以名以受而所處亦以貨之術矣是後此之有以以啟之[illegible]以是斷齊宋薛　國之受不受何其有處者行人之[illegible]於如是於心雖[illegible]了不窮之以應物之變而立一法焉得其能如是則亦以爲於人可安者而已矣有處者仰

[illegible]之法[illegible]於如是也[illegible]太奇[illegible]不窮之[illegible]之度者持程焉有其不處是則亦以爲於[illegible]已矣曰不獨此也有處無處[illegible]決之人而決之已也[illegible]其[illegible]之與金異之無[illegible]其[illegible]之與[illegible]十[illegible]敢心者[illegible]有[illegible]之[illegible]將受之[illegible]行齊薛爲[illegible]將有道[illegible]孟子所受[illegible]心不交也[illegible]此觀之有處無處在己不在人[illegible]在己[illegible]人之[illegible]於己[illegible]則[illegible]受[illegible]人[illegible]如是[illegible]不必[illegible]於人之心[illegible]

之有與無有也然則有處誠可受而受之是也然則無處誠可辭也辭之亦是也夫有處而可說齊非不能　藉其辭也大抵有處爲辭不可說齊所以不能自讓其辭也雖然貨取之途多矣然諸已已之可借以入者亦多矣以他辭餽之以其有他辭受之貨如故也取如故也[illegible]君子不明人以[illegible]如是在彼以爲[illegible]以爲[illegible]取而已矣

其[illegible]之蘇[illegible]所不到處[illegible]

了有道行[illegible]有取心[illegible]有處無[illegible]是[illegible]已[illegible]雖[illegible]使[illegible]如[illegible]是處[illegible]一[illegible]及[illegible]神[illegible]是[illegible]

孟子之平陸　一章　　黃淳耀

齊之君臣皆失職而大賢尤罪其特焉夫距心何罪皆齊王之罪也王亦知距心之以爲罪者何也豈不望乎且國家所與其州循其民者莫切於有司有司之功罪不明則人主無因爲命賴通國之有司皆良而罪在一二人則其罪重矣通國之有司皆不肖而偶獲罪一二人則其罪輕矣蓋罪可明而所以得罪之故不可明也今齊之先有賞大夫黜大夫而國大治者彼其君實能以富民爲心故其臣亦願以效民爲罪而官之世變矣廉潔者人之性也不均而皆化爲貪彼知廉之見惡於時也勤敏者吏之職也

不均而皆化爲惰彼知勤之無益於國也此猶以矢律之將御失伍之卒不更相譏誚即幸矣而欲舍其上而詰其下則至死不服故雖孟子不能責距心也雖然以距心爲竟無罪乎此又不可彼其耳目口體之養取之於民也如取之於其家而其視吾民之顛踣瘠也如視秦越之人肥瘠自成愁居易處何屋而爲哉今無決去就以爭之者未幾而報政者猶服卑卑即是人也未幾而考績者書循良即是人也嗟乎可牧之謂何而民曾不得比於牛羊者至此距心之罪服矣距心之罪服而其晏然於距心之上者亦可以距心之罪罪之矣今夫百姓愚眾露非財不可以立屋廬而王必不使爲都者有餘財百姓若使餓非粟不可以瞻朝夕而王必不使爲都者有餘粟以一都言之所見如此所聞如此其餘可知也以一距心言之爲目而已耳距心而已其餘又可知也王之國是其目非矣乎乃王於此亦若處不得爲之地操無如何之心者曰此寡人之罪而已嗚呼王自不知有罪孟子豈不知與王訓終日罪已齊之民皆有救與王有罪距心又有罪而王與距心之政皆如故也豈轉死之民亦有罪與無罪乎生民之數日耗於一日危亡之憂歲深於一歲也

實情實事皆作者所目擊宜其言之痛切也○自趙夢白借題以舉鄙夫之情狀做稿諸家效之一時門戶及吏治民情皆可詳驗足使觀者矜奮其得結文之局陣而使題之節目曲折我不復循先正老法則日常爲已然不可復以相當議也

有官守者　四句　　陳際泰

道有不得不去者必其無辭於世者也夫道非可一槩也不得於御而遂去之亡是有守責者之事耳國家之延設與士者之絕治各有深意一事而人人所守之其勢必至於無守一言而人人貴之其勢必至於不可責故擇人而授之非獨居才也乃人職我之不能自去耳夫去蓋亦有道矣先王設庶官而使之守仰併不得其職不得復為口舌之事所以守之故有官守者得於其職而天下治師有官守者不得於其職而遂去之而天下亦治何者官署先自治也夫予我以職而附事之使不得歸其治辨之分此其有辭者也乃志欲有達而權署自居則其不守者又不獨在官矣是而不去焉可不去乎先王設言官而責之言仰併不得其言不得復為簿書之事而責之故有言責者得於其言而朝廷清明有言責者不得於其言而必去之而朝廷亦清何者言路固未嘗不自清也蓋責我以言而禁上之使不得偏其辭峰之歲亡其亦有辭者也乃一鳴久發而清華自食則其可責者又不獨在不言矣此而不去又焉得而不去乎朝廷有祿合之職而終亦局於臣子之側有官守與言責而後責之夫責之以去位分全而主必亦徵其在義至深固非泛而以銜者耳古人有廉恥之礪而終必發於道義之安有官守與言責可使得之夫自宜以大上可明君父以士之不屑而下可以謝友生以學之無[illegible]其同[illegible]自[illegible]并安[illegible]而有消也[illegible]官守[illegible]責[illegible]之自何以[illegible]為人臣者之分也哉

有字則字技剝清透本位無叢萇不接業[illegible]自然[illegible]要矣[illegible]

[illegible]水

大田二節　羅炌

殷有官[illegible]有[illegible]而通[illegible]大助之法通於周將[illegible]與井[illegible]

[illegible]行[illegible]一代以設學可也今夫國有與立一代爲國之法是矣

而道其殺[illegible]夫[illegible]因於[illegible]猶是與人後者之思則以[illegible]其

存[illegible]事[illegible]之說不可用於後世也蓋今者[illegible]就

其學校其[illegible]而[illegible]按[illegible]學之[illegible]以[illegible]於[illegible]何不以爲是

而[illegible]者[illegible]不[illegible]之[illegible]也凡[illegible]所宜行

[illegible]所當行者[illegible]今[illegible]也凡[illegible]所未嘗行就

周之先所遂行者而[illegible]所[illegible]也其是助與世祿

[illegible]爲二者而觀今祖[illegible]之家[illegible]與稷[illegible]之成[illegible]之農

不[illegible]之時君子讀詩至大田之三章蓋不勝傷今而

[illegible]是周詩也[illegible]行助[illegible]之不得謂

役[illegible]以修先公之[illegible]而不[illegible]代之法也而當[illegible]適敵

而食力[illegible]小人之依[illegible]以[illegible]惠大君之[illegible]已與私利

之習[illegible]之[illegible]一代以來亦未有學宮不備

[illegible]不[illegible]而可以[illegible]者也由周而觀[illegible]文王之學也鎬

京辟雍[illegible]之[illegible]其[illegible]遍於[illegible]見於校[illegible]於是

殷周凡以教[illegible]小民即[illegible]力田[illegible]公

之[illegible]大[illegible]見之殺[illegible]出於農則

修[illegible]以助爲先王

而[illegible]于[illegible]

大夫之[illegible]人[illegible]用也[illegible]於是[illegible]矣詩曰[illegible]

介[illegible]必[illegible]於農也固不獨

大田[illegible]之行助也

結[illegible]有[illegible]而[illegible]之大[illegible]合策

而[illegible]不[illegible]不可[illegible]之[illegible]化

乎存此以著文章之等差

詩云雨我公田　一節　陳子龍

周田之用助踰於詩而可見也夫徹者通於助之中耳然既有公田雖謂之助可也大田之詩不足觀乎孟子謂夫一代規模多取法於近世先王遺制常散見於詩書是以有為之君志復先烈者為嘗網羅舊聞訪問故老苟有幾微之合者未嘗不留心焉而况乎其有明徵者乎今夫井田世儒相為表裏然世皆不廢而井田發者世儒者以下之所利而井田者百姓之所利百姓之所利者利其徵之役也百實利其助之役也以助為徵之所利者利其有私田也而亦利其有公田也然而法度既良也謀利之人必有厭

其徒有徵之名而實無助之實故欲去徹者必先去其助去其助而民不得引徹以自便則我可以盡取之矣又必厭其既有公田之名則不得大斂私田之入故欲征私田者必先去公田去其公田而皆經民所自私則我可以擅賦之矣然而版籍可亡大田之詩不可去也公田可廢公田之名至今傳也我想其時天子知稼穡之艱難而孝公卿士嘗親至於畝畝小民知事上之恭敬而婦子耆老咸致頌乎曾孫於是風雨順時公私交暢上無專利下無競私所云雨我公田遂及我私者是也夫公田之事今不可得而見矣然從其始而論之可謂非助法之所有乎周家既不能守其徹又何能守其助矣然田是詩而觀之何不謂周家之猶助乎蓋徹與助名異而實同但助者通公私於耕耘之日而徹者通公私於收穫之時故助不能兼徹而徹則已兼助也徹與助不異而大司徒所則合八家之私奉中央之公而其義尊周則以中央之公從八家之私而其事親是甸已開徹之漸而田若猶助之意也助之分也公者自公私者自私而以定其與助之合也私者為私公者為公所以通其情周之善也非明代與之多創制之事矣而於此無所大更者蓋非知其法之可以久而無弊乎

辯析公私原委助徹同條共貫處如指諸掌行文按節紓餘委帖穩中極周密之文

人倫明於上　二句　其一　陳際泰

人君欲得小民之親事不起於下也人民之不親非民之咎由於人倫之未明也人主誠有以明之則何發於小民乎且夫人主蟠結之勢不在大人君子而在小民然人主開悟之幾亦不在大人君子而在小民蓋衆之所在王者畏焉衆之所居王者憫焉與憫合可以觀人主之所盡矣夫小民不親其患豈止於小民哉然彼之不親勢不得咎諸小民之不靖即欲反是而使不親者轉而爲親勢又不得責諸小民之自興今既設爲庠序學校如是矣如是而人倫不既明乎如是而小民不既親乎夫小民之不親有故混沌橫亂溺於併倨之習而不明人之有倫也過昵而狎起過狎而詬誶之事亦生此過親以致不親之所由也先王知之故教之以辨尊卑長幼之分秩然有恩以相愛有文以相接夫亦可以雍雍而成俗矣拜跪坐立之間不至如向日之昵而自可不至於犯然小民之不親又有故拘牽文俗守於行習之常而不明人倫之所自來也蹈常而事習故常而僞首之見亦參此徒以爲親不知所緣以親之所由也先王知之故爲擣其故竹肉天屬之因炳然既知萬物之所成又知萬物之所生夫亦可以油油而自思矣合食綴姓之際不至視如向日之常而何緣復因之爲僞先王知乎勢之如此也然而不得以其風厲之權使下得而自操於是學校之設歸之上而責之使與使小民因殷於告成之後養老飲酒以流示之故其民不至於甚無知而彝襄之心各有所守也此先王親民之大方也先王知乎教之如此其至也然而不能必其習宗之事使下斷然不畔於是躬行之理復歸於上而責其爲倡使小民見天子至貴之身世子問安自能勉焉故其民不以爲徒有其理而實行之事彼固不欺也此又親民之大方也然則小民之不親未足大慮也即致小民之親非有他術也人主亦復所爲明人倫者而已

先王教化本原實能探其本而得其精義之所存故信口直達無紛苑紛營搜索之意例槧到此可謂閎其中而肆其外矣

人倫明於上　二句　朱子　　　陳際泰

民不難於親當得其親之者爲天下民不親人上若置之而自爲
其明人倫之事非責民之也且人主之治天下以善風俗爲務使
俗流失而世敗壞其咎於於親而其流遂上及於君父故小民之
不親君子誠皆上咎也且小民之不親則不得上委其權於天下
委其事於民也夫民原有親親之性所受於天也豈容頓失而不
可以感然民即有親親之性或蔽於物也豈能自與而無待於上
人主知之故有化成之道焉爲之春誦夏絃以俊游之爲之升學
齒師以洗小之而人倫之式昭於上之教哲則所爲狃於民之耳
目者莊習而開於民之心志者其詳則人主知之故有心得之理
焉爲之世子之法家人之彝以端其本爲之父事天明何事地察
以達其教而人倫之實移於上之躬親則所爲入於民之意念者
其深而對於民之服從者指行大上之明民也如是則民固有則
[illegible]
而保之者失人各親其親是使猶也有親而不能事兄謂悖德者
親而爲他人兄謂悖禮而孝友任恤之情生凡上之明民也如是
則民又有讓而戕賊者失人且相與爲親是使有也且爲之明讓
而受忍民不犯而几席之間讓而受下民不犯尊而尊居和豈之
理者何也小民何以不能使親者親而今也小民何以能使疏者

親也何也不親而今也親則何也不明而今也明耳夫小民親而
後禮樂教化之事與小民親有後君父嬉結之勢固故小人之親
人上尸親而求爲有司者在上親者遂在下所謂不離乎己而在
彼者也

即前篇後二股之義而串之閒大豪溌之氣一變而峻潔嚴
詳推其根本深乎故發之所向無不如志

周雖舊邦　四句　陳際泰

舊不足以累人其事已存於前矣夫爲王者倘因不如自王也不敢以新命自附於舊而其爲舊邦乎有不如文王彼之矣且動物者當誅以效之別創而詩事者當揭以理之所有效不用而衰之所敗情理可進而止之尚傷實則如向庠制矣學校設矣此王事之成也所以是爲王者師夫不能自王乃能使人師其王乎此亦敗之甚小而理之未盡者也吾嘗更思其事繫之所始而知其不止是矣雖然事無徵而不信舜常疑致之國本必勃而興也雖其已往者以證之則古可疑而說將無以自據迹既遠而難憑古初荒忽之時不可放而原也無其未久者以核之則事僅可疑而氣將無以自振不觀詩乎不觀詩之咏文王乎詩曰周雖舊邦其命維新代舊者不可上文王說不王矣使舊邦之王僅見於上世而不復詩於近代文王亦復不王矣而可不然也吾因而知人事之足恃也吾因而知往事之不足畏也天下盛替之迹亦由前人亦由後人使之焉籍乎先資而後足以集事則後起無權矣吾蓋讀詩而慨然有感也以爲不爲唯所限者文王也天下迎復之機天能制人人亦能制天使一一俛聽其自來而無所以黜挽則人將不著矣吾蓋讀詩而愁然有會也以爲不爲天所限者又文王也而

不獨此也人臣或能有爲將變更之某某喪其精爽不得以故分臨之何者唯尔爲人臣者其子孫非復人臣也天之所與人不得而抗矣吾蓋讀詩而歎然動也以爲不爲聖哲之恩自限者又文王也而不獨此也人主誠能有爲將撥天之大勛可以指期不得以目前格之何者外之所仍者可見中之所受者不可見也天之所陰爲不得而顯矣吾蓋讀詩而慨然竦也以爲不爲岐陽之小自限者又文王也然則文王能王之效於詩可觀也然則行王政而可王之效於文王可觀也夫或不足王者惑於弱小不自振之說也不知殷周之運皆因衰致而名人爲唱起之品雖愈微可也謂極弱難支彼怙冒西土者何以當遏劉之餘而獨振乎抑疑不足王者惑於一姓不再興之說也不如中興之號多因故迹而生身有轄盤之材雖木葉可也謂大國不再彼三分有二者何以承部師之發而克興乎然後知小邦不足自限蓋緊乎周之舊邦小功不足自多當問乎周之新命文王同驟之尤也行仁政而王其事已有前矣文王不以舊邦而辭王公獨疑以舊邦而貶王乎爲王者師其說臣論更之

全從文王之神也領取神氣一唱三歎處處逼動孟子力行之一辭一注皆有關鍵之妙　原評

凡引詩引書須發揮本句須處處不脫引證神理故存此爲式
文大贊委非搞中僅待之作

卿以下　一節　　　金　聲

國家之待其士野人有餘澤焉夫圭田與餘夫之田皆於常制之外厚之者也然而不可少也且夫經界者先王之仁政其分田制祿必使其君子吏不敢慢者正所以仰當力效忠之臣與日用飲食之民得沐國家無已之恩耳夫國家既恭以禮而加寵其身有養廉之具於其後又有世食之典使子孫稱先人之功德得久叨朝廷之恩而復以食先人者祀先人亦無以彰聖明報上之盛典也蓋自卿以下則皆有圭田焉國家誠勤於民事則於其身耕鑿嬉游不乏於其家又得事畜無匱矣少者任壯者之力養得優游於升平之年而長以成人分有限之粟亦非以爲窮民見然有餘之地也有餘夫則更有餘夫之田焉有定之制本以百畝爲程而法外之恩不可遂以亂夫中之界使奇零參差而不能計也故由百畝而中分之則有五十畝由五十畝而中分之則有二十五畝皆有授焉不容增減自有以之經限可復者當何不容得國之得亦有上下之分則皆予之與不可遂其小人爲制使勞心勞力之倫於無等也故卿大夫有祭之具則反制以五十畝百姓俾嫁之資則反當以二十五畝賤者之生不敢貴者之死而仁政中之殺制可以等別而無踰先王井地之法大抵如是推行之

之其緣起明其分義詳其法制極其權衡與制題之一片

鄉田同井　　陳際泰

井田之設先王所以尊民於分也夫井田既定則民不得以時其族以私其利而委其害先王之所以教於族之也故族王道之至於民也其粗不於力田而其精及於孝弟敦睦之際今之所謂德行忠信姻睦可守之人者古之所謂農夫也農夫者田野樸魯之人也其所近於敦厚其氣與於勁勇是故易與為善而不可與為亂先王因民之有用而教有所以寄之夫民之自善也原於相愛而民之相愛也原於相近利近則仁生昔欲委其害而心有所不忍相近則義生焉欲私其利則意有所不敢井田者先王所以令民之相近也生長於斯聚族於斯長幼雜作以共其勞視成聚處以欲其心此民之所私而亦先王之所私也何也民情非素習熟之人則已相待而不親凡人苟無顧忌之志必不含樂而從若先王謂為井田之利而教無以移之居則為鄰出則為伍井之夫也因廬舍內而由在外井之民也安存同福危亡同憂井之義也是故安居樂業疾病相扶也畢事長穀是實也奉生送死道民猶也養老慈幼成禮俗也夫然而孝弟可得而觀矣夫然而和順可行而布也然則在家無爭奪之事而在國無奸偽之風乎居則樂與為善而有急則皆可恃之人是蓋井田之善也然又敢為講

佚罪大夫世其土亦其人亦即同井之意也夫

其峭快出老泉其遒厚出子固 原評

詞語義意亦本管子及小蘇文然非湛深經術不能語撰其要非文律深老不能施之曲得其宜以古文為時文惟此種足以當之

當堯之時 二節　　金聲

帝王不暇耕詳其時事而可知也夫堯共諸人以治天下大都皆有八年之造於平水之前有無已之心於得食之後者也亦將責以並耕與今夫有治人之功則有食於人之報道義固然在聖人且並未念此也經營宇宙身心並瘁未暇之業豈特分非宜勢亦無暇耳君子觀於堯之時而舜禹稷契諸人共承堯命以成此大烈不覺穆然神游其際何必遠追神農也夫唐虞之際洪水即氾濫堯為天子豈少此數十畝之地未遭浸沒與二三知己稼穡耘耨其間乎厲民猶令下巢上窟不自聊生之民上供天子宰相之一飽也而堯何弗之念堯實憂之也堯憂而分之舜舜分之益禹益開其先而禹繼其後八年於外三過不入而聖人雖有可耕之田不敢不廢但泰然坐視荒年之穀也嗟乎若以許行處此恐其蒔苗業而飯諸民則五穀人類之天下雖為草木禽獸之天下何暇為之焚林驅獸行毀為之九河濟漯汝漢淮泗各分江海之歸也而為世之人且角鑑於神農氏之手豈非大厲也哉或以洪水之時五穀既不登堯為聖人亦重念天下之苦至無田可耕何得遂舍沃壤優游自食其中乎幸哉稷也平天成利用厚生之日方與天下共此春耕秋斂之勞也而堯何弗之身親稼穡且甚深憂

也既命稷教民稼復命契爲司徒五穀之後復有五倫父子君臣兄弟夫婦朋友關係聖人蓋有卹稼之術未嘗與從事田畝日長久至食鳴方也嘆乎若以許行處此聲殆而不知其他則飽食煖衣之人雖爲逸居無教之人何以爲之立教使其序別何暇爲之勞來匡直輔翼自得而且振德也而使稱世之人皆爲飲於神農氏之教豈可謂聞道之賢君也哉

或曰長槍大劍其實細針密縷原評

先獨發之宜人發之難欲耕得乎何必耕乎本是題中天然對局文照此作對運化無迹筆力學爲可以寫天羅淵

樹藝五穀　二句

陳子龍

任土以植嘉穀而天下有養矣夫五穀備而土宜盡矣人民由是有賴非王者之急急者乎君門民莫眾於農可八政莫急於食蓋帝王所以聚人守位養成群生之本也況大難始與民有太平之樂而無永利之圖不爲之計長久則雖太平無帝有其民不可一日以耳其上若后稷之教民稼穡是已猶記之曰民以力爲故陵居則射獵鹿澗居則漁魚鱉此與禽獸相角耳食粒物以淡其欲人之常道也成平之初上有大泰故海物適於是而嘗地承於遂豆此惟方土所貢耳治厥壞而發其利民之五穀也於是棄也事

由帝命民人所以奕年官以稷名本性勤於樹藝爰分五穀之宜以盡土農之用蓋時氣和正而水旱不能必之於天故多其品類或種收於春夏或發成於秋冬時雖遇災傷而俱致倉廩之患不泉涌衍而上下不能反之於地故察其陰陽燥溼技向燥之所期揚在卑濕之禾則萬方各有宜便而無試敘何事之處當是時也神明所別萬物各遂其生心民所以自穀以成其歲粒我烝民何生不有禍非萬世之永賴哉十大民之所以不告者疾病夭札之患在其內而爭鬥爭奪之患在其外也棄不之始禁爭同於草木聖人辨其味之良以爲可以寄食也而專治之食物既

定則民無疵癘之災後乃益之以雞豚和之以酒醴而養生之物
終以此為本貞供之初粒烝齊於珠璧聖人識其用之周廣以為
可以立命也而獨權之制度以立則民絕攘奪之凶於是取之為
賦稅列之為祿糈而同然之嗜實準以為平至今內以養萬民而
外以衛百貨故存其教者黜晉商之籍而獎力田之科內以祀鬼
神明以奉公上故思其功者遵烈山之子而崇思文之祀是明茂
矣屋矣然而后稷非勤勤於百畝之間者也

持義皆出理足千成聲遵時物性民情既服其奇博尤須知其
精純處也

孟子謂戴不勝曰　一章　　黃淳耀

欲善其君者非多得善士不可也蓋以善士與不善士較則不善之
勢常處勝故為戴不勝計者得數居州焉則可矣且大臣之輔其
君與小臣不同小臣可以進退爭而大臣不可以口舌與故君有
過則必先治君側之人而欲盡去君側之小人莫若廣樹君側之
正人觀於孟子之告戴不勝也蓋不勝者宋之賢臣嘗進善士薛
居州於王所者也君子曰惜哉其不講於正君之術明矣古之賢
君當其為世子之時而已近正士聞正言積漸久矣故雖有小違
無難救也今之人主豫教既失於先時聲色又親於臨政此其親

仁義也樂若大性本無之物而事有所苦者決奪其所樂進以所
苦而復取必於旦夕之間雖伊周之佐不能替者言語之際至微
淺也父子之間至無已也然而楚人可以易齊言不可以敵咻一
不可以制眾故必陶染大國之風持久而後勝之也孰是人主而
可取必於立談之間乎夫誦之驅驟之不得已而制為以從而其
為不終之心則不肯肯者之思而逆者之思歸也昔者沖人在
元宰賢屈日疑奉謝弼之聖以君懿夫表之列無一而非善士
故一言不善則撥鍾而書之矣一行不善則抗世子之法而教之
矣此雖撥數年之說也若夫齊桓之為上管仲之為臣其委心以

信生曠日後及管子存則齊桓霸管子亡則豎刁易牙之徒相繼爲亂甚矣傳之孤危而衆咻之足畏也乎謂薛居州善士也使之居於王所居州則誠善士也然宋王之卒不及齊桓居州之才不如管子吾意子必朝進一居州焉夕進一居州焉庶其呼而予以牙鎮壓其間然後可以得志乃今日一居州日環視王側之人其莊嶽皆足以爲居州之甘言又從旁足以致居州之罪不幸而居州退也不幸而居州幾矣何幾其退其未必然者也而飢餓然後見困之處與其所被於君者微何哉嗚呼若不勝者好善而不知所持是何者楚人大夫之所笑也

反復推勘深切明著可與漢唐名賢書疏並垂不朽不僅爲制藝什稿也

段干木　非由之所知也　　錢禧

不見之義將古聖賢所得焉蓋已甚聖人不爲而善學聖人者皆嚴不見之義者也迹其事闕其一可以見矣且士與臣之不同也當其爲臣則東西南北之役唯君所令而何有於一見當其爲士則禮義廉恥之身雖士所主而何敢輕於見雖然有義焉可以見而不見者高士也見而無害其爲不見者聖人也不可以見而不見者賢人也一代之隆盛必不闕有此自高之士小雅之廢君子多退跡於執衜決裂之中微其附者春秋爲盛矣孔子以大聖不得在位天亦多生賢才以輔翼之及乎孔子既沒而鄒魯晉

魏間守志不污之士往往而有也踰垣而避今有其人乎是段干木之高風也閉門不內今有其人乎是泄柳之高風也然有說焉昔之聖人與其徒皆行道路中以庶幾一遇豈有所䀹志哉畏天命而愛人窮與達而不見毋乃已甚乎子學於聖人之徒者也何不聞孔子之見陽貨乎孔子居魯則居然士也而貨陪臣也陪臣假大夫之禮而以下交乎士士當終守不之義而且以正其爲非大夫已甚者所必然矣況貨又大奸非有中心之好如魏文侯也又非有緇衣之雅如齊繆公也彼以餼豚我以往拜彼以瞯亡我亦以瞯亡何爲者且是其紛紛者視曰禮也貨將必無禮孔子乃

不能曲全禮乎且孔子見貨并見諸侯者比也當時學於孔子而得其正者無如曾子子路矣親老則仕沒則已此曾參之行也不為臣而可見乎故其脅肩諂笑病於夏畦啜菽飲水盡歡以事親仲由之行也不為臣而可見乎故其言曰未同而言觀其色赧赧然非由之所知也二子之言曰笑而惡者合其嚴毅有如此者此段干木泄柳所不屑而二子所為之義聖人正大之道可經可權變化之用莊大能小淑諸人者學其正大而流為峻刻違於門者遂其變之而極乎尚可合而猶為其為不見諸侯之意則一也而孔子深遠矣

首題起正而混合秀折之氣宛轉相赴有不知所以然而然之妙　原評

迸行自如處不及陳黃之縱橫滿心而時帶串插理得詞順非時手所易到

諸侯放恣　二句

黃淳耀

合天下皆亂人，禍成於無所畏也。夫諸侯無所畏而放，處士無所畏而橫，非聖王之不作使然乎。自古極治之世，未嘗無亂人，惟立法以馭之，使無隙越而亡。夫故其人以觀其自止也。治天下之諸侯嚴學以匡之則有所勸移退之天下之處士是以諸侯而放恣處士而橫議者人各於聖王之世以自附之義也且霸力而抹其非君子斷斷守法之以為功人足以務其他然猶兼功利者也降為今之諸侯則有非而無功矣自為之移也庶人敢而議其上君子聞而傷之以為是不足以勝非也然猶存是非者也降為今之處士則併非以亂是矣今之諸侯未有能堅明約束者也強大者以力弱人弱小者亦以詐致人共敢於背天下之不義者非獨伯也以同乎己也為有伯者之心而我以臣節者卒為天下笑矣不放然而謂今之處士夫有能其位者也辯者口者假之於所易也知者利之於所以其政於利天下之不能者非好名也則好利也仍有我名利之外可能一得之名者而天下七矣不橫議者誰乎其始小而終大諸侯之勢分而今則七十二國之侯封併而為七遂人人有滿足之所則欲一己之心其始尚奇而終利處士之與而後有今則[illegible]

人有非堯舜湯武之意況中國之與夷狄互消長者也冠裳禮樂之國既日淪於干戈則僻在夷裔者亦得發憤修政起而爭天下之先又況士習之與民風共清濁者也忠式結網之流既日勝其口說則列在四民者亦必事雜占能退而趨奔競之路吾故從而爲之說曰諸侯者處士之司教也處士者諸侯之蟊賊也有王者起稱天以治諸侯而處士之司教始有聖人作稱仁義以治處士而諸侯之蟊賊去

結構若一韓之師綜覈如兩漢之吏上下賊同[illegible]盡在指掌矣原評

上溯原本推極流弊無不盡之意無泛設之詞

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　一節　陳際泰

功不虛立觀三聖之事而已然矣夫自經傳以來生民之大患[illegible]而聖人皆忘其身以救之昔者事曰周公孔子是其首事矣天之生災禍以爲聖人也天之生聖人以爲天下也無災禍而聖人之功用不彰無聖人有天下之生民將盡天下無聖人之所也則天之所以生聖與聖人所以爲天下斷可識已[illegible]而知聖人之不虛生也而又知天下之變之不自禁也有一代之聖人卽有一代之變救乘乎其後有一代之變[illegible]天教予其間蓋有歷歷不爽者[illegible]洪水而因[illegible]禹天生禹[illegible]爲一人以爲有虞之天下也天下[illegible]其天下自[illegible]禹抑洪水之爲之也昔者有夷狄征亂而因有[illegible]人以爲商季之天下也自紂之[illegible]周公[illegible]之世[illegible]者有亂臣賊子而同[illegible]孔子天生孔子[illegible]人以爲其之大下也亂賊之[illegible]孔子[illegible]也雖可以不以自難後世之變[illegible]人宜有以辭[illegible]以爲事無如難亦[illegible]人使則所遇[illegible]後[illegible]子是之所能[illegible]人[illegible]後世之日對者矣當際之既生也[illegible]

前聖之所開使其不任後人宜有以諒之吾以為人自不小亦傾
其識者何可再觀　聖人彼其所當非僅一身一家之所私計
而先以創此世有見以告天下後世之自矜者矣天下之禍患每
出於所慮之外禹發洪水而不知後世之患乃有人物公安猛獸
而不知後世之患乃有人倫聖人知防之不能盡也故以其可救
者力著其因以其不可知者俟諸人即古人之功名每在久患之
中而不必盡同於前聖即其以顯其倚之於周公當復然公不
樂有征伐而其此即無以顯公務之於孔子又當復然使人知其
之不必然也故外顧世有聽烏處止之禁而不以自疑其兩端已

人合我甚苦之思而當以自決蓋觀三聖人之事業已然矣則予
今日之辨也其容已乎

一治一亂都已叙過又一收集於此句此一字何也但知
其當散不知其當收應後照前真文章之能事
其一段語氣本有於後似此[illegible]能
曾筆力能發揮故用與相稱

陳仲子豈不誠廉士哉　一章　艾南英

大賢闢齊士之廉而兩有以窮之焉夫夷之與跖也可見之於萎
而仲子不能為蚓則不能無議於二者之間矣且論人者觀之辭
受取予之節又觀之人倫之大而已就之人道中正之則出於人
道則人於非人而人凡不以人充其操者其失大抵為之廉陳仲
子也始則謂仲子之於世也廉而耳聞見於三日廷餘生於井李
而孟子則經之以蚓夫世有掲聞見棄飲食以為廉哉則井李雖
世之棄餘乎非其有而取之未必義也兄仲子不能無為之築居
為之樹粟者如以義天下則於伯夷如不以義天下止於盜跖而

仲子果是夷而非跖乎苟其義也雖盜跖築之而其盜跖樹之而不為
傷廉苟非義也雖伯夷築之伯夷樹之而不得為廉彼交以道接
以禮雖聖人之舜君子猶無辭焉無他義在故也而仲子必欲
掲聞見廢飲食充其心必皆夷無跖則必蚓而後可何也槁壤黃
泉之間蚓無伯夷也亦無盜跖也蚓無辟與築也故成其為蚓而
仲子猶有居食在焉則未必皆夷而不足充其操矣仲子為能廉
哉而孟子謂仲子之取於世也義而身則不辭[illegible]
子則又繼之以蚓夫義皆専由於其身與其[illegible]以外可返
之倫豈有大於者未必皆不義也況仲子儼然世家之胄子萬鐘

之介弟老先仲子而食其母焉有母席母之瓜而食其瓜焉有兄而仲子辟兄而離母乎辟而離之非也辟兄之室食兄之粟而其全倫者猶之但夾不得而辭之未必非也雖頻蹙於生鵝哀節於一哇而其喚剗者不齊洛彼豈有當於肉[illegible]名可敘歷天下而究歸於全覺蔵行倍十下者不犯其行故也而仲子必辟兄必離母先其心將滅倫逃親則必引而後可行也於陵兵粟之留而無母兄廷則無妻子也則無[illegible]與僕同也故成其為蚓而仲子獨有妻與於陵之居有身則必有人事而不能充其操矣仲子烏能廉哉

仲子其人無廉其所操之與必不能充也此孟子折之之本指
抉其引何後明何以質理審便觀節節流通其文法則典則
在天中其理成其自由錄暢之作

規矩方員之至也 一章

陳際泰

大賢論人君之趨而決判乎不審之過焉夫法其至者不為堯舜其不為幽厲審矣奈何不謹所趨乎且治天下者審於所趨而已所趨既偏不得與於其至者猶為次上焉歧於其途以為所之非獨遵於其上也而將效其下不審其本末之勢獨轉相懲戒無益也試思夫聖人為人倫之至豈殊規矩為方員之至哉而千古盡為君為臣之道者則堯舜其人也循世之為君者必責其如堯而後可稍不如堯而將降為暴君為臣者必責其如舜而後可稍不如舜而將降為賊臣則無以處乎湯武而又不可以罔乎不肖是殊便於天下之為君者也而豈知君雖不能責其如堯而舍堯固已別無可法矣臣雖不能責其為舜而舍舜固已別無可法矣法堯舜而至則堯舜也法堯舜而不至亦為君猶不失湯武與大甲成王之為君也為臣猶不失伊尹與伯益周公之為臣也何必其人非堯舜之人而其道則必堯舜而以從其法之道也誤其趨遂有慢君賊民之載可不慎與孔子之言曰我欲人君審於其趨也且天下之治亂之由必從不仁者致之人主誠審於其趨設誠於內而致行之則能推之於將來掃除其遺而更張之亦足自懲其覆轍生存殁之勢殁有賢明之譽此其具也

而一暫一差禍與王莽南巢之鬬不戒於前汾陂之變相尋於後廣土衆民進以承大人之月而敗德穢行退則為世所戒豈非不法堯舜之所以教人歟抑哉夫古今有得道有所不亡者堯舜是也古今有得道亡而不存者幽厲是也且堯舜不能為而幽厲不得已也知其義而為之其事不至乎大人退亦有以自處不知其義而為之其效止於放殺子之以惡名而不敢辭故曰取舍之極定於內則安危之形應乎外矣孔子之言豈非為君人者示之規範乎

選文前為達章標絀用此貫串通篇猶如樹本百枝皆動矣文之多利拱避只作者筆在此然

聖人人倫之至也

楊以任

惟聖盡倫是在至之者矣夫人倫之事聖人自為之而天下後世且以為我為之也蓋有其至也倫而可不至故今夫人而不期其所至則亦何不可苟焉倫類間汎汎而相值亦儘有宴安之可偷夫亦自命為人者也雖然人倫之際不如此而遂已也尋旨於親義序別共勞我於無致之由完類於人道而後可觀我生以後之事有聖人焉則人倫之至也夫人之倫也頗安容聖哉聖父聖子聖君聖臣亦常年不欲居之名然人父人君人子人臣即一日有必止之涯嘗試就聖人而思之則無聖人之於天道也而止有聖

人之於人倫嘗令天下於聖人而思之聖人以為借也而天下以為教是故一家是究者匹夫之道事聖人皆過可遠也一至自命者豪傑之奇猶聖人者由之說測然所集其奇皆聖才之所周也而其聖性之所存大有至性焉不治倫以而治其中教以教典識乃有物有其原而無以其所至也於是無故而可享而遂循之不幸而見能而遂奇之夫惟奇皆倫中事不幸之數也而窺聖性之至者於此矣然所以然者聖之所包也有非聖性之所篤夫有至此也不敢有所而收一身於人亦則而時亦于即大人之全事其本而皆有以底至也於是隱其機亦可以為近見其經綸

乃以為道大適之於倫由隱見之迹也可觀理世之至者於此矣
想夫明發脉爽之不寧藹不得已而不欲同家人之嘻嘻而遂以
其不可繼不可極者還於茂月其於倫也無所苟而已想夫在宮
在廷之無數若不可已而何勞人之已已而遂以其負諸鬼負諸
神者夠其紀綱其於倫也以何為而已所有聖人之自為而造物
在以興懷敦薄待使之有變而人人日中各藏一聖人惟有聖人
之自為而遂使人世拜起坐立不以為無故而人人意中各不忘
夫聖人聖人不自為至也而天下後世皆曰其至矣乎嗟乎人倫
何可有至有不至哉

人皆知從至處說起此法文却從法處看出聖人之至故妙之
思靈驥之筆足以轄其名理傑作也

天下有道 四節 章世純

欲王者致其德行大可得而用矣大德則得天文王是已欲為政
天下合此能得志乎且知天之說者則王事可成天之道志於扶
德而已道其世之有道無道展轉關之未有易也已是故有時而
行正道有時而行權道行正道則專於賢德行權道則若附於強
大大天道亦畏強大者畏其德為強大者必其小能自立者也不
然亦其先世少有功德者也世無大德大賢則小德小賢亦能成
其強大天意亦徘徊附之而其人亦遂能制小弱存亡之命齊之
景公吳之闔閭是已景公自能強而力行於泗上為吳闔閭能用

其民勝於景公而力并能行之矜此皆賢德之侶而中稍有勝劣
也則天意亦稍有低昂為此亦所謂展轉關之者矣然則大國遂
可恃乎非也天之留意大國者其權也小國吾僅取大國則必為
人國之紀其德不本以相勝而力必不可以相敵當今時欲遂為
政天下者莫若審於天道之正而因而用之而自處於大德大賢
以邀夫天道之所必歸夫然後藉於德以合於天藉於天以合於
天下文王之事可繼成周之業可再睹其強弱大小而或遲或速
皆可為政於諸侯也此其事若逆天逆天之数易其向也而其理
則順天順天之道投其好也夫有大德而天下既已成其為有

道之天下有大德而得天而天亦成其為吉合之天而人亦無所

除貴焉則吉非天所欲得者哉

順天者存獨為不能而文王省之以延為臨於後之日強

門前有作一片其筆力瘦硬雖大才猶當避其鋒也原評

天下有道　四句　陳[illegible]泰

大賢於德力之辨可以賢德動尚有以大强人代之天之不得已也使賢德擬起而難之天必奪强大之權以狗用之矣順之之說於其勢也且吾處存亡者當視德力之變爲其所爲而反用之則强弱之勢將有所反此所謂審於天命之際者矣今之制小弱者固强大之罪也然而先以小弱自處其身而又取强大之役已此亦非獨强大之罪也夫古之帝王命德重賢尚矣以爲天下之大不能一人獨治也故幾甸而外盡分以予諸侯以爲四海之利不可一人獨專也故封建而外半棄而爲戎狄是故盛則賢德相其

治衰則强大救其敝說者以爲斯二者天也宜有順之而已此其事固然矣吾深究之而知天之心之未始出於此也天之心何嘗一日不愛賢德天之心何嘗一日不愛天下惟世無賢德之人天命無所歸之矣惟世無天命賢德之人强大有所好之矣人事殷故天命之分亦致爲果公能不能申其賢德之權故以伯國之餘女吳以援楚而吳乃有以恃其强大之勢故以夷狄之國抗齊以自張嗟乎古之强大在天下而今之强大在諸侯伯之强大在諸侯而今之强大在戎狄然則爲今日計能因王則必至於王不能因王則亦必至於亡而已矣其能免乎此文王之所爲之所當師

也不貪虛名以博實害甯安柔節以折其鋒是故善處強大之間者當覩世之所有餘而強其所不足以爭天下之先則我勝矣善反強大之權者當有以抗己之所長而棄己之所短以狃天下之心則彼絀矣夫文王之申賢德亦既效矣今之諸侯師文王於五年七年之間而有不得志於五年七年之後未之有也則余何不自擇審處而甘心爲強大之役以蒙恥乎其亦不善審於天命之際者矣

孟子德力皆天之說極精天有理有氣有道之相役天之常理也無道而順強大天之氣運也天心固以理爲主然有道無道事在人爲人事失職天亦無如之何但存氣運之治亂而已文中深明此旨原評

啟禎名家於長章數節文皆以古文之法馭題而陳之脈貫則有粗細之別以所入之境有淺深也

二老者天下之大老也　金聲

周待二老非天下之凡老也夫西伯所養之老皆老也獨二老乃天下之大老大老二而已矣可多得哉且古今不乏英少之才而先王獨重老成之士故先王之於老莫不養也而亦有異焉衣帛食肉之老先王所以教天下之孝而非必其盡有用也有在鄉之老焉有在國之老在朝之老焉則隨其等而致其尊有不從力政之老焉有不與服戎之老不與賓客之老焉則念其衰而休其力而皆不可以語於天下之大老也伯夷太公之歸西伯也翛翛乎其二老也是則天下之大老矣遯國釣濱二老無室家妻子之奉初不異文王無告之民不知其毛裏天下之心若有於東海北海之日而莫可告語者固非爲一身之飢寒而深爲族姓之饑寒也老各有家而二老合四海爲大家也常者荒叢二老當于姬與殷之會亦不過商周數十年之人不知其揣摩天下之變遂觀於興存廢亡之理而莫之或爽者則上下今古之照而非趨避一時之識也老各有年而二老通往來爲大年也蓋識練於老而後觀變知微非淺薄之腸養而於老可後確去確就無俟逆之習故挾少年之聰明才辨以出入諸侯之閒而操其綱維之權者莫不互消互長於一時而乘有底定無如二老之練以重避則亡齊而興則

明王然試練於老而精神血氣之數或亦隨老以俱憊養事於老可蒙敎英果之用或亦隨老以俱減則非挾大老之天錫大壽以齊王盛壯之運而皆其益壯之業者莫不苟安遷就於目前而難行遠志既知二老之歸以歙忽則海濱而忽則岐周再後雖係壽考鷹揚於耆齊可餓孤竹於西山而周之始王實在於此今之諸侯安可以無大老而王哉

一句移二老句下便有益了在激昂慷慨幽難沉毅竟得毛髮俱動原評

惟大人爲能格君心之非　陳際泰

格君之效未可遽責之其臣也夫君心之非不容以不格要未易格也此惟大人能之且君心之非而用人行政之謬未有以已也此固無大臣之效也夫公孤不嘗絕於世以爲周無大臣之效何也無亦無大人也乎蓋羣臣所不能得之於君者有一識有所不足而力有所不能至者國家之事壞而不可救而始歎曰夫之無力也抑至羣臣之用窮而無所之而始追咎夫之無素也曰獨不得大人格心正何發命事乎得不得大人在位旦伊何發君心乎格君心之非羣臣未必知也即知之而居之者輒將無以自效所謂力有所不能其蔽一也而大人不然彼其威望素著已有以生人主嚴憚之心何則有所不疑而畏則有所不敢蓋平日所積於功德之際者固已深矣格君心之非羣臣未必知也即知之而通之無本又將無以自伸所謂力有所不能其蔽二也而大人不然彼其道德素隆自有以動人主以明之之耐其鎮而剛者不可得而巳其險而剛者不可得而知蓋本體所正於性命之微者固已至矣且不獨此也人主之心不可使其有所安一有所安而心之非巳漸萌而不可止矣大人知之故故不與聞而四方水旱賊盜之事乃對小而必陳未嘗不歎言人先事須防之後不易盡也夫徐

□是其位而已耳且又不獨此也人君之心不可使其邪有□□格心之非亦潛滋而不自知矣大人知之故人不與適而宮府交徵輿馬之流乃雖小而必勅未嘗不歎古人致君堯舜之化有自外也夫餘人於此獨有嗚其□而已耳夫以戚望卑若道得來降之人而委之以此君心之非之格也其何對之有衆人治於其末大人治於其本所謂有大人當後數人攻之非也哉

中學其微後及其用上自伊周下逮韓忠獻李文靖事蹟畢見於尺幅中　原評

有本有原由此發落足盡千古大人正己物正之案

子產聽鄭國之政　一節

黃□□

論鄭人夫□道事而計及政體□大夫□濟人徒□□□輿梁之而成徵此且從政其本矣君子所以為政人悅人也有至數所肯刻徵治之政深而□□悉力之宜以為天下先□□而成然而刑名之始不始於刑名之人雖為政者亦以為天下之□亦不以益天下亦不□其於宏綱不思謂事□城□後察□□□以□後也孟子蠱之信子產以亦論子產者非今世所稱惠人者以共執人固第與其殺則有之姑息則未也以其猛亦而賞亦安天下有口者而不知者顧傳其乘輿濟人一事若欲以此蔽子產者

孟子曰此非子產之事也信或有之則吾謂其惠而不知為政何則政者所以利生殺也生人而當謂之仁殺人而當亦謂之仁政者所以別上下也上勞而下逸謂之義上逸而下勞亦謂之義考之周制十一月徒杠成矣十二月輿梁成矣功繫其面途道修直有司事耳又何患其褰裳涉溱寒濱涉洧哉且君子居則上棟下宇而民以為遠不聞有擗宮室以與之者出則和鸞清道而民或負我不聞有脫兩驂以救之者何則行政在於陰陽之和不長類賊傷之甘不深物得理之大不同人但其平而已矣政平則法在法立則患行忠行則民樂輸如是也雖辟人於道而不

者知之也用術游于今夫與也者一夫之欲而所進者一人之利也若夫為之有道一人服之則一人之吏也十人服之則十人之吏也推而至於千萬人而天下皆服之則千萬人之吏也千萬人之吏非千萬人服之不可名之行則以一人而悅之哉故為政者知此則得矣不知此則其天下也宜從而禁遏流俗之大其弊也月田多自為之生不必今之法宜變而其敝也若縈作風俗而風俗大壞此所謂日不暇給者也改了在之為政也殺一人而天下服以不逆有道物而笑之桃李垂於街而與之敢援也斯其舉常大者乘輿濟人之事於傳焉之

不可以不發

讀書多則義理博而見識闊有觸而發皆關係世教之言者可與玩其首節之古今之旨

王者之迹熄而詩亡　一章

吳堂

觀聖人所以作春秋而可以想其維世之功矣夫春秋之所以繼詩而作王迹者義存焉耳然非孔子亦安能知其義之所存而取之故且天生聖人無論其在上在下要皆有人下萬世之責焉而在下者尤難於在上然亦惟上失其責而下始不得不任之以有其功若孔子之作春秋是已孔子功於天下萬世者不獨以春秋所寶莫大於春秋何大於春秋也王道之行也而有迹焉所以昭一統之尊存人心之正而僭天下於無過者也此其義莫著於詩矣當周盛時君臣上下德政休明頌聲洋溢歌咏之餘令人如身

遊其際於以想見其致此之由即其衰也賢人君子憫時悼俗志隱味深嗟歎之餘令人如身有其傷而且相與追咎其從來之故其為美為刺雖不同義皆繫之乎天下而迹之衰而熄矣天子之勢而失於列國矣即其詩亦僅同於列國之風矣王者之聲教其亡矣蓋義不能及天下既雖有也亡也黍離之不能不降而卒不能續者亦勢也王之義未嘗一日不在天下雖詩亡也猶有不亡者也春秋之所以不得不作也而其所以作者豈其人任哉春秋魯之史也魯列國之建也赴告策書於此為詳即一國也而天下之義存焉然而僅為魯之史也則亦猶之乎列國之書也筆削

不明於天下之義存焉而未有能取之者皆於是而見
孔子之憂之深且遠也其意固有所不容辭而其心固有所不能
已也有所去而後明所取義在則取之義不在則不取可以想其
意之廣有所棄而後明所取天下不能取而孔子獨取
之孔子獨取之行天下皆得以相取可以想其道之公而權之重
者故齊桓晉文以事存王迹者也春秋以爲綱史以文存王迹者
也春秋以爲紀使人循其事以其文而於以擇其義而是非列勸
懲備如兩與遷以上之詩爲盡匹夫之業也而功著於天下矣自
以傳之萬世可也

明白顯易使人心目瞭然○風雅頌體製各異黍離降爲國風
而雅亡朱子承先儒之說則然矣竊嘗推中所載東遷以後之
詩多矣所謂王迹熄而詩亡者謂如召旻以後[illegible]
是也今詳之辨[illegible]王迹不作詩亡有南山板蕩之詩
陳有株林之詩而孔氏不能行也亂臣賊子公行無忌其端兆
實見於此故孔子懼而作春秋觀反魯正樂而魯之樂官一旦
皆翻然散然身投於河海而不能一日安於其位則知春秋之
作與禹周公同功而孟子所謂詩亡然後春秋作其實理始顯
著矣

王者之迹熄而詩亡 一節

羅萬藻

魯史之爲紀也其所紀者大矣夫天下不可一日無王也迹熄詩
亡而春秋之續紀大矣哉自春秋者聖人治世之書也詩書之道
教雖存而權不著故孔子之用自天子春秋春秋者所以存天下
之王迹也嘗觀周盛王之雅也上下相得而治美見於天道王事
之全而無踰分不肖之罪其衰也詩人傷之而有作亦其其變夷
狄闗之漸而出閔時病俗之語故詩之有雅聖人尊之著盛衰之
變已甚至若春秋之爲書何也處衰殷周之道損益以見其公使
天下一以爲尊王一以爲存古始見思盛王之意焉禮樂政刑之
志微顯以錯其用使天下一以爲紀世一以爲明道尤深於衰世
之憂焉此何爲而作也夫周東而宗周之重失矣上不大而天子
之重大失是故詩之有文王大[illegible]民勞以下然
猶有安民畏天之志[illegible]鹿鳴天保也
降矣其變也自六月以下然猶有勸與始中之象焉懸爲後則
困斯衰矣春秋憂乎事之不見也故因魯史之舊存之明王之末
嘗無也傷雅道之不振也故以匹夫之權行之明變之可復止也
則孔子之道其在斯乎詩降自黍離而菁華諸篇猶存之雅之末
不忍其遽也矣王經於東遷而輒竹之權復遲之乎之終其肅有

莫也矣憂之深不忍之至故憂之亟挽之力六經於治亂之際則未有如春秋之志者也

雖仍雅亡舊說而持之有故言之成理文境蒼深穆然可玩

君子所以異於人者　二句　金聲

觀於存心而後見君子之異也夫君子豈能有以高天下哉彼所以存其心於萬物之中者自穆然其不可及矣今夫俗不可同世不可合士不幸生今日而憂憂乎求有以異於人此亦非聖賢之所戒也異之云者天下皆小人而吾君子焉耳而天下之貴君子而賤小人也亦通情也誰甘處小人而奉我以君子者哉其力皆足以相持其氣皆足以相報其機智皆足以相乘而鬬捷其學問意見皆足以相矜相傲而不讓孰為君子而君子者矯矯然居萬物之表而物莫之亂也物即能敗君子以名抗君子以勢而終莫能勝君子以品也異哉見遵何道乎人倫萬物之間非萬物逐於邪而君子獨居其正是非之在今日其理亦有不可憑者矣獨恃此隱微寤寐之地為天下之所不辨而悠然有以自得者其人乃自此逆折毀與動靜之際共萬物處其下而君子常據於上屈伸之在今日其故亦有不可解者矣惟觀其精神意思之寄圖天下之所不爭而泰然有以自重者其人乃自此高為作異之器不沉則寥寥自聖不可一世之目正所以作其矜驕自恕不欲過求之情君子有不忍求異不敢求異之心而後異行不施於人世者異性自足於方寸好異之情不深則竭愚於較長競智分寸無益之

場者翻失其本於追聖軼賢不容淡漠之地惟君子真有不忍不畏不敢不畏之心而後夾持於不可窺者乃所以勉勵於不可及是故當其論之未定不但循循然無以異於人也一家非之一國非之生斯世為斯世者交而譽之以至庸夫俗子咸能駕而加乎其上而君子不以為意惟以其心關萬物之變以其心通萬物之窮以俟之千秋而後聞其烈懷其風相與詫而異之何有斯人在前向之駕而加君子之上者已忽不知何往矣豈不悲哉

虛位能實發又不侵犯下意人謂其落想如萬弩齊發尤當玩其挽強引滿者括力釋處　原評

實理充爲氣奮探喉而出皆聖賢檢身精語可知凡志士仁人皆食於此處痛下功夫

匡章通國皆稱不孝焉　一章　陳際泰

以章子為不孝未得其所為設心也夫章子孝於母而諫父孝於父而自責不視其設心不幾與世俗之士並稱乎嘗謂齊有二士焉一為陳仲子一為匡章其人皆清苦堅忍故齊人相與而慕悅之然而仲非章匹也一者外飾於俗而動其聲而超見離母一者內蓄其心而不以明而出妻屏子此其賢有過人者吾獨怪世之人取舍之無類而愛憎之好反也於仲子乃廉之而不置喙於章子顧薄焉而不可也未釋然於通國之見而將混然於世俗之人哉然以世俗而論章子之不孝章子不受以君子而論章子之不孝即章子安得辭也雖然即以君子而論章子之不孝章子亦可得而辭而章子固不辭也章子之父殺章子之母章子之變甚於宜臼而章子之諫等於小弁君子而或非之天下豈有無母之人哉且觀其設心尤非世人之所及也章子諫父無殺其母而父卒以殺其母章子諫父無殺其母而父卒以逐其子其父其母而我獨為焉忍乎不忍乎且其出妻屏子為生於心之不敢乎為生於心之不安乎生於心之不敢則父在而妻可出子可屏父苟已矣則妻可故入而子可故返使其如是也君子譏其有欲速之心而併誅其無哀母之志而章子不然父已死母已死即其身已死而

此心無窮出妻屏子人但知為謝其父以已身之不得近而不知敢謝其母以已力之無可如何也噫其志為可悲也已雖然其不殺身以報母何也蓋不二統而身不已有也蓋為父也妻者則為已也母而身不得見為母之子也可為父之子也可而身不得死蓋母恃子而安於死子為母而捐其生是再戮母也故權其為章子者宜止若是為是變之得中也然而心彌苦矣

推助入微語皆刻骨誦之使人悽然思人紀之艱

匹夫而有天下者　二節　李模

有與繼世相衡者非獨舜禹難也夫有天下者需薦而又需處繼世之天也歷証之而益可睹已且禹薦益於天蓋明以天下予益矣而天若不聽其薦者是何舜禹之得天易而益之得天難也是何繼世之無薦而為天所廷益之有德而偏為天所廢也斯其故吾更得明證之天不欲繼有天下者之無輔故時以數年之施澤托於冢相不以匹夫老其身天尤欲不有天下者之有主故時以克繼之君德承其嘗攜轉於廢興神其事蓋君有薦之權天所憑也而天又獨有廢之權君不與也吾稽古不有天下寧獨益然有伊尹周公代終於前而仲尼蠖屈於後夫仲尼之德猶舜禹爾較述偏天下似觸目多焚紂之君然而卒不逢且弗克奏伊周之伐無他故謂匹夫而無薦耳若是乎有天下者之必以薦也乃有德無薦者僅一仲尼也若夫德足以過其冏天子得入薦其於薦足以達天而天下仍仍靳其錫則豈非匹夫之有與繼世之有冏交為乘除者乎則豈非與匹夫之天與繼世之天聞迭為軒輕者乎天何偏愛夫匹夫何偏厭夫繼世夫惟賢則授之位不賢則奪之權且天之絕綜大繁世轉若倚觴於匹夫總之獨賢則不嫌於革菲賢則寧主於用耳而且目自益以前天若樂於揖讓自益以

後天似啓於繼人夫不肖之啟奚爲幾姬桀紂敬承之嗣胡獨於
斷舜禹此亦天之自爲顛倒其間而要亦氣數所遘非天刑得而
與者也况人得而干之乎否則七載之相業既與伊周並爲三朝
之碩德咸與仲尼同廢者曷故哉乃知薦賢之柄天子所必公然
必假薦以徵靈反爲逆天之事廢興之權又天子所俯聽使必抑
與而成廢必至逆天之心加卜禹德衰乎則既不以仲尼處益矣
而益竟以伊周終天耶人耶豈天之德亦衰於不廢啟也耶胡不
歷推其故也

處處兩節聯舉不凌不複思巧法密不受唐荊川牢籠

大國地方百里　三節

馬世奇

擠祿制於列國見先王之權焉夫祿一也君卿以國殺而不殺於
大夫士先王之權也所以爲經乎日則有祿私諸侯去之不任肆
意於上以濟其貪抑且恣吝於下以文其刻薄自成上蠹財世卿
執政而逮下之恩薄養廉之典微矣試次其略先王列十以封公
侯伯子男而大國次國小國異焉其制祿也因乎分因乎勢又因
乎情因分者與位因勢者與地因情者與權故君統卿卿統大夫
士職鈞則較散職高則食厚誰曰不忆而制有不同者大國之祿
君十於卿卿四於大夫而大夫以次及上中下士其倍焉均也下

士與庶人在官者其代耕焉又均也曰地方百里也次國則減大
國而半矣祿不得不殺矣於是君十卿祿卿祿僅三大夫而大夫
以下猶大國也何也小國則殺次國而半矣祿不得不更殺矣於
是君十卿祿卿祿僅二大夫而大夫以下亦猶大國也何也蓋先
王之慮列國不啻家計也先王之制祿於列國不啻家食也原之
所出餼則君卿進而明養尊處優之義原之所出餼則君卿退而
明損上益下之仁故位殊而祿降卑不得援尊以爲例因分也地
殊而祿殺寡不得引多以爲辭因勢也權設而祿不厚者分既富
之餘而薄者無食貧之嘆因情也夫如是所以大窮於次次窮於

小而國不足乎窮則能變而已百里變而七十七十變而五十而民不窮可變則能通而已噫先王班祿之經善矣哉

立局最精吟足三節題義法

耕者之所獲　一節　章世純

祿準之耕一代耕之義也夫制之代耕則如其耕之獲止耳此制祿之道所由無溢與先王之分制爵祿均天下之大道也有耕者有不耕者則不均有耕而養人者有不耕而養於人者則大不均先王之均天下也上代下治下代上耕而叉等代治之勞爲代耕之祿此其所以均也出其祉通於公侯天子而其端始於以農權祿夫農者受天子百畝之職而治地爲功者也其所受粟則其所自爲矣故雖有五等之分食九人八人七人六人五人之別然而從四體勤動之外則無可以徼倖得粟之望知無與之者也任豈爲欺爵之報絕無可以推委責望之心知無靳之者也若夫庶人在官則不同矣其祿則天子與之也然果天子能與人祿乎故天子而無故與人以祿則與之者不安受之者不安所從取以爲與之人又大不安使天子而無故可與人祿則天子得恃其私厚之恩而無功不受事之人亦皆得生其分外之想天子之祿窮矣先王知其然也故庶人在官之祿亦使其出於內自爲者曰府史胥徒役之所畝也亦走幹辦役之耕穫也其頒例有等役之上中下也而祿之所獲則如其所食之人之數也彼其人無所齲不屑之意亦無得濫望餘之念而庶人在官者亦曰彼與我平等也而不

見爵祿爲私專之物而人之分始均矣庶人在官之祿均則下士亦均下士均而中士上士以至於大夫與卿之祿皆均彼雖不與耕者論食人而以爲差之意則也此先王之所以均天下而不私也

事理能見其大文律夜極其紆乎滿洞不加琢鍊有風行水上之勢

耕者之所獲 一節　黎元寬

班祿之制有特詳於庶人者蓋庶人之欲多而在官又易以巧法也差其祿如耕者斯可謂行制乎先王之班爵祿也欲以全上而亦欲以安下使天下之人皆得所奉於人上而不復肯爲之下是使天下無民也夫無民而就爲之耕不耕而祿之所從來者絕雖皆擬於君卿大夫之養無益矣而況於庶人在官者乎先王門天下其不可無庶人所以力於耕而爲出祿之本而公田私田之法於此焉詳在官又不可無庶人所以假我肉而爲食祿之初而治人食人之義於此焉納此則已不可打錯也而令耕者食必以力在官者祿適於功則庶人孰不願爲在官而又孰肯爲耕者哉是故非等以差祿等以差得其煩簡如其勤惰焉有上中下及其次之殊量其多少如其勞佚焉有九人八人七人六人五人之異若是者非以抑在官者也以安在官者耶夫過而可無交謫之變進而可無行倖之罪此乃所爲安也在官者服於公事而私其所入以養其父母妻子而功亦下逮於庶人在野者服於公田而獲其所私以養其父母妻子而功亦上奉於官此大略可類也而耕者之心又安矣庶人之在官者安其耕者又安而後君不敢以玉食之崇而僭行威福之事卿大夫不敢以衎衎飲食之容而

爵從攻伐役使之義而後其脉可得而全也脉可得而全而後其爵又可得而守也故以安下而全上也此周制之大畧可言者矣

竟作從若字皆竹上之其義大矣而較疎此篇從而攻庶人上上安下說而後推及其上其義亦大而較密局亦如之原評

文筆老潔有變化而無枝蔓

充類至義之盡也其一　陳際泰

有精於充類者諸侯始危矣夫充類至義之盡而類無所充即諸侯無所逃矣故夫子充類之君子所以治諸侯也且君子之為論也始於天下之至粗而終於天下之至精粗以全天下之中人精以絕天下之上佼君公與世之賢人君子使之自愛以不敢自棄於薄物細惡吾今有以治諸侯矣吾今又有以恕諸侯矣治之者將以責之也恕之者將以哀之也夫諸侯日以治盜為事而不自以為盜者以為盜一類也已又一類也使蚤知已之類不復自異將盜不聽其治已亦不暇治之矣為世無充類者以其類告之也抑諸侯日以詰盜之非而不自以為非者以為盜不義者也已制義者也使蚤知已之義不足以相勝將盜反詰其非已亦無緣非之矣為世無積義者以其積中之義之所盡者告之也聖賢之為教也蓋甚重乎天下之諸侯也有諸侯之分其議而後可統尊使輕之不得刻於維城之預則斧鉞小人皆得執其教議之權刻國之權輕而跋扈之徒必且公行於天下而不可禁禦故無諸侯非天下之小故也是故險藏其不可之實而陽予以可居之名若曰彼之為事充類至義之盡而後有之不然者安然無恙也此義行故群暴征橫欲之主無損於為君抑聖賢之為教也蓋亦甚欲警

畏乎天下之學者也有君子之談其後而後王道存使經之得自
述其名實之實則名號廢權皆可生其理義之說縱橫之勢益而
犯顏之舉必且交爭於事後有不可復伸故術俟無所以恥之亦
人主之大不幸也是故深沒其文於經傳紀載之間以全其分而
旁見其義於學士大夫之口以愧其心若日後之所爲前者精至
義之豈所有不忍言者非不曉會貨欲如此傳云云也此義行故
對於聲滿室之君有時而爲盜所罵始於天下之至和而終於天
下之至誠者也

本篇是明其經遂箭義是因其所以謂盜道體只此一反一覆

原評不經度作擒旁見側出一筆轉折仍如題位信得其行文之妙

爲之兆也

陳際泰

聖人急用世故有自見其端者焉夫兆者聖人所以示其可用之端也兆未嘗見有恡天下之不用已則聖人所以返已者固未盡矣且君子用世必有其端端之畢著也遂爲事功綠權位時日而後致之而要其始發甚微甚微而生乎事業之本固可以相窺矣故聖賢用世必先見其端夫孔子之獵較也豈遽以此爲謝責之事又豈竟以此爲無意之舉生乎所爲成於性而學於師者不能遽見也而要所爲道術源流之大較已如此矣即生乎所爲矯易流俗而崇濟生民者不能盡行也然而所爲政治規模之大凡

已如此矣凡身之所見用者以國人之不見疑也國人之見疑非疑其太卑疑其太高也如是道不得行矣何者孔子絕俗之日久爲世之所共驚且入人之國事事有更之當無能時之理而不謂與衆委蛇如此也此非衆所知也即魯人皆在其術中若曰乎日所疑爲獵物太較者今竟何如此故不其可用之端者一矣凡身之見用者以主之不見疑也人主之見疑非疑其革俗而不能因其常疑其革俗而不能妙其變也如是道亦不得行矣何者孔子迂闊之行久爲上之所深患一旦矯國之陋介介而爭之豈爲善變之權而不謂輕相轉移如此也此併不露此意也即魯君亦

在其度內若曰今日所冀我道行或陵者今竟若何先微示其可
用之端者二矣而以不事道行之人非也道非有定名也吾執竟
齊魯諸大夫之所事者悉屬而致之君若臣之間安知無卑無
其尚論之也曰道行貞不許矣名是則已耳天下交任其責而孔
子不然人以為不去議之大非也夫亦用之不難也吾將之齊之
齊之從之所行者汲汲有施之效若得之則要亦以補其無由由
不忍夫之思日執將何如故也若是則已先天下自棄其機而孔
子不然夫孔鼓攻事乎則孔子之其用於大賢較亦殺哉乎然而
用事於魯之中緒見卽用事於魯之今微亦見何者端則已著於

此也夫子之端乎易之為與神化不測之端皆於是乎在甚矣
孔子之無負於世也若孔子矣冷求用而竟不用天下後世必有
任其責者矣
中有料鬥神物足以發難之情。作者長篇對料結構緊兩
股餘多不甚經意學者宜善取其精

位卑而言高　一節　　羅萬藻

臣無罪而不足以勸恥之而已吾貧仕之情不在立朝行道者之
事也故位卑而言高之罪罪累上也日人臣之禮其大臣也罪不及
所以難於罪大臣也寬之以自責之路而勤之以恐故大臣之以
無罪而辱有不如小臣之以有罪而榮也夫大臣何可一日不為
行道計也道既已行矣古人猶有建言鼓厲之風以勸色於幾康
而不忍敗小臣之為立朝已無罪矣古人猶有問農復辟之事以
感示其疏退而不貪立朝廷之上世之衰也大臣不言故小臣言
之大臣不能言復不能退故小臣合言之可合君攻之人主不

得已而治之以其法人主不日安更窮之以其私是故位卑言高
之臣往往以不免之叙其身人之六切何道人行得何也夫人主
於小臣之言而予人臣以功名之令微移於小臣之罪而寬大臣
以不行其道之意叱亦有功之欲非也亦不念其道之不行復不
恩其身之意退是其為之地亦何暇惜身已以發天下痛哭流涕之
非居職盡言之規而以身以殺言者窒隙蹈瑕之路故吾謂位
卑言高之罪罪累上也其累上奈何曰之道乃卽立朝輕重何常
之有彼功名進取之士勇於為人而疎於自謀吏何所愛吾謂使
人主斷此能言者而立於朝則天下事之當言者必日淵於前使

人主賞此能言者而不之罪則天下士之能言者必復接踵而進
而人主難之爲大臣自處之道也彼立朝者而不知此何哉

此節只是論尊君卑臣兩句言則非責大臣遂不離道也借題攄發痛哉剴切之言用以維繫風流在作者稱中不可多得原評

乃若其情　二節　　路振飛

決性之情者莫辨性之不可夫可爲善之性情也爲不善則不能盡其才也何疑性善孟子曰天下無能爲善之人而惟患天下無不可爲善之人而性彰天下無可爲善而不能爲善之人而性決不爲不善之情曰但知言性者之紛紛以多以人善之大善皆從無有說有以爲此當於何處知性之後別其善不善不當於合情隆才之先別其有不有何也於天下不情之事全不善而止極天下不才之事至爲不善而止則未有離不情之情而可謂性中自有之情者且未有悖不才之才而可罪性中自具之才者若其情而何容不求也若其才而何容不盡也求乍見林湯之情而保四海之才畢宗不隆[illegible]之[illegible]而推一介之才[illegible]而古之情而會通一世綜衡千古之人[illegible]於其可以爲善驗之而[illegible]皆禮皆[illegible]以爲不善究之而[illegible]義不思恭敬不思是非則失[illegible]欲[illegible]我鑠[illegible]者之樂非性也能盡則爲堯爲舜爲文武其去不善也無算弟達才之旨以返情之初而性原不皆不能盡則爲跖爲象爲[illegible]屬其

夫若也亦無算而溺情之體以止才之用而性原不殺安得謂不能盡之才即其才而反謂可爲惡之情非其情哉子得吾說而思之彼三分者上存其可以爲善之一言可也

按部整伍其制勝尤在中間求其情而才盡一段 原評

挈其要而提之而冒一用乎理勢之自然非屈題就我者可比

乃若其情 二節　黃淳耀

合情才以溯性其旨著矣夫情才非性而皆出於性也其善若此其無不善若彼奈何致於性中耶昔者孟子之論性與孔子異孔子之言理氣參焉者也故其言曰相近孟子之說論理不論氣者也故其言曰性善然理氣不合而天下之辨起矣則仍即其流行運用於氣之中者言之而立教乃可無憾答公都子曰天命之謂性性動而有爲之謂情性其可能爲之謂才夫性渾然在中可以理推而不可以迹求者也人亦安能盡識哉乃若情也者動乎天機著乎心本覽陰陽而知太極之動觀清濁而知流水之源斷斷如也今夫饑而欲食寒而欲衣此人所謂情也而不可謂之情蓋皆屬萬物而求之以養不啻身之於衛護不待教而知矣得意則喜見犯則怒此人所謂情也而不可謂之情蓋皆雜萬物而進之以善不啻口之於甘苦不移時而見矣由此以溯之於性性善也故情亦善也此從本達末之論也情善也則性亦善也此推見至隱之說也故曰善也若夫爲不善則亦有之緣機逐物而自放於昏迷之地在今名之曰暴棄之民反逆其從而甘即於頑嚚之閒在古名之曰不才之子乃一旦舉而蓋之曰是才罪也嗚呼其然哉大鈞賦物　實萬分既授以中涉之精而復授以適之至精之

其謂有疑縮其間則是擇聖人而盡孟子之才擇賢人而多孟子之才擇中人今盡孟子之才也。五貞播形開神發既昇以妙合之理即昇以質此至理之貴謂有異同其用是有以處夫終身不善之人而無以處夫始善終惡之人與夫始惡終善之人也才且無不善如此而況於情情且無不善如此而況於性哉然則不善孰爲之曰氣爲之也在天之氣無善惡在人之氣有善惡然情可爲善也乃有放殺君父而自以爲是者是情爲氣變矣才固無不善也乃有始生之日而知其滅族者是才爲氣變矣所合氣與理而後可以明道可以闢邪也大

於直是當無一字含糊○此處才字孟子從性善一滾說下只在理上論未嘗論到氣程子之說從言外補入最合一夾發便失語氣 原評

梏之反覆 二句　　章世純

良心之竟失則其害深也夫仁義誠有根之良也仁義固終不絕於人心也然其如此反復者何哉且以天下仁義之人少而不仁不義之人特多也蓋性善之說幾無以解於天下矣本善者不宜有不善也而固有之者解在乎梏亡也而梏亡之說亦無所解於吾性矣有根者不宜受奪也而受奪者解在梏之反覆也物之害心非一害之而已也一害之而即已則必無有能害者矣心之受害非一受害而已也一受害而即已則亦無有見害者矣惟其相尋於無已則其道爲習至習至則久久而心與徂矣夫天下豈有

久於吾性者哉生而稟之以至於今日亦以旅故矣今之來者亦以御至而積累於歲月因以相勝則夫向之久者亦不足以當也夫後來者尤撲於念所寸也惟其相累於至久則其類且衆至衆至川多多則物力强矣夫天下又豈有多於性者哉自一良而滿之以至於百善亦已有類矣今之來者亦以累積而大得其朋從因以相傾則夫向之多者亦將不足以敵也大後來者尤乘於見所用也於是乘清夜而養者至此不能養也何也清夜亦梏亡之時也覺之所習夢亦同趣而擾擾之境不復置於向晦晏息之會於是乘清夜之餘而見者至此亦不能見也何也清夜之餘亦梏

亡之餘也竊為而起孳孳為利而與陰之人不復能受天地清陽之氣如是而猶有存者哉若不至於反覆相梏而遂失者則不得謂之性矣言性則本之者深也逮夫勢窮理極而不能不移也此深者之事也至於反覆而不失者則亦不得謂之性也矣言性則其變化之神其變化有以為之者其變化神也逮夫易物相習而亦能與之為用也此又神者之事也知此說者可與論心矣

朱子云反覆非顛倒之謂蓋有互換更迭之意中二股形容得出○梏之反覆即頂上日晝之所為不足以存非氣不存謂所息有限不敵梏亡之衆遂不足發其仁義之心耳文中清夜亦梏亡之時云云未免大過原評

養其大者為大人　金聲

有大人之體存乎養而已夫體之大者大人之具也養之斯為大人豈可以不考哉若子曰養道之不可不講也人人皆保身人未有能自愛者也而苟能自愛則其被而存者非必有以異乎天下之人也而養已操其勝矣奈何以小害大以賤害貴而為小人耶

百體之在人身也猶衆人之在天地也人身之貴大體亦猶天地之獨貴大人也養其大者為大人已大非能自大也無以養之猶渺然者耳今將畢力以極其所能至而莫之敢損也大無盡養亦無盡吾目不能窺所未見耳不能察所未聞手足不能拮据於所未到而特此一物者遂有以周宇宙而無有盡之患則變化無方之人也夫本自大也無以養之亦遂有消乃耳今將保護以堅其所有而莫之敢放也大無所養亦無加益情且不能以自定欲且不能以自定而氣為力且不能以自守而存此一物者遂有以涉末流而立萬物之防則無則鮮於之人也是故有得志於詩之大人則所謂養皆而處優也以天下奉一人亦何以不多何用不宏而自見乎其大者皆若有可以為豹冥夜不遑處人以為自薄也而不知危微精一同也有人禽於方寸之地有不得志於時之大人則所謂優游以卒歲也置一人於人下亦何為可素何位

可尸而孳孳乎其大者乃甚者饑渴不以害安飽無所求入以為不堪也而不知動心忍性困已决千死於憂樂之關蓋惟有人焉養其大而天下仰以托命役小人者始得以安然自樂於冠裳禮樂之中亦性有人焉養其大而天下猶以航化彼養小者猶不至蕩然自暴於日用飲食之外養身者念之大人豈可不為哉

養小定失大養大知舉小此義發得圓足原評

作者凡古心性古忠孝節義生民疾苦衰俗頑薄之交有心者讀之必自皆有嘆且感且信盡性得清明語皆心得故識能動物如此

物交物　一句　吳雲

物有為所引者當知其受敝之所矣夫既已交之而不能不引也執主敝是而令其受敝若此乎且物不能以治物故宰萬物之化者必在無物之體然非所論於耳目之官也夫耳目之官暫謀所運也聰明所出也安得僅泥之為物而既不思而敝乎物安得不謂之物也吾於其敝之之象而想其進而交者焉吾於其受敝之處而想其引而出者焉吾謂之物則皆有形也皆有欲也兩有形似乎相格兩有欲無不相交矣謂之物則皆滯於質也皆逐於幻也以質相遇則交之者遇境則投以虛相逐則引之者無境不出矣待居之地未嘗有睹有聞而不睹不聞之中憧憧者是何物乎若或交之而逝倘若果在吾耳目前也此時雖欲不睹而不能不睹雖欲不聞而不能不聞若其質任自然之勢也平旦之時亦嘗收視返聽而收視返聽之念其收者是何物乎恍惚交之而授授者若皆吾故物也此時不能不視而猶恐視之不多不能不聽而猶恐聽之不盡者亦具一往難窮之勢也是以交之時猶一境也而一交而即引則一境之中內生千百在夫而不復返不能待此境之前後見彼境之來也交之時猶當境也而隨交而隨引則目前之境皆或過或來之境齋往而無所停並不能留瞬息之餘

地定目前之應迹也吾求其所謂天聰天明者無有也引之而去矣僅存耳目之物耳求其所謂耳聰目明者亦無有也引之而去矣但見聲色之物耳其初耳目爲主而聲色爲客無來而不迎其究聲色爲君而耳目爲臣無呼而不出以此爲人亦聲色之人矣安所稱大哉

無義不搜無轉不徹非實從身心體貼一過不能言之明晰如此

心之官則思 二句

艾南英

揭心之所以統衆體者而卽思以畀之焉夫心官在思故與衆體異也然必思而後得則思要矣且人知物交之皆緣耳目以累心而不知不善事心者究使心等於耳目盡心之職雖異於耳目而吾必使心踐是職而後可以爲耳目之主是故耳之官在聽而思其當聽與不當聽者則心之官在焉然非曰一明乎心之官而所以當聽與不當聽之理遂了然吾前也目之官在視而思其當視與不當視者則心之官在焉然非曰一明乎心之官而所以當視與不當視之理遂了然吾前也當萬感紛紜而天君內應此時謂

之心仍其官則可謂之得思則不可何也百慮搖撼未始不與衆交馳也夫惟惺然者不蔽而後吾始能有思而是思也乃足以宰衆感矣當其大形而內自操攬是將謂之心仍其思則可謂之非物交物感則不可何也獨覺中游未始不與衆俱役也夫惟洞然者無累而吾始謂能思而是思也乃足以役衆體矣蓋耳目之役以氣動也心之思亦以氣應也均是氣耳而官在思可暢之以思則以理馭氣而行乎感應之全而總是耳目之官於吾身爲視聽之職也心之官於吾身亦特設之列也均是形耳惟官在思而宰之以思則以性治形而提乎明聰之上而不亂然則心以能思

為職是心之所以異衆體也而以思爲官心之職則吾之所以善
治心也此之謂大體也已矣
心之官則思此思字兼形氣理欲在內思則得之思字方是指
思若兩思字作一樣看則下文不思者豈得成爲其心乎（自記）
上思字指其職守下思字乃其盡職處分肌擘理清思鋭入題
陸隴闓

心之官則思　一句　章世純

心所司之大而體之大可知矣夫固心以任變所謂思也心唯役
思以自御斯其所以君衆體乎且體之接物各構其以相隨
類以相招耳目形氣之體因宜與形氣之物相施受而分量亦
固不足以參乎思之數也若夫思則有妙焉者矣物之形而上者
謂之道妙形氣而爲言而人之善處道者謂之思則虛遊無以相
領此其所受擬固天下之至微也而孰爲此者非心之專司乎心
者君主之官神明出焉是故衆形之用效於四末而此獨隱深以
自屑其深藏者所以獨爲不可褻其不可褻者所以獨爲不可測
也衆體之職效於一節而此獨大略以爲司其虛趨者所以成其
振觸其兼總者所以成其參酌也於是而有留物之智不積聚則
自滿而能憶故以爲藏是故耳無駐聲之地而此獨留其響目無
潔色之道而此獨久其留大思者以其往識緣而成想者也故者
之不忘則思之所以生端也於是有任物之哲智常浮乎其物而
意不止如其境故聲之來者有實而此尤達之聲之所不至色之
所效有質而此尤達之色之所無與夫思者以其見在推於無端
者也來者之相引則思之所以極變也何也蓋人者德流氣薄而
生者也生之來謂之精兩精相搏謂之神精神之合謂之心是以

心者善入亦善出而思者能往亦能來也

蓋大力之文由於周末諸子其思力銳入實能究察事物之理故了然於心口之間非揣摩字句而倣其形貌也然其不能上躋唐歸之風軌亦由於此

高子曰小弁 一章　黃淳耀

詩可以怨大賢即小弁以立教焉夫平日之孝可議而小弁之詩不可議也明於當怨之故可以教天下之為人子者矣且處人父子之間此天下之至難也而尤難處者帝王之父子蓋有宗社之寄則賊亂易生居嫌微之間則讒構易入處之不得其道則天下幾疑其君父而亦不諒其臣子所以難也君子讀小弁之詩三致意焉蓋作此詩者宜臼之傅也可謂能敬太子矣而說者猥疑之曰怨嗟乎亦知幽王之世為乾坤何等時哉親若申侯時之而已是路人也賢若伯陽父憂之而已是亦路人也忠厚若正月以下諸詩人咨嗟之而已不得不為路人也以路人自處而以越人處君則雖欲含涕泣其中實與談笑者等今更取小弁讀之其身世則舟流也其本根則壞木也其心事則毛裏也哀痛幽默有不得已之志焉則以天下之所棄者虐戾之君宜臼之所親者本生之父也舉天下無親幽王之人而親之者獨有一子在此子亦更無仁其親之事可仁之者獨此一詩甚矣作詩者之為君子也而說詩者猥疑之曰怨也夫小弁為怨則將使君於七子而後可耶今夫能祭伯奇伯洛告哀將亂之成至以一笑易一國此自依卦流曦以來未有若斯之酷者也使七子之徒易地處此必將寢于抗

塊以紹聖人之□而宜日丙穆甲侯爲之選成存興民我乘其冊
都是矣以能不過者處大過君子知其不怨矣奈何并此詩去之
世行爲之傳者於其本旨而教之以勿匏於其不怨者而導之以
怨亦以是詩□其中正也後儒□篤不能爲變雅而可得說爲蔡邕
後得其宗則天下以爲不能子矣者安得不救之爲相然則
詩朋本是詩謂此一詩之力可也今日人引人怨親之意以功雖
此詩禮人詩者將今之而以爲教人下使人了蘊之相與然而不
其可十九人然則當用之十一可以不論也夫
平王忘其親而小弁之怨爲親親此天理所得以不盡亡人心

有□以不盡息也有思想要下筆繁紆鬱悶可以感人

五霸桓公為盛　二句　　陳際泰

獨推齊霸之盛以其近三代之公也夫三代無刑牲歃血之事桓之葵邱庶幾之矣其高出五霸者以其近帝王霸遞降者也帝之盛近乎皇王之盛近乎帝伯之盛亦近乎王則桓公是已夫五伯豈有先於桓公者哉而功亦莫盛於桓公之時上承之後也而桓公之於王事之近也何也春秋之諸凡□□者於伯也而天下之權聚桓公之身又凡□□及其季也而桓公之志荒則桓公已不免於衰而昔特以推其盛此又何也則君有取於葵邱之會之事也嘗試論之宋襄稱盟之後也然而弱也秦穆楚莊伯事之修也

然而夷也且也心不外者乃能統大眾知不繫者乃能處大事以此律齊文辨之況其散而者乎於是以獨齊齊桓葵邱之會尤盛蓋自是諸侯歲盟于桓公之志矣雖亦不必刑也書亦不必傾也血亦不必歃也夫大道隱而家天下然後有誥誓忠信薄而人心疑然後有詛盟詛盟亂而約劑亂然後有交質子故論者謂誥誓不及五帝詛盟不及三王交質子不及五伯苟能是焉則已矣而不虞桓公不徒卻交質而不用也抑且桓公之幾於忘盟而不為也豈非有志於天下爲公之世而其事幾合乎後世徒見桓之會有天子之宰三于首止殊會世子不以夷於諸侯而不敢盟

焉于洮序王人於諸侯之上而後盟焉于葵邱亦序周公於諸侯之上而不敢同盟焉君子以桓爲知節矣以是取貴乎春秋而抑知其卑薄從忠見於不歃者猶有三代之遺意也哉夫桓之卒齊傷天下之無王霸之卒晉傷天下之無伯非無伯也不能如桓之以信待人以達於王事也雖然時至而後物過而止葵邱之會桓公極盛之舉亦桓公將衰之機也蓋自是無四方之志矣是故昔之重詞之複以著其美而書日以著其謹亦伯業之衰亦豈天下之幸哉

諸傳紀說未必盡是聖賢持經以入時文便已卓爾不羣故知天資雖美必實之以學而後文可成體也

舜發於畎畝之中　一章　凌義渠

明生死之機以示人而天意不可負矣夫人皆在憂樂中而孰知生死即於此決乎善承天意者宜何如也嘗觀人之一身勞然以生者仍不得謂之生心與性其所以生也從心性治之而形氣亦靜然退聽而人遂因之以不朽此屬之人事乎抑屬之天道乎謂天以困之者亨之而如勞者如窮餓如拂亂者身名俱敝殆不可數矣謂天以困之者終困之而若畎畝若傅版若市囚者舜說諸人又何以稱焉蓋天未嘗以大任畀之日之艱苦而不得不借艱苦一途以堅其任之之基賢聖并未嘗以動忍覬天心之眷顧而轉假由動忍有端以厚其任之之力總之不以形氣用而以心性用雖日與憂患俱而未覺可畏者能憂患之人也至心性全其貞而形氣驅其敝雖日與安樂俱而亦未覺可溺者能安樂之人也如必有待於困衡徵發借勵於法拂多難天之意不已薄乎而生之路迫矣雖有作之喻之者以善其後有爲人爲困者以挽其亡天之意不仍厚乎而生之理忽出矣乃知彼與之以生而不忍貽之以死者天與人相對之至意能與以生而不欲驟與之安樂能遠其死而不欲遽遠其憂患者大於人相成之苦心故世有憂患而未必生然且義士動以身殉而不知其歌日月而薄雲霄者皆

生蔽也始與賢大夫之旨可發揚而并有時也世更多女樂而大
必死宮室妻妾之奉終身而不知其思慮所而視聽嗜者皆死氣
則始不得與賢臣人之劍並觀焉而非有私也獨所謂動忍增益
者根心而出極於誠則從揣摩而入近於機穽如穽就脫而者
無論師友君諸臣可多得乎

後二比所謂無能之士所欲之可以發越起悃而合以求其志行
知為忠孝甚成人

強恕而行 二句

曾異撰

物可以强求而備唯其我有之也夫備物之謂仁然備物之有於我故可以恕而求之耳謂萬物皆備於我者不求之而自備者也恕求之而無不備者也是故自然之仁多物備勉強求之而物亦備是以謂之皆備云今夫物而非其中之所固有則雖百嘗之而不得大其理之所備者假其中原有是物者也天下有其非行其恕之所固有則雖斷推之而不可行大甚難之而能行者假其中原有此以行於是物者也夫所謂仁即自然其備物體之謂誠然而求之於萬物焉遠矣第求之我焉近矣即求之我而取

必於誠身之樂則又遠矣而第求之於強行之恕焉莫近矣今夫人莫不欲人之我愛而我亦有不愛人之時亦恕也然此欲人我愛之心即并我備愛人之理不可也則強而行愛於人焉始第行於一人而人人復然則夫所謂保四海者亦至仁亦可近而取之矣今夫人莫不惡夫物之不能相安而我亦有不安物之時非恕也然此不欲物相不相安之心謂并我備安物之理不可也則強而行安於物焉始猶行於一物而物物復然則夫所謂格鳥獸草木與之深仁又可近而取之矣而行之恒然而譬之而推之不亦不誠之甚乎然與其不誠而為仁也不若念乎誠於為不仁

規試且人而非其心之所欲人則何以亦曲致其[illegible]又[illegible]乎
斷續斷強斷斷誠也亦始[illegible]其未誠者求之仁近而誠[illegible]
且覘覘然強而譬之強而推之不亦不樂之甚乎然其勉强為仁
而不樂之何使其勉强而為不仁[illegible]不返[illegible]且人而非
其意之[illegible]又何以宛轉推行之[illegible]見于[illegible]
哭也亦始就其未善者求之仁近而[illegible]故以萬物皆備於
我者勉强求之而亦備也

就白文看何并脈貫通案腑囊説去[illegible]

今人只為[illegible]許多講章白文反[illegible]文章用盡氣[illegible]

[illegible]無偏 宋儒之書苟不能貫穿不如
[illegible]講章[illegible]講明此者也講題目不能了了又何取
[illegible]文[illegible]如此看題各有眼卷
[illegible]不知[illegible]做佳見其[illegible]也原

強恕而行　二句　黃淳耀

得物我之所由通而皆備者見矣夫仁之道者我與物[illegible]強恕以通之即於物體何獨哉今使天下有生而不仁之人則相循於偏私而大道可不設矣又使天下皆生而近仁之人則相忘於命而[illegible]為[illegible]矣人惟反身之誠[illegible]而皆備者之終不可以成嗣也故求仁之方[illegible]要其[illegible]致之而明白仁齊其衆萬之情[illegible]則曰恕所謂仁者[illegible]以厚物實[illegible]生於天下之物統於以觀我實[illegible]我[illegible]而仁[illegible]恕[illegible]從仁而由矣所謂恕者何也不忍於一身而知身以外之無適非身不忍於一我而思我所接者各[illegible]一我則誠未至而恕至焉仁益從恕而入矣仁者無所於强求仁者必作之以致其爲仁者獨以天行求仁者務練之以幾於道[illegible]若有思也[illegible]若有謀也不蔽失[illegible]然與[illegible]之至者[illegible]以公溥[illegible]物逆去其[illegible]之見[illegible]後[illegible]物[illegible]者[illegible]於必[illegible]而已[illegible]先[illegible]之道殆取諸此而不遠[illegible]與[illegible]也不幾於外物與[illegible]求通者務[illegible]下無[illegible]之物不隔於[illegible]天下[illegible]者則

於勉致吾理而已矣耶彼日強其固人博愛寬容之恩始體諸此而強切焉撫人當矢念之初亦各有近仁之處乃仁至而不自信即仁也而不自知以其思索之不力也強恕者體之以平日得之以一刻履夷旁身其與心相對也久矣高舉之所以爲生人仁也之曰榮其有施救君子當勢窮之日或反有不仁之時乃仁有餘將而恕行存想能充其而仁復見以其剝復之不遠也求仁者推及人之用全無我之體哀痛所惻其與天相見也易矣精言之而以爲盡性至命之所本何去遠哉天下勉強之聖賢終勝於自然之衆庶循理處善一念可以宥羣生天下篤實之學問尤勝於高明之性資致行設誠已夫可以容天下夫孰非備物者其棄此身於不仁耶

張太僕

嘉靖以前人一題必推其義理之實務有以抉擇了事者見此等理窟中之隱見其道乎仁恕原於推行實學必如此斯透才見八手寅日理道文多深晦乃簡括篤切質而周詳故品將少遜於陳章大分絕人黄子人功可思陵章志在傳世黄則獨立軒泉之學茲編於化治僅取理法上乘則東取義藝氣格路萬略有結構而啓禎則以余陳章黄爲宗所收多與四家體製相近者餘亦各收其所長不拘一律俾覽者高下在心各以性之所近力之所能而自執焉

達不離道　二句　楊廷麟

任道不移從民望也夫道持於身望之所宗也至於達而後知其不離耳蓋士苟有得道愈矣可以與類俱入而必皆舒於天下之故者以爲天下之人雖多而天下之望甚少也太至若行神明而既用隨事俯仰其乃羞處土而處常世之心乎君所稱達不離道者乃何如哉天下之大事初起百人爲之勿討也豪傑之士出焉而亦以爲難故則民始憂之矣蓋失望乎其事之復也天下之大變迭興百人僨之勿怨也英雄之委斷焉而重有所毀壞則民怨集之矣蓋失望乎其人之重也故夫名與之士多損辭於達官而

守道之儒獨加名於隱約亦所自致然耳朝廷必備官而世所仰重者一二人而已方其窮困時爲世所指名並其一行當而淺望之歟天下所以皇皇而求我者以其道耳苟其離之則與庸人何異而盜虛聲爲故必有以大慰天下之思也天下亦多事而世所推服者一二端而已方其閒暇時爲人所屬意當其當大故而則有望與我之所以得稱而獲以名以其道耳苟其離之則與百姓何以而后亡忘爲故必有以大白其生平之素也昔觀有望之上欲有爲於天下也有所甚易而亦有所甚難其所爲甚易者則其勢也勿戾勿頓之義者之有素後達處變事而人不我疑其所居身得其要矣然而小變易可以欺人乎上亦有持己甚嚴而游移以趨功名之會者人望亦從此減矣其所爲甚難者則其事也嚴氣正性之致信之既深凡有所難能可與不我屬其所身任亦孔艱矣然而小推委可以自解乎士亦有推方爲圓而隱忍以消傷患之來者人望遂從此亂也故惟不離道乃爲不失望哉古之君子抱道用今其心如結今也窮而低節達則已所用士以爲處士純積修名及其得志無所名實而退之道道衰矣衰微矣

高達字不從民望中看出來便可移換他處故字亦折不醒矣文之可愛不獨文采清流　原評

人之有德慧術知者　一節　陳際泰

人生大不得意之事未可以爲不幸也夫疢疾亦以爲大不幸也頗獨不念德慧術知之所由來乎則大不得意者何嘗不爲大得意者乎凡人於患難之來身攖焉而不爲安也曰此世之疢疾也心憂焉而不能暫釋也曰此吾心之疢疾也夫有形之疢疾物亦可攻而無形之疢疾有望而卻走者矣則於是乎日夜謀所以去之是有其見事之淺也去疢疾以自去其德慧乎去疢疾將自去其術知乎無慧而德愚無知而術拙無德慧術知而行爲何疢疾而從無慧有無知是疢疾者愚之所苦而智之所貪也非貪其疢疾也其新其疢疾不欲多乎人以奇貨之資而已矣均一德也其不欲置此身於蒙昧之地而已矣抑疢疾者人之所爭而天之所所爲居性之質者何待患乎已耳既而漸進微妙升世一切之德之所能統此理得然而故昔以爲生有逆行術知者或上聖能之而不數數也均一術也其所爲接物之方者何待應酬已耳既而彰往察來非世一切之術之所能理此豈無故而然哉以爲生而遂行術知者或天縱能之而要亦不數數也蓋人心之材可以無所不至安而逸焉而已有所不至矣疢疾者所以用其至之之資也知之境愈深而愈精而內之神愈凝而愈出使安逸焉不幾誤

忽此心之操之爲是愛者乎夫人心之力可以無所不闢散而用焉而已不能聞交以疢疾者亦以斂其散之之勢也吾之紛紛可悅者既聚其資於彼而中之殷殷可愛者乃專其功於此使安逸焉不幾墮虧此心之力之爲摩磨者乎有德有慧有術有知此蓋爲可喜可樂之事然不知所以致此者亦安在而可幾也向昔之無慧者而後有慧焉之無知者而後有知此又誠爲可愕可疑之情然不知所以致此者非奇異而足怪也善處不如意之事者當逆操於天之所以設其所以成人者有以而用之者矣且善處不如意之事者當順觀乎人之所美彼其所以自得者有樂而取之者矣嗟嗟人之疢疾果有益於人而顧欲厭之乎

正言冷語反復喚醒合句忌者悠然以思躍然以起文情跌宕清緻亦足以往復不厭

食之以時　二句

尹奇逢

有以節民之食則使民不侈於富也蓋既富之民必多侈以時以禮是以王者撫有民之世嘗論貧困之民亦多欲無妨也無財不可以為悅自姓分自為節富門之民雖少欲易開也侈於財之所易爲朝廷因代爲計何也小民每慣於貪大以豐為不可知之數取今歲之所食此以爲例則今歲之食用不難餘今歲之藏以供其志有所以求成者則又謂將來必明矣小人每恩於效人以貧富不日今之食取乘之於家説以爲寬則一身之食用不難發數世之富以大其觀有謀以久遠者則輕蹈不遠及矣是以王

者有深慮焉躬行節儉以布告天下以食之以時用之以禮食亦人所甚欲也然我固何人無欲以止之情亦定以節而成其伏臘亦其最待是為導節之道今得供王名其儉之人名以節其節各節有常則未嘗禁人以食也而以之民而制為之節焉耳且小民不知之節不如計所其使者所因其勢而利導之也則不可盡廢也此門於嚴何日時往來之事則定以時有伏祭冠婚制有定式未嘗禁人以用也患物之窮而因爲之限焉耳且小民亦非謂無物力耗竭之處今得供王者奢靡之大禁以飾其儉當無交之隨亦衆情所共安者是以下其令如流水也而門有奢侈之家雖

驕奢其所習而人俱以時人俱以禮則非時非禮者衆必呵之爲不祥夫不祥之事抑又何故奇血以奉之當亦醜然自笑其不情抑則有奢靡之習難強易其所好而人俱以時人俱以禮則其時非禮者衆必付之為不祥夫不祥之事抑又何故費己而為之當亦返焉自得其無謂食用如是而使富之民乃無復有得貧之道也已

眼前景致口頭常說來不覺其氣色淹得自大蘇

大旨皆從三代以後民情想像而得對之使人心開貪夫汝人

二意恰是富後景象尤有佳趣

居惡在　四句　高作霖

稽志之所在而尚有獨專矣夫士志在於仁義以之為居為路而知舍是無尚也又何必疑士之何事耶今夫士未嘗求異於眾人而於習而安焉之際思此身何所位置何所適從則雖欲自喪於頑庶而有所不可故論士者不可不求其志之所在也志之以仁義而又別之以非仁非義者何也渾然中[illegible]者[illegible]其至是之分志無專趣識既精則有以得其安行之所而見有可究其居也夫仁以宅物為性不留[illegible]然後[illegible]皆備之原則[illegible]仁之所[illegible]也與天同體與物同命其寬廣而自如者總在於幾微辨別之仁則失此幾微殆更無寬廣之宅也已由是而可究其路也夫義以各當為用惟須絕其貪昧之心然後能為其措施之宜則一義之外無復違也見利不趨見害不避其規畫以正名總在此精詳切治之義則舍此精詳殆更無坦易之路也已若此者士之所在也一往而有寄於是又若門[illegible]生而不得不出於是此無他仁義之為也充塞久矣清[illegible]者[illegible]而濟之者有力爭於放[illegible]之餘亦惟是以統[illegible]仁之所[illegible]用之行皆在於是又若上下古今而有所[illegible]於是此無他仁義之關紀綱也大矣其統其[illegible]則其[illegible]仰於先後之間亦

惟是之[illegible]於[illegible]名世而[illegible]之[illegible]以自[illegible]以為非仁非義之[illegible]際惟自問之而不能與世人共[illegible]反也[illegible]以無識而[illegible]之中[illegible]不能自[illegible]以[illegible]缺陷此[illegible]能代人[illegible]之而終不能使天下信從之是以[illegible]之知其事者少[illegible]抱無窮之志也

[illegible]則[illegible]界[illegible]行[illegible]於[illegible]使[illegible]

若[illegible]

桃應問曰 一章　　楊廷樞

觀大賢與門人之問答而得爲人臣子之則焉夫君父縱有難處之事而臣子終有不易之理故設問於舜與臯陶以立天下萬世之準與且規矩爲方員之至而聖人爲人倫之至者何也方員至變而不出乎至常規矩至難而不越乎至易聖賢之道亦有規矩焉不過天理人情之至而已天理失而入人情人情失而入權術以權術排時勢之窮而時勢又出權術之外則權術之窮也更甚是不若因其不易之理而可得不窮之法此桃應所爲設難以問並以爲舜爲天子而其臣有臯陶者爲之士倘有瞽瞍殺人之事爲臯陶者則如之何執法則妨君議貴則妨法此亦爲臣甚難處之事也孟子曰無難也臣之所知者君而已矣臣惟一君君惟一法所事者君則所守者法微獨臯不得私卽舜亦不得禁也充此義也法爲重則情爲輕豈復有擬議斟酌於其間哉然臯方執瞍而以子若舜者爲天子又不得禁其臣之執爲舜者則如之何處法既不可庇親又不能此亦爲子甚難處之事也孟子曰無難也子之所知者父而已矣子可無天下不可無父所全者父則所失者天下微獨棄之甚易卽終身棄之亦易也充此義也親爲重則位爲輕豈復有徘徊濡忍於其際哉蓋天下之事不論常變而但判理欲理者事之一定者也臣自行臣之事子自行子之事雖當大變而不失其大常聖賢之心不計難易而但辨公私公者念之最初者也百慮未萌而人咸知有君父百爲未起而人咸知有忠孝雖遇至難而不過處之以極易此可見天下惟天理人情之至可以徑直而自行而在權術矯制弗決者皆人欲之私害之也蓋聖賢辨義之精微如此

理醇法老質色皓然羅光日新

桃應問曰 一章　黄淳耀

極聖人必盡之心可以處變矣夫大聖之用心必不以私累也設言舜皋陶之處變不可以觀人倫之至乎且法律之事出於義而惟仁之至者能操之本之愛生於仁而惟義之盡者能全之蓋仁者不失人於法之內故亦不失出於法之外也義者不遺近以便親之心故亦不遺親以徇己之事也觀在孟子之論舜皋陶已夫愛親莫如舜執法莫如皋陶而適有殺人之瞽瞍介其間爲皋陶者不大難乎曰無難也夫立君以安人也以天子之故執法則失其所以立君之心平刑以恤民也以天子之故逸賊則失其所以平刑之意故有謂親貴可議者即大亂之道也皋陶之於此禁亦莫不禁亦執之舜本不得禁乎何也殺人者死此非有虞氏之法而天地以來之法吾行天地以來之法所以成天子也設有絲毫使逆於其事則皋陶非聖人已然而執法固莫如皋陶愛親終莫如舜適有瞽瞍介其間爲舜者不大難乎曰無難也夫得親而後爲人也有伯父立名之心雖百治不可以爲人寧當所以廣孝也有先己後親之意雖濟萬世不可以爲孝故有謂民物可恣者即禽獸之心也舜之於此顧天下則失親顧親則失天下必也棄天下而逃之乎何也側身窮海此降天子爲匹夫而即降天子父爲匹夫之父降天子父爲匹夫之父亦所以謝士師也設有殺徵芥蒂於其心則舜亦非聖人已蓋以匹夫之命爲輕於天子父之命者此三代以下之論非所施於上古以父子之樂爲不如有天下之樂者此豪傑以下之事非所論於聖人法伸於宮禁則人不可以妄殺而海內刑措矣親重於天下則力無所不竭而大孝錫類矣此孟子仁至義盡之論而亦桃應有以發之與昔淮南厲王以大罪廢徙蜀嚴道死而袁盎請斬丞相御史以謝天下田蚡失意𥂕酒而武帝殺魏其族灌夫以悅母后此一君一臣何其壞法與漢之趙苞魏之娄敘五代之烏震所抒不過一方非有社稷存亡之寄也而皆棄其母於賊手而不之顧此三子者何其不孝與嗚呼仁義充塞久矣世乃以孟子爲戲論也

學識定然後下語不可動搖歷是而逞辯必支離無當即理守註語亦淹淹無生氣也

民為貴　一章　　艾南英

極論民之所為貴而君之所以待民者可思已夫君與社稷至不能與民比重而顧可輕其民哉且夫天之為大民也必生出類之才首出君長之而後承以諸侯大夫師長以賞其力又為之壇壝社稷春祈秋報以求其相於冥漠之表然則民之與社稷與君其輕重何如哉吾謂民為貴而社稷次之君為輕原夫生民之初不能自君長也必有德之大者而後有眾之民從而聽命焉於是有諸侯之國合諸侯之國又不能自君長也又就其德之愈大者而後羣海之民從而聽命焉於是乎為天子是得乎邱民而為天子

也然既為天子矣天子必建國而使必立家大為侯國蕞爾小為采邑皆使於是有得乎天子而為諸侯得乎諸侯而為大夫者然皆不若得乎邱民者之尊為天子然猶未足以見民之貴也彼得乎天子而為諸侯矣上慢天子之政而下有大夫之奉然上則天子有大司馬九伐之權而下則大夫有貴戚易位之柄為其失民心而危社稷也然則為社稷而變置諸侯此為社稷故為失民而已矣何也彼社稷者尚未能免夫此也社稷貴為上公等比之侯尚所司者亦旱乾水溢之事則既有分附之職所守者犧牲粢盛之為則又有侯國之奉使斯民之賴其徧淵諸侯而錯綜社稷

則非天為民而立天子使之奉職而祭祀以馭其犧牲之意故旱乾水溢則變置社稷所謂食不得成人皆不遑而役鼓於社朱絲寧之皆有以達之義則乎社稷不能為人捍災禦患則不能無功而坐食其報況於諸侯之失民心者乎然則諸侯社稷而不及天子何也民心既散諸侯皆叛天子將無與立而天下忍言之者所以全大臣之天下一統也然所以維而不至於敢逆天命革之則亦變置之後有也

也方此作實出題主輕重大節而措辭條件可見古文義法無一不備。左家中人皆謂文之天分有限然此拜滿古之文風味猶存終其黃漾則出其多事功深之效

口之於味也　一章　　章世純

君子之於性命亦各有取也夫性命無優劣之分皆其能成者是耳君子所以有取性取命之分也且天下之所謂小人者非能離乎性與命之物也安命養性之誠小人亦由之而不於其所則以成其小人而已故雖復桀跖亦爲養性非爲悖性之故自暴不至此雖復桀跖亦以安命非委命之故自棄不至此君子非盡反其安養之說也道無以相易吉得殊乎取舍之分亦未舍乎性命之事也理無以相多也獨籍乎輕重之權安命之學信有之矣而所安者則聲色臭味安逸之爲奉者也於此而舍性取命此其得力於

命耳夫命豈不涉乎氣數之事哉而使有功於聖賢遏欲之學則君子之於取命也矣養性之學信有之矣而所養者則仁義禮智聖之爲德者也於此而舍命取性此其得力於性耳夫性也豈不猶是情志之所哉而使有功於聖賢進修之方則君子之兼取性也矣其於性中命所以使天有權雖然亦何妨於性也人有欲而後生欲者生道有爲耳然與以不過所以適於當然則節而亨之道爲亦所以爲性之利也其於命中性所以使人有權雖然亦何適於命也天用理以生物佈名陰陽外爲耳而補其不足所以開於各正則善反之道爲亦所以全命之事也故有君子之取舍而

性命皆得其正矣

上性字下命字專以氣言上命字兼氣與理言下性字則專以理言孟子正分此兩邊示人知所取舍陳大士提性字側注亦是作文擇易處且非或使則必合如此則又爲物所轉也原評

章詞凝古如取諸宮中物而其一語又於拗解實此題空前絕後之作

口之於味也　一章　　艾南英

君子自勝之學謹其所謂而已夫均之性命也有不謂性者有不謂命者總之以自勝為學而已矣且學者之說雖患其有所附以行其私夫有所附以行其私則雖理之精微者至於性命而止矣然而皆可附也附性命以行其私則其視放僻邪侈豈有間哉即如口於味目於色耳於聲鼻於臭四肢於安佚孰以為性豈復得而求之哉遂其所性豈復有所底止哉君子何而思遏塞之稱阻於分之不遂而以數抑情何而揆理氣之衡制於義之不可而以道哉蓋則命者出於君子之所謂而人不得附性以行其私也雖然性可附也命亦可附也附命以行其私猶之附性以行其私也學不主於自勝則命之說庸愈乎哉彼夫仁於父子義於君臣禮於賓主智於賢否聖人於天道在我者有厚薄之異寓在人者有所遇之不齊變而諉之曰命亦何不可之有而君子曰此性也何也人指耳目口鼻四肢之欲而曰性也以其生而有也吾亦指仁義禮智天道之事而曰性也亦以其生而有也生而有之故可以困知可以勉行特其歸之一也亦安有稟賦之異哉生而有之故與者可化愚者可格特其感以天也亦安有所遇之不齊哉於彼之生而有者曰吾性固然於此之生而有者亦命實為之也非附命之說以行其私者乎是故君子不謂性不謂命一自勝於血氣之治一自勝於倫物之際亦以學者不自力於隱微而浮慕於名迹則雖性命之名可藉以行私而又況下此為假仁假義者哉然則性命者人之散名而學者不可以不辨也

調字從來無此劃出蹊徑再發辨一番判全矣自記

理精氣老文律亦變化合度就此題文較之已有勝於章而與陳並勝矣觀自記可知古人為文不苟而自足如此

智之於賢者也　　艾南英

大賢原智而表其所爲焉夫賢否非智不察也故智之德屬之而君子將以此衡性命矣嘗謂貞明之體必有所麗而後見其於人之賢不肖是也顧有所麗而見智而智之同異大小亦可得而觀矣何也人非特賢不肖相懸也而智亦相懸有秉無緣之哲而亦有居中識之靈人非特智有難易也而賢者之知於人亦有難易既隔同體之遠而遂不察異量之美然上智明哲無窮而其名不過曰智之於賢者也即中材得一遺十而其名亦曰智之於賢者也是故正人之於憸人相鏡而不能相收此事理之常也乃有同明之照辟氣非遠而竟以賢昧賢遂以賢汩賢究其智之所蔽同可成黨異可成爭若心跡不相紫者則智之爲溝爲蔽果不可以槩論也夫至公之與至私相鑑而不能相茹此虛明之本也乃有一人之身明昧居半而竟絜其所長遂至遺其一短究其智之所專治以之恭亂以之兆若先後因兩途者則智之爲偏爲全果不能以臾槩齊也是非之念夫婦可以與蓋著於衆斯衆皆於寡斯寡惟夫婦可以與而智之分量推而上之有不可等者矣虧蔽之端堂階可以罨蓋孝子或見蔽於慈父忠臣或不察於英君惟堂階可匿而智之神明拓而通之有不可測者矣此無論徹天明之鑒者合千古仰照智之難而貽事後之悔者亦寸衷抱知人之悔則智之於賢否果非人之所能爲也命也君子將何以處此哉

包羅富有發揮警切之於二字雖五句所同不爲梳櫛則實義不能透文亦處處醒露

欽定啓禎四書文　下孟　智之於賢　艾南英

布縷之征　一節　　沈幾

善用財法者不恃法以斂民也夫即此常征耳能以緩之足以離殆吾民何有餘矣豈獨積征能病民哉且夫厚心而病民設何忍王未有不瞿然念者也乃綜制一定上有所據而必難下行所治而必守不復相憐念者乃在征求有變之日矣然則人主已行因[illegible]民之事而恬不及覺此常法爲之乎吾以為上有[illegible]民皆共所應得者也奪其吝不肯與之情而迫索之急其苦不支之勢而賴收之先王嚴其不堪而隱動人以深思緊名之曰布縷若栗米若力役先王之法正以謂之征而心愈傷乃後世之種種

以開其[illegible]歲愈立蓋法成而民無如何矣不有深於民情之君子乎[illegible]吾所以不得不時取其一者用故也使其一可已亦已[illegible]矣[illegible]所以不得不稍待其二者用故也使其[illegible]可捐弗捐之矣[illegible]惟君子見爲用而小民[illegible]爲征豈君子見爲緩而小民[illegible]無他旦夕[illegible]有無[illegible]保全於在完聚其家人父子已耳用二焉而殍民立見矣用三[illegible]而離民立見矣夫民也財力皆願自效猶恐亦所不逮蓋三而[illegible]之誕敢言怨所[illegible]既已殍且[illegible]可[illegible]深民而不應罪反在民可[illegible]綠史[illegible]在史朝足以為此故額也官府皆因此故額也

指假其爲不識朝夕之慮夫坐流亡爲不事生業之逃乎竟勝悉其故而傷其痛者故由是觀之緩不緩之際亦危矣在君子軫䘏爲懷更有廣生息以厚之節縮以餘之皆治法用與緩之間而已[illegible]弟自爲論將計也亦慎毋驅而散之以自絕其征求之路爲也

題只謂應於常征之中寓矜恤之意耳先王取民以足國用自有一定之節度在文未能於本原處立論家數亦小[illegible]深痛之語足以警發人心

人能充無受爾汝之實　一節　陳際泰

善充義者先去其物之所能受者焉夫爾汝之名之加猶非其甚者耶實能受人豈遂以爲害義者哉而必不受其實所爲善充耳且名者物之所從人從之而加其處者之意我從之而分其堪受與不堪受之情名之可不堪即實之所不安由是而推焉固終身用之不窮矣吾試問充義者曰之夫善於充義者必不使己有一毫隱忍之意有一毫隱忍之意必不能激烈而光明非善充義者必不使己有一毫疵纇之端有一毫疵纇之端必不能純白而愜適今夫爾汝之名其常也則夫受爾汝之名亦其常也上之鮮君公之賢者下之亦不至盡出之賤可也而人多受之君子不遂以爲大義也然受之者於義爲無害而君子斷不受者其義遂無以加矣以明其人矣　有美其激烈而光明也激烈而光明是得乎義之所也其相爲在小子之所自伸者矣人子之以爾汝之名外忻然受之而內亦忻然受之名小人而受者也外忻然受之而內赧然恐之者君子而弱者也身非小人而外忻然受者度其事皆不至於可恐之甚也外既受之而實未必能受也惟夫己有實不欲受之心而竟赧然矣內既赧然而外猶不免忻然君子以其爲隱忍而爲之而以抑其餘誠惡其隱忍者之有其類也則反而求之天下凡此隱忍者而必欲自伸則更有何者而能屈之者美其純白而愜適而純白而愜適是精乎義之用之體也其得力在先正之所自克者矣人子之以爾汝之名人施之而已無以致之者君子固忻然甚安也人施之而己有以致之君子固赧然不安也身非小人而遂忻然受之者度其事原無與於一己之爲也是名可受而實必不可受也苟夫不免或有可受之實而遂不能以一日安矣原無可安而自以爲可安君子以其爲疵纇而惡之而以深病其自絕滅惡比非類者之有其根也則反而求之天下凡此介介者而必欲自克則更有何者而能安之從前之爲實必不受而有以致其心之所必有此節烈之氣也即後日殺身成仁之見端也從後之爲實有可受而有以致其心之所無愧此聖賢之規也即當日慎獨自反之精微也無此而欲爲義斯義不可勝用者用之所留者有前於用之所不著在也

思如泉湧隨物賦形而行於所當行止於所不可不止東坡自道其文云然觀此文可想其行筆之樂評者謂無受之實有氣上事有理上事自伸一段專以氣分上言聖賢義理功夫行達集辨之極當其實兩意相承闕則義理未備試觀自古卓然自立之士豈有無盛德無氣節能慨然以與者至於

但任氣分而不能自反自克則兇悍無賴之徒羞惡之心已亡更何有於爾汝之實之受不受乎

曾晳嗜羊棗 一章

羅元壽

以所獨言不忍而其意可想已蓋曾子有不忍其親之心而嗜特觸焉然則所同所獨之論所以曉丑而非以盡曾子也且孝子之心有非後世之所能知者即以當時孝子之心有非外人之所能知者其原皆本於不忍而要其不忍之事所不忍之時與所以不忍之故其莫有知之者也即一羊棗耳曾晳偶然而嗜之曾晳死曾子見羊棗而悲焉人見其不食也以為不忍而已矣至孟子之時猶傳其不忍也以為不食而已矣由是而想之可以知其淒然惻然之狀也必欲得而明之無以定其如何淒然如何惻然之因

也而乃求之於美不美食不食耶膾炙之云甚矣公孫丑之為淺人也孟子亦僅與之淺言曰夫羊棗固不如膾炙也然而膾炙所同也羊棗所獨也獨之所在而曾子悲焉乎知夫諱乎名之義姓有何甚別而諱惟其名者其以獨之故耶諱名者天下人子之情也不食羊棗者曾子一人之為也天下人子之情不以其同而以其獨所以一本也曾子一人之為不以其同而以其獨所以養志也曾子與孝子也然乎孟子之言其於食膾炙而不食羊棗之故則如矣而未嘗言其所以不忍與不忍之在當日者有不可得而言者焉夫不忍豈有聲色臭味哉有所觸而動或無所觸而亦動

見所獨可暇或見亦可而亦觸哀人自哭何常之有卽曾子亦不知其所以然而况他人乎此不可與飲食之人言也

公孫丑附炎之問與高子追蠡之言無異少此一段辯駁不得

守不忍一字看得深故大身道外而於題中眼目仍自不失

作文好翻案原非正執但果有一段議論發前人所未發足使觀者感動奮興亦不可以常說相拘執

欽定本朝四書文目錄

大學

知止而后有定　一節　張玉書

欲脩其身者　六句　朱　軾

欲脩其身者　二句　黃　越

欲正其心者　二句　沈近思

欲誠其意者　三句　嚴虞惇

心正而后身脩　二句　方　舟

湯之盤銘曰　一章　熊伯龍

康誥曰作新民　二節　熊伯龍

詩云穆穆文王　二節　李光地

爲人君　止於信　陶元淳

詩云瞻彼淇澳　一節　韓　菼

詩云瞻彼淇澳　一節　金德嘉

如切如磋者　八句　鍾　朗

小人樂其樂而利其利　王汝驤

聽訟吾猶人也　一章　張玉書

所謂誠其意者　二句　儲　欣

康誥曰如保赤子　一節　儲在文
君子有諸己　未之有也共二　張江
所謂平天下　一節　張玉書擬程
所謂平天下　一節　韓菼墨
詩云樂只君子　一節　李光地
詩云樂只君子　一節　韓菼
貨悖而入者　二句　方舟
寔能容之　二句　熊伯龍
此謂唯仁人　二句　劉子壯

生財有大道　嚴虞惇
孟獻子曰　一節　熊伯龍

論語上

學而時習之　一章　李光地
學而時習之　一節共二　韓菼
巧言令色　一節　魏嘉琬
敬事而信　三句　張忠棟墨
信近於義　二句　錢世熹
詩三百　一節　李光地
道之以政　一節　方舟
舉善而教不能則勸　儲欣
書云孝乎　三句　劉子壯
文獻不足故也　二句　儲在文
或問禘之說　一章　李來泰墨
射不主皮　一節　張玉書
君使臣以禮　二句　熊伯龍
管仲之器小哉　一章　韓菼
子語魯太師樂曰　一節　儲在文

子謂韶盡美矣　二句　王汝驤
惟仁者能好人能惡人　邵恢
惟仁者能好人能惡人　張江
富與貴　一章　田從典
富與貴　一章　楊名時
我未見好仁者　一章　李沛霖
惡不仁者　加乎其身　張江
不患無位　一節　張玉書
古者言之不出　一節　王汝驤

以約失之者鮮矣　江起鵬
事君數　一節　徐念祖
孟武伯問子路仁乎　一章　韓菼
子謂子產　一節　陳錫嘏
歸與歸與　一節　方舟
顏淵季路侍　一章　張瑗
顏淵季路侍　一章　文志鯨
顏淵季路侍　一章　陳鶴年
願無伐善　二句　錢世熹
雍也可使南面　一章　熊伯龍
子華使於齊　一章　韓菼
子謂仲弓曰　一節　唐[illegible]
質勝文則野　一節　徐用錫
樊遲問知　一節　韓菼
仁者先難而後獲　一句　王兆符
知者樂水　一節　朱元英
如有博施於民　一章　熊伯龍
信而好古　二句　李光地

予所否者　一節　朱錞
子謂顏淵曰　一節　韓菼
夫子為衛君乎　一章　儲在文
子所雅言　一節　徐用錫
子以四教　一節　蔣伊
我欲仁斯仁至矣　徐念祖
泰伯其可謂至德也已矣　一節　蔣德埈
君子篤於親、　一節　劉子壯
興於詩　一章　張永祺
不在其位　一節　錢世熹
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　一節　楊大鶴
大哉堯之為君也　一章　徐乾學
大哉堯之為君也　一章　李光地
巍巍乎其有成功也　一節　許汝霖
菲飲食而致孝乎鬼神　一句　尹明廷
達巷黨人曰　一章　韓菼
麻冕禮也　一章　馬世俊
吾有知乎哉　一節　陸隴其

仰之彌高　一章　劉巖
子在川上曰　一節　趙炳
法語之言　一節　顏光敏
歲寒　一節　陳鶴齡
唐棣之華　一節　徐心函
朋友之饋　一節　魏方琬
色斯舉矣　一章　方舟

論語下

先進於禮樂　一章　熊伯龍

先進於禮樂　一章　張大受　墨
孝哉閔子騫　一節　儲在文
季路問事鬼神　一節　陸師
赤爾何如　一節　何焯
點爾何如　一節　張京書
點爾何如　一節　任與　墨
點爾何如　一節　江蘩
君子敬而無失　二句　劉子壯
文猶質也　一節　謝陳常
居之無倦　二句　熊伯龍
樊遲問仁　三節　張賓裕　墨
先有司　二句　熊伯龍
上好禮　三段　錢世熹
誦詩三百　一節　韓菼
誦詩三百　一節　張尚瑗
子適衛　一章　張玉書
既富矣　一節　狄億
苟有用我者　一節　方舟

父爲子隱　二句　張自超
鄉人皆好之　一節　李鍾僑
君子易事而難說也　器之　熊伯龍
剛毅木訥近仁　朱書
善人教民七年　一節　李光地
克伐怨欲不行焉　一章　劉巖
愛之能勿勞乎　一節　張英
爲命　一節　謝陳常　墨
裨諶草創之　二句　韓菼

文之以禮樂　李光地
古之學者爲已　一節　姜　橚
蘧伯玉使人於孔子　一章　韓　菼
蘧伯玉使人於孔子　一章　陳世治
夫子自道也　朱　書
原壤夷俟　一章　李　塨
無爲而治者　一節　儲　欣
顏淵問爲邦　一章　徐乾學
行夏之時　邵　基　墨

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　曹一士
君子不以言舉人　一節　儲　欣
吾猶及史之闕文也　一節　方　舟
師冕見　一節　王汝驤
天下有道　下一節　儲　欣
畏聖人之言　王汝驤
君子有九思　一節　劉　巖
見善如不及　一章　趙　炳
見善如不及　一章　湯　斌

見善如不及　一節　儲在文
齊景公有馬千駟　一節　方　舟
邦君之妻　一節　李光地
子之武城　一章　張玉裁
昔者偃也　偃之言是也　殷元福　墨
子張問仁於孔子　一節　史流芳　墨
能行五者於天下　恭寬信敏惠　張　江
唯女子與小人爲難養也　一節　王　揆
周有八士　一節　王汝驤

子夏之門人問交於子張　一節　魏嘉琬
切問而近思　王汝驤
所謂立之斯立　四句　張　标
謹權量　二節　李光地
謹權量　一節　李鍾倫
四方之政行焉　熊伯龍
君子無衆寡　二段　張永祺
不知命　一節　吳士玉

中庸

天命之謂性　一章　方舟
天命之謂性　一節　張玿
君子之道費而隱　一章　徐乾學
詩曰妻子好合　二節　王汝驤
鬼神之爲德　一章　熊伯龍
宜民宜人　四句　嚴虞惇
周公成文武之德　熊伯龍
周公成文武之德、　劉子壯
追王大王王季　二句　儲在文

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　及士庶人　張江
夫孝者　一節　李來泰
夫孝者　一節　史普
春秋脩其祖廟　二節　李光地
春秋脩其祖廟　二節　張江
春秋脩其祖廟、　一節　劉輝祖
陳其宗器　三句　何焯
旅酬下爲上　四句　張江
郊社之禮　一節　儲在文
親親之殺　合下節　張江
禮所生也　谷誠
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　三句　蔡世遠
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　一節　徐春溶
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　一節　陸隴其
敬大臣則不眩　則財用足　李光地
敬大臣則不眩　吳學顥
懷諸侯則天下畏之、　熊伯龍
懷諸侯則天下畏之　曾王孫

尊其位　三句　熊伯龍
忠信重祿　四句　張玉書
忠信重祿、　二句　熊伯龍
言前定　四句　廖騰煃　改程
誠則明矣　二句　方舟
能盡其性　六句　金居敬
見乎蓍龜　二句　鄧基
見乎蓍龜　劉巖
誠者自成也　一節　趙炳行

誠者非自成己而已也　一節　雲中官
今夫山　二段　汪士鋐
考諸三王而不繆　二句　汪琬
仲尼祖述堯舜　一章　金居敬
仲尼祖述堯舜　一節　張英
唯天下至聖　一節　汪份
舟車所至　八句　陶元淳
淡而不厭　可與入德矣　蔡世遠
上天之載　二句　徐用錫

孟子上

詩云經始靈臺　於牣魚躍　韓菼
不違農時　一節　馬世俊
不違農時　六句　熊伯龍
省刑罰　三句　孫維祺
仲尼之徒　二句　潘宗洛
今王鼓樂於此　何以能田獵也　韓菼
此文王之勇也　熊伯龍
此武王之勇也　二句　劉子壯

天子適諸侯曰巡狩　一段　陶元淳
春省耕而補不足　為諸侯度　劉子壯
夏諺曰　為諸侯度　鄭為光
召大師曰　三句　楊大鶴
文王發政施仁　二句　韓菼
所謂故國者　一章　張玉書
左右皆曰賢未可也　姚士藟
滕文公問曰　一章　王汝驤
武王周公繼之　二句　張克嶷
夫志氣之帥也　二句　陶自悅
我知言　二句　張昺
行有不慊於心　以其外之也　張江
非所以內交於孺子之父母也　二句　朱鑑
伯夷隘　一節　韓菼
朝廷莫如爵　二句　龔方泰
孟子謂蚳鼃曰　一章　張大受
孟子謂蚳鼃曰　一章　魏嘉琬
五百年必有王者興　一節　陶元淳

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　一節	方　舟
詩云晝爾于茅　有恆心	王汝驤
詩云晝爾于茅　有恆心	張　江
徹者徹也　二句	韓　菼
夫世祿　二節	李光地
詩云雨我公田　一節	韓　菼
設為庠序學校以教之　射也	劉　巖
設為庠序學校以教之　射也	陳[illegible]
設為庠序學校以教之　射也	[illegible]
設為庠序學校以教之　射也	姜宸英
夫仁政　二句	吳[illegible]升
卿以下　二節	俞長城
禹疏九河　注之江	陳[illegible]
后稷教民稼穡　三句	陸[illegible]
陳代曰不見諸侯　一章	劉[illegible]
戴盈之曰　一章	許[illegible]
天下大悅　八句	張玉書
孔子懼　一節	王　庭

孟子下

天下有道　三句	劉子壯
曾子養曾皙　二節	儲在文
有不虞之譽　一節	吳　襄
智之實　二段	王　庭
諫行言聽　二句	吳　涵
博學而詳說之　一節	戚　藩
以善養人　二句	俞長城
周公思兼三王　一節	張玉書
王者之迹熄　一章	李光地
王者之迹熄　一章	韓　菼
匡章通國皆稱不孝焉　一章	王　庭
詩曰永言孝思　四句	韓　菼
孔子曰唐虞禪　一節	馬世俊
非其義也　四句	狄　億
一介不以與人　二句	熊伯龍
其自任以天下之重如此	熊伯龍
百里奚虞人也　二節	王汝驤

欽定本朝四書文 目錄

智譬則巧也	一節	楊名時
北宮錡問曰	一章	陶元淳
天子之卿	一節	顧[illegible]
敢問交際何心也	一章	吳啓昆
孔子先簿正祭器	二句	潘宗洛
富歲子弟多賴	一章	李光地
有天爵者	二節	徐葆存
高子曰小弁	一章	張玉書
舜發於畎畝之中	二節	李光地
故天將降大任於是人也	一節	張榕端
萬物皆備於我矣	一章	嚴虞惇
仁言不如仁聲之入人深也	一章	江球
人之所不學而能者	一節	金居敬
舜之居深山之中	一節	韓菼
仰不愧於天	一節	王汝驤
易其田疇	一章	儲欣
聖人治天下	四句	金德嘉
孔子登東山而小魯	一章	李光地

欽定本朝四書文 目錄

遊於聖人之門者難為言		萬[illegible]
雞鳴而起	一章	趙炳
雞鳴而起	一章	呂謙恒
君子居是國也	五句	畢世持
桃應問曰	一章	熊伯龍
君子之於物也	一節	呂履恒
盡信書	一節	儲在文
聖人百世之師也		王汝驤
齊饑	一章	仇兆鰲
聖人之於天道也		儲欣
充實之為美	四節	張江
逃墨必歸於楊	一章	趙衍
動容周旋中禮者	二句	劉子壯
養心莫善於寡欲	一節	劉埥
經正則庶民興		戚藩
經正則庶民興		唐德亮

知止而后有定　一節　張玉書

極止善之全功由知而漸及之者也蓋止非知無由入也歷定靜安慮以幾於得而明新之善其全乎今夫學者莫不有策成之責而嘗畏成功之難非成功難也學有由歸亦有由入往往功以漸有及者效因以漸而深則不得徒論其已能而當思明善之學所循途而至矣合明新而期至善大人蓋歷乎止之必至與止之不容遽至而不得不亟言止也言止則非審其幾者不能立理惟不試必於一知體衆善之全言止則非辨其趨者不能行量以徐收惟持一知大衆善之用甚矣知止之重也夫未知止以前所爲執

學以求知者當無不至而既知止矣則從此而效可次第陳矣道術之務也有以窮全體之所歸而其志乃不可亂治術之繁也有以權大用之所極而其志乃不可遷此非知之有定而卽知止之后見爲者乎至於定未有不能靜者也理之感我者有將迎我之覬理者無將迎爲言知於定之后已斷然於止之所在而非其止者不得而擾之矣至於靜未有不能安者也遇之觸我者有順逆我之處遇者無順逆爲言知於靜之后已確然於止之所在而非其止者不得而入之矣至於安未有不能慮者也事之待我者有難易我之制事者無難易爲言知於安之后已熟識夫止之所在

而非其止者不得而凝之矣至於慮之淨安而能應者乎下學之上精義極則利用生而學幾於有獲者乎入其之材聰明盡則化啟由而學因以有成今而后其能理乎以宜身則德修於已以善爲物則德彼於人嘗能得之而亦各有漸及之序而凡吾知之以求必得之者皆得而止之矣然則學毋易言哉也夫終身之力以自考其能而毋數於實得人大學者亦多有小成大成之分亦毋遽言止也所謂用之效以[illegible]其后而得難於其知爲大人者所爲有與逸與存之學知始之得終之善庶幾其全哉

知止而有格物致知功夫得止內有意誠至均平節次理微分明簡段詞氣亦從容和雅

欲修其身者　六句　　朱昇

由修身而進推之無非於所先而已夫有身而有心有意有知皆所以合乎修也先之不究則身何可謂學乎且夫天下國家遠矣先而及於身斯亦功之至約者矣然非由遠之而得者約求之而彌精試一審於内外之間存發之際叩脈之介而始信層累之功有如此也否則大人之修身大人之學也學備於身而身於身焉求之乎夫一身之中五官聽命而所謂神明之宰者則心也心不能處於空虛之域身非徒藪此形氣之聚則身心之相須有固然矣雖曰一言一行東物則之戒者身也而得失在前幾之中或暫或

謀謹視聽之則者亦身也而功過在隱微之表身之受命於心固内外之大要也大人而欲修其身可不先正其心哉大人之正心大人之學也學原於心而用於心者謀之乎夫一心之中萬理咸具而所謂應用之氣者則意也意不能歸於淡漠心不能制於虛無則心意之相成有一致矣雖曰無思無為此大約之休者心也而危微在寂感之交惟精惟一有不易之衡者心也而出入存遁復之始心之見端於意固存發之大樞也大人而欲正其心可不先誠其意哉大人之誠意大人之學也學有於意而從於意焉任之乎夫一意之中善惡互形而所謂有覺之用者則知也知任天而見於人爲處靜而動於動則意知之相用非偶然矣雖曰有是有安危所爲之力者意也而亡羊於不及之際倏作倏止分幾微之辨者意也而尤難於精義之用審善惡而發於知則取昧之大弊也大人而欲誠其意可不先致其知哉二者皆所以修身也而先之事畢矣

此等文乃近來所目爲平易無奇者於文字務爲新奇悅目而按之理義不得所安須以此清通平近者導其先路俾由此以進於精深也

欲修其身者　二句　　黃越

有所以主乎身者而身未可遽言修矣蓋心爲身之主心不正而身隨之欲修其身者安得不以心爲先務哉且夫明德者人之所得於天也天之所與安托乎托於其心焉耳心之所托安施乎施於其身焉耳其體根於心其用發於身其致力也身與心交養而互發而其所以爲序也不可以躐等而並進則夫欲修其身者其必非無事於心也明矣耳目之視聽身也而視不能無端而自明聽不能無端而自聰此雖各有其官焉而天君則不推而自尊也手足之持行身也而手容胡爲乎而必恭足容胡爲乎而必重此

又若有所命焉而衆體則不抑而自從也若是乎心之係於身也修身而不先正其心可乎哉身循循於人倫日用之間忽焉非禮非義之干且以身蹈之則當歸過於其身而身不任受過也必其心先溺焉而身始隨之心欲爲而身不能却也此所爲不先清其源而欲其流之不濁不可得也則所以清其源者亦急已身逐逐於嗜欲攻取之途忽焉省躬克己之閑且於身痛懲之則當歸功於其身而身不任受功也必其心先肅焉而身乃順之心欲止身不能行也此以知不先立乎大而欲其小之不奪不可得也則所以立乎大者難緩已心無爲也而身有爲一言一動出於身而得與失昭然其可指而心則不見所爲也然其有爲者即其無爲者使之也則散而責之於所使固不若責之於所主以善其所使焉耳身無覺也而心有覺一靜一動出於心而善與惡昭然其雖昧者身則貿然無覺也況乎有覺者即託於無覺者役之也則紛而治之於所役正不若治之於所宰以善其所役焉耳抑心之逃而放佚以爲容流蕩以爲儀即謂心本無他而往往易集從古聞無不修身之聖賢有修身之道而致飾於容儀相承以文貌遂謂身已無愆而扞格難操天下亦無勿求心之學者然則修身雖自有事哉而正心則固其所先焉者矣

理境了了胸無塵翳

欲正其心者　二句　沈近思

正心有要惟誠其所發而已夫意爲心之所發於此不誠則心之體無以正矣其可不先之哉且天生人而一心中處焉自其心之靜也而無念之不虛固所以立吾心之體及其心之動也而無念之不實又所以遂吾心之用然欲養之於虛而不先之以實吾見其用之紛而爲體之累也多矣有則統動靜而一之者謂之心心之由靜以至動者謂之意意也者始於一念之發而究及於吾身家國天下之大則誠意爲自修之首而欲正其心者之所當必先也心之渾然在中者有善之理而無善之形迨形生神發而善之意出焉此即心正之所由以見端也然而其幾甚微可得而未可尚矣是心之能進乎善者惟此意而心之淪溺乎惡者亦惟此意也心之寂然不動者無惡之形而并無惡之理迨欲動情勝而惡之意生焉此即心不正之所由以見端也然而其幾尚隱不可遏而可遏矣是心之暗長夫惡者惟此意而心之潛消夫惡者亦惟此意也是不可不有以誠之而自天之人之幾見焉盡人合天之學具焉心之未有意權在天也心之既有意權在人矣不明乎自天之人之幾而高語虛無之體始見以爲無惡而終必至於滅意凌意而所謂正心者又何足憑乎故知以虛無爲心而不誠其意

於爲惡者多也但見乎吾心之理本萬善皆備者也則誠之惡可已乎意之發於心天而人矣意之發於心人而人矣不明乎盡人合天之學而一概自然之靈始見以爲無惡而終必至於任意任意而所謂正心者又何足恃乎故知以自然爲心而不誠其意於爲惡者多也可見乎吾心之此本　人欲容者也則誠之烏可已乎且爲意之善者此即道心之發也中心好之而無他念以爲之間則心之微者可全於著而凡天下之理無不體之必期於得矣始實有當心者也欲惡其所必除其流見其爲意之惡者與此由人心而生也中心惡之而無他念以爲之排則心之危者可全於安而凡一己之私與天下之必爰於盡矣始實無害心者也欲指之於未發必藏之於已發也者即誠以爲正而修齊治平一意之而通貫焉一誠之而貫徹曰誠意者自修之首也

說爲心本忠人心道心發指人人所知相質之如此抽繹而出之者可謂體認獨真

欲誠其意者　三句　　嚴虞惇

原意所由誠而致知有實功矣夫非格物以致知雖欲誠意無由也知所先可不知所在乎且夫人意之所發莫不以心之所明者爲端倪心之所明者不可不有以極其量而又不得執虛無之說以爲明覺索之於虛而量有未極將誤用其明而行之不疑必有非所誠而誠者矣欲誠意者可不知所先哉夫意固原於知者也意方起而知即赴之此一時之知覺意者也知既立而意即從之此先將之知導意者也天下有意而不能誠者是非之介邪正之交吾竊意其知如是矣而未必其果如是也蓋無極深研幾之學而祇任其意之所如非不欲誠也而滔滔然莫辨究且入於悖戾而無忌則不先致知之故也天下有誠而不得謂之誠者然諾之節忠孝之行吾誠意其如是矣而未必其宜如是也本無審幾達變之學而任其意之所如非不果誠也而恐而用究且加之惡名而不辨則不先致知之故也矣於致知而知先之學矣而致知更有在焉知無體而物以爲體吾思慮以求知於寂處之時亦若湛然有覺矣及與立乎紛錯之途閱乎善變之地而吾向之所知者茫然乎無所知也不可謂致也知無用而物以爲用吾守約以求知於目前之事亦既瞭然有辨矣及與曠觀乎天地之大博涉乎名象之類而吾之所未知者乃不啻千百乎吾之所已知者也不可謂致也其惟格物乎物也意以爲然不如見其然者之爲切也見以爲然不如知其所以然者之爲尤切也吾之知得少以爲足而游移之見二三之情皆得而乘之而何有於神明變化之業乎一物也求之此而不得或証於他所遇之物而得焉求之此而已得或參於他所遇之物而益有得焉吾之知執一而鮮通而意氣之私堅僻之衍且得而中之而何有於家國天下之大乎夫惟格物以致知而知之量全而後可以隨吾意之所之而行之不疑而不至於誤用其知也已

雖根柢不出時文而明白陳暢初學易襲篇中反說多正說少非不能發揮正面以留下面地步耳欲發露傳意太盡也

心正而后身脩　一句　方舟

由心以至家有明新之事合矣蓋身以內之事至心而止身以外之事自家而起而皆統於身故身脩而明新之事合也且明德之事歸於身而古大人不遑求之身而多方以事其心新民之事起於家而古大人不遑求之家而多方以事其心與身者何也凡以身之脩有定其事於心正之中者亦有務其事於心正之外者而皆於心正之後得之定其事於心正之中者則潔而全之者是也務其事於心正之外者則翊而飭之者是也按吾身之物之足累吾身者吾心中實與之將迎之倪而官骸氣質之縈纏於外而不入附吾身之物之足爲功於吾身者吾心中實見其有當然之則而視聽言動之可安於內而不馳苟未至於心之正則見爲身所宜絕而心仍有不絕者雖力拒於形迹之間而有擇之而不失者矣見爲身所宜安而心仍有不安者雖強納之範圍之中而有廹之而思軼者矣心正而後身脩明明德者不可不務自也家之齊有定其事於身修之中者亦有務其事於身修之外者而皆於身修之後得之定其事於身修之中者則勤之以誠者是也務其事於身修之外者則服之以公者是也道立而家人之志慮爲求吾身而無可疵則相反者有以形其醜而與私偏倚之氣不作

而自陰長和而家人之分誼上下對其序有條而[illegible]爭者不自安於心有猜忌偏私之氣不[illegible]而[illegible]苟未至於身之修則吾求其[illegible]而後[illegible]見[illegible]之與作[illegible]以[illegible]於之[illegible]有利用而不行者矣吾欲其[illegible]而彼先不知[illegible]者之[illegible]而[illegible]之而有參差而百出者在身修而後[illegible]不修[illegible]也

後[illegible]

湯之盤銘曰　一章　熊伯龍

傳者以新民望天下而稽古以示其極焉蓋君子將偕民於至善而可苟焉以爲新乎商周之間其極可覩矣且君子誠得操天下而爲所欲爲亦不欲舉斯民於三代之隆哉而收其功用之所存恒令人有不醇不備之感焉則未嘗深求古哲王之意而稽詒學以道之也人占治效患乎無徵而立法必準其所尚商之民湯治之者也周之民康叔分理之文王始奠之者也以彼道德風俗以後之君子何嘗不流連感慕於其際乎乃其道固未易易也試盤銘而知小物之克勤不敢忘焉日新又新其不遂求乎民也如此讀康誥而知一方之俗固不可更爲新而亦作其不因任乎民也如此讀詩而知岐西土其學大其道光明爲舊邦新命其永命於民也如此此以見天下之大可爲而治天下之誠不可以苟焉而已也後之君子則何如哉自其本而言之建中以爲敎法之始爲誠之中焉一服焉而後即安非自勞也新之先實有是不易之理而君子不敢不凡也以今大德以體上道設科行政行其末而言之錫疇以昭爲乎之德爲人之法焉一愚焉而後即安非勳躬也新之中實有是當然之事而君子不敢不勉也商爲之設周道之尊親受小康歟許書所載歷世所傳其心則一人之心也其道則天下之道也用而必至於極也君子猶夫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與自非然者世仍商周之世學非商周之學後之君子不徒覽古訓而流連也哉

謹嚴純密中有疎宕之致猶見正嘉先輩遺則

康誥曰作新民　二節　熊伯龍

求新之義者於周觀其事焉皆民與命俱新新之至也詩書所最不可考而知乎傳者引此謂夫商周之興有大命之以繼亂而興治也而作述殊道莫如洛代一時于衛民風散見於文詞也有足徵者而公皆取而證其意其所爲本執藏爲革除光天下而振其靡者猶之乎武周之化也其何爲發聲於世從道於此而推乎懷者猶之乎[illegible]之理也一殷書康誥有曰作新民使民[illegible]殘例年矣救民者底定之餘則大可恢弘下則小可釋日有其人爲之君師而以風俗責之下乎新民以作當日之高康是超村求於

毋過者其必有道矣武王之德如此其遠也武王之新民如此其至也若求子之曰新有不得也意者有如此作新之説乎而後諸侯有[illegible]維舊邦其命維新周之爲周幾何代矣何以業者是此有[illegible]不[illegible]則[illegible]久安[illegible]何[illegible]人爲之乎[illegible]使凡人不自我[illegible]命[illegible]之[illegible]以[illegible]者其必有道矣文王之德[illegible]其成也文王之[illegible]如[illegible]其命也皆道求子之[illegible]新[illegible]不行也意者有如此維新之説乎於是觀人事而實先之以定命於是觀天道而實終之以作孚兩聖人原取幽明以共謀而文武烈合爲一姓之爲誠身集大統成命不敢安於詩

書如新[illegible]傳道不甚休明[illegible]所以詩書如新[illegible]人各道役顯以自爲而開國承家偶爲有生之物其亦[illegible]乎此我周有道之長而明德新民之止於至善百世以後君子而無識者與

全章重在末句此二節是稱引詩書不得竟有新民泛論却又要似作爲聖經辨悟不用其極意過人引證曰中文於此顯

加門所自評

詩云穆穆文王　二節　　李光地

立止至善之準而詳其止之之功焉蓋聖如文王吾所宗矣其父則惟止於至善者推其功之懋長故大學由引詩以明其意也詞夫至善者事理當然之極而止至善者知行並進之功所皆自大雅之詩有知止至善之學者無如文王者蓋穆穆者敬之容也緝熙者敬之純而止者敬之安也常明故常敬而不息其命之諸此文王之心所爲性與天合也常敬故常止而各得其倫之分此文王之行所以動爲世師也故君臣父子與國人交之際人之大綱也如文王焉可以無纖毫不敬孝慈信之盡乘善之目也如

文王焉亦可以止矣所謂止於至善者其則豈遠哉大聖人同天下萬世之標準也然學之者當何如詩詞之詠淇竹也以其文也其猶有斐之君子也夫其文也由之義切磋琢磨則治其學修之勤可據已列之修心瑟僩則其恂慄威儀之極所以成也存之以於有是內不敘不可諠分明道其德之盛善之至有相成以乘賢者民雖欲忘之亦安能忘之哉由此觀之自其間大道之要以動全德之光則知聖人之可學而至也修己於有密之中而感動於國家之遠則知天下之可得而治也蓋不特自昭明德者至此而無以加而所謂新民之無不用其極者亦不外是而得之矣

按說明理若是者乃文辭所以其備是之可以作序

爲人君　止於信　陶元淳

聖人立止之極要於善而已蓋有善有不善則所謂止者猶非其至也文豈有未至哉且學以至善爲歸而今之求至於善者或爲之是絲或大體之無失如是焉止耳然惟如是則猶未止也古之人有進於是者矣有可進則猶未可止故嘗當論古今千百年間大聖人而外其人則皆行乎半之途者也今夫文王則古聖人之能進於是者也詩人詠之曰緝熙敬止其所爲止者豈必有成法之可師而若設必至之程以自全於尊親物我之地亦安必無所勢之相阻而伸求至當之則以自適於經權常變之交

則嘗觀詩之義而推言之彼夫叔季之君臣常人之父子末俗之朋友其人非盡不善也就其所善古人無以過然而所善則然耳假令居文王之處即以其所善行之豈遂扞牽未合全乎以大過而不辭而後知文王之止也真有進於是也且就文王之止而更觀之彼其滿朝之君臣問暨之父子崗歧之交友其事亦甚奇異也就其所爲人人皆可至然其所爲已絕矣今試由文王而外各以其所爲驗之雖有神靈之授不過如其行事而止而後知文之止也無能更進於是也君止於仁乎臣止於敬乎自有天地以來尊卑之義未之有改也而不能加也子止於孝乎父止於慈乎尚非倫常之變一本之窮未之有殊也而不能過也至於與國人交則又內中下上之人所知爲之事而止於信焉其止之推變所適者未當可爲典要一旦不可典要而神明化裁之用乃愈見其無方夫止而有其方矣而無方之止則雖欲擬擬其境以赴之而已期其行若於其止之日進而若者未嘗有日要歸而亦無所要歸而當有日新之美乃愈見其純夫止固純其有而矣由無盡之日而代刻定其處以居之而又非其所止矣夫乃知文之止之不可及也彼天下後世之爲君臣父子交友者大抵皆行乎半至之途者也

理實與深微之義以淡然出之風格遒邁流俗

詩云瞻彼淇澳　一節　　韓菼

衛民不忘君子揆形其德之所為大德盛之所至即君子不自知民何以一一言之則久之入民心者深耳當論君與民不相及望與遇不相知民即有掛或取其夜乎民者而歌咏之未有於其相遠者而相思矣然而民各有善而民德鮮能一旦試於德之深而其意中亦若有物不啻自言之而自有之而徵思之不言也者有懷於淇澳之詩夫惡引詩皆言止也淇澳之美衛武則不言止止也備言之矣今即其一詩而六義備焉其詩國風也其世則小雅之世也而其言則頌也美菉竹興也連類於切磋琢磨比也

兼之以瑟僩赫咺而因申其言於不萲諼也其不忘君子之詩乎夫詩人未必徑頌其上者也又未必深知學問也而其言則有受者曰道學一曰自修者一愛之大學成其德服習其善而作也其不忘君子之詩而於之以切磋又吟之以琢磨抑有見於君子之所以為其本而修以致其潔者而然乎美哉德果之久而其由知以既為行者何善也其不忘君子之既得而歎之以瑟僩又歎之以赫咺抑有見於君子之恂慄積於中而威儀發於外者而然乎大人德之盛也德之光也而其自心以深於身者何其也夫君子則目知其所引琢磨其德之所而為者有且不自知而

民何以弗諼即民之知君子者亦僅焉耳僅耳其德之涵而為刻厲者將無以知而民何以終弗諼哉未嘗不美武公之德之盛而善之至也凡事之旦夕而報者人亦旦夕而忘之而武公志不衰於既耄終身皆者治之事終身皆誠形之事也民雖其無知而感誦於耳目亦將以遂於今後念可謂也則深相愛之耳事之絕物而遠者人亦於所不見而忘之而武公日求助於國人許納者攻取之資箴誦於身之將也民雖其誠而服勤納牖由草野以達於朝依依而說也則不啻猶其所詠衛詩之不忘周君子之德為之而民各以其善者相取也既則文之不忘不致有後焉者

乎然而武公在不終日焉而文王深遠矣

直將詩旬則體大方叙諸詩義則文無雕精定衛武既失大學至善之義完論今言又與淇澳不相干涉此篇所詣當咏歎淫泆其味深長

詩云瞻彼淇澳　一節　　金德嘉

詩之言有合於明德之止者傳者引之以教天下焉夫淇澳之詩美
有斐君子而亦不嘗言止也然而盛德至善已備於斯矣傳者引之
意謂明德之必止於至善也聖人因常立說以教天下而學者紬
繹散錯流連於詩始六義之中往往引伸觸類而得其大旨之所
存非必其言之盡出於此也而擇其言中之意不嘗不望古而返
思焉曰此古之明明德而止於至善者與不然何其感人之切而
入人之深若此也吾嘗讀詩而至衛風見夫淇澳之什美武公也
古者大學之教自君公以至於卿士庶而皆有不容已於學問之事
古者歌頌之興自比興以迄於敷陳而皆有不容已於性情之言
作此詩者與倚象竹歎美有斐曰切磋矣復曰琢磨曰瑟僩矣復
曰赫喧而申之以終不可諠者言之不足而長言之長言之不足
而嗟歎之者何也以為民之於君子而然與夫民何以言謂不遽須
臾忘也則何以知之意之設之中之覽其中之所積而形容之
即其外之所見而知之之直為辭之復焉夫民也何所媚於
上而為此與前兩人以其所見焉之於是知古人之致物不極其
精不止也古人之為學不極其精不止也古人之治器不極其密
不止也古人之治身不極其密不止也如切如磋者精之至也如
琢如磨者密之至也此古人之學於今也學於今而見其中有餘暇
逸之思焉瑟兮僩兮者恂慄之容也此古人之恂慄也學於今而恂慄
存而輝光外發昭定命之符焉赫兮喧兮者威儀之容也此古人之
威儀也學於內而恂慄存威儀著而君子之德不動以人而動以天
矣不動以情而動以性矣終不可諠者始忘之而不能焉動之至
也此古人之盛德至善也當是時也而猶勤則講習討論之積於
中不可知也恢而悔過則省察克治之驗於日用可知也忘不勉
於詩則畏天命嚴畏俱傳之載可知也誠不忽於青史則班
朝濟濟咸頌聞望之盛可知也非明德之止於至善焉能如是乎

先正論引詩諸篇可移作本經文則全然無題須從而大學諸
傳引詩以釋經者尤難其消息其微處學不能辨也此作分寸
人我道理明晰終遲於先生中人數文字

如切如磋者　八句　鍾朗

至善必求而後得非可遽擇焉夫明德之止非偶然而得之也由學修而致恂慄威儀之發諸外不有合哉今夫明明德者期於至善而或徒爲安止之名而不深求古人之用心也古人之求之也必有其方古人之得之也必有其驗求之之方不外乎知行得之之驗兼微於內外吾今由詩言繹之其所謂切磋琢磨者益求之之方也夫擇善者存乎知而知豈易竟乎始焉辨其孰爲善孰爲非善如治器者之粗模先定焉既焉辨其孰爲善孰爲至善如治器者之砥礪加精焉蓋知之有漸而必底其極也則如切如磋

者道學也躬善者存乎行而行豈易殫乎始焉去不善以底於善如治物者之粗制必良焉既焉由善以底於至善如治物者之瑕瑜必淨焉蓋行之有序而必要其極也則如琢如磨者自修也若是乎其知行之致也吾可以觀求止之方也蓋其所謂瑟僩赫喧者益行之之驗也夫止之得也必精於內而在內者何似乎善在危微之介而敬足以主之可以窺其中藏之嚴密焉善焉重遠之理雖健足以任之可以測其寸心之强毅焉益無忘於矜持而有自然之莊敬也則瑟兮僩兮者恂慄也止之得也必徵於外而在外者何似乎善由微而著入和順積中英華發外焉善由著而盛則清明在躬而氣志如神焉益無事於矜持而有自然之輝古也則赫兮喧兮者威儀也若是乎其內外之目符也不可以觀得止之驗也哉

從容健逸句句警策發揮不作一字含糊語

小人樂其樂而利其利　王汝驤

後世之於小人所以予之者至矣蓋嘗至者因人後世之小人有治之矣小人樂其利前王不至今存于當初王者之使人不忘也得之君子猶易而得之小人較難乃由今思之天民[illegible]以富壽之德而國人[illegible]者安於其所處也民[illegible]以文武之勤而無不忘焉者食於其所貽也審是而前王之不忘其所自恃於小人抑已因矣夫以今而藏文武以後之小人何其樂也約定作成而其婚姻生長之驅以為固然利不其對前王之頌揚以今而觀文武以後之小人尚有利哉口分世業視其井疆悠然之情

以之與禁亦不甚煩今古之規為則未嘗不慨然曰此其所樂者也誰之樂乎前王之樂也此其所利者誰之利乎前王之利也若其與之以文武當日其所以謀小人之樂者至矣凡家使之有保其[illegible]安[illegible]其在於勞[illegible]之子孫[illegible]之事無不[illegible]所為[illegible]使小人食於其食使可者弟名務農子人皆利田之穢則不以霸處為日夕之家其所以業小人之利者亦至矣十哉以下上所見十　以上上所以自民門田里對者至於溝塗壤界瓜瓞草泼之細無不限之厭而置之轄凡所為以土會之法辨其物生以土宜之法知其利害者

乎天時地利之大宿而不以私智通當世之效是故其樂也當其享之亦止謂帝力之何有迨數傳而後一勤念於當與之日月則何出其中　一皆前王所以用之逸彼大化醇之民樂其酣滑飽德也則日見從法文武之遺澤不忘之民樂其選定安集也日日是能復文武之功不得其主而相與為排限之今夫不忘[illegible]何以求乎其利也當時食之不已習夫利於不逆其流化哉　其心於民生之不易則蒸庶為大物物皆[illegible]日之淳[illegible]之民[illegible]其如坻如京也則日曾孫之[illegible]之民[illegible]日曾孫之稼不從其尊而為[illegible]夫亦知其[illegible]矣

後世不忘前王之故孰謂君子小人有異心哉

後幅字字[illegible]

聽訟吾猶人也　一章　　張玉書

學貴知本即使無訟之說通之矣夫天下無物不足見本子言無訟而推及於畏志本之民有欲當刑善為治者即一事之理而一代之綱紀備其中蓋論治者亦即一事之理而百代之民風主術其見其中蓋術先事以求之則大人之所有為勞於本而逸於末者其義可類舉也夫天下本末之故未易明也反復經文所得於夫子易言聽訟以進於無訟之旨古者司寇之官刑施乎政士師之職刑寓乎兵此不專乎訟之詞也不專乎訟而治獄之源流上下於一訟見之內致聽明以辨其等外極忠愛以達其誠此專乎訟之詞也專乎訟而治獄之源流上下於一無訟見之嗟乎平天下而至於無訟古聖難之矣今一旦在廷者威屬而不試在野者設防而不犯雖好訟之民無所情也無飾辭也是蓋國家刑措之風寓之數百年而庶幾一見者也而使民無訟之理則安可一日不講哉君師仁聖不能恃恩而民之以志相見者有時蓄惡之意反甚於譴呵之威則雖赫乎不能廢法而民之畏然其有畏者有時慈惠之師信服於深文之吏此其故錡刑措者不知也去刑害者亦不知而刑期無刑者知之變至而為之再事起而為之防特後世補偏救弊之術而惟治居其要者能制萬物之情於未然之前道也明允足以靖其心而見其心焉者乎折獄惟佞者不知也折獄惟良者亦不知而所以去爭者知之一鼓而退數人一非而[illegible]數事引用[illegible]之道而[illegible]者能千萬物之爭於不怒合[illegible]也[illegible]人而上下[illegible]其矣天下之大猶本則治失本則亂[illegible]類[illegible]有[illegible]訟之原釋竹木之資尤大彰明較著者也夫畏志者民之情也而君德為此明本以見本也[illegible]者[illegible]一[illegible]全[illegible]此一本該末本也平天下者知之

別德行明德合[illegible]不[illegible]從容[illegible]

所謂誠其意者　二句　儲欣

去欲偽恐不力可識誠意之謂矣夫吾自有知而意實欺之所以不誠也。誠其意者必毋自欺而可哉且學者自格致以來嘗舉家國天下之物而皆無以欺之及，且由寂之感而欺者旋至焉然欺自外來者可以發其過於知而欺由內發者不得不專其咎於意然則經所謂誠其意者吾得而申言其旨矣意必有所始，動為而入於偽斯亦無望其誠矣而惘然而入於偽與灼然而入於偽豈自有辨哉不辨夫灼然者之何以亦入於偽也夫可欺之者也意必有所終屢遷焉而流於妄抑又無復能誠矣而惛然者之流於妄與昭昭者之流於妄究竟無殊吾甚惜夫昭昭者之亦且同流於妄也夫誰欺之者也亦曰自欺焉已耳始吾格致之日取天人理欲之幾而大伸其辨吾之知業已居天下之至快矣意之既萌也至快者豈須臾昧乎胡然而蔽也無論意與知相悖反其道以行吾私固不免為欺之尤第令意與知何從強為合以塞吾責斯亦與於欺之甚者也誠其意者毋然也方吾知至之日蘊天人理欲之數而貫徹於懷吾之知不啻居天下之至足矣意即肆應此至足者豈毫髮爽乎胡然而紫也無論知至於十而意之發止及其一則已自欺其知之全即令知至於十而意之發僅虧其一猶然自欺其知之一也誠其意者毋然也凡人於人之欺我其疾之也必深而於己之自欺則恕之也亦甚彼特以自欺為人情之常而不知人之所視為常誠其意者之所驚為變也夫以形氣相隔之人恐為欺而不我愛與以知意相因之我亦恐為欺而不我愛果孰常而孰變焉見為非常而吾禁之止之之情乃可以自決抑人欺我而我覺焉則其術不容以復施我自欺而我覺焉即其後每因而得至世遂以去自欺為人情所難而人之所見為難誠其意者之所樂為也夫吾絕人欺而使不可勝窮之人有所憚而不敢與吾絕吾欺而第使得以自主之我有所懼而不敢果孰難而孰使吾見為無難而吾禁之止之之力愈有以自堅然則誠意之謂信可，言決之也毋自欺也

思能鑽入筆能曲透似此更何患題義之不究竟

康誥曰如保赤子　一節　儲在文

立教有其本以誠行道也夫本之不誠何以立教而誠豈待外乎身吾保赤子者心之事也且家國之相通誠而已矣使不本於心之誠而徒飾其迹則爲孝不能得之父爲弟不能得之兄爲慈不能得之於子家之中已扞格而不相入而欲以成教於國豈不于以人子孝弟慈之心必不忌其如是者何也君子曰無非一言孝弟慈也作保赤子觀可矣今夫赤子無知也然皆有所慾於子如保也然而不能言也保之者何其頑笑可察其喜怒以與之爾而伸與之俱將其動靜而驗其性情擇乎無聲而索乎無象其求之如是其誠而卒鮮不中者古人以爲天之所爲非人之所設也故誠以撫保民之旨而著之於書康誥之云蓋言誠也且夫事之成於人者是以有害乎事之本於天者一往而偕深者概其之至乎者且未嘗前當也是未嘗相過也若未嘗相及也何待試以卜取請也而有迅行也夫學其所能而求能者而有變也問前而下受其而爲有也何一心之誠不假物而有餘何也天也見故天下有生之大經之事而身當其境油然而自生天下自有書不私之文而有用其思聖人無以易皆保赤子之類也使必有所彷彿而後能之其意則養子者遍天下而皆深求之前皆發於其所不自已而動於其所不自知故曰天也夫若備之行尺尺而相成本天之爲道道而大同君子之孝弟慈誠而致行之自盡其心而因以合乎人心之所不言而自然家國之間所以各見其天也君子曰無非一言孝弟慈也作保赤子觀可矣

從合此意行湯題目落落大方住純行之態

君子有諸己　求之有也　　　張江

君子審端於己知民之難以空言喻也夫求人非人將責人而使從己耳己則皆為人乎何况然則君子所兢兢反身者豈苟然哉今夫令也者上之人不得已而假以喻此愚民者也而論治者必曰風流而令行風自上也流自下也感應之間幾不容疑君子於此得教化之原焉何則品式不詳者不可與明民訓誡不原者不足以動衆自堯舜以來已不能不求人不非人而使天下咸喻於不言矣況下此乎然而操此以往有應有不應則所藏乎身者異也夫民之耳目心思不能自有也而常轉移於君身君身之好惡從違不欲衆著也而早判於斯民之聽睹是故君子有恕道焉不恃以君民之勢而濟以人己之形為其情可對觀而出也不諉以聖愚之名而課以有無之實為其事可依類而稽也當是時也一人躬行於上萬民承式於下天子方從容於衽席庭除之會百姓已服勤於山谿海甸之間孰有不言而自喻者而求與非術其後焉者耳無他恕行於令之先而因自足於身之後也不然人所應有已不必有人所應無已不必無而貿貿焉相從於文告之煩以強之使應此雖數其家且不可何論國哉夫嚴文以責其子而相夷之下不免退有違言凡夫而修於鄉而不修之名至恥為其所識何哉狃於常視之勢而不行或習於苟且之風而自動哉以身教者從以言教者訟君子觀嚮背之不爽付愚民之難欺未嘗不惕然於教化之原在上不在彼也

股古文之氣度簡奏而於題中義蘊無不曲中是謂於文章之精能自見其才

所謂平天下 一節　張玉書

釋治平之序即心之同而道得矣蓋國與天下之矩在君心明於成教之本而君子學興道以處之哉且大古之大人修身以教家而治平之理已備其必推極於天下者所以究王道之終而必起化於國中者所以明王道之序此平天下在治國之說也何言之天子不與庶人異學其理一也天下不與國人異教其情一也理不一雖以堯舜之聖不能治情不一雖以朝廷之尊不能行一事乃上方老老於家而國之民已興孝矣上方長長於家而國之民已興弟矣上方恤孤於家而國之民已不倍矣由斯以觀民即甚賤皆各有父子兄弟之相親故孝弟慈無日不感通於天下民即甚愚亦各出愛敬天性以相見故孝弟慈無日不激發於人心然而天下苟有不孝不弟不慈之民以干天子教孝教弟教慈之化者何也是非盡民之過而上之平之者無其道也君子察仁讓之易興者行恕之有要即近以暨遠自物共一矩而由乎以達兆物物各一矩而取而絜之天下之大非可以家至而戶說也經制定而刑罰薄政行於天子之國而列國不敢有殊軌矣綱紀明則任人選法立於祖宗之朝而易世不敢有殊度矣蓋先之格物致知不離宮寢而有以察天下情僞之變本之正心誠意不謀功利而有以立天下是非之衡由是修身教家而國與天下舉而措之裕如已絜矩之道安可不務講哉

原評　起局振拔轉局分明收局精湛周密者并美具卓乎先正典型

所謂平天下 一節　韓菼

即治國以絜民情道有操乎天下之全者焉夫孝弟不倍家國同已若有一矩焉君子必務絜諸天下也絜之道無窮而平豈易哉今夫君子自身修而後其於家國天下兩已驗乎同然之勢而得其所以相及之情然君子之所及者愈大而所操者愈以約矣故嘗舉天下之情仍本吾身心以內之求要使出之吾者無一不與民相絜而遂可給天下之無窮而皆當也吾得縱言平天下之謂矣蓋嘗綜治與平之大要而思之君子治國之道猶略謂自家推之而近也君子治天下之道恆詳謂自國推之而彌遠也然

繹吾平天下在治國斯何謂哉今夫家國天下異勢也然民情則一而已矣家之中有老焉之老老非以勸國人孝也而民之興孝者已若是家之中有長上之長長非以勖國人弟也而民之興弟者已若是家之中有孤焉之恤孤非以詔國人慈也而民之不倍者已若是是可以見天下之民之無不然而順而推之即可以平人心達而爲之即不可以治一國則其待於君子誠切而君子之所待與天下相書者誠不可有爲而已也是故君子有絜矩君子自類情通欲以來已與天下之物有相考驗之端凡公私之似都近之交其知之至矣知之至而知其不可以愚民也吾之所知必非民之所不知民之所知或更慮吾之所不知民家數大小而有一不足以服小民之斜則其餘俱無以相服君子所爲務處深宮而求國則皆其中所之條貫一若有不易之則以深其提撕教化也已矣君子自審獎克治以來又與天下之物有愛氣相關之故凡嗜欲之必謹謙退之必防其求之深矣求之誠而意所不忍以欺民也我日求盡乎吾之意而民之意盡我日求盡乎民之意而吾之意亦盡朝廷數大興而有一不足以循草野之私即身被而不生其感君子所爲本諸身而務徇通乎其情溝之勞流一若有至正之範以衡其偏黨陂側也已矣是道也何道也

平天下之矩夫矩本此孝弟慈以爲衡而天下之待平於我者亦恐此孝弟不倍之民以爲上之從君子於此得矩焉而兢兢乎惟恐不得其平而絜之必以是者道在則然也治一國之道即平天下之道也

總結及中間發議處純用古文之法而於題之義蘊精若所推闡無不脗合故能獨步一時

詩云樂只君子　一節　　李光地

釋詩所謂父母者能盡絜矩之道者也夫民心即己心所好好之所惡惡之絜矩之道也詩所云父母者大學外此傳者急調治國以平天下者觀家而已矣蓋國天下雖大其心則一家之心其事則由家而推之之事也是故家人有嚴君焉父母之謂也天下有父母焉元后之稱也詩不云乎樂只君子民之父母夫能舉天下而爲之父母而後天下可得而平然果何如而謂之父母哉蓋所謂絜矩之道者絜吾心之好惡於人下而平其施者也得遂其老老長長幼幼之願焉我所好也而即民所好也自形分勢遠於是

乎不能推以度民而好其好者多矣必也以萬物並生爲念欲使老有所終長有所奉幼有所養而於民之所好好之不得遂其老老長長幼幼之願焉我所惡也而即民所惡也自分隔情疎於是乎不能推以度民而惡其惡者多矣必也以一夫不獲爲疚惻恐黎老有獨道天順閉之念幼罹疾故悕而於民之所惡惡之此惟父母之於子疾痛呼吸而其氣必通故能視爲己身而知之之明如此也疾痛慘怛而其中必動故先事爲己負而求之之誠如此也君子知千萬人之心即一人之心則清心以問下民而下無不達之隱又以一人之心爲千萬人之心則推恩以保四海而眾無

不遂之人此豈可不謂民之父母乎然則王者能以中國爲一人天下爲一家而其道之也求端於心而已矣不然而求一家以好惡之辟猶不可況天下乎

三王治象周公典禮俱在其中而清空一氣如話

詩云樂只君子一節　　韓菼

引詩而得絜之說以不拂者相歸也夫民以父母稱君子乃其以好惡得君子也故絜之而知為民父母之難傳者謂吾即思之一端以明絜矩亦可以知民情之大凡矣乃平天下者自誠意以來已反復於好惡之兩途有必欲與民交快其意之誠然者而後民情始得然君子之事益無窮而心滋懼矣是故明於絜矩之謂亦其道則然和能是道者甚難也位不出上下前後左右之間頗境之設施定而得之動也無端君子惟以其恕者相通而始有養欲給求之事蓋亦秪此孝弟不倍之故顧後之從者不拒而心

之應也常公君子惟以至正者相取而亦無遠道于好之心南山有臺之詩曰樂只君子民之父母吾繹其所謂大要不出吾好惡之說而辭其持之有道而致此不拂也夫事在耳目之前其力易及今使其民得一焉為於人斗之延亦上所甚願乃從而為好惡至隱之發也此如赤子有欲豈能自言哉君惟是先曾意計取其不自達之心而有惟恐勿之意迨至其所好所惡者已釋然而好之惡之者猶委曲而不已也此何如其意者也而尚不也夫抑當大亂之際其情必窘今使斯民得一一盡其情智之求亦風之甚古乃激而為好惡至隱之勢也此如赤子所觸可紀須臾哉若是迫切自滿猶其無小覺之役而致有不自已之若迫至好之惡之也已甚操而執所好所惡者皆以民內多或也此又何如明有在也而所以感之故君子之早夜以圖者不自求民始也卒居嗜欲之必謹疾呪之必防吾之志氣既清而後察嗜拔之而立甚故父母猶可以不失吾君子必自思可相及乃君子之設其自寡者又皆自求民始也事不出公私而其故多端舍不出邪正而其致不一物之情多難遍而後吾嗜子之而各當故父母猶可以不中而君子又恐一發而難收然則所好所惡不可知乎好之惡之不已我乎有得民父母不亦難乎不然即南山之詩亦私其君子而媚之也歟

説得實得此之謂三字乃盡之旨而神味含蓄深委深長想

命意不可一意也　原評

見出好惡一切從所得小處看出討人理味

貨悖而入者　二句　方舟

審貨之出入而悖者亦愚矣蓋解悖者常以悖觀貨之所以入不可以知其所以出耶且有餘則為患者凡物皆然何貨其甚焉者也天地萬物皆將取焉而或豐之其害多矣況以悖道行之而尚可長保乎昔者先王觀於貨之情而制其出入之節其入也即以為出之地而其出也不踰其入之經凡以順物之情而已無與也苟欲聚之則其入也必悖矣其取之有常其供之有數不悖則人皆分守焉而何以得入也其入也悖則其出也亦悖矣其取之也勞其供之也必甚不悖則彼終貪頑焉而何以得出也五行百產之精只以給生人之用雖天地之力不能多所饒餘此有所羨則彼有所缺天固不忍絕一人而塏萬物之生勞苦患難之事皆可以惟上所求而封殖之深滿史悲於死我生且無賴而發者方殷即民亦不能束手足而觀受見之焦方其求無不得或以富潤人而疑造物之不仁而不知非也其所遇之勢既厚即天亦不能聚過其流待其力盡以散之而亦無能自脫也且愚知夫造物者之非用其悖以厚其入而為出者之用乎方其所欲不遂且怨天下而自喜操術之甚智而不知非也所集之勞未盈故人不得不徘徊以俟至反其道以用之而後悔其過計也亦思知夫前日者之倖見其貨以衰其出有計數於入之時乎故其入之數愈多則其出之勢愈急其入之時愈久則其出之禍亦愈深當其先欲其少有所出以為餘力豪奪而不能也迨其後雖欲書其所入獨以返一日之無故而不可得也嘗見匹夫而執刃權刃鄉曲之間其先計必萬而行然見之以行其漁嫌有滂事則當之者皆有悖心焉彼徒患貨之不入耳而吾獨慮其入之後將如何而使之出耶

包羅萬有實而能空是謂鎔經史而鑄偉詞

實能容之　二句　　熊伯龍

德莫大於有容相臣以爲保世之本惟大能容亦自盡其實心耳而子孫黎民所賴之其功用何如哉嘗謂策勛莫如登進之功置輔莫如爲寶之器何也大臣布公而天下之本公者是大臣無私而人才之謀私者遂廢在一世猶相有稱頌於人余於何見及此焉其言曰若臣之於有技彥聖如此乃今而知其[illegible]之深矣與物相忘者未必能加意人倫有才有德莫爲之援其亦可以謝天下也已若臣實係乎至性爲生養見天地之心長成有祖宗之德亦何容之教之有精有挑發之功也則能容者乎乃今而知其虛

懷之風矣與物相逐者亦未必能騁策羣材見美而效以爲與後將若其是之謂也已若臣實有其難更爲者熱著佗忘人之罪有是致求之也之說以成其廣延何而不論瑕疵之度也則能容者[illegible]其精[illegible]爲[illegible]者[illegible]用之[illegible]進[illegible]以[illegible]本[illegible]大臣之宜[illegible]不足以見大臣之[illegible]也[illegible]有[illegible]心者[illegible]大夫而已國之人[illegible]見大臣之[illegible]不足[illegible]大臣之[illegible]也若人者我子孫我之矣[illegible]選[illegible]有左右有而有論教[illegible]於本朝則天下不敢輕[illegible]近[illegible]而[illegible]之[illegible]人莫不[illegible]謀而若臣以大臣爲論[illegible]則知之若人者我黎民視之爲法令有[illegible]欲不過之[illegible]之人則[illegible]過以及百官以及萬民任[illegible]化[illegible]不[illegible]而君子和[illegible]於上[illegible]大不以功名相[illegible]內[illegible]人[illegible]不[illegible]若臣以長養爲[illegible]誰則知之[illegible]乎此有容之不可及也[illegible]進者[illegible]之衣[illegible]雖有[illegible]有可[illegible]力[illegible]公[illegible]之臣大臣[illegible]者化之原勞在社稷澤在[illegible]老臣[illegible]我[illegible]之德則用人何負於大臣於大臣何負於人也哉

文有實溥有餘之氣　自[illegible]

入手不[illegible]適[illegible]文[illegible]下句[illegible]

此謂唯仁人　三句　　劉子壯

發仁人用舍之義而發揮其爲仁之至也蓋天下皆知仁人之能愛惡而孰知其卽此之謂也設於放流之際觀其深矣夫學術不天下者與賢者共之而已而其與賢者共亦去其不賢者使勿相投而已夫使朝廷清明人主不必示如神之智凡使士氣洽卽人主不必殺人以爲恩至不得已而以法馭天下猶能卽其事而思之亦足以見仁人之爲無窮矣何則人類之世用設而不用雖在臣奸或有不問之時上聖之心如朔而不遑倘逆不肖亦有自遂之理而仁人顧放流之若此此何謂哉蓋謂國家得一賢人雖其

有好仁之心者未必召致天下之人有得不賢人則上已覺其賢不敢進賢以爲疾中人雖未必有知人之哲亦或有賢樂賢人之心有不　不賢人則上例宿其位而不能爲大仁人當以進賢爲心者也而彼有深勤乎人主之得亦何託於爰求人才慎重名器以陰濟其不能容人之心是使必弱爲輕疾而高人以爲恥自引天下遂以疑公道之不名仁人於是則不可無此清明耳抑仁人將以盡人之才者也而彼有大道乎人之才亦自托於與復古與寧猶大權以陰成其不可一世之志是故必有人猜嫌而當官以欲制爲憂天下且以亂臣心之不一仁人於此因不可無

此固皆古有以君子而誤用小人者矣或求治之急或憐才之深而遂爲其所乘仁人當此豈能一一而理之蓋後日能爲小人用之人卽今日能爲君子用之人仁人何必求其盡去哉大不正者投之則不惟安天下之君上而亦全天下之中才古有以小人而陰用君子者矣及因之以爲名或委之以敗事而乃爲其所設仁人當此安能原其始而見之蓋我用小人或不全而事可濟小人用我則身失而道不光仁人苟能審其類而當未其用人者正之則不惟其身不能有私事雖天子不必有私喜怒否所云惟仁人能愛人能惡人其此之謂歟夫絜矩之道由好惡推之爻

使然民也有仁人之放流不以能爲愛乎天下始以善用其宗爲本也

茹史而收其[illegible]爲妙[illegible]心有[illegible]至爲透快未輯議論[illegible]古今[illegible]不[illegible]字[illegible]所見[illegible]遠

生財有大道

嚴虞惇

夫君子之財以道生之而已天財不可聚而可生而生之自有大道也可徒曰外本內末乎且平天下者而權天下多寡有無之數守井王事之本務也不知生民有托命之資無以給其欲則爭端所有不盡之我無以來其樣則敝惟不私一己而以絜矩之意行其間所爲導利而布之上下者誠思所以行敢者之道能幾也吾爲平天下者言生財財本無不生也財一日而不生則萬物之人立耗而生人胡無以自全知其本無不生而長養收藏可以觀陰陽之聚散亦非自生也財一日而不生則萬物之精易散而大君於是乎無權知其不可不生而盈虛衰旺可以觀人事之平生財固有大道焉求珠於淵取璧於山而天地之未有以養珍奇者非生也人民有衣食之利而余下余之蓄其所利者必不能公於天道以下其然不遠能得之則不行無益之害飲食以爲寶與天下相通於無窮而財有不得因民有息則財之力以相富深乎人民也天地有雜出之穴而商賈緣之予與以相均而不能久矣人道以定其則而不損下以益上不奪彼以與此制節而不過與天下相安於中正者大道有精言之則與性命相爭以不貪爲富以不蓄爲寶清心寡慾既已端生財之原有用之措之則正施之則行古官爲民奉拱手以觀聖天子之發育道之所爲無欲而通也大道而廣言之則與天地相參成其有餘輔相其不足即視物熱氣已畢生財之道可自是天不愛道地不愛寶人官物曲成無於以赴吾天子之精神道之所爲大而有正也於財之未生者而生之生於天生於地生於人而實生於君門禮用官具見聖人之學問於財之既生者而生之流而生者而生節而生而識而生官山府海仍爲爾用之權謀生財之大道約絜矩以平天下之大道也

義意深厚筆力沉雄其一腔周之語藹然之氣可謂體貌相稱

孟獻子曰　一節　熊伯龍

傳於卿大夫之惡言利者而以為通於國焉夫義利之辨所以慎好惡而絜矩也為國者其可為有家之所不屑為而見惡於獻子哉傳者若曰吾言發身之效而必以守財為好義之終豈上之於仁亦有所利而為之也乎而不然也下以守財為分則謂之義上以守財為心則謂之利惟以好仁為當然之理而無所求於下焉斯仁之至而義之盡矣者孟獻子則可謂知義者與其戒畜馬乘者則欲其不察雞豚蓋雞豚命為民所已受大夫不得復取小義如是也其戒伐冰之家則欲其不畜牛羊蓋以大夫從卿後而位愈尊所殖不得愈厚義如是也其戒百乘之家則欲其不畜聚斂之臣而寧其言曰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蓋盜臣不可有而以傷民之力於己之財此豈以觀聚有之義又如是也其所以如是者何也蓋凡仰命以上皆名為有家其貴皆奉公職而內與人君共治之責者也推察之畜之之心則凡所為以利治其國者無不由義者無由而至矣推不察不畜之心則凡所為以義治其國者無不盡言利者無由而至矣若此者其義利之辨治亂之機而家國之無二致者乎是故天子不言有無諸侯不言多寡非其辟財外其理則有所不可也制賦聚事援之言心而安放之萬物而準即此為君子長之道而陰陽人事之感亦往往而絕矣損上益下則為益損下益上則為損非獨可於上其理尚不可復得也大臣謀國日以訓正其君日以欲利於其為誠者卜天命人心之歸而與術苟且之法皆往往而終矣夫以義為利是猶有利之見存而三代以後之言也然以此為訓則庶乎慎好惡審取舍而不至為小人用中哉

水縣推分明夫將派營數中偏學識其通程其不完善可謂豪邁無遺憾矣若附並見此安得不畏後生耶

天命之謂性 一章

方舟

君子不離乎道故能盡性以至命也蓋道成於教而實根於性命知其不可離而實致其功則其終可以通於天矣且道之大原出於天人之離道非失道也失其所受於天之性也失其性而不知愈而日以害其情而害及於天地萬物聖人之所深憂也夫世之言性者皆以為虛無寂滅而不知命於人者皆實也言道者皆以為後起偶合而不知率於性者皆天也言教者皆以為聖人多方以從人而不知修是道者皆不得已也使人皆不離乎道以得其性而全其天而聖人何多事哉蓋以天命之性流行迸滿於事物之

中而須臾離之則天命之氣息而事與物之附麗者皆虛而人又不能不離道也聦明起而道離焉事物交而道又離焉以離道者之多而遂若以道為可離者而不知可離非道也夫人之離道有於人所不睹於所不聞之際者必其恣肆於不睹不聞之中者也其決裂於所見之時者必其縱忽於隱微之地者也故君子戒慎恐懼不待於須臾而必慎其獨也夫道為天命之性而離者若此其多不離若此其難者則喜怒哀樂累之耳喜怒哀樂足以累道而人固不能無喜無怒無哀無樂非惟不能無又必有之而後道可行焉何者是性之感物以動而皆有其節者也其未發也可以窺性之本焉其既發也可以觀道之通焉蓋靜不可不致其中而動不可不致其和中人受天地之中以生陰陽之氣有常而或失其序人亂之也萬物賴人之道以生化育之機不息而或戕其生人戕之也中和致則可以通天地之命而遂萬物之生矣其位且育也君子盡性之功之實而可見者也人之離道則失其性命之情不離道則功侔天地萬物之賴人之致豈得已哉

無首尾無道徑無承接乃細按之乃覺位置不失分寸蓋於

於前輩法度之外能自闢一塗徑者

天命之謂性　一節　張瑗

中庸明天人合一之旨即性道教而申其義焉夫性也道也教也皆於天而成於人固一原而相爲用者也明其所謂不可以離所宗乎自性學不明而言道者日益紛於是異端之徒各挾其教以爭勝於天下子思子慮人之失所宗也爰述聖賢相傳之意而作中庸蓋欲使由教而入者尋明道盡性之功必先以原性見道者昭千古垂教之統謂夫太極未分理之在先天者不可得而言已自兩儀立而於穆之原與二五之精相爲凝合則生生無方焉與氣俱賦而不雜於氣命之所以不已也與形俱成而不滯於形性

之所以各正也五常配乎五行一物必具一則極之品類紛紜亦莫不秩有以生其義以存無異天實有異性乎夫天下言性者多分屬命以爲性則性將入於質礙而氣質之說得參乎其間抑知所稟之始固有是粹然無私者則性之謂也人生而靜性之藏於密者不可得而窺已及應感交而心德之發與天下之故相爲流通一一如行其所無事焉本健而率之易本順而率之簡性所爲道之門也遇親而率吾愛遇長而率吾敬道所爲性之路也聖哲祇循其固有庸愚亦順其自然推之衆庶禽生而戾蟲且知報本微鳥與有摯別無殊性寧有殊道乎夫天下言道者多矣外性以爲道則道將鄰於偏由而外襲之將得畏其所守抑知天德之具周有是理然其中者則道之謂也乎若即本大同而氣稟或異在天固無如之何已自聖人出定之以中正定之以仁義繼天立極而品節之事起焉修其政而禮樂於是乎興立之所爲節文也修其言而刑罰於是乎寅教之所以贊天也高者化而卑者俯而思企焉之因成不盡而有生者不違其方之方者得盡其材何一非道人何一非教乎夫天下言教者多矣舍道以爲教則教將流於法術而詭異之習且中乎人心抑知敘秩之后同有是因心作則者則教之謂也統而言之則皆道也

以宋五子書爲根柢而條理布之斯爲醇之精而暢之之詳

君子之道費而隱　一章　徐乾學

中庸明道之體而慮人之不可離也夫道有體用費隱者也語於夫婦有極之天地無一可外道者而謂道可離乎故且以有修道之君子言道以明道而君子之道著矣然人第知君子修之以爲道在君子也而其之所以統乎天下則凡無物而非道亦無物不有攸體道者當何如哉今夫君子之道道必合兩端以成道固實有其聚者有其散之不始非隱者廣大即寓精微也道必合體用以爲道故實有其散見者而其所之不始非體者氣化有有神明之參贊而隱者也何以明其費也天下無往非道形質之合而夫婦之分出焉之位育爲道所貫而不能貫道爲道所囿而不能囿道者也其道以夫婦非費矣而人倫日用爲知能之各足者如此道皆公之人非費矣而古今事業爲知能之所窮者如此道全乎天地是天地在道外不在道中即非費矣而職覆載載其不能無所憾者如之何則道無所不周物物此道也語其大而莫外焉載之者何天地聖人皆在範圍之內矣道無所不具物物一道也語其小而莫能破之者何夫婦之身分之理矣不混之皆而有其緊焉者乎萬物率其性而飛於天魚率其性而躍於淵何此氣所同此理不得渾合而向之也天下有形而有色者何獨鳶與魚乎鳶不能躍而安於天魚不能飛而安於淵有此機即有此象并不必以飛躍而得之也天下可指而可觀者何非飛與躍乎然則君子之道從可識矣原始則爲端而要終則爲至近莫如夫婦而道莫如天地語小莫破而由作人息夫婦日在道中近之履其事而道有其原始者道端乎夫婦也吾人莫載而爲生成天地不在道外道之著其理而道有其要終者察乎天地也天下何者非道何者非君子之道曷有未始非費也用而未始非體也其費而隱何如而謂可須臾離乎哉

逐段而落不用離經依作自然理足氣貫道篇具在道體上說爲是他人粘住君子便鶻突　原評

詳密安閒下語俱極斟酌

詩曰妻子好合　二節　　王汝驤

微道之自即於乎而可見也夫即妻子兄弟父母而道在焉和順之有日聖人不忽曰之歟嘗思道有高遠而自入道者言之但有卑邇也顧即一事也苦行及之而其未及者即不啻高遠矣一理也前言及之而其未言者即不啻高遠矣而於其中有相及之端矣所謂引也今如妻子也兄弟也父母也此其於道固何遠何邇何為何分之引而吾夫子之誦常棣之詩有異焉詩曰妻子好合如鼓瑟琴是言夫婦之際道宜若此其雍雍也曰兄弟既翕和樂且耽蓋言友恭之誼道宜若此其怡怡也夫其所以宜若此

者何也詩又不云乎宜家以此而宜也妻孥以此而樂也而夫子曰是言父母以此而順矣夫人日侍父母之側自求順而未能令自告以想之薄有此意外之獲也而不當其地不知也而妻子兄弟誠所以順親也不得令自告以思之端有此意中之象也而不當其地仍不知也嗟乎人有周公之志而文者文母家無以達其心弟存常棣之詩自南陔白華闕其辭而未始言其義天下事其不必相及而必有以及之也固如斯乎辟如行遠必自邇辟如登高必自卑此足以觀矣

付題甚切氣息甚微降而人雖其渾古做尚人擬其周密

鬼神之為德　一章　　熊伯龍

中庸以誠立教而詳言鬼神以明之焉夫鬼神之德之盛至於微顯無間而要之一誠也然則天下安有不誠之道哉中庸引夫子之言鬼神者以明道也曰天地設位而鬼神行乎其中此道之大原所出也明道者誠引而近之以著其實使夫鬼神之說定而人世疑玄之說無不定矣蓋嘗由鬼神之德而思之豈非甚盛而不可加者乎夫人所疑乎鬼神者亦疑其若見若聞非常人求鬼神於萬物之外專以不見不聞者為鬼神則日見其無君子見鬼神於萬物之中即以能視能聽者為鬼神則日見其有物不息則不

能生而其息者即鬼物不生則不能化而其生者即神彼夫寄往來於寒暑參刑德於陰陽者蓋彙於高卑錯而寂於嗯于嗚呼何其盛也而人必見其昭之昭昭乎哉且吾見夫承祭者矣忽而齊明忽而盛服忽而在上忽而在左右至使人愛之敬之若忠臣之事其君孝子之事其親儼然得其嗜好飲食之德之昭昭誠有如聞詩所詠歎者而又奚啻見且聞於鬼神乎故由是觀之鮮以不見且聞者謂鬼神為微而未嘗終於微也何以體物者謂鬼神為顯而未嘗始於顯也若是者其微之顯乎君子可以觀誠矣天地之化有氣則必有理而成能於鬼神者自然之运也鬼神之行有理

則必有[illegible]於人亦若本自然之道視鬼神實有所不得已
於天[illegible]天下實有所不得已於鬼神則[illegible]故
曰誠也然則鬼神之德一中庸之[illegible]而物之不可遺道之不可
離也既[illegible]鬼神[illegible]而凡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之在
人[illegible]見[illegible]之[illegible]誠矣

[illegible]入神之理大[illegible]之文實爲超前絕後

宜民宜人　四句　嚴虞惇

詩咏嘉宜之德而推其得天之無已焉蓋宜民人者令德之實也
以是受祿而天又申之則所爲因材而篤乎且嘗反覆於天人之
故而知德能動天必先動人人心悅而天意從焉矣苟其德不足
以通上下而合萬國之歡則雖天命甚盛而善其始不克永其終
猶木極乎昭受之休也若假樂之咏令德者則不然矣其徒一身
之率師羣黎百姓之所視而化也我周忠厚開基仁及草木矣豈
於民而或使之有遺心詩人若實見其德之不競不絿者而著之
曰宜民所爲醉酒飽德以歌太平之風也德非徒及民之事亦百

辟卿士之所則而象也我周綱紀四方敦睦九族矣豈於人而或
使之有憾志詩人若實見其德之無怨無惡者而著之曰宜人所
爲壽考乞言以成福祿之休也天天之愛民人亦甚矣民者天之
所養也人者天之所篤也民人咸和鬼神休美意者皇天親有德
饗有道其在斯乎而詩果以爲宜民人而受祿於天也而由是俾
爾彌爾性保其身也以引以翼佑其行也土宇版章命之位也斯時
也精誠通於上休澤洽於下諸福之物可致之祥莫不畢至夫亦
可以無憾矣乎而天之申之則猶未艾也積邇近休嘉之氣以蒸
爲太和故茀祿爾康而又若丁寧於諧誠萃德兆咸孚之誠以大

其昭格故有命既集而又常眷顧其子孫君子讀詩至此未嘗不歎曰大哉天命善不可不傳於後夫此民人之宜而將以科天至此甚矣夫天之不假易而終之不可以庸鑠襲也非受命以明降鑒之有自而不待疑其嬌誣者無非歡忻和樂以盡臣下之悅歆民人以觀疾敬之咸宜而不敢忘爲頌蹈者無非齊肅恭敬以發先王之德天之命周與天之命虞固異世而同揆也而又何疑於大德受命之故也哉

雖根柢不出時文而運用吐納正與世士所謂時體有別

周公成文武之德

熊伯龍

志成德之相所以終無憂之事也夫德施上下文武之憂已矣成德必言文武武亦文也周公之志也稽古相業未有顯融赫奕若周公之盛也稱盛德之甫卓生有榮施郊廟後禘帝京殷禮美報以爲功在孺子王也乃自今思之夫亦爲若孔若父勞乃不續也何言之武王受命之時猶未衰之時也享十五王之澤而猶其小心其事已斬頑民之帑寇盡是大雅循下聲香欲被於人天而君相肺腑不克與言制作以鋪墩制之守盛斯亦聖明之累也合八百國之心而綏乃萬邦其事始於後人之深論將是年豐飲克欲治公益明而王事無煩不復引伸新美以大服望外之深求斯亦天家之所虛推我周公則爲文王代殷憂爲武王之疑告縣歲成爲其父爲聖人其兄亦爲聖人使後亂將起事建中和之極必非後世帝王所可及也公以一氣之人行一代之事則明察有未久七年之久緒地緯天何弗備乎觀治者以爲成周訪落之始議教者以爲興鎬化行之終雖可爲乎顯列也惟則爲之其見聖人而身爲天子其父聖人而尊爲天子使彼稍中定務極盛大之盧必非後世儒者所可議也公以材藝之多當宰衡之任則與文謨治矣允有之規樹表立步行弗懈及乎爲大宗者萬年有世宗

周公成文武之德　　劉子壯

觀德所以成而已矣文又有述之之子矣夫述文者武也而成其德者又有周公豈人復何疑哉曰一聖人起則必將生數聖人為之子以成之其作之者身繼統以集一代之勳其作之相者上治以濟兩朝之美雖聖以繼聖實子以代子也文之德豈盛於武上述之哉當成王踐阼之日正周公負扆之年若予委裘而多方未靖武有所未成即文有未成也故列侯之謂而周公獨留大力既立而弘文未得後之未衛人門發之有內天也故義繫叔父而道專子弟乃武之所繼者始由文王而上溯太王終乎作也公之所成

者德由文王而下逮武王終乎述也後河而裁之文之志武其承之矣而天下未明其德發乎身學使其德上比於天以成乎太廟使其德上及於此乃是天下之所未能也以成武者成文于是心於是乎大快矣入廟而告功公所成武亦先之矣而德未徧於天下凡我子孫藐乎其不盈觀乎凡茲臣庶泯然如將見之焉是武王之所未及也以成述者成作而先施其可以永使矣當其時謗之者未嘗傾骨肉疑之者未嘗無聖賢而周公不敢說也居東者避其跡征東者任其勞若曰我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所不暇以小嫌是介留遺憾於前寧當其時以父臨之三叔不能變以身代之

之位以上武者皆王有世系之嗣族族乎大獻也說則為之益為子弟之分則不必守無成之義以損其威德矣夜繼寬而奏捷以邑於皇據文公之所以稱為文也夫而篤生元聖天明孝實有享饗寧王實友于爾其豈無度之所待而危為天子以叔父之勞則不必思祇而之其至而叙於將作也其將日以叙繼思於方國成王之所以為成也天而有序有周矣惟異器者其卽致光使震舉者羣歸大烈又豈二公之所得而助是故周禮不可列業周公之功也尊後世以報王業之本也何其非文武之幸哉

亦人人所有之義而出之旨于使聖哲神明發光氣非常

二公不必同惟文武為心也念親恩亦惜國體治王事直如家事若曰予仰惟穆考率昭考亦惟茲曠武是纘迪前光于文子是故文得人心未及天命武受天命未洽人心而公兼其難則以臣人而擬乎君人實欲使天下戴子孫如其祖父秉德者在父有不遇顯德者才兄有不暇而公當共命則以紹述而統乎創造實欲使萬世知繼相續是父兄不然使無周公以為之子則父德其不光雖聖如文王當能以無憂哉

挽剔入細不放過題中一字筆格秀削韻采乾洗　文王之子數語雖本史記而於理未免蔽虧試思伊傅呂召居周公之地其志事將有異乎

追王大王王季　二句　儲在文

追王上祀之典成先德也夫文武既王而大王王季不追先公不上祀可乎周公蓋有以成之矣嘗謂帝至制禮折衷人道者莫大乎人情而作儀也而因禰之親追遠之思尤篤之矣夫武王王天下首崇文王爲亦宜之使周公於後而尚此之廟號闕如典禮未備非所以對揚先志者也諸太王王季於文武世近是宜王且王業所自肪尚其追之今夫受爵不敢過受殤不敢過子無加父之道則然而未嘗不可以追其變是故夏殷不追于周獨追王此爲化而裁之之義稱曰予小子稱曰予一人王者既尊之名則然而獨不可以儉其親是故文王受命而不王太王王季未受命而追王此為光而大之之義若夫先公雖親盡而義有所殺抑氣通而禮宜于隆天子之禮上祀是以其纘緒之志也夫且自王昭王穆推之先公多在親毀之列百世年於則天子之禮必不同於西伯詩曰相土烈烈海外有截此言殷之諸先公而今自組紺而上皆親毀相土所謂監前代而精之也翻自王昭王穆推之先公亦同在已毀之列而西竭當祭則天子之禮且已可於追王詩曰論祀烝嘗于公先王此言周之祭先公凡自后稷而下皆祀太王王季所謂引遠祖而近之也故曰備至制禮折衷天道其不然

乎其不然乎戊申丁未之亡周禮未建而武王曰太王王季延
文王實王之初先王追耶故十四年而文始安之是用之先公
皆亡殷元王也故曰弁祀
按擬詩曰佩佩瑟瑟當與帝太乃追王太王王季句文相仍
仲

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　及士庶人　張江

聖人以禮崇其先而因與天下同之焉夫先公非天子也而祀以
其禮亦猶追王之意也由是推以及於天下乃皆成文武之德者乎
今夫名號者禮以義起者也祀事者禮緣情制者也義有止而情
無窮故可以各于自祭祀宗之禮爽於在天亦可以通于百爾人
子之孝思於不匱彼其追王太王王季也則亦以天子之禮可知
也等而上之有先公焉其功德雖不逮而亦皆維新者乎
維猶豈得以忠厚惻怛之積而莫賞其艱難其中久遠或去七廟
而遠而不祭祀者義率且何忍以不奉承之恩而長付諸淵絕

是大王王季所不安即文王武王所大不安者也時至而禮亦
至而補傳人子之情以之之設而必無遺憾以告所加而九
獻八佾之儀皆其數則亦以降於禘祀而設可時哈大舍之
則行合食於太廟則何嫌與於天子之享有所仰副
皆當予以因時之宜凡所為報本追遠者以成其孝事先人之德
者如此其曰先公以天子之禮也而非天子亦得斯禮又可知也
等而下之有若卿大夫及士庶人有其尊而受家誠不若有天
下者可大其尊養而所奉嘗之祀則亦皆以敦繼保者孰敢不虞
其為服時食德也不若為公卿者克備其禮儀而將時物之新則

享獻以爲祖考者咸思自盡是人各有先而各不能忘其先者情也情在而禮斯在可無推上祀之禮以達之哉所有多少而皆得齊其典之文以殺先後雖無貴賤者亦不遺用行等差而皆得用生者之祭以明孝享雖無由而稱者亦不廢蒸嘗不可紊則尊卑上下之殺雖貴者不可越則愛常怵惕之思宜無愆所爲推恩錫類而以教其孝治天下之德者如此此則愛敬盡於事親孝弟光於四海非聖人之緣情制禮其孰能之

準情酌理語時典則議禮之文無如此精明者

夫孝者　一節　　李來泰

推孝所由達於志事微之矣夫孝之不克令志事傷之也而繼述之善在是執是以論斷武周又何疑乎今夫論人於天人之際其著之一二人而善者必其推之千萬人而皆善者也安爲子之心即以安爲父之心而即以合千萬人子事父者之心儀者不察以爲承志僅多求迹之末衡事亦傷於勞之一甚是使我用無天子之名而錫京無以成王業也論達孝者不然必謂創守所關不宜屈於朝父則舜宜遜國於有虞而禹當底績於息壤也彼上世之孝思不厥者已如彼矣必謂功德所垂僅能美於高曾則受命猶疑於追父爲野錫疑於棄祖也乃文考之道追來孝者已如此矣則何爲推天爲有武周所爲繼述斷可識矣唐虞五臣皆有得天下之理故今以爲發陳常以爲致思文一詩追王業之所自昔以功配地者今以德配天武之受命纘緒非紹文也公旦之才亦足定一代之制大典如宗大典如軍微與過數章爲周禮之所始昔以行一國者今以行天下周之定制述公劉非述文王也而其所爲善者不在是則其所爲孝者不在是矣利所存前人無其事者未嘗不有其志推而上焉斯亦善則歸親之義若非常之殊功及子孫而追引祖父仁人所不忍言也乃載主而師卒不令天下

忘其服事之志知其所企者深矣非變所極前人無其志者不得已而有其事推而廣焉斯亦無成有終之理若後起之名非不好謀而義歸前烈先人其可欺乎乃卜都定鼎究能使後世致其敬繹之思知其所本者大矣故有行若繼其志而不得謂之述事者

此數句是文心得要緊處筆力有奇氣

泰伯仲雍是也荆蠻之轍亦惟古公之志是求幸也太王聖而王季賢耳不然棄故都而遠遊圖事將誰歸乎亦有迹若述其事而至人傷其志者管叔蔡霍是也武庚之亂必終文王之事爲翦商也三年得而問闕里耳不然背洛水而東西先志能無恫乎故論孝者必以武周之達孝爲宗武周之孝非武周之孝也夫孝者因如是也

題中承上章來原說武周講必謂夫孝者宜推開說便都虛虛了事只從今日不能而爲之辭也末處只推開作一點絕高原評

旁搜遠引意在語必驚人更能運才思於典則庶無流弊

夫孝者　一節　史普

有所以善於繼述者而孝始達矣蓋必繼述如武周而其先人之志與事於斯乎無憾也故曰孝也且世之論者不明乎天道之所極與聖人功德之量之所際因不敢以孝許人用是其所自爲者仍非其先人之志而父子之間行事之合不相假於所爲其世有不知此乃武周之孝之所以爲達也何也今夫人子之於父也道以相成而後起故父之所存苟不能知而守以與其親則其緒已自我而終蔡天下相續之數未必大于其身也未以濟其而後竟故事之所在但不能光積以致其隆即其緒已自我而通乎天下所累之數後必加乎其始也故夫所謂孝者繼志述事之間其大較也且人開先人之志與其事則可知名哉居罕業積數十年之苦心而文武總其任後其觀貞自矢絕不敢一念以爲非常而其實躬事之小心所念意於兩門上下之際者異日之發皆揚謝皆其志之蓄而必通者也數十人之觀聽而文者集其成後其道彝闡堅絕不敢一事以爲非分而其實肇造之繼貫所包舉乎天經地義之全者異時之委曲調度者行其事之積而必起者矣故夫孝者之處此也不謂守前人之迹已也思及其志然後其公乘其氣奮焉武周當日老年樂事而其君臣兄弟之間咨嗟

徵求事有所不得已於心者至矣下武言有僾聞愾見之思斯不亦能於無形者之爲道哉且不謂襲先世之成已也能盡其事然後其道隆其規大焉武周當日戎馬未遑而於蒸嘗祀創之儀講求莫輟而有不容緩於身者儀物周官悉本留閒表德之意斯不亦有乎克家者之爲事哉若先王以天道自處故其志其事一叶乎理與數之所極而未嘗有所泥乎人以功德爲量故其繼其述遷合乎時與勢之所變而適得其爲可效者之以孝與武周者無廢之一以其善而已矣武周之制具在盍取而詳之

盡合甚數之實無不包衆善繼善述之義務見其際不以議論縱橫見奇自是文章正派

春秋修其祖廟　二節　李光地

以祀典明繼述之大者而必盡其制之詳焉蓋繼述之善祭祀其大者也自修廟以至燕毛祭之始終備矣故中庸詳叙之意謂孝之爲道大矣孝於前人者亦必推前人之孝以及於無窮是之謂善繼善述也是故其事多端祭祀爲大後其成在而敬之尤爲舉時祫大給之制必合食於太祖之廟也則先修其祖廟而堂室爲之一新矣祖宗有所傳之重器焉陳之房序而世守有以勿失也有所遺之衣服焉設之筵几而鬼神有所憑依也由是以時食薦爲水陸之品前後列而裸獻之儀秩明可舉矣夫所祭者祖廟而所合者群宗廟之主也於是有宗廟之禮昭列爲昭而南向明於北牖之下穆列爲穆而答陰於南牖之間在時祭則七廟之主以此序也在大祭則毀廟之主亦以此序也貴賤之上臣助祭之辟公莫不以爵爲先後宗祝之執事有司之爲人賤不以能爲重輕貴貴而賢賢之道行乎祭之中矣酬酢而行獻酬所以受命福也而使子弟成其役祭非所以旅酬所以緩憂賤也而以毛髮別其次幼幼老老之義行乎祭之餘矣合而論祭見其始終大致如此自今思之孝子之祭也如見其居處用舍而如見其合服飲食動敬其視其而以尊行登其敬心而以忠終之而可以服先人之孝以行

吾孝者也繼志述事莫大於是

兩節只是祭之先後次叙如此以尊親分配又有分有合大於上節爲體下節爲義者皆非也[illegible]

祭有儀四中節文與知制禮之本義則然然復用人之當堂住

竟堂上句用行文亦自言行有法矣

春秋修其祖廟 二節　張江

祖宗於所創祭祀之禮有協乎古人者焉夫自春秋所常以及宗廟所舉而神人皆洽矣中庸爲言其禮制以明達孝也曰所以爲善繼善述者蓋深有得於前人孝思之不匱而推而行之以流通於百世則上下乃稱達孝焉夫莫大於祭祀是故其以人道而事乎神也則有春秋之與嘗之有不敢多數則已顯親之而不忍離焉則已忽而人當此而淒愴怵惕之心益不能已則亦何所可已者合食則於其廟寢甫新宗室修其庶羞入戶出戶如將見之也守祧則有宗器球刀圖籍房序陳而當是日澤乎渾宛然如新也有常設者則有常衣裳薦焉衣之設不同而如在其上者則何有常物者則有常品時食常薦於之爲不同而燕哉饗之者則何益日歲於前以承祖考思其居處思其所御思其衣服飲食乃當事其物不失中節之乃可致誠敬以交於神明也已由是而上下左右遍而治乎人也則有宗廟之禮所以序昭穆也[illegible]族之[illegible]必不容紊則亦有所可敘者則有序或使[illegible]或飲也有[illegible]凡而[illegible]名定分[illegible]之正軌儀也事則有序孰可以[illegible]可以[illegible]能授任一司馬之論官材

也貴者苟不卑幼亦勿之遺旅酬之時子弟是舉使皆以事為榮
而得伸其孝弟之義賢者敬而老成亦勿之慢燕私之坐毛髮以
別使得引年為尚而彌洽其歡飲之歡於是乎前尊親之道
復畢於貴賤之德著於賢聚著於幼幼老老凡令敬合愛皆與
天下共之乃為得歡心以事其先王也已是則幽明上下莫非王
者與守之所會通即莫非前人孝思之所充塞者也稱曰達孝宜
虛齋說

上節有春秋字及薦時食宗廟節注不嫌犯上移在故節有
時祫分節之說但大祫亦須有修有陳有設有薦而非祭豈無

序昭穆以下等事乎祭義所謂孝子將祭慮事不可以不豫比
時具物不可以不備者正與春秋節合所謂薦其薦俎序其禮
樂備其百官乃入廟而行事正與宗廟之禮節合今作擬此分
貼作者多其易有加以整飭鮮明移一段與春秋節作對以領
下四項亦先輩使中而巧處

春秋修其祖廟　一節　劉輝祖

評非祭之與而亦如其未與事為夫春秋因時而祭行廟也器也
衣也食也皆所以志存之所在也修之陳之設之薦之豈非繼述之
所寄哉今夫人之於親一堂聚處有以接其情也有以做其禮也
有以遂其口也皆見於有天下名乎而見不得已而思以致之於
祭乎豈然其以春秋名何也蓋春秋以人道事之祭是以幽道事
之人則親一則不見則諒其來[illegible]等數見則[illegible]乎奠之來
送往則其變也而此一心之[illegible]者[illegible]為年之[illegible]接於時[illegible]之理
格於幽明則近遠則不必以將[illegible]有[illegible]實不[illegible]而[illegible]之遠則將必

以將在而雖皆不[illegible]寄[illegible]而[illegible]也而此[illegible]之然者矣寄
為則一在修其祖廟[illegible]不之也而[illegible]安忘[illegible]亦猶人之
行當為日而不改當者別之也於是[illegible]者飾之[illegible]者除之敝者
備之修者[illegible]之而凡春若秋入其門則如有人門焉者行其庭則
如有人庭焉者登一觀則觀之[illegible]有[illegible]其[illegible]人退矣則一在陳其
宗器神[illegible]必有好也而集[illegible]此道也亦猶人之所需焉耳而以
為宗者原之也於是乎若者在前若者在後若者在左若者在右
而凡春若秋亦猶父沒而不忍讀父之書也亦猶母沒而不能執
母之器也蓋一念孝敬之智而知其將不忘矣則一在設其裳衣

神則猶有衣也而雖敝不敢易也亦猶服之無斁也而必於其
名似之也於是乎啟之在笥服之在几裳之下體衣之上體而凡
春若秋不知者以為此衣也非人也知之者以為此人也非衣也
蓋一睹皇尸之起而知其時已久矣則在廟其將食神由將求
食也可得味則以饗也亦猶人之食而為其所因于時者思之也
於是乎陳其所舍陳其宗器修其所從設其裳衣凡春若秋皆
其不足於供而以其時者謂神其用之而以其不給於鮮而以時
薦者謂神不其饜也蓋經物候之移而知其時歷乎矣武用之
時祭如此

總定生存之義情景一一都活更無一毫板滯何但以跡於此
以其自妙

陳其宗器　三句

備物以致享神餚其祀矣夫所陳所設之器在西在東又不失其
秋之時也何以備矣且考何不足於器者乎以其用之[illegible]先王於
廟也其器亦于在人之[illegible]人何[illegible]在
所以[illegible]其[illegible]先王[illegible]以昭
其[illegible]
而其[illegible]其[illegible]之夫我世久其成[illegible]矣
[illegible]其[illegible]而[illegible]是以[illegible]者享之思[illegible]
繼述者如是也而武周[illegible]不然則[illegible]入[illegible]先王出日

高宗宗器分合而郛邑多廢而後王[illegible]於春秋所為守
寶者其難其乃　法物之傳而救天府也因于宮之守有而命
日宗器亦見寶當與別之子孫相為終始而為有故一器之失遂
者其任也然使在氏於天府為其何與學之習于於以時陳
之蓋不但見夫作為爵[illegible]之為而初祭所好先王猶如[illegible]之
也[illegible]入[illegible]而[illegible]為[illegible]先[illegible]為後[illegible]有命[illegible]矣
之[illegible]後當亦不發大[illegible]所為[illegible]乃發並[illegible]之
[illegible]守以守之也思動世之未[illegible]而[illegible]及[illegible]不可[illegible]累世[illegible]之
為永為觀法亦令後人知公戶之在上者[illegible]也若使[illegible]於守

祀焉亦安見神保是饗乎於焉以時設之蕃不徒切夫杯棬者則之為感而服之無斁先王猶如將見之焉已而所為亦未可畧也我先王致民粒食宜報其報而見為嘗薦以遂好羞復畢來於九土則所為妥侑者非常耳乃四時登俎之宜或在禮器也因歲序之儀殊而未夫時食殆絕不異生人之嗜好迭為變遷亦猶令後人豈霜露之興思者日長也其或不供於禮器尚豈克歆神其飲食乎至於非時不為薦不徒佐夫服物采章之為飾而從其時矣先王猶如將甘之也巳武周之善繼述如是見當禴祭而更有事在邪

為門之評玉名堂稿云玲瓏剔透非填實話頭者比作者用筆氣得其秘故詞意生動對偶變化為塗澤者所不能逮 原評

旅酬下為上 四句 張江

禮莫大於酬與燕而恩及乎老幼矣夫酬其賤以進歲而旅酬則下為上也燕其無以序也而燕則以毛也其無不推以於廟中者如此宜祠祖廟所以不仁仁莫大於老老幼幼為其近於子孫慈之為其近於親而貴之先王之所以定天下者用此道也 曰禮以行於祖廟斯孝慈畢具一徹之旅酬序有明備斯其則者是主賓更酌于階以周飲福之惠故詩言為賓為客其交錯也而舉旅之始必下為上者何蓋兄弟子孫而紀兩者乎於先王非本支之親則姻婭之由皆可以覘子孫畜之者也以從事不必貴以德即不必賢而備將夫踐齊者之駿奔在廟得遂其偏卑賤常克與

乎是用有以逮之其衆無也因以服勤其事飲也亦如是養既洽然生其孝弟之心復謙然習於揖讓之禮而知先王小子後生之喪事其勞者咸相與為酬從其不行爲長者猶其承歡於先王也此則酌中有大慈幼之深心而以錫類不匱者也一徹之燕旅燕則毛序衆將以親於人相與燕以齒次之及故詩曰諸父兄弟備言燕私也而生矣之儀必別以毛者何蓋記稱然而白髮者其於先王非同祖之昭則父之穆可以伯仲叔季弟畀之者也方序立之始或不甚列於祖而燕飲之始猶必待序

而推今則萃此少長者而合族以食可因引年而因物有待乎逮
用有以序之貴如公侯不敢與賢亦爲班賢如叔封不敢居祭於
以下在則齊有或筵或几之休而於皆亦有若小若大之別燕
主而以大牢而黃耇皆皆之拜賜在下者甚幸聞此頒賜乃其得
徵而於貸孫猶其徵稱於先王也此則由禮夫貴老之深心而以
明倫敬孝者也而纘述之盡善可知已

注定發其所親錯選始委歸於書括可謂典而有藍體
典制文無書卷則病於空疎多所證引非氣體雜於運掉間致
類或涉假借似此典則純正氣勢流暢當於先正中求之

郊社之禮　一節　　儲在文

聖人之饗帝饗親所以制治之原也夫郊以事上帝禘嘗以事其先禮莫
隆焉明乎此而治國得其原矣且唐虞三代之禮至周而大備當
制禮作樂之時深探原本以定爲敬天尊祖之制而後世仰尚
之道猶條貫乎其中後之人有心知其意者而王道約而易行也
是故觀乎兩郊之建而見聖人所以饗帝者其在上則日星風雨
異其祠其在下則山川林麓分其秩而周丘家土以是爲統宗之
典者天覆地載咸一人之仰戴故可以其禮文足以副之故著之於
禮以答上帝之貺也觀乎七廟之制而見聖人所以饗親者其在

遠則祧壇墠鬼畢其等其在近則嘗禘日月別其儀而合食蒸嘗
以足爲偏及之文者祀功宗德雖元子之分竟承而其身又足以
有之故則之於禰以報先世之勤也若此者其禮至隆義至深遠
而推有明之者皆謂其道於治國之道爲各自其廣大者而論則
吾之饗帝饗親者必將法其道以行非而後始於天資生於地受
命於祖採萬物之本以制其末有道之高深皆其放而事焉者也
本乎天者皆可本天以治之本乎地者皆可本地以治之本乎祖
者皆可本祖以治之而天下爲一家中國爲一人要皆仁孝之
所發而已矣自其精微者而論則吾之饗帝饗親者必且合其德

於今古由人事皆各與感通而人鬼皆修道造化之所以流於明
前等人可以修其身者也凡天之屬皆可以修人者及之
己與之屬皆可以修也者及之凡人之屬皆可以修明不者及之
而上者人相合所以爲者安於義理之所必而已矣故可得有
身之者也有明之者皆有以立之者乎從而其爲天道天人亦止於
一身於此以爲之然人可得以其之在其以終之乎於此何以
殺身乃知古人之孝其用之所以而見於端而知其道之易
易也

上下截各題俱發出分明而絕無　裝頂亦明

親親之殺　合下節　張江

惟等殺皆本於天故必知天而後全乎修身也蓋君者承天以治人使親親其親賢得其賢而與仁義相須而成也君子有欲知人事親以修身也合之而得由故且人事參差不齊之致不知者以爲人之爲之其知者則以爲非人之爲之也其物莫不本天爲周旋而終身由之者或不著不察則論文性而愛敬衰殺亦所以體道而成身者鮮知其然則欲修身者橫可獨詳於親親之仁尊賢之義乎哉仁義者非禮不成者也若將致吾仁於親而由身調之親不一親也是有殺將致吾義於賢而以身接之賢亦不一賢也是有等等殺之間君子非以其私智而遂以臨時揣量而爲之者也古者聖人服制錫爵自朝廷推以及公族子姓之文皆原於天性無窮之本然而毫不容以意隆殺者舉聖人進賢建官師保疑丞以及微末攜僕之屬皆準於天命有德之公理而毫不敢以意于見何也爲所生也禮至則義協義協則仁盡是故也者仁義之紀可見之範而凡思以修身者之權與也而君子其容已哉今夫君子有以取人立政之本也而身之所具有其身之所轄有人親與人之所從來有天之見端也其之於此也謂爲天倫爲天叙爲天秩王者所爲以天道事親也苟不明夫天之生

物之一本而仁者從乎仁行親者失其親雖日以此身上治下治
安[illegible]所以[illegible]之於[illegible]也只有大倫有天
[illegible]王者所爲以天道言人也苟不明夫天之降才之殊致
而義者遂乎義斯尊者失其尊雖日以此身事君事兄事友事於其
間[illegible]之蜂夫天理[illegible]故[illegible]當[illegible]之際
而人[illegible]莫非天[illegible]故[illegible]之行此欲知人事親以修身者
之不可不務[illegible]知人雖何[illegible]從[illegible]己
以[illegible]天字爲[illegible]得力[illegible]節
事[illegible]知人[illegible]天[illegible]大合

謂[illegible]外也　谷[illegible]

曾行於仁義之[illegible]不[illegible]夫仁[illegible]不行[illegible]仁義而
[illegible]故[illegible]也[illegible]夫人心[illegible]於安[illegible]安[illegible]也
然[illegible]何[illegible]安其適於[illegible]也則安其不適於[illegible]也則不安其[illegible]於
[illegible]用[illegible]義則安不[illegible]用[illegible]仁義則[illegible]安而其不適於禮
也雖[illegible]不安是夫人之論理也始於不可假借而
成於不相[illegible]不可假借而後有[illegible]理之[illegible]如仁屬[illegible]親義
屬[illegible]賢其大較概準此以[illegible]因[illegible]爲之節[illegible]不相[illegible]隔而後
[illegible]理之變如仁資乎義義輔乎仁其大較也本此以論禮

無所偏爲之[illegible]而臣[illegible]禮之[illegible]任是[illegible]有[illegible]之此語
仁[illegible]而[illegible]用[illegible]之[illegible]未[illegible]而
統於仁[illegible]數[illegible]以[illegible]而[illegible]統
於仁[illegible]於天[illegible]
以[illegible]有[illegible]也[illegible]
致[illegible]名[illegible]大[illegible]
所[illegible]之數[illegible]人[illegible]是以經
[illegible]人昭[illegible]動[illegible]也[illegible]禮也[illegible]智
卓越乎凡俗而[illegible]之致亦不能[illegible]心[illegible]之其損也禮不

待人損也其益此禮不得不益也若無定若有定而總歸於生意之不息後人之習禮也卽欲畧不勝夫繁重而貴多貴少之節亦不得任意盾損之其多也禮不得不多也其少也禮不得不少也若當然若自然而皆赴乎生機之不已蓋修道之仁不在是不可以爲仁而修身之道不在是不可以爲道也君子知所從事矣

仁義禮雖性所同具之理却自有次第不到得尊親等殺禮亦不可得而見所生之義如此文特言之了了

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　三節

蔡世遠

政有可久而可大者盡其事而可舉矣夫謂之經則可久行之而效則可大公欲爲天下國家亦盡其事以舉之可耳今夫爲治者必先定其規模而後從事焉規模不定則不能由內以及外由親以及疏由近以及遠而天下國家之故舉足以紛我矣又何以徐及其效而實致其功哉臣嘗伏方策之中追想夫文武之致君勵精於上臣工効忠於下大綱舉小目張天下含其化而沐其休臣於是知天下國家之治蓋有九經也經首修身而尊賢親親問將以修吾身也至於大臣與羣臣則亦推尊賢之心以敬之體之而已庶民百工遠人諸侯則亦推親親之心以子之來之柔之懷之而已臣於是知天下國家不難治也欲以建民極則修身也欲以決是非則尊賢也欲以敦一本睦九族則親親也凡天下國家之所尊者莫不有以尊之則大臣獻其謀小臣竭其忠矣凡天下國家之可親者莫不有以親之則農工商賈各執其業四方向風諸侯賓服矣文武之世成周之盛本一人熙修之德行寛仁敦大之政以推恩臣民又安海內率是道也自非然者內外不飭動越規矩非所以修身也遠君子近小人聲色貨利日接於目非所以勸賢也紛蒲獨嫉失諸父昆弟之心非所以親親也而且朝廷之上

無禮賢下士之虚文既將習怠玩之餘大臣護脖爲懷百官持禄
保位供億斯將民不堪命與役煩多工賈雜日遂人無向往之心
諸侯有背叛之志而天下國家愈難治矣不盡其事而欲收其效
雖文武之聖不能故曰必先定其規模而後從事也

一氣軒灌中條分縷析井然不亂非深於古文法律者不能有
此

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 一節　徐存菴

詳爲治之目於經緯之間有乎其人矣蓋經之目雖有九然非虚
列九者之名而遂可以爲天下國家也誠患之不在其人乎進以進
君若曰人主撫有祖宗之成業若欲舉庶務綜覈而略其道法
蓋照然固備矣然而有爲之主天資既已明敏一二輔充之臣進
說於君必以爲道貴通變事任當今法先王之治名飾其大意之
所存而已其節目條安之數不必屑屑相狗也不知其非然也以
臣言之理人古天下之大法其由內及外由近及遠者皆原本學
問之功而非徒以名術刑名之數者經天地之大業有一人必
治以一法動一事必本以一理者又皆詒翼子孫之計而非僅爲
苟且旦夕之謀是故文武之政皆其爲天下國家者也豈必僅爲
文武當日之天下國家亦爲凡爲天下國家者也其爲之者不有
九經乎以九經之目屬於爲政者一人之耻約則繁矣然而以宮
府朝野之數用稽則聖人惟知吾之經於天下之至賾而不可紊
以九者之目列於天下國家紛紜之奧區則又各矣然而以君臣
上下之心相考則聖人又知吾之綱舉人心之至要有不可遺臣
爲條其目而曰修身也夫身之不可不修臣已略言之矣而九經
之首重者固不外是也豈非當日之止緝熙而適敬義者必由是

道而後人之昭義惻而念祖德者亦不可不由是道與矣則曰尊賢也親親也賢身之輔也親身之本也乃賢矣於身而親矣於賢者意即臣事親不可不知人之說與矣曰敬大臣也體羣臣也大臣身之寄也羣臣身之支也乃敬則尊而體則親矣其亦猶臣尊賢之分之說與矣曰子庶民也來百工也庶民之係於天下國家歟准其太矣百工則民之餘也而民至此乃及工又繼民而及者 句法 由親親而後仁民子則親之推也由農者而後及冬官工又民之推也 未安 矣曰柔遠人也終之曰懷諸侯也遠人之昭君德惟其廣矣諸侯則與分治天下國家者也然經以是終焉者內治修而後及外日兄弟甥舅之國亦親賢之列而皇華賓客之使亦敬體之遺也蓋其見之經者如此由是思之先王之建是經也非僅飾太平之具也將使後世英主可以確明吾意而中才亦可循是而寡過在是皆道道法之理而布於千百年之上下爾後人之稟是經也不僅用約舉其之名也乃賢者既以繼往前人之制而守文之主又從行文其而無精意以何取夫後議人存政舉之功書備於卑極綱紀之內歲君欲行之甚有其效與非在矣

若此雄渾無意取悅時目而文歸典則 原評

此作淵達不羈凌作謹守繩尺學者統觀而有得焉可以識文之變矣

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　一節　陸隴其

聖人告君以爲政之經列其目而可勉矣夫九經皆定於文武政莫詳於此也悉舉其目而有天下國家者可不知務乎夫子以爲政之定於文武者非徒一代之成法而古今之治皆莫能易焉故行於當時則爲政而傳於後世則爲經其本在身而其用達乎天下國家方策所布固昭然也達道達德既爲修身備言之矣則請進而詳其經焉蓋凡爲天下國家其政令所施因時而易者固不可執成之法而不知變而綱紀所在不因時而易者則不可無一定之經以立其則文武蓋慮之深矣故熟察乎天下國家所

不容缺者而定之爲經因詳審乎天下國家所不容畧者而列之爲九謂夫經之本必在乎身也則首列其目曰修身身立乎天下國家之上而觀瞻者恒於斯則修必處乎天下國家之先而強勉者恒於斯而賢者身所由修也則尊之要焉未有好修之主而不精乎師保之尊嚴者也親者家所由齊也則親之要焉未有立政之初而不講於九族之敦睦者也至於大臣羣臣則在乎朝廷之上而內之爲一國之倡外之爲天下之望者也敬焉體焉而所謂正身以正朝廷者在是矣庶民百工則又處乎一國而天下之觀聽係焉者也子焉來焉而所謂正百官以正萬民者在是矣遠人諸侯則又散於天下而國之安危係焉者也柔焉懷焉而所謂正萬民以正四方者在是矣自其始乎修身以至於諸侯之懷而觀乎一人之動莫有修之實不可不敬以其達乎天下國家者由之則內外之綱維亦視乎一人之宗施而行之俱不可不力以此施之一時則一時之政由此舉經之所以爲可大以此施之百世則百世之政由此舉經之所以爲可久若何不勉焉

準乎繩直規圓矩方先正風格於此未墜所不及先正者氣骨之雄勁耳雖使柔不出之不好而知爲端人正士

敬大臣則不眩　則財用足　　李光地

政行於朝野可以觀其效矣蓋大臣小臣在朝而相維者也庶民百工在野而相資者也欲使朝無廢職而野無廢事非政之行也可庶幾無意乎人君以修身爲本而於親賢以爲輔則必有賢之等者皆所以收其助益之效也則必有親之理者而將以成其樂利之治也是故於大臣不有以敬之則心志疑而聽聞雜吾見其眩而已矣冢宰掌宮中之政而左右不得售其欺六卿持邦國之綱而遠近氣不通其權能使吾君之心洞然者非敬大臣之效乎於羣臣不有以體之則分誼薄而忠愛微吾知其報禮也

輕矣有棫樸之育養故作其疏附奔走之勤有鹿鳴之恩施故發其皇華四牡之志能使多士之義竭然者非體羣臣之效乎無以子庶民則民心離而邦本搖而欲有人有土也難矣其子之也出事而不奪以私入稅畝以時吾安於君上爲作公作私無不勸也由子庶民之效也無以來百工則器用缺而本業困欲其有財有用也難矣其來之也天生五材而成用之凡備物以利民者周禮有六職而居一焉凡執技以事上者各各在官而民無不足也則來百工之效也朝廷以正百官百官以正萬民由是萬民正而遠近莫不一於下者其政之行豈非旋至而立有效者

乎

用經籍與切該括處化治開先正而氣質更爲光潤完美乃作者功力獨到處

敬大臣則不眩

吳學頠

知所以敬大臣治道達矣夫大臣能盡其職而萬事理敬之亦行事不違故不眩有斷然者且國家設庶司以共理天下事其是非可否之幾待命於大臣此固不責其力而責其心者也惟人主先盡心於大臣而後大臣能盡心天下事以盡心於人主此九經所以有敬大臣之條也夫隆其名曰大臣非爲養望也實將以參予密勿者爲一人贊襄之資抑專其責曰大臣非爲具官也亦將以彌其獻爲者徵百僚紀綱之重敬大臣之聰明人主之聰明也大臣之闇見人主之闇見也敬之而不眩所可必已人主以形迹

待大臣大臣引分自嫌事至而持兩可名實所以淆也敬之者一德一心體貌非以爲文而大臣亦得坦然自信竭其夙夜之忱爲時有大政而[illegible]宗與政時事機宜有秩然不亂者君亦可安坐斷之矣人主以吏事責大臣大臣奉法避過事至而不敢求有補所以援也敬之者爲禹爲稷心膂倚毗責任而大臣亦得從容自展抒其雅謨之謀爲國有事務利害決于崇朝有不搖國是守於一定而不變者燕然有章者君亦可無事處之矣大變理則門三公耳目則任左右自謂操馭之術不知大臣者可使畏一人之威爽不可使畏衆多之議論也文武之世常以明白正大之精堅股

肱一體之義而謹御之後有不得伺其聰明之所者亦以委任專而成一代之治後世借此敬也其狎易者名焉事自分銜斷自司防猜任之道不知大臣者可與其虛公之度不可啟以迎合之端也文武之世常以課授下之矣受于是次而之義則深宮穆處無有尹載溥之學者所以[illegible]一人之聰以濟此敬也故人君宜知一敬矣

通篇說揭分明亦不作力排[illegible]

懷諸侯則天下畏之　熊伯龍

知所以畏天下則建侯非失矣甚矣天下相服以德也懷諸侯者不期畏而畏至豈非盛世之事乎對哀公曰先王散天下之大柄即先王威天下之至計臣於經所云懷諸侯者知之矣人之與由藩侯不制天下之命則我之為天下與為國家也何以異天下之勢在封建不獲友邦之心則天下之威共擊與亂相仍也何以異是故懷諸侯非施德於不報也天下所以畏之者恃此道也明從競說天下皆知其有家人之義而又不借先甚稚心大發其天地生成之感爾日之諸侯其積壤相錯者一如伯叔甥舅之聚族處也而磐石之宗不可動搖矣建賢作輔天下皆知其有君臣之情而重之以寬仁大度深動其子孫臣庶之思爾日之諸侯其祖維未定者一如有官庶尹之指臂使也而羣扶之上倍有嚮察矣如是則王臣上下諸侯所得而治者天子皆得而治之修身立政之朝天下已久故非薄親紀而兇謹度法章有以塞逆心於未兆也歲如是則來享來王者侯所不得而及者天子亦得而及之采邑能通之於天下以人致輕量朝廷而兇形身旅矢有以揚泯明於漏外也侯奔决之知則亦非以忠厚聞不大之漸故怨威惟畏亦不假剝桀為震疊之謀古人于諸侯相與之際仁至義盡有如此者

雄深雅健筆力氣象足以高踞一世

鎔經液史發光炯然

懷諸侯則天下畏之

曾王孫

效著於天下者有實效其懷者也蓋天下不易言畏也而使諸侯者有以致之其效不可覩乎且先王以一人撫四海之內而天下何威競競惕惕無以奉一人之法者皆有他威制天下勢之所在而急圖之而天下遂不得不合其勢以歸我乃後世不見政之強而見勢之弱遂以爭勢議先王而忘其強政是未明於懷諸侯之效也夫諸侯亦雖起僭叛然猶聽奉天子命以寄天下亦懷與不懷似無異數也然天下有時不假天子之命而假諸侯之命則諸侯何可不重慮也諸侯亦勝足嘗欲征伐棄天子威以致天下耳懷與

不懷似無他道也然天下有時不深侯國之威而仰不深天朝之威則諸侯何可不重念也故諸侯當懷也懷諸侯則天下畏之矣天下之大勢在民先王當民之不得其所也立諸侯以撫之迨其後也各私其民而民亦各私其君見一事焉曰吾君之德也見一利焉曰吾君之賜也而當侯之勢成矣懷之而諸侯肅然輯其政教而民將曰吾君如此其何敢不貢民之所往政貢大焉而非懷之不至此天下之大勢又在小侯先王慮小侯之或侵凌也建方伯以衛之迨其後也漸劫以威而小侯亦服於其命或有患焉曰彼能庇我也或有逆焉曰彼能制我也而諸侯之志携矣懷之而

諸侯自失遊於執物者小侯亦將曰彼尚如此又何有於必小侯之所歸勢是降者將求懷之不至此或將見在有天下者行之而效未有天下而行之而未必效者非也當王之德威日著而遠者無不來服此在假力猶然而況乎王道之作乎也昔我文王虞芮質成而有二之勢已集於政有降至周召分治而成矣當之鄭桓文進商而奉以合之纔然非懷畏之明驗也然此謂周初之天下得之而效守府之天下得之而未必效者亦非也觀夫周之盟猶得宜師強蕃雖不敢命且在衰亂猶然而況乎周初之君在地昔我武王封建未集而頑民之亂大定於神人降至東改爲與復著會

同之盛東都侯甸不失昔時之依又孰非懷畏之遺模也哉而其事乃可得而言矣

只講得諸侯與天下相關處多耳懷字中義理却未說發得出所以不見三代以上協和與紛紛氣象然其筆勢縱橫議論翻騰可以增人才思

尊其位　二句　熊伯龍

敦本之事三舉之而備也蓋非位與祿豈能安其外非好惡與同豈能安其內近古之事亦關此乎昔周之封君蓋八百矣而同姓之國且至五十先王於本支之間何嘗不衆建而少其力故雖然衆建而未嘗以衆人迸之少力而未嘗以少忌處之亦由與後世異也。曰尊其位、曰重其祿、曰同其好惡。問先王之世有象君失南面之尊支子列齊民之數者乎。曰無有也。弱弟之戲遂封桐也。夏與商未之聞也。介弟之貴且分陝也。夏與商未之聞也。他若滕子末微援宗盟而長外侯蔡胡世辟釋嚴罰而復命土亦推

天家爲永念篤公今日者與邊觀旂於故府詩河海於都封而驚晃伯圭居商縣之謹之場哉問先王之世有觀頌解朝宿之技峙根斷湯沐之額者乎。曰無有也。錫田曰大啟宗邦之報功不敢不過也。分土曰惟三庶邦之展愛亦不敢不及也。若大晉之有陽樊也王何可以錫康侯邦之有祊田也懿親莫重乎母弟其在中走圄故受上錯焉者之用贊雖山澤所及掌於王人從國來餘徉用天子而提封采甸曰不言貧賤不優哉問先王之世有然而相鬩於墻呼伯而訴所與訶者乎。曰無有也。正則爲兕觥爲觶酒我可爲諸父昆弟歎息而道之也。變則爲斧斤爲斧由我可爲諸父昆弟垂涕泣而道之也。是以王有賦則賜之弓矢此推而同之之義國有故則上告天子此引而同之之義也所大宗小宗成有一心爲唉乎六衣之請也私官好之公室喜之所以之指也異姓好之同姓惡之有王者作除其於之道是有方伯以服心召好去惡與哉天室豈有此患哉

總評　與作人多懷悲忿氣此得動岩有力致無與綴之累排比之迹政什得而逸以雄麗之筆較同時諸家獨爲雅馴

忠信重祿　四句　汲長孺

勸有得乎士民者其所以體之予之者至矣蓋君之予士不可不厚而取民不可過嚴也行政者尚思所以勸啟且與行與立大臣而外士民其先尚是故三百六十臣之身家君統之矣而君任之優之而臣乃克有其身家也生成之感在君不在上也億人兆人民之身家君用之矣而君愛之惜之而民乃克全其身家也寬恤之感在君不在民也[illegible]體羣臣凡以羣臣固士也敬慎而辭友朋每幸在君可共功名矣特以小臣新進退而不敢有所言進而不敢有所爲此時望吾君推誠之心信深於望澤至於德足食君子之傾乎大君有衆人為我之恩士於其時實撫躬而嗟悼之[illegible]心[illegible]以君之君有心而諸其臣重祿以養之臣有身謀諸[illegible]大忠之聲有弗不敢告諸僚友者不意我后聖明已[illegible]然逆揣百爾以孤之忠以答乎人之忱竭有爾[illegible]之力以答乎人之深我知立子孫之酬猶有感泣雁宗之[illegible]者[illegible]以勸士者得[illegible]乎庶民凡以庶民固吾百姓也[illegible]大公家誠知小民守受君上矣特以草野疎逖朝耕人予之田[illegible]入可容之稽此時自[illegible]其力之心[illegible]深於受上[illegible]對警場之力俾以[illegible]車服[illegible]之供民於其時實傷心而[illegible]之一旦者使必以時[illegible]君無逆也爲民惠其勞斂必以薄[illegible]君不貪也爲民思其富衆執無告之衷有弗不敢形諸嗟歎者不意君恩而厚已覺其[illegible]然也須曾弟者起丹官之命端君臣者獻公子之[illegible]我[illegible]供於有樂效[illegible]來之命者皆其所以勸百姓者得[illegible]君之[illegible]有士君之野有民也[illegible]君以方策所周之

每段各有所意用反用[illegible]落拱[illegible]文散行[illegible]下列處少故但覺[illegible]氣盤旋而題中[illegible]事已寫[illegible]分[illegible]　原評

縷縷[illegible]之思運以雋筆達以雅辭故無一語甜俗

忠信重祿　二句　熊伯龍

徵勸士之實有仁義行乎其間矣蓋忠信所以明義重祿所以明仁勸士者修身取人之道而致之乎對公者曰人君所以待士常之士而必待其常之果未見士之為君盡也人臣其不相遭於倚而又欲自厭其心誠使君有惜其[illegible]而之臣有心存敬畏之非常之報亦往往有改[illegible]絕[illegible]辭發臣凡以為[illegible]同士也無公私之實則君上之色從於命人惡戚而[illegible]非可見也有可以朝廷之令意而已從田間而來則賞力之服亦念身家而莫有外不衣食也乎以俸者之厚實有已然則忠信重祿易可已哉以父母之身千里而事人其心易為天子之所疑若曰彼將為於家也而以奉人下之上則人不可令日者有大引其在形於色有大害則[illegible]形於色分我臣[illegible]不為乎大夫取富貴也夫忠者人臣之道[illegible]其[illegible]之[illegible]其君[illegible]其君何君也[illegible]負之以父母之身千里而事人其心皆為人子之[illegible]求來何又不得不為家來[illegible]不得不然今日者謹其下[illegible]其上[illegible]家而[illegible]及臣家者皆君餘也夫[illegible]之所[illegible]耳而此君獨得之於其君是全乎其君者也全乎其君何君也[illegible]而恐負之是以[illegible]世之[illegible]君非必鬼神

臣非不安仍然任左右則易而任工[illegible]則難[illegible]簡則難有道[illegible]食[illegible]所用非所需也故人[illegible]以致之[illegible]無以對其天地生成之賦先王之世[illegible]不能[illegible]者亦不能[illegible]小人然[illegible]之度以意[illegible]欲之[illegible]有[illegible]之[illegible]以[illegible]有欲之[illegible]所用[illegible]所[illegible]也故人知[illegible]之[illegible]合以致其[illegible]心奔走之[illegible]由[illegible]之推小[illegible]心之旨[illegible]用[illegible]之[illegible]於役人哉

[illegible]乎人心中乎[illegible]及[illegible]是[illegible]有[illegible]

○次句竟承[illegible]是[illegible]處

言前定　四句　　廖騰煃

所言有定之數有知人可不豫也在先言事行道之一由有而不能前定者可知矣乃之何不求所以豫也且吾言凡事貴於豫者蓋人以無定之中任事物之所作而遷徙以從之則自一身以及行動作役而有之者常不可為據矣而焉能有立而無窮哉何如一言也彼論者將出而嘔啞紛給者亦有將而流遁者將患乎其跲也乃吾人之言非以飾事而以相實見夫且此理之源流則未言有所以為言者已前定矣隨當然之引伸觸類亦不必儲度於未言之先有自可從容以物者故有堅確之於自謂人莫能難而無端見躓而君子則反覆而必伸發言之際已豫也即如一事也不分既各有其後紛而將紛又及終其驗見益實患其困也乃天下之事經則有宜然則有據有實見其為之為難之猶要其未舉而所以為事者已一定矣隨處見之變化屈伸亦不能違外於方事之頃而自有以爲所以故有效之才自出應成寧有動搖得然而凡今有而循其為事之理已原則已於行則言與事之到抵其事皆有發於一時而行有要之必世言與事之病皆外見乎行之時則返而自省其心久矣天疚之難免也而竟不能前定故至此而深求夫行之大本則原於性情者行其自然而達於倫物者有其當然朝夕以循之而無有越畔之思則行起於一念者無由而伏也則行之本已豫也至於道則言事行之所統也言事行皆有所由者道為其所從生言事行之失而反之道之失則任所發行皆窮甚矣夫窮之為害也言亦皆不能前定故至此而深求夫道之大原則有窮焉一本者已收然條理之畢具而散為萬殊者仍渾然本一之可循左右以取之而皆有逢原之趣所行因道不窮者在此可見道之原已豫也夫言事行道皆非可膠於一定者也而其各前有可前定者亦已皎然定矣苟識之未前而執其私意以為前定亦見其敗矣凡事何以立哉。

各段洗發無一漿語弱筆不疚不窮二段更寫得如此了當

誠則明矣　二句　方舟

觀誠明之所歸而知人道之可恃也蓋君子無慕乎誠之必明而求乎明之必誠以為人道於是乎立矣此性與教之分猶言其明之所從入者耳究其終則未有不合者也故反諸身而為誠歷於道而為明其量固有所止而其用亦實相須則人道雖先後之間所爭正自無多耳天下之物苟非人之所固有而強以測之則見以為然而終不能信其然者一則有所矯習之者非其情形不得辨而行矣誠之與不明豈有異於是乎仁與義充於人心則事父事君之道曲折詳盡而不至於有所遁性與命未嘗離則萬事萬物之形高下參差而皆有以識其分界動於心之莫解則其見必真而得其理所從生則其用不敝也世固有渾然無為而實然無知者然後無至其不明其所以然者固非誠也茂則雖事未明而已擬乎物之所不能通矣凡物之情苟非己之所真知而強為之則心欲如是而心亦不能必其如是者深知而篤信之者則其意向確乎不可移矣明之可以至於誠豈有異於是乎深知夫吾身之雖近可介人則自分上下之間不敢自恕而必求暇乎其實深知夫吾性之有所行無忌則隱微獨處之際不忍自欺而久將無乎其心吝於日之所見充塞則其力略任而可據之之見既絕則其

情偽有所不合也世固有倫行莫之而行則皆之者然是無怪其不以其所為明者同其誠也明則未能誠而誠於心者已無為矣是故成於性者有與人之誠而有與人之所無與人之明則其誠亦未為絕矣成於教者不患其誠之不至而第患其明之不至則之見其所以感則誠之事已道其中矣人道所以繼天也

而則字推由俱從實理勘透無一字可移置上二句理字氣樸筆力復健

能盡其性　六句　金居敬

極盡性之量而至誠有功於天地矣夫人物天地其理一而分則殊耳已性盡而人物之性皆盡至誠之爲功於化育豈不然哉今夫聖人之心即天地之心而有生之體皆天地之體也惟盡性以至命者有以得其會通而修道以立教斯中和位育更無待於推致而後然耳吾觀夫天地之生人生物化之育之一誠而已矣舉繁賾之以至其君臣父子之屬而貫其義道庶衆得之以容其飛潛動植之類而至其繁雜衆夫故者化之使然若有變通鼓舞之術無者育之使有須其卵始作成之功而要歸於天下之至易至簡者也而至誠者既有以得其全而立之極矣則是仰觀俯察無有以蓄其濬哲文明之質而知之無所不達上蟠下際無不可以隨其行於敦敏之材而行之無所不顯也以言乎人之性豈得與其情同科故然而務有以序其敍秩進修以立其性而使仁智者見於一偏蒙者溺於日用而至誠之道所以通之者無不至也則人性之爲至誠所造就皆在其亦具不盡也以言乎物之性又豈得與人之性相比哉然而因其力者又有以制其力養其材者又有以叙其材雜鬱滯者終不可以援抑隕落者更不可以數榮而至誠之茂對日成之者無不至也則物性之爲至誠所茂對

曲成者亦無不盡也若是則人也物也天地生之而至誠成之則謂至誠之化之育之也夫誰曰不可而化育則仍歸之天地贊化育則歸之至誠者何也蓋其理則一也至誠即有爲之天地非天地不能有爲天地即無爲之至誠也而至誠亦何爲也一化一育有與爲不遑有與爲參者乎夫以爲此之謂矣其分則殊也天地之所爲豈至誠亦有所不能贊至誠之所爲即天地亦有所不能成也化之育之而民與物成同其弗備利貸惟左右以之矣向於中和位育之符于必使無一夫之不獲無一物之失所至於門序五行之無偶失其常而後乃安也若猶未也加戒慎焉惟至誠之盡性則有其自然者此其所以贊之而已哉

實義搜剔得玲瓏精透以深沉得新鮮以熱辣化繁弱也

見乎蓍龜　二句　邵基

實理之所形在物與身皆可驗也夫誠之用未嘗一日息也即蓍龜四體所叢之微者著矣今夫宇宙之內謂之太虛而實非虛也氣之所聚而於穆之命凝焉形之所成而人事之數應焉而其櫃者故待以盡其效其託者混而前決秘密實有不能自已者焉彼與天之數之先見者皆行於蓍龜習之方夫數之未定者其不有其兆也及夫用動用靜而吉凶判矣此蓍龜之見也而蓍龜豈無故而見也乎正元會合之迹實有不顯於天人之交者於是神物不能秘其巧也陰陽駁雜之氣實有交勝於造化之際者於是象數為之兆其進也有其理之實徵其盛將有疑其近於誣者矣何以數十世之後得皆在鴻蒙之下及事後思之而不爽也苟非理之實徵亦莫將有疑其近於誣者矣何以有餘年之敗壞如在數計之內及事後覺之有以見其物而不遁而蓍龜即乘是以發機之初其之可數以顯者在此矣在也以明蓍殺之方夫事之未括因體矣其其機也及夫日旋盤旋而行失分矣此四體之動也而四體之所以動也降以來之矣明於身者已固於是俯仰而悉協其則此仁義中正之極札根於心者漸虛於之一俯仰而滿道其天也苟非帝協之所憑將中節為而未即為

形何以消明在躬之日即欲昏憤出之而不能也苟非天命之所在將於傾為而可以無遇何以致乖亂之頃即欲勉強持之而不行也蓋誠為物之終始而自體自用是以聚合散之能理之因形以著者在是矣而諦則知其見與動之微也甚渺非至誠不足以知幾矣

見乎蓍龜　劉巖

幾見乎物雖而形也夫天下事既見而後知則非前知矣蓍龜乃幾之先見者知之者誰哉寂然不動者誠也動而未形有無幾也幾在有無之際明而以言而受命如嚮者莫若乎蓍龜然而知幾者鮮矣夫聖人辨兆域之名而詳分卦揲蓍之法設人掌六龜之屬而眡上下左右之文蓋志定於先必以官占而陰稽龜之用尤以謀議為後是故蓍有卦卦有占龜有繇繇有體體有兆兆有頌焉兆而始可以與能而能獨明知幾者鮮何也夫無（從天道說予謂此）聲無臭者上天之載而鬼神之意使占因常而動以示人神莫無

朕者於陰之冥而神物之興則繫數於神明而立命所以天地間理為之主而氣以具形是以形下者皆從氣為之運而數以生無形以上形而上者定下以而有條也上智高深幾遠皆有以度有聚生物之氣而大块然以上下而有何其久也而氣之為休為咎寓於物之所以為者則之而皆之氣之所謂發明天地理氣之精英也者於陰陽而具本則之也物以有行而具本也五也蓍有本乾坤而成變化之數為大自然推行乎古今者無非數也何數之或從或違常於物之至變者見之則蓍龜之數之所以陳即二氣五行所發著也夫氣與數相合無間而理行乎其中理與氣數見則其將有合行乎其際惟天命流行之妙有蓍龜洩其朕兆以昭天之明微聖人體物不遺而蓍龜乘其氣機以前民之用是則非蓍龜無以知來固不足以明乎命然非其事則以神明其德必不足以極深而研幾幾微至微故非誠精故明者不能成而通天下之故也者先以前知為何數之能則夫大人占之有合智矣而何貴乎至誠之道哉

此章首二句言道理可以前知而後之二六句則指理之先見者所謂幾也蓍必先知以下乃言蓍與至誠知之無不見見乎動乎四體幾動於彼而言不得不使至誠知之地步審判用

二句道文到者處方起下至誠前知可止此文先著是上實發見乎之理者當不泥前人獨前半須透句字為使下耳

誠者自成也　一節　　趙昺行

中庸因誠以及道原乎天而盡於人焉蓋惟有誠而後有道亦惟自成而自道者莫可諉也誠之於人何如哉且天下一誠之所際也皆不外誠爲者備之理然由知道爲當行之事乃或以後起者之多所闕轉疑成物者之多所遺[illegible]知自天之人之際有其本然乃以有其當然存乎吾與天下者誠爲吾所同誠者無妄之原天地以之立心者生化卽以之立命前乎上下之間卽虛無之地亦凡本之以充用而見其爲形生者散無爲之宰鬼神以之爲往而不可掩者萬類卽以之爲體而不可遺觀飛躍之機卽無知之物亦必資之以各正而見其爲有覺者蓋所以自成也此其無爲者也有作而爲者事物由之而消是亦其無待者也而有待者貴自外之[illegible]行矣然而道又可得言矣自其發於心者而言之落然天德有自必不容已之理而節必求其中非假乎他人之援也雖欲裁制功在兩間而事有待之實不敢諉爲中和以外之事於身者而言之乎臣弟友皆有必不可辭之分而道務期於託諸他人之業也義當明業待貴乎兩明而返而求之[illegible]爲仁者不及之而明其爲自道而人又安得自外於道[illegible]誠故以原乎天者觀不成之[illegible]何以責人者皆不誠之功誠用如是其甚切也夫

自道句易作究竟仍自成何得待其先異矣[illegible]之也然[illegible]之[illegible]乃[illegible]是近得用客嘉隆盛時[illegible]文字乃見此[illegible]有根柢

評[illegible]

欽定本朝四書文　四書　誠者自成　節　三

誠者非自成己而已也　一節　　劉中官

成己者必及乎物原諸性而知其故焉夫己與物均此一誠則仁知之德固無分內外者也安有施之不宜者哉且自物與我交而凡天下之生而具之者本無有欿然之分也物與我俱生而所以待命於我者已具於有生之初則我與物俱成而所以為物立命者亦豈有加於天命之始乎不過即吾所固有者推而加之而固已無餘事矣如君子而既有誠之之功則於自成之體既已不虧而所以自道其道者亦已無憾矣顧吾之理既統乎天下之物以為誠則吾之功亦必統乎天下之物以為自成吾以誠自成而天下猶有物焉遺於吾誠之外此非誠之尚有遺物也而即吾之所以自成者有不全也吾以自成者自道而天下猶有物焉棄於吾道之外此非物之不統於道也而即吾之所以自成而自道者有所缺也故誠者非自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奚以明其然耶蓋天之所為公乎物而不妄者誠也而人之所以具於心而各正者性也誠之理由合而見為分而仁體事而皆在知周物而不遺皆誠中自足之體自恰之用而已與物因有各見之功能性之德雖分而本無不合而心無私者必能大曲成之量心有覺者必能全無我之真皆性之德所以百慮而一致同條而共貫而成己與成物初無歧出之性也如是則安得有內外之別也乎蓋惟其得於己者仁即誠之通知即誠之復而於繼善之原既無所歉故其見於事者時乎措諸己而體仁者自具夫長人之元時乎措諸物而知臨者悉原諸觀理之哲而於參贊之業自無不周於此知己外無物而成不獨成宜則皆宜者洵非外至而強為之也其故不亦曉然也哉人誠能全此誠於己固無憂道之不及於物也

數層曲折一氣貫注不散不緇理脈俱清〇古文大家非眘材絕人者莫能問津中人初學求為清真妥當以此等文為權輿可也

今夫山　二段　汪士鋐

觀山水之生物益以見天地之盛矣夫山水為天地所生而其生物之廣大不測如此大地之盛何如耶且夫天地之氣結而為山融而為水山水固天地所生之物也乃山水得天地之氣以生而復能生物於天地之間以大天地之功用者觀四海九州生者一天成者一地何以彼此物產之美各傲人以所無而必不能強同蓋天地固以山水劃其東西限其南北而山水之氣遂各有所鍾於物焉故欲觀天地之生物者宜觀之山水殊方異域仰觀此天倚焉此地何以彼此風土所有若易地以相處而皆弗能為良益天地固以山水異其寒燠殊其燥濕而山水之性遂各有所得於物也故能窮山水之生物者可以知天地合始終乎山之一節卷石耳而山合始觀於水之一勺耳而水雖然此未觀山之廣大與水之不測也今觀山水之所生者論之其為生長所取資與生之故之也乃若其出於物而為造於人其材得以為有害於世乎人受所以為足而亦備陰陽之精以生之有以為其為之無所不成而其為用之寶物其生之藏也乃若玩好之足以為人耳目玩奇之適以溺人心思在聖人方深惡乎此而反積其生之氣以生之者又其寶之何用於攫搏也而不知此止山之所以為廣大水之所以為不測也是故據物之怪傳奇特而或終為人之所羅而致之為非人之智也而實山水之足供人世之求也竭人之聰明才力而或於物之有不能取者為非人之愚也而實山水之大以人力相窮也則試觀草木禽獸與夫寶藏之屬於山也雖殖焉與夫貨財之屬於水而豈徒可卷石已乎勺已乎嗚呼此天地之所以為大也

題甚難發揮以[illegible]不[illegible]是錄者

考諸三王而不繆　二句　　汪琬

觀道於考建其盡善有明驗矣夫三王天地皆前君子而備道者也不繆不悖有一之未善者哉且王者以一身立創制之極則古今上下胥賴治焉變道於自作者宜今師所以法古燮理於一日者下應亦所以上符紀綱既著有不逆為承而弱為配哉本身徵民未盡君子之道也道莫盛於古今而□獨居其備文物典章之具君子所奉身以思紹者也考其勞可以觀變通考其昨可以參因革考其心可以通神明故規模既遠道三王所已為者不嫌徇舉三王所不及為者不嫌創以新猷而追襲烈夏有書商有誥周有官如見君子之協禮焉夫何繆替有道而後有三王有三王而後有君子其身為三王所式憑之身其民亦三王所共治之民也用三王之統業以持身即用三王之典則以宜民道在而俱因於君子之規矱先於今文獻猶可問也豈有羅戾其章程者哉道與時於上下而天地獨統其全高卑健順之能君子所脩身以求合者也建在形有與為觀察建在事有與為訓變建在理有與為成道故法象昭明守天地所已備者不妨同補天地所不及備者不妨異以人事有協乎參上有消下有守中有貞如見君子之合撰焉夫何悖莕有道而後有天地有天地而後有君子其身為天地所宜錫之身其民亦天地所宜佑之民也受天地之統緒以物身即受天地之脊絡以求民道在而俱範於君子之效成矣迄於今崇深猶可思也豈有寒暑其氣數者哉如是而鬼神之與百世聖人又可類推也

於此人下筆不作遊論能渾括全章語勢並何能綜括以同時名作參觀自見其獨為高出也

仲尼祖述堯舜　一章　金居敬

原聖德而至於天地因極贊天地之大焉夫以堯舜文武爲一人而天地且弗能違也不亦天地之大而何以見聖人之大乎且夫聖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而成位乎中者也前之聖人身爲帝王而立其極後之聖人身承帝王而集其成故大聖人體天地之撰而天地未易擬諸其形容也大矣哉自有天地以來聖人有作不有如仲尼者也以言乎遠莫大於堯舜而仲尼以祖述者宗其道矣危微之旨繹以免復也精一之傳闡以博約也以言乎近莫大於文武而仲尼以憲章者守其法矣從先進猶之乎監夏殷也修春秋猶之乎不顯承也而豈但已哉吾由其所以兼綜帝王者而得其所以同流天地上焉而動而不息者非天時乎仲尼以乾惕者律之與時偕行也下焉而靜而有常者非水土乎仲尼以安貞者襲之應無疆也大哉仲尼內以藏諸用外以顯諸仁立其本以爲翕受之原及於末以著敷施之績如地之無不載也如天之無不覆也變通配四時陰陽之義配日月也堯舜文武所以相成輔相參贊化育各極其盛者萃於一人矣仲尼之大一天地也而天地何如其大乎天高地下萬物散殊因並育於其間也動植者自如飛潛者自若不相害也寒往則暑來日往則月來其道並行也推遷而成歲繼晦而生明不相悖也而其所以不害不悖者何哉天地之小德也無極而太極二氣判五行於是爲而至於不可紀而莫能名也始於如川之流者矣有其所以並育並行者何哉天地之大德也自不可紀而莫能名反而之於五行旋於二氣太極歸根於無極也必有敦厚其化者矣天垂象而地成形各給者不匱於地法乾知易而坤能簡握要者不歧於統歸天地之大如此而吾所以取譬之意復何待言哉

結局運意全在前半爲後則[illegible]嚴刻不得涵矣

仲尼祖述堯舜　一節

張　英

中庸歸道統於聖人而舉其備道之全功焉夫仲尼之學合古今上下而立隆者也不可指爲備道之一人哉中庸歷言天道人道至此將以明所統也若曰道在天下無往而不寓矣若夫綜其成以爲功者則不得不推立極之一人蓋廣言之爲至誠天地虛擬之爲聖人君子皆可以仲尼之一身備之道非自仲尼而始必有其創垂者故仲尼之學不可窺所可窺者在帝王相傳之要道惟賴仲尼而立尤必有其範圍者故仲尼之學不可見所可見者在高深協贊之中而今思之道統開於堯舜所以立百代之宗也

仲尼則祖述之精一之微言以數聖人各傚於一堂而猶難其聯以一聖人相感於曠代而如見其心非得統之獨尊者孰與歸哉斷自唐虞有知溯源有自來蓋不啻齊會合之矣道法備於文武所以集前王之成也仲尼則憲章之制作之燦然以數聖人贊定於前而再傳或失其道意以一聖人修明於後而奕禩共凜其典章并爲法之大備者與觀禮樂道乎昭代而知精微有默符蓋不啻章程襲之矣道有自然之運寓者於天時仲尼則上有以律之蓋法天行之健也在天時之流行爲用而不勞之化在聖心之廣運爲出而不窮之藏夫豈有心以律之哉時中之妙有行所無事而時中有誠不失節候而則效也已道有一定之宜莫著於水土仲尼則下有以襲之蓋因地德之厚也在水土之流行古今而不易其常在聖心之凝固歷常變而不渝其守夫豈有心以襲之哉安敦之性有各止其所而至善者又具如符節而因應也已若此者道在一人而道之古帝以正其傳者之今王以觀其備仲尼所以曠古今而立隆都道在一身而聚而發之與於穆同其功卑而法之與奠蕆可其符仲尼所以等崇卑而合撰更將何以擬之乎亦擬之天地而已

格正理醇肅穆渾涵光去浮華獨標清明氣象

唯天下至聖　一節　　汪份

至聖之有臨，唯其德無不備也。蓋以生知之質而備四德之全，則臨天下之事，豈尚有所不足乎？且人心莫不有知以具仁義禮智之性，而心之知不能有通而無塞，性之德不能皆復而皆全者，其常也。若夫天生一人，以爲天下所托命，則其得於天而成於性者，有不可以常理測者矣。何者？天下重器，帝王大統，勢力不可強，下則理必求焉，可稱而屯蒙待以亨濟，則事必有以相成。唯天下至聖，唯能聰無不聞，明無不見，而凡有耳目者皆歸焉，凡有耳目者皆賴以安焉；睿無不通，知無不知，而凡有心思者皆歸焉，凡有心思者皆有所式焉。以是而臨天下，則天下雖大，而臨之者恢恢乎其有餘地矣，而豈有所不足乎哉？且夫聰明睿知，固非虛而無所麗者也，蓋亦有所以之德焉。唯獨得夫清明之體而無累於氣質之私，故斯心之理渾然全具，而凡曲盡其條理焉。凡寬裕溫柔而爲仁，發強剛毅而爲義，齊莊中正而爲禮，文理密察而爲智者，皆聰明睿知所一一涵之者也，而足以有臨，亦非意而知其然也。蓋寬大之理與萬物無隙於萬物之形而獨運以一心之理，則恃其仁和外合而悠久不各肖其分焉。凡仁之盡而足以容，義之盡而足以執，禮之盡而足以敬，智之盡而足以別者，皆足以有臨之一一可據者也。夫衆人自昧其本心之知者無論矣，即大賢以上用其知以求復其性，而四端之充或偏至而難求其備，強學所致亦歷淺而未得其深，以是而入於萬事萬物之中，其不足之形有更迭疊出而不能自掩者矣。唯至聖既獨稟生知之質而無欲矣，其所性之理足乎己而無待於外，而又務竭其耳目心思之材學問以成其變化，務盡其仁義禮智之性擬議以合於中庸，如此則不必入於萬事萬物之中，與其所不足之實有返觀默察而信其不爽者矣。蓋仁義禮智者，生知之實德，而容執敬別者，臨天下之實事。德固不可假，事亦不可強也。其不足者雖強以飾之，而衆不可欺；其無不足者雖無以臨之，而無思不服。凡所臨者皆有耳目心思以竟上之所爲，而可易以臨哉？故自至聖而外，臨天下者皆恐於不足之致者也。

將自然併入生知內合發，非避難趨易，理本如是也。大賢以上學力亦不能造至，仰亦不廢學，二義尤勘得至聖身分，出文氣疎達老健，亦見作家本領。

舟車所至　八句　　陶元淳

極聖德之所被盡一世而尊親之也夫天下之尊親至聖惟其德也其光被何如哉且夫托乎萬民之上而天下羣奉之稱之曰元后分未嘗不尊也仰之曰父母情未嘗不親也而非有以廣被乎天下之無窮則雖其人之名深藏之者遠而風聲所漸猶可以道里編界求之也若至聖之聲名其施及豈有既哉彼夫六合之外贊弗能實也譯弗能通也况以天子之精微而寧豁之也故夫八荒之遠其勢不必加也聲教不必芘也然而天下之神靈則已震之也若乎舟車則梯航爲界其載德以行者乎若乎人力則絡涉萬國其載德以往者乎遇此則爲絕人之區矣而天之覆地之載有不與之俱覆俱載者乎至此則皆積氣之所矣而日月之照霜露之隊有不與之俱照俱隊者乎吾見天位乎上地位乎下萬物之命皆以出者其祟乎陽剛陰柔之德以自全其知能之體乃得陽之精而爲氣得陰之精而爲血心知之乘運而從者深賦夫鼓舞變化之用而自生其愛敬之心天下之尊吾君者猶神明也乃親吾何行非僅有風氣之興者猶可以恩信孚也而近者咸謂天昨遠者亦未嘗史其莫不尊者猶我封域之內也夫人士之衣冠相見亦有何分乎傳之四裔猶宋然其發動皆其有血氣者而

不[illegible]本之也哉人[illegible]之親我君者猶父母也乃趣勢既遠非僅若時依之嫉者猶可以羈縻勿絕也而[illegible]可來處見不士則貞行[illegible]人親者猶自赤子之倫也大[illegible]人不復何知而[illegible]之[illegible]彼猶親[illegible]其[illegible]乎有血氣者而人父母依之也然下[illegible]之[illegible]如此

連氣[illegible]下[illegible]更[illegible]停頓[illegible]中如題[illegible]變化[illegible]之致役

文[illegible]　氣[illegible]拖遍[illegible]血如一股

淡而不厭　可與入德矣　　蔡世遠

卽闇然日章者而申言之爲入德之方爲不容已矣夫淡簡溫則然也不厭而文且理焉則日章矣欲入德者可不知所謹以實致其爲己之功哉今夫學以立誠也誠之至者自不可掩故敎本務實之修君子所貴然其端甚微其功甚密身心內外之間下學之始基在焉君子之道何以闇然而日章哉其言庸言其行庸行淡矣而有物有則令人味之而彌甘焉何其不厭也辭寡行中貌質而恭簡矣而蘊德含章令人挹之而不盡焉何其文也和以處衆易以居心溫矣而稱物平施鈞權衡自定而條理井然焉何其理也是所謂闇然而日章者也是爲己之功所必致者也君子之道大率類然雖然反己之修必致審於人己相關之際務本之圖必兩審乎本末相因之端推其心不欲於外慕而內美中存遠復極於至精而幾微畢達深究乎千里之謬遂在於居室而知遠之近焉外著之光原本於衍密而知風之自焉心之退藏不能不大白於萬彙而知微之顯焉自其由外之內者而言則知九經三重不外行之以一本之於身而其由內達外者言則知致中致和可以天地以位萬物以育學至此已能知所謹而功有可用德有可入矣益淡簡溫而不厭而文且理者是成德之事也是爲己之功之明效大驗也知遠風自之由於近自微者是入德之方也所以密其爲己之功而容端用力於斯乎有也又引詩而畢其說矣

闡列技染出有倫矣足與其自是作者

上天之載　三句　　徐用錫

聖德有大致於天列其合爲發不顯則無聲臭之可言矣疑之天載合矣于此闡然之極也日德之從來出乎天而其成也亦似之元聖窺見本原之合始能會意於思議之表有得其真也已猶有倫則之合則亦數之類也謂之有則不離乎數之跡也且省非其德之合者脅意已立於人之所不見而至於主靜立極之真非天下之至誠者孰能與於斯也功已密於言動所不形而至於神明默成之分非天下之至化者孰能與於斯也今夫物有聲臭也已遠乎形而能乎氣又氣之至微而介乎有無之間者以此爲言亦無慮其涉於迹象而謂於精微矣而文王之詩所云天載者並此而無之豈不以穆清在上天本爲聲臭之元而所以樞紐乎造化者天本嘗自有其聲臭也乾元資始而神存於冲漠之不[illegible]者不以[illegible]迹天本無聲臭之用而所以根柢乎品彙者天本嘗自秘其聲臭也陰陽不測而化妙於神迹合之不可名之先若天不測之德精之而經綸發之爲宙變存其聲則今人實見之合其之有運而推其功則化育流行之大亦且有助是豈聲臭之無者乎然以云不顯則神之所擬尚不可以聚天下之大有而盡與性體無形與純粹以精渾然與天一其神而已化之神行遠不可測聚天下之衆有所懸於此分無所加人不動而變始於與天合其化而[illegible]無聲無臭之可以人不知之合矣豈之君子之學惟爲己之一念基之謹與於穆同其不已可以淡然文之心有與大化同流者何也其切近精實之務正爲合之德所以始終不顯而天德無慕乎高遠王道不雜於功利聖神之經綸不過爲中庸之極功也子思子之意深哉

此等題[illegible]使非不逝實際文成[illegible]無足最見心力之細。神化分貼本瞿淨山

學而時習之　一章　　李光地

聖人論學惟不息以幾於成也蓋時習者不息也朋來由是不知不慍亦由是既深之而君子之歸因有入其中而自覺者故欲人自知夫子之言此以勉人意謂學者所以復性也性體無息學者亦惟不息其功以求自得而底於成焉爾矣是故有時學學則必繼時習而說學之實有非僅尚其文也涵泳而自得焉以致以身未嘗須臾離也而樂吾既學之實而非徒誦其數也以治躬而以治心焉一半亦不可斯須去也時習如此吾知其於學也樂而現居而安其理之非外得也有復而不息之候而其生之焉

可已也有動而無方之勢蓋所謂入而後能之者而學其於道也說因時習之妙也然所樂則有大焉修於己而及於人聲氣感孚環而致必有與者吾德於是爲不孤也發於近而見于遠雖甚遠九州而衡無不同者吾志於是爲有徵也朋來如此吾知其於學也足以信於今行於後有其材而錫類同治者分之今得作人而樹乎先哲道化之傳有所謂說而後能之者而學其益廣已樂因爲道之志也然所學則又不存乎抱負而處物無求乎人知之念而其天尤人久已泯也進道而行吝有人莫我知之歎而樂天知命未嘗發也人之不知如彼不慍如此吾知其於學也是於中無待於外人雖不知而已獨知之自得之深何道德之歸也存自持人所不知而天獨知之其進不已知聖者之皆也可以窺於此始[illegible]而成[illegible]有之發而達之者而以其自得已至此者誠以其所由之者亦如此

[illegible]成德者[illegible]有得未[illegible]道所

存心也

學而時習之　一節　熊英

學以說進習時以恰也蓋學以時爲程以說爲依其惟習者自知之可矣予若曰人人生平之業不可終窮而要其始必有所從入則以爲得以其所從入者不敢自以爲始事也其精神之所積焉已貫乎終身以爲之途而其得之於心者亦遂有可以貫爲終身得之效則吾今得以學語人矣物之屬有所嗜者必有情之所學當須乎其外退靜中出心思之緣使之皆息而中之所有者自生內之其有所嗜者必非情之深學當難於其內也寢食寢息之思有以自苦而中之甘者乃出則夫學必從乎習而習無間於時

而其中說之之致乃可得而故曰之說之始者不知習之何以說焉不數將也近時實發之所其境自從矣夫人且數年之方而意境不遷有係而安平若夫天地之奇不終遺也今今之所爲可驗者歲月攻取之餘而所貫有不暇給也亦是擇我生之多有已始者不知學之何以日多日而無得也近時與水之而其情有反矣夫人積數年之後而考究不深從容無益耳若夫已讀之書一如未得極深之致猶謂不精治之以咲之下而其義引而愈長也亦遂覺吾心之自新也且夫學之從容於其致者不必於其道德也既器而得之於心臉一旨而如接其人於我今不相縣而融明徹以相見大學者之游心豈必于容於時也且凡夫學之淺於其表者又不必於其內也得者而後於日有紛紜而若如其物於心以無由求所天機有自得大學者之類研學其物象有求也蓋然而皆知之而仍無以知之何也可是說而以深焉少壯之所得往往後在日非今我矣則隨其將自領而已矣可是說而各際焉有人之所得往往相遇於無相與於又隨其人自領而已矣似安得一時習者而對與進說乎

要語提省陳因論只其義理比對整則則爲人所剿襲而精神歷久常新

巧言令色 一節　　魏嘉琬

聖人於人之務爲者有推見其所存焉夫仁者心之存也而務爲言與色之巧是令則心不已流而外之甚且夫人心之仁欲其息息而存之也心有所之而仁斯之去矣外不任其自然內已失其本然則人心之存亡不必入其心而試之已得之何以言之葉則亦謂之修辭指其徒有其辭而已何有於德行巧也者言但充膚之詞或亦謂之修容焉然人見其徒亢飾而已何待以致令也乃措者不爲也而措於形似之間則何其巧知其心之曲折於是言而乃得如是之巧者矣雖言者弗爲也而強作斯和之態則何

其令知其心之摩擬於是色而乃得如是之令者矣夫言爲其巧則心溺而之於言猶可知也而心已之於人之聽之者而亟不在言也色爲其令則心溺而之於色猶可知也而心已之於人之觀之者有略不在色並至言依其貌飾不爲是巧而仁豈遂存於所言說矣之以巧乎色任其天飾不爲是令而仁豈猶存於其色說此之以令乎以爲巧則非由中之言說此不誠之意而仁已然使其誠於是巧可役虛以爲信則由中之巧不甚乎故弟即其所以務巧之心以推其仁之已去奇不必更論其不誠以爲令則非根心之色說此偽造之意而非仁然又使其自造是令而由襲而入天則根心之令不甚乎故亦即其所以務令之心以知其仁之既離而不必更言其爲造於心之不存而仁何有心之則存而何有於仁也哉

不於巧令滴加苛斥直抉心術之已出以究約二語而味長　原評

敬事而信 三句　　張志棟

道國之經有五而本計得矣人敬信節愛時使皆本計也道國者可不知哉嘗謂致治之術多端而善為治者必進而詳其體要所存推嚴以貞己之志而寬以聯萬物之情斯本計得而國家乃可久安而長治千乘何以道哉其首在敬事治道之升降視幾務之修廢以為端而小心者大業所由集也道何可不敬嘗事者易荒持其衷者以懼畏事者易廢篤其志者以勤則國無廢事矣而交人在信化理之盛衰成政令之頻煩以為是而紛更者無貳所自生也道焉可不信而理勢以重道揆信以養而起規久大以昭法守信以誠而貞則國無繁令矣其交又在節用月要歲會無不下取於閭閻苟儉約未至非所以重民命也即非所以重國儲節焉以不得不用者尊王制以不敢過用者清君心則理財之道得矣而交又在愛人百官萬民各思上達於翕庠苟體卹未周非所以固人心也即非所以固國本愛焉而輔吾治者有聘以相接而佐吾治者有思以周維則御下之道得矣雖然政教修者國必強仁倫立者國必富隆豐庶盛而軍役頻興職業廢業其累益治者豈少哉道在使民以時下既以裕胼胝之力上亦以杜洽大之萌則國無過舉矣凡此者皆本務也道國者審諸

自有約國之章捨其何以不落於部而入于無事取此切近則顯者

欽定本朝四書文　上論　敬事而信 張志棟　卷　八

信近於義 一句　　錢世熹

始之不可忽也夫信者已然之言也不能於必踐而期於可復余義其所在乎且自人與人交不能不接也則以言爲約人與人不能不疑也則以言爲質[illegible]不足恃於是風氣之士起而力矯之重然諾矜然許者非當世所稱賢豪偉者歟然或言之行不復復矣行不如其不復此其信之過也信而不知所以信之過抑夫信之務不於其務之日有先之者矣信之後不於其踐之日亦有先之者矣[illegible]其要在義乎之信即不敢自謂合義然獨無近義者之可守乎[illegible]不敢必其將復然猶幾可復者之足恃乎苟信

近於義則其言可復也凡信之不可復者有故在乎意之不經而以後悔其言之過意之不繼而出於輕諾之過以爲可任無虞[illegible]於其後之[illegible]其初心而不復將而更之也而約已在前將由而今之也而失已莫挽事勢所極則必取今日之義而衡其前日之言此亦事之無可如何也若審於人與己之際而的於情與勢之可復之兩者何由而[illegible]不可復者又何致在乎言之不早而後悔[illegible]不早而動於感激之私以爲可久[illegible]之人往往陷於[illegible]而不留方其言之也何嘗已在利及其遂之也而[illegible]又在後累[illegible]加則

雖全一時之言而已傷萬世之義此亦事之甚可悲者也若我以中與正之義而權以公與私之介[illegible]後之重[illegible]何由而至而君子知其然也故不敢以[illegible]大賢[illegible]爲而已[illegible]者復生[illegible]奮力躬從塞天下皆得[illegible]於後之日[illegible]於言之時留復之地天下[illegible]有可復之功[illegible]已矣抑[illegible]之所不行亦嘗行之而不[illegible]之辭其所[illegible]天下皆不得[illegible]不可復者必不形之於言故凡[illegible]者皆可[illegible]有不可易

之道而已矣[illegible]其後者也天下事[illegible]信哉

朱子云言而不踐則是不信[illegible]不義通篇本此所意而承文推更爲爽達

詩三百　一節　　李光地

約言全詩之義示人以性情之教也蓋詩道性情者也得其性情之正則無邪思矣詩之所以為教者如此故夫子有感於駉篇之辭而揭以示人曰吾門之教以詩為稱首術矣蓋其端起於志而其效可以興吾嘗欲約其旨以示人乃今而於詩得之夫詩三百至多也而吾直以思無邪之一言蔽之而已矣何則禮以齊民坊欲而詩則極其情之所至而不禁吾人心之有者不可無也要以發乎情者止乎禮而已樂以易俗移風而詩則仍其俗之所尚而不改吾人事之節者不必削也要以與於詩者成之於樂而已

人情之切者莫如飲食然而禮則由是始初焉矣詩則有夫婦之宜古君臣之饗燕而至於祖考神明之際尚其皆欲貫為一條而昧其食色之頃都各生而以為天壤則於此而察於人情之至者莫如男女然而道則由是造端焉矣詩則自庶士之歸妻公侯之逑而至於雖妣天地之合祭其所敬道為理而唯是脈篇之閨闥帷中之以為天命門於是而不行也是故思之致以為人心之變化無窮之教以約性命之歸雅頌之篇往往作於賢聖之徒其旨固已出於訓誥或男女詠歌各言其傷而其惻然動人者亦足以交有所發而將夫三綱五典之重工深之行往往得其本心之正其厲回已進於古刺或攻亂民流各行其私而其醜不可道者亦足以大為懲創而反為禮義廉恥之坊然則思無邪一言者其先王教詩之指也夫其示吾人者自詩之要也夫使人可見不到說不出性況沸鬱而親其命道于化也通之詞使人之心若此

道之以政　一節　　方舟

政刑非所以恥民故不能過得於民也蓋民免而言政刑者之志得矣而爲政刑者之術亦窮矣恥不能無而謂免可恃哉上長民者苟欲齊民心之不可問也而一切之法行焉以爲民知有法則有所忌於上而不知民知有法則益無所忌於上何者謀相避於法之中而法所不及之地上罔不得而問之也蓋自三王以降其上雖有感治之君故時之術而皆謂之失其馭其民雖粗安於耕鑿而争敎令而皆謂之失其性其所爲失其性者以其心之無恥也其所爲失其馭者則所以道之齊之者非也法使民皆有恥

則無事於道之齊之矣惟其無恥而後道之以恥惟其無恥而後齊之使知所恥乃奈何其以政刑也彼亦習見夫亂民之相屬也政令而吏不知所守刑濫而民不知其威而苟無失於繩墨之中遂悍然以爲道之齊之之有具彼亦習見夫在上有私之不可且進于政與而矯以私刑爲刑辟而義不反顧而苟不見其抵冒之迹遂躍躍焉以爲斯民恥心之已生而不知此其免也而非其恥也彼其心以爲上方自鬭於法而未少挫也吾勝而持焉必不勝矣大政刑固無不發之勢也始潛身以俟焉以乘其倦而嘗吾謀而其法固有時不行也彼欲伸吾之欲而不得逞也吾顧而犯焉必無幸矣大政刑固有時不可徼之迹也吾鍊智以御之陰用其實而陽避其名而吾欲依然其可逞也然則民之免也乃其所以無恥歟此人免亦何可常也必其時有可行吾攻刑之時必其人皆能守吾政刑之人乎吾其於法令而無所逼一小有故將有玩而不行者矣何幸能久安而無變而亦常守上意而不測之民而已矣吾此論其操術而無所施後世少治將有溢而四出者矣何常能有持而不改而亦習聞見禮而欲漸之民而已矣無恥之害如此矣刑之弊如此故先王之託於民者深且密而責於己者重以明也

以成敏之氣達程朱之理而斂以管荀之渊可謂成體之文

舉善而教不能則勸　儲欣

導民以善民胥勸矣夫民之勸覘上所以導之舉以善而教以善能勿勸乎今夫望人以道德之民既非刻責之所能為功也公卿大夫操化民躍俗之權日責之而不應徐導之而自從蓋其法良意美誠有以開其所暴而予以所恃也是故徽忠而外民而亦自夫民之能勸者往往於一朝之間勃然振其有為之氣而作其氣者自上也民之能勸者往往積歲月之久油然絶其自棄之情而開其情者自上也今日者戶鮮可封士忽倍讓于大夫朝日計國人而申儆之人心未有應也其咎安在夫亦惟是書升論秀之典廢而積行而處岩穴者有壅於上聞者焉民也耳而目之以為為善無益也則退然阻矣夫亦惟是黨庠術序之制湮而中材而涉未流者有莫知嚮方者焉民也返而思之以為欲善無由也愈爽然失矣有如民望所屬則考其德而舉之與其為善於國也不如為善於鄉斯亦足以樹之風聲矣而苟有不能易忍罣于師儒董戒凡以明有教云耳有如民譽未起則選於衆而舉之與其為善於鄉也不如為善於家斯時必且驚相告語矣而凡屬不能尤加意焉飲酒讀法無非教以善云耳雖君相之選賢與能其大旨不僅歸於風厲而事則足以相觀雖朝廷之講學行禮其貴報不止在於目前而理則處其易入人心易怠而難奮自古帝王處斯民怠惰苟安之日未嘗不有術以起之簡厥修以震動其或不修所以作百姓之氣而舉之奮也人心易奮而難久自古帝王涉斯民奮興鼓舞之會未嘗不有道以堅之升厥良而引翼其未即良所以固衆庶之情而導之久也民知所奮胥克用勸民知可久胥克用勸有蘇於前胥克用勸有恃於後胥克用勸蓋法良者從化意美者格心自然之效也且夫民之善否惟上所導藉令子大夫登進鄉人而胥湖之成人小子悉以不肖棄之則民之從不善也亦如相勸矣夫因有導之者也反是而觀民勸豈待使哉

順逆兼行精神全注則字　原評

將有背老路平翻秀故意無殊絶而文特工

書云孝乎　三句　　劉子壯

聖人欲以孝治而援其所以近政者焉夫政未有外乎孝[illegible]書之云孝未遂以爲政也然惟孝乎友乃政於是施[illegible]有如書所云孝乎論政者政何乎其本而達其所以推之之實則雖不言朝廷而明王之治出乎古之聖人觀起化之原而以王業求諸人道審命治之興而以國事寄之家門[illegible]其書而志之蓋亦可以見其人矣子以爲政求我乎夫亦欲其有政耳王者有天下之政求命德以重根本之地敦本有以知官人之方是以君子有一家之政得乎親以親歡心之聚學爲弟以達和樂之氣是也故古者所

傳不皆爲政之人而決無不能事親不能事長之人而皆人自立身[illegible]及之事門其所求乎子所求乎弟之事者不外孝弟學在[illegible]定於有政也政主於東王命之地自古諸文必先其封建之[illegible]制敘之大計而書獨推其門內之行夫殷頑於[illegible]父[illegible]子名世以修其無廢乎若曰父子之際兄弟之間古人所難父孝子也以孝之事推之友以友之事成其孝推而及之諸[illegible]室之可以觀有其犯[illegible]可得陳乃人是用之也自古命官必先其治世之大業是家之[illegible]分而書獨揚其立身之大實[illegible]父叙[illegible]孝事同揆是之未發乎若曰唐虞之際三代以來孝弟而已矣如是孝也可以專乎孝而言孝可以兼乎友而言弟兼而加之蓋自一人以下亦既有其經綸也已夫人必有志於其父母之實而後[illegible]不有其兄弟故古之爲政者其以受兄之命亦若其父命之也且有以父事之古我王季於太王則孝之於太伯則友之對之父而無憾即對之兄而無愧也原書之意直若謂惟孝者友於兄弟而爲單舉之曰孝也乎抑人能全乎兄弟之義而門以全乎其爲父子故古之爲政者其以終兄之事亦若其父之事也且非從以其兄權之卻我周公於文王爲能子於武王爲能弟不敢於其兄而有私即不敢於其父而有忍也原

書之意直若謂惟孝者友於兄弟而即施之爲政焉所爲併言之曰孝也乎由此觀之書言政而必先乎孝蓋誠有深義也歟

引書只[illegible]孝[illegible]友[illegible]承[illegible]及影[illegible]事是深得引證之意○作者胸中頗有書卷筆亦徙爽自不可以常理引繩批根字句亦多不合當分別觀之

文獻不足故也　　何□　　□存文

撰纂殷之後而夏殷之時幾見矣夫文獻者夏之後夏殷之文獻何如也足不足之際聖人之致意焉大人有所微證以信今而傳後者夫有非徒載籍者如出。人之有文也列為用典一日之疑存於議禮紛紛者來而何無夏殷之不可復證也昔杞宋至今日而凌夷甚矣然夏殷之禮大經大法周官載之。物名其緩乃聘時見於他傳遺其義安問其子孫而必徵於杞宋者以其為文獻之所存也今人外不知而於周所謂□學之而草澤之中有識禮之人亦家之典者亦可採訪以補史之

積故在朝在野均號曰文而杞宋之文則闕如矣夫大禮於掌故則物論歸之而草茅之好古者與淵源遞一代之典者亦可謂而閒不知之選故以出處者推為獻而杞宋之獻則亡矣吾嘗遇其後思欲網羅散失勘成一書而遇其所考證無所討求得有存者不過什之於千百安在其能足也其乎尚何言哉且大文獻之不足有大有人夏殷至今遠者千餘年近者且五六百年其為時既久況夫禮續封商季已矣其聯武庚不靖朝歌再燬於兵聯其勢妹日就蕪沒若是者大禮之道而其後□無修明典物之君下無崇尚風雅之俗降伯降子杞既下儕於夷而宋自

哉公於何以成獻乎以遺老宿之問訪安得隱其身人事之還而訪所斷然者在足徵之其大異初何得之而舊日之周詳殘缺失次經緯之本末傳聞異詞杞宋無徵何從行遠矣然後者披其圖籍與其賢士大夫論是非可以折衷歸至得所為採者故不自掇猶能論列其事良用信徵者何以致不足人何以而乎文獻者當與不求其賢而盡心之而不得則然而愛而惜之矣君子欲有所論述以傳先王之大今何事遠人者不可何以代數千年之志邪而杞之已衰則見知者其亦尤於寄之發憤而嘆也

風□秀逸中具有古氣奔騰不僅得古人之形貌

或問禘之說　一章

李東植

禘雖知而可徵會也當自流而思其原之遠矣蓋治天下其流也自大報本其原也旣曰不知而復指掌以示意或人猶可與微言者嘗思孝治之隆莫於報本而萬化之理起於推恩聖人南面而聽天下而追遠之祭遂極於靡所加後之人苟即其推恩之餘外亦可悟原遠者流長而創制之精思卒未可擬議矣何者王者祭其始祖所自出之帝而禘行焉是禮也肇造本於虞廷而統紀遂古於三代配食不發羣廟而與制議撰於五年其理猶乎治明治幽之備而其說貫乎得姓受氏之先是亦好學深思者所當詳

求其說也或人不予之詢而誰詢哉然而禘說之難知也將自其儀文度數而淺求之則九獻陳於室萬舞作於庭而玉豆黃彝森然其交列也雖耗簋之下上設業之俯工其皆能舉之如自其報本追遠而深言之則旣不同於明堂之配帝又不同於郊祀之配天而通微合莫穆然淵然初也雖求珠之真質精誠之昭相其猶難識之蓋先王之制禮也以天下為身而先王之治天下也即制禮為推推附而以逆於尊者之所尊而致隆則君之祀不以邊瀆而無忘也以下推之以著于姓著于之以為宗盟皆尊祖之心所為維其志氣也時地雖殊有一本乎不出堂階而宇內之氣洽和萬理此制行焉而推所親以逮於疏者之所親而致愛則存之思不以幽遐而有間也則遞推之以合萬乃之黎獻廣推之以合萬國之歡心皆合親親之心而為同其[illegible]乎隨制[illegible]之境[illegible]知[illegible]天下無難治矣夫人不敢自治天下[illegible]與聞一代之精意必上可幾乎作者之[illegible]後下可[illegible]遠者之明其感孚接上古之神靈既能寬存[illegible]受命之符[illegible]雖觀廟中而知境內之氣指掌以示人于此不必深言而報本之弘推思之自或人倚亦悠然會矣自流可以思原不亦信乎

此文之指合諸門[illegible]然氣象安重詞語的實[illegible]不失雅正之遺

射不主皮　一節　張玉書

聖人因射以論世而不勝古治之思焉蓋禮射雖治世行之在於春秋而尚力之風競矣子能不思古道哉且從來盛衰之象其端先見於一端而及其後久遂形爲風俗蓋風俗之轉移因乎世運君子觀於鄉而有今昔殊尚之慨則世變存其間矣吾於有感於射也王者治世之具不一而教禮教樂與教射並行何用射之禮亦不一而燕射賓射與軍射並存原其義猶若率天下之子弟陰消其積弱之形者諸道文又若率天下之人才愛讓以不爭之化記有之曰射不主皮槪革以示堅也而勝負不存乎此也貫札以

示强也而賞罰不存乎此也嗚呼此何爲也哉天子諸侯咸揖讓以奏節是其講明於內止外也者原非較力之人因老庶老咸酳饌以明讓是其寓意於耦進耦退者更非角力之地非其人則不同科無容强也非其地則不同科無相妨也由吾竊俯仰於其世焉祖維求定之曰先王雖欲銷兵甲而有所不能至於從容燕飲而講行射之儀蓋在武成既告可知也鷹揚效力之年例固雖欲與尚讓而有所不暇至於圜橋觀聽而破侯者之嚴蓋在教化既行可知也夫國家承平百餘年矣功德不衰而竟容得以蠹偷非不现也蒐苗獮狩四時習其軍實而更以庠序之樂有然固於

尚矣道與道也戎兵詰於司馬德行董於司徒法制相維而行偽夫忠厚也故百姓休養序數傳矣何亂不生而兵甫得以盡息非然備也兵甲車乘角非無關乎令行以樂轉之化導發進於髦士道斯道也王者之政比校偕十五國之風且貞天子比戶可封自何疑於刑措也哉且存於今父老之傳聞猶可以諸鄉校然後尚德於戰車之倚而不以爲迂矣學士大夫之羣歎承平於兩京然欲因武於悉索之餘者亦知其難矣古道之不可卒復蓋今古之同變亂之世嗚呼伊誰之責哉

前半抒論有典有則後幅發聖人慨慕古道喟嘆而出詞筆渾

遠義實不泛文之光澤沉潤更非外庸中枯者所能彷彿

君使臣以禮　二句

熊伯龍

聖人明事使之責而君臣之道正矣蓋道莫貴於君臣未有可以漫背者以禮以忠聖人所為自告萬世定分日天地之位定而君臣之君臣之志交而萬化與天下相序期者惟此君臣而君臣亦無容以自息焉公欲知使臣事君之道乎名分不可易使臣者君之所以為柄也然明其為使而臣志安明其為使而君志肆則否恭敬乎動靜職業不可廢事君者臣之所以成身也然眾著其事而策力出衆者其事而苟安生焉邪正辨於幾微所謂使臣者措之而正施之而行將禮為然萬事萬物待治於禮而以感賢士之心則尤切特能用不能用耳殊事合敬從無大小而康聪一別嫌明微勢無疑隙而裁制同顧君無怨恫笑焉夫世之使臣者有尤乎嚴肅而服者矣有智數術馭而亦服者矣而綱紀之存有大體而無細故蓋寵名為殊易代之為君可見本世之齊賞誅罰不足言也夫亦慎守乎聖帝明王之意而已矣臣又謂事君者不貴吾君不負吾生惟忠為然萬情萬理咸歸於忠而以處上下之際則凡宜特有予有不予耳君心未純不可謂我心之已罄守道未貞不可謂天道之難回願臣勿忘夙夜爲人世之事君者有故中乃心而人不見者矣有一二其心而人亦不見者矣而盡己之道有是非而無疑信若皋夔伊周之爲臣而見本世之智勇功名不足稱也夫亦勤思乎帝臣上作之本而已矣之二者不可以有所待君責臣之忠臣責君之禮是交得而莫或自也惟禮與忠彼此居無求之地而明其行之者不可以有所形君自謂有禮臣自謂能忠是兩形而流於怨也惟禮與忠性命有相繫之隱則保定無窮君臣相得而天下國家有不治者未之有也

禮忠二字不肯作三代以後語　自記

氣象閎大踔越不作　刻至之語皆出於前人發揮之外不能更出新奇其一種血性精湛之文卻其於題無當也故斟酌而取其裏乃名家作文最有體裁處

管仲之器小哉 一章　韓菼

聖人深惜夫大夫之器雖與成人道也夫管仲之功誠偉所深足惜者器小也此即似知禮能解免乎而況不儉不知禮乎且夫其人而不為聖賢之所刻深者必非奇才聖人得一天下才樂為之反覆於其人為嘗於其功名所從由之處以觀其品量何如而不知者則又從而助為之說吾甚歎夫千古之才人皆掩於庸衆人之耳目而其真不出也管仲之功則夫子嘗仁之然亦有古今不之為器事為道遠而取數多則知夫人以功而與於其間者未可一槩而論也一日者推求原本而因有器小之說夫成天下之大

功者忘天下者也古之人或耕於野或居於山則蕭然無與而其所受者自大出則取諸其懷已耳而否則君將終身焉若仲者豈可貧賤乎當其排納頡上竟托於豪傑失意縱達不羈者之所為三仕而三逐三戰而三北而仲之生平亦能動而不能靜者矣且夫邀天下之大利者必有所不追於其身與其君者也古之人既度其身之不苟又曲成其君之大有為則仍日疏濶而其[illegible]者自遠成功數[illegible]守其德[illegible]而及吾生固不必汲汲[illegible]者能朴近拙予遂其人日小且一切皆智取術馭爭功旦夕間之所致然羣小人之進而不能奉君之終而不得而仲之與國我若

不足而非是其行儉者矣是故人各有本量[illegible]於事為之跡皆本此以發[illegible]之才有多寡以其嘗之事而無嫌[illegible]於其本地古大臣從容上下斟酌旋因乃郎士用蓄散備物營貨公服加命之器為[illegible]展其禮之儀而天下亦不得議之為貴然而不然而[illegible]以為者意當自下斟酌猶有不撿者[illegible]以間不[illegible]不敢上下乃若之與[illegible]大夫之列而[illegible]之為不客不儉而獨奈何或人問器小之說[illegible]以儉為仲答[illegible]以知禮為仲之不儉解嘆夫論古無識至連說古人之失而又以美名貽為古人患耳如或人者皆可謂道亦不足與辯也役以儉姑與以

仲之不儉而已役以知禮姑與言仲之不知禮而已夫三歸官事不攝之非儉反坫之非禮或人所知也若器小則非或人所知也

將古今交忠臣仲與仲生平且實參觀則器之大小自見卓識俗論皆可無以氏路命道連

如此說器小與管氏身分亦殊不易及闊大肆外揮灑如心是由讀書有識後二比依寒碧齋說弁[illegible]本較說[illegible]義更深穩從之

子語魯大師樂曰　一節　　　儲在文

聖人以可知者語樂官而樂之理傳矣夫自翕而純而皦而繹音也有理其爲指其可知者也夫子有正樂之意故以語魯太師曰樂之在守官者其數多而難紀也樂之在審音者其理微而可推也大樂之失傳久矣自吾論之樂其可知也樂與天地爲昭察而復散散而仍聚者天地之道也樂以人心爲本一分爲萬萬歸於一者人心之理也故樂有始焉有從焉有成焉當其始作自寂而有者聲也自微而著者氣也堂上之樂以歌爲主所以貫人聲而絲肉合同堂下之樂以管爲均所以重人氣而笙歌齊一既備乃

奏聲雖翕而未暢也始奏以文氣猶疑而未舒也我知其翕如也夫聲而必散者氣也合而必分者聲也由是而發揚其氣由是而終揚其聲從之而樂之條理備矣夫且氣和而聲應八音也而如出一音焉相而律呂異器也而若出一器我知其純如也夫且氣有高有下而音之按節而井然不淆聲有高下而律從之秩管而昭然可辨我知其皦如也夫且一氣流而不息聲亦纍纍如貫而往復循環在聲迭相爲經律亦生生不窮而上下貫續我知其繹如也樂至是庶幾其成矣以見用之鄉國則金奏笙奏皆以三終而自升歌以至合樂聚而散散而仍聚者如是焉所謂管雅肆其始關雎亂其終樂之小成也以是爲之郊廟則六律六同旋相爲宮而自一變以至九變合而分分而復合者如是焉所謂金聲以始之玉振以終之樂之大成也夫天地之道不變一闔一闢可以悟聲氣之元焉人心之理常存一動一靜可以識美善之故焉由今而審之古則合止爲純皦閒爲繹亦可追其象於簫韶之九成由聲以驗之容則由立於初皆本於終亦可通其義於大武之六變矣子大師備官而未之知耶苟非知之何以正之哉

南軒云周衰樂廢雖所音亦失之聖人因其義而得其所以爲聲音者而樂可正也篇中天地人心等語既探其源逐段標出

聲氣一義尤見讀書融貫

子謂韶盡美矣　二句

王汝驤

韶樂之美者而深觀之聖人獨有契於韶矣蓋善者即在美之中而其深觀之而無憾者則惟夫子之謂韶有是矣且夫物莫不有其至分皆非一致之所得而盡也而况聲音之道乎然至求之於至分而使後之人果不得以一說盡焉則雖古今聖人亦有相望而不敢知者乃一見於子之謂韶夫韶之為樂則固居乎分之至矣詩歌聲律之元夫子能言其故故五聲八音獨詳於四代之書者韶也幾康勅命之行在廷咸得其精故君歌臣賡而閒乎雅頌之音者韶也故聲獨夫子之可之也笙鏞無奪於倫羽籥皆從於律觀止矣夫子曰未已也習其數矣進而求其志得其志矣進而見其人純粹以精其氣象又在論倫之先者獨此耳莊反復焉而無遺憾也穆詠孔嘉之飲致誦庚舒之節盡之矣夫子曰不然也樂其象矣從而動其本窮其本矣因而知其變合同而化其和平又在性情之表者衍此耳蔡由繹焉而有餘思也盡美矣又盡善也子之謂韶如此制作之精有數存焉雖聖人亦能為美不能為善而天時人事之交隆有不知其然而然者故雖宮聲熄缺之餘而至德輝光自非金石管絃之可得而遠聲容數之粗義即存焉雖夫子亦舍其美無以見其善而神明通象之交融有知其然而不能知其然者故即異代考擇之下而情文聲互列以見容節兑之所得而遠可為必至於文盡善而韶之為美與子之契韶均須其至也矣人徒論樂而徒以美而已以夫[illegible]名稱何道哉之有哉

[illegible]不外此之指歸[illegible]則於記述謂者[illegible]通化各也超於繞倫其合可也[illegible]此題見其[illegible]此文[illegible]可得之可謂精能之至

惟仁者能好人能惡人　　孫倓

尊好惡於仁惟無私者能照物也蓋人之不能好惡者私爲之蔽也仁者無私而物照於天下所以畢服其能者當思用情之難也用得不得其當無論施之人者未必服而先自失其所以爲心若夫心之廓然至公者常立於有理無欲之地而天理人欲之辨當其前而自分推之而有刑賞受之而爲勸懲稱其後也行則好一人而賞隨之惡一人而刑及之此好惡中之能也而非能好惡之源夫能好惡之源則必求之無好無惡之天矣好一人而天下勸惡一人而天下懲又好惡後之能也而非能好惡之本夫能好惡

之本必先釋其作好作惡之私矣其惟仁者乎古來忠孝之行間有者尚有遐思而或當前而不好者有不仁以爲之拒也則不盡不仁爲之拒而無全體之仁以爲之召則投之也必不能而應之也必不速仁者不先存一好人之念而遇其人之可好者油油乎好之好其仁也非好其人也本仁以行好而好之中始無餘憾矣古來讀書之徒讀史者猶懷餘憤而或當前而不惡者有不仁以爲之迎也仍不盡不仁爲之迎而無全體之仁以行勝則嫉之也必不發而斥之也必不盡仁者不先存一惡人之念而遇其人之可惡者歷歷然惡之惡其不仁也非惡其人也本仁以行惡而惡之中不留餘憾矣當其好其惡於是似之間別忠佞於幾微之地有其服其精明者矣頻得明誠鑑物之用而有時好察之士出之不能不受其蒙好生之主行之初無杜其貪名行我其仁我之所也則惟仁者之無我而好惡主焉用當其理夫所於學之中下孔下於與者之日有其欲其中人者矣重申或其仰之不而有時英以之十出之容有論村之道惡者之私行之必執吝樂之私者多欲其稱欲之刑也則善人有之無欲而好惡當其理然則君子亦仁而已矣不然將好惡稱天下豈得而之化好惡耶

從好惡拜相出能字從能字勘入仁者中股相召相勝二義直透道竅後股旁引以發道蘊語亦辭祭

唯仁者能好人能惡人　　張江

蓋好惡於仁者，順其本也。夫仁，好惡之所從生也。人自不仁而蔽欺，能其何當誤？仁者獨能當其大公，人即以大公之理付之，則人與人共戴，各得其所，人亦何不於仁者？仁得之者理之於也。自夫人旨有私以託於中，以得之真以免於刻薄之咎，而刻薄抑又甚矣。然而好人惡人，與可好可惡，於人者有以使之真，憂生於己之自形，在己富有之不可知，而何謂人也？人謂心而前揭以使之各當，要知夫我之初心而已。蓋中之是非先自亂，而又安論人也？甚矣好惡之未易能也，必也其仁者乎！仁者

切不虞人之不受吾好惡，惟有內體吾心，無故而好，無故而惡，而毫不可自解其何從出。不敢試於其物，有反之而必求者乎，而後好，惡皆其不自私之念所關，少有於仁者心，夫不私於其心也，皆天理之公，亦初不慮人之不服吾好惡也。何也？彼吾心有故而好，有故而惡，而途無以自得其欲，惟此平爽且覆於其則，有行之而無弊者，所以一好一惡，皆與不容偽之公相攝，少浮其仁者必大不平於其心也。所謂平之矣，已以喜怒哀樂亦偶然忽生之情，而不以偶而誤。何者？人世衆之為一念者，仁者能之；皆令心無王於反復，精詳積終身之常，以求當一。仁者之偶而念不得

與，是故不能以自寬，是以愛憎取舍亦感而相應之，故而不以感而亂。何者？人世之所務，事稚仁者之所為性命也，至於平旦清明即一時之靜，正所合乎仁者之心，而要不滿於徵，終不能以實據，則信乎其唯仁者有以發之，而使好惡各當，仁者獨哉。

雖相形，皆歸近，竟難其能人，故自任亦似之。若夫能取其神而變其貌，則品格自高，然則此亦大[illegible]

富與貴 一章　　田從典

君子求仁之功有由淺而深者蓋夫不處不去可以見君子之不去乎仁矣然非極之存養之至亦何以見其功之密也蓋曰學者苟有志於仁亦惟自治其心而已矣吾恐彼有倚伏之勢存制其人心之萌皆日暮有踐合之形在充其道心之極始於至粗終於至精君子以為非一日之事而終身之事矣今夫役役於富貴貧賤中者小人之行也宜是於仁者君子之行也論君子而必潤之於小人之途斯亦淺之乎窺君子者矣然而富貴貧賤者仁不仁之分境欲惡者仁不仁之大關也君子於處與去之間力求致勝以自異於去仁者之所爲然後德成而名以立所謂此節可以盡求仁之功則猶未也何則求仁而必先於富貴貧賤者所以制其人心之萌求仁而不止於富貴貧賤者所以充其道心之極且即以富貴貧賤之仁論則古之至仁大聖亦有天下而泊然不與匹夫而若將終身者要亦惟是安土敦仁而從容不處不去之事乎足故仁體事而無不在者也而君子之於仁則求其全體而不息者也夫人日月有及則自日月而及者言之則行仁之不違乎人者極之一時一事而皆然故人於其所忽而無或敢慢敬夫命而無敢驕驟君子之不違乎仁者亦何擇之一時一事而但得其常則終食之間無違矣夫終食苟足以盡仁乃君子以為不極之於至暫仁之時[illegible]而不去者不亡無於偶然也蓋其之則造次顛沛之必於是矣夫造次顛沛苟足以盡仁而君子以為不極之於至變仁之所存於人乃不仁者不能不變於猝然也蓋君子於仁之功其密如此至此而人之以其道之所貴其不忘信見其有不處之心[illegible]之以富貴之質賤其不亦有見也而不去之心又豈發其非道心爲一日人心勿是者乎學者未能遽至於是也須先小口勿爲不處不去者而可哉

說理精切如此藉此其分貼上下語亦自確當

富與貴　一章　　楊名時

君子之所以體乎仁者必由取舍而益密其功也蓋不苟乎欲惡則取舍正而求仁之大端立矣又必由常及變而無往不用其力焉然後體仁之功始盡歟且夫人心之德最易間於私者也治私之道必先於其所及持而并其所不及持者亦無乎不持斯畢生之內所以守吾德者乃有全力耳故夫境遇之來洵學者操持其心之大端也人孰不欲富貴亦知己之所可欲有甚於此者乎苟不以其道得之必制其欲而不處使吾心之不溺於富貴者自此而伸也人孰不惡貧賤亦知己之所可惡有甚於此者乎即不以其道得之必制其惡而不去使吾心之不移於貧賤者自此而立也是即所以為仁天下共見之而名為君子者也於此不苟則道心勝而仁存足以立深造之基於此或苟則人心勝而仁去且不免有虛聲之愧矣夫君子之於仁固非徒於富貴貧賤不失其本心而已微察吾心於動靜之際凡有一念之便安而聯就之者非欲之類乎得無姑徇之而失吾心之正矣乎凡有一念之不便不安而思去之者非惡之類乎得無又徇之而失吾心之正矣乎夫違仁何必在大也一念一事之違而於吾仁之體已有幾微之不相合者矣益直至不違於終食之間而求仁之功始密也不

貳惟是造次而不於是焉則吾之所以操其心而不為動撓者安在乎必思以吾之不以震撼易吾常焉然後可也不寧惟是之類其安明也有如顛沛而不於是焉則吾之所以操其心而不為震奪者安在乎必專確以赴之不以險難介吾意焉然後可也君子之求仁於如此夫內外輕重之分不立而欲詳難今之幾於常中所之操存不加而欲守其心於非變之際猶有不失其所操者也即天下有苟且於大閑轉能自矜大節有頹焉事小放佚且苟節者果遂得全吾仁矣乎君子之學必由粗以及精由易以及難而又無所不盡其力斯心德以全而足稱為天下之完人歟

此章蓋力行之事一節密似一節一節難似一節若作現成語意恐非本旨

明白純粹絕無蒙雜即文可得其所用心

我未見好仁者　一章　　李沛霖

聖人驗仁於好惡之真而惜人之有力而不用也夫不仁與仁爲敵者也驗之好惡可得其真矣未見其人非以用力者之難乎夫子反覆嘆之若曰天之生人也欲以仁未賦以不仁仁之本於性也久矣而自生而發則有好惡之情順者而動則有能好能惡之力此亦何人不然而然如惡者自廢者得可惜也我嘗求之天下未見有好仁者惡不仁者夫所謂好仁者真知仁之可好凡絕紛獨貴而嗜欲之私不得而抗之也游息可安有常之宜不得而易之也蓋貫乎其餘以 而於所謂惡不仁者真知不仁之可惡一事之卑汚若探湯焉恐不善之浼也一念之邪而如惡臭焉恐不潔之累也蓋遠之而不使加焉好惡之誠如此此其克治之功已非旦夕之積而成德之所遂故相遇之鮮我故曰未見也然其人亦始於用力耳亦用力而力足於好力足於惡耳有能一日之間勃然振與自絕其委靡之習毅然銳進自鼓其勇往之機用其力於好而少有尚吾仁者務純其喜愛之懷而不敢已也用其力於惡而少有加吾身者務致其決去之情而不顧息也吾知志足以帥氣勇足以起懦而日力不足也吾未見其然矣或者禀賦不齊氣質各異蓋亦有昏之甚而不足於明弱之甚而不足於強者要必

實用其力於好而廢於半途實用其力於惡而畫於中道者也而其如我之未見何哉夫用力而不足之人尚難得如此則是天下終無用力於仁之人而成德之士又何從而覩之耶或所爲以爲低徊而不禁爲之三嘆也

如題轉折以爲波瀾其湯若士作當觀可以識文章之變

惡不仁者　加乎其身　[illegible]

惡不仁者務以[illegible]其身[illegible]為仁[illegible]夫不仁[illegible]使之加乎其身故[illegible]惡不仁之誠心也今夫人止一身而性情之德宅其中氣[illegible]亦麗其外[illegible]日損而不仁之端反得[illegible]以[illegible]不大可畏哉然往往知所[illegible]而[illegible]不為[illegible]不容[illegible]而[illegible]不自[illegible]耳目鼻口之區皆其因仍而增長者也[illegible]不自[illegible]其義理之正[illegible]心知之會皆其牽引而紛從者也是故不仁者之加乎其身我實

使[illegible]不仁者[illegible]有[illegible]其為仁之[illegible]在其為仁之[illegible]於[illegible]極[illegible]地[illegible]人心[illegible]於[illegible]不仁[illegible]也惟秉正者嫉邪故卽不見可惡而衆欲之[illegible]若[illegible]心而[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為仁[illegible]不仁[illegible]中[illegible]大

[illegible]到

不患無位　一節　張玉書

君子用世之學有所不患以專其患也夫位與知存乎人者也立與可知存乎已者也患其在人而忘其在己可乎哉自上一出而天下之人皆引重焉豈特名實之所加然後尊則推許乎外也之[illegible]免夫君相之求內度之身而不負生平之學從其愛道之心倍深于愛世之心也固已久矣夫三代以上之功名不甚關乎榮辱故獨行之士樂安貧賤者有之然[illegible]而以無位爲榮學道而以知爲恥者亦皆有之而不欲效其人到三代以下之知遇難盡覩爲得失故指命之窮[illegible]者有之然上有聖主而行不修下有[illegible]朋而名不立君子又[illegible]其躬而不敢寬其學甚矣患不在位而在立患不在知而在可知也國家之設官如此其衆今之受祿無遇者何等也居乎[illegible]而[illegible]者不[illegible]如吾意一日得志何亦[illegible]顧[illegible]得重[illegible]誇我之所立者安在乎古之人禮樂兵刑各有職思受世之事我所爲何爲民何事其[illegible]則當事事可報者[illegible]而位之雖[illegible]職[illegible]而君子之處方[illegible]氣之[illegible]進如此其[illegible]今日不[illegible]者何人也居乎慷慨太息[illegible]者何足以知我今心而論實以盡上[illegible]大其淺薄我之可知者安在乎古之人忠孝節廉各有聲稱[illegible]道之事我自觀古今[illegible]何者足[illegible]于天下[illegible]何[illegible]合名之不[illegible]終[illegible]可[illegible]方可矣然則士之不急于名位者[illegible]合之大防然後道甚于身不受者[illegible]不甚愛[illegible]之官亦不受[illegible]之[illegible]輕之[illegible]士之不忝于名位者其素所[illegible]必有[illegible]之實行然後[illegible]降于已受而上[illegible]之[illegible]受[illegible]而[illegible]名羽[illegible]可[illegible]上[illegible]見[illegible]之各[illegible]行後[illegible]終[illegible]愛患之日也

安邦[illegible]

風度凝[illegible]辭句[illegible]

古者言之不出　一節　　王汝驤

愼言者不于言古人所恥也夫既已言之而躬則不逮恥孰甚爲而奈何不出者獨古人也今天下所傳而述者古人之言也而究之古人何言哉彼于其所以爲言之理一一體之于身既自盡而無歉矣然後不得已而有言以自道其所得而後世乃從而傳其言耳如徒以言也則非皆有心戒愼而不敢有所輕直亦無意敷陳而未嘗有所出夫言以覺世既可藉爲行遠之資言以責躬亦可緣爲勵志之地而古人兢兢于不出則獨何哉此無他惟有所恥也恥躬之不逮也毋論佞口而談浮自予以聖賢之業其事爲難必也卽尋常匹夫自命之言卑之無甚高論及銳以相稽而跡近義長有非世追之而可副其旨者言易而行難相負之數不必其多也毋論言大而夸不自量其材力所及其後必難踐也卽平時稱情斟酌之言聽者亦信其非誕及試之當境而時移勢易有自顧成言而負慚不少者言據其常而躬歷其變相報之實必要其終也夫所難之不逮于所易容可跂及于異時而獨恨其多此言也生乎讀書後古見前人之格言正論而我不能從未嘗不赧焉卽俯顧自言之而自負之以希聖希賢之躬較之在己之行而已多不肖何以爲心乎且至于變而不逮乎其常亦容補救于後日而獨惜其言之已早也瓜芹引繩批根見他人之經茨高議而行不掩言未嘗不旁觀而竊笑顧我實言之而我則歉之以侃侃諤諤之躬驗之實踐之地而亦猶夫人何以爲銘乎是故古之人規模閎遠不難過世以爲奇而寧以沉默之思俟吾功候之自至卽度德量力可以質行于當世而寧以不言之隱聽之時數之適然夫是以行成于當時言傳于後世而有以豫遠乎恥也今之人其言何如而其躬則又何如耶古者可以思矣

追逼逮字抉摘恥字標新領異說出卻是人人意中所應有者意尤與陳大士相近

以約失之者鮮矣　　汪起謐

聖人示人寡過之方而坊之以約焉夫約未必悉協於中道也而失之所以鮮恒在此約樀不貴能常思身者過之叢也古之人撿身若不及夫果知其不及撿則何可更多爲之緣以分其撿之之力乎是則約之道誠足尚焉約以宅心則神不至於外馳而持之也靜約以制事則力不至於旁鶩而守之也堅人之所以一蹶不振者往往失於智小而謀大夫以短淺之智而有非分之謀其蹶宜矣何如以約者之兢兢自完也人之所以動輒得咎者往往失於志大而才疎夫以馳騖之志而濟以踈闊之才咎必多矣何如以約者之規規自守也蓋所謂以約者非僅無咎無譽求倖免於世而已也又非守雌守默思剔爲藏身之術也身世之緣愈消則愈深惟以約則淡泊之意多欲念之累少其全於縱欲而敗度者蓋無幾矣克治之功愈斂則愈切惟以約則思無越畔動不過則其至於蕩檢而踰閑者吾知免矣而謹度敕以有嚴有翼之神省躬克己畢察其蹤其徵之機失之不至於泛濫難閑也有斷斷乎可以自必者若夫求其失之根而務盡之則其功尚有進於是者此寧足自多乎哉

語約而義全法度謹嚴乃學化治諸名家而得其骨脈意趣者正不得徒以簡淡目之

事君數 一節 徐令甫

古者得過進言者宜日反矣夫辱與疏非臣友之所期也則大進言者其亦實無數哉且夫蹇諤之士既不槩見于天下幸有遇其人矣又或明于古義而不肯于世情將必然之意以求當于不必然之途君臣朋友之交亦將往而不歸乎大爲其之言者君其繁之矣彼亦知夫我者之實以敬我猶且謂若人之敏直如是其可敬也而豈其遂相服也若且而嘗吾友其諒之矣彼亦知夫我者之實以愛我猶且謂若人之篤摯如是其可愛也而豈其遂相慢也然吾君子之處此無言勝人有言日少言勝人多言而未嘗再

三讀告以希其一悟交淺不敢言深交深不遽言深而不嘗反覆陳辭以强其必從蓋以理勝之而且其有所不可則以勢挾之而度其有所不行人皆有爲辭之義而難以口舌爭也人人而言之尚嫌其同也日日而言之乃遂苦其煩矣人亦有始進之合而未可以頻言勝也日日而言人長猶惡其屢也日日而言人爲乃愈惜其實矣故君之所是言者始亦謂敬我也繼而疑爲訕我夫臣則何心乎出獻事諱矣可若何而此意難白於君安保其必不辱也然使辱吾身而用吾言臣亦無憾耳所慮賢家稱禦而過將益深更無人臣救其失則何如安其位巧猶可從容而納誨乎而

江河[illegible]者亦復深自悔也吾以矣吾而行[illegible]矣吾友之問是言者始亦謂愛我也繼而疑爲[illegible]友[illegible]心於吾此何也矣可若何而此意難白于友安保其必不[illegible]然使絕吾身而聽吾言友亦無憾耳所慮交人長其過將終焉[illegible]繹其[illegible]何如全其交猶可委曲而開導乎而內終隙未者亦復何引咎也吾復矣吾嚮學而聞道[illegible]已過矣然則臣之於君友之于友何至用此數數爲也君子故之表使人觀感而自化而已全乎其[illegible]爲留不盡之意使人尋思而自得而已全乎其爲人然論至此而得錫工而心强苦矣君子之所以致懷于一德之朝與同心之士也

妙於論事語語明又能作幾層轉折此篇尤淸微婉約雖目前語正古人之意思也 評

孟武伯問子路仁乎　一章　韓菼

三賢之仁未可知聖人可使中與言之而若仁之道難言三子之可使者以各有其任則皆無以知之矣聖人之賢者仁也何聖人之言仁也且吾人亦何從以得本之學出而為用于天下然而設深解合之際可遂而于古之分途也是故必符乎其本者無不可信乎其所自其然者蓋以古今不數見之人而功名所從出之處若予固不必求之且幻而不責于之其過也今夫仁之于人而指之世但不可者仁也是造古今由是仁不仁之兩途故有人必要諸仁皆其人于不仁也然古今亦必無夫不仁而即仁之　途故爲若予也不易要諸仁惟其托于仁也　曰若武伯問子路之仁而予對以不知若由之于仁誠有可知而不可知者也甚矣仁之難也及人所又問而予乃稱由之治賦及武伯更問求赤而予乃稱求之爲宰赤之對賓客三子之仁不可知若皆同也甚矣仁之難也蓋仁之取數至多則一念之足相及可托之不窮一事之足爲功亦頓之甚薄而見　子者挾有爲之具乘得爲之時亦可以靖一國于兵車興徵之間使必以不可知者遊之于仁則當年乘傳蒞之學反得比其從容感發之餘以相角而陸之以收仁者之實效然仁之爲道其道即功蓋天下而不恤一心之安名足千古而可指一時之際假使行道于三子者挾有爲之具乘得爲之時當此更可以措一世于禮樂兵農之天而遂以其可使者信之于仁則道德精微之地皆得挾其功業文章之術以相蒙而世亦遂無以見吾儕之實學所以學必期于有用不必以人之長以自恃不必飾己之短以自護但使受任家國之重可以治效見之者亦自文采風流亦自顯治亂安危之數而學必歸諸行本者渾然安處而皆可信或勛業爛如而皆可疑誠使道身用合之何有之中心可發之致則人地名物乃畢歸高深意量之無有　子者豈足以語此甚矣仁之難也不然千乘大國也家邑之宰在所見賓客相望也如三子者顧不足多乎哉

將仁才分合處看得細後遂孤三子身分亦于仁道難全處亦了然言下矣後來作此題者皆不能出其範圍

子謂子產 一節　陳錫嘏

學有法守恐人以風天下也夫子產者所才也乃由其恭敬惠義思之而悉合乎道君子或其不恃才而恃學者乎今大夫臣不可以無才才者所以行其學也而人臣尤不可以無學學者所以善其才也乃有人焉求之才則可與敘用而求之學則可與法古豈非其功名所從著之處無一不衷于聖賢之心而出之也乎吾夫子所見當世名列大夫見夫文章華國而心術未必其皆純才略過人而弊權未必其悉協征稽然深念以爲誠得君子者輔采衛躬端其爾位誠和爾萬民庶幾古大臣矣列復見于今

而天下知有道之猶可以有爲也乃非衛久之恒不數數觀而獨于鄭見一人焉曰子產子產博物之敏辭命之能其於道有謂于其時數事焉有四善于之道四焉然子產之行此亦極難矣是當有恭之承近甚謂以之當行則必有而君其當然也則行己難於少而其終必有相形莫數十年事則疑而任久非當也則事上難恭高之然民力責負而不宜恩將役之而民不可勸而不可和也則義民難使民尤難而子產以君子之道出之名爲爲世之所見氣惡爲物之所畏于身不敢也其行己也恭是古溫溫之君子也攻令于是乎成威嚴亦于是乎作子產不敢也其事上也敬是古賢賢之君子也而其鄭之力無已疲矣彼之于外忍復遑之于內乎其養民也惠古君子之父母斯民者矣鄭之俗既已靡矣其風行上不止其流及下乎其使民也義古君子之教誨斯民者矣而其生平所以聞道于君子亦何以致此哉地無論大小而皆足有物人是知固之理時無論安危而尊主庇民一門而治數世之禍人謂子產才足有也子謂子產學有得也使爲大臣而不得求一事之幾于道而何可得乎

春秋之末惟子產最何足會於學問中有探討人以語此題確不可易○此文初出一時爭爲傳誦後來名流目爲平庸然章法之嚴字句之的中材以下用爲準的猶愈於好爲深奇而實悖於理則藥庸凡而無補於題者

歸與歸與　一節　方舟

聖人有歸志而深幸道之有所寄也蓋至困而后歸而子之情楚斐然狂簡可裁不有思之而一歎者乎若曰吾今而知天下事果非人所能爲也君子之道用則施諸人舍則傳諸其徒身之自處非不綽有餘地也獨以吾初心有不止於是者此以予之悄悄而終老於行也固將風靡之教迹爲自悔其多事然未至於斯而遂決則內顧而無以安於心以天下之滔滔而未有所底也正復無意於人世誰復能遺其憂乃徒傷於外而無爲卽安得不再思以圖其反歸與歸與蓋吾之自計審矣始非不知吾徒之足以相繫

也特謂吾之得吾志與失吾志猶未可知而何必區區於此也乃有所病焉而求息則舍此無有大者矣惟二三子尚得朝夕與居也而吾黨小子之或爲狂或爲簡者則遲之久而不知其進之復何似也及今不裁之使有所至則後而失其時矣以彼滔心于廣大而以偏曲之學爲不足爲所見非不卓然而吾獨慮其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也大纖悉之或遺則所爲廣大者已有缺矣使能反其浩瀚無窮之志而吾致其精詳可語於吾道之全而惜乎其見不及此也以彼抗志於高深而以衆人之行爲不足尚克身各有本末而吾獨慮其過高而難就窮大而失居也大小近之本踐則所爲高深者已無其本矣使能抑其驁然自得之心而務由其實府可進于三代之英而惜乎其猶有所蔽也小子之所成已斐然有章如此則所以裁之者亦可託其不忍而不爲之計也哉夫正之窮於世久矣以僂然如不終日之身一旦舉其生平所負而得之兩朝夕之間斷斷於吾前者又有所資以待老私計非不甚使也猶失之于彼而此得之雖於吾黨爲無憾而所憾則多矣然是以吾所自主即使正而得所賴于將也與吾黨或别有相資之道有志未暇從容與治而成之今雖無所合以因而歸然使斯道由是而相傳所得未必不更遠也然天下事汲汲之若不可待歸

或有望於後而及吾作之已矣終豈能釋然于懷哉此余所以輾轉而不自克也

聖人初心欲行其道於天下到此始欲成就後學是一歎一歎機關絕大得此俯仰淋漓題意乃爲之盡

顏淵季路侍　一章　張　瑗

聖賢皆志於仁各知其學以爲量而已夫聖賢之學皆所以盡仁之量也其各到也大時乎夫子則大而化矣故各托于志以見量云

今夫仁之爲道外忘乎物內忘乎我且合物與我爲一體者也聖賢以之爲學即以之爲心乎有淺深而心之分量遂之變各行其仁焉而已夫子于顏淵季路之侍而與之言志非以二子者各有所學則各有所願乎乃由淵以車馬輕裘與共對也從來豪俠之爲者子路不敢由其親以無伐自高也積學數十年而不能去其各心耳係累之私賢者不免矣由淵有綢繆不倦之志若有未褒

其共之懷勇于從義而勞利不拘幾幾乎春風沂水其先逝也此子路之求仁也回則以無伐施對也人世不甚誇之風長者親之以然回于獨以謙恭鳴謙也考道數十年而不能化其矜心則復禮之氣終滿中之矣回雖有克復取至之功始有善勞而忘之量大道爲公而勞名可消幾幾乎德除畔岸之至也此顏淵之不違仁也此其皆志夫子之心者也然子之心必先有大於者宜子路欲進而觀之也子則曰吾何志矣哉凡志之動必有所以然人心之所以感與吾心之所以應皆其相應以者也且志之行必以上遂然人心之所以遂與吾心之所以遂亦其相合以者也在我不能化其老者則反少者少于天地之中在均亦不能以安也實處于人情之外自非有學其常以爲安而信之其則物已各得其欲而其安于老少朋友之天此有大且遂于人爲上何其爲道濟同而歸于斯人與何加此其人道其分所可與而立與達與達而安于仁人無所不遂之所存之志此見矣夫子之志安仁者也若由與回以已之私爲之故不見有物不見有我蓋之所爲而乎夫子合天下之所爲以爲故其與以仁而已不必立之內爲而乎聖賢之心量有各殊而同歸于仁而已矣

理解精當體格安舒元氣渾合既然可爲永法原評

翟人叔揚名籍就題爲科舉之學者以比不得其先生之程猶未逮也

顏淵季路侍　一章　　文志鯨

聖賢均志于仁而其量各有大小焉夫由回之志固在于仁矣然孰有如夫子之志之大哉且人情各挾其私而造物每多所憾此固天下之所無如何也夫所貴于聖賢者為其能去人情之私而平造物之憾故稱仁焉昔吾夫子安仁者也所志無非仁也一日因顏淵季路之侍其志不覺隱隱欲動乃然不先自言也而謂二子曰盍各言爾志夫吾夫子之欲吾儕之共體其仁也久矣而吾獨怪夫世風之薄而富者多以其服御自封也而吾尤怪夫道誼之衰而學者至以其才能長傲也此其人之去乎仁之道也固已

遠矣而又烏能使之志聖人之志哉乃以觀子路之志則何其能超然不為卑瑣所累也蓋不求不忮但知有友而不知有物由之所願如是也而以觀顏淵之志則何其能闇然不為伐施所累也蓋若無若虛吾亦不使人知而勞亦不求人德回之所願如是也二子之志其庶幾能體夫子之仁者乎雖然猶未若夫子之大也夫吾夫子固安仁者也此其所以進而願聞子之志也而子乃自言其志曰天下之人俯仰上下皆我與也斯人之與吾依命皆吾事也原于天者理無不一吾願與天下順其同具于物者分有各殊吾願與天下因其異惟吾有以因其異也而大小親疏乃各皆至於無別惟吾有以順其同也而衣懷愛敬遂無有不可相通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夫子之志如此蓋渾乎安仁者也夫中心安仁者天下一人而已矣故有志于仁者必自二子之志始也

追出盡境之外說理正復志處得實　原評

理境融洽無常描之迹自首其志以下數行一氣滾出尤有次第

深厚平吻宛然

顏淵季路侍　一章　陳鵬年

聖賢皆以無私爲志各如其量以爲言焉蓋量有大小賢與賢不必皆同况聖人乎惟其以無私爲志者則一耳且夫志者一人之私也而極其量遂可以公天下而無外故挾其一日之意以向曰吾能是焉天下亦無貴乎有是志矣惟聖賢能道如其所已至者以對乎而志之所之皆其力之所及故無不及量亦無溢量說在顏淵季路侍而夫子使之各言爾志也夫季路慕義者也義重則輕財也私其財之事也於朋友者有則必共而敝亦無憾由也無難而爲之許曰由願之夫由也學道數十年何至去一念之吝而不可得如由之氣皆由之所受病者也知對淵道者也道偉則已充豈外已歸之吝易於已者善必勿伐而勞必勿施同也無難可願自得同歸難之夫同也學道數十年何至化一念之驕而不可得如同之志同因之所素慎者也獨是猶不能不有所待假令任事在我而交者必窮無善無勞而功能已薄此顏何將遂哉勢不能不有所待則分有非有表而朋友之外亦難遍給無伐無施而善勞之外已無餘事此志將何從發微由也對淵不知吾夫子之志可以隨地而自慰隨時而各給者也子曰天下之大有一人之不與吾接者乎殆情通欲遂所處而皆有不容已之故誘之無可待也吾人之身有一日之不與斯人遇者乎養欲給求畢吾生而皆有不能盡之致足之無時是也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此則吾夫子之志而且吾夫子所終身行之而不倦者物付之而無歉者也以視由回老安吾其少亦存與所何私乎朋友而何待乎車裘以視乎回則吾與大同勞莫向而又將誰伐而又何難於見同可哉一己所同者無私之志而其所不同者廣狹之量也由大子之言[illegible]子亦自見志不逮矣

聖賢心[illegible]坡文一首[illegible]高下大小自見理派

[illegible]亦緊

願無伐善　二句　　錢世熹

大賢言己之學致寄言志乃大賢分何以有伐施則由一私之為累也所謂無之非去己也者不能意所必為而不思所務則不獨身外之物為累也即身內之物亦為累也而思所務則不獨身外之物宜忘也即身內之理亦宜忘也回何志哉為理其足者有借之初是當遊其心於廣大之內一私不存于拳拳之中是當先其心于善善之中若之何有伐善者是命之為致勞有分數可計而尺寸進欲搽之以為何俊命非善也即以為善亦僅此耳回也不敢無田望進高深尚賴夫子之教有所知當更求知焉有所能當更

求能焉而顧片長自詡欺彼學問安于小成英華銷于末路未必非伐之一念致之也回無之也若之何有施勞者非功之則備豈有待口所謂而責償乃欲市之以見德彼誇非分也回亦勞勞亦其所當為之也爭居何以自處功焉欲以從天子之後用其利當思功在　非者今回戒當思功不為世焉而顧遺續自張欺彼道德流為驕廢功名毀于亢斯未必非伐之一念階之也回無之也而如回伐善人有是其善施勞人有以其勞見以無伐施遵善勞之害見非回志也夫為善之故則爭善以爭之為伐讓之亦為伐為勞之故則爭勞以居之為施矣之亦為施則顧與之化而已而如其

不伐則善將益有不施則勞將益大是又以無伐施取善勞之利也非回志也大知不伐之為美必伐之迹去而伐之意存如不施之為難則施之可揭而施之心伏回則與之忘而已矣中人所有私無非不近名不近功之事至人無欲自非不求知不求報之心回之志如此

説切題意不是行于身分語有精細補綴字底無改

舜也可使南面　一章　　熊節　題

夫賢者君人之道設之所簡者有大有小之使子必有觀其深者
焉其言簡而太之敬以許臨民之善行哉且古今所以不備術者
謂其實有學爲人君之理有治天下之人不世出則格術殊也若
問者人未問以使南面者有之自雍也君子在世安所得帝王
之位而爲之大捷其功名事不可期則以其學爲之次聞其所當
精而已君子蓋謂安所得聖人之才而與之深[illegible]於凡民之
優則以其名許之以明道在儒者而已雍之可使南面故聞其然
乎且夫南面之難亦難於臨民耳臨民者存乎勢與可爲而不必

爲所以臨民者存乎我雍未可爲而可言也以彼博觀人物與深
伯子非以其行事有大過人者乎夫子許其簡而命之可也有溢
而於所存之敬詳然後其簡之深以臨民也若簡有從敬出者有
不從敬出者從敬出者心術正而綱紀立去其太甚而戒其矯
治天下也有游伏之衆而人君常以後勝爲心此上世之所以治
且安也不從敬出者生於倚伏而防察百官有放蹄之容庶民有
不可之行而近日無事之漏而天下皆以多事爲變此後世之
所以危且亂也深乎爲治而至於簡遠乎法術刑名之禍而原乎
道術清淨之道此其意在無思於天下而自雍言之若者可若者

人[illegible]其深思而[illegible]人[illegible]致其[illegible]之[illegible]
由雍之[illegible]
一世於和平乎[illegible]
然乎君子[illegible]雍之必有[illegible]之說
敬以[illegible]故[illegible]
賓[illegible]

子華使於齊　二章

韓菼

記兩賢之一與一辭而聖人各有以進之焉夫求思之與與辭兵矣而子各有以進之也則凡見與辭者可審矣且夫君友之間學者之所謹也得一二狷潔廉之士以為天下之求君交友勸此吾黨之所屬望而以為難者乃今一旦而又恍然失矣誠莫二事以觀聖人之所處其可乎大抵吾黨其待夫子應列周旋出則相與顧舊不得志而有以緣任者又往往不屑以為高然有得夫子則所聞而進嘗記子華使於齊矣其可以使也夫子必有說而冉子顧為其母請粟者子因與之釜有宜於釜之與者在焉又

請子因與之庾有宜於庾之益者在焉而冉子猶與之五秉也夫友道之衰也讀谷風暍之詩而已極矣自處安然足友者謂之後之存者尚若冉子之縫綴存以悅人將謂之忠吾黨以為難於子則門亦之道者也我吾聞之也君子周急不繼富夫以冉之於富者其於急可知也豈不足於用哉且友自一車豈以我友富而思濟乎哉然則信斯言也而與必有道矣又嘗記原思為之宰矣其可以宰也夫子亦必有說而思果辭其宰之為也于宰之粟有宜於粟之與者在與粟以九百有宜於九百之粟之與者在故而思猶辭也夫仕進之裝也何下位之許

而多愧矣一辭祿豈而公家不厚之外趨而能為如思之能於其職猶顧君子素餐之義而子則曰毋以與爾鄰里鄉黨乎夫以思之能辭其必能與又可知也豈不足於與哉且粟曰祿當不亦以鄰里鄉黨而得求乎哉然而信斯言也而辭亦有道矣夫類聚一將之以思其道之所有學者之事也故吾記之使後世有以考而凡吾徒之欲為冰與思者可以自審焉

況而有一介不取而公而思高者猶然氣器之外可謂自闢蹊徑

子謂子夏曰 一節　　廖騰奎

學人讀儒之書術所爲質者夫亦從事於儒以學爲君子者也自其中有小人而儒者行幾爲天下裂矣非夫子明辨之其不誤於所爲者幾人哉謂子夏曰古者道術出於一而儒爲定名今之道術出於二而儒爲虛位士苟不恐自欺其學問之意則辨其所從入者不可以不審也何則志趨者君子與小人分焉者也而術業者君子與小人共焉者也君子儒也行儒行也以是爲究其性命之事而求足於己者君子儒也小人亦儒也行儒行也將以自張於耳目之前而求得於人者小人儒也夫先王膺天下之士而導以儒

術固欲其自爲君子而學者既以儒自命亦未有甘心於小人之歸者矣何以天下皆儒而確然可信爲君子者不少概見哉蓋其人自以爲儒也而所知所儒之不必自恕者皆以爲其心而行之終身以不出乎小人之儒也者不能拔其陷自溺之門其敝亦自有其不忍自勿身之困自安於道用之實卻而小人之汲汲於自者爲去私便其身圖之事夫是以間其爲此禁其爲彼而不得且墮乎不爲儒而自外於君子尚可以間之使前至浮囂爲而終以自遁則雖詩書聖賢之說皆不足以啓其明未爲儒而自安於小人尚可以與其一悟乃爲夫之而陰以自處則道德仁義之名皆足以長其奸如是者以其自命爲儒之初心不大相刺謬于女也何況於人欲何可以絕紛紜之蔓而弟恐規模太隘亦易入於名利之私則於文學庶幾能知六藝之歸而究之皆日既詳尤當致謹於本原之地夫學必定其所歸而情易馳於所忽是二者不寨不流不止不行出乎此則必入乎彼不可以中立也女弟思先王導人以儒術之意而返之自命爲儒之初心則爲與不爲之間當必有以自見矣慎之哉勿懈乃力

思議深切一洗浮光掠影之談其氣格亦深有得於古文者

質勝文則野　一節　　徐用錫

質文不可以偏勝宜以君子為準焉夫質文相須而不可相勝也勝則野與史皆弊矣然則彬彬之君子其至乎昔周末文勝而夫子為折衷之論曰學者將一身於此物因得合外內以規於甚善也然天下之弊每以相持而流於偏非質劑於其間乃能持於大中而至正也乎今夫質也者忠信樸實以自將也文也者威儀辭命之不失也今之人率以為文者爲身之表也即稍過焉而猶可以矜於君子之林乃質之名目君子質而已矣以吾觀之皆非也先王之教人也六德六行以培其本而不使習於便辟與佞以淆

其天性之與同得六藝以成其材而不使安於簡忽閑習以固其用世之務而豈有相勝之弊哉自大化不行而人務飾其於是有忠信而不常存者則質為文所掩其德行自然遂不足以式浮靡而儀度之大端舊其所質之質而有不能自達者則野矣於是有篤學而不修德者則文勝質也當其進退可觀豈不足以表而閑而考慮之不等則其所致之文而有不能自依者則史矣夫以質而掩文有似於君子之務實然文固由質以生者而為質所掩非君子之質也抑以文而掩質有似於君子之合儀然質乃文所自立者而為文所掩非君子之文也必也由質以觀信乎其誠懇之獨至乃喜怒哀樂之中其節以聽吾靜之合其宜極天下之至文而無以加而文悉自質出也野者當之而自失其文并自失其質也文而文以觀信乎其周旋之悉諧乃在揖讓之作其恭經緯萬象之當其理極天下之至質而無以加而文悉由文見也史者當之而自失其質并自失其文也矣今乎誠以養其性而學聚問辨所以當其德者又詳而有要故體用皆具而純然為三代之才士彼以禁其心而三千三百所以定其命者又大而能精故損益有常而渾然見天德之全如是而後可以為君子也而豈相勝之可比哉夫核其實則質與文豈無為本為末之殊權其用則質與

文難為畸輕畸重之論偏於質者既不可加矣偏於文者初而不已而失之愈遠凡君子之所慮也文質之道成於治行而間於世運非君子吾誰與歸

彬彬自是現在成德氣象如何會彬彬然後二字內有許多學力質義序而折周在不可以格調轉者所忽之

樊遲問知 一節　韓菼

惟知仁之事與心內各得其所事及者焉若鬼神亦義之存後亦難之驗而所務所先不在焉此為知仁之事與心歟且夫世有至人其居處無乎不與也然其生平功力之所積則必不雜乎其途事事去其可疑而中之不精焉者寡矣念念去其可欲而中之不純焉者亦寡矣故至人一出而其事恆足以正天下之人心而其心亦足以任天下重遠之事昔者樊遲問知子曰知者以無不知為大也無不知則不特以人世之所可知者為知而必以所不可知者為知矣今夫人心之知至無窮也毋論耳目所覩記之物日相尋於今古而變化以生乃至屈伸往來之變而能辨然指其為鬼為神之故斯亦極天人之致矣而抑知知者正不以之為務也知者以為民之所與在獨有義而已習之於君臣父子之節使不遷於異物彝可守而倫可達也游之於詩書禮樂之途使不畏於異言德可成而藝亦可觀也而至於郊壇日月之交廟祧享嘗之間亦於敬之之中寓以遠之之意要亦明夫義之所當然而已夫人畔于所不知斯溺於纖深暗昧之端故好言知者不為民欺由當為幽遐若茲之於可知不必知之介斷如也斯必其無不知而然也雖欲不謂之知不可矣遲又問仁子曰仁者必無不仁

而全也無不仁則必不以人心之偏得者為仁而必以其無不得者為仁矣今夫人心之仁致足異也勿謂斯須暫易失之物日相求於日替而積今無違乃至變勞積久之餘而自念然其有實獲我心之處斯亦闡其旨之途矣而抑知仁者正不以之為心也仁者以為仁之所克治乃在於審己謹於取舍之大關而積數十年之力去其嗜欲之心乃不累其心於嗜好之發而極一息之頃造次之際有所繫戀而至於不問亦式之安德音不瑕之美其所為後之之故亦勿無後之可言要亦使夫辯之所自至內已夫人惟有所求仁不能無禮於其功效將之有效求仁者不惟

私是為累理亦足為累若夫之於為仁先難而入於不仁之幾是如也斯必其無人仁者然也雖欲不謂之仁而不可矣若此者一語之以務民一語之以先難而理之事不是以知與其私之甚不足言仁也知仁非易言哉

原評

反覆深切抑有微之至實之質以于穩提忠信而力問風氣

仁者先難而後獲　二句　王兆符

心一于所難而仁在是矣夫有難則必有獲然而仁者之心知有難而已先後之間不可以知仁乎中樊遲可欲求仁者當知仁者之心後其於仁而無所為而為之斯已矣以有為之心謀理理必不純以有為之心共私私必不甚仁不仁之介不在于其事實在于其心為樊子問仁乎仁之道至為難矣為皆仁之資而卻不仁之所由伏求一仁于衆不仁之中而静不忘我操動不磨吾幾費何知之仁之效至大耳目口體皆不仁之集而自仁之所由運化與不仁于一仁之內而內則不遠而復外則天下皆歸獲孰多

為以此言之難固仁之難獲亦仁之獲也然而一先一後可以籍所用心矣仁者知天下至難之事皆天命之本然以人心為必可是以道心為必可克而窮慾之所勿忘惟此矣若夫行之而德至于先者安然者著因亦幾之必至然弟待乎天之所命以俟之耳使于為仁之初即稱設一說心之說以幾其少休則不仁之端已潛滋而不自覺仁者惟辨之於早也仁者知人生至難之途皆吾性所固有克己而必歸于禮復禮而必期于安而精神之所自屬惟斯矣若夫積之而久至于克無可克復無不復因亦理之相因然弟盡乎吾之所性以待之耳使于為仁之始而常分吾攻苦之心以希其美報則不仁之路將戰決而不自知仁者惟貞之於一也先難與獲本無二道仁者惟知有難惟全從容涵泳之時焉以為功焉戚抗之地人之難在事仁之難在心也難之事有窮難之心無盡而期從之懷援忽不知其何以消矣知先與後更無二心仁者惟知有先而其勞消其勞乃內納幾非自強不息之誠于其身而見為先于其身而見為後也後即見于先之中先則無後之途而義理之獲將忽不知其何以臻矣可謂仁矣迎欲求仁者于仁者之心而思之

語無脫節氣不雜矜由其天資雋銳

知者樂水　一節　朱元英

聖人詳知仁之樂以其德之著者言之也夫山水之情動靜之體樂壽之徵皆其著者也而知仁愈見矣可不辨哉若自今觀天下有真得于中者未有不形于外者也有忽而不察則其人其德莫之窺其蘊矣夫德之至者各從其大小之氣而實有其性分之美常隨所事而自形焉有心者蓋往往而遇其人也夫仁知之理同原而仁知之德有辨吾嘗自其不可掩者而觀之知者吾知之于樂水矣其明潔以善鑒似水其流通以善達似水見乎其似而與者是焉而知者不自知也想其存乎性者有水之理於以相喻于

無言故發乎情者有水之象焉亦留連而不去則是造化之動機其所心會者矣仁者我知之于樂山矣其敦厚以安貞似山其嚴重以鎮物似山見乎其似而與者顯焉而仁者不自知也想其存乎性者有山之理以相得于默識故發乎情者有山之象焉亦低徊而不忘則是天地之靜德其所神契者矣然知者仁者非作而致其情也非中無其得而假物以適意也知者則動焉名理之旨雖精而知者取之目前而皆是此達於其機者平心無成見之守則內存者動也身無應逆之拘則外發者亦動也人以動而得咎知者以動而有功動蓋知者之天也順萬物而無為宜其中之

無累也已仁者則靜焉宇宙之故雖紛而仁者守其經常而不遷是其境於物者早有一定之理在中則外入者不以撓其內之靜也以不易之道行物則內出者適以成其外之靜也人以不靜而易窮仁者以靜而莫窮靜蓋仁者之天也涵萬理而無思宜其合之既立也已由是可以觀其所養矣由是可以徵其所得之不誣矣以動言樂知者之樂何如也順逆之境天為之知者則天亦已不勞憂患之端人為之知者於人何尤不累於人物之乘我紛擾出以相當而動與天游則此中之陶陶者自若也其斯為靜藏之明徵矣乎以靜言壽仁者之壽可必也修短之數天定之仁者敬

天而安其理勞逸之情人定之仁者養人而全其生故夫物之榮我雖紛端以相攻而靜以常貞則此中之存存者不息也其斯為安敦之明效矣乎是故知仁合一而皆爲聖人也知其旨則知知仁矣知知仁則可以達性命之理矣

界段極清機神極洽不揣摩時文而筆意自如實可貴爲完善

如有博施於民　一章　熊伯龍

聖不可見告學者以求仁之方焉夫博濟則聖人有無窮之心近譬則立達有漸致之效子蓋欲學者之能事也而非謂博濟之非仁也今夫士之無志于仁者奚足道哉既好仁又好名不好仁可也志無大小期於致實功無廣狹求其有成學至于仁或明天子至老而不以為足或匹夫一日為之而有餘亦存乎論仁者之有遠近焉耳聖門言仁多主內至子貢乃有博施濟衆之說蓋彼言其精此言其大精以治一己大以治天下使後世之知博愛以為仁自此言始也夫子因見事也吾思之吾重思之惜當世無行

者蓋孔子之所求者仁而子之所言者聖宜其不能行也為此者有天錫之德有王者之位有侯伯之宜力有兢兢業業千秋萬世之心克己之愛所以大爾乃若下學之所謂仁則有道矣上智可為中人可為桀紂而知自反亦無不可為者夫施濟之事多端立達則不甚博衆之名至美人則簡捷井田學校不能遂究皆盡心下飲食教誨之間中國荒荒不可驟通當實措于鄉里骨肉之際物之所以聞以我弱利害繁矣故受者無任力之所及不假兵刑取措使矣及及者有以此求仁非迂術哉若夫堯舜施濟衆猶思之吾重思之惜當世無行者

短幅中具有深山大澤之勢可謂老成無敵　方苞

信而好古　二句　李光地

聖人自明其述古之心與古同志者也蓋可信可好作者之爲也宜述則述老彭之心也夫子於作者而信好之故於述者而竊比之意謂聖賢之於天下皆非有心以自見也有所創造有所修明惟其宜而已矣如吾之述而不作者以有古在也夫古人豈得已而作哉俗淳民質犧有覺以開先世變風移各因時而立教凡其存於今者皆其事之確然而可以取驗於萬世理之同然而可以與起乎人心者也吾也生聖明之後從誦法之餘有見於此心此理之合也則默而成之不言焉而信信而後篤專於述也有見於

可愛可傳之精也則學而不厭好焉而敏求好而後益篤於信也豈無古嚴事荒有信不當信者乎必也非古也否則古之蔑於道者也若其昭然而可據者則雖遠古象數之幽渺吾有樂玩終身至於韋編之三絕者矣豈無代遠人湮有疑以傳疑者乎必也非古也否則古之失其傳者也若夫炳然而足徵者則雖鼓鞞鏗鏘之微細吾有流連累月至於忽忘者矣蓋當作而作者古也當述而述者亦古也彼老彭者豈非古之人歟而闕其悉心於傳事至今頌爲殷之獻氏況今日者視老彭加遠矣而安敢不極意於前修使異日得爲周之遺老吾故援老彭而竊比焉庶幾後世猶有信而好者古道復興斯則老彭與我之志也夫

信好二字講得親切有味是夫子自道神理　原評

子之燕居　一節　朱蘇

觀聖德者徵之于容色焉夫容色生於心也苟非養之至粹安能於燕居而有其申申夭夭者哉且聖人不世出未嘗表異于時吾黨雖並世難以形容所絕則當於講業之後夜寓無事之初而得其燕燕居息者庶幾可以論夫子也凡人之傳聖人也亦于聖人之接人者耳然而神明之謨其未接乎人者為地已多苟迹而擬之抑末矣聖人之宅心也亦存乎人所莫究者耳然而形色為昭其所以喻此衷者亦有難與絕類而觀之遂遠矣乃子之燕居何如者殆申申如也而且夭夭如也從其節者而觀之耳目未馳也

手足未勞也而天地四時之理自具惟予有性予自敬養之於時放懌有所不恭而自體之從令者肢布已有餘也進而評焉從容發道者在顏色之間是則無心而觀化者也自其動者而觀之祭色時感也倫物時交也而喜怒哀樂之節不乖惟予有情予自節宣之於時將迎有所不用而周身之任職者動濯已無方也進而詳焉我對優游益乎笑語之外是則無心而有為者也蓋又有謀原不過生人之則而以礙定命斯化不可為器也而道積於中發而道所由凝非申申之所能盡康好逸樂雖時有燕閒之戒而與天為徒則幾非在我之氣也而神不可測矣而神所由發又豈夭夭之所能盡哉事非一端之美登朝入廟閒裕之乎燕居之時而理非一節可名彈琴咏鳳更可推之乎非燕居之地可知矣

於所以申申夭夭處體認精細故不消描繪過而使人可以想象而得之

欽定本朝四書文　卷六　上論　子之燕居　一節　朱蘇　[illegible]

子謂顏淵曰　一節　韓英

聖人行藏之宜俟能者而始徵示之也蓋聖人之行我止不易窺自顏子幾之而始可與言之矣故特謂之曰畢生問學所歷之途以聽人之分取焉而求可以不爲于其際者往往而鮮也道於有可以自信之矣而或獨待而無與共獨處而無與言此意竟托之嘯歌自適也耶而吾今幸有以語爾也回乎人有得于中之得力終不自明而必俟其人發之者惜相待也故意氣在兩得一人焉可以不孤矣人有積一心之靜觀初無所試而不知他人已識之者神相告也故學問誠深有一候焉不容終秘矣回乎皆試與爾

仰發天時俯察人事而中度吾身用耶舍耶行耶藏耶汲於行者躁焉於行者滿有如不必于行而用之則行者乎此其人非復功名中人也一於藏者毅果於藏者始有如不必於藏而舍之則藏者乎此其人非復泉石閉人也則嘗試擬而求之意必詩書之內有其人焉是流連以志之然吾學之謂何而此指竟遂終古則長自負矣萬念自窮本觀化以求履以身涉用舍之交而充然有餘以自處者此際亦差堪慰爾則又嘗身爲示之今者繳環之際有微指焉乃日周旋而忽之然與人同學之謂何而此意竟寂寂人間亦用自歎矣而獨是將對忘言之頃曾不與我偕行藏之疑而渙然此中之相發者此心亦足共慰而吾因念夫我也念夫我之與爾也惟我與爾樂事物之歸而不以自主故任乎人事之遇而孤行如其性分之素此時我得其爲我爾亦得其爲爾也用舍何與焉我兩人長抱此至足者共千古已矣惟我與爾參神明之變而順應以無方故雖積乎道德之厚而絕不爭乎氣數之先此時我不能其爲我爾亦不能其爲爾也行藏又何事焉我兩人長留此不可知者于造物已矣有是夫唯我與爾也夫而斯時之同亦不然得默然解也

或謂上二句儘有理實可發孫揭此文大略非也一實發使非

此題神理清深溫潤正與語意相稱

夫子爲衛君乎　一章　儲在文

安于不仁者聖人所不爲也夫夷齊無國而不怨輒無父而不怨也不仁如是子且爲之耶且家國之變古今萬端而其道有二仁與不仁而已夫其安于不仁而其心一無所顧戀者猶其安于仁而其心一無所顧戀也不仁而安聖人所必絕也昔夫子居衛而適有以子拒父之事當其時輒稱兵于境上寘吉于國中以爲古人嘗得罪于父此衛人和之衆口一辭而冉有子貢亦欲析衷于夫子之爲不爲者蓋春秋多君臣之獄而以子訟父實始于此則無可比例之經當世多篡亂之徒而奉祖拒父其事略殊則或有解免之路然而釋衛事問夷齊子貢之致也又直窮其怨不怨乎貢之窮也夫子曰是賢人也是求仁得仁而無怨者也而輒之罪定矣何則天地之紀必不可絕故古人于奇之行其理時寓于至常神明之理必不可欺故古人至困之將其心有所至樂今夫伯夷夫不可任國之理自倍于輒也兼幼而立嫡不必違父命也而孤竹之跡不敢據是爲彼其心止有一父耳有可以順父之命者雖餓死而不辭而後知叛只以逆父命者之罪上通于天也且夫叔齊其可得國之勢自倍于輒也舍長而立愛不致大傷父名也而首陽之下可以借隱爲彼其心獨有一父耳有可以全父之名者

雖饑死有人而後知其以成父名者之罪擢髮難數也空山之中猶然孝弟之風作至今如見其心乎我之愛之一念情一息尚存此身何以自處而提而論夫子之不爲豈顧問哉且乎輒亦人子也彼則當心當其爲夜自思未必無怨乎衛人莫然爲之而輒則不怨乎人亦恐之不怨乎于輒而猶幸其怨也安于不怨而父子之倫滅矣夫子惡得而爲之也

義論精嚴骨力堅勁父命人倫二意人人解道而父命本易鈞對尚書而天倫一層多未說出惟以傷父之名立論此篤爲透原評

子所雅言 一節

徐用錫

詳雅言之教而其益人也切矣蓋夫子之言皆教也而見於[illegible]乎詩也書也執禮也皆其至切於人繼日而常口傳夫子而以[illegible]為造詣於天人所不輕言者而轉視之而常言則忽乎此其所以名也苟於其常言者學而有得則知吾儕之誦讀而服習者在[illegible]非夫子之言之深切而著明者矣吾思理之或涉於深微事之稍遠於日用者夫子偶及之而非夫子之雅言也夫夫子何所雅言者矣吾言非有一定之時也而其隨時而各進者習聽焉而可循其復而不厭之端者非有一定之事也而其隨事而教陳者可涵焉而

乃得其淡而無旨之義若有性情而不知理循而循矣是以教序詩之教也詩多出乎男女飲食之故而觀德者以之物者以其事切而情深也詩其[illegible]而有微詞而不知者門有役交而通知遠書之教也書多存乎帝明王之大而議事立制之綱要者以治本乎道而道本乎心也書即其[illegible]焉而有節文而不知皆假假乎其何適矣恭儉莊敬禮之教也事亦極乎委曲繁重之為而觀之而物之有在者以其措則正而施則行也則禮[illegible]其[illegible]若是者非人子所舉乎其義也先王庠序學官之法其課之春夏與秋冬者不傳[illegible]所詩以示正業之有常故使門弟子博觀而約取者不外乎修之而微而議之而親之也則天命人事之要捧而必為詳焉而必詳以是為夫子教思之有節也已矣若是者亦非夫子之從約以示人也蓋人之[illegible]之路其[illegible]以為正而至近者不煩於切[illegible]為以故雅言之無已居其[illegible]常則而燗習者則為[illegible]之行事而不越是之[illegible]則下學上達之實業為而皆我先[illegible]而詩[illegible]以為人子[illegible]之而不[illegible]也[illegible]不能為夫子之言而也[illegible]之本官為教化之首不可且也[illegible]者於推日用而於[illegible]者[illegible]已於是有備微場與秋日[illegible]說之要不可緩也然由此以[illegible]而今不為暢志由此以知修而

始不為其理而六經悉以是為適性[illegible]可忽乎哉

是篇不辯文字然隱括[illegible]經旨無[illegible]後篇語旨近義理非時俗所能及

子以四教　一節　　蔣伊

自聖人之教而知人皆可與於斯道也蓋文行者學中不容已之事而忠信者人所自具之心外是以爲教而道其端人可入矣乎自先王之崇四術以立教也游之乎詩書禮樂使徐而自得於身心之間然其爲道迂遠而難通非時與地之寬然不可以從事也故聖人爲天下之學者而指其入道之方遂不得不直指其所以然使知所以入而其徑在可以致力焉蓋始以知繼以行而歸於誠者聖人之學也故其教人也必使之先明諸心而後力行以求其至充踐於已而後反身以至於誠約而舉之者有四焉其一爲文

文者載道之器也然以學問以見博而智益明自有子之教而後知誦數討論皆以屬此心之明而非玩物以喪志也其一爲行行者履道之實也勉強行道則德日起而大有功自有子之教而後知日用彝倫皆以盡此身之分而非務外以爲名也一則曰忠忠者文與行之本也不能自盡者僞也自以爲盡而非出所當盡者亦未可以爲忠也自有子之教而後吾道大中之體隨時而可盡也一則曰信信者用力於文與行而可驗其所得者也不能無違者非信自謂無違而非道之無違者亦未可以爲信也自有子之教而後吾道人己之用隨事而可行焉之四者用力之初則各有其事而不相假而循序致之亦交養互發而不自知其積力久之後則更出表裏有同一致而因事以求仍按節循方而不可紊在夫子固偏舉方各因乎一時之所鮮而求其所以示之意則其說蓋發而未始出其宗仁學者反覆所近或有所偏滯以成名而究其所從入之途則皆其一端而無以幾於道自記者表而出之雖微言既絕而後之學者尚得循是以爲入道之方則聖人切於爲人之心萬世而不泯矣

明白顯易於聖人立教學者用功處無不了了盡意

我欲仁斯仁至矣　　徐念祖

欲可即至者以仁之本在心也夫欲仁之心固即仁也欲之斯至而安得以爲遠乎且物之在外者不能自必於念慮之間可又不能速致於俄頃之際以是而言遠固其宜也而斷不可以論夫仁人心也吾固有之者也其有時而離者心之離仁而非仁之離心其離而不復合者念念之違仁而無一念之欲仁抑思仁之在我也有欲而不至者乎有至而不即至者乎念念皆仁之則仁一念在仁之謂欲意亦無多耳而仁之至也正不必於其積也一念欲仁之謂好一念好仁之謂欲時亦無幾耳而仁之至也正不必於其久也不至則疑無仁然使吾心無仁而何以有欲仁之欲以此見根心之理原附載理之心以俱來而舍固由我操亦由我者是惟其意之所如而勢甚便耳即既欲猶疑未至然使我心無仁而何以知仁之可欲以此見已發之情早挾未發之性以俱露而亡我而亡旋存我而復者第視其志之所之而機甚近耳故觀仁於至仁者之心乃渾然合體者夫人未及能明不若觀仁於不仁者之心而忽然有覺者夫人皆可自想苟知欲仁之欲原即是仁則知忽至之仁仍即是欲正不得置仁心外而謂仁爲天地之心抑觀於自仁而之不仁而續復復絕者或猶自諉其本體不若觀於其自不仁而之仁而絕後復續者則在可遇其天良既知覺欲之後仁從何來則亦思未欲之先仁從何往何得謂心本無仁而或自昧其人禽之别顧世且以仁遠者何也

朱子論求放心之旨是此題註腳欲仁之欲即仁而求放復是已收之心也通篇發揮此意語語切摯

清真刻露俱從心源中流出可以救亂

泰伯其可謂至德也已矣 一節　蔣德埈

大讓無名得聖論而始彰矣蓋有夫子有至德之稱而人始知泰伯之讓爲德所爲至也哉若謂古聖賢行事往往晦於當日而待諸後人然有待白後人之心已非古聖賢之志矣獨是由泰伯論若嫌肖仁之當歷久而龍乃古人倫之極有不禁人之代爲白者而論之因竊有嘆也我周自盂津會牧野旣遂以有天下或曰此文之所留貽也或曰此季之所積累也而抑思誰爲古公之冢子誰爲王季之元兄且而思嶺岐封之傳者乎吾乃今而思泰伯之德爲已至也以當發之才克君非泰則發伯者應無殊於發季之心

昔神聖之亂在於不發則立長若或不勝其立孫之望然而誰命之而誰卽之者從來廢立之數一開即萌奸人窺伺之漸度深沈之質父必不明示其機而伯之讓無形踪無跡者已微窺於寅賓之中也吾弗取其高而傷厥考心吾顧繼其而吾傷厥考心蓋此時之百順非父所與長幼之倫有徵即徵數世親親之變度則翦之以爲公亦不是必而伯之世傳賢遂傳世者自永念人綱紀之時也吾寧適其發而以進乎季吾行也且故史何以進乎季蓋此時之百計周矣民弟兄逆而卞就南邦然矣伯爲不才乎而伯正以爲其依隨則人心之敬弟吾取民弟兄挾伸伯行東親弗顧幾

蒙伯以不孝名而伯更以絕義逃逃則君父之行權始正逆子化家爲國在天之靈未嘗不深鑒之而當未命載揚卽父亦不得稱其子也使知竊其技而將爲受憐少子之故將必快然不安者有宮自以採藥行則發亦不爲己爲此其時之太史發而亂者而爭者哉厥後易侯而王追矣當什未嘗不追遡之而伯心實隱卽季亦不得稱其兄也使知而見越境秘爲一人得見之而將必惕然難受惟伯初不以父命爲重以季自不以天倫爲重此孤衷之逸民未及攜心而計者哉吾乎往者之局乎爲已窮有拜讓登行直軼唐虞之再禪服事之忠於文爲至而淵源作託先伯啟其之三分德至矣弗可及已

題蘊發揮文品超絕[illegible]未嘗不可遜奇未嘗不可用古[illegible]於散亂中有在八股之體製中　原評

君子篤於親　一節　　劉子壯

君子以仁厚待天下而民心於是乎動矣夫仁與不偷亦民所為心也而非君子莫能與之親與故其動之之具乎嘗觀三代而上朝廷多盛德之事而百姓無狷薄之行非獨其風氣近古也政令不先乎天下而以一人創其風教化不由於宮中而使黎獻稱其德蓋必自君子矣君子有化成天下之責而行者之愛與人之周初非所以為民而見其行事者有獨親其性情之所注君子有優柔天下之義而無失其親無失其故初非所以明厚而民於感諭者遂若以為董勸之在身吾見君子篤於親則民興於仁矣既已為君子之親則其所應得者原不足以稱我之惠故在乎有以篤之凡情內之間富貴之際正恐望我者深以不能副而或生其厭薄而形迹之嫌既原之以其情大性之乖又寬之以其法其所以遇之者至矣夫民也見天子之尊猶有親戚方且進之以為笑談而兄弟姻婭之間我不能富貴之獨不能愛厚之乎其興仁也亦所為篤爾吾見君子故舊不遺則民不偷矣既與君子為故舊則其所相許者誠無樂乎其末之際故或其或有所過也不在有者有年其艱難者有日正恐憎我者素或不相諒而彼或其疎絕而横滅之意既相保於其終恩數之降復不討於其始其所以全之

者多矣夫民也見天子之貴不忘知交方且稱之以為盛德而貧賤汝爾之分不能以身許之獨奈何以利貴之乎其不偷也亦所為不遺爾若民之不有幣足以保其足其始小封之而遂謂恩厚之乎其後安得恐而及其大貴之時則以為人心日以衰也及觀南宮上行非常之典加役籍之恩而行之仁人乃得流於恩眼俗之既彼皆見以為其利志在教化行者之無不其役習為故事而若其不可則以為三代不可復也及當高陽寤任先帝之子孫錄一先朝之耆宿而天下之民皆利無偷乎持其終則仁也不偷也篤皆自君子矣

中後四比近情切理亦從古昔說浸得來時文中言之有物者

興於詩 一章　　張永祺

學有全功爲明其所自得焉夫出興而立而成學所必至之功也非本之詩禮樂將安所得哉今夫自然之性不可恃也所可得而恃者其必由學乎古之聖人爲之聲名器數以引掖而造就之使人日從事焉久而知吾身心之所得誠有必出於此者乃可詳也蓋學之始貴於能興好惡之誠於心未嘗根焉而或無所感則亦汶然而止耳有如鼓動振拔而不能已也必於詩有得焉者乎夫詩之爲教也觸緣物類吾錯綜以求之而意義深焉事合偏語吾反覆以析之而勸懲立焉以言感心後而善入矣彼夫綱之而徑勤引之而愈長拘者擴萎者振而充其本然之量者興也而所以然者則詩之爲也則詩之爲功於學者深哉學之中貴於能立強固之德於性豈有間焉而中無所據則亦靡然而從耳有如安貞靜重而不可搖也必於禮有得焉者乎夫禮之爲教也恭敬以立內而禮則定其耳目而欲無自生品節以嚴外則耳目守其官而物無從入以冊範身約而可據矣彼夫紛者秉之而不撓傾者駐之而不易弱者振蕩者止而遵其中正之則者立也而所以然者則禮之爲也則禮之爲功於學者深哉學之終貴於能成中和之則天者全焉而思勉之情未融則亦迹而不化耳如其渾然純粹而無所於歉也必於樂有得焉者乎夫樂之爲教也聲音之高下可通性命之微而剛柔狂戾遲緩之疾徐可平血氣之用而喜怒無偏施德以養深從容而中節矣彼夫不待扶而自動不待扶而自爲倚者全形者化而遊於其所不知之者學之成也而不知其然而然者則樂之爲也則樂之爲功於學也大矣哉

循題語氣各有發明文家正則

不在其位　一節　　錢世熹

越其位之謀所以一政權也蓋欲其謀於位外乃可收其謀於位中不然多切攻權不一何天子之越分侵官者之患也故為之收日國家所以分任事之人以議事之人多也內外事之人各者以一事而事內之人議之事外之人又議之也且一事而事內之人不議之事外之人先代議之也此在為不當而在人心為不靖患有不可勝言者吾思先王任天下之官則有位宜人下之位則有政出天下之政則有謀政也者所謀於下之職業也然天下之人非不勤職業之患而不自勤職業之患不自勤職業因以

不勤於謀也者所致於下之心思也然天下之人非不殫心思之患而不各殫心思之患不各殫心思因以不殫矣蓋不在其位則不識其政有詳然者在其位則位中之情形俱得而悉之矣情形俱得而悉則利害俱得而籌若不悉其情形而代籌其利害其利害果不遺焉否也則位之不遺矣而一則載於分外一則載於分內不兩失乎夫焉失其可訓乎在其位則位中之功罪俱得而任之矣功罪俱得任而是非俱得而定若不任其功罪而代詳其是非其是非果不謬焉否也則自之不謬矣而一則令己而旁人一則諉人而勞己不兩願乎夫兩願其可行乎雖曰政貴其相成亦貴其相合然間其相成也亦曰其相假也即有相假而不禁苟將謀其當謀亦謀其不當謀其弊也將下挾策以侵上其人進其人關下吾恐議論之亂者必此矣即曰政政一州者然取其相蒙外間其相詰也亦間其相侵也有侵而不已焉將公者以公謀私者亦以私謀其弊也有衣食於公卿名者錯諸於當路吾恐潤清議之禍者必此矣則何如不謀者之為大哉

全大勁夬使少深厚之氣作者旨趣在此所短亦在此

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　一節　楊大鶴

獨稱二聖之高不以天下縶其心也夫以天下之大何不足以縶其心非舜禹其誰能之夫子所以有巍巍之歎耳且夫身世之際苟爲吾之所有雖一物而莫解於心非智不足所居之卑也夫惟聖人能不滯於所有故非常之遇卒然投之若固有之亦惟聖人能不滯於所有故四海之奉終身享之如無有焉亦足見其高不可尚已何也己大而物小則物不得而加我矣人世之富貴溺溺原挾其學力以奪斯人之性情其勢加正不小也處己稍卑於靡而進退初無以自主己重而物輕則己遂待而累物矣聖賢之勢位功名觀其崇高以衡此中之道德其相形正不難也性生夫居其下而志氣遂易於孤行巍巍乎其惟舜禹乎舜禹固有天下也舜禹若有天下而不與者也舜禹在貴然安然而致之或可適然而得之故尊役不啻之事於從容世及之訓似猶力所及也舜禹之興亦其所牧成爲矣試之於瞭然後總師者之於天然後在位可不謂難與富貴何足攖心而人之所樂者何在乎貴艱難之極也而觀萬國之同謂猶是以償其勞也乃舜禹於此正不啻其淡也巍巍乎以有天下若斯之難也而不與爲帝王大統外久局意中之事反可作度外之觀故語崇高不惟之能於大勲漸集之時亦或力所及也舜禹之與大固人十不啻矣其用之于[illegible]日而揖讓于人之手朝而代終可不謂易與前日[illegible]彼匹夫人情所莫測者乃在生平遇合之會布衣而得有天下之時[illegible]始願初不及此也而舜禹於此正不啻其外也巍巍乎以有天下若斯之易也而不與乃見斯民之發何變不後於[illegible]朝之天下[illegible]以於其身而[illegible]如[illegible]貴何[illegible]極之被[illegible]威而總歸於　致君少一天下而不[illegible]天下而不爲之增雖此爲何且耳矣不再得有受之人亦不從擴而授之人百年之天下或舜自取自舍於其中而況能舍之[illegible]非達者不至此也若夫問何[illegible]事有于[illegible]之[illegible]若夫可同年[illegible]而見何與世受終改物以來道其紛爭[illegible]無改於其[illegible]自是以有家天下之事而聖人初[illegible]天下之心可不謂[illegible]絶者乎巍巍乎其惟舜禹乎

難易反覆推勘足動人[illegible]後[illegible]舜禹[illegible]亦能[illegible]其說

大哉堯之為君也 一章　徐乾學

聖人贊古帝君德之大解形之而難盡也夫堯之所以大者堯德天德故不可得而名也而成功文章究何足以盡堯哉夫子明夫古今千百年之治統而有聖人以立之極其神明氣象有舒發者也顯而明之所不可不予人以易信而氣象之最著雖不示人以可觀與其贊頌之難窮而擬議所獨絕矣以余論稽古帝不能不穆然於堯焉堯以廣運之聖際熙雍之時渾然不可窮目之萬邦百姓或自溫其耕鑿則等化育於神也堯以光被之休爲中天之運神靈首出而出世之經綸制作更能及其規模措施者弘也人

是堯之為君也而思其黃農之偉至放勳而極盛端此虞夏之統自文明而闢不觀之大乎絕德至理治之美有獨超迹象者雖堯其之事勢而有所不盡不徒欽若敬授以成其大矣而又不觀之以微而乃得傳之者有其深遠精者難以欲為之記功稱德而有所不能而力僅之見其大矣則也者淺近而難所在名其難知乎天地有其下成為力微其於變其有成功也若之可見之大不能在成功則也者而狀人勞無所表見與煥乎其物可具所備政教者其材詳其有文章又若此則堯之大不盡在文章也大矣哉絕於名言之下亦自遇之耳目之前十有殊同

大之高欲食安其之日近於下者其飢渴之有可虞也不得備其用者於所以無書人之歸一代則其興之者久矣乃其宇宙之內實有以為其民天下故不於判然之間亦即散於其業之際乎若無之名天大而足名也民所易以名者其民至此則已其德之性有後世所言之事有聖人之文或自為不極其所以見名於其不無傳乎後其矣亦見之者久後其作史者乃為經為擬議所莫能大矣茂以加矣

人大此句統其名而備顯闡以上下分一之見也總結以此允

大哉堯之為君也　一章　李光地

極贊古帝之大。天之所以為大也蓋無可名而有成功文章者天也堯者則天以出治者也何以加其大哉夫子意謂君者繼天者也夫統萬物而物忘之而高明極乎終古之謂君者統萬民而民亦忘之而歎華遍乎奕世之隆求其克當此者其惟堯乎欽明文思之德旣蘊於生安光成之初四表上下之光尤徵於卑天脊合之際蓋大哉堯之為君也聖德與天位兩相值而其乾遂立於不可加天時與人事適相遭而其盛遂幾於不可再甚巍乎神運而無方者惟天之體之大如是其不測也惟堯也克明之峻德實契

乎無方之神遊其世者將薙於變蓋莫能識其所以然而烏能名也亦如天之神之不測焉爾矣化行而無外者惟天之用之大如是其不窮也惟堯也實通之帝德侔乎無外之化其時宇者耕鑿作息蓋莫能知其帝之為而烏能名也亦如人之化之不可窮焉爾矣蕩蕩乎民無能名也所可見者皆自有而無所識巍巍乎成功之烈千載一時也蓋平成之世必有以終其治堯有不過以無為為之而不言而成者天下之功莫尚也斯則其不測之神之通焉者乎垂衣裳而天下治煥乎文章之華萬代如見也蓋文明之會必有以通其變堯初未嘗以有意顯之而不見而章者天下之文莫大乎是也斯則其無外之化之形焉者乎大哉堯乎凡其所以德配彼天而事業與上下同流聲明與日月爭光也惟有作者庶幾其得可及已

堯之治與天準虛實能見其所以然故無纖穠浮豔之詞辭事相稱

巍巍乎其有成功也　一節　　許汝霖

古帝有配天之業於可見者難窮其大焉夫成功文章猶人之可得而見者也巍巍乎煥乎光乎業之與天相配者哉且天以穆然者處於上不見其功而運量乎萬物者普其利於不言不見其文而昭宣於庶類者經終古而常新此萬物所以戴其高明而終有能名其大也而堯之則天有無名者亦於是可想其高明之點運難窮而至德所維恭已南面百王之治法與羣生之流傳其略有中天之氣象常留於千古之人心蓋巍巍乎不求有功而天下之成功莫尚焉洪荒既啟史數十百世初未有陰陽人事之與人君以艱難開濟者皆詠聖人之才而堯則遇事而各有以處之至於天地平成六府皆敘後之經營民物者莫不本其規模以為措注而德之所施者罔矣蕩乎不求有文而天下之文章莫大焉上古聖人皆以德化弱莫能破萬物也蒙之氣民若以渾沌鄙樸者重開聖人之智而堯則因時而遂行以變之至於百姓昭明四表光被後之深仁厚澤者莫不本其道德以為經緯有德之所耀者遠矣焉堯推行之以天道故推其誠之誠使與聖俊賢自致於在上庶績之凝者皆其功之盛也雖沴氣偶人未能盡沴而不足以害治者亦如四序五行各分其職雖偶有愆忒亦不足以傷大化之流行堯惟照之以天光故由峻德之明使親親序別爛然於黎民族姓之心者乃其文之本也雖儀章制數未嘗以有所炫而爛然者亦如日星雲漢昭著其明雖無意發舒而自見其煥之不息夫上下古今總堯之治而同其德者莫過於舜而舜之所於共已其績皆見於登庸在位之時協帝號曰重華其光皆得於欽明文思之內後有作者亦可幾也已

於他人詞繁不殺處以簡語該括可謂語能舉要

菲飲食而致孝乎鬼神　三句　尹明廷

節儉以勤大所以思明德也夫禹有大功於天下而不自見其至廟朝田野間又何勤勤甚意其所謂樸略去而貴者自奇人雅夾而治將求備為之君者不亦難乎若夫服錫樂從簡質大書成法清表一時不敢侈不敢略者有可節衆以隆其餘乃如禹所處者最易有間之時也艱難初定物力其可念矣然何必是夫我這人下自我平有發然為太平天子之意則或謂帝王之德不當節略後人不免讀史書而欲開歎息之辭草昧既開制作其當盡矣然而蝸起在田間勤勞在山水無幾然為開代盛王之度則或謂勞苦之餘未遑紀制今日不免考方策而多致咨嗟之感乃禹也一身之事與八海而天下之大無不隆飲食菲而鬼神則致孝矣海物參自遠方將相登於帝室前此無其盛也今其享王食哉而不思而遠一方百年之弊尚爛艱難痛吾父九載之勞未安粒食得於此間檢[illegible]則然乎至於入廟而帝王同祀南郊而威父配天儉德實可行於天親之際是以豆登之美泰火及而升香燔炙之芬薦至主而將享又何嘗不嘉其備物也衣服之而微覺其致美矣祭土之藝既綉織文之備充庭前此無其華也今其備以服御者所不致也思欲將發揚之勞明服可念被服帝由龍之服漢讓弗追得無嫌澣濯而慨然乎至於觀萬國之衣冠對百神之勝降古風近陋非可加於朝祭之間是以蓬廷日月出庶物而疑旒朱芾斯皇奉清朝而為度又何嘗不美其文章也宮室卑而溝洫則盡力矣荊土之材可伐揚州之木惟喬前此無其材也今其麗茲王居未而不顧也念懷襄方出之民其吝未奠孫二居松雲之待頭慈為家得無顯堂陛而欲然乎至於駿發而終三十服耕而耦十千其勞宜自非可逸於卑濕之謀是以畎澮既濟人力至而天不能害東南其畝地險設而農可為兵又何嘗不欲其勤苦也唐虞以後勞日趨於華盛在上者不為之慮流風其未有止也禹之服食[illegible]也然無欲所以力有中古之風乎成己本道難仍於[illegible]者不詳其制文命其未可殷也禹則鈞衡並騁盛然加意所以肯述三王之治以云無間宜其然乎

切大禹時事以立言聯貫[illegible]合人刮目

國初制藝自卓外名家數人內外不少當日宿學為詩所崇者終此求盛論窮奇詞語博[illegible]不顧古詩題脈其相傳名作間存一二使學者別擇而知[illegible]焉

達巷黨人曰　一章　　韓菼

言有當於聖心因與門人商所學焉夫博學無名其言未必知聖自聖人聞之而已悟夫學矣故與門人不言博而言執也且凡一言一物之入於學心者無不有助也況其在學問之際乎聖人之於學蓋嘗審擇於其間而一言之合以爲近於反本貴實之論則未嘗不取以自考焉而願與學者共擇之也吾夫子生平以學自居抑其所取於事物者則已博矣蓋有其所以博者也順本之知特以其學之多有疑焉必問問焉無不得其意以去固村與稱歎以爲孔子博學也豈特一人一事哉意黨人者亦必習聞之而間

次孔子之大大而以博學推之也固當而特於歎美之餘忽轉一言曰無所成名夫子聞之瞿然有感顧二三子而言曰謂吾博學吾何敢抑名之無成誠如若人言吾嘗聞夫古之聖者矣大地名物之數日聞聖人神智之數亦日益何所指授而兼綜如是此似有天焉不可强也而特其心思當專用之時有謀之一物而必無異物以相遷假之一時而實經數代而始善專精之至有神奇自生此亦畢生之無假外索者矣吾亦見夫今之學者矣歷山川而得其壯觀探異書以窮其奧賾終日不足而迄於無就往往自傷爲已無及也而又其爲說多高遠之思或弟舉大凡以爲得其意

不必竟其學或好言捷悟以爲涉乎此則可通乎彼究之悠忽之餘亦消歸無有此亦吾黨之宜亟懲悔者矣夫學固未可少也而與爲能取毋寧能兼游思既富而尙欲專家之難其甘苦有知之者也名亦未可好也而名可副其所以名可思習業既久不致能曾負於心之築其被涉有不自知之者也吾何執執御乎執射乎吾執御矣抑亦願二三子之各有以取之也夫子固嘗以博學教門弟之語二三子者謂何也至射御之二者尙不敢自謂其有其於學深篤矣其亦隱然勵其下學之思乎夫爾於黨人之一言而反覆決擇於學之途不苟焉而已是則眞孔子之大也

但說門人學已承之以謙亦是自諳面見得如此其實聖人語內却包含無窮下學之功專精之意在惟好學深思者於此參透故意境獨超

麻冕禮也　一章　　馬世俊

聖人酌所從而可觀今古之變矣夫儉可從泰不可從夫子亦猶行古之道耳而豈有心戾俗哉儻然以身之用物也儀節上之制乎也嚴甚不可以不謹也百物槩奢儉之迹而難畿為尊卑品分狂讓之儀而朝廷為重乃以禮斷之而古今升降於可見矣蓋王之制禮也凡人所不樂從者不以相強也典章備而紀綱明安在無因往作儀之意後世之行禮也凡我所不難從者不敢相戾也風俗日而耳目一安有矯時枉物之懷乃有拂拂乎禮之文而猶不失乎禮之實者三代損益之道不過如斯而我亦幸於今遇之又有稍變乎禮之迹而遂大悖乎禮之經者蓋季凌越之端於斯為極而我又不幸於今遇之當今日而思麻冕不可復見矣論其初此蓋也宗其稱則驟於衰薄者亢之飾有君大夫之暴焉要其制則侈於章笠緇撮之觀有都人士之威焉而今也則純矣天下之變趨簡易而畏習煩苦或皆純之類也不然何物力競侈而獨省於元首也然素絲不飾猶有先民之遺其寧朴而無華者乎儉也吾其從衆乎哉生今之世為今之民而有見於與之可愛於從衆矣當今日而思拜下不可復見矣論其當日之禮也竊莫親於燕享君有賓客尊之也必再拜下拜乃始升成拜焉與莫渥於錫賚君有車服命之也必北面下拜而始升成拜焉而今也則拜乎上矣天下之變為偕倨而名詞既畧大抵皆拜上之泰也不然何情意疏遠而獨近於堂廉也乃目上無等倫於驕慢之習其君玩而臣亢者乎泰也吾其從衆乎哉生今之世為今之民而有見於下之難越雖違衆吾從下矣事之於今天可蔽勤此之參而思質可追吾是以嘆麻冕於宗周而不廢拜下之從也從衆何必非從先也然世之泰漸是謂一人之爲而咫尺不非吾是以懼名器之易假而不許因循繁縟之漸也從違何必不從判也嗚呼此吾所上考之於古制旁觀之於世風更進求之於吾心所安而

本[illegible]所從也

[illegible]中[illegible]然[illegible]於[illegible]處著意數筆遂使精神

[illegible]　按[illegible]始受命[illegible]下北面稽首及公酬賓則於西

階[illegible]分東[illegible]北面[illegible]文以西階屬賓北面屬

[illegible]大全[illegible]之[illegible]宗邢

疏[illegible]惟賓　人升成拜[illegible]人[illegible]可正

[illegible]下[illegible]人相答

及[illegible]拜稽[illegible]拜[illegible]舉

[illegible]人[illegible]升[illegible]以為大[illegible]可

乎此文共五傳誦已久記此使知引用經語不可不詳考其發意也

吾有知乎哉 一節　陸隴其

聖人不以知自居惟實盡其誨人之心焉蓋夫子之敎無不至故世遂以爲其知過人也有問必竭子故特明其誨人之意若曰吾人苟有與人爲善之心則不必先皆上知而自可與天下相廸於無患焉蓋上知不易居而與人爲善之心則固可共勉也吾竊有以自審矣知吾之殷殷誨人也而天下遂以有知許我夫使吾果有知而後能如是也則是質非徧齊遂可置斯人於弗問也德非天賦遂可遺斯世而弗顧也不幾視吾太高而生平所以開示來學者反無以自白乎以吾自思吾果有知乎哉無知也吾但以

敎廸斯人爲心而不敢謂天下有不可敎之人以陶成斯世爲懷而不敢謂斯人有不足施之敎故無論賢者智者吾樂得而告之也即鄙夫之空空而苟問於我未嘗以其鄙而有所隱矣無論狂者狷者吾樂得而與之也即鄙夫之空空而就問於我未嘗以其鄙而有不盡矣一有所言而上下精粗無不發以相示有一言可竭者則一言已竭也有累言可竭者則累言始竭也要其隨問而隨答不過就鄙夫所能知者言之也而其理何所不該焉有所言而始終本末無不由以相詔有顯言可竭者則顯言以竭之有微言可竭者則微言以竭之要之隨答而罄盡不過就鄙夫所能

行者吾之也而其吾何所不備焉故廹之念切而不覺兩端之俱
日初非以衛脊之質而能如是也天下見吾之叩者如此則謂吾
〇上〇下〇退〇璞〇過〇間〇兵〇觀〇一〇句〇
有知如此其實知因叩而生即非因知而生也聞成之志殷而不
覺兩端之已竭初非以天寬之德而能如是也天下見吾之竭者
如此則謂吾有知如此其實竭之而知生非由知而能竭也是則
生有知之者吾所不敢自誣爲人不倦者吾所用以自勉天下有
能諒吾之爲人者乎獨奈何而不諒吾之無知也

理境深微氣體清明向來分上半是學下半是誨諸說解從此
廓如實有功於後學

仰之彌高 一章　　劉巖

大賢學聖人之道深歎之而知化不可幾焉夫大而化者聖人之
道也宜顏淵歷序其學而歎化之難幾也昔顏子希聖有成而一
問夫道也乃喟然而歎曰向嘗有嚮道之心而不知道之何所極
也乎尚有人道之序于茲道之可旦夕幾也久之而今道之難而
〇喟〇歎〇彌〇高〇道〇書〇彌〇欲〇罷〇見〇卓〇許〇
知道之不可以人力與也固殆將終其身於夫子之道焉能矣道
其高矣乎乃仰之而高不可極矣道其堅矣乎乃鑽之而堅不可
窮矣道其有前後之可擬議而得乎乃瞻之無有方所之可定矣
大道之難求如此而夫子以爲道之無窮無盡者初不離日用綱

敎之際道之紀方無體者實不越乎當切近之功敎術循循然敎必
由粗淺以造精深而使學者由下學以發上達而問道得夫子之
敎不敢寬其心使無所據而必暗理以致其知蓋天下無性外之
物則文之榮然有條有理者皆天理之流形於萬物者也自夫子
予我以探索焉回殆有思之深而能造之者矣亦不敢馳其心使
無所執而必返躬以踐其實蓋吾性乃萬物之一原則禮之秩然
無過不及者皆天理之寄寓於吾心者也自夫子示我以檢束焉
回殆有持之堅而守之固者矣夫惟其誘我者善也於是欲罷而
不能惟其博我約我者勤也不覺吾才之既竭至是而回堅前後

之形而始如有所見也蓋自說諸心存諸慮而後終於其貫通也
引其用之於身與心惟然有依據也無一物之不洽以此學心而
寄之以其淺者有無一事之不體以此其實而萬事之大本以
幾於所存也見道若是切也然而神不可致思也夫道本其
他然其化不可功其此者有也其以智力所能爲而豈容淺
見將以從容者而日致其向將然之何可得與道為一乎夫爲學
者實心道也蓋從知入者也參從行入者也問則知行並進
此作文何理之法所以發聖人之蘊而教萬世於無窮也歟
知對道理境也淺深實與其工夫先後皆有可見者若此

子在川上曰　一節　　周炳

聖心無所因所在而忽動焉夫其役無窮者亦具於無窮耳在
其間者何而不知也且夫天地之事其當前人不得原其前後人
不得要其後令人亦不得其之所成令人生其中日爲天地所動
而不自知可慨也且夫子忽有嘆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其
有所感焉其與所感焉不知其所以嘆其之之情則在川上也化
以不留而色新不留矣則是逝者之不終爲新也忽有接於吾目
者焉曰中有之又有接於吾目者焉而前之所見日中又無之矣
夫者何所受而不見其受者何所取而不見其竭也數以有定

而必是有見矣則是逝者之終古不變也忽有入於吾心者焉吾
心仍然又有入於吾心者焉而後之所成在心又復然矣古今總
無大異何故而必遽之古人既不得見又何故而必責之也我今
所見如斯乃所謂逝者乎其晝而夜矣逝者不知有夜也逝焉
而已夜而又晝矣逝者亦不知有晝也逝焉而已天地間有形之
物皆有無形者運之而無所逝者皆不令人見也可於晝夜間署
之耳夫晝之由北入夜爲之復其分之由夜趨晝相傳之源
其乾彌之化之原而凡心行於此中而未有間也是以觀往者
多思所不必思也來者紛紛行於此也何必往者之所以來而來者之

日視乎天下無形之理皆有有形者載之而出所載者亦不令人知也可於晝夜微察之耳夫人一晝之內心幾絕續而晝無絕續夜之中心幾存亡而夜無存亡氣之所至其數何過於此中而未有已也是以觀於者多憂而亦不必憂也未來若茫皆逝也何必往者之已定而來者之未定乎變化之移人而不覺者以其有漸也若視於晝其有異而觀於夜夜有異焉想者知之矣惟此晝且之中無時不逝不能名其時不能異其見也則自今日所見以逮頭日見有異乎自生初所見以逮終老見有異乎自古人所見以逮數百世後之人見有異乎吾將以逝者同古今之異焉造物

之闕人而莫據者以其無物也若逝於其矣而夜猶之逝於夜矣而晝猶是勇者乘之矣惟此朝夕之間各自為逝前者不相待後者不相存也則自今日見之忽如日所見存乎自生初見之忽終老為所見存乎自古人見之忽為數百世後之人所見存乎吾將以逝者異古今之間而乎其言川上耶何必所言皆川上耶

於逝者不息之機及勉學者時省察之意亦包了然言下但句語悄悦令觀者與得其意意所歸宿而切按之實多復踏學者不可不知

法語之言　一節

顏光敏

聽言者無違使進言者窮也夫法語巽語為改且繹耳以從與悅終之而有乾乎夫了然於古今而知聞善言而疾怒者其人皆不諳於拒諫而猶可與言者也天下之善於拒諫者即又不必徵色發聲而言者自窮夫言者則何為哉非不知侃侃之論之逆聽也然慷慨而為之者大懼夜日之不梭耳故寧前而從是言者意而不喜言者意也蓋言者之望力自從之時始矣非不知灌灌之說之倦聽也然紆折而出之者猶冀他日之無忘耳故論說可喜是言者事而非皆言者事也言者之責已自悅之時盡矣而吾竊

歎夫人心之不平也得一言而可免於戾此人求我者耳何為忘人之求於我而若我之求於人而且其改乎其繹乎受者曾不知其說而施者且惟恐不受進給人言而增修其德見我自為者耳乃反忘我之實自為而深惜彼之由從及而自已從矣已說矣施者曾不以為德而受者且用以為報也不繹不改亦復何責也故夫不足以為悅吾將反吾語吾焉不足以為從吾將反吾法吾將前日之聽受亦為之賠言也而未嘗以為無猶而未嘗厭其言耄獨至今日而褒如者依然也已矣能言者至此無辭矣有窮而已矣不說而不繹吾異日猶待之說焉不從而不改吾異日猶待之

從爲前日之志慮豈假之他人也而亦當自爲許可而亦當竭之
須臾得乎今日而事然者特甚也已矣德之者更了何日矣行退
而已矣如之何哉如之何哉

步步與末句融會筆亦緊僻絕人

歲寒 一節

陳鶴齡

傷受知者之遲而以見全節也夫使歲無寒則松柏無受知日此亦後彫者所深原也迨日知之而時已後矣今夫沒世無名君子所耻乃有將有名反不如無名者期以有名之日既也我安名而使天下當其已有名既不忍也我得名而使吾身當其疑則名更不爲受何情既蔽於初天道又窮於後此亦物理之堪爲痛恨者也何如松柏然蒼翠之色不示人以可愛秋涼之質非予人以可憐則此求知宜其鮮也獨奈何謂知之無其時也一往不返者大運隨時變易者人情迨至歲之既寒而知爲已後者於此未嘗

不歎世人之鑒識而後彫者之固窮也歲之寒也在萬物已改其故在松柏獨呈其芳似乎松柏之所滿志而不然也和風煦日之時百卉已貲未其仍及一日重陰沍寒則又各歸根復命以俟保其生而惟松柏之獨不爲少後不易較者獨立於天地不変之日欲求一同心者而不可得益其節所心爲苦已歲之寒也在萬物已落其實在松柏獨呈其秀似乎松柏之所快志而不然也摧殘剝落之秋百卉已凋成其腐叟一旦春回千年則又將爭妍取媚以旋炫其長而惟松柏之不知避亦不辭險夷者宜捋於剝復迭乘之下至乎共濟者而無與其同而力已竭已是故

謂松栢有傲寒之心則其氣已浮謂松栢以避寒之名則其品更卑蓋實有中立不倚者也勢窮節見獨留碩果於不食雖天心已去而生理自在人見迭受其摧殘而性猶倔強之氣自若不移此松柏所以自信也且凡受此嚴冬後彫之節大造未必無心因不彫以遲歲寒之知松柏未嘗有意松柏自遇世無問者也數則通極將窮孤特所能支然後遭果然以接其枝葉歲寒以留其氣獨操其與合之時何得人以見又此松栢所補間其人亦自有後彫之節而無存得失之心乃矣

正喻夾寫詞語正自渾成中二比議論更爲動人別本揭發

唐棣之華 一節　徐念祖

觀逸詩之自言思則已深矣夫思則已深而猶慮其遠殺之唐棣者其不發思也殺者今其物與人之懷想而當其興有所托難乎不於其發而之物遂亦不覺其之可有形容之意上則思之勃然有況於人乃若有於其物有于於我人其思有時而不容已此室之根之念如是而已矣者觀其發端也由有所思而此自唐棣有興得反其其相同夫人者先以於各以兄弟者此以秋林也其詞亦由此以致矣須自申其所思同思不獨思室是遠而何我者今而始明天下之境乃有如此其遠隔者也當其不遠無待於思索之煩及其既遠亦徒傷懸隔之苦彼詩人之自言而思之者已少至今而始悟一心之用乃有如此其無爲者也遠在我思以前者既明於懷思之無自遠在我思以後者又何於恭辭之莫從有古人之自爲而信之者已多且夫百世以上百世以下而有忽然其心之不知其爲何人也者切而指之曰爾則實有其人矣而明如其人之所在有所繫之以切而於形聲如百世以上自世以下之不能會合也者固宜其同之思也且夫六合以內四海以外而吾偶然思之不知其爲何地也若遠而望之曰室則實有其地矣而明知其地之所在而中心之鬱結於此用一如六

合以內同朝以外之不能照貌也者固宜其節之遍地同是一日也其所爲如怒如喜者亦皆積日夜以相求而升降者須可奈何將復終日而亦如是矣頤復終夜而亦如是矣若時是長謂後人謂吾力竭矣無能爲也推是意也其所爲如飢如渴者亦其餘暇食以到毒而遂爲者乎無如何則不如其寢矣則不如其食矣若幾欲身亦小人乎謂前遂以矣但自苦也如是則忌當絕於天下矣持爲草木無情反能遂其變物之微人之相知顧見棄其緣情之用也宜夫子既刪之而復正以已說也耶

時　時詞首事　論語絕載之亦有何交涉文於人　精義之至　發明一節　評

免然　負　又如題却作不過下意見為神巧

朋友之饋　一節　　聶嘉璣

君子有所不拜者觀於所拜者而見之也夫友饋雖在以爲饋也取祭肉以見車馬而有以見君子之不拜矣且夫拜饋之儀禮所有之而君子獨不以行於朋友以吾觀之君子亦何嘗不得以行於朋友而止於其偶行者之別有何以見其不行之爲常此固不論物之貴賤也夫禮行於其所以安其心然禮要於敬而朋友更以見爲交夫遺使而拜受而門弟承饋必拜而顧未見君子之受一拜何也其所無而偶得乎哉惟而貴之至於車馬可矣則其無一當者哉別白六之無二祭肉可矣夫

如是可亦有以知君子之所不拜也夫如是則乃有以定君子之所不拜也有見於不得不拜之故而所謂不拜車馬之義於此亦可參觀則已而車馬在其外夫既留車馬在其外而嘗之之適以由乃知觀者亦宜道所拜以求不拜之因則已可推此義而經彼是路車乘黃之賜其前後之乎有見於不容等拜之故而所謂祭肉則拜之義於彼已有專屬且諒於祭肉從其重宜於祭肉從其重而止於之不與祭肉爲類者亦可藉祭肉以明不拜之辨謂彼自別爲凡例也苟不在致敬致福之條而有異焉乎且吾賜非有以乎其至者矣有類乎其可者矣夜在祭肉分裂之致又多

尹悅齋批

乎哉拜車馬則容有不至者矣抑容有不順者矣已不至且順也人拜將日是車馬而來者拜之雖然非祭肉而來者不拜也是何也朋友則其賞矣長不見車馬耳車馬亦其賞矣正不盡朋友耳拜之所盡之交不拜之所留者真賞於禮者之意厚也

題義只重不拜車馬耳中間橫插非祭肉三字此最文法妙處然亦甚難安放時文或先提祭肉或車馬祭肉不提俱不合法方岳旋文則通篇只發不拜車馬未數語方補祭肉未免太趕動路文於人乎不平不倒以下拜與不拜合發雖字非字自然

一　騰躍原評

色斯舉矣　一章　方舟

聖心之所獨於物而得則焉蓋人與物共遊於時之中惟聖人知之而與之偕行故於雖介事有感也且時也者古因悔吝之所從生也失之者無所往而不危得之者無所處而不安而吾獨怪夫人之有知而動與之合也而吾獨怪夫物之無知而動與之偕也不觀夫鳥乎色斯舉矣翔而後集雖知幾之神不過於此矣以鳥之與世無爭而自謂無患也而色將加之蓋人心之多虞可稍微之物無不失其性也如此夫既不能不襲於人則何安得無人之地可以避色者哉一人之色之不知一時之色之不見而舉將後

其時而集將非其地矣人人而致其色將而信人之色而集亦不得寧而求終無將忽矣而仍不然也方其色之既發翔之未定而目將擊焉而心將有所未安之先既集之後志亦嘗不得而得未嘗不殷也若之何也此也人亦觀夫山梁雌雉乎天地之間有一物則有一地焉以遂其生有一物則有其焉以乘乎化此固天之所為也然而所以之不多則無地而不可以足所動之不妄則無時而不可以安此又物之所自為也夫天下紛紛既是番其生而安其性者乎以雉之無知而乃得從容於此爲不亦甚可歎哉時哉時哉夫子所以會然心動也雖然山梁亦雉之寄耳其來

也固不知其所自而其去也亦不知其所之嗅者不得時而已作
山梁不得時而已空蓋共者之色不可掩而時固歷變而不膠於
者也夫孔時行之理其先有外於者乎然以物之所
共而人不能與之爭者何也人以有知也而有妄妄之至而搶乘焉
物以無知也而無妄無妄之至而明生焉聖人有知也而能誠故
與時偕行而物亦不能傷也

與時偕行之理只從物上看不粘不脫品學高峻

先進於禮樂　一章　熊伯龍

聖人於世之論禮樂者而以身正之焉夫野人君子之論紛紛而
不止者無人焉正其身以破之也從先進者非聖人之責而誰責
乎意者日天下之用莫大於禮樂矣顧先王以禮樂變風俗而後
世以風俗變禮樂其紛紛者非禮樂也天下人之意也能以
天下爲憂者自不忍與天下苟同爾吾以不意禮樂至今日而分
先進後進也又不意其分野人君子也禮樂之數非先進所能減
而當其用之之時獨有一敦龐渾厚之氣因纔於其中由今思之
日用飲食之質儉乎可接也而野人之稱由此歸焉禮樂之數非

後進所能增而當其用之之時獨有一體文豫大之象流行於其
間凡物相也後都人士之風姝矣人意此而君子之稱由此歸焉
嗟乎人心苟相安於本然雖先進至今存可也有爲之相鄙相東
而後進之勢成矣賢者苟不安於習俗雖後進亦宿摩然返也有
爲之相推相許而先進之意微矣時變如此此非君子自立之日
乎吾則以爲人苟以禮樂爲亂端則已耳誠念夫學問之事斯須
不去則所爲養德性而大宗愚者舍先進無由也即叔季之人倘
爲古道而返然無其不宗相之心亦與禮樂之本也豈其有違俗
之累歟人惟聽禮樂之屈壞則已耳誠念夫文武以降道在儒者

則所為定民志而持民和者舍先進無由也所照代之文物以深
思而發乎見其衰變之遺此與禮樂之尚也當其何變易之嫌
歎嗟乎先進不出爲後進則古今無氣運後進不歸於先進則聖
賢何以救氣運者後之日大積以者從之以身吾何有生民以來
日新月異而人心終不至於盡者皆此從先進者之一念爲之也
而奈何以人治之大行之悠悠之口乎哉

先輩名作如林哉

親切平實罷發出文毅之氣而不愧稱先後人遵不能由其右
學者細觀而諦求之可知聖賢之言往人紛繹而先後終無窮

盡

先進於禮樂 一章

張大受

聖人救周禮之弊而決其所從可以寄吾統非先進無可從也乃
人之論禮樂者若此將從其爲君子者乎將從其爲野人者乎夫子
爲周之先者救其弊也謂夫移風易俗莫善於禮樂先王之文質
之中有旺盛衰有以上失其情下[illegible]人心之壓然而不
能止其所[illegible]者之道也夫何[illegible]者之於先進也自
有後進始也彼先進者其用之也[illegible]之後進反以
爲過其文而彼後進者其用之也質[illegible]可救之先進自以
爲改其[illegible]先民之所[illegible]之以[illegible]必[illegible]易猶

恐人之從而思夫此先後之以野人之目也而[illegible]之所起而
救之以[illegible]恐人[illegible]而歸返也[illegible]以君
子之[illegible]野人[illegible]所從[illegible]不知禮
文之[illegible]久[illegible]是以[illegible]彼先進
之[illegible]文武[illegible]之相必不能制
[illegible]從而不[illegible]乃後進可挽爲
先進者道不[illegible]之材[illegible]之倫工亦可與定[illegible]工樂
慨然正[illegible]所從而不失乎[illegible]先進吾從
我君子之界可謂之而不願也[illegible]之

上吾不敢舍先進而從後進者彼近於進時而志與乎古者野人之譏欲舍之而不忍也探其變而窮以求合者有所也以深吾學遵從進而必從先進者將之可以淑性而廣之可以同民吾從先進而人之可謂與者漸去其繁事之日是大道之幸也非予之力也吾從先進而人之用禮樂者終成天挾界之風比世風之淘也實予之變風俗特人之論禮樂之效何所極乎

原題定句安章其中實具淪然變化不求異於前輩江氏一處非自出心裁是謂何工與曲乎

綱次其所全於道之空凹處復出高老莊規矩精深

孝哉閔子騫 一節 儲在文

賢者之孝自人言而益彰也夫得親子之孝名始於父母昆弟而人言繼之聖人亦從衆而已矣且孝名由于常之本自有之實也人非有受之何由得孝名哉 理取人物學別由世日孝者無 情爲其情理之極致而大孝之自然故古盛世以問實徵也孝哉閔子騫之間而言之也久矣人情少見則怪而有自然限者並不越庸行而如有驚異之辭末俗聞善則疑而有稍欲分名者事且必身親而不盡於理之真吾不知始自何人而尊之者然知其非也觀於其家而知言之自其父母昆弟來也既爲父母兄弟不曾其子之孝彼其父母

何獨不然乃聆其言而于舜自道者爲若有予與非私也人聞之而非私也而有其兄弟無不顯其兄弟之孝彼其昆弟又曾不然乃何其言有如此而如是其兄弟同其安也人聞之而僉曰非亦父母昆弟之心而推於人及人之言亦曾附和而不察實者故人生不過此聞道之後而孝子久於其側自覺其決然而在天下行所以然人而孝子近乎其前未嘗不肅然而進於孝子又何知是其因而久此也伯仲之間所語知也方且不知所爲孝之名則言爲[illegible]而[illegible]入[illegible]化篤行之積久而自彰益孚於父母昆弟渾然動容而行道之人欲爲

之尤深也蓋至於宗族鄉黨翁翁同姓而孝子之心輒爲之傷息也爽夫觀乎此者孝弟之心可以油然而生矣孝哉閔子騫人言信也吾又何間焉

字字入人肝脾靜對移時潛覽其本處髮息前人所謂篇中渾然無迹然何嘗不包括也倜儻見骨錄氣歸神此題傑作爲評

不問二字能傳出一片真誠切摯之志故異於備寫其貌者

季路問事鬼神 一節 陸師

示賢者以反本之學盡其可知者而已蓋事人之道盡而鬼神在其中生之理得而死在其中子之教子路者切哉昔者先王尊制禮明神道矣作易言生死矣亦曰幽明一理也始終一氣也然不求之昭昭而徒索之冥冥舍其彝倫行習之恆而從事於窈不可知之域則可謂也哉不知天下何爲而有鬼神又何爲而有死也生人之倫皆以形接者耳惟離而奔走於壇壝郊廟之間者在上質之者存乎自古迄今不以爲無而以爲有則何疑也生人之初皆以氣聚者耳忽焉而消歸於寂滅無朕之地與生而俱來與生而俱盡自古迄今不以爲幻而以爲常則何說也子路之問有由來歟而子則曰顯於鬼神者則有人矣事人未能焉能事鬼又曰先於死者則有生矣生之未知何況於死是得毋以鬼神爲不可事乎非也鬼神之大者不過天地而天地則萬物之父母也鬼神之切者莫如祖宗而祖宗則已往之君親也日用酬酢之地凡人世之所爲有恩相愛有文相敬者皆其有形之鬼神耳爲臣而能事其君者其人必忠則不必而天神可格爲子而能事其父者其人必孝則廟可饗而人鬼以享是以聖人貴其能於事人而略其能於事鬼若曰彼之所爲有恩相愛有文相敬者猶不免扞格

而未達而何暇質之問也不交也哉文得切以死為不必知乎非也人死則股體散焉然散者股體而不散者靈爽也人死則形氣散焉然散者形氣而不散者理義也飲食服習之中凡生人之所為行而著焉習而察焉者皆其未死時之正理耳有形而能踐其形其生乃不虛故存則順而沒則寧知命而能立其命其死亦不朽故志可遂而身可致是以聖人詳其事於知生而畧其事於知死若曰彼之所為行而著焉習而察焉者猶未免恍惚而難憑而何暇求之有生以後也哉今而知人鬼死生聖人止一以貫之矣有疾可以無禱而子臣弟友當勉勉以終身治幽以明也斯文知

其未喪而繫易寡過尚乾乾於將老原終於始也子之言正切以敬子路也夫

實義虛神俱得時文中之正當者

赤爾何如 一節　何焯

賢者以小相自居猶若待學而能焉夫宗廟會同惟赤能相之耳而乃僅為其小邪且待學耶今夫禮樂之為用其鉅者在化民成俗至於朝祀之間止及夫儀章之數云爾乃求之者猶不敢以為遽嫺方退處於因人成事之列何其偏自下也然與得君子風矣昔求之俟諸俟赤也夫子亦以為可寘中必將有君子出焉因顧赤而詢曰爾所為何如而赤旋焉對曰赤也內顧所能而華國方未遑也斷長者翔之其敢侈陳緻尚乎徐議所學而從公猶不敏也然任使及焉其不悉心加謹乎非日賓客與言宸在夫子奬許

之中而掌故所藏莫不如其素習亦願俎豆嘗聞稍竊夫子詩論之緒而行人所職或得願其未光則意者有事宗廟乎在上者方合萬國之歡而蕃宗祀於明堂備大祫於清廟絲衣絨弁之班何以使人咸頌吾君之有恪也則赤所贊盛禮而升徊者也則如其適際會同乎在上者方輯五等之瑞而發禁以敵王愾施政以代時巡朱芾金舄之列何以使人爭美吾君之無遑也固赤所思厲闡而遂通者也而赤將何所為哉將是知赤者欲以生長東魯親見夫閟宮行禮之頌而詡驪相駿奔門而周宗邦以推求其將也於焉以赤承其之斯赤亦不揆譾分而龍君錫刑賦以行庶邀暗

於友弟思知亦者們以來學者並忘譽大不能相侵之恥而謂頗
古之治亦了假借以靜鎮其用也於为以亦擴其官斯亦遂欣
然下風而亡人情浮淡之後尚能免於頹靡歟古用未易能也其
小成之學也反則有嗤疵鮮餐之爲毅冠則章甫若束帶之爲宜
亦亦願爲如是而已吁亦之於禮樂深矣而[illegible]人類學止此豈非
與得屈子乃後之忘者乎宜乎求之俟之也
節和音聲文之以韻勝者

欽定本朝四書文 下論

點爾何如 一節　張士書

志行合乎心志者不[illegible]其所行得也天人知之[illegible]志也仰人不知
而志亦見也已其所以異而了所以同也[illegible]有所合也而目
用之際而有因材之代之思亦安在而不行其志哉吾異然以有
行之餘名利而於異日而概於不我知者不見其賢者吟之深
矣三子相繼言志而點獨未對 若無所為 而不過於自明一
若自得其志而不同於其示則猶然鼓瑟也[illegible]之所今可作
作而言觀其所默從容而氣象之間蓋已較然異矣夫聖賢爲斯
世而有志行事豈必相謀挾而持之其撰殊也亦行吾意焉而已

欽定本朝四書文 下論 點爾何如 一節 張士書

聖賢本學問而有志性情豈必相强實而試之異無傷也亦明吾
意焉而已此蹟點之意中乃道異三子之兵農禮樂 無所繫於
懷而謂問此[illegible]衣時[illegible]已是吾有以[illegible]成矣吾行遊
也物之真供矣冠者其從也五六人可也[illegible]六七人
了也[illegible]浴而詠舞雩可風而風可詠[illegible]之[illegible]須
取[illegible]同也行[illegible]仰焉何所害於物而致反於天[illegible]人[illegible]之
樂亦無所爲異也[illegible]
願[illegible]不行[illegible]各因乎其地不得[illegible]
其[illegible]有此見名卽天地之[illegible]

與行之□□也則發及之有役於外而左之性以近有動於中而百之□以之各或雖□亦□其道耳推此見者知天地之大皆我所不容潛漠者也吾夫子日爲潛懷之而點也則隱含之于與三子所得之時不意點之志獨及乎此則與點論志之時亦不意點之志適及乎此而竟若其如此也是以歎之深與之切也夫子所志者異日之事點則不求外今日之樂而子之與之乎在此不在彼此時夫子之心中既欲與二子之兵農禮樂必有於異報之實點而其曲喻有深得者矣惜乎三子未深辨而遽出也

篇中說點動止坐作語默其胸懷氣象隱然可想不得貫作數語而聖心契合也曾氏言外之意孔子喟歎之情□□認推

此篇一一清出各有着落義切既得而風致悠然古人有覽

點爾何如 一節

胡任輿

三子過而志在天下之人之□與也夫點志何異乎春風沂水之間有化機焉子故用歎夫點耶嘗思人生俯仰其實有何嘗戚憂志之不遂者何爲乎異日之經綸雖實亦虛何也以其有待者當前之寄託雖虛亦實何也以其無待也若點之志足適已軼樂者君相之遇合也禹稷伊呂當時若無一遇遂其逸澤沒以終老天壤其大待必有所待而後舒哀設所如不得餘畢生無自見之期矣吾物者達士之功名也莫與冀今日豈異上風期安見羆嗥之難再人物依然如其無所待而皆快意焉動與天游任目前皆

自得之致矣誰時點承夫子之問鼓瑟方闌餘音鏗然容止之間詡然自遠一若三子之兵農禮樂何必不至而乃不欲爲其何當前之物序人風何必不實而乃獨自見其異彼莫春服止知我時也冠者童子皆合志人也風浴咏歸皆吾地也話各言其志而以此思點點何如耶於情之際安往不得忽焉而值此時忽焉而思此人忽焉而娛此境任所目叫之取携而出之不覺讚歎之致此其氣象不在三代以下也將毋也不發於適歎宇宙之故安在可執如必莫春而後爲其時必童冠而後爲其人必風浴詠歸而後爲其境自命曠觀之高致而倚傍猶域形迹之內此其

意果不過石隱者流也許點狹也不猶之乎淺歟論者謂點之志與夫子老安少懷之志微有合者故獨與之然而夫子當日惟是喟然之嘆全其所以與者終未嘗言其故云

翩翩搖曳起數十年風調獨新

點爾何如 一節　　汪 薇

異乎人而同乎聖狂士之志也夫言志於聖人之前乃自以爲異誠異矣子之歸其言而與之也其有以發治有深於三子者乎且夫同堂晤對各出其生平之所願以共質於良師友之前豈不甚快而顧乃發其中學之致若自托於不可一世者之爲此無論非人情不可近也即以揆諸聖人殷殷用世之意亦豈有當乎而其實不然大賢高世之材者必不肯苟同於人懷曠渺之思者間亦或寓意於物當日點承夫子之問方且雍容鼓瑟在上自如其氣象固已較然殊矣而猶進而言曰異乎三子者之撰斯時也點之自視爲何如耶今夫異不異亦何常之有伐虞而誠往古鏘鳴風雨夙夜不必相謀此性情之爲也必欲易彼之所非爲吾之所是則學術亦病於拘牽陳禮而商治畧水火工虞神聖不必相假此運數之爲也必欲借人之所長掩己之所短則大雅亦疑其狹隘子曰何傷乎亦各言其志也蓋不欲點之强爲同也既然點何異異莫春耶異春服耶異童冠耶異浴與風耶異詠歸耶不然異乎三子而即異乎夫子耶東山泗水之間杖履從游亦幾求矣而周當然而大道之行未嘗一日忘也雨歸可決當於此乎溯已饑之願則栖栖者終何時已乎齊楚宋衛之郊風塵勞碌亦幾悲嗟而弗遑然

而時令之悲不以已與也斯足可娛常懷此若爲終身之志則落落者何在不失乎是故夫子一閒默而不答者大息而深與之其所以契乎點者深矣嗟乎聖人學於萬物見其弟子三代之英未遠也復欲日在何如聞也點獨多許異之見而夫子不已深遠哉

書於此則而見語質與曾氏自志及夫子與之精神欽歎相會清思高韻脩然塵表闈墨中得此亦難

君子敬而無失 二句

劉子壯

處變而未所以自盡君子之心亦傷矣夫君子不幸而有兄弟之變既不能正之又不忍坐視則亦敬持焉以自盡其道而已矣且人倫之變雖賢聖不能得全於天而其所得爲者正大以守身而已夫骨肉之際難言而憂患之來無方惟致其慎而不朋以端則難於事勢不必有濟而所以自行於無失者乎之憂兄弟也豈惟安之若命抑亦求所以自處夫身居難分之前則秉道以正之其或不幸亦以家法從之蓋父兄之處子弟而子之時既有所不能抑事係國家之大則恃義以治之然而有異亦以君命臨之蓋明哲之定禍亂有而子之位又有所不可無已則惟以君子自爲而敬而無失與人共有有得乎吾之與彼無已異起則一動皆其所爲相近者也而來不善之人豈必由其天性常以競於意氣之勝而苟朝乃子敬以持其武而無失色無失辭何其周也交持之下尚可容其爲兄弟之門質對如其徵於此審處可以知省身之方矣彼之於吾日亦殊因則爲應爲甜皆有所難爲者也天下無常之人豈必有所獨許常以起於案往之細而爲隙君子與人恭以讓其節而以爲人以爲身何其詳也人世之風波自容患於家門之釁兆可以寄於此致難可以知處世之難

殺且夫人以一怒而至欲危其君此其人非甚狂悖直妄人耳吾以敬示之其亦同於君臣之故乎彼此兄弟耳而且不敢有失兄乎其上此者耶並在同氣則吾之性情即彼之性情縱曰假若而謂無少動於中焉人情乎哉且夫無故而至欲殺一聖人此其人非窮凶極惡之人耶吾以恭示之其亦慨然於世故之然乎汝我兄弟耳而且貴有禮況乎其諫此者耶既已一體則吾之恨勃亦關彼之恨勃譬之漸積而謂無少敬於事焉人理也哉古人出入於水火而益致其親愛而豈謂事未有及逐無自全之術古人成動於感留而各發其天性而豈以勢無如何徒爲不然之愛乎子其以君子自處而已矣

通只是從君子處已技刺之道文緊就自處兄弟發論下文四海之內二六使不我觖貫矣其喻切須至實能刻畫動人

文猶質也　一節

胡冰常

擬文質以一之有見於無文之弊也夫文質豈無兩立之均不可無耳存無文是無別也而可乎且甚夫子之欲去文而存質也於之以理則失其本度之以勢則所之屬夫文繇質而起亦因輔質而行質先文而亦不能不因文而過以其於未不能先後之序推其輕重貫無緩急之分近代諸儒皆尚質必至辞必至有豈得謂忠信之遂無夫子何以文爲曰我以文文猶質也上世固崇樸素而亦易以致簡易之當已其覺文章之可采夫子曰質而已矣何我言質質猶文也且人文之爲用也其君子以之潤身小人亦以之逞分致飾之過甚則失其於辞質有爲之太甚其流

必至也等彼虎豹之貴於犬羊別以質乎抑別以文乎由夫子之論是辞之也昔則虎豹今也則犬羊今也則猶昔則能一矣究知其異君子所有之於天下也其之故今使門放而得棄而喪轉甚於內夜豈不可惜哉以是知文質輕重之間理惟韵其不乎內時以十進夜乎而者足以內之名物之有悖進

一而不治遠蘇已是經由中以爲緣古更爲常文先生

居之無倦　一句　熊伯龍

聖人深言政令居與行而考其心焉蓋無倦與忠莫非心也以此考政而知為治固不在區區間矣治天下者以為政者不治事而治心治心固所以治事也心之為用毅然任天下而有餘規然示天下而無不足存發之際有以觀政矣而問政乎言政則必自政所從始者言之吾以察其居以天下之不可旨理也而寓萬化於吾心之內當其居之日天下之所仰也夫既為天下之所仰矣而王者之淺深治化之久近而皆在氣數而不在吾心乎誠以帝王為必可學以風俗為必可成以百年必世為必可致而終不以聞於中小者不以當於外者可以網絡息無則其究如之何為之而亦何若有以消除於久大則因所未如為之而不例之而若有以自然於累斯則勢將送也又為政者功名豈必大異人惟其志氣之不衰而已不外數十年之積而或廢於一旦則前者可傷一旦之勝而遂忘數千年則後者可慮其人豈無明作之才而奈何念倦動以在此札則何如容所居之為排也哉政又必自政所見端者言之吾以察其行以天下之不可欲治也而則其急於綱紀之中當其行之日吾心之所恐也夫既為吾心之所恐矣而律度之原非因巡官務之微非六內詎以質始而以名終乎誠以法令為必不可以作為必不可欺以為與法為必不可用而時事則其常是守極中道之交之其時必謀必行矣奈如是行施之人行其以名予黎民此以見天下之任而貴術施之而本四海人治其在當世人臣之之所以為心者為政者多方而豈然臉防如此法之是見自己不外於大之常行人不以為案則其本成於行心者在其人之行有人反以為其其紛更而之何人其人人者其之術而本當得行　卓為可當也則何如忠所行之之為得也哉

張岳標指意治法學之書何人其以實而似其形似假則不免外孫而由於人

欽定本朝四書文　卷六　下論　居之無倦　一句　熊伯龍

樊遲問仁　三節　　張曾裕

仁知皆以天下爲心分用之而愈合焉蓋苟以天下爲心未有愛自愛而知自知者舉錯之用仁耶知耶且聖賢之不能一日忘情於天下者惟此心耳心不忍漠然於天下而仁以生心不敢泛然於天下而知以出於是聖賢無窮之意有往寄之各不相謀之中然而不可謂異其用也則亦不可謂異其心也說在樊遲之問仁復問知矣今以天下待命之切而謂可一人恝置之者此其人必非仁者而後可也夫仁者以萬物爲一體其慈祥愷惻之懷有不盡天下而胥在所愛者乎子曰愛人誠哉非愛無以爲仁也且以天下品類之紛而謂可人人榮融之者此其人必非知者而後可也夫知者以鑒別爲已任其聰明英達之姿有不合天下而皆在所知者乎子曰知人誠哉非知無以爲知也顧然聖賢之不能一日忘情於天下者惟此心耳自知人之說出而辨流品嚴覈別求公之始恐爲而不得則愛窮此樊遲之所以不能無疑也子曰何疑乎爾今試有一人於此其於天下爲是爲非爲邪爲正非不昭然其睹也而乃存一因循姑息之思而亦聽之枉亦聽之之泛愛與天下相安於無事此其人天下或有稱其大度者然而是非不辨邪正混淆卒使賢者無以自見而不肖者得以竊附其間則其所傷不已多乎又試有一人於此其於天下爲是爲非爲邪爲正亦既燦然較著矣於是奮其剛斷明決之才直則升之枉則黜之遂之斷斷焉與天下共曉吾意之所存此其人天下容或有畏其嚴密者然而是非既明邪正共白吾見懷才者咸有欣欣之意而見棄者亦皆動其翻然勃然之心則其所就不有神乎者乎衆直錯枉而枉者可直能使之效彰彰如是然後知仁知雖分其心之不能忘情於天下果一也

節自章脉瑩然不失疎爽英秀之氣歸人心目

先有司　三句　熊伯龍

聖人言為政首所以任人也夫為政之人實維有司故過眾賢人孰非任人之道乎不言政而政盡矣此夫子以告天下者告仲弓也曰君子觀人國之政皆能事事而詳之我要政者公私之意節[illegible]所為由衆也以政為必自我立則見朝廷之上行吾政而得過者何其多也而天下之才衆可棄也矣以政為不必自我立則見朝廷之上行吾政而得過者何其少也而天下之才皆可用也矣今與子[illegible]當世之務者以為凡政自我為之不若與人共為之之有濟也與人為之而多所督責禁其間不若與人安意肆志而為之之有濟也與有執事安意肆志而為之又不若博求天下賢士君子舉起而為之之有濟也是故國有有司不可使也古之人材乎夫因官以授事則人敬官也因事以課官則人與事也先之則刑發號治一事而畢世不能相易可以子乘時鈞而明作厥[illegible]而下倚有報政之地矣人有小過不可求也古之人殆見夫其先亦收養之數有司不能可日繩行不怠而終身自見致于人無心之失而有上得而原之此其人必不遠於儕衆之情物論之多而可摘止此數事此其人必無大愧乎可之理故之有在廷兢服政之暗矣人有賢才不可遺也凡人敬業考道於歲月而成一其

於古先王之[illegible]所以求過可以[illegible]有為政于人使問乎大衆廉而不與答分而不與此賢才之愛[illegible]或流為怨歎或散之于[illegible]非僅賢才之憂也衆之所君[illegible]政之人矣[illegible]代之所名君相得而有之[illegible]不得[illegible]奔走之也[illegible]自六卜之意以風於有位而朝[illegible]留其[illegible]安見[illegible]人[illegible]之心[illegible]綱紀而周官不可以復作國家之事[illegible]切之而未嘗不分纖任之而未嘗不合也考六官[illegible]變之法以集乃[illegible]可恃[illegible]所以養[illegible]才以為社稷[illegible]安見[illegible]之[illegible]而[illegible]不可以得與此任人之道也而政在其中矣

稱中多[illegible]之作[illegible]所知有[illegible]得之故[illegible]

任[illegible]遂而[illegible]及[illegible]少[illegible]人了[illegible]

上好禮　三段

錢世熹

君所好以得民大人之學然也蓋學大者大得民也如君禮義信而教以所尚以之以與操何如哉且君與臣皆修家食有人心期為大人與必不爲人所名非以大之能勝小而以大之能統小也君凡為大人者皆上也凡小人者皆民也而民難從其所必上之力不能得諸民然後可而上焉不可得諸民也有其得何其必得有其得則屢得必民之習不知應乎上然後可而民罔不知應乎上也有其應有其類應且有其應不一應好惡上之人不好信好禮為民心所共好故推廣其端而亦有修於禮者果其好之而品式以章身範物以範世民有不以敬應者乎其敬也益莫敢不敬也此皆以定天下之分矣又患上之人不好義耳義為民心所共共故處既依乎草野亦有樂與從者果其好之而可否以民事實斷以公人民有不以服應者乎其服也益莫敢不服也此又以從天下之志矣且患上之人不好信耳信為民心所共親故然諾言明而亦有思報答者果其好之而持循以相推誠以與衆民有不以情應者乎其用情也益莫敢不用情也此又以真大下之和矣大人亦有平易近人之意而終不敢自外於民之尊亦以今日學之與日將用之也兩不足以治我以貴自托其民者皆爲所役而風動自由大人亦有盡勞民事之時而終不敢自矜其勞之也亦以今日學之今日即用之也而愚不能以相下哉以賢自處則不肖皆爲所驅而變通以盡如是尚憂稼圃耶

此節一氣趕下題目似生而迸中實是注[illegible]對稼圃來發之大人[illegible]至治道者念失之遠矣以老[illegible]按下[illegible]今不用一語[illegible]而好字中體[illegible]原評

誦詩三百　一節　　韓菼

詩足以致用爲徒誦者箴焉夫誦詩者將以多而已耶不能通而於政與言之用謂之未嘗誦也可且吾嘗博觀載籍矣書以記言也春秋以記事也然書之教疏通知遠春秋之教比事屬辭故知善讀古人之書者未嘗不事與言兼之況而審定詩篇列與絃歌而又知感人之深使人得之以成其材以澤躬於爾雅尤莫善於詩也何也盛世之音安以樂則有豳蜡之遺亂世之音哀以思則多莪草之歎故王者省方問俗必陳之陳之何意也亦可知其徒學士歌吟之物矣其寫和平之聲有淸風肆好之音其爲怨誹之

詩亦溫柔敦厚之致故列國聘享會盟多賦之賦之何意也亦可知非徒一家詠嘆之資矣然則吾之通之而存之至三百餘篇非徒云多而已吾亦見夫今之爲政者孔棘矣猛則殘寬則慢何道而蒸蒸之俗見此吾曰吾誦詩又見夫今之出使者見瘁矣言不能足志文不能足言何道而辭洽之交欲也吾亦曰吾誦詩者詩以道政而也吾獨謂詩所道之政則雖正雅頌所紀告成功於天地與神二南所稱被深仁於民草木度今日授我以政即俟之期月俟之數年亦不至責我以功之盛而化之神如此也則學於詩之爲政者雖使今日布之役役而尚多愧矣詩可以言固也吾獨謂詩人之在昔則雖可勞人思婦感將而能寫其所難言孝子忠臣遭變而曲引其所不忍言雙今日我行四方即辭令不可謂卑不可亦不至迫我以情之苦而勢之難如此也則學於詩之爲言者雖使今日出之容容而殊不工矣若之何猶不達也上下千餘年得失之林編覽十五國貞淫之異而今不能治一時焉治一國焉雖或有徵長而達則吾見夫蒸絲蠢衣在上事大夫所夙夜者謂何乎吾誦之而貿之也故若之何猶不能專對也感發於匹夫途巷之思服習於朝廟文章之盛而獨不能歷山川爲縣玉帛爲雖聞有酬答有專則吾見夫雨雪寒暑吉凶戰征大節皆誅者

謂何吾將誦之而耐之也哉雖多亦奚以爲也所以貴一詩而我情我才各有所出而與之觀今詩讀全詩而一動一言猶如無詩焉未敢許爲能讀　詩有史吾嘗以詩之失想望詩之故耶寒與夸稱務原之才調神明於隆萬之法律　林濤洪宿不主故常實則謹細之至殆不由中題之節奏關鍵於上文求之可得其六八月詩

誦詩三百 一節　　張尚瑗

詩貴乎適用不欲人以爲自處也夫從政專對皆備於詩故三百不可勝用也若以經生之詩僅六藝之一耳安得六藝之學者數篇稱詩無當懷乎古人不知古人之博學不逮今人遠甚也夫其守一家之言終身執嚴不越數語而其所得之學則詩亦雜有餘何後世之稱經術者必推古人爲不可及哉無故夫後人於古必推六藝之學古人讀書攻不盡一經之數名物訓詁各有所宜是也後人一字謹備列焉之書古人一國其操土風之所若七十六子不出鄭志是也若是乎誦詩三百求之古人亦庶幾見

故蓋古人一詩必非苟作其大者不外咏文王澤慰勞行役之篇以爲吾弟可以無胎周始無爲君者見諷諫者亦可不作矣夫既不得已而見之詩其必有關世道可知也外此役亦怨女亦皆傷時之所托寄不可謂於二者無與也古人誦詩亦非徒誦其辭者當有散詩命師氏詩從容之中以爲是誠無愧大夫之才亡介之臣使爲明者且以備聘于大既使之爲而有其效其可也此重任可知也外此文人學士或從微言以自表已亦大約與二者相類也何乃畀之以政訓彿遣寄之以使辭不能自衛訓詞然解六藝之餘文托雅人之深致廣爲傳授交相引說以賁名山待

其人也不亦輕朝廷爲當世之上乎蓋天下有大當之學有經生之學讀古人之詩能以古人自命雖片語猶畢生用之而不盡見乎聽其今日用公孫今入官政治方叔召虎出征靖亂爲其烈者皆有所謂八以下之讀古人之詩思其古人事名稱亡可誤數十年事之所未定何有於詩之道也經籍名不勝書號曰曰用心於名物其家者逐日從於一代以前之意若徒曰誦詩三百是亦云多也將使之政則授之專不以不佞文事未嫻也曰以爲足以授之三百以爲多是又便於不知者矣

精思逆志其有出落之氣自與溫潤出矣

子適衛　一章　　張玉書

聖賢謀保庶於衛皆不欲聽之民者也夫庶而富富而教孰非有民者之責予明其道者顧力行何如耳今夫有國斯有民而民之待治於聖賢與待治於君相無以異是君相之所圖成固聖賢所日經營於意中者也已然者留其有餘未然者憂其不足即此當前仰望之人有不謀其萬全而不容已矣昔吾夫子歷聘不一國而睠懷斯世者民皆三代之民吾黨從夫子論治不一端而相與綢繆者政皆三代之政嘗於適衛見之夫衛自渡河以後僅已屢遷人亦非舊其所以保有此民者未知何如而顧得其民且得其

庶也庶哉之歎予殆欲敬用此民哉民數之盛衰迭相倚矣或十年而發或數十年而變謂盛衰爲天道之常而不然也先王先公聚利以養之親賢以有之故留貽至今日耳抑其成者竟設諸時衰盛之遇然乎民氣之聚散至難恃矣或一再傳而易或數十傳而易所聚散爲人事之常而亦不然也君子小人先聯之未遠恃德之未衰賴經畫在今日耳環而觀者竟聽諸可聚可散之恆然乎徵冉有之問予必惻惻乎議加而求則以既庶詩矣人滿而患其貧甚於土滿而患其寡庶而不富庶安恃哉聚族而游食則庶者並負聚族而罰動則庶者亦易散也而誰其富之求又以既

富者足[illegible]於貧窮之庶民之得勝於寡富而不致庶安於[illegible]驕淫之習惟富者[illegible]富者易爲力也而誰其教之天下大利必歸農故富始[illegible]治行於[illegible]而後庶民植[illegible]以布之一國之中皆其無憾於[illegible]而尚嫌王道之寡效哉[illegible]者先王不敝之法故君之富亦[illegible]於民孝弟者[illegible]民[illegible]故家之教可通於國俾人情而尊之一國之中皆其服習於仁義者矣而[illegible]之迂疏哉力而行之非徒爲一衛謀矣

於庶哉一歎中寫出聖人深情通身俱有生色實疏富教更無一膚泛語可謂竟[illegible]無憾

既富矣　一節　　狄億

富之所加惟教爲保其善者至矣夫觀既富爲無以加者非愛庶者也子曰教之保富正以保庶耳嘗謂民次者不材是亦出也不可以爲什也然上之人不敢不以爲憂也憂而亟爲之所則不材者且將爲材而況天下本無不材之民乎再有問天子加富之說爲衞庶者矣抑未也民非一世之民蓄積數千百年以迄今日也加富矣教之生靡樂之民但有餘教之戶可封之民則不足也其爲冷給不免於待卒者也民非一國之民嘗閱七十二邦以及茲土也既富矣吾有所再至而據者庶尚不可終日吾有所得至而猶

者富亦不可終日也其爲患有不止於失富者也是豈可無加哉吾告之曰民既富矣民者益務有以實之務富民之實者莫急有以之欲矣爲之尚有以爲民之慮而久者有如食厚以實其不可又有禮義以實其內夜行誼乎而後民知斯民之自爲實也教之有以民生厚矣撫民者務有以厚之務富民之厚者衣食不能保之滿腹而終有別以不以洋以去者有如衣食以厚其生而又有進德以厚其心更行思乎而進德非新民所自能厚也教之而已教有機以迎其所欲則易入富也者貧民所喜出於是富民所喜得不止於是也信仰仰之甚寬常留此身之不可棄而吾因以教迎之若曰爾由我則爲賢人君子不由則僅爲富人而已畢矣彼其愛富也必不如其愛賢人君子也古之聖人驅天下之人而使不即安於富恃此機焉耳敢有樸焉乘其所躍則易從富也者富民所甚恃於斯富民所惟亦恒於斯也撫盈寧之足樂惟恐此身之不可常而吾因以教乘之若曰何能率則爭於驕盈矜詐不率將求爲富人而不得矣彼其愛驕矜詐也必不如其愛富也古之聖人乎天下之民而俾得長享其富誠有樸存耳不即安於富必相安於教矣于長享其富則亦長保其庶矣尚何加哉尚何加哉

意無膚辭筆致疎宕可當貫穿

苟有用我者　一節　方舟

聖人用世之事實而之心愈迫矣蓋期月三年成功何若昔之易也而用者其得之如之何其勿傷也子若曰吾窮於世久矣以今天下用人之道而合以吾之所守吾幾終無可望矣夫子豈爲身謀者哉吾惜夫救天下之故而頗吾身假非無望於世而爲有可以自信者也子所以屢嘆而不忍遂也以天下何日於變也而失治平者數百年猶夫昔而察人事吾又不知日有無人矣以子不得志於宗邦而身周流者遍天下竊自傷其吾且不在吾目中矣夫天下事非不可爲而吾所欲設施於天下者亦

非職日彌久而使人慨然其不能待也將世無用我者耶苟有用我者而吾將相其幾宜先其大綱道者而易置之以迎其積勢之偏至於期月而人心固已曉然也由是而三年則中外上下鑒然各得其分莫不自知矣度其緩急服其尤患苦者而更張之以求合先王之意至於期月而巢日日也卒然也由是而三年則大綱小紀次第不畏於役而無所與矣傾覽七十二國之間凡吾之所見而所聞者其果何如氣象也轉而計之其所可以整飭而措明其民物皆可以從容而任吾獨不得措手以告其成功徒坐觀其潰滄而爲旁觀之太息子亦安能恝而置之度外也總歷吾生少壯之時凡百所爲若馳而若留者也亦已逝而留矣日用而思之其志氣方盛而於事猶不可爲其日月則又何以功無不可就乃失之交臂而今將逝矣欲更期於異日而未知天命之何如予又安能恝而置此終古也嗟乎百年必世吾之欲有爲於天下者成功益若我其難而我近期之則月三年之間我當致自謂能也天而成功異則近者可期而遠者了然也我豈敢以空言決事哉乃我之於天下也吾誠然而天下之於我也吾淡然了之功廢不用亦已矣豈天心而竟不厭亂也耶

眞實作用想望神情一一從題中寫下可參胡作者將自交涉

數四早有一段至文在胸中不對不作何可謂知言

父為子隱　二句　　張自超

知以隱全天性之親則可以處父子之變矣夫父子也而用其避以為名子隱之云者慈父孝子之微情也以慈孝之誼人知其不易乃有時出以行之亦有不得曲以致之誠以天性之地有不容徑情自遂者耳蓋自其常而言之家庭妥事亦相視為故然彼初未有難白之衷而何用為彌縫之術自其變而言之一行不檢至難比於人數幸猶未至形迹之著而安得任曲護之心於是父之於子子之於父不得不相為隱矣父亦未嘗有蔽同門之時也有子辱行將不齒於人羣吾隱之能毀乎不可知也而彷不設一能毀

[illegible]

不能毀之想也但覺愛子之情與怒子之情交聚而相薄愈負慚而愈不忍出諸口故無論其為慈父為不慈父而為子隱過之深衷一也子亦寧自蔽其遭過之親也有父致行之不容於[illegible]之化子不可化[illegible]何不欲為能化不能化之地也但覺代父受[illegible]之[illegible]不敢見其情故[illegible]子為不孝子而為父[illegible]之苦衷一也[illegible]有行[illegible]之以弱子[illegible]之失父亦[illegible]而父亦不欲有[illegible]也不[illegible]而[illegible]雖可[illegible]其追挽之[illegible]之而其名[illegible]可[illegible]方之

[illegible]亦放心亦大投[illegible]矣何因何[illegible]私不學[illegible]古不諱之節至發其父之過行遂不從其[illegible]之以約父作偽之稱子亦何欲此而子亦不欲有辭也不[illegible]而轉恐可念也雖釋為安常之安隱之而其志或移猶可藉為挽蓋之謀此其用意亦故多委曲矣然試一深思其中誰謂非準乎人情合乎天理者乎不此之直而直於父攘羊之子天下有直者天下無父子矣

思清筆曲語語從父子天性中流出而外絕然見得天理人情之至

鄉人皆好之　一節　李鍾儒

採好惡於鄉人者必先知鄉人之善不善也夫皆好皆惡則善不善者皆然也而奚可哉故剏而發之斯得耳且夫取人者亦安能使一世之人盡與我合盡與我符而以之定是非之歸哉夫不合者人也吾欲齊天下之不齊者而以之爲準亦見其惑矣是故若各從其類而使之各呈其情則夫子與子貢論人於鄉之法也子貢以人之行皆其積於獨知者發見而旁觀之交照之故而議其後則好惡其著者也行之淑慝昭然於一世者無幾人而州里之見聞多有以得其真則鄉人其近者也而一日皆好一日皆惡皆

夫子均以爲未可也蓋唯不相類之人而使之同其嗜好必無可合之理夫既見好於長者而皆小之從又交口而贊與之此或有所持而然也且有矯僞飾行以欺世於君子而又遷就委曲以容說於小人者吾烏知皆好者之不出於此也假獨行君子之卓而舉世從違而亦安有此終窮之事夫雖不合於流俗而潔成之傳於總日而不道此必有所因而致也世有剛忿成性行爲世不能皆行止在方而正論亦與之與者吾烏知皆惡者之必免乎是也必先觀鄉人之善不善乎善者之好善也未嘗與爲親而不曾曰吾以不善者之惡善也原無與於己而自覺不能容各當其情以相恰而絕無假借之處故其好也出於公心而其惡也亦出於確見善者之遏善也非苟求其好而故者自不能已善者之遏不善也非故激其惡而忿疾名決不相貸各呈其而以自將亦無可趨避之路故見好無黨同之嫌而見惡亦無戾俗之嫌正因有過將得位而賢愚咸稱其美者非皆好之比也世際休明而善類道伸故好者非獨識也其一　類疑之從好與己是而心非特故怒而不敢言其亡因有離世異俗誣於而辱而不悔者非皆惡之等也時當否塞而舉小力排故忠者非公論也其之二　譯德之士相與咨嗟而屢歎特有言而與之信耳美惡之好惡從其類也

明甚而欲以一法槩之可乎呼古者聖王取士於鄉皆惡之說自古未之有也子貢將知皆好之不可故設而云乎他日夫子亦曰衆好必察衆惡必察其亦不以衆人之論爲定而亦求盡反之也哉

一筏不肯添一語人造作清深因折句在言行此爲時文正派

君子易事而難說也　器之　　熊伯龍

覘君子所以處事說者，而公恕之心見矣。夫君子以公恕爲心，而事與說隨所處而當矣。自人見之，則以爲易耳難耳。意謂夫人爲人所事者，必其足以致人之力者也；爲人所說者，必其足以致人之情者也。君子以成德之身，而有幹物之理，宜事且說者之紛然至矣。而君子於此，要自有性情焉，以致人而不致於人，不可不知也。人之於君子，有見其易者，則事是也；有見其難者，則說是也。同此相與之際，而或進而有所效，或退而無所容，何取舍之異致與？同此一體之意，而或人人得其願，或事事別其嫌，何寬嚴之皆

備與？夫君子其有所不嗣於其間，而忽易忽難如此也。亦事且說者之自爲品已矣。知其說之以道而不說也，雖謂君子非人情可之，而知可之也。肖我者名，君子能不鰓鰓然慮失己乎？彼非辭之于無論矣，即以以好之徒，而苟其有所爲而至於行者衛以至公之心，則皆無偏之結納而不可。公受者也。夫聖賢之述往往爲不肯之所託，豈是而後欺天下之徒，說於君子者嶅亦嚴矣。及其使人而介介如是也，雖謂君子非人情可矣。而泉取爲成器者少，君子也不鰓鰓焉慮失人乎？彼皆道其何無論矣，即人不自人，其以學而者，人可以成能於天下者，衛以公恕之心，而所欲

其教核成而使之各得其所者也。夫盛德之遂往往爲中材之所畏，苟忘之而後求天下之不緣其欲，君子者亦寡矣。見其事之所以易，而諒之有以得也。今人情易而其慨然有爲者，必欲爲淡泊寧靜之所甘，惟以易事引導之，而一長一善，皆相安於義命之必然。君子所爲先天下而正其心術也。人才無方，其懷思而進者，亦誠爲智勇功名之所需，惟以難說風示之，而使貪使詐，皆曉然於在我之無術。君子所爲先天下而正其心術也。豈小人所同日而語哉。

難易皆從君子心術發出，然不對其易亦人見其然，非君子示

以不得也。其迫切，詞意深厚，後之比所見，尤大

剛毅木訥近仁　朱書

質有近於仁者，當思所以成其質矣。甚矣仁之有賴於質也。如剛毅木訥之爲近，豈遂安於近而已哉。且人生而仁之全體具焉，其合理無欲之本原，固不以質之美惡而有加損也。然而與物相引則自强者難與人相係，則本天者貴是。故質不可恃也，而可恃也。夫人外不必力爲拒而非僻之私無由入，內不必嚴爲守而邪妄之氣無由出，此終爲仁者也。下此則必視乎其質矣。蓋人必爲世俗之所畏而後相抑而拔我者無自得至乎其前，故寡所合者必寡所嘗也。人不爲物情之所喜而後相乘而中我者無從得滲乎

其故，故無所顧者必無所累也。剛乃剛者，氣之決也，物不能奪性之直也，情不能紊夫俗之勝也。久矣，安得有人焉如是之剛者也。又有毅者焉，志之堅也，歷險不懼，力之忍也，歷久不衰。夫人之自廢甚矣，安得有人焉如是之毅者也，而吾更思一木者，於此才不足以勝人也，可欲而不動，貌不足以悅俗也，處至淡而能甘，以視人之巧華者爲何如也，而吾更念一訥者，於此寧拙於言，毋巧於辯，故飾非者不能滑，寧識我隱，毋議我躁，故華僞者不能蔽，以視人之紛騖者又何如也。若是者一往莫遏之氣出萬物之上而不能撓也，則惟援之歸於爲純矣，湛然無欲之衷入萬物之中而不

能擾也，則外誘之乘於爲寡矣。以復仁，則仁可復也，是天德之健也；以存仁心，仁心可存也，是人心之生也。近仁者耶？然則何能近者，皆以其相反以相成也。不能反而爲剛毅，何可任重而致遠；守約以存爲木訥，所可守外而存實。其篤於之力而後欲仁者皆有以之。才拙已能近者，皆存其念進乎益上，此剛毅而近，只其則大力出於小心，不鬭而進以交，明則其華發於篤實，加以變化之功，而後刻仁者無懈矣之累，人亦念求其近而又毋止於近焉而可矣。

四得字有洗刷，後二股尤得聖人勉人之意

善人教民七年 一節

李光地

聖人計教民之效知民不可以輕用也蓋國之大事在戎不教而輕用其民可乎故夫子思善人之教有所必以七年而始敢想其用觀春秋之世亦以戎事相殘而棄其民故言曰國所與立皆民也民而無衛國之心國非其國矣然民所衛者君也君之所以得民之道民非其民矣今之紛紛即戎者何多也考其近既本之間而急日夕之效亡者之教民者誠不足以而欲爲之建久遠之規而出萬全之計則今之即戎者亦未見其可必待善人而以之教民乎蓋其積悃以爲心則視吾民者不啻其本而以立政

則謀吾民者不思慮民之未即其身也而農桑之教與爲里有庠設有長遠有所愛使問疾之餘憂而馬牛車甲之賦亦役不時者又爲之禍以治兵蒐以振旅出則老者有役入則長者居前則升教仲之成男之民之未得其而之教行而當有庠州有序國有學使其之有射御之節亦無不嫻而人皆之愛成於學於律師者不敢戰陳無者之而之利已如是者有年而民知其矣如是者又有而知其上矣也之久以之即戎不亦可乎頃善人之心以有仰爲事然有會

而利言則容民畜衆者地中之象也以是而吾知之未而節制之素明三郊三遂之中其亦可以建威銷萌而無之不固矣先王人之道以勝殘去殺爲期然而所以解悖則教民除暴者時雨之師也以是何吾知信之已孚而仁義之已征之餘其亦可以而之不服矣七年而故爲善人之教決之今之爲邦者教道無聞而即戎不已民不自是之謂棄其民而已矣不有善人其何

別處說善人便要分別得出如此章及勝殘去殺章正是說

他好處何以皆他有最本領此文有經佳善人說他質美未學者又有即戎學可以自學者體認之至不知先也如春秋時足以得善人爲邦之作者之文以運化無一無見的然之者不奇故特錄其者少作學者先用心於此然後知其之文可貴也

克伐怨欲不行焉 一章　劉巖

制私未足以爲仁，而制者則安於所難矣。夫無私之與制私，則必有間矣。奈何不求用以制之，令必欲者而以不行目之也。且學者患私之爲累也，必盡其私之所從來而深以治其受患之處。蓋仁不仁之分，公私有辨者，在全體有無之間，而不在一時行止之間。公與私之相爲消長者，不爭用力難易之名，而但爭於消長存亡之介也。今夫仁之純者，渾然而廓公焉，外而克處物本無間，而何所用其克；與物本無爭，而何所用其伐；與人之忠且信而忘情於得失，又安有所爲怨與欲哉？忠也求仁人之用心而不得

其去私之功而姑以力遏乎，然則居於仁道而終不如仁體之精微者，物之不存，故能統萬理而悉備。今克伐怨欲之所伏於中者，反先入之以爲主，即制其流而不守於橫決之太甚，然發一之中，何嘗無之以物我形骸之隔，已累其體而失其本見了。其體物而萌者遏之夫堅，未有不害者，不可禁者也。是在其中而自以爲安也。仁者之視行者，一念之不復發，遂爲萬成而皆遠。今克伐怨欲之畜藏於內者，且安伏而不自知，而防其忌而不至於攻取之太深，然其坦然因應之時，而殊有之以天人交勝之情，已滯其用而遏其正，況乎其隨事而形者，抑之太深，未有不一發而不可復禁者也。是發其患而自以爲得也。故不行與與行者較，則彼發其私也，而此制之；彼恣其欲也，而此窒之，斯亦可謂卓然流俗之中，而自愛其身者矣。然不行而與其可行者較，則同其私而私猶未去也，不如去之；而不留窒其欲而欲猶未捐也，不如捐之而悉化。豈可謂執乾堅忍之節而遂至於絕也哉。要於仁，甚毋力守其難而以自多也。

明白純粹，從此說之說理之文，此爲上乘

愛之能勿勞乎　一節　張英

原愛與忠之所必然而天下無誤用之情矣夫愛非勞則必其不愛也忠非誨則必其不忠也而謂人之所忍出者乎今夫天下事孰是其一往而輒已者哉一往而輒已必其情之非有餘者也否則情之苟可以安而即止者也自非然者情之所深往往至於逆用其情而幾不能以自約則其事蓋非得已者矣我嘗以此思天下為人父為人臣之心凡事可以遂吾適逆則無所用吾至性矣乃我所屬望之人此必不可以適逆委也於是乎于用情之地遂覺有有加無已之勢凡事可任吾徑情則無所庸其曲折矣獨我所

係屬之人此必不可以徑情置也於是人倫遭遇之中遂覺有不可明言之隱天下亦孰非為人父者而謂我為不愛其子之人人得也今故獨是攜持保抱之日則矜言愛至強學勵行之日又不覺其出於勞愛與勞絕不相類也而用於一人則於一日有不能自解者聞今子而賢固猶恐姑息以坐其玩而中材更無論也觀此于家人之情尚亦祇見勞而不見愛矣過思所以用勞之故雖細詢之人亦祇見愛而不見勞也若舍勞而言愛我知必無此情矣天下亦孰非為人臣者而我之為不忠其君之人大義安在哉獨是委質策名之日既已矜言忠則稽廷陛笏之時則不能不出於

誨忠與誨似不相謀也而質之幽獨揚之大廷有不能自釋者即令君而徇吾循思納誨以補其闕而中主更可知也觀此日王臣之蹇蹇亦祇見誨而何敢言忠矣過思所以納誨之情周詳惻摯又祇見忠而不見誨也若舍誨而言忠又烏乎用吾情矣是以優容而家有令賢君飲而朝無弼政此亦天下不數覯之遇初不欲為人父為人臣者蒙此名也但之令子賢君未必盡成於天性亦所遇之多故耳誰非用此愛與忠者而可不深長思也哉是以教不先而子克家臣非直諒而明理此亦天下至不可倖之事更不欲為人子為人君者受此名也世之慈父忠臣亦求達諒乎其隱

亦其心不可解且誰其父此勞忠此誨者而可不深長思也哉

義理湛然情辭藹然所謂公誠之心形於文墨豈小書生措頭出角者可比

為命　一節　　謝陳常

鄭邦多材命為難之不易大夫命非必措同而以成而四臣又各出
其長不相掩也此鄭之所以自其在昔介於大國之間而以兵
而猶相尚以辭故鄭之所以立國者恃於內治而尤恃於外交子
產之矣子產觀鄭之弱也介於大國之間而皆逆必爭之地能因
其辭以使而不被兵者垂四十餘年也非辭命之善而能得其道
終乃命之難也於修辭之間得不亢不卑之宜以行於四國而無
為辱君者不得不致其材以非盡力於人而所行之不違者得其
之命觀之而知為之者一人而能濟一事也而又知夫為之者之
合衆人而共襄一事也今夫命必有草創者所為定議於始也而
得其人在為命必有討論者所為斟酌以贊人議也而得其
其人在為命必有修飾者所為托言不可易而辭不可窮也而行
人子羽其人在為有潤色者所為文物以章之辭明以紀之者也
而東里子產其人在焉大事必有常不可各也人各有能不相襲
也而使以此數事而任之人立之要當則草創者試之討論有
討修飾者試之潤色而又各用其所使以下行才不盡用則其
才則以裨諶之事委之世叔有不能為子羽之官委之子產而不
得當也然後知鄭之為命也能善始也能成於終也子產之公也

其設用也盡忠者也以三子各復之才力共效於先後誠亦深
出其能以為化其所於其有多士之功也以收群策久者之名而
使得於上而使下得其官乃力以不掩其所長此大臣體國之效
也以聽鄭以乾坑內得是也此命之不可忽也如此夫
於道理分寸大凡未有難而近先也為學中文字中間收
正是非任者只定法今學者知文字宜此清議定之終有則
加重而足以伏人也

裨諶草創之　三句　　韓菼

一命而三善先焉有使之者也夫誰執鄭政而委命於裨諶三子乎然自三子各展其長而命幾成矣非猶佗所使不及此今夫衆圖成者不可以一人廢衆人之思也貴竭衆思以佐一人之不逮矧夫相國勢之急而審辭令之宜尤不能淑之即底於成者乎唯盈廷交贊矣於再三而猶皆出自衆智所益有兼收之而使之各盡者矣吾有以覘鄭之爲命哉自子皮授政而後晉楚之師不至於交爭卹其智慎辭之力而自七子燕勞以還風采之流多長於辭令知不獨執政之才然則鄭之命獨爲之乎衆爲之乎不相爲

乎交相爲乎一爲之卽畢乎交第爲之猶未畢乎且夫命亦不易言矣大國不加德音而數以要我其謂我陋邑不能造謀也辭定許於始也其必不致引前經講大義以抗我也不能以片言折我以不可窮之餘波我也若是則草創也討論也修飾也非當爲之於命之未成之先者與乃鄭固有使之遞爲之者矣因詳草創裨諶是任蓋於草之適野而材之矣是則踏築室之同野則有獨獲之智謀善謀者也故任之當日者不敢掩衆人之長而弟諉其大意亦不必俟在廷之議而已發所未聞則謀之爲與若曰折衷常故以協諸臣府之誠則謀也謝不敏矣關誰討論世叔是任蓋於古之聞禮而器之矣辨升降揖讓之爲儀審先王經緯之爲禮吉知古者也故任之當日者動援傳章示敬其大國之信亦務佐事勢無約守載書之辨則古之爲與若曰斟酌簡繁以佩夫訓辭之體則吉也議未遑矣關誰修飾子羽是任蓋於擇之知四國而辨之矣知族姓班位以悉其人知貴賤能否以得其情擇知今者也故利以行人官之當日者亦或以約勝有東賓賓直之風亦或以詳勝有從容反覆之雅則擇之爲與若曰其風肆好遂以彰行遠之文則擇也不獨尚有飾哉辭命本屬一官分之三子而不廢其相佐此亦如各賦一詩均以見志三子豈無他長其爲一命而猶

廣其未盡此亦如共製美錦焉以成章余聞之茲子產爲政云

節節暗藏子產是三句作法亦恰是當日情勢字字句比處處工穩

文之以禮樂　　李光地

學以禮樂爲歸可使其才可進之也蓋才德而非以禮樂文之學猶未至也夫子所以爲子路進其意謂成人之道必有以立之極君子之學必勉以求其全者斯成人也上於知廉勇藝已乎學而至於立有本末之役則不可不以涵養之有充之地節而有所當世士大夫之道則又不可不以先王之所進之道必也其文之以禮樂乎學以成爲本而節文度數莫爲和惟以敬居心而日用周旋之間無不際精而勝者所可久之心悉得夫爲容貌得其爲彬彬乎其有質有文也夫然後爲能文之以禮也已樂以和爲主而其成音節備可者惟以和存心而求於歌舞之際無非德容從而舍有可久之意令其中形影得安焉經乎其情深和文所也夫然後爲能文之以樂也已合才德而並於所進之人以後人有行往不能如古則學校所以養而成之者何其深也反於其歸其之七其人往往不能於道則學者所爲大而化之者未皆聞也以禮樂合其人之性則令收合定而上進備以禮樂而使人之用以何不可觀夫提以成人必如是而後可謂由也勉諸

葉剛可義理合繼循愛而氣象愈遂於禮樂故本末源流實

皆…其奧而得其精

古之學者爲己論　　　姜備

聖人與學者之用心有淺深之成於己及爲人同也之定不足於學者心術之[illegible]有極矣爲己爲人夫子所以[illegible]之[illegible]嘆也[illegible]世嘗謂古今人不相及今而如非其學之不逮也古人之所取未必爲今人之所避古人之所勤今人必非今人所能爲也不求其所以學之心而疑其所從與得之蘇者有知今之異於古而[illegible]恥其所今以思古無事不發於今而其源皆出於學門者以學今無事不[illegible]於古而其源亦皆出於學古之人身有與學也第實見夫先王導天下以學是以聖人之才而若之早夜孜孜而不敢倦者皆以勤古[illegible]之所當然而復其所[illegible]有此論於萬物之故而有未通則己之心思有受其爲者矣[illegible]於古人之行而有未合則己之性命有虧其可者矣吾意中實有缺然不自安者故[illegible]力以求其至[illegible]而快於[illegible]之間非忌人之見其不足不必人之知其有餘也[illegible]不[illegible]而以爲是則之人求[illegible]其[illegible]然以爲己之所任[illegible]之事雖在人與所爲者則已也其所爲古之學者夫今之人亦非有異學也復不知古人之自力於學者以求得於心而以爲[illegible]從事於人[illegible]者不[illegible]要其[illegible]之所[illegible]有[illegible]是假途也亦嘗博涉萬物之故以爲其[illegible]不知古人皆既[illegible]之實語矣亦嘗考[illegible]古人之迹以求其合[illegible]以自異於人將遇物以求人矣彼其心實有[illegible]然不能[illegible]者故始自[illegible]以高其名而[illegible]於耳目之地不必[illegible]之實[illegible]之也[illegible]名義所起中[illegible]亦欲[illegible]其[illegible]之事君子不忍[illegible]其爲然以爲人之所[illegible]之事[illegible]己[illegible]爲者[illegible]人也其[illegible]爲今之學者夫豈[illegible]爲己[illegible]學者實爲人[illegible]所學[illegible]代以下無事不異於古皆[illegible]之[illegible]學者安之[illegible]其[illegible]不知恥也

近[illegible]今學者心[illegible]居[illegible]入[illegible]思泉[illegible]更[illegible]

蘧伯玉使人於孔子 一節　韓菼

賢人君子[illegible]於使之來如相見也夫伯玉之使子之問其有心相知者乎而何必於使乎一言道之表今夫朋友之[illegible]其[illegible]之事歟我友之須我也一如我之須[illegible]我之須我友也已得之我友之自[illegible]君子不[illegible]觀其心如[illegible]適衛[illegible]主賢大夫[illegible]然心念伯玉不置也而伯玉居恒力學久益不衰一見夫子假相得[illegible]後使來[illegible]夫如伯玉者誠可謂賢矣君子之遇人[illegible]其友心[illegible]之[illegible]與其[illegible]其生平之

[illegible]其所[illegible]然往往不可得[illegible]之人所以致嘆於賢[illegible]不常[illegible]君子之心[illegible]不外[illegible]使人[illegible]夫[illegible]散於四方[illegible]於[illegible]之[illegible]大[illegible]其之[illegible]之矣[illegible]不知[illegible]之亡處而傷獨且之誰語往往積一[illegible]而與日不[illegible]己之[illegible]則愛之矣所以伯玉使來而子[illegible]之[illegible]夫子何為夫夫子[illegible]人生無過可[illegible]必深君子之疑積成[illegible]一一論

[illegible]人生[illegible]之[illegible]不見[illegible]之[illegible]而精力倍進今[illegible]而深知之也使乎使乎[illegible]往往而[illegible]人[illegible]之賢[illegible]以[illegible]使人[illegible]則使人[illegible]避[illegible]處

蘧伯玉使人於孔子　一章　陳世治

聖人於伯玉以心者有深喜使者之也夫使於孔子者主於使致所敬於孔子而伯玉乃有是使乎今夫君子不患獨學而無友惟一心之誠密著其人之交有所為不必其盡之於身而得也然必同者亦不忘其跡之久疎而必傳其心者則無交而無夫子之於蘧伯玉交而使來有是志者夫吾子以上所貴使人通伯玉以賢者而能知其過之寡大夫之賦詩以自告者所不能其用意之著致力之專獨於人者何以其近於道而又其過之寡之士越山川而有以其能知心求之間也而且求寡過之切亦惟欲得之關問之

間爰修之儀以為交修之益其未能寡之無形也而能推求居之久亦自難乃於介紹之及以于於使之來與之答而問以何為其有以也與人有修日共對而遊然不得其意而必有答者對其所為而不知其所以然乎以寡過之心與寡過之為微其言近而之切而有也人有其心見其可以不得其功力之所積者則其已何以不也其心在乎是乎則我反之於寡過之功之微於斯其言之間見之非其寡過之言乃自使乎發之此何以尊夫子之心乎以吾子更求假年還思學易其至誠無息之學者有旁皇於無過之難保何為之問拳拳求切得之意也豈信伯玉真良友矣此何其當我伯玉之心乎以伯玉將路之節寡寡之行其行身克己之心非但自能於寡過之無待不能之對雖自道無以易此也故欲是使為賢使矣在人乎有在己之得力夫有能正衛人之過者乃并其救過之意而得之人非積一心之靜觀未有能數其過之寡者乃并其未寡之神而得之使者由吾子既重為使歎益神往伯玉不置也

而致清洪節奏安舒用筆注定寡過未能句而前後左右無不環抱有情

夫子自道也　朱書

賢者明聖人之誠知至德有全能也蓋仁知勇非已有之不可道也然則夫子之無能正夫子之無不能也邪故子貢以為自道也若曰天下事及之而後知履之而後見苟未至乎其境不惟欲任之而不敢任也即欲辭之而亦不知所以辭也是故歉然不自足之心常發於悠然自得之候以至德之所即闕其全有所可議矣有疑夫子於君子之道而竟以為未能乎蓋偕之者處與學問而相長在在以為無誠必遂得者而不知其定者也從歸視於淺而閱歷之途每覺快意者少而不快意者多矣中途之底所隨諸

方以為形還事偶能自全亦華中為而不得其理者也使得驗於一心試觀之也又曰歷我有多而不能我者少矣然則夫子之道及之也其為質可以言矣始心知其然而後為自造之而始夫聖心之仁知勇所能為乎而必之中何見然與天合德者乃不亦何物足以相累然而皆天德之純乃洞悉乎人事之變也任務之者見其利用之無滯以為此天道之行非復其地正與夫子之自道是相察焉者也亦非實大美而不居始下學方般不自知其所已至耳夫人性之變或推而行而投夫子之前而其然行所行耳者為見明所在一無所斷然而學與明之克一乃蓋深乎憧擾之多紛也任教法者欲其几正之無方以為此成德之則非無見也殆因夫子之自道實而驗之者也篤實之備凡有存雄心自處之士凡事有易心究之見以為難者非難見以為易者更非易也夫子以渾全之天德有自驗諸對後為若有難而無易則知從容中矩正喫苦竭為之深以日深得全之分以為知之前主一使人之後以為知是而更進究之學有不以為無此境化不可為者又無進機也夫子以變化之神而行自考其性然為有有進而行此則知謙讓求道正是性立命之旨以為至夫有不能勇有能與不能勇無能能君子之道非夫子而誰哉

但此題而推衍何從見了真知足以求合人實際後此方將望人乎日功力言下精蘊一一傳出筆致銳入爽達非沒注於江西五家者不能

原褒貶 一章 李[illegible]

科[illegible]人之後見[illegible]之餘以立也[illegible]褒貶帝[illegible]以[illegible]
[illegible]之名[illegible]天子止之[illegible]人有教[illegible]不忍天下[illegible]自
[illegible]人也[illegible]生[illegible]之外者乎[illegible]孔子之改人[illegible]子
[illegible]之而褒乃[illegible]不足[illegible]以[illegible]
[illegible]以杖[illegible]帝子[illegible]者[illegible]
[illegible]使[illegible]於是乎[illegible]其[illegible]先生[illegible]
[illegible]於道[illegible]之[illegible]
[illegible]以為[illegible]在於[illegible]矣故夫子
[illegible]人[illegible]弟行之[illegible]於心[illegible]之[illegible]
[illegible]人之[illegible]帝子自[illegible]
也[illegible]於[illegible]人[illegible]夫子不以
[illegible]於[illegible]以[illegible]自[illegible]天[illegible]
[illegible]忠[illegible]聖人之[illegible]有夫子
[illegible]人[illegible]之人隨地隨事而自易其[illegible]
[illegible]之[illegible]夫子之教[illegible]知人[illegible]可以自[illegible]
之[illegible]老[illegible]人之道[illegible]以[illegible]
[illegible]以[illegible]之[illegible]

使之有思其[illegible]有不發也[illegible]以[illegible]聖人之教思[illegible]窮而成
萬物而不遺其[illegible]可[illegible]矣
[illegible]謂本化治之[illegible]作者之[illegible]哉
朝[illegible]化治[illegible]宋[illegible]

無爲而治者　一節　　儲欣

無爲僅得一帝其治象可想見也夫無爲而治殆對言之夫子獨歸之舜所可想曰君弟恭己之象耳他何爲哉孔帝王南面而莅天下時勢不同同歸於治而已而勞逸分焉其逸而治者聖人之德尤聖人之遇也惟然故其治無迹可見而僅得其象於慨想之間吾嘗上下千古而歎無爲而治者之難其人也今夫曾覆明而作元后聖人能特擅有爲之材造草昧而啟經綸天下又得待有爲之烈於是有爲而後可以作孜思而天下未即治者焉或治矣而未洽[illegible]矣而日有不暇給與[illegible]所[illegible]可知其[illegible]無爲而治者之難其人也由今思之其舜也與舜以協帝之德而適紹帝之後其所謂賓門穆穆封山濬川諸務不過竭乃服勞上處光被而興門道承其休則夫勞於始而逸於終聖人之遇未有若是之奇也舜以宜人之德而享得人之樂其所謂敷七禮殺明倫弼教諸臣不過一經簡命奉以終身而猶此別無推擇也又勞於求而逸於任聖人之遇未有若斯之盛也因想其時天地平成民物安阜舉天下之大無一事一物尚有待於聖人之爲而聖人復何爲哉以其身托之乎巍巍之上以其心運之乎染棠之中其存諸神明者不可窺而敘諸事功者又無可執恭己正南面以爲者之治象如是而已若其象之可以想見於無爲者[illegible]乃天下之太平翔洽[illegible]以久[illegible]後者[illegible]今是何來有聖人[illegible]矣以帝之[illegible]者此象也今[illegible]者亦此象也舜其之作[illegible]惟[illegible]乃有[illegible]之[illegible]皆化不可更矣坐而[illegible]念[illegible]不釋[illegible]聖人獨[illegible]以致之千載以上所目擊者此象之外[illegible]下[illegible]者此象之外無他[illegible]至天夫帝王亦難於無爲耳無爲而治[illegible]有爲而治一也然舜知舜之[illegible]實[illegible]之所至有生[illegible]

虎之[illegible]

顏淵問為邦　一章　　　　徐乾學

聖人與大賢論致可治統於是備矣夫極盛治之隆而必有所謹者此邦由以興也聖賢論治天下之略豈外是乎嘗論帝王之為政實皆為欲有為於天下者非行其一而遂足為理也亦特求已迄於大定之餘而尊尊保治之意猶然勤勤而詳數焉所以持守而大統使為其顏子在聖門其用行之略者也而問為邦亦非欲以得其全哉乎以為治之大者在天人之際損益之序質文功德之數理欲清濁之原驗於古今之所宜而維持於道法之所守如是焉已治莫大乎頒朔則夏時為善三統各有其義而著物生之始由黃鍾而達之至是乃盛焉布德和令以順人事皆從此出也治莫大於一統則殷輅為善五輅各有其制而崇禮樸之質辨等威而出之所以是為能久焉厚德載物簡而可大也治莫重於章服則周冕為善采旒爵弁古有其則而為南面之崇於郊廟有用之惟是為有章焉先德象天尊而彌光也若乃採二帝以為遺制度尤欲審音於三代以上審宗王必欲稱帝有聖人之樂而後有聖人之樂則韶舞尚矣上者德既如舜治已如虞被諸管絃形諸歌兆表揚德業底於雍熙可謂和樂者乎蓋治法於是始詳也然始未嘗不杜漸而後有愛之者有之矣自古賢聖之君必從而謹之戒彼新聲防茲淫靡列國之歌非一而鄭為淫之最非一而佞凡深於倚奸徒而傚辟之志忘其性其淫也邪佞當遠而中正之道塞惟其始也入其謹嚴詩緒啟迪所以文物之盛由此益開與作予遠小人而後文制作之隆自此益備以是垂每代不用而得與昌同百世不易古今之宜而以道法之守此治天下之大略也

[illegible]

行夏之時　　邵基

治莫先於法天聖人取夏時之正焉夫天時與人事合者也授時所以定事聖人法天之治莫且[illegible]者敬天以勤民則治曆明時固首出者之所有事也而爲民之作息遊在於斯然而因序之的宜功實於與事爲邦之道所以維上而照繕者益莫先於此蓋顧吾思之道本可發三代其此欽若之言自數與天合萬世自有不易之經而之建子其立意未嘗不善然損象太過一陽方動先王於是有閉關之令而未可以趨事而建功商之建丑具合義未[illegible]無則然是固於天日窮於次天子將以頒來歲之宜而非所以修端

而嚴始蓋與天因地生人自有其成能而五行而成四序王者所以順導夫民功故出治以時爲綱而授時以人爲紀夏作西成兩間原有其定候春所發而秋斂宣上政所以上配於天行故變理爲昔用之策而農桑即婦子之經不得夏時焉以寅爲正以人爲統[illegible]而民至今猶尊也爲邦者[illegible]以此行之不[illegible]以時以作事之宜則出入不衰以行違[illegible]延[illegible]以爲有布令之規則上下均據以修守是非夏先[illegible]列人之見出爲火處器不能更作說成易之用察政窺璣不能改一月東巡之候前之聖人已精其占驗而此乃率由爲

而不[illegible]則惟夏時可以考而不紊也亦[illegible]夏[illegible]於獨立之何也朗感[illegible]改之征[illegible]流火授衣之不踰其節乃合爲幾用之藉而行[illegible]之不易其規從之聖人雖受其氣[illegible]此更書一歷而不紊[illegible]惟夏時可以俟而不惑[illegible]大[illegible]以獻[illegible]佐明堂以出治必先之[illegible]殷周[illegible]采矣

[illegible]可大[illegible]其實今[illegible]求[illegible]語句雖湊殊不[illegible]

可誦

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　曹一士

名以永人矣其與世俱遷者也生逢沒世[illegible]及夫君子之疾未沒身以之可[illegible]世生人間人[illegible]其何足以取予世名[illegible]世[illegible]名不與之俱盡依[illegible]以來世[illegible]其名滅而不彰者何可勝道聞嘗俯仰而知其故矣[illegible]於有所待名以為遂謂不朽可立致也無何[illegible]有[illegible]於是乎任[illegible]之[illegible]有[illegible]發[illegible]聖賢自有[illegible]而[illegible]之[illegible]以是[illegible]稱者之無而終焉者終無稽焉存乎人者之所自生與名之所由故而君子以

實也天地之生人也必思其目皆處必畢之勢而名之不可替者是以[illegible]人[illegible]有是人無[illegible]大[illegible]是人死後之[illegible]可紀瑞尚各留其光氣以洩宇宙之文明我而竊然人[illegible]也[illegible]物[illegible]不[illegible]其以食之[illegible]然以[illegible]名[illegible]後[illegible]有不[illegible]人[illegible]已矣父母之[illegible]皆世[illegible]久之[illegible]名之可久[illegible]成乎彼[illegible]有[illegible]父以始有[illegible]也無稱而久[illegible]也彼夫[illegible]而念[illegible]人[illegible]以[illegible]以續之

綿[illegible]人[illegible]何不才[illegible]足[illegible]中[illegible]思[illegible]已[illegible][illegible]者[illegible]之[illegible]而[illegible]之[illegible]而不[illegible]後[illegible]之人[illegible]而不利[illegible]世[illegible]譏之[illegible]君子知名[illegible]後並無忌我之人也而不稱復[illegible]不[illegible]之士[illegible]之也

此題[illegible]

[illegible]復軒爽動人

君子不以言舉人　一節　　儲欣

人與言之相須君子能兼收之也夫未定其人而以言舉之與人之既定而并廢其言是兩失也不舉不廢如君子而人與言之益始今審思上之人所以望有求者皆曰人耳言耳而收其益者蓋寡是以人則失之輕進而言又失之輕棄也揆觀之君子乎今夫用人者或緣此途以濫朝廷之爵祿此稍知治體者所必斥也若明明有先發之言足以鼓動乎君相其詳不愛爲用其言而黜其身僅恐從矣聽其言而或挾私意以引賢豪之進自此稱合同是者所不甘也若時則爲同類之人業已指目於朝野其詳不畏爲逐

欽定本朝四書文　下論　君子不以　一節　儲欣

其人同屏其說者必不交然矣若以其舉爲已踰矣上之人之所以舉之人者必其人之可信也信其人之可而舉之是其舉以人不以言也如以其言之可而竟不計其人之或不可則何如徐而俟之之爲得乎拘吾以其廢爲已激矣上之人之所以廢是言者必以其言之不當也察其言之不當而廢之是其廢以言不以人也如以其人之不當而因并絕其言之可則何如分而觀之之爲得乎忠言讜論之來於前者不知凡幾也君子之聞其言也而恨其人告之時者亦不知凡幾也乃起視其朝有側僞而升庸者有若人不書與焉旨下條而爲政者而若人不與焉人或疑君子何惜不以作人之說之氣不知何以[illegible]者人耳人足以嗚吾求聞焉遊夢之言有所忌之[illegible]之言尚然者則知其[illegible]也可以見君子舉人人必思何一人之言正其賢之所以爲於朝[illegible]所進之[illegible]人同者不可不審也君子之說亦[illegible]以杜夫過知之器者亦不可不至也乃起觀其因私用以與爲若人之所舉合者亦有爲所用以去而若人之所指與者亦有爲人或疑君子何惜[illegible]以息[illegible]而背小之說不知君子所求者言耳言不足以明君子求[illegible]出其人者亦宜之此發論背小者而反行之而非然者則何以[illegible]可見君子廢一言[illegible]悉失[illegible]之益亦寓

欽定本朝四書文　下論　君子不以　一節

事之所以得其理今以言舉人當人之未定而而進之者也君子必待諸他日而見之徐以人廢其人之既定而輕棄之者也君子別白有所兼衡審之稱政而無也故君子了其進退與歸

兩人字殊不同而言字亦復有偏全大小之別獨見分明文亦簡明如此

吾猶及史之闕文也　一節　方舟

聖人於所及見而不勝世變之感焉夫史闕文馬借乘而孔子之及也僅焉能無獨存而皆嗟歎且人心之淳風俗之厚不必論之大道行而天下爲公之世也即吾人之身而猶仰而後其可得感慨者多矣夫我生之初先王之教澤已無復存焉者矣然大綱雖敦而細者或有其常王澤既微而餘風不至盡泯故朝廷之上則質樸猶雖不能不飾以文實而史氏之無容其僞者猶不敢作聰明以亂典則閭巷之間禮義之教雖不能不變亂以行私而士大夫之畜所有餘者尚不至務殺而私貨力使不有今日則吾

輩傷心於先王政教之衰而尤悲夫亦不復置之意中矣乃自今思之則猶幸吾之及此也彼史之闕文也以是爲一事之不失其守作之者也而先王之性命之理以與人心之廉而不忍自欺者有以見乎今之無此尤可痛也有馬者之借人乘之也以是爲人情之不行其德而足尚也何當時物力之豐以成習尚之謙而不甚愛惜亦可想也而今之無此尤可惜也夫我生之初失治平已數百年矣而遺風餘俗猶十數世之中焉猶有一二之存況此知文武周公之治業者遠也我生之後不過十數年之間而耳目聞見所見已判若不同者日若此以盡以此知況失敗壞之未定更烈也夫人心風俗大抵習於所見而成耳之三者猶吾所及故以今爲異而深悲之其後乎吾而不及者則習以爲常而不知其非矣世變所流之倍哉及今爲之已不若我生之初之易爲力而況靡靡以聽之於後耶

閎遠真切實有關於人心風化非具見心胸識力不可以代聖言

師冕見　一節　王汝驤

見者之為師也聖人有可詳記焉夫自階而席而坐子之詔師詳矣記者從旁觀之故其記之也亦詳此吾夫子所謂動容周旋中禮者固安行而不然哉即如子見齊者吾黨皆記其雖褻必以貌矣此豈非憫恤之懷倍深於殘疾而悲憫之念無間於偶然乎况乎一日者來見者為師冕也居樂官之長則禮貌固在所必隆瞭朦瞍之倫則扶持宜有所獨至吾黨乃尤深於是乎觀聖人也夫以吾夫子從大夫之後階則五尺也席則南東也凡得登夫子之堂孰有忽於儀而敗於度者而無如見者之為師也當是時先冕

而在者不一人焉闞然之至咸起於席而屬目焉將命已訖擯主門名夫子則降階迎客於門外意其下車時固知其為門抑亦自有介焉故不待夫子之有言也夫子入門而右師入門而左師固猶於後者此無足虞無何而及階矣使師於此依依然不知級之拾而登免於足之蹇乎吾黨方竊為師難之而子則曰階也師於是拱立以俟夫子乃揖入為席然後出迎師乃儼然就而隆先左足無以異於常人之升階矣何是而及席矣師於此依依然且不知席之何鄉而又安知讓而何受乎吾黨又竊為師苦之而子則曰席也師於是止其接武夫子乃跪而正席師亦儼然就撫而跽請徹重席無以異於常人之踐席矣於是師坐夫子坐向之起者皆坐吾黨於此則少安焉意坐者於師同不妨姓氏之自通而師於坐者亦不難聞聲而相悉可無煩於夫子之詳詳矣而子則又告之曰某在斯某在斯於是滿堂之客得各然於晉接之度而賓席之師得泰然於啓對之間是日也師蓋自忘其為師凡與於坐者亦皆忘乎冕之為師而禮儀卒度笑語卒獲無以異於常人之見於夫子也雖然竟日成禮而退則師之離席下階也必識夫子向者之詔了然不復有疑出門上車自幸無過於是坐者亦皆得其意以去而子張子乃獨有請於夫子焉

大節起伏照應似歐陽氏學史記之文記事體之正軌也

天下有道　下二節　　儲欣

聖人[illegible]之[illegible]而[illegible]夫有道[illegible]大夫專政而庶人私議
此有[illegible]也[illegible]有道而[illegible]於[illegible]乎蓋
[illegible]世[illegible]然矣十世五世以後[illegible]已[illegible]
然天下之變[illegible]不[illegible]其患必有所歸而吾之變乃愈深吾
之[illegible]天下之變者必[illegible]其[illegible]之所[illegible]積而不
已[illegible]其[illegible]勢也偏重[illegible]遂[illegible]所能[illegible]其
之所激[illegible]則其[illegible]於[illegible]又勢也[illegible]而亦非欲
命所[illegible]天下[illegible]者[illegible]非諸侯也[illegible]

盛而之衰政已下移也非陪臣也陪臣[illegible]政[illegible]久[illegible]也
今天下偏重之勢在大夫矣所謂[illegible]者[illegible]陪臣也
諸侯與陪臣不[illegible]大夫之[illegible]不[illegible]也大
夫獨[illegible]與陪臣之[illegible]而不必[illegible]天下[illegible]之勢在
[illegible]大夫[illegible]也[illegible]以[illegible]之[illegible]乎
[illegible]役者大夫亦職有微勞[illegible]後[illegible]之見告
也是大夫之得致於五世以內者[illegible]於十世以內
者其[illegible]也天下且如此大夫何也[illegible]道[illegible]也[illegible]
[illegible]之[illegible]庶人[illegible]

況其[illegible]大夫[illegible]也[illegible]人之矢[illegible]於十世以內
者[illegible]而不[illegible]於[illegible]而其發[illegible]於五世以內者[illegible]不[illegible]其激也
大夫且如此庶人何也然則若之何而救之曰惟天下有道可以
救之矣以知其然也蓋有道則天下之政出於一[illegible]大[illegible]俱
不敢自為政而大夫又何所積以專天下之政乎且夫有道之天
下其所[illegible]而不[illegible]者大夫[illegible]大夫[illegible]必[illegible]刑一大夫[illegible]
必以[illegible]而[illegible]春秋則[illegible]也[illegible]之[illegible]
而大夫愈不敢有[illegible]以積成難返之勢矣[illegible]之[illegible]是
也[illegible]征伐自天子出也[illegible]有道則天下之議出於一聖賢

士大夫[illegible]不敢[illegible]而庶人又何所激以[illegible]夫之[illegible]乎且夫
有道之天下其[illegible]出[illegible]不[illegible]人[illegible]人必[illegible]庶人其刑人
必[illegible]庶人其[illegible]其[illegible]於市[illegible]以[illegible]也
處之公[illegible]人公不敢有[illegible]以[illegible]之勢[illegible]猶有
[illegible]征伐[illegible]大夫[illegible]不[illegible]之形
庶人[illegible]之[illegible]五世之失[illegible]不足以[illegible]大夫[illegible]之徒
亦[illegible]不知所終也[illegible]所歸[illegible]於此矣吾能無[illegible]乎哉
於大夫[illegible]庶人[illegible]以行文[illegible]
之[illegible]不[illegible]意

畏聖人之言　　王汝[illegible]

畏[illegible]於言行不得不畏者也蓋君子之於[illegible]得大人[illegible]之心[illegible]其為畏[illegible]之[illegible]君子者學為聖人[illegible]成故[illegible]法之[illegible]自[illegible]者猶此[illegible]故有[illegible]之君子[illegible]天今[illegible]則夫聖人者能體人之命[illegible]理者[illegible]之精矣[illegible]畏大人而又況聖人者[illegible]人之於而又有其德者也方策之布列森於親炙之教[illegible]為[illegible]也[illegible]有深心[illegible]驗[illegible]皆[illegible]大[illegible]發君而凜若風霆[illegible]可畏若斯之甚也而非君子[illegible]之[illegible]於者[illegible]君子自窮理盡性以來於聖人之言[illegible]實有入於性情之微故也心研慮之餘[illegible]皆有如天[illegible]地之[illegible]於窮[illegible]也[illegible]故畏也心潛於文章之[illegible]博涉[illegible]君子自[illegible]以來於聖人之涯涘實有窮於窺測之[illegible]動之時即日用[illegible]皆有莫究莫殫之體用愧我[illegible]也[illegible]畏也而非[illegible]此也詩書具在不能[illegible]誦讀者而生[illegible]君子之畏不於言起也嚴憚之心時[illegible]於[illegible]而聖人之[illegible]有以發之無有師保如臨父母與聖人[illegible]而所以自純其畏者益精[illegible]不但已也[illegible]孔彰何取乎[illegible]莊誦而尊其教君子於言不以畏[illegible]也乎天之[illegible]自[illegible]清於志[illegible]聖人之言獨有[illegible]人之[illegible]心相[illegible]者必力[illegible]之[illegible]由於天命而[illegible]大人[illegible]更有嚴焉者[illegible]

畏字[illegible]又從畏字運入[illegible]之

[illegible]

君子有九思　一節

劉巖

君子思誠之學無一之不切於身也夫心之官則思君子無時不思則其理無一之不得矣九思其思誠之要哉且人非聖人則不能無思而無不通也於是乎盡其通微之力者惟恃乎心之克宰其職焉故思也者聖功之本也君子其有九思乎當聲色聞見之未交喜怒哀樂之未發此性之靜而未離乎天者也若感物而動則視聽為先誠以耳目之官不思而易引於物也斯無以立自體之綱維而定萬事之準則矣惟以心之官為主則視遠惟明而思非禮則勿視焉聽德惟聰而思非禮則勿聽焉惟明與聰則無知誘物化之慮乃從而持養於容貌之間則色無斯須不和不樂而思所以消其暴戾之容也貌無斯須不莊不敬而思所以化其易慢之氣也雖溫且恭則有涵養純粹之美乃從而致謹於樞機之發則出言思其有物而修辭以立其誠也執事思以有恪而主一無適也大而行道矣然凡疑之萌其端而變必析從其微而後義可得而精問審問之後日明而誠充必徵忿窒慾而後德可行而全也是故至當辨者惑也思所以解其惑者不以好問為恥有害其德而最難治者怒也思所以忘其怒者不以一朝之忿而忘其身焉至易溺者利也思所以遠其利者不以苟得之念而遂乎義焉凡此九者思之於動而未形之初則君子知幾之哲也思之於有成將著之頃則君子慎動之功也思之於隨事省察之時則君子思不出位之學也由思誠之力以復其何思何慮之天則寂然不動感而遂通之可以致焉故思曰睿睿作聖也

逐段挨講義理條貫足以自暢其指趣約尤完備

見善如不及　一章　趙炳

聖人爲進道求人而發思親過之也夫以今人求古人有嘅不如一見也今聞善者如此而若此者又如彼將何日得盡見之哉嘗思人情之感也何以耳聽千世之下而不以爲其目睹一世之人而遂以爲難見豈謂與吾相隔而諸合多世與世相接而人愈少歟徒使我上稽千載中從百年耳目之用僅得一合歎歟乎彼其窮居於一代之民猶古我歟得其夫好惡之公與天下同其憂君臣之道不息我願見聖賢經世之心與天下同其樂問憶往時問諸古人曰見善如不及見不善如探湯吾聞之吾見而識之以爲其人能執高節者也一人之性一代之風世有其人吾必遇吾又聞諸古人曰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吾聞之吾又退而識之以爲其人能行大道者也學在內而名在天壤世有其人吾又必遇焉其一者日在吾窮簷中[illegible]之而其窮涵其情若有所自然而自危其人何人何其發之遠也則後之而其詞今其中若有所欣然而自得其人何人何其度之優也乃吾所得見者何如人也使其人而或別有表見吾當載筆編年豈敢以其跡之類於軼人獨行之書乎乃吾所欲見而未見者何如人也使其人[illegible]巖林谷吾過名山大川豈敢以其清操絕世遽作高人之目乎吾亦嘗有志於當世[illegible]也但願見[illegible]之弟而問見相然[illegible]歎[illegible]未見也[illegible]見而已寥寥不可多得矣[illegible]不能忘情於[illegible]而引領瞻望發嘆過之[illegible]淺矣

於上下兩節抑揚唱歎之妙亦能恰合而音節局度令人諷味不厭

見善如不及　一章　湯[illegible]

聖人述所聞所覩所見之不進為大好善惡不善之誠亦世之所謂賢能而可貴者也行求志達道者深造矣安得而謂其所聞耶且夫觀古義之微獨思獨行之士而後來民之[illegible]思命[illegible]之所[illegible]者今古有同[illegible]也[illegible]之[illegible]在是矣[illegible]也[illegible]行[illegible]獨太息於[illegible]聞之[illegible]以行及有世之人見其[illegible]所述[illegible]大學問所設在於[illegible]者今無[illegible]不在吾意中矣[illegible]也環歷諸[illegible]行志於大道之[illegible]以[illegible]求天下之士其自鄉埒從遊以及列[illegible]公卿其大[illegible]之[illegible]道者又無[illegible]不在吾目中

矣夫就人者見善可以得其[illegible]見不善可以知其守能好能惡可得獨行之士名教之為崇[illegible]之[illegible]問可以表人倫而[illegible]之則用之[illegible]可以激末俗而使之[illegible]目中各[illegible]有[illegible]人矣而[illegible]思所聞如不及如探湯者或[illegible]大處則君子[illegible]其志而[illegible]則天下[illegible]其道能求[illegible]道[illegible]合[illegible]之[illegible]天人之所[illegible]行變通而[illegible]乎其不可[illegible]時在事[illegible]而後[illegible]中各久[illegible]誦矣而合之所見為[illegible]獨行義者[illegible]見其人而大[illegible]與[illegible]之心[illegible]不容[illegible]之[illegible]出之以[illegible]之哀若夫天民大人[illegible]而及之[illegible]先有[illegible]代之事功數百年之平治而後生見人[illegible]會之[illegible]亦[illegible]不容[illegible]者[illegible]賢明[illegible]後[illegible]之[illegible]可得故[illegible]之[illegible]然[illegible]之[illegible]大[illegible]化[illegible]心者[illegible]及[illegible]物成[illegible]無所[illegible]人[illegible]行不[illegible]者矣夫大道之行三代之[illegible]有志[illegible]今哉　見其人而亦不可得[illegible]而[illegible]所[illegible]見者亦不可[illegible]遇之者[illegible]今之天下何哉

[illegible]今[illegible]天人之[illegible]不[illegible]道不

[illegible]志事[illegible]可見

見善如不及　一節　管[illegible]文

聖人於修己之[illegible]而卒其見猶之合也夫好惡各盡其分而已修矣見其人聞其語猶卒其相合者乎今夫[illegible]是不爽取舍已之業也而古行流失大所生以風[illegible]之人又未嘗不在好一惡之間有能發其誠者斯亦不負吾望也然而宇宙遼大之衆必甚於立身學問消長之幾不[illegible]時今古[illegible]横觀之而[illegible]若今人不相及豈能[illegible]然是故善也好之而[illegible]其不好[illegible]見為將逝將去之物追其後而無以自謝不善也惡之而[illegible]其不然同惟見為可危可懼之形[illegible]其中而不可復出[illegible]所云如不及如探湯

其人也[illegible]乎古之為是言者必當風俗敦龐人心樸直其卿大夫士[illegible]之[illegible]以上[illegible]人[illegible]道路之下故為[illegible]其近似之情伸其過當之[illegible]激昂[illegible]流布人間而到於今亦已遠矣然吾嘗博觀當代而其人往往有之既有[illegible]人[illegible]念其所以然者[illegible]物清明之氣不能無所鍾於其[illegible]絕然異於衆矣可[illegible]之風節師友之淵源又有以興厲之則善善惡惡之真不容沒也神明獨之[illegible]不[illegible]於物高其願者遂可以力行[illegible]不[illegible]之若登從不善之如流又有以激發之[illegible]揚[illegible]之行為已甚也是故行芳志潔[illegible]播之風[illegible]道[illegible]邪[illegible]其風采每一念及

數[illegible]流速久之[illegible]嘆古人之[illegible]不[illegible]也先後之[illegible]若今[illegible]節有[illegible]不知見不其然乎者夫[illegible]之[illegible]其任者[illegible]天[illegible]人[illegible]之[illegible]修之[illegible]者[illegible]人[illegible]今人[illegible]之行也與[illegible]代之英[illegible]人而[illegible]然[illegible]也已

合是以論本節之[illegible]而下節[illegible]文[illegible]道[illegible]

齊景公有馬千駟　一節　方舟

觀於與夷齊之異而人當自決矣蓋人於生之時未有不樂乎駟（發入深隱）而衆為貴者也而死之後未有願為景公而不願為夷齊者也倘未可以決於生夫人寄此身於天地榮華富貴之遇亦惟造物者之所以畀之獨睞睞然而生寂寂然而滅為可悲耳若是則人不可以苟富貴亦不可以徒貧賤也而存得恨世之人不發憤之不甚徒役役於富貴貧賤中而為之悲喜也夫人所羨於富貴者徒觀其一時意氣之盛而壯之耳亦未思其死之日也昔身之所附以為榮高者一旦全非其有而與之同歸於泯滅並其不可恃

也如此而衆人之中有聖賢者同亦生且死於其間而獨異於衆人之為人能名于不朽而獨在也如斯人者倘得以貧賤少之哉如徒以富貴也則近世如齊景公亦榮甚矣世人於小富貴亦忻之况於甚如景公者乎乃有馬千駟如彼而無得而稱竟如此也如徒以貧賤也則古伯夷叔齊亦已困矣世人於當貧賤亦嗟之况困也如夷齊者乎乃首陽之餓如彼而到今之稱竟如此也於人今昔之間人之富貴貧賤於其中者特須臾之頃耳不得景公之尊榮不能長留以自念而夷齊之餓亦何有所損也快之須臾而已與有生同敝矣忍之須臾而乃與日月爭光矣

君子所以不羨為衆人之所好者誠見乎其大誠審乎其遠也生人不朽之故既非關富貴貧賤之有無亦自不相掩其實公之澤沒而世非千駟足以相益而名可常以傳其無可留於千駟之外者而千駟無為矣有不沒於餓之中者而餓亦千古矣君子所以汲汲於後世之人而若其自乎其名乃爭乎其實也獨是如景公者知有千駟耳豈甚足之負稱耶若伯夷叔齊民即無稱而亦知身之常餓也世之人日見夫食肉者卻役自好者如此稱與無稱死後之事何足動其心乎未哉

古高指逸品落落奇偉之氣勃勃紙上學者當求其生氣之所由

生

邦君之妻　一節　　李光地

王者君者之名存内治者之法蓄夫人君之配也故尊其稱然不敢敵君也故貶而降其號内外之辨正而邦家之本定矣則道之衰失端之可先也故或自卑其配而宗廟之本不可以承於尊而宮闈之頌不著是故古之為治者必先正名以定其分名必夫子嘗有意焉而記者表而出之以是為邦君之妻言也夫妻者齊也男外女内以爭夫之稱也然妻者地道也陽大陰小役乎夫之義也自其稱於宮庭者言之君稱之則曰夫人從乎婦道也夫人自稱則曰小童未忘乎女道也春秋之法夫人于逆則書夫人至自齊則書女先尊王命而後通其藩也諸侯之制則書女而歸則書夫人先謹女節而後致其貴也自其稱於邦國者言之邦人稱曰君夫人尊君則尊夫人也稱諸異邦曰寡小君為君謙則為夫人謙也春秋之法書卒也則書夫人某氏薨卒之以言是邦人曰稱之之辭也其葬也則書小君某氏之葬合是對異邦而稱之之辭也至於異邦人稱之則亦與國人稱同春秋之法與國之君敵吾之君與國之大夫敵吾之大夫故其於夫人稱是在君則嚴於宗廟之主奉國人以尊其配是以天下治而況同夫人則守乎宮闈之位示國人以不敢耦君是以月幾望而人言稱名之學其所關益如此

三段俱斷以春秋之法如王荊舒所謂斷爛朝報者枉讀一世書耳　自記

根抵經義并見禮論所以特記數語並非偶然自有此文便覺前此名作不過時文家數用此見立言者政自要有雅制蓋亦然

欽定本朝四書文　下論　邦君之妻一節　李光地

子之武城　一章　　張[illegible]

學道可以爲治聖人因一邑而欲廣爲天下[illegible]人學道之[illegible]故
行[illegible]之[illegible]使[illegible]子皆知是大道其行矣乎[illegible]治者莫不行
其[illegible]之所[illegible]後可名[illegible]非徒[illegible]之失也[illegible]人知其然故先
正吾黨之所學以[illegible]治本[illegible]之者[illegible]於窮通行之者亦何
分於小大乎夫道[illegible]之與爲[illegible]人
之習者器也故執干戈則思競而執俎豆則思讓感人之心[illegible]
也[illegible]則思儉而聽[illegible]備則思濡弦歌之器與音始進乎道
矣[illegible]也夫[illegible]以[illegible]子而偃嘗以之治武城嗟乎子獨爲

武城[illegible]小用[illegible]不本於道耶
不本於[illegible]之[illegible]不[illegible]以[illegible]法律小人之[illegible]
不以假[illegible]勞而以逞犯[illegible]俗所以
倫也[illegible]於道[illegible]仁賢小人柔其血
氣[illegible]安治教所以行
也[illegible]愛人易使[illegible]道何因[illegible]子誠不[illegible]所[illegible]復何憾
於小用乎[illegible]城郎夫子爲政[illegible]白雉以戒
君子[illegible]信而[illegible]小人而[illegible]之治未[illegible]類牛刀
之[illegible]武城彼[illegible]友

以是[illegible]小人[illegible]安[illegible]
[illegible]之[illegible]之於可謂矣
[illegible]以[illegible]民
[illegible]人之道
[illegible]天下君子小人[illegible]
先[illegible]教[illegible]道
[illegible]

昔者偃也　[illegible]　殷元福

賢者問所聞聖人是其言尋夫道甚大學之復證所聞而子是之[illegible]言之可復[illegible]天下[illegible]者[illegible]樂不與[illegible]所學者非也此其意慨乎子游能知之亦[illegible]子游能言之故[illegible]用牛刀之言起有對[illegible]今日之治[illegible]非[illegible]心[illegible]是也夫[illegible]行乎之道也[illegible]人不[illegible]道[illegible]不[illegible]道[illegible]子學道則[illegible]而[illegible]天小人[illegible]道則[illegible]不[illegible]而勤勞安[illegible]臣之誼愛人[illegible]者[illegible]也[illegible]一[illegible]天子如此然則今日之言偃非敢[illegible]心自是也夫亦猶行乎之道也[illegible]

子謂偃之言大道之行遂隱[illegible]有動[illegible]三代而下治出於[illegible]而[illegible]至於[illegible]三代而下治出於二而[illegible]者[illegible]之[illegible]言[illegible]之[illegible]各正[illegible]此[illegible]之[illegible]則[illegible]之[illegible]太和保合[illegible]此理之[illegible]然[illegible]之[illegible]子也然則安上治民莫善[illegible]心[illegible]以為[illegible]子[illegible]是[illegible]有如此[illegible]而[illegible]變化起伏之勢按之題義亦無不開足為[illegible]求前[illegible]

格律者存此一體

子游問仁於孔子　一節　史流芳

求仁者求其行可嘗天下[illegible]大仁不可[illegible]行用可見以恭寬信敏惠[illegible]之天下其行也[illegible]其仁[illegible]仁者謂其心無不是也[illegible]推之[illegible]則猶有可信不可行之[illegible]以聖人[illegible]必以實而[illegible]之[illegible]使生[illegible]之途一行以自驗而此心乃可[illegible]孔子[illegible]仁必[illegible]仁之事者也為[illegible]之[illegible]何在[illegible]天下不以仁歸之非謂其不仁謂其不行也夫仁之[illegible]數[illegible]多[illegible]以五者為不容謝之事則[illegible]之求[illegible]必[illegible]不窮者可[illegible]上也得[illegible]天[illegible]

之動亦足以見仁而天下不以仁歸之[illegible]其不行[illegible]不能行於天下[illegible]下之大[illegible]在我[illegible]能行五者於天下為仁[illegible]不敢以之[illegible]安於[illegible]之天下[illegible]歸[illegible]大人[illegible]行之中[illegible]之人[illegible]之其[illegible]也非天下之[illegible]必[illegible]所以古之仁人[illegible]念[illegible]則使[illegible]之[illegible]其能

行焉耳由是問之天下其本皆我也即爲之交相應也大身世求
易情之中而有未嘗入發之我亦疑之其交相應也非天
下之大分必仁以行之者也此所以古之仁人殷殷焉究心於
多端有志之亦及自道至而立效無俟博其化有所止不然何爲
首句五變反辭疊字法
得我衆未得而人未任功不必成而人不足以使之必能行五者
於天下者哉乃知聖人論仁務不入以而知其理其化於寂亦非
約則務者有仁之旨於其道因如是其傳日言仁可天下皆仁日
那家細然得其意也

句句雖皆向裏文情復秀美神閑是説理之文所難

説理文如此足之兼透闢乃若歸與其聞雜之之自日
不得其實真此作中道浸淫之文

能行五者於天下　恭寬信敏惠

張江

爲仁有分形之功而不可指可名者也蓋五者乃所以密衛吾仁
之具也能行於天下有仁在而仁無形有恭寬信敏惠因分出之
是皆從名爲已哉今夫含萬理於渾然而不可以一德名之者仁
之爲道也然而能是德也不足以化身之守獨者之隱而反使於
窮大夫君者之私固有終日言仁可遊接以告詩之何作辛苦無
所據者日於渾然者名之説誤之也是故子與子張言仁爲求其
功於能行要其理於天下而必分形其事於五者豈不知仁之爲
器重爲道遠而取數多者此五者所能中其經而窮其量也哉蓋

將先有心於理而不至於蕩而無所歸者則必以五者爲之範而使吾
與天下皆有所而後於彼於此皆不違其本心之愛歸將莫擬
吾理於心而不至於虛而無所附則必以五者爲之質而使天下與
吾皆爲有實而凡有所行乃有可引而爲當身之致則是五者於人
日用中而無不在亦終身不可違而且之所爲逕據於道德性
命之全而非下學之所當從習於出入起居之安者也而能勿論
日乎故敬慎者仁之地也恭所以行其無慢者於天下也溫良者
仁之本也寬所以行其無惡者於天下也仁不遠物行於天下而
無妄曰信仁必有勇行於天下而無怠曰敏若夫博愛謂仁是惠

之行於天下也又以其所愛及其所不愛者也凡此五者有分治
之能者不敢為萬理渾然之說以眩天下於無端蠱吾行之多荒
也是故研而析之於條理之精而特此恭寬信敏惠之各正者隨
在而闕以則斯吾仁不至於迷所有內治有形治之能者不敢為
德雖名之說以賜天下於不見習吾行之或逆也是故近而懸
之於心目之者有感此恭寬信敏惠之有物者依類以發其欲斯
吾仁不至於乖其御而遇益所以使心與理宅理與心凝以心茂
乎仁之在我者莫此五者若也是故不可不究觀夫能行於天下
者之實得也

無一浮泛語無一囫圇語思義清湛局段渾成

唯女子與小人為難養也 一節　王揆

聖人論女子小人之難養欲人主慎之於早也蓋女子小人養之
不得其道故近與遠皆有其患願之於早而又何難之有哉且為
國家者非外患之可憂而內患之足慮非有形之患之難治而無
形之患之不易以防也夫固有法所不能制理所不能喻陰移人
主之志於燕私而成於不測之發於狎暱請之女子小人者彼非
有才能之可用亦非有忠信之可恃其始見以為不足畏也而挾
人主之勢則邪正混而漏成移其始見以為無所能也而邀近倖
之私則讒間生而禍患起若此者養之可不知其難哉養之難在

近君故非不畏也習之既久則潛窺其愛憎之意而不遜生焉有
陰用其不遜使人主不之覺者終近之者有善用其不遜使人主
覺之亦不罪而逾近之者迨乎寵衍其不遜又有使人主不敢言
其不遜而不得不近之者夫而後知近之之難也至之難又在遠
君德非不懷也怨而擯棄則頓忘其恩寵之深而怨生焉有順用
其怨使人主知其怨而悔其遠者有逆用其怨使人主不知其怨
而因以快所怨者迨乎互行其怨又有使人主畏其怨而不敢終
遠又不敢復近者夫而後知遠之之難也然則養女子小人者果
何道以處此哉師傅保母既掌后妃之教而下逮嬪御亦為之正

其及作之策其八行矣乃紀之以內宰世婦之官則使婦[illegible]移之患絕宮正宮伯尊以大夫之秩而幾及閽寺亦必之選其德行者其道雖而領之以冢宰小宰之職則左右近習之人皆賢可此所謂安于小人養之得其道近之亦可遠之亦可而有以防無形之患者也

中幅極道怨不遜之災則自見養之難後幅正以答之語見自無怨不遜之獎一如後一股乃見聖人立言本意不徒語本絕特為可貴也

周有八士 一節 王汝驤

列八士於周德盛也稱周因人才之盛推原乎春秋而追紀八士有以也夫凡夫論文之昭也聞周之得忠賢者彼百者於肖賢人雖涂山士散逸 至此乎君子於是大然不能忘記當年曰我周之盛周何如哉且夫子觀之[illegible]於其中乃叔南仲之倫歌於歌變此不可復使數紀乃紀我[illegible]不知所有所未及者各有八士者曰其德行之選也曰有足為事[illegible]八異何其特其始曰伯達伯适[illegible]之稱長曰伯達也适也須以伯字其嫡長而其生者乎季於仲何必然矣仲突仲忽獨之乎伯也未已也又曰叔夜叔夏闕之名乎者哉以事成以其特夜也夏也其則以叔其可將者季隨季騧[illegible]至於季[illegible]季騧又如其伯仲叔也[illegible]季[illegible]之不少不參[illegible]之數[illegible]其[illegible]特故是[illegible]有[illegible]其[illegible]生此[illegible]是義[illegible]之[illegible]之[illegible]多散於下[illegible]不[illegible]無往不復是[illegible]下[illegible]之思也

[illegible]人才之[illegible]思[illegible]特

如讀唐人數句而覺古之情味之絕極良評

子夏之門人　一章　魏嘉琬

兩賢之論交各有攸當而已夫子夏之交何以殊于張之道何乎通君子必有度矣且夫人與人交不能自適其性也譬諸君者群之不慎擇物而友之必嚴其少也商以於無之不為引物而同之必喜其多也然與商之交則師與商之所各持也我思與子夏交者人人有必為君子之心而朋友之道備矣交之善也我思與子張交者人人有樂就君子之意而朋友之道廣矣交之善也然而子夏之門人還質之子張矣子張之所云殊深異子夏矣子夏曰交惡其濫也與善人居恒易與不善人居質為學者之所擇非苟而

已可者與不可者非吾黨儕偶倡何而攻之亦取其正不取其右也而子張曰交惡其狹也尊賢嘉善者則君子投衷之誠而容衆矜不能者亦君子以有之道尊大賢之所受實不可乎我拒人人又拒我是吾論矣迭其術子夏之恐人我害門誤我交也闢焉能說我我所人之有往也自君與之類族而辨物何為者也然自萬物未信同器者總亦恐無同其謂之倒質友不如己者我知其不類也而我拒之實乎何嘗居抑亦可矣然而以恐失於二人之行甘止於千里之外其謂之何然而子夏則固有未嘗不厚者明示以今日之拒寬期以他日之與不屑之於教誨亦欲其人之反而

自愛也此其矜容之意微也然而子張則固有未嘗無辨者容之而已不尊之矜之而已不病之精明出之渾厚止欲其人之反而自疑也特其抑之之道也然而子夏之交誠是也而不善用之激揚之過甚則拒詘之意或發於聲音然而子張之交誠是也而不善用之寬容之甚同則消沮之倚久成為己方然則彼門人將何從也乎哉

於兩下衎失同異處不作一低昂語骨格名隽在諸篇名手中義可與湯若士歸季思鼎足

切問而近思　王汝驤

以切近為心者見之於問與思而益則問與思皆所致於學也切為近為從問思之善已予且以與之何窮志之難副也有不事乎問以達之思以精之者乎自夫人以問學為吾子之事思為玩索之功而其致力之誤也有由然矣吾嘗為問學為志者進求之夫問所以佐其學也徒博引其為問也易疑於泛而可以達其志也既篤則其於切也自有相因此無論游談之失當也即理得其要而務之有力未容饑月遠者轉轉以示其能精知其於問所自發固未之見矣切問者不繇問起也乃裒度務有不容已於求詳之故

見其言之論必中乎心已并無論諸求之適量也自力所可勝而不前者之未能起而行之者亦督以矜其務得知其所習之所獲則不只質於切問者不於問出也則必負委必其有待於踐受之餘而無事作諸索於思得已而着於此以為理之存於心而非徒問之得於人也得於人者皆不容以超乎吾所得者心者豈能容於不近為思之易流為亦不在思可而以不自知方苟無與為之宰者動乎其為而不覺其易馳此不得於思制之地窮容之地有不欲役之於思者理至吾前而由繹之有得自有所依而不覺見其深耶之致得思者幾不自知而警覺覺之至且思之為病亦不止思

爲之可名理亦能爲累苟任其與物爲緣者由而相逐而更何以
自持此不得不於思引之也日用之選行亦以從之爲思者與心
以易何引作之有相對多所及而不禁此其敢約之肯自吾思不
從何爲而能得形之舍至此可不惟問之所行不就於泛而學與
志皆得其歸矣仁在其中不從可知乎

賢親若友亦以力行行不及學問此亦言致知有不及力行道
理只說得一半文於一句中透入今身義理按之逝仁不泛不
泛此等對藝貫用力厚思深

所謂立之斯立　四句　張標

聖不移時而化智者信其說也夫作而應應而速立道綏動之說
愚者疑焉而智者信其驍子禽者曰儒者身居後世不知三代身
處三代不知其廣其見日隨其持論日甲大聖人之所爲欲出一
語以彷彿之而不可得雖然世亦未嘗無傳語焉大人之所生逢
明聖覲朝廷立一法行一意而百姓皆亦指爲行爲之揚乾其休
嘉或不幸而生於末流慕古初建一治奏一效而君子猶無爲詬
則爲之想像其盛美於是言之不足且提之日化如何盛效如
何提居今之世選其一二語已不恒經見矣況欲求其人以實之

乎非大聖其孰能當此而無忝者乎今使一邦一家之中不煩經
畫而已豐衣節飽詩書絃誦咏樂郊而雍雍不變君相可絕無事
乎街可謂極功此必不能故有瀕於危者焉望其有以翼之也有
假假無適者焉冀其有以開之也有躋偽靡定而鷄音未變者焉
思一有以安集而漸移之也不有立之矣自立不有道之矣自行
不有綏之動之矣自來且和然而難言之矣昔之有天下者播嘉
穀一聲敗箕敎一聖典禮敎胄猶難兼官賓四門一時舞干羽一
時頒民惟恢亦嘗接踵又有甚者英年踐祚而衢謳奏於耆耋之
與父子皆聖而雅頌作於數傳之後若是乎上作焉不必應或遲

之而應遲之又久而後應今我爲之說曰夫子而在上位也作以一日應以一日共誰信之且作以一日盡帝王之事應以一日盡帝王之功又誰信之不知此非予一人之私言也人亦有言之斯立上方斷謀下已樂生也道之斯行萬戕不勞人已共孚也綏之斯來人思歸附版圖日廓也動之斯和黎民於變兵革不試也因念昔吾夫子袞衣惠我三月而細民謗釋爭謝過一言以感淮侯此雖小試其端乎異日宰天下不嘗如是耶而後世方道綏動之說而流連起嘆曰其殆謂吾夫子乎其殆謂吾夫子乎

分虛實遠近作數層跌落題理題神全在空際領取當深玩其出沒斷續之致

謹權量 二節 李光地

政行而心歸周之所以代殷也蓋政不行則治具不張心不歸則治本不固兩者得而王道舉矣周家受命豈偶然哉自古帝王之統一天下也必有所爲維持而不敝者焉必有所爲固結而不解者焉是故一中建而百度貞曆數定而謳歌起若夫我周之承殷也則尤值政刑弊人心渙散之日也夫聖人之作則也必以天地爲大以日星爲紀而又月以爲量四時以爲柄故時月正日與律度量衡於庶政實相經緯爲關石和鈞王府則有是萬事之本也舉而措之存乎法道一風同其可紊乎推而行之存乎人天工人代其可曠乎是故權量謹而法度可得而審也法度審而廢官可得而修也革命者已日而既孚申命者隨風而屢渙以至於今而千八百國混乎車書三百六十職然方策雖萬世通行可也況當日之六服承德者何如哉且夫武王之伐殷也未下車而封黃帝之後封堯舜之後下車而又封夏后氏之後投有殷之後故王業之新與明德之舊於人心實相維繫爲作賓王家與國咸休是萬年之基也推之卿大夫則有世家功德在民可殄其祀乎推之側陋則有遺逸道德在抱可棄其身乎是故滅國興而絕世續以繼也絕世續而逸民舉以舉也一則公天下以爲心一則相爽持以

為勢以至於今而大邦維屏大宗維翰其[illegible]之守周[illegible]於[illegible]之[illegible]

西方雖衰世不亡可也況當日之為謀者又不可得也此有周之王也

興朝規模說得出自說

古光油然皆六藝之芳潤

謹權量 二節　　李鍾倫

聖人之行政也舉其要而得人也舉其大而[illegible]已權量也法度也

官政之要也由滅國而絕世逸民民之心也武王加意於此周之

所以興乎且人主所以維天下者政所以使天下者民也古之聖

人撥亂反正必只是二者為先而規畫[illegible]武王克殷之後寢與乎其而

類者未新[illegible]民[illegible]者[illegible]於是四方之治忽決於施為次

第之間天下之視[illegible]於興起在位之人[illegible]何如者以為理

財正辭禁民為非則必取輕重多寡之度而不如一者而整齊之

故權衡為制事根本而由是禮樂刑政或先而不治則徵諸王府

之所存可也協諸巡狩之所同亦可也然權量法度豈能自行哉

於是選其[illegible]與[illegible]同三百六十之典俾發乎後是而與掌之

職[illegible]之廢者之[illegible]其法者是以理人其官皆足以行法縣因方

積弊積安之勢致不修而百度之一切[illegible]天下

者共在乎此矣又以為殷民思舊[illegible]則[illegible]是以廢[illegible]之

子孫失其宗者[illegible]之故[illegible]大夫

或[illegible]可[illegible]小宗[illegible]大宗可也[illegible]然則

周室家[illegible]天下之人才[illegible]於[illegible]之[illegible]而[illegible]寄客

之徒[illegible]然為[illegible]而[illegible]之[illegible]人者[illegible]則有[illegible]

世祿之尊生則有束帛邱園之賁舉天下懷德樂善之公心不待聯合而歸之若性焉聖人所以仁感天下者其在乎此矣夫四方之政行則自上而下者窮變之機何其神天下之民歸心則以下比上者尊親之情何其至三代之得天下豈偶然哉

取諸經義逐句皆得實際而無用經之迹非讀書得解不能到此

四方之政行焉

熊伯龍

觀初政之行而知周所以王也蓋政者國所與立四方有政周是以有四方哉且天之立君所以慮四方也自古帝王廟謨誡誥之力猶少而經紀敷錫之功為多豈不貴乎有政哉雖然政難言矣其君知取天下而不知守天下則將舉四方而羈縻之而因陋就簡若無事焉非無事也道不足以立乎其事也其君知守天下而不知治天下則將舉四方而督責之而殊風貿俗若無勢焉非無勢也事不足以乘乎其勢也乃若所云謹者審者修者周之盡心於四方之政何如也而其政有不行焉者乎朝廷者起化之地非

化所究之地也施之四方而以為宜斯莫不宜矣我周一體乎四方之所當然而百物由之而不廢則安往而不遂乎蓋自一國不獲以後未如此之四達不悖也抑難矣君相者立法之人非法所行之人也於之四方而以為可受斯莫不受矣我周詳於乎四方之所必然而且服之而不疑則何為而弗成乎蓋雜然俯然拂以來以覘此之受命改制也抑有間矣周之興也克商事定未嘗達志於四方之人則猶玩或多而政之所至萬物無所用其材能以此見天下事之大可為也即多士多方皆反覆告而丁寧則斬張君子知國勢之不可動搖也周之興也何以與人皆若有求助於四

方之意則震疊威雖所攻之所加列國不自爲其風氣以此見聖
天子之[illegible]其也[illegible]官用治未遑制作而大體既正君子知立
國之[illegible]由此視之取天下者誠不可以四方之既服而
謂[illegible]可[illegible]以吾攻之矣善而從容四方之不行也
從[illegible]使可一節適用此比翻入四方又處處變換
最得先[illegible]道法[illegible]

君子無衆寡　二段　張[illegible]

圖治於心身之間何知泰威之美也今夫未有不從心身[illegible]者也
觀泰威之所以[illegible]而君子之[illegible]今[illegible]者[illegible]爲及
人之事也不知君子於此止有一自治之[illegible]人[illegible]所
不可見之地乃以爲不可見而[illegible]內顧
而不得其所安而所以接物者此交人亦莫不有[illegible]見之端乃以
爲可見而致飾焉動輒無以自持則反身而不足以[illegible]所
以加人者喪矣君子何以有泰之美哉凡物未無設形[illegible]之
者不能一念而衆寡分凡事本無殊勢[illegible]應之者不能一心而

小大見君子曰此誰非待命於我者而敢任其[illegible]乎[illegible]以兢業
之衆不之出之[illegible]成者不擇地而[illegible]者不易節而處
也操存於此以待天下之來既[illegible]人[illegible]亦[illegible]
事[illegible]安而心亦安從容[illegible]人之[illegible]而彼[illegible]
肆者一念之[illegible]
者乎不亦泰而不驕乎君子何以有威之美也[illegible]者[illegible]身之器
也衣服以行之[illegible]成[illegible]定命之行[illegible]以引之而[illegible]
觀作君子曰此[illegible]非作則於我者而敢替其[illegible]紀乎[illegible]以尊敬之
道治之[illegible]身[illegible]以[illegible]人[illegible]不得一[illegible]色[illegible]中和不

得而命也長上於此以趨天下之秋禮乎既肅則非流而生其共
德闕既修可誠形而至於動從六治氣而非作威倚勢之比也彼
威克敬受名求人以畏流於氣俗而不在迄有若何之前將得行
好禮後者乎不亦哉而不猛乎後可以言從政矣
不驕不猛正是作威失處責以下截及法淺近矣文於上截處
處精透理正詞醇猶有先民之遺

不知命 一節 吳士玉

欲為君子者以命定其趨而已夫知命之有定則所向專矣不然
亦何以為君子已將以為君子而一切得之日有今吾不知其安
所置力哉然世顧逆不齊之數妄與造物爭一日之權勢且忘於
小人之歸而不自知則其識卑而所恃力者小也今有人於利不
苟就害不苟去斷然自守是乃有鎮定容心如是可以為君子矣
乎不為箴惕不為利疚所乎以道自持而不移於物如是則可為
君子矣乎是誠可以為君子矣非其知命而故必命其於生而故
能自後趨之紛紛而使之歸命成於一定數者之知而之為從而

使之平而奈何有不知命者其遷之於命也乃欲力而爭之見
可以抑貧賤而得富貴者何其在既其人小而成其所恐而趨之其不
如吾意也則命求之而謂其逆之而遂爽亦吾今之吾然而後不知
也方且命之為也力而可以易貧 [illegible] 遠貧之而約人小進
者 [illegible] 人而時之而 [illegible] 之有命也力而 [illegible] 之見
所以竊 [illegible] 安命者 [illegible] 夫 [illegible] 因材述而命其任
而取在也即命遺之而 [illegible] 可免 [illegible] 吾命之之然而使不知
也方且恃之為可必而 [illegible] 生揚其志而不能救
天導武其心而安亦不能 [illegible] 欲也取 [illegible] 君子之務則 [illegible]

所在弗能讓也明明吾分所必爭而勢將奪之形將格之時將阻之物將敗之也復必至潰忽而不前將欲退守以全君子之操則大節所關弗能決也明明此事之當爲而繼之於中餒之於外從之於前畏之於後舉今從戒卒至依違而不去終假闕於定分明可救之情勝難爲者引而然而嘗事忽喪其所守抑既昧於定數而巧爲之趨避鈍事後奮而思返而退將復得其前此其何以爲君子哉必見危之者爲而致命遂志有以絕人依依之思見之也明而奪若不遑有以全吾真受之正不接援於所難強有汲汲於所必爲此君子之安命以立命也夫

正起正收中間依題實發反正兩面皆透

詩云經始靈臺　於牣魚躍

韓菼

詩於頌禮于於賦矣夫述臺之從而及其所沼禽魚之勝詩何舉爲賢者頌子周之有觀游用此或者以爲非宜是大不然往往有賢主作之行其於詩祀後世從諸樂臺沼示豐功駿烈焜今人一觀之際罔及已而與詩所稱靈臺之篇夫序之所稱者亦數矣雖然得一觀而遊所以爲之而後此臨睢用原貞于宗室門雖其制亦嬋矣道其遷豐而方築成之不假而營樹之足乘乎且同以一時苟之如詩靈囿之主者也或宜敢以誌豫若夫宗獲恒娛君之耳目而何侈陳之爲乃不意其

竟詩靈臺命篇而民之不已而臺必序其所以始必序其所以成必以爲出民之力而其君之所爲詩文必託言君之所觀覽以示足爲其君歟而美之[illegible]於此中[illegible]人[illegible]之[illegible]之疏[illegible]其門諸聞何以被無[illegible]當其野中來野人羨前情文[illegible]文章[illegible]學者何嘗其忠愛之誠而想夫聖心之[illegible]之殊致以魚[illegible]觀其[illegible]然而其所[illegible]民宜受其[illegible]之始見其[illegible]以爲出於民之心[illegible]而其君之所觀覽以示足爲娛

逸而意自長矣詩賦其首章以紀始靈臺經之營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經始勿亟庶民子來未足道又詩賦其次章以王在靈囿麀鹿攸伏麀鹿濯濯白鳥鶴鶴王在靈沼於牣魚躍

此篇意度俱從作詩者想像而出正是於下文而字中探出消息來行文似著意似不著意宜玩其紆徐婉逸流走可喜處

不違農時　二節

馬世俊

王者盡心於民事道建而業斯隆焉蓋必民事盡而王者之心始盡也自其始以紀其成道斯全耳孟子謂夫凡民易于趨始而難於圖終王者知其然也先定其規模以從事而輕重緩急隨序以施道其後與化致治乘斯民於三代之隆有迥然待救於目前非所貴矣天災之國因高山肥遁采木茂其壤可賦其資可游其山可採補其不足則何以周于人者然而竭力耗其民氣以俟其他其始不在其卒不收有由然也臣謹獻其策曰不可勝食者不可勝用者蓋為因之之道和則就理疾則離焉必使吾民樂歸吹豳而後風化可發也王者所以不暴速效而動之於先治民之道順則易齊逆則生疾焉必使吾民敦本茂質而後禮樂可加也王者所以不爭新行而求其縱幾人存之於民者猶絕之術以為吾心既盡則又何不盡之有蓋其生有以養死有以送民所求於君者不亦可以已乎王者則曰人之所以教民者山不樵蘗林不伐夭而心未盡也則則澤不取殺豕彘則利害交由焉教民只計者而寸計焉害而心未盡也為父者見成作之假而物用足矣吾雖教民三時耕作一時公役而心未盡也豐年三日中年二日凶年一日而天時與人若夫上序下序賦役有序既釋耒而橫經吾技負而予數

民之克進於孝弟也夫非猶是教以養生教以送死者哉今天下老者既不逢寬裕之俗幼者復生當衰亂之時寒利短褐飢利糟糠民之嗷嗷新生所貧也是以喪無衆而亂不苟衰世所以滅亡也欲投衣而隆養者盛世所以光昌也王果有意乎此則彼破閭澤而大豐美者豈獨三晉之老成兩河之俊少哉而湯之王與也勃焉其道不過如是若移民移粟之說無論其後之不可繼乎其始先不足觀也

前半實者虛之既無頂重之病中間撥簇一片無限堆垛鄙化腥雲最愛左氏叙鄢陵之戰楚厲晉軍而策下既叙范匄郤至語抑借楚子望中點出晉軍而陳虛實互見之巧作者豈亦窺尋及此耶

不違農時　六句　　熊伯龍

君誠盡心於民當知食用之原矣夫物給其所生鮮不雕者農之於民大矣洿池山林亦何可不盡心哉嘗謂人君有衣食天下之責而不知所致也以君養民則不足使民自養則有餘哉順乎天時因乎地利謹乎國制萬物之生息皆可得而推焉此其所以為壤山澤之利皆為人用其不時獻力以遂生民之欲者天之心也天下之物任天下自為之固有國者之所以為體考周禮而見上木水草之事各有深謀其不惜委曲以安食貨之計者聖人之法也天下之物任天下自為之而自耗之亦有國者之所以為心因

之不當無所從其術也當民於生殺而理其力也豳風所既陳矣農夫有人今則者其若罔聞知則非農之罪也人君震動恪恭於上有以勞來於下則上不違而民不背時故授人時者哉乃臣逐以此為度則何以為天下為之而不憂其不生生之而不憂其不足者其技術非所慮者雖難得而易失也過此非臣所慮也若夫推廣仁愛之心以愛物何物不阜哉有魚鼈非獨夫殺之不而食其德以終苟欲厚其生則數罟可慮矣四寸之目雖非澤人則必有人得其滋味之心而漁師復借池澤之賦以取怨於下而數師始困也實能使之不入為益不符門靈為畜而魚鮪知

具夥念矣予於材木非獨夫穀之必耕耨而後也然苟欲令其斤
則斧斤可度夫冬夏之制寧非工石所務者令人君無重與竹之
心而行不復逆浮巧之藝以祈及幼勇而採樵始病也實在使之
以將為發不待地壽東割而竹箭陳於塵至矣此二者原處有餘
之勢而法何為其不足故物產日增其數而立制無多此二者皆
有至大之功可事治乎纖悉故君相夥物其綱而造物亦登工而
忽此始勤勤於荒政矣

此題不可硬填經語不可畧涉策氣以古秀之筆寫先王培植
愛養之道美麗精融使人往復不厭 原評

省刑罰 二句　　孫維祺

仁政夫其所與者耕與耨耳勤矣民刑罰從仁政耕耨之力既致重
矣夫耕耨之在上視省薄下也從易仁政之行致可觀也若曰上
所為省刑之與收斂也民之所備也或有雜也其收斂參差未
而使流離轉徙夫其鄰右相與從遍爾為矣吾於天下民其衆
為力莫能為何獨至於此而辨其故 仁可謂一存於斂而上民從
之吏以為徑其致其不壯心仁之民以為何不然民能不難於
是農官不設保介無令將其之能收懽和之者是民亦不仁甚矣
[illegible]
且刑罰而日行於隨時罰之可以淫刑也乃所錢之既有罰乎
錢之吏有所苛斂者免焉以不若刑之無處其待乎斂重
而異想於未能施之可以逆斂也乃當淫林之說可為其醫
給之地吏出而發志而恣供侵也人若斂之究矣其實之故約
斃之勢而為故罰夫地何通之參矢出則皆然也一一之撫為焉
人其成也 於之清寬終歲勤動也民則何如者人斂耕漠其合
從為也故而其有以知仁政之所在矣且夫執左道以亂人心者
[illegible]
皆為之民也亦有為非[illegible]
失衆之故而則以失有之其能其後[illegible]
所以是有於此矣而取[illegible]末業之民益逐而[illegible]

以爲稅之所出不過定之以貨少貨多之法而要以上供之
[illegible]
民於阡陌之間[illegible]畏於[illegible]之[illegible]罷於周道之輸既竭
罷於[illegible]之[illegible]我有[illegible]足若干之我不得[illegible]之而[illegible]之使我
其來使我不[illegible]我有[illegible]我不[illegible]之[illegible]灌輸
之使我[illegible]之[illegible]老[illegible]不[illegible]七
納之庭[illegible]夜不[illegible]之吏猶[illegible]而今則深矣[illegible]也而
今則[illegible]矣十畝[illegible]於他日之[illegible]
甚也

上下[illegible]

仲尼之徒 二句

潘宗洛

仲尼[illegible]功[illegible]以其事之非[illegible]也若桓文之事不[illegible]集也豈遂於仲尼者有不道之今夫士君子之[illegible]擇於學而[illegible]於人君之擇治術也故近[illegible]以求[illegible]器智計之士所[illegible]者[illegible]而[illegible]取[illegible]此其所[illegible]者其大[illegible]其[illegible]遠矣上以桓文之事[illegible]臣蓋忘在桓文久矣抑知臣之學乃有[illegible]仲尼者乎三代之[illegible]迹不[illegible]王道本同歸至桓文而始別創其途[illegible]霸家之說遂[illegible]爭[illegible]道鮮[illegible]衷至仲尼而乃獨[illegible]其統以臣讀仲尼之書觀其言語文章猶然[illegible]不有規矩言必稱先王自周室之[illegible]東也上而遡諸[illegible]性有歷年史上而遡諸唐虞夏殷[illegible]有歷年其事間多湮沒不爲世所稱說而仲尼者猶獨綱羅舊聞務考載籍與其徒講明而切究之若夫仲尼之去桓文未遠也故其[illegible]高之篇與夫狐趙之謀之載於晉乘者[illegible]若[illegible]日事而其文不少槩見何哉及臣從仲尼之徒遊而後知仲尼之慮之深且遠也仲尼以爲[illegible]一時[illegible]不可無桓文之功爲[illegible]古[illegible]不可有桓文之事桓文之功蓋在於[illegible]王室也故於春秋[illegible]恕辭桓文之[illegible][illegible]歸於[illegible]王章也故於詩皆寓微意何也[illegible]之[illegible][illegible]也得列於詩之頌矣以言乎召陵之役城濮之師苟鋪敘揚厲豈並魯頌而已哉乃讀南山知天之亂齊以啟桓而

其後無譏焉嗚呼猶知天之假衆以放文而其他與附者莫
高乎桓文而風雅正變之間夫嘗一載此則以抑之使其事不得
託乎關雎股武中也抑秦穆之悔過也可列於書之末矣以上乎
癸卯之陪臣之命其尊獎翼戴豈僅秦穆之比哉乃誥昭書以
之書皆漢不載而孚孔之命齊侯者與爭霸者與是通以後之書
久有錫命王子虎之命晉侯者弗與於霸者莫與于桓文而方
策剽定之際未有表章此明以絕之使其事不得繼夫亡命之王
後也蓋仲尼之微意若曰所以七十子之徒口受其論心之其意
必無道桓文之事者也嗟乎桓文能挾天子以令天下而不能得
之於匹夫能使尚功倦利者競稱其事而不能使賢人君子之弗
鄙棄而不道仲尼之徒豈欺我哉

才調富有筆意如意○後二股乃將士所欺實而表以義理之
實則失桓文與霸實未嘗有詩以歌其事耳若以為孔子抑
之則尚書渭陽之類無關勸懲者猶存焉而獨削桓文之詩於
義為無處矣凡見於尚書非惟關與衰即文成皆語可垂法戒
者率孔子虎之命寥寥數語意在於此亦雖與殷誥周盤並
列凡此皆昨文宗將無作有以伸其說耳而風致則佳

今王鼓樂於此　何以能田獵也　韓菼

樂與獵猶今也何民色之喜矣夫猶是民也猶是鼓樂田獵之王也
而民之何耶然今之樂亦可喜耶且夫甚可思者為民情矣無端
而怨變亦無端而怨喜雖然變而為其身與家者則無有所
其卒於其君者忠乎其身與家為之得後其盛而王試察其所
以然夫後有疾首蹙頞之民耶以王鼓樂田獵故而相告必有諫王者
曰毋鼓樂敖遊之事謂何其尚為新樂之說人必曰毋田獵為樂
之變何其不以為衆之安夫必毋鼓樂而後可則是鐘鼓之懸
必輟十樂之管籥之音不競於終會也必毋田獵而後可則是車
乘不御僕夫不習而子之羽旄之盛不足以數之箭落也而民
必將有以為其矣然我王或者其有行久之發以為新樂則不然何
自苦為此所得其王獨居其念必懷憂悲怨然不樂而亦見
王之民氣結有大傷中然其有甚也則王之民困其念人父
母兄弟妻子之民也然亦有將若忘乎其父母兄弟妻子而甚愛
我王且不唯是而已更愛我王之有於樂之今夫野人相勞
苦則相撫猷喟喟然而又以其間獵縱獵其伏臘
春公上見王決決表而上民同樂之而樂也賓生為其不從
君之所樂王今日者請仍命鼓師召太常鼓瑟之

倚相夾挂鼓聲撰長夜如是者不改王今日者何好畋獵之下
馭騁乎之駿聲馳于射珠旗以射焉之榮觀乎成山如是者亦卒
不改民或者爲相告饑者故樂用獵之王從然矣而未息不何也
王試採風而聽憑軾而觀其有首額疾蹙者乎曰無有也其有忿
而父母兄弟妻子者乎曰不聞也其鼓欣欣然色動者何也曰吾
也走相告語何也曰其庶幾吾王之無疾病也何以知吾王之無
疾病也曰以王之鼓樂田獵也斯時也臣固見王之樂未及終兩
而父老已須臾母死思見德化之成也臣又見王之遊未及還
旋而道旁觀者咸歎息且感泣數行下也

意在發舒難進語氣神情故多從反面側面翻騰跌宕以注末
句筆勢飛動與致淋漓

此文王之勇也　熊伯龍

勇之大者一見於周文武夫文非期乎勇也而勇亦自著然則文
之不可及者豈以不勇之故哉且堯舜後聖人而無愧者文王而
已詩書所載詳於德化畧於武功故當時無怨惡而後之窮兵者
亦無所挾以爲資識者深歎其臣節之終蓋由乎此而亦未嘗不
疑其戡亂之才或有所未逮也讀皇矣之詩而知儒者之論固不
足以測聖人矣天下有勇而不必爲聖人者未有聖人而不勇者
凡人所爲自始至終皆得以勇名之而一僨敗中衰立見者此
以人從勇有幸有不幸也然人以一槩觀之有終身見其爲勇者

惟文王所爲自始至終一勇不足以名之而將當憤發大滿人意
者此以勇從人有露有不露也然人以一槩觀之有終身忘其爲
勇者也試觀赫怒整旅如此此非文王之勇乎自古安常之局唯
勇可以破之其先固有靜穩之法而所處之勢異矣文王有大
於人之氣豈披亂宗以自便乎當其時曲直之形既分彼已之情
亦審而智在此而無所用豈非乘勢以立功者哉自古度外之事
惟勇可以濟之其身亦有事先夷之法而所值之時異矣文王有
大於人之志豈狃夙昔以養寇乎當其時依京按風雨之勢涉河
失險阻之形而仁至此而不欲施豈非趨時如響赴者哉與人同

功無以為盛于懷明德以後哲猶人以垂之也赫赫者天下所想為
疑先猷之本蓄才力所不能伸矣夫養晦雖其素蓄觀乎此而
莫遏不已過人歟等勢齊量無以為式方伯專征以來者若道以
治之也業業者猶亦恭其弓矢斧鉞之器器剛柔所不能彼矣夫
觀兵豈其初志觀乎此而盛威不存于古歟嗟乎古未有以勇言
文王者而自臣民之天下自是知征伐不可廢而文王之心亦哉
以此傷矣雖然三代以下猶頌其為文王之勇也矣

義理平正詞氣堅確固非不乏積學之士畢未能及其老深者
則功力之有淺深純駁也

此武王之勇也 二句

劉子壯

以勇安民若無異於前王矣夫一怒安民文王已見於前事而援
昔時所聞武王之烈者其勇寧有進於昔有餘之詩以武功
稱文王乎於武王則曰豈王維烈無忘不獲已命者以文王造
其始而武終之而後人以見文王之文亦不足於武而武王
之有天下非以力取之也顧我之論武王有進焉者以兵有天下
神武之略同符古湯則其勇無俟乎表而揚之也昔人深沒其詞
而歸功於文所以為其承厥志之義抑武以兵有天下服事之德
幾傷穆考哉其勇曰宜乎深而隱之也史臣益引其說而專美乎

武所以為無愧於文之辭則書所云爾當之曰此武王之勇也
而武王亦怒而安天下之民有不異乎文王者夫文之征伐皆稟
於殷商則戰爭不有其功歟與大夫名定而猶諸侯者乎而武王
則不敢若同文之所安定而安之故於商衆出若以進乎在天之
誅而絕不了之無良明文者之無乎則干戈之爰及乃以命夫予
武在文予之後亦是以見其無異事矣文之征伐其道乎況當湯
才武本稱其雄然與夫行如林會侯同盟者乎其時上日不恐若
日我之所怒亦文王之所怒也而殺者以之乎在之命而
役密為王功之始代商為王功之終則命視之清明初不過乎四

融合詩書有論亦可以見其有所援及世往見分敘之事實例
役以植而不知周家兵所入下本自司馬之法猶武王以仁義之
師一戎衣而天定則敵致敬於皆原於養兵不試之意一其浴發
伍兩卒旅皆先制之簡帳而作其氣驚亦託王靈而有貔虎之威
世從充兵法之授甲實能暢其機而不知周家甘露西將未有其
勇之家且武下以沉毅之姿幾百年而舉事則麾旌仗鉞已哉於
道義僻將之中其稱兵義戎并附會穆考之留遺而發揚蹈厲
亦依聖武而奮鷹揚之績吾於是知武之述文不必在取天下也
意主乎安郎滿臣可老而天與人齊可以明前人無教子遺節之

理則大聞未集與實始爲尚同論武王之安天下有不得已而一
怒也有此子安節楚勢猶後而食與望道可以見聖人有軾身猶
民之心其後股述劉與講學行禮同功即以有戰之詩以合書而
文武之勇不異論有詞乎

比比寫亦字縱橫出沒具有精思偉論

天子適諸侯曰巡狩　二段

陶元淳

先王之親及天下以諸侯也蓋先王委所守於諸侯而不可無以
課之道於是乎有巡狩之典想其告景公曰以昔說先王之事未
嘗故一日自殺絕世其長篤道取之畧將使五服之內必有車轍
馬跡也蓋其親也其公今昔之欲使朝覲貢之以課其定之以十
二年則規模既發遠有用意深也蓋大舜自明堂以來皆崇在其
封內天子之守在於諸侯則宿之以興在高技東閣世守之以
咎守也而詔書之與無謂祭皆之而不得爲天子之不巡狩久矣
然學故所藏可考而知也想先王盡天下之義而難制也故分諸

侯以建之而又恐諸侯之負其險遠也故勤屬車之音以震之豐
鎬受命之邦帝王之所光宅而六飛所蹕則侯甸男邦之遠無不
在其消瘦已先王應天下之遠而弗顧也故命諸侯以綏之而又
念諸侯之猶於勞劬也故勤王事之暴以親之婦鄉定界之山嶽
雨之所和會而萬乘所臨則侯以朔朔之邦無不承其警蹕已若
是者先王猶好勞故曰我二三兄弟爲我守此土也皆其封靡相
尚以賜予一人之憂忱或者侯譏已懟有受責不行采風之使未
必能上聞也且使天下謂予一人甘逸深宮遂忘四國之斯保毋
有傷其志者乎故巡其所守而後諸侯無不職志也雖供馬賦車

不惟煩矣我累世積累以承藉丕基也豈其輕防既明不足慰庶邦之望矧或者考績雖優而政事實關躬覽之餘不盡知所闕也且使諸侯習于一人俾亦守內而有高世之觀其獨無生其心者乎故巡其所守而天下無不安者也雖道洞鄰狄不遑暇矣而臣以為天子之觀莫大於是矣雖然公諸侯也彼時更以諸侯之觀進

此等題一入後世權術作用雖議論發卓於先王巡所守之意反無所處矣文雖不盡洗脫此意而場屋中有此辭耕韻秀之致正非宿學不能

春省耕而補不足　為諸侯度　劉子壯

即一觀而不忘勤民可以為法於天下矣夫春有耕秋有助先王無不為民而出也齊備侯封固不念古夏諺之周乎且天子所至而百姓望恩故與躍之地古者謂之幸焉亦以息人治有順遂作也先王不敢市德仁之懷而踐其事於巡觀先王有所降惠之文而風其義於藩臣用此道耳是故五年之典既明慶列辟以頒其澤而二分之節又時巡國中以樂其風其自新穀以行帝籍大享以報土功春秋已重其事委積常於遺人施惠巡於司救稍助亦兼其時然而省耕省斂尤復殷殷者亦曰懼其有不足也懼其有不給也蒼裳而理天下不幕虛世之文而問其疾苦拯其災患則艱難之目囑而備稼器而逃猶因時補救而起耕耨不以備員於官師縣詔而各舉世非徒慰勞之文事而役之種食補之闕於則實恩得於躬親而移用以攻苛事合耦以勸勞無敢輕行其賞罰夫民也鶯旗在前屬車在後豈無侍衛從而不稼勃而保臣步之論如周風雨率其父老進其飲食豈無我不當有分相逆而捧役有之賜述入輿謠則其所以然之名豈其私哉若夏諺有之曰吾王不遊吾何以休吾王不豫吾何以助一遊一豫為諸侯度曾所乎爽大難上述福於山川身履民間農事通於玉帛雖

未知所以省之備之助之者以存耿行如何發言志中野之間耶

作爲詩歌以[illegible]之[illegible]及流而非獨以奉　人卜以何行爲

有則此若是者可以恍然有所用以爲補助之省者亦高復何有

之者[illegible]分[illegible]群容[illegible]其以如是之容服視

如是之勞[illegible]爲[illegible]民之全[illegible]文[illegible]既[illegible]於桑田傳者述其

華與[illegible]乃三百[illegible]之[illegible]成[illegible]之[illegible]

民如此有不然者亡[illegible]而[illegible]者[illegible]其有會[illegible]之與此

采菜[illegible]不事說[illegible]可按律令而在[illegible]中爲[illegible]之[illegible]　原

評

夏諺曰　爲諸侯度　　郭爲光

詳繹夏諺而君樂爲民樂矣夫遊豫問省之深也夏諺不論遊休助且以式侯度焉則其樂豈獨在君哉孟子述晏子之[illegible]當觀君民同樂之世雖偶然之心若令人有媿於天子之言也[illegible]之利或身被之而口不能指一日之深乃心意之所[illegible]不能忘益哉幸之詞也而須講亦行乎其間矣臣詳補助而述夏諺於夏之民以歌須其先王者也其民日不睹土功荒度之勞遂若忘[illegible]之大務爲徭事而僅其備於官人之風[illegible]顧見君王其民身不從臣帛塗山之盛亦不必援王府之典則爲明徵而但覩望於屬車之清塵[illegible]我[illegible]子其補助也夏民相與親其上而歡告以爲此吾王之遊也夫君子至止其不稱擾吾民亦厚幸耳而民若深慶其有此遊也又曰恐王之不有此遊也歌之曰吾王不遊吾何以休吾不知人主高居法宮其貽休於民者何限而小民不解直以食其利爲成歷耳故謂憂慮而勤政不若稅于桑田者之後我心也其補助而遊也夏民相與親其上而歡告以爲此吾王之豫也夫君子樂齊其於燕樂吾民不相及耳而民若深慶其有此豫也又曰恐王之不有此豫也繇之曰吾王不豫吾何以助吾不知人主高日焦勞其裨益於民者何限而小民祇知直以遂其私爲得計耳

故謂曰戾而不興不若王心服逸者之於我多也孰夏諺非獨此
也君欲必書何此來遊來歌而一似不可多得民願至廣當其式
歌且舞而猶若往及於邦終之日一遊一豫為諸侯度若非言之
若遊廣言之意有以啟王之作與逸與歲俱致逸欲行邦乎此志
也若一人之慶也而亦能於之思矣且啟王之懼遊而與於樂於
雖於於邦乎此志相谷有常之發也而亦有辭之可久以後管是
時大臣不必矢卷阿之詠而卑亦助問樂誠額色見可以兒行代大
吏之陳風君上不必觀無逸之圖而求寧亦與慶者樂問夏諺直
可當行人之誦志此所為君樂民而民亦樂君者乎

每於遊豫之上補助之前襯出妙義體裁既得文善點化諺語
文情流美最易悦人

召太師曰　三句　楊大鶴

樂以誌君臣之盛其遺音至今存也夫君臣相悦亦一大盛矣徵招
角招其樂至今具在景公晏子不足法乎且自喜起歌而虞廷遂
遠軼於千古至若三代以降數十百年之間何寂寂無頌辭作也
得非主臣之際以貌相承而心不相得歟夫誠有合焉喜起之遺
意則其事可傳而其音響所留亦至於久而不廢如齊景公是已
興發之舉晏子言之而君自說之吾見聊攝以東姑尤以西其民
莫不樂湛恩之游至而晏子亦適逢然喜陳善之有行謂茲事之
在吾君果可以比於先王也當是時君臣蓋交相說云乃公召太

師而命以作樂則何也人情不能禁其所自喜故事之出於一時
者但欲有所托以傳諸無窮夫相說之事事之不數見者也君能
納諫臣能效忠已昭然在人耳目獨念過此以往時異世殊誰復
知昔者君門下亦曾有如是之盛舉。嗟者乎在今日管絃播
之庶幾使大風可以示子孫而詔來世也人情不盡忘其所自
警故倚之物於。昔者吏欲有所托以要諸久遠夫相說之情情
之不易得者也君無忘艱難臣無忘啓沃已嘿相盼於隱微獨念
過此以往日引月長亦安保昔君臣間誠可恃而不蠱若今之盛有
德者乎有能日肄業及之庶幾洪洪入耳可以廣宮澤而全始

終也作樂之命惡能已哉是樂也作之在春秋之世傳之為故府之遺世雖遠而音猶在也蓋徵招角招是也齊發行夫湯之厥為太師者何以不操乎上風意者樂備六代而獨取諸招由欲本當日之君臣與殷闕比烈不可謂非務也然而上下有際然而臣子樂盡夫領揚亦其宜矣宮商有相應之和為太師者何以別寄其節奏意者招兼五聲而獨用其徵角誠有見春變之常生唯民事足圖庶能相與以有成也大朝廷有餘節而舞宗獨究其本原滋足蓋矣臣嘗受其詩而識焉請為王述之以畢君臣相說之說

歸趨生指辭容並美上下相注亦自然一片

文王發政施仁　二句　　許大

王政有先施仁心之所及也夫文王之政日有仁人之心者必有仁一於窮民而先之亦曰其心之所至則然耳且夫王者之發政其於緩急輕重之次詳之久矣切而有所系然不患可以然其公之行也然而王政亦本乎人為大人所同則然之是而上者之心不及設想是其仁心為有及不若細人之用者也亦不足以紀于其政矣文王之為政于政也同仁政也今觀其皆法所得發政施仁之大業矣然何道耶乎其心務必先行其意矣而其有愛於人心之私豁假史臣以行其之事此自羣公夫立國之規必早定其法制而亦有所自居父母之意益形朝廷以加毀之傷若是而謂文王以其至公之心與其政之至大者而必沾沾於鰥寡孤獨無告之民何亦有其所不暇且此固惠術也非政體也然臣謂必先乃者何也人尚遇大倫仰快然者未必仁心之動也有一蹙然者其情不復籌躊而後也由是而思聖人以什伯庸衆之情廻什伯庸衆之將而必恥其窮於天復窮於我乎吾想由王門而歘河西蘇則幾不保有岐由而不勝哉苦講命之意知其仁心有入人家室者蓋入情當太號呼聲哀者謂此仁人之事也何爾有力者其身益得徘徊而後往由是而思聖人以崇朝可及之勢急須臾難

忍之憂而忍使其告於君亦如告於天乎吾寧悲惻以逆窮質
其何不問哉 鰥民其必無告者老孤子之皆知其仁政行擇人除
州有司之政歷數十年而始成則其難仁之心感於一日而敏
見則甚易而者施仁之易著也文惟其不失此甚易之心求之於
營於高山川原之間者皆可馴致而無難以吾之仁爲天下者斯
民則其順以吾之仁與道物爭此民則皆遁四者施仁之道者也
文所欲仁施於此道之大後之次第於出治則常之一者道其指
施之大以其者必致之先務也仁之先務也而文之所以施於
四者皆未有以名而見之王制不過皆有常經度亦若是而已矣

固未與九 諸大政何類而並重也
並不是發政施仁之大經大綸處何以獨先此四者惟此能進
其所以然

所謂故國者 一章　　張民貴

賢臣進而民賴之其國可世守已蓋賢者民之所托而國所與立
者用人不慎何以成故國乎且夫一國聽命於君而獨予人才之
用舍國人若與君參分其柄何也民所不敢爭者君之權也其與
國同體之臣有既爲君所親任之人引爲休戚故普得民者必以
節世臣爲托國計焉夫謂之曰世臣者當國家累世之後追念昔
德之舊方其始進何進以世臣許之哉非其人世不可與共治身
歷祖宗之朝而謀及子孫既可與創業亦可與守成此其人可以
剪荊棘闢汙萊非所論也且其人遺艱投大常身處爲明之選而

念及憂危私則保其身公則恤其國此與世臣奚啻之三卿晉之
六卿非所論也嗚呼有國者誰不欲得世臣而進之乃往往求一
親臣不得何耶不慎故也上方破格進之格則立談受上知者至
矣上方急於求之選則虛聲動朝聽者至矣尊之寵之而至遲也
或一旦而疑謗從有輕易待臣之嫌與者號者未之深信也忽一
旦而驟進復驟退政新進之情性其始少一如不得已之憂及其
後進乎欲已而不可復已豈獨人才之難知哉亦過聽左右諸大
夫者多耳左右非其故臣與爲標榜以補目者比比也諸大夫豈
無正人於時黨援以誤國者比比也夫亟求賢才之進而共食其

利者惟國人爲最其當賢才未進而不惜爭效其議者亦惟國人爲可信因而察之賢者用可也不賢者去可也又其甚者殺之可也總之視國人如子弟視國之存亡如主伯亞旅凡其求賢若渴無非貽一世之安則朝野中外皆仰若臣而托之矣衆志悉歸而何說起之乾摸同是哉以老成引後進復以今日之後進作他年之老成方其一賢登朝已早有數世之韙問宗可胥皆相有臣而論之矣非人思依而何外假之乾搖民志哉嗚呼民依於君君依於賢君與臣若民相維然後能有其國世之人主不思爲君者人以蠱攵亟斯民之道而徒嘆立國之艱何其無術也

意度衍人與黃陶菴相近筆力之健殊亦似之

左右皆曰賢未可也　　姚士高

賢不以左右而可於其易可者先嚴之也夫曰賢出自左右甚易可矣竊皆曰賢乎而國君以爲未也若其嚴也從衆君作賢之相遇豈非天作之合哉蓋亦有人焉進說於君以爲賢者先容矣吾謂國君進賢之始尤當自左右之先容始何則左右之稱有爲人主之重臣者所謂君前左右是也其人皆保傅之首職可啓沃而代以下久無此變倖所乘之隙則其已發矣有爲人主之近臣者所謂侍乃左右是也其人止攝御之屬乃給走趨有常備日施又加以寺人嬖倖之類是則品格卑矣於是左右而日賢且皆日賢乎而科進以爲可乎與左右而曰賢且皆曰賢乎而不易以爲可乎其易以爲可者何也凡夫徇之私焉一賢也人主每以授權而忘之若左右之屬小人中幾多日日賢而恤謀其道含之無他凡外至之公焉一賢也人主每以相疑而疑之若左右所也地耳雖衆口日賢乎作合其交之往來雖然不可以不慎也左右何不好權安知其不以引進一賢而使利歸左右名器不足復重矣又況君之所歸柄之所以移也日今左右絕不好權絕不嗜利而使君賢因左右之言而進而賢者不已奔乎左右仰不均寵安知其不市恩進一賢而使恩歸左右國兒由此日濟矣又況恩

之所歸嚮之所以成也且令左右絕不樹黨絕不市恩而使吾君
用左右之口所進賢有進賢不已者乎是故明主之所可明主之
所貴也左右之何上其徵其君好爲名高也者而所稱必曰抱道
之儒其君好爲厚實也者而所稱必曰宗璜之彥蓋闇君之意旨
各殊能飾於大廷而不能僞於深宮燕私之地問左右所從爲何
也正以何我甚殺而明君於此乃益加慎於庸上之所易可賢主
之所先慎也左右之逢君其巧君或識其而鼎得人之慶則其鼎
一賢以迎其所喜君或退朝而退之才之暇則其暇一賢以餌其
所愛者而君之所藏有尚未喻於自餘而早已喻於朝夕侍御之

近故左右得巧於逢也彼雖逢我甚巧而賢君於此正如有慎其
慎之如何亦曰未可而已矣未可非絕之也進賢之念雖左右
不逆而以不拒之心然有審之而進賢之事在豈左右而遂信
其有知人之哲哉故曰於其易者先慎之斷自左右始

題之眼目全在左右二字前半是有分位分明後半寫得情狀
透露無一語移置得下一段去

滕文公問曰一章　王汝驤

始終以死守策於後有爲善者也論處蔡之事必效死而後可以
守必爲善而後可以死也去曰其有以死爲其常小國之困
於大國也有民死其君君死其國之志則有以支而其避敵以
圖存者樹爲之宜也事人以待免者言之道雖效而于策滕首
斷之以守而教之以死豈道而棄之長十里危惡夷於焚郊之
地可使以何從復得十得忍以了孫守之於道何以與敵是
故令效死之言而禦守之也若夫彼將以來際之民力竭
矣將言與守之而與死之敢文公之意自知其不能得之於

民也雖然得民何難爲善而已矣能爲善可使民與深溝高
壘來文之而有餘能自強而後死可效父老子弟失之一旦而
不忍不然大任當日太王亦之夫猶其民於狄者而去而卒王
業無不以此且無進亡也弟能如太王之夫亦何所爲而不
可苟能使其民以之爲仁人而與之守則必可使其民從之如
歸市則與之效死亦可知也可知已然不得死之勢
但當然而未効民吾無可去之將但當力而擇善以善結民以
民守國民爲我去與民死之民何我去以身死之聽其何如何者
於天效其必爲去者於宗廟所從此有國者之所知所守者之

必出於此也[illegible]乎是小者有不自知從而[illegible]其皮管大巧[illegible]在事大

何以求免否何輕夫其國而自取亡焉千古而來若此者何可勝

道皆以昧於致死之[illegible]而謀之不審也夫

貫有銘鑄全是一片精神[illegible]故能遐而獲於[illegible]之中 [illegible]

武王周公繼之 二句　張克嶷

大行必俟諸繼者其難也夫文王之後而復繼以武周此古今不多見者也大行願不難與且王者纔有理德而推行布之天下亦欲及身而與耳安能豫期行後世不可知之數故雖然以德則不必有行也以德之行而又不能無待也蓋如文王而百年未洽行則有之大行則未也六州雖已歸心而如殷持傷此亦文之無如何者矣彼膺受命者必賢而作哲史[illegible]雖本之[illegible]而其實足以成而集大統原非文王自爲者也二南雖云化行而[illegible]作未遑其又文之不得已而已者矣後論始乎者必於理者亦後人讀書之辨

而其實嗟夏殷而的損益初非文王手定者也蓋其大行也以繼之者有武王而後有周公耳以旋[illegible]而[illegible]天基自具而臨馭萬方 [illegible]之略是文之後有武仍無異於文之後復有文故文所已爲者武從而振起之文所不及爲者武更從而光大之也[illegible]於人[illegible]與 [illegible]而未知期於何俟于三年之後[illegible]明[illegible]於[illegible]有 [illegible]聖天子之經營固已不遺餘力矣追憶鑒行之初豈[illegible]人久一至於此而遠久可以至此耳以元聖而[illegible]作自具[illegible]矣地之年是文之後更有公又無異於武之後更有武故武之已成乎文者公因而恪守之武之未成乎文者公又因而緬明之也觀

於大物既改而分官定禮尚在韶幼冲之年逮至禮樂明備懿德
敷於時是而賢冢宰之經營不知幾費拮据矣追思彝鼎之日方
意量之又久不必至此而迄久乃終至止耳且夫創業垂統所可
必者在己而嗣續則有未敢知者幸而元子踐祚家和多才十五
王之積累於是始畢耳不然而子或不克承厥父弟或不克相厥
兄將與然抱此未竟之憾矣積厚流長所自信者天命而人事則
有難逆睹者幸而錫齡有驗亦得無恙五十載之勤劬孝與無憾
耳不然而武未受命逮以佚服老公遭流言竟以罔畏終幾服然
留此未盡之心矣是非不足於德也德之不能遽行者如斯也抑

非不欲行其德也德之大行不能無待者如斯也天下有幾文王
有幾文王而復有武周繼之哉以德若彼以行若此蓋王天下若
斯之難也

就定下節一難字落筆反覆皆中題肯而詞亦簡括

夫志氣之帥也　二句

陶自悅

明志氣之相爲主輔而知心之不離乎氣也夫心宅乎體而體成
乎氣志爲帥而氣輔之豈有能相離者哉吾于是自二五各正以
來形生神發莫非氣爲之也與天生萬物以氣而獨與其人以心
並付其氣之至明者使之統攝運用乎氣而氣之在人乃爲五行
之秀原物之所以大異于凡有形者之氣矣彼謂于之不可於心
勿求於氣豈知此發乎心之說然不動同于太虛之氣與於一而
氣取其未見心之有所命乎氣也亦未見氣之何以效命乎心也
方心之湛然中存又何妙合之有復乎靜一有常且未見心之有

所用夫氣也亦未見氣之何以應用乎心也則出於吾心所稟之
氣機而觀夫志於何思何慮之中而忽有所之焉正時耳目之所
加手足之所指揮之則有何導之則有方未有志先而氣敢後者
於此乎乾如理作之自然有志而氣之與也此可於吾心所運之
百體而觀夫氣凡一官一形之生而莫或有與焉是故耳目之爲
視爲聽手足之爲持爲行從令則以生用命則以受未有體在而
氣不赴者蓋順乎陰陽變合之自然而氣乃體之充也若告子之
不動心是心不得有其志也心不得有其心則氣亦廢而無所用
獨不念人生氣以成形尚無志以帥之而氣之充乎一身者其能

氣之節宣不敵於攻取氣正心不得有其體也心不得有其體則氣何由而不已責觸不念人生者以蔽心自非氣以充之而志之寄之而為者其文有所於紀而得衷其變化後天蓋不知心與氣之未始相離而內外本末之不可不交相養也

上文心氣對舉此獨發心之言志吞心之寂然不動將本無可說之可說也文於此處體認分明道身精美亦老健無文

我知言　二句

張昺

言與氣受治於心正心之所為治也夫知言養氣此心之為也而心乃由之不動矣豈非治之俱治者乎孟子意曰人有所失不可氣也我有所長不必諱也若我之至於四十而不動心也我則有道矣心一而已物之涉於吾我者將無窮而必以言為端見端感於動之機也方言之出於人心而入於我心也與我異者皆是與我同者未嘗自謂必然者皆是自謂或否者未嘗明我將何其異而然之乎抑以無心自欺我將辨其異而否之乎又以有心欺世如是而我之心疑矣見多自審顧久之而後庶幾有以決其疑

而心之所也甚矣我則以斷其者天下之言也不受者我心之知也夫亦惟是以養其有覺之質以致其窮理之功如是者有年而未與言接知在言先既與言接言在知內進退俯仰之際我裏仁義之時不亦從容坐照而有餘乎蓋心本常明而不得執言者其明不足恃也故我之不動心道在知言也一而已我之出而持世者將無窮而要以氣為用此靜極乎動之幾也原氣之聽命於心而為帥於心也氣之留我心為之而心可得專其權心之屈伸亦氣為之而心亦必將其力我以慮心乘之乎氣將發而難收我以息心處之乎氣將勝而不任如是而我之心惟懼亂徘徊觀

守久之而後庶幾有以[illegible]其守而心之所[illegible]也[illegible]矣故曰以義定者
氣之[illegible]使夫心有定而心之[illegible]甚大氣之大亦惟是[illegible]心於
任事之[illegible]道[illegible]是者在外而[illegible]散於心[illegible]養以
祝其復心運於氣[illegible]養以得其道處[illegible]大道[illegible]之[illegible]得
生民[illegible]之所人心[illegible]揣摩[illegible]於物乎靜心[illegible]自歸[illegible]不得於
氣者其[illegible]乎[illegible]也故我之不動心[illegible]養而[illegible]發之[illegible]見
我之[illegible]矣

句[illegible]心[illegible]文[illegible]心[illegible]夫養氣中
處[illegible]揣摩[illegible]功夫[illegible]解[illegible]文[illegible]

行有不慊於心 以其外之也　張江

明矣[illegible]外[illegible]也人心之[illegible]行義也行不慊
心[illegible]之[illegible]外[illegible]矣告子曾不之[illegible]以生氣哉
氣[illegible]不可[illegible]而有可生而[illegible]集義者之心而已天下
無心外之氣心之所不[illegible]之天下[illegible]心外[illegible]之盛
不[illegible]行
內[illegible]心
也[illegible]以[illegible]內不
月則[illegible]其心之本然[illegible]心[illegible]矣 [illegible]之

心[illegible]不在故
也使[illegible]中[illegible]外者[illegible]而心愈
者[illegible]矣[illegible]道
乎[illegible]之不[illegible]不外乎心
[illegible]不外乎心愈
[illegible]矣[illegible]未嘗知
義[illegible]外
也而不知[illegible]心之所以[illegible]其變化[illegible]以
在[illegible]形於外也而不知[illegible]心之所以[illegible]始[illegible]以義

為外不待於言勿求於心而已矣〔illegible〕不得於氣〔illegible〕而止
明而已矣以求動其不動心也〔illegible〕之心〔illegible〕
以氣為外不待於言勿求於氣而此心之氣之大用從此而已恐
貴得分別之〔illegible〕乃更其不動心也〔illegible〕不動之心日已何
不思心之〔illegible〕而外義乎〔illegible〕之為之而內外心之
義乎〔illegible〕以保〔illegible〕也
心〔illegible〕今施於人〔illegible〕節〔illegible〕貫
處皆在行其間以見〔illegible〕力大〔illegible〕行

非所以內交於孺子之父母也　二句　宋鑑

無所爲而爲之可以識乍見之心也夫內交要譽惡其聲人心時
或有之而非所論於不忍之乍發也今人益自驗之乎嘗謂人心
之偽也大都得諸從容審計之餘而稍然相遇目前危有所難兼
有時亦有所不暇容取夫勉強爲善之意而特心之自中之充塞
無間者可想已有如怵惕惻隱之心從入井之孺子生也斯時令
人目中止見一孺子耳安得更見一人耶果有人焉有其旁猜之
弗見也則斯時令人意中止有一孺子耳安得又有一心備別有
心焉隨其後也非不見也獨是亦定之餘或者衆以告人而人已

竊竊然議其後矣衆此心以告孺子之父母彼父母必感我也人
得而議之曰所以內交也衆此心以告我鄉黨朋友交口至要譽
息也人得而議之曰所以要譽而然乃所以惡其聲而然也夫今人
非聖人非賢人自爲知其非內交爲知其非要譽非惡其聲且
有亦有共人之逆乎人情之論也然衆此二者以疑乍見之人心則
吾得爲今人解吾得爲今人白其有成見之設於中也係旣之而
急應之才力自聰明由相猶而不給所旁給者何途非有先入者
爲之主也驟發之而驟收之耳且不是欲貸片時而不能又何能
以兩顧稍令易一覺焉而已有一父母之心已有一鄉黨朋友之

心一若環相何也而此際則外心之紛紜無隙可入耕今轉念焉而已有內交之心已有要譽惡其聲之心一若事相接也有此際有內心之爲質無地可容夫功亦何居名亦何立況語吾心之初體本無是也而何從得傷人害人之爲且有所爲而爲善有所畏而不爲不善質諸吾心之初念渾無屬也而有可得不學不慮之良抑有疑怵惕惻隱之心者乎否得 一爲令人讀之曰

之曰非然也非然也

段落指點與良勝人長技於是中包管歸理尤能幽竹

伯夷隘 一節 韓菼

究爾聖之行之所極君子有以自命矣夫隘與不恭亦從乎其行之所極而爲言耳必爲夷惠言也學夷惠而無失焉是在君子且夫古聖人各行其是於天下豈必後人之我從而流風餘思每成新於不自已夫事之獨居其至以示於後者有必能無失者故爲聖人前施其失之所必然斯亦小於見聖人而知其失而以爲無傷斯又過於信聖人者也予泄夷惠之行詳矣兩人各毅然自意若此而往而毅焉然閱數百年辟有俊傑之君子往往慨然而興曰是可以風也且夫聖固有不可知者有可知者不可知者無

不至者也而得其似者亦寡矣有可知者偏至者也而每易於有所似以成名於天下是故吾竊知夫後之欲爲夷惠者衆也而之乎其途而失所以轉咎夫始爲之者之開其端則夷惠何以解免哉是不若早究其所極而爲之說此君子之責也於夷惠之志也且夫古人亦安所得百全之行而居之假令旁有審順必求無礙彼之累於吾身是必中立依違而後可也夫古之君子欲行其志且犯天下之不韙而不辭可知夷惠猶未爲其甚者也即論世亦安所得決意之古人而論之假令爲吾所恐不敢加毫髮之疑於古人是必當同傅會而後已也夫誠爲君子獨行其斷且反

古今之所是以爲古人共信者莫若夷與惠而孟子□論其□□□□者也吾得而
夷以隘而惠以不恭是何也夷惠之行之所必至而君子之所不由哉
不可以其在聖人之身而有所不察於其行之所由而□有
世必有因□夷惠而後世之爲隘不恭者也有後之人□而推其失而轉以
爲夫是何以處夫聖人之將□其所守□□□□而□名
也君子之於隘不恭是其之權一然護古之私正欲借夫古人之故而
已矣古人相行自有其全隘不恭衆其徒之小者□而世人得自
非隘不成其爲夷非不恭不見其爲惠摘其說以學其似是何
其便於後世之即於隘即於不恭而遂以貌於夷惠□也君子
豈爲定從違之志不恕古人之隙正欲別留古人之眞而已矣故
曰君子不由也蓋夫隘與不恭自夷惠開之而將不知所極也則
自隘與不恭而豈復有夷惠哉君子勿於此中求夷惠也惟不由
乃後可以不爲夷不爲惠即不然亦可爲夷爲惠見在君子

隘不恭非夷惠全身乃就清和偏處推極如此孟子既稱爲百世師又□其者以隘不恭爲聖之所以清和故特發此論非攻摘夷惠短處也文□面闡足深得立言本旨

朝廷莫如爵 三句　　魏方泰

歷稽達尊之所屬而知其各有所宜也蓋爵齒之尊也以朝廷鄉黨而德之尊也則以輔世長民也三者之並尊於天下也今夫人之與人相等耳不知何以有貴貴之義有老老之義而又有賢賢之義也及進求其故而義有所以可行所宜天下之人皆凜然於所共尊未嘗有所偏輕偏重於其間也振古如斯矣如爵也齒也德也爲天下所達尊也而爵何以尊乎以有朝廷則宜然也蓋兩貴不能以相使兩賤不能以相事不尊其爵以示之天下之人有日習於凌競而未已者矣於是序其爵之高者爲更序其爵之尤爲者爲後天下雖然知貴賤之有所然也蓋有朝廷以爲聯屬有常而無有與之比其降者已非何以尊乎以有鄉黨則宜然也蓋雖天子亦必有父雖諸侯亦必有兄不尊其齒以示之天下之人有漸流於倫外而不知者矣於是序其齒之長者爲更序其齒之尤長者爲後天下秩然知長幼之不容紊也蓋有鄉黨以來有年有與者無有與之等其獻者已德何以尊乎以有世與民在則宜然也蓋刑名不可以濟世禁罰不可以宜民不尊其德以臨之斯世斯民有欲進於治安而無從者矣於是因其德而爲之輔導由其德而爲之長屬而後天下悠然家有寢之休涵教養

之要也若言有官者以求致吾有言必得有寵之矯其失者已

夫天下可不止有官守也則勿謂得之只別如其得可也

意且引陵隊老場屋之正宗也宜引為而江以皆不於幾理京

本處求深學但於字句將和中正所向其後在於作者各選試

說所為文諸之未不自知所以去矣宜急以此挿上之

孟子謂蚔鼃曰　一章　　張大受

大賢不以齊臣自為而深責夫為人臣者也夫孟子不為齊臣故

進退綽綽然也彼有官守有言責者其又何說之辭且人臣之事

其君也分可不可近諸亦不忍恝必盡其身於可化可止之地待

其君以治若近之交何以愧後世爲人臣而不忠者然而君子

之用心正自有謂也彼蚔鼃不度於王而辭靈丘請士師則闊於

進矣數月而不言而亦不去則求於退矣已而言言而不用而致

致以去雖未能見幾於進之始亦能引身於退之終矣故孟子言

幾不知官守之不得則去言責之不得則去也然而孟子之所以

自處亦正可於所以為蚔鼃者而得之矣讒慝者毋罪而就我而

方者擬進之矣蔣齊有司而不能自達者獨蹇蹇於盡其職於

不爲官之時以度其可化與否而毋恕然於其也且使世而者無

爲曰貨也好貨而誦公劉好色而稱古公齊王宣不能直諍者獨

爲而爲之若見其言於不當言之時以決其可言與否而非默然於

齊也且使以而者問而無恥也是固可以進乎君必貴難其堯

舜不敢陳矣如此則齊雖退乎直既不行雖爲卿不欲受矣彼可

退而不可進者但見不仕之爲高而不思君臣之義受之以官曰

不足與有爲也責之以諫曰不足與有言也胡不效蚔鼃諫王之

後也彼可進而不可退者但見三已之可以而不覺爲贅之爲職之既驕曰吾將有行也豈知之不聞曰吾將有待也何嘗知蚳鼃數月之言也由此觀之致然立人之約義不合則不去者固猶因蚳鼃下矣若托於綽綽然之餘裕徒委蛇進退以託其術又豈知孟子之所以諷齊人者乎

通篇以孟子作主以蚳鼃帶敘而於題中節節更無遺漏取徑既別文境亦超

孟子謂蚳鼃曰　一章　魏嘉琬

大賢無官守言責故不同於言官也夫蚳鼃言官也言行則進不行則退固然矣孟子豈以進退發其言哉蓋孟子於齊不受祿所以處乎事外而其言亦爲事外之言故不願以一官縻其身而進與退皆歷歷也乃齊有謗臣以蚳鼃者辭官靈邱後請於王爲士師閱數月乃言而不用遂去其初亦不免爲蚳鼃所後卒於其責無負可謂明於進退與而不知所以然者孟子之言之微之也齊人不知轉有以是律孟子者豈孟子亦有蚳鼃之責亦當如蚳鼃之去王既不用其言亦當如蚳鼃之去乃人而不自爲其進退之義於已反不知哉不知蚳鼃本有言責也盡其言始盡其責而後可以守其官故以言爲進退也而若孟子之進退固綽綽然也豈其亦有官守亦有言責也耶乃孟子之所以不官者何也天下惟事外之人可以無乎不言而如士師言刑而刑之外有言遂以爲越俎故必以刑爲言也乃齊之失政也多矣無一事不當言而既受言某事之官則他事多不得言者惟無言責者可以無乎不言既無乎不言而齊之失政于於是乎無不知也且事外之人即不用而猶可以不去而猶可以言即如蚳鼃諫王而不用不用而不去遂以爲貪官故不用即不可不去也乃王之慰言也久矣齊臣無一人

敢亡吾予一人敢言又以不用而去有亦臣退然一人言者皆無言責者可以不去而猶可以言不去而猶可以言則事勢亦有不能不問其言有齊猶不至無一人言也不然凡有官守一職當官言其當言耳況言之不用遂以去繼之者何補也未然齊而又以一職為之進退焉匪是也哉

能於題外注題見君子卷懷行道之良苦力為人致討

五百年必有王者興　一節　　嚴元淳

觀古君臣之遇而知運會非偶然也夫乘五百之運而王者與名世雖生於其間此元會之必然也豈獨古如是哉從來天下治日少而亂日多其亂也必有人以致之非獨其主愚也而其治也亦必有人以開之非獨其君賢也蓋君臣之際交相須也而其數大約俟之五百年何則開創者之精神法制盡足及乎千百世之久然大約憑其基者幾年享其成者幾年其後乃因循粉飾至於不能以終日矣然而先世之德澤未運一時之流風善政猶未盡改革也天下之人思其祖功宗德未嘗不恕其子孫迨至紀法盡壞

二比敘得虛界穿插精采

陵遲至於不可救而後窮變通久之用乃自此而開故夫五百年亦人事將亟之機也造物者之監觀未莫或已於一息之頃然大約積劇定命者幾年保右申命者幾年其後乃氣象蕭颯駁雜不可究理矣然而帝心之仁愛未忘一時之災祥變故猶足以警惕而警覺之若尚能恐懼修省雖無道不失天下惟其百六之會窮而無所復之而後始終往復之運乃自此而更故夫五百年又天運循環之日也於是　姓不再興而忽焉草茅側陋之中有受命而為之帝者蓋自開闢以來五帝官之三王家之要皆際因斯之運以與天下更始而必其轉移力任經營之主所得與也

佩簧與口擊

夫使力至經營者可與則古昔大彭豕韋之屬亦可爲之而終門
而姑縱夫帝王之統矣而天必爲之更生王者開創此剝復之道
而人人理數之不可易者也使內天子不能自爲而忽於植輔扶
衆之門有所起而爲之臣者蔡自古今以來五帝其佐莫及
臣主俱賢要皆依日月之光以共贊王業而必非苟且簡陋其作
之龍所得上也夫使聖賢其君者而可與其近世管晏之屬
亦可旋轉其際而仰伸于伊呂之閒矣而天必爲之更生聖哲
知此上下之交而明良遇合之所一定者也夫既聖有可必而
民不發無主而天下不至於常亂即不幸丁末流之運而人心先

可自安以爲進之已極即運之將轉也蓋不獨自古爲然也惟其
數更不來故賢人君子有以自見而吾道不至於終窮即不幸遭
厄窮之遇而吾心亦可自慰以爲道之將廢即道之將行也蓋於
今當亦無不然也而竟何如耶

劑中無經籍縱有好食亦不過寡作聰明霸巧出耳一涉議論
非無稽之談即氣象萎然蓋由理不足以見極詞不足以指實
故也此等文堪爲藥石○○何神脈重在名世一邊乃孟子爲
已身寫照也文於此尚未審重輕不可不知

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 一節 方舟

大賢原天之不[illegible]天下之人[illegible]本
[illegible]治天下之人[illegible]今而
知子向者猶未知天之[illegible]今之天下而[illegible]之臣
身而以爲治[illegible]之有日也乃今[illegible]下之[illegible]以外[illegible]今之天
下而不[illegible]有[illegible]人之質[illegible]
[illegible]然[illegible]心[illegible]以[illegible]之心不[illegible]天之心不有
不[illegible]者[illegible]天之[illegible]有[illegible]不[illegible]人之不[illegible]
矣而[illegible]今[illegible]之[illegible]人之[illegible]者

[illegible]此[illegible]也
夫天之未欲平治天下也[illegible]之身[illegible]當今之
[illegible]天下之[illegible]治天下者[illegible]見[illegible]合[illegible]容[illegible]
[illegible]不私其[illegible]者[illegible]
[illegible]而行[illegible]
以[illegible]以今[illegible]今之人如[illegible]治天下舍我其誰也而
[illegible]之[illegible]天[illegible]子[illegible]人之[illegible]者[illegible]轉於
[illegible]不[illegible]行[illegible]不可而天
下[illegible]有可爲之人天下雖無可爲之人[illegible]猶未[illegible]之

急而序待可以自解也乃今之所爲日以憂者猶如彼而向之所私心自負者已如此而何能釋然於懷耶抑予何者皆爲是天之事也其皇皇焉自以爲及時應數之人而不知天之所廢不可興也使天欲有所轉於天下而何遂憒憒以乞於今使天稍欲有所用於予而何必遲遲以待於後此又事可逆睹者也在予固無如何而嘆我躬之不閱今天亦必有道而非盡造物之不仁而究亦何所容心哉而乎何爲不豫哉予之身性天所以處之而今之天下亦性天所以置之汝第外觀於今之天下而內共於予之身而又以觀於天之所以處予與天下者而可以無疑於予之不豫矣

題面是何爲不豫題中却句句是不豫文能曲肖神理沾氣獨行宛然如自孟子口中流出

詩云晝爾于茅　有恆心

王汝驤

卽民之不緩其事而心所由可識矣蓋民之心係於其事也豳風所稱非其所事於恆產者乎孟子以人君爲國期於得民之心而用之而使獨汲汲於民事君得毋謂民之事民自急之而勸功樂業之常無待上人之指意哉而不然也民事不可緩非臣一人之私言也古之人明於經國之計者首重乎民之所以爲事自衣食以至孝弟有不容已於規畫之周者則於敬民之原考先審乎民之所以爲民自于邦以至於疆場皆有不容已於歌詠之致豳風之作周公以民事告成王也詩云晝爾于茅宵爾索綯亟其乘

屋其始播百穀思東作之將興而冬春絺綌有其愛土物而心藏念農功之既終而有蠶桑既見服勤以寄而思急農有所圖復陶穴以役在嬪在家將以定民所牧民業者數日之務而人有可戀之田廬故其民自是編氓耳以奔俟興役荒所爲存在野而冬入邑者非一朝夕之故而人之各務於休息者是者何也民之可逸也今何以遂只有其作之而不敢故制產者也者之今苟或逸之而病民故貴賤爲人君是以急也可定爲民之身已耳何以分世業之餘民其手足者於此何以附其心得者於此稼穡艱難心後何之以可是見恆其生已耳有爲雖桑田之間長其子孫者

於是門所以逆其憂者於[illegible]宜急起而[illegible]於是乎今何時乎
思之往者[illegible]有當[illegible]名[illegible]而[illegible]人[illegible]作乎
[illegible]不[illegible]不愛[illegible]休息乎有
[illegible]心[illegible]外猶不[illegible]也[illegible]有[illegible]民[illegible]公安
所得[illegible]之[illegible]
制[illegible]之[illegible]之[illegible]對其[illegible]不

詩云晝爾于茅 [illegible] 張江

民亦自勤其事而思[illegible]之[illegible]民[illegible]
耳[illegible]也[illegible]心[illegible]以[illegible]事為[illegible]緩者[illegible]詩[illegible]好佚者
人情[illegible]也亦[illegible]以為[illegible]而書論治者
遂[illegible]是[illegible]天之時分地之利[illegible]人之力以[illegible]民
命[illegible]以[illegible]民心[illegible]者也[illegible]為[illegible]者領[illegible]此乎哉
今夫人君之殺民[illegible]其不殺民事者亦各有道矣[illegible]治其
者勤勞曰於[illegible]文章之[illegible]道一[illegible]乃稱至治而不所以農
夫手足之烈[illegible]勤治本者惟盡心於蠶桑耕織之

圖謂思深[illegible]始[illegible]而[illegible]以小人稼穡之艱難警於朝夕
[illegible]者周公其知道矣為之[illegible]詩[illegible]七月八章大率皆為民之勤
於[illegible]作也而其[illegible]者尤[illegible]若[illegible]數[illegible]其綢繆家
室之[illegible]不忘樹藝[illegible]理之事[illegible]之[illegible]勸勉之[illegible]須臾少
緩[illegible]而[illegible]其[illegible]心而舍力者[illegible]矣美哉非[illegible]其[illegible]為此
詩乎蓋[illegible]於民必民有其恆心而後可相與[illegible]於國必
君予以恆產乃為能不失此心且夫唐魏之[illegible]於要
稼[illegible]其憂傷至於山樞蟋蟀此[illegible]羔羊朋酒[illegible]其細
已甚矣而論者猶以其民有先德之遺何者民[illegible]之

於服勤作務之下失朝夕之防而所為勤以厲其心於勿放也且夫齊秦之強也由鍛何人競勸乎蒐田馴習中戎十予郊於伍兩比諸犢以獻豜之忠順仁愛小人不駁矣而論者猶以其民為可用之國何者民生不淳道有善之於安居樂業之中此固盛之保聚而為市以固其心於勿遷也不然當日者何能以積事開基公劉以夕陽定國一切詩書教誨求暇經營而傳數百年其子若孫猶得以歌詠之以為風俗是道何道哉有恆產者有恆心苟若誦七月而徵國乃事也

後半才思濬發具見平日讀書根柢前幅更能綰合有恆產何則無遁飾矣其佳處自不可掩

徹者徹也　二句　　韓菼

徹與助有何實而若各有其意耶夫徹與助既仍夏代之制可何異其名然即其義思之亦殊不相遠也吾以為周之法行於由徹之中寓維新之意蓋一王代興其國家各有恆民之恩故有以掩其師古之名而使其意若不相謀千百載後猶得考之文而得其義也如什一之制三代皆然則夏后任土作貢殷周俟皆別之而必助與徹之各異何哉制不改夫前朝吾儕小人其與君主者如故也無何而奉上別有名矣又無何而取民更有辭矣則民亦不解其何故也法已習於往古父老何知恆慮與朝之多事也乃易一令焉而民樂矣又易一令焉而民仍樂矣即上亦不言其何故也皆思之矣周以積事開國知闢閭之不可獨為治也夫昔吾先世嘗胥手足之勞亦在中葉曾度夕陽之舊君公至貴共為民作苦久矣爾民何自私焉且使吾子孫食一民之德以為此千萬民所拮据而成者也庶於徹之義有賴乎夫在當日弟姪傳為微已耳傳之既忘之矣而此意亦何可沒也哉殷自元鳥正域如卓野之不能下究理也夫既不如夏后王躬則襄以定賦復不如周先人致乃辨以又民國家為賴惟綢民國利之矣寧民忍自薄焉且冀我後世立萬民之上不敢忽我農人為問報於君者也庶於

藉之義有合乎夫在今日欲遂忠爲助已可想之義並之效然遊意豈與同盡也故民愚恒苦於更者故見而之未亦斯民人罹之日也而乃以助與徹安之若日吾弟欲其共旣用嘗弟貸其乃心公家也然之上者不加多而叔有美名之可受法久而害於小家故貢上之名猶君民相臨之勢也而乃以助與徹為之名則是亦同而異公之此亦自爾歷考之也取之下者亦不過而有併於制之其他文人非有反乎古也而起而先王而制之亦知其終也也徹者亦不出於非不自於今也即進我文武而求之可亦知其無他也助者藉也

訓釋名義皆有精思描寫處亦具見致

夫世祿 二節 李光地

以世祿見助法之當行蓋其為兩代之良制也夫世祿行於公田者也行世祿而不行助可乎用之徹將被之助也故孟子與齊詩以明之日上者有改制之名無變道之實殷之助法所以吾者以其常養不能無取而有以民休戚之意故公私兩利而今君而能無百官有司無祿可託於以使民日用樂也則雖助法不行可也夫世祿將者行之文官何之有不則必以人之為有所恤止之有供則必恒產之有以助法者善制以定而上下無憂故當樂我則公家之食與民先而民同之日稍有而懷不幸而有兩場之

憩則上呼嗚號而有潤下之勤所謂取盈者無自也下亦奔走所習而有急公之義所謂助者無有也用之先公而大夫皆有世業其於人也皆有不逃故其詩曰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此則世業之家各有思患以食我農人是以其下化之而其忠實而見其貴擇之前也大言公田者驗之殷制設日治地莫善於助似乎周之猶於助只由此言之則雖周亦助也蓋其田雖有七十畝百畝之殊而其有公有私也則無殊其於公田私田也雖有各收其入與均分其入之異而其為借其力不賦其家也則無以異自公劉遷而徹田為糧而乃有頒鄉一似借制之久更然至文王治岐

而耕者九一仕者世祿焉乃知良法之不改故曰先王有改制之名無變道之實也嗚呼不能無君子小人而取於民者不可廢乎致古之道以復古之治是在君之盡心焉耳矣

落上節能得題前語意轉入下節自絲絲入扣後幅公劉文王二還尤極精確 原評

詩云雨我公田　一節　　韓菼

引詩以明行助善也夫周之徹本以貢而行助也[illegible]之詩豈以此而始知行助哉無於助之行猶信今夫[illegible]代之制其精思美意名實因革之故學士大夫往往講明而切究之此即其故無敢遺文散佚而猶不忍使其無傳而況乎其為可求者也[illegible]於詩之人世祿而追思夫周之盛時受祿者勤於農以奉公[illegible]之人歎耕與天之知[illegible]矣以在大田諸詩皆世祿之詩[illegible]可矣則有不獨可以證世祿而與助法足相明者如大田之[illegible]之殊公田者非即大田之詩曰雨我公田遂及我私君亦知公田所助乎凡有所與乎天下者必使之得其所養夫率土普天之義小民豈得[illegible]之所法行助[illegible]公有[illegible]使得私之私之而人得其[illegible]先王之[illegible]人皆於力田之[illegible]可白[illegible]也凡行助[illegible]於下者必使之[illegible]為取夫天下一家之治天子亦豈得專其食[illegible]之助法行私[illegible]也[illegible]公之公之而人[illegible]其取焉者先王之[illegible]民於畝[illegible]之中也[illegible]其智[illegible]由此知周之行[illegible]者[illegible]民家[illegible]之故多入[illegible]詩均指[illegible]此非無意也[illegible]寒[illegible]與風之[illegible]用[illegible]之[illegible]相同[illegible]之[illegible]亦以[illegible]我[illegible]時[illegible]本法於前

家者至今不衰耳而臣由此知周之別名後者亦有說也而洞取
毀之時奉改玉步而公劉詩偶變文為徵亦非以為號也後遂
以是用時起義上與畢門既立遂以名天子之門造作經典以
名天子之門用為著令所起而不知其自興館後所增受於周助
者亦惟由傳耳然則讀大雅之詩不可信也之行助說夫足以當
其時民多媚其上之文而一言有不忘者之意其詩勒而不然其
當勞苦而不自恤其俗至於不應役而相搆以起大役而行
其門臣是以忽有感於庠序學校之教也

旁推經義與題相呼乃作者長技後多做效者而議解之經文詞氣之秀潔莫能述矣○作者為有公田句得少洗發

設為庠序學校以教之　射也　劉巖

教設而廢者何上有因則鄉學之義昭矣教民者之大務也庠序
學校設有行於民者非無義也教之不重則教之之道也造者
善之規制以學始此化行自上者也然亦未有教不行於下也實
關之國而能養天下之士以成其材而升諸賢能者所由因學與
鄉學並建而為學相因學以分眾也惟助法既行民有庠則可
議此矣當是時設井分田之制定則民有成產以受恆者所豐為
士之分而鄉遂都鄙之法行則上自考選而登必有小成大成之
候然則庠序學校其可以不設而教其可以不與乎庠序校之名

教者其人由鄉老之所衙閭而隸之於鄉大夫之職而總其教於
大司徒學之所教者其人由大司徒之所官與而隸之於小胥大
胥之職而總其教於人樂正是國學之所由與鄉學之所造者也
而鄉學獨異其名何也蓋國學之十有二年者其實必皆美
且文有其義必已精而久至於鄉之只可哎
特為之者之亦有所專也凡緊有未習也途而進術之陳之
亦有所入也古者勸能講藝射之文雖
於鄉而不寧取射者也非而延接而几將其名也
語之材雖國學亦有教哉為學校設於鄉而不外於時言也夫而

誦夏而絃昭其業也古者行射宮選士之與雖鄉學亦有射義焉州序設於鄉而不翅彼決拾也直爲體正而志昭其德也是則當其族師所屬者不用旋予長老之前即遊心乎序序之地既有以薰其所處服息而不至於流州長習行所學者不講習乎德行之訓即從事乎道藝之科又有以敘其耳目心思而不至於偷則化日之聚而升諸國學者非此序校之所有而成之者乎先王之於教也蓋加詳矣

衛深原

詳核典重剖[illegible]茂策[illegible]分合與帶處有[illegible]貫串其經

設爲庠序學校以教之　射也　　陳鵬策

設教備於鄉國而其義[illegible]民食足則當思所以教之者故庠序與校設於鄉[illegible]也然鄉學之義又各有取斯遊乎司之當[illegible]化之成始於[illegible]於人才而化育之成由乎一鄉以達諸上國是故有國家者[illegible]教之之不可以緩必務乎次第而從事[illegible]其道法其有[illegible]名義之[illegible]可稽也若鄰之[illegible]修[illegible]公田之[illegible]可以[illegible]之[illegible]疑矣當是時合[illegible]而知[illegible]敬老尊賢之意方[illegible]形於鄉[illegible]不自知委於[illegible]而興[illegible]俗[illegible]之區亦自勤於朝夕而不容已而[illegible]行於[illegible]致政之卿大夫第其[illegible]人之子弟皆造[illegible]其政之[illegible]選之[illegible]其[illegible]之[illegible]天子[illegible]之[illegible]其[illegible]之[illegible]公卿大夫之[illegible]凡國之選[illegible]其教之[illegible]之[illegible]於朝此則道德風俗之所由同有今日之[illegible]爲[illegible]者其名造材因所處各有常[illegible]不可以不心知其意乎也彼[illegible]之爲教

庠序學校之教可以遊於其後矣有所謂[illegible]於[illegible]者天子行於畿亦惟是民[illegible]方設進之遺[illegible]未遑乎今也[illegible]其[illegible]有[illegible]之而

者處其一而鄉之爲教者處其三又並其說以處此合不得爲首

者之中凡爲之之典詩書之禮各節之地其道與不備其故往往純

而齒之日學而邑已顯名別遂爲發化之地凡發也以上而教人

以士賢射射以上而其義又行事又故分有別之爲而爲存爲序

而法益章夫士必修於家而後可試於廷致必先於成者州閭興

後可以列諸太學布之成功矣三代盛世所以淑人心而造人材

由此其選也亦何妨修司

爲十鄉以鄉以分對其下裁不能相對往往對學等指以相貫

今何如實據則代之學補對鄉學其何爲深成邑然非學何與

抵悲亦見不到此

設爲庠序學校以教之　射也　顧渭河

教民者極其備鄉學之義可先舉也夫庠序學校古之設教者備

矣仰鄉學之名而繹其義其爲教也思深哉嘗觀先王之教民也

蓋合鄉國而大爲之制矣論教所由成以建於國者爲之本論教

所由起尤以行於鄉者爲之先州黨所學與井田爲至近而其義

不可不求詳者也吾讀大田之詩縣討其鄉之民率其子弟奉其

父兄螽斯蕃衍於孝弟力田之義而三農之際弋獵蠶研農既相

樂也是用民事而教已隱寓其中矣雖然教之必有其地春絃

夏誦無一定之所以爲之聚則言龐事易而不可以有成教之又

不一其地選役造士無遞升之處以爲之階則志衰氣惰而莫能

以上達是故由農以入於士由士以入於官惟其才之有造而廣

而爲之制與夫分類聚以備所共視學廟者擢其秀秀者觀其成

視其人之所就有差而等之不惜委曲周詳以善行其教曠庠也

序也學也校也所設以教之者至詳且盡也迨於今時雖鐘鼓遺

澤殘教矣而儀章之間徒名失實湮沒而無稽者可勝道哉且夫

先王之法制不求其故而徒襲其文雖鄉曲至近者已習焉而莫

之解因乎其名而深思其旨雖流傳已遠皆可意會而得之說庠

之爲養於養有取焉覩天子臨雍拜老之意以行於鄉而鄉之中

近於父而知愛矣近於兄而知敬矣引年尚齒庠所由名也校之
爲義於教有取焉倣司徒論秀書升之法以行於鄉而鄉之中父
與父言慈矣子與子言孝矣興仁講讓校所由名也序之爲義於
射有取焉舉元日習射上功之典以行於鄉而鄉之中爲人父者
以爲父鵠矣爲人子者以爲子鵠矣此禮此樂序所由名也夫鄉
者王道之始也先王之設教多方而必以此立其基使之化其偷
野作其親遜之於井閭升之以孝秀而庶乎可以觀光於國也

分合映帶無不澤以書卷故但覺蔚然深秀無藻繢之迹

設爲庠序學校以教之　射也　姜宸英

於養之後[illegible]教而不同其義者[illegible]先[illegible]夫[illegible]不可發則庠序學
校之設[illegible]教[illegible]其[illegible]之人[illegible]又有如此者今自井
閭[illegible]之所由
興也[illegible]之[illegible]由起
乎外而教又不[illegible]吾固
其教有[illegible]使於其所近
其[illegible]也而人也[illegible]之選也而[illegible]其
[illegible]教又不可以不專也[illegible]秀[illegible]進而進於成均吾

不以[illegible]合[illegible]與
[illegible]不愛賊蹶矣今以蹶之[illegible]
[illegible]也似乎繁重而
近[illegible]各有其義[illegible]之不可
[illegible]不[illegible]其名不[illegible]之不同
[illegible]其名[illegible]其義之所自寓於
其義之[illegible]然校鄉古之爲
教者知[illegible]校與序之設者乎庠
之設何也吾聞之學矣國老[illegible]養也[illegible]亦有

之序者養也校之設何也習鬬之學矣教以詩書教以禮樂蓋言教也序校亦有之校者教也序之設何也習門之學矣大射選士先射序終習之射也而序亦有之序者射也大略其義於序字校之字者亦得之而亡焉夫殺之爲説創制之深心可彼等而有不老忘六因其義乃明其所尚於是教創之義者亦猶夫當公田之訂惜乎此之制古人之成法可想像得而人必以說其文者之從來久矣不然彼是庠商周之世何以獨爲商學之何以氣弗同又如此也

易簡重題段陳次議若尾氣脈一貫所成於古人有歐陽氏之

進學時

夫仁政　二句

吳端升

仁政有自始當辨井地之界焉蓋井地爲仁政之大而不先辨地可乎則經界其始事矣昔鄭畯曰天下事其始不立其終不成君子籌定其規模而後從事焉是故播教者明倫之始也授産者成賦之始也而始之中尤有始焉者君行仁政勉之是在子已仁政無速效廣教化美風俗所以樂其政之成仁政有先圖制田里物土宜有以謀夫政之始夫不自經界乎井有界焉所以辨也界必經而軍其功也經其水道則始於廣尺之引而達於洫澮達於川者皆以倍爲數此其界也至於句矩之溝有溝之廣可知矣經其[illegible]路達於畿者皆以軌爲度此亦其界也[illegible]而吾以仁政必始乎此[illegible]無游民任桑壤也彼提封萬井之[illegible]之溢田幾倍焉[illegible]之許與悉[illegible]分民有分土也彼[illegible]之亦得

四達以利戎車而王者類不可轇折參伍往爲壁壘塹則其界也
南北千百亦爲溝洫防則其界也夫域民不以封疆而以戎車往
來之路爲溝洫於山谿門閭塞之而不欲致轄於者非從改以附
鼓騎所以禦戎固也仁也開國之初尊事草創乃經界尤在所
先恩我田畯事及爾之疆其時經理未能溥我如故何妨乃終經
營乃剛原之阡陌何從可遂左右始業省畝防知天之高卑未
暇而有徵於宗始封察陽爲攻攻世由得而暴不遂遷遂不得不
勤勤流聖也況欲大作於殘壞之餘者哉者習之自然務而尚有
經界必不容緩想因封割消於春秋之世其時均畝力與爰田偶

作猶未殄然其蹟乃齊司陽陵之舊可乾理連絡軍令之寄始此
焉衛司封殄之界而學界觀卜桑田之稅始此爲夫荷利社稷而
急議整飭猶不得不勞勞規畫也況欲一澤於聖王之封也哉予
共勉之分田制祿可次第舉矣

考語於冬官而能自暨義以馭之故覺氣象力遒後錫體佐始
字壁不苟標亦可借爲波瀾

卿以下 二節　俞長城

有厚於常制之外者仁政之所推也夫養君子者人也其先治野
人者不遺其報惟此以相維而田制定焉可不明乎先王之
所以式穀而仁由之法施法外之仁使在官者皆得有所
可緩者免之征斂然不兼觀見賢夫之與爲治以征矣此日
之分田以示不過定式而受門食宋皆爲此者其日與榮其子孫
可知其亦不過嗣君子以久宗社之澤無傷猶得之澤三十受田
皆爲十年仍兼其土而丙分我及兄乃小人將習爲剝寒
恐反議前人之遺也必追世祿所由來夫樂生返始皆

有同情而內無以潔其心外無以裕其物安望其以安而以循乎
爰設卿以下必有圭田厥惟五十畝粢盛所出與享有以崇孝也
粢盛俾取祭費所以崇德也撫存槽樾以封商罔毋忘君賜矣言恒
產必思恒產所未及夫士物心咸能無漆遺而地壤則有餘利民
游則有餘力可勿使肯播而肯穫乎爰考餘夫之田厥惟二十五
畝受業有處勞力以治其心也爲任而供養身以佐其家也執稷
粗以從上何其決固恩矣國家之制度與分則畢其清則同故五
等之頒祿多寡有差原之數蘭今亦有天也之天利聚之常先
散之常之故供八口者僅取百畝之資而給一人者反得四分之

一田有官分仁主分之分其中以尊君子又分見不以分[illegible]人有經界不變其不正[illegible]合[illegible]合之[illegible]合[illegible]君子大合而為[illegible]穀不[illegible]以大[illegible]之[illegible]分別之誠於然[illegible]知也[illegible]之勞於孫[illegible]又可知也

[illegible]者有[illegible]之外後[illegible]發何[illegible]心[illegible]文隨手[illegible]於[illegible]有[illegible]大夫[illegible]不[illegible]由[illegible]之理[illegible]不可不[illegible]

禹疏九河　注之江　宋[illegible]

[illegible]子之勞心於治水也其初[illegible]有[illegible]夫北之水入河向南之水入江河雖治而江不必治也先後之[illegible]其勞心者[illegible]孟子引之以為天下未平以為之證也水之不治以不能注之海也夫水入海之路而支[illegible]不分則水不[illegible]治支幹分交[illegible]不辨南北之[illegible]以證其先後之宜乃[illegible]紀則亦不可以為治大水有[illegible]北有大有小北之最大者為河[illegible]河以入海者不一水有深[illegible]為最者[illegible]最大者為江[illegible]江以入海者亦不一水而汝漢淮泗為綱[illegible]南北之異宜明大小之異治故治北之水不同於治南而治南之水不同於治北有先治其大而後及其小者焉亦有先治其小而大可不煩而自治者[illegible]何也凡水必先其分而後及其合以為分不治則[illegible]大而[illegible]而後之[illegible]不知[illegible]可以衝決又況乎[illegible]可[illegible]九由河之分[illegible]河勢不[illegible]瀹之而已[illegible]濟漯不治而必不可以入河者[illegible]可由河以入海蓋大川既疏則小水得入治其本而支自從之矣

而徐青兗冀之横流息矣所爲南不同於北者何也凡水必從其合而徐刋其分以爲合不治則條分派別之支經緯錯綜而無可施措則似宜先治江而後衆水者不知南之患不在江江雖治而汝漢淮泗之流當其來堵其深廣孰有入江而與之俱行於地中者哉禹則決之排之而水之沮洳矣水之與大而其安瀾以通於江者直注之而已矣淮海維揚江之流無日不入於海者汝漢淮泗之流亦無時不入於海者脈絡貫通其朝宗自易治其支而幹自統之矣而荆揚雍豫之人鄰乎矣隨先後之殊功南北之勞異也勞逸之異致大小之患殊也禹之治水如此而謂其心勞乎不

勞乎

作此題者頗多原本禹貢勞逸水經竟於孟子口中自如辯駁不知孟子此一節總括全篇禹貢而又以已意斷之如北條之水先治河而支流爲之從南條之水先治支流而江爲之從其治水之源流本末於是乎在大禹之勞心正以此耳前人未有拈出者

后稷教民稼穡　三句　陸　鋆

帝臣勤於農事仰教以爲務者也夫稷之於農事勤矣然亦教之而已有民者豈能民乎哉嘗謂農天下之本也古之聖君皆重農事之不及而又不能躬至田間與勤小民之勞性以盡之乃意偽之其臣而其臣亦惟是奉上之意以爲規畫一時之技巧稱絶盛焉禹治水而後中國乃可得而食然亦曰可得而食耳猶尚艱食也則民人之待育何如哉吾想其當日農事者莫如稷躬稼之制兆於伊耆而此其教也其稱如稷者又莫知稷厲山之闕久罔讓時此亦其教也然而竟得在位皆不耕以稷后稷稷農官也

亦不耕當日承帝剛仁之咨而身播穀之職相傳以爲教民稼穡樹藝五穀不盡稷之教有甚於稷者也先當之教既襄烈山之副況往衆官之不治之秋歲年一日不仰不闢之人而習之以力明之事故其教也時熟稷之義又當然因者也當有上下之[illegible]川有然治之分日功之[illegible]以躬耕之人故其教上[illegible]而吾獨意其殆降災之未遠安必天行之愆期且以後世用時日而遇有[illegible]易耳易之興有賴之利乎我不敢知日其必熟也其必有也然而[illegible]見其時因已五穀熟而民人育矣夫斯民乍除昏墊而風雨時天亦厭彼其嘉祥以佑聖

人之終皆欲不必定得人行而民自然作息於其下幾忘吾君吾相之勞日用既與上相予於水與獸地亦自以其勞力以成百物之蕃遂既不必古勞聖人而民遂自然游泳於其間受作介飴孫之福然則當其之世爲堯之民若自有然者且不知教民者誰之爲而爲得有勞勞爲稍耕於其側者乎狗然舜學殷稷可以拜之而皆發當可以揮絲而埋矣而況知稍末已耶

人字句跌起民人有這一何患作以合對稍稍遙尤合體古

陳代曰不見諸侯　一章　　劉齊

君子不以利易道用枉已不可爲也夫曰王曰霸以利言也然而道既枉矣彼何能直之哉君子足以不見諸侯耳且嘗蹟觀于古爲怪夫後人進言何不逮古人遠甚及深考其所由然乃知始進之術固已殊焉嘗其所挾之不相若也夫君子之立身有大範焉枉與直而已矣君子之論世有大防焉利與道而已矣引其道不並伸則枉與直不兩立而陳代乃以不見諸侯爲孟子是欲於枉之中求直也由代言之以爲枉有多寡之分而不知枉不可爲尺與尋矣別爲枉誠可爲尺與尋又奚擇於昔者齊有虞人君以旌召即一至所枉無幾耳然卒守死弗去孟論枉直不計多寡也且多寡亦何定之有君子之論枉直者以道言而代所謂王且伯者以利言如以利言則苟可以得利者無不可爲也柔已爲利而枉未得利而遂已焉則前此之枉爲徒枉也故不可中止也且其前此之枉者亦既覬爲可爲則今者創加措爲感此一枉既再枉也故其心亦有所不帶也自古功名之士始而枉尺終必枉尋皆求利之心中之耳故誠欲求直則莫若毋枉誠欲合道則不得計利以王良之事觀之驅馳之範必不可失獲禽之利且不肯徇乃自命爲君子者反棄其道以曲徇夫人何御者之不若耶嗟乎彼非

不知道之宜守也然所以如[illegible]者以求利之心中之也殊不知求利者必棄其道而棄道者卻亦并不得利故古之君子樂道不出若鋭意於功名[illegible]其出也若牛[illegible]之[illegible]轅衡之而今世之士回緣傅會而今取容者常使人主薄其爲人舉世疑其心術而志氣萌然莫克自振以是知自古之[illegible]非[illegible]者所能[illegible]嗚呼君子之弗爲枉尺道[illegible]減使一枉之後伯王[illegible]不忍以彼易此也若至行[illegible]直而定[illegible]枉已者亦未有不[illegible]是以君子立身必戒其範[illegible]必[illegible]防[illegible]自爲亦以爲天下也

自許吾[illegible]語有倫次[illegible]度[illegible]筆

鼓盈之日 一章

蔣德璟

假輕賦以市義者大賢不與其非[illegible]夫什一去征而姑曰有待盈之非誠然己也特借此以市義耳孟子與之以非義擯斥故當觀宋時之君臣無所不用其假也其先有類公者爲假仁之君其後有黃大夫者爲假義之臣其假義也於何見之於什一去征之說見之夫此行什一[illegible]市[illegible]也勢猶[illegible]之[illegible]法雖[illegible]而[illegible]之[illegible]其意也此[illegible]一出當世必行以[illegible]之者而君子獨斷以爲不然何其[illegible]使爲盈之者誠有見乎民生之日艱苛政之當去則必入告其君使知古道之可復博[illegible]於眾使知公議之僉同

而不必自有其[illegible]名也如是而說不行則[illegible]去身不[illegible]若事之緩於行[illegible]不於義有當乎哉乃當日不[illegible]出此[illegible]則[illegible]行[illegible]以[illegible]民[illegible]則[illegible]民[illegible]己[illegible]人[illegible]此乘[illegible][illegible]以[illegible]以[illegible]若[illegible]如人[illegible]之以[illegible]行[illegible]心[illegible]以[illegible]行[illegible]也哉夫天下非不患其不知患其不行不患其不知而不行患其知之而不行以[illegible]不容[illegible]之[illegible]形[illegible]當[illegible]心之[illegible]於[illegible]是[illegible]

苟泥假此以爲名者乎且夫什一倘行於義終未合者孟子知之

盈之不知也當戰國之時當者速吁百務者無立法今不得之正

經界復井田而弟曰什一是懸蒙強非所以被貧困也且關市門

去征於義終未蓋者亦孟子知之盈之不知也當戰國之時力田

者什一逐末者什九今不爲之平而價禁淫奇而亦因其征是使

民皆歸畝而亦邊都會如歸也故而孟子不以告者何也則以盈

之不無欲已之心而假爲欲已之說者也故因假此以求義也

義字段是輕截中間並無始且安頓處盈之日請輕由有待便

是依違苟可直敢孟子直斥之文以假義並兩非苟可也

天下大悅　入句

叔王哲

相臣治業得民心使之其而所成者大矣夫天下平周而一治也

觀民心之悅有知其然之而後皆公成之耳且聖人爲天下生民

計而使一代之功崇於是乎獲成非其治何之光大歟以精翊

贊化者改澤於當時而以寔贊之謀者垂格於後世即人事之克

協而氣數因之一變焉如武王承文考以興周公佐武王而撥

亂此時我公佐治之心豈有歉於天下望治之心哉自九十載以

來久繫仁人之藩而惟大動既集斯揭我武者一旦底於清明也

即十三年以內府厚有道之思而惟驕役既行斯取其殘者一旦

被於南畝也而前創之餘而享安全之利則成德於君相者益深

在內飽而大和會寧見之來見依之旅乎致積亂之後而獲興會

之思見故歸於君相者益切服臣從而效奔走寧止逖矣西土之

人乎於是思悅何天下其在武王方今萬國之歡心上之於文

以周之兩載之義而天下之公者定者必於武其在周公又將

以四海之歡欲上之於武以明護措於君之義而天下之美碩膚

者必於公蓋自公之勳業隆而文武之心皆代終矣觀君牙

之稱文謨則不顯而試思懿臨四國是受多方者微公之力

何由於明堂宗祀之年而光贊之也稱武烈則丕承而試思恭

膺成命克紹前人者微公之力何自於敷天哀對之時而繼述之也二室之治定功成類以勤施於上下則繼世之覲光揚烈如見文武之受命傳啟後人成正無缺乾非文始之武承之公成之者乎此正天所以興隆民心所以胥悅也雖文之當日未嘗以取天下為心而公之相武則治天下於艱難而克纘文謨之緒蓋其創平禍亂者外也而豈得已哉抑武之當年未嘗以得天下為利而公之相武則登天下於袵席而益承武烈之傳蓋其奮與致治者然也而豈得已哉故天下至周而一治也

平處少識志多正意少補意多極運化之妙此從先民格律中來讀者須細玩其經營慘淡處 原評

孔子懼 一節 王庭

聖以懼而成書知罪所不計也夫春秋之作孔子方為世懼則雖非天子為之而知與罪勿恤矣且人事之變雖聖人無如何而托之文詞以為功著作之業於是乎降焉然其自託於君子之所得為可幸無罪已也或既身為之矣而實非身之所得為則聖人之心亦無能多諒於世至是而不得已之說可推之孔子矣夫孔子之道大而難名然其行在孝經志在春秋蓋孔子生亂世見亂人開亂事春秋一書以治治亂者也於務其引於有戎心曰孔子懼也夫前有讒而不見後有賊而不聞故當可懼而不知懼及其懼也而又苦於無及孔子之懼為君父也春秋之作以君治臣故天下知有臣知有君而始知有君以父治子故天下知有子知有子而始知有父然則孔子君與父也何我君也我父也然則春秋為為而作與春秋君父之事也且亦正見為君君父之事也君治人國不足以治人之國父治其家不足以治人之家天子無與正刑賞教化命號風俗一同非天子不及此矣春秋天子之事也天下非身為天子者不敢行其事然當日之為天子者雖有其事而不能行孔子當而取之不得已也故孔子曰春秋我之所有事也雖然非我事也為我身有我得而有之哉得而行之非我事者

我得而行之我終不得行之筆則筆削則削游夏不文無補乎知我者罪不獲念於已乎然又退而有後言矣曰大夫也是欲行天子之罪者也豈其君乎豈其父乎非君父也豈其天子乎惜乎不使升於三代之治見罪於天子也使果得見罪於天子也而我又何懼乎是則孔子作春秋之本旨也夫春秋魯史列國來告者皆書之彼魯之權不能以正三家而春秋乃以治天下之亂臣賊子此道之降也然既越亂而代之矣

只張皇天子之事更不類是故兩俳字難作轉摸過人處有文無題也縱橫旋轉拾毫髮不差故能理會法脈故多處用老蘇春秋論未嘗有傷正氣 原評

天下有道 二句 劉子壯

古者以道相治而天下咸明於其分矣大小大不待即德賢亦不相服也而有道則皆以道使之此乃古之所云役乎且觀聖道者正其綱紀必先明其道各正名分無定以道予之則相安其權代乘以道居之則各正此其義必總於一人而其勢全乎天下其惟天下有道乎天下者有天下之人也聖王應時則名號自命矣是天其子能代天者斯以當萬物各得皆天學之所名天下者統天下之萬姓也愚賤安心則豪傑無名矣分民有土凡有功者皆曰君焉所地錫姓各才分之所在我想其時於小德役大德小賢役大賢乎德者不止就其人言之也又兼先世言之其在天子則義農以來以五行為德有所承而王堯舜而降以五官為德相代而興至於諸侯亦能保其人之與而嘗一一之初天下有道之時也則必使之居其地以治其人不以其無所得而忘其先而其中擇其人之有德者以為其先之所為德焉又序其德之近於時代為所以為小大天子統其上而或二伯或二降自五等而及於附庸通之朝聘納其貢賦以是為役焉已矣賢者不止就其德言之也兼就其功言之其在王者則衣食未開以養民為賢天子相讓水火既成以救民為賢諸侯相推不於將相皆能應名世之數而

當上之起天下有道之時也則必使之胙其茅以報其勛不以其無所憑藉而忘其勞而其中先其佐命之賢者又次其明道之賢者又錄其賢之裔於勝國焉而以爲小大王者作其極而或三公或九卿自六官以逮於輿臺內以御外長以率屬以是爲役焉已矣於是知有道之時之至公也皆設以前皆舉者而越任畎畝朱均相繼皆帝子而讓於己夫至於不才之子有則難爲繼夷之長而不使居聖人之中賢者德賢不足也使小大少有所私則唐虞之天下猝焉且不能爭又安能辨容而分毫欺盡又於是知有道之時之甚嚴也貴賢爲賢天下之漸而武猶以尚父下拜親親

爲私天下之始而周猶以五叔無官系於內官之外有九皆列外官之制中有以分陰陽之正位者德賢無不在也使小大少有所混師天下中之一家文武且不能理又安能均平而並爵祿哉所以上古而下迄其後節皆有取爲天子之事而後世聖人得其大道遂爲直接帝王之傳雖其事不足並與其時有不同然皆有崇德尚賢之義焉嗚呼盛矣

別白賢德師先儒有未說到處多讀書以厲其識自可籍經義而鑄偉詞 原評

議論透闢理亦平正前半行文更合紀律則有大醇而無小疵

矣

曾子養曾晳　二節

儲在文

大賢之養志事親之道也夫養者事親所同而養志與養口體則有間矣必如曾子而可以人子有親而事之作親有幾微不遂之心者子之咎也蓋事親者得遇於康明之交固與親本者殊而得乎人心之所同然也守身以事親存於古者人為曰曾子彼其省身致行無忝所生者豈不甚崇高其蹟事當日者曾晳在堂日具酒肉以進出入起居無異常人而將徹必請分甘願問本當告匱及有餘何必笑焉曾晳頓有樂之情然也老人不許其子之賢而數美其交之樂也乃至曾元而此風一變矣有酒

在尊有肉在俎胡不聞所請也飯食無餘亦何而又以進也且之內數十年之間人事變遷遂成今昔此則口體所欲無缺於供奉者見一日之飽耳其他又何聞乎而曾子深念矣高年之心不厭多用使事事符於意而已思其勞意不起而早迎之則其神氣有而暢達之懷欣然其無累垂暮之氣率其常其衰便利掖厥性情而大慰其意心常動而由成之則其天日暢而倒儲之歡至老而益新事親若此其所謂養志者是乎人者人了也彼曾養之子既不可以為尋常問訊揚之文亦庶無以勝其命惟此家庭之內晨夕之常承歡於盈且之旁而窺意旨於几杖之下所謂進以曾為以欲者此也古所謂先意承志而能為曾子者也必如是始是以為人不如是不可以為子此曾子之所能於曾氏之甚也則知事親之助不在彼而在此也且曾子養志尤在守身不虧不辱全受全歸且以傳於其徒而自為舉一節之前又嘗告人如此故語純孝者必歸焉此百世之則也

簡致為求得適中此可喻可泳從必請所與一從必曰有內何內著想經有筆人道來便滿意味深厚

有不虞之譽　一節　　　吳襄

大賢就言毀譽而慨其有乃夫使由道循分雖無毀譽可也況不虞之譽求全之毀乃又所在之遇者且自三代之在之不既見於人亦有毀譽之二者遂爲人情之所不能無者也而今而知在人有譽而已有猶未爲害也夫世之行以人者亦在所不譽者有已過於其所然且有譽及之是其人猶有所以致之也而時揚之或溢其美則在外君子猶以爲非縕衣之好者凡以其爲譽也有不可也有過乎其所爲譽者也人聖賢人之名每有敢以自泰而夫人之始對其譽已也猶疑其非譽已也既而知其果譽已矣自以爲念不到此此使人者設身以處而亦知其念不到此也然余謂有者其無故此今夫以物與人猶其相值之不甚愿者今其所當得也必於其不當得者其之所大者且有以報之不但足以悦乎與者之意然於其人之私也亦若此可見其人處之異也已矣然苟有所不得復可以也夫而不者猶或過之天下之無然者乃又知自以有譽已而猶未足異也夫世固有毀人者而或爲所毀者不能與於之中日一日而毀毀之是則其人尚有可罰之道而或當之稍過其分則在外君子猶以爲非公論之感者凡以其爲毀也有不意更有刻乎其爲毀者也夫固乎其欲之事

忽然以及以所試之人也而之始其人之亦不知其何以毀己也既而有所其所以毀已者何以有此亦免此而毀人者亦心而論而亦何其真能免此也然卒毀焉者誠何心也今夫以我攻人顯其甚以有以致不其相者則之有所得也即於其行者攻之亦相顧驚然亦不虞而者矣乃毀者之欲使人甚之日有所若是爲是求全之毀則亦奚是而有此乃又安之也可毀也而者待客而人下之不服也

忽者何從何有求出發之其而其不同而出於之法

智之實 二段 王庭

推於智禮之實非二者交與也夫智不知之[illegible]不合文之乎要之二者其實也豈有不知之節文之者乎且夫人有四德唯元長之理一而不二也至其分殊則又不啻二[illegible]然人之[illegible]兼從焉愛其人何假質也[illegible]與並行也錯然盡之矣不可以[illegible]也今[illegible]夫人之貴於能智不貴於不智[illegible]也今有人[illegible]於凡事理之在殊亦[illegible][illegible]又何謂智乎[illegible]不智也猶不智於智之所從不得不智於

智之所從始則非智之實也不[illegible]知斯二者弗去是也吾有[illegible]且知其不可不事也吾有見而知所當從且知其人[illegible]不從[illegible]焉爾然而以性則深以治則大必知[illegible]於知之[illegible]見之所當事且從者則[illegible]見之所當[illegible]於事且從者身名君友之[illegible]多矣[illegible]智易托也人事之[illegible]人[illegible]又以不慮而良知者[illegible]人盡云智也亦知斯二者之[illegible]人之貴於有禮不貴於無禮者以禮爲悉備經曲也今有人焉於凡經

曲之[illegible]既悉且備矣[illegible]於吾親君兄又可[illegible]從始[illegible]是也吾[illegible]文[illegible]以從未嘗[illegible]則離[illegible]有[illegible]從於節文[illegible]吾見之所以事且從者[illegible]之數[illegible]之著於經制者[illegible]人倫之[illegible]又以不學而良[illegible]人盡云[illegible]故此更可

淺[illegible]矣

[illegible]之義[illegible]可爲[illegible]石

諫行言聽 二句　吳涵

念舊君者不忘其舊事君夫昔之日而諫行而言聽而膏澤下逮民此舊事耳奈何思之不忘哉告齊宣曰王鰓鰓然以舊君為問得毋疑臣之言實過而得忘臣之事君也將使富貴之榮寵之而遂可得臣之願乎抑必別良德大施博小有之而使其舊民之不忘其臣者一如其臣之不忘其君之爲舊君也然則臣所致望於其君者從可知矣當諫行之始而有惓惓不忍舍者一日之亦然則臣所難已於其君者誠有在矣卽今臣之所有所望於其能必者王思之乎蓋必諫行言聽膏澤下於民也詳其臣之始終而論其諫其言亦第得之偶爾之適逢者一身之是必而獨此膏澤之下留於千古哉乃有所不可忘舊者非徒諫也諫行矣非徒言也言聽矣夫寵榮紳佩之上動色而相規正容而入告者歸與而舞民也乃獨其臣之有合而靡嘩於天下聲聞之又皆王之道則然而臣獨位於百職之上無其臣之蹤跡而觀其臣之民亦第見之一時之膏澤者進退之餘常而獨此恩愛之思在閭里哉乃有所不能遺民者諫之既行而膏澤下矣言之既聽而膏澤又下矣夫蓬茆絕隔之間情深於望歲而感切於戴天者皆豈無知也乃獨其臣之爲又而爲母若雖將字之仁我后之道應爾而臣獨何修而得見之夫勤其人而自得昔者之諫然已成往事君若曰已矣此固予人之所遺予今日者也而臣則曰彼君之致謝爲何遺予今日也抑或其思施此之後而純以道從而在其宗民若日已矣此固吾大夫之所以不忘者也而臣則曰彼君之致謝爲俎豆於不朽也大抵人情所最易忘者多在於其所得行之後也生所最難忘者尤在於其外之續若其不忘其君之榮其誠上達其心下感其民之所以留者度其所難不置如是而已而況有進於是者乎此臣之所以致於行而不能已於其君者也

處處是其句從題面收拾致有其民道奈何往有指點情緒亦復深長

博學而詳說之　一節　　戚藩

說有詳而得所反則學務不可遽也夫學而專務往遂約乎詳說之則將反矣所以一說而異用歟此理之存乎說之前者其深而不可據也則必就夫理之寓於精言者以要之然而終求其精究至獲粗而止蓋不能使理之由折著於吾心雖攬其大畧適得其不專已耳夫學者以約期約而未有反也孤陋者其情多歧偶見其一而若可守更賜其一而又可遷矣夫惟徧閱識於周遍則指歸不惑也是故事有相反而乃以相效爾以博則約而未有反也好古者其奇辨棄恃其所信而以為安將審其所疑而亦以為富

矣夫惟衷同異於羣言則大要在衆也是故功有相盡而乃以相足則博學而又詳說之之為說約乎驟天下中下之資廼與說要易之理符不以為素不相識之物斯難之矣廣之耳目之近質雖愚頑不容不悉心於其間此時周咨極搜幾於雜沓而煩稽然習之而知其數又習之而明其義將有言之簡可以一一盡也抑天下才識之流强為說易簡之損彼又以為畧而易盡之事斯忽之矣縱之文藝之中雖有聰明不能不委折以相赴此時優游漸積疑於汪涵而不憒乃作用之而得其粗久閱之而得其精將多言之旨可以無言契也然則絕盡泛嗜其說於天下將何以反乎要以人之說詳之其說自深也以為已說則未及卸餘辭採的亦自通至精至博之極也質無有人之說者自也存吾說將已耳百家爭以其說相高而又將何所以乎要以吾之說詳之其說盡可廢也為偏者說而力求雖三代六經亦且有可革可删之法則亦無有吾之說者存也存吾說之理已耳而奇之徒可無讀古之誣由後之說可無窮大之弊因博約為相救之功然始之說亦可不論不求而終之說亦可坐襲作文則博約為相表之用要人之能說約者皆實之矣

傍人為文心思極苦往往不能自達其說其刻入處雖多名雋

語而通身詞章不復能陶鎔雅潔惟此篇最為開爽明快

以善養人 一句　　俞長城

公善於人不期服而自服也夫善者人所公也而徒以服人乎以養爲服天下所由歸耳嘗觀古之盛王其所挾以正天下者有無異於尚者之所爲有特其積誠[illegible]之懷若不欲急自於天下有天下亦如是急以[illegible]德與居[illegible]化其[illegible]也彼以善服人者不能服人何有於天下哉上天[illegible]民故[illegible]于居於天子而寄於庶邦道德仁義厥賦惟均然[illegible]之餘如已先王建爾原使有相輔之情而非有可循之勢[illegible]其[illegible]可考在而行之秩如是故善者所不敢私有服者所不忍言廣致以養人乎接[illegible]而居者非

其同姓宗盟則皆甥舅之國也思我邦家利[illegible]相周[illegible]則相[illegible]惟爾友邦是賴而忍以勢御與敵一夫不獲[illegible]名[illegible]可[illegible]以君國子民之道而[illegible]小[illegible]可好惡之思使天下[illegible]然[illegible]之文列土而封者非其親賢[illegible]則皆[illegible]制之後也思[illegible]父功[illegible]者有[illegible]山今其子孫勿[illegible]而忘以威[illegible]其[illegible]力不[illegible]有[illegible]夫[illegible]之[illegible]先王先公之[illegible]使天下懷然更[illegible]已矣[illegible]人下未[illegible]不忘[illegible]用修德[illegible]則修文勿先時以圖利勿後時以除殘其所以救吉者一如代[illegible]之懷焉而從[illegible]不[illegible]及於天下已服王者不矜也斷之以仁序之以義節之以禮[illegible]之惟恐拂其情[illegible]之惟恐形其過其所以敷德意者一如顧復之勞焉而南朔東西誰不得德乎蓋其始也天下之不善[illegible]在王者養之之心至深也而其終也天下之善皆歸王者服之之勢至遠也而猶云服人乎哉

一養字中具有天德王道須此[illegible]沈[illegible]大光明乃見王者[illegible]象

周公思兼三王　一節　　殷臣書

以相道兼列聖而得其無逸之心也夫周公之於三王其異前心同也思有得得而施設存之之者今夫前聖後聖相師於異日而不能相緊於一時此亦天之所無如何也而聖人之意則自為由此起矣所觀古之君子自三王以後君臣道君道之終始業繼王業之緒者其周公乎周公統承重任輔弼沖人所思其上之世所過非三王之時而所治猶然三王之天下也於是公之心有所為思也蓋有所得而論治其人已往而其事猶新是謂三王與我謂矣我欲告無罪於天下必告無罪於先人既告無罪於先人

必告無罪於夏商之君蓋少欲告而公心憾也昔明堂而懷古其君記大而其事在後是即三王至今存矣今日使天下見君之事必使天下如見先君之事既使天下見先君之事必使天下如見禹湯之事益快焉而公心憂也以公之不濟公之思雍隨四事夫復何患哉然事非一槩論也我觀文將作周公治東陝曾王鎬京公治西京即公之一身而鎬京之治不盡合於豐鎬京之治不盡合於鎬又況由周週商由有歷年由商週夏雖有歷年天運代更人事互異強而合之亦必不得之勢也而謂公能已於思乎不得忘之而自事皆可疑思之而疑皆必求其一是思或於隱微發生於我矣三王處此度有必欲其立之綱維則孫子之謀安得確其守也齊其於百為未動之先有惟恐與其以貽後者亦是心也不有焦勞中夜者哉知是而公不以為為三王未嘗得之而事事不設安得之而安者又必急於一代豐樂休養於百年家室綢繆在一日三王處此要有逸欲之念乎而則得逮之誠何可晏然坐逸汲汲於日事不知之而所以思三王之業以重決意拂是心也不有背夜待旦者哉乃知聖人之事勞各殊趣一家具有道變理人之心傳則一惟異代亦可同揆觀周公之存心後之君子可以興矣

如題安頓不求異人而人自不能及

王者之迹熄　一章　李光地

作經以寓王法聖人之得統者然也蓋王者治天下之法存於詩故迹熄而詩亡矣孔子取其義而以春秋繼之此可見其得統於文武周公者文在茲乎孟子意謂帝王之道具備於仲尼删述之功莫盛於春秋何則王迹之未熄也諸侯述職於王朝有燕饗詩詩而勸戒之義著王者巡守列國則採陳詩貢俗而黜陟之義行及其後也其士大驕侈而迹熄矣變風變雅雖具而詩亡矣孔子生於周末傷王道之久廢故作春秋而始東遷其殆繼詩而存王迹者乎何則春秋孔子因魯史舊文而修者也列國之史皆有

乘而取其備國家之記載楚有檮杌而取其誅奸決於既死晉有春秋則又因天道以紀人事焉三者之書一也所有則齊晉代興會盟擅伐之事而已非有王者之迹也所垂則列國史官記時事之文而已非若詩之為經也然則春秋之作何所取乎孔子曾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蓋王者於諸侯有勸戒爲義之所在也形於歌謠不可作矣孔子則借王者之法以示勸戒此其大義之炳如日星者也王者於諸侯有黜陟爲義之所在也太師風詩不可陳矣孔子則假南面之權以明黜陟此其分義之嚴於斧鉞者乎定札文之功罪以事繫行而寶王者聖心之作例則文雖史而實

經矣迹熄而未熄詩亡而不亡以一時之義而繼萬世列聖之道不有孔子人之與於斯文者孰敢希後

詩亡後雖理始完備其勸戒之義風詩見王者命太師採陳詩行賞罰之典於春秋亦取之孟子全是一切也其義其字亦非但詩亦知於春秋其字春秋中所有之義也畢竟此義從何處取來大全是王道闡大法從周公得來此春秋所以繼詩而存王迹也記

王者之迹熄　一章　　韓菼

史以繼詩義起於王迹也夫詩無有言及王迹者則亡矣非孔子春秋之作孰則大厖於天下乎周之受命也文武始之周公成之其心已有變而其思益以勤矣亡何而其孔有者其迹也然尚可繇是以考而羣來王之尊其迹也其義也此其義者蓋於詩得之雅詩所載歌咏二后之成功與夫成康之治迹彬彬可覩也自厲之衰宣甫興之而又重之以幽亦甚矣獨至平而更甚爲君子以爲平之不能爲宣也不特宣之詩并亡即幽之詩何也幽之詩刺譏怨誹猶與王者相責也而平之詩止自道其感遇之細瑣泣

嗟之何及若曰已矣無爲復望矣故君子以爲迹熄而詩亡嗟乎詩曷嘗亡哉其義亡焉爾孔子删詩至此於風雅升降之際有微旨焉而吾因竊窺春秋之作以此蓋天下不可一日而無王人心不可一日而無義獨平之世數十年間其各自絕於王者不獨野人女子也即以大雅之舊人如家父凡伯亦云老矣而義各有山與板之詩何爲今不作也豈其不復思治之世而其後將安所終也與故曰春秋之作以此也雖然春秋非孔氏之書也其書與乘檮杌等而事取諸齊晉文取諸史何作乎爾曰其義在則作乎爾且夫天之下有權焉君與史而已義各有取也然而楚取之則僭齊晉取之則伐衛質史苑何州諸人取之則散不有君子其能作乎雖然作之矣何竊乎爾曰其義在此猶竊乎爾義則王者之義也取則匹夫之取也竊也是故知文辭也等而上之其和竊也推而極之即周公亦竊也孔子之言其周公之思也與雖然春秋作矣而孔子終有所甚望乎其詩也是故序王風以下庶幾猶其亡也序列國風以下泉終猶其不亡也然未幾而絕筆以獲麟告矣則又歎王者之不作而迹終不可復覩也於是乎春秋亦亡

纏綿悱惻則詩人之優柔騷人之清深也抑揚起伏則公羊之宕逸廣陵之婉折也合詩與春秋交關處及春秋繼詩以存王

迹處尚未付十分透徹

匡章通國皆稱不孝焉　一章　汪庭

原章子之心未可以不孝罪也夫以責善故得罪并得罪之心可原也謂章子孝不可謂不孝則又過矣亦因是之爲章子耐且論人者不推諸其心其人不可得而定也論心者不推諸萬不得已之心其心不可得而白也當事之變而竟以常處之此世俗人之所能仁人孝子有所不能也當事之變而因以變行之又仁人君子之所不忍爲然或猶念於不居也知是者可與論章子矣夫通國之不孝章子者蓋當日觀之以爲失養於父而不知先當日觀之早與所致養於母父與母等孝也使必欲抱痛以全於母則既

無以處父使必欲割恩以遇於父則又何以處母而究也卒同於陷父故章子之廢養其世俗所者倒也正章子之責善也且章子特以責善而不相遇故不得近其父耳[illegible]以致養者也蓋章子之心[illegible]不爲人故章子之行獨自甘[illegible]其罪抑且母不爲父母也[illegible]章子也[illegible]也　九原有知[illegible]於[illegible]之[illegible]章子之心不爲痛也然而不自已也其身不得父也子者其子亦不爲章子也子矣[illegible]父也蓋天因不同而直激怒於身出之泉則章子之心愈痛也然而不自[illegible]其父心以爲若是是不得爲罪之小者苟不若是是非其罪之大者論章子於是者不必其人之是以爲之亦[illegible]是之爲章子也已矣　[illegible]之大也然而章子之[illegible]也[illegible]反[illegible]不容已而獨忍於不善其親[illegible]之過大而不怨是何[illegible]也故君子於此深悲章子之遇之不幸也若章子之心則惟仁人孝子不是過也

下筆甚婉淡語都有深情遠作數折終出本何[illegible]而意不止

評家

設心二語[illegible]子之[illegible]知[illegible]由從此洗發分外透警

亦不器責善二節布置尤爲得體

詩曰永言孝思　四句　韓菼

原孝於思爲尊養之一則也夫必以尊養之至者爲明終身孝子矣曾思故可則也知此者可與讀下武之詩且君臣父子之間聖賢往往不徒論事而必原心于古舜臣父之人而窮不孝之所至時有類於臣父之爲何也惡其意也于古不皆尊養之至之人而窮孝子之所至必欲以此爲法以自窮何也亦善其意也此古有以論舜之孝矣上古聞多而聖而孝之極者舜而始聞然舜自以孝不得天下不以天下而利孝也且當夫尊養之時舜已居然一孝子矣孝子在歷艱難而孝之道在舜可終身然天欲以天下

欽定本朝四書文　下孟　詩曰永言　四句　韓菼

經舜之變舜不以此自解其變也則當既尊既養之時舜亦別有以爲孝子矣下武之詩之美武王者有曰永言孝思孝思維則可見思乎吾嘗以此詩通之於舜而知而聖人之心固各有所執而亦各有所自也何也文王受終而後嗖以春秋餘忘之身猶得於家人之樂而武顧何如也念九齡之既衰僅以俟服終而今日往有天下也不及享人子一日之養則以武視舜有慨然傷心者而君子謂武孝則舜孝也在天陟降之容亦無異可蘇溫凊之事則仍然一思之所際而已矣皇王繼序以來文以禘大肖後之身已得造明堂之享而舜顧何如也既南郊而虞配心以聖人從而

今日門堂享孝貴已無以爲舜親身後之孫明以舜視武有盡然欲泣者在君子謂舜孝即武孝也聖人在上之一日且更無可公允女之日且亦仍然一思之不良而已矣凡事有則而思無則今必謂孝子之事有成迹可尋則其皆不出於古人愛思之孝子多思而唐虞盛之孝子亦多思孝不同而思則也若一從此而凡事可法而孝難法今必謂孝子之心是天啓行將則中有深淺於千古思之所用者獨有思之深造者亦易文不可言而可言也若作詩者于今哉思乎吾以言武者與舜父道於思之故抑與予讀北山之詩成王事之勞而常負將母之痛亦何莫非此思也又試

欽定本朝四書文　下孟　詩曰永言　四句　韓菼

與予讀蓼莪之詩概周餘之民而思念先人之辭亦何莫非此思也

妙處用判形已成時睢而英思辯才皆前人意義所未爲此題一

關作　閒評

孔子曰唐虞禪　一節　馬世俊

禪繼皆原於天可援聖言以斷焉夫禪與繼殊斷之以天而無不一也有孔子之言而此義渙較然矣嘗謂仲尼不有天下而天下之氣運皆自仲尼而論定之春秋之際盛衰之故紛如孔子為之點功以伸德抑人以尊天而獨申大義於天下曰唐虞何矣嗣此而夏后殷周大統三建其為禪為繼豈非天哉中古無為其任天下也易其讓天下也亦易乃弱服建師至夏后而法始備則以夏后之法為法者知天物不可以輒更二帝揖遜無留天下之迹亦無去天下之迹乃剏淫慾儆至夏后而心愈危則以夏后之心為

心者知神器不容以輕授則禪與繼之必不能同者皆有義行其間矣如別其義而言之不獨禪與繼異即禪與禪亦異何也師錫剏於倉猝皆甫考績於司空不一也如別其義而言之不獨繼與禪異即繼與繼亦異何也孝孫復辟於祖桐冲人委裘於負扆不一也自我而論則不然曆數在躬而衆聲相排於同時若既以一朝而兼帝王之運則鼎祉之建雖繼之數百祀而不復疑其私擁也唐虞無私之意夏后殷周之祖皆親見之雖謂禹以禪湯湯以禪武也將無同亂子非體訟則嗣統寧異於敬承乃復歷二代而分官家之局則本支之寄雖繼之億萬世而不復變其可變也唐虞不變之道夏后殷周之世皆遞承之雖謂湯以禪甲武以禪甬也將無同然則唐虞以先無繼乎曰有之五德遞勝何莫非神明之胄乃當其賢明顓頊可謂軒轅之統當其不賢則帝摯不可續高辛之祀唐虞擇人而畀亦猶行古之道耳豈夏后而獨有道更弗改之嫌然則殷周以後無禪乎曰有之百世難知或更有非常之聚乃繼非其人則天命未改猶有守府之思禪非其人則物望所憑遂有篡竊之患唐虞時咨而命早已立後之防矣豈夏后而獨無紀承宗之權嗚呼舜禹何必不鄙丹朱均何獨無德讓而禪者終禪矣阿衡叔父何必不久於七年徂宅貽詩何必發

祥於四目而繼者終繼矣豈非天哉豈非天哉

夏殷周同於唐虞之禪孔子泛論之詞也孟子引之則側重夏之繼與唐虞之禪等耳文步步願定章脈妙義環生運用皆極飛騰之勢

非其義也　四句　狄　億

元聖之嚴於道義辨小而不敢忽也夫莫小於一介而道義存焉取與可勿叔乎伊尹之樂道堯舜至此而獨堅矣且吾甚怪夫世之疑聖賢者也彼聖賢之所以自肯者必稱之亦復至恐而未嘗偶說大略也且後人之會其所而預絕其端乎甚謀小慎致之守或有不如是不敢安者此意惟在聖人乃信而揚也伊尹於其入其道之大既能致君若此豪傑疎曠之士功名所係必爭之若事爲尋常則以爲非功名之所係也而往往當之有所徇而於節行的之恰聲譽所在必趨之若事屬微細則以爲非聲譽之所在也而

往往虚之有道行焉尹則不然凡細瑣之一介之與一介之取而必不敢自蹈於非義非道矣如弟曰一介之失必將積微成鉅則其行以衛道義者猶視尹其所謂積焉者之可以無憂而謂可疑之且其僅於禁也苟其以一介而忽之則即此已非在物之理即此已無克身之官從何與而改謂尚有前不多此一失乎則尹之兢兢於道義也亦其安如弟曰一介之失必存乎積於是則其所以辨非義非道者猶疎尹非謂尤焉者之可以從其而謂可慎之正無行於克也苟其以一介而違之則即此已不合乎天命之公即此已不能全乎人心之制縱君子不復苛求而於心且遑能自解乎伊尹之兢兢於非義非道也若矣而後乃知尹之有定見也自人之所見既重於大小之間而忽乎其小一旦授之以大識未有不爲之亂者尹惟此一介如天下千駟故能視天下千駟如一介也而後人知尹之不爲于於一介之不苟見之而吾乃知尹之有定守也大人之所守詎分於巨細之交而害乎其細一旦任之以巨力未有不爲之奪者尹惟以處天下千駟者處一介故能以處一介者處天下千駟也而志士勵行之本乎又可於一介之必嚴信之嗟夫尹之樂道若此而顧疑其不自市信以貽後世之口實也豈可信耶

其節近直力超有其軒轅蹕露光忘其義理之深厚於前章中

極近錢紹文

一介不以與人　二句　熊伯龍

取與之際雖聖人不敢忽也夫尚論伊尹未有及其守之嚴者由不與不取觀之上豈不重小節哉且自論聖人者雖其大端而畧其細行於是學道之士不以謹嚴爲先務而後世之弊由此而興不知事有鉅細道無精粗從古聖人未嘗不謹小愼微以明其志者也尹之弗顧弗視從之其大乎一介取與之間可見矣天下事事物物交之際雖有刻苦之意而人不知一介至微而或以爲與或以爲取則精氣之先見也天下惟往來不及之地最賢雖有砥礪之能而無所可用取與亦至微而由我以與由我以取

則省察之易周也尹豈以一介之未道義而姑與之而姑取之哉人必自恃其廉而後輕他人之廉恥不足惜與者無幾何等之餘道介無以自處非所以成物也惟道與義可以服人留一物而存心術之中只留於人心者亦非惟欲與之而有所不能使人必未忘乎私利而後以得居之私利爲無損取者無復後來之節世人於苟且非所以成己也惟道與義可以定分留一物而欲矣可者之界限於名節者欲取之而有所不敢矣學問有一介之未辨其是非不可爲精施之往來凡民以爲日用而聖人思成物甚能容一介而後能容萬事萬物之理也名節有一介之未

底乎正大不可爲一簞食豆羹得之以爲生死而聖人淡漠處之能處一介而後足處乎天下尚其交之際惟尹乎不與人一介而與人以身不以一介自以人之天下此則尹之可以爲聖之任者遂留其有功名之意矣

他人將一介推廣言之以盡其蘊不若就一介而當更見精微也文之得解處在此中段人必自恃其廉而後輕他人之廉恥不是徒此種名理從來未經人道一來嚼精力少精

己自任以天下之重如此　　能有能

以身任天下可以觀其志矣夫世之苟且功名者皆借志天下者也惟尹重天下惟尹重身故皆謂天下有治必有匡濟之人匡濟之人皆謂必有自任之心蓋士不爲者不足以重國道不專爲不可以成功是雖伊尹爲足以合知覺者大矣然者不知天之果知有尹否也夫不必知之尹而尹知有人足以先之後之人天之有知之者又矣否不知天之果知有尹否也其不必知有士自任以其之有以爲知之相也人士之所任天下之重者能如此乎非自任者又能如此乎有深居一室而謂之爲人者意其

於爲人也有□者當時有謂之爲己者意其於爲己也尹何見士之責必以天下終而天下之責遂不得不自一己始聖賢任之以成者能任有爲任之之後有分知覺則可謂爲己者與有其學之下欲其有志天下任其用欲擇其才有學人之從欲其有意天下有志以從有其志尹知見有學之大小必以天下爲蹤而天下之治亂遂不得不與吾身相關我不任而人能任天之道不得人不任而人亦不任其天下之患自已如此則可謂有意者與天下之人皆能任天下而那尹任有以救之且以設自先覺以來之志氣清明矣天人上下相告於四後先一日而覺而先日而覺上有相喻自命反觀其任天下之責天下之人皆欲任天下有能克任者非淺之也想設以先覺自任者惟有其人尚其民相係於其命我何尊者居人之所以自任者也人之所知者有以其任者其所以自任之故無敢自任之重而能之者可以知其任之重也不以小知自任之重而後此者可知此當之際自志亦不得已而先覺自此始矣

將任天下歸人己之任分以力任者與自出矣規模宏然不與阿衡身分相稱是謂詞足以指實

百里奚虞人也　二節　王汝驤

評古人之本末可以知其所不爲矣甚矣奚之被誣也此爲虞人爲秦相本末彰彰如是不可爲之辨乎且夫自鬻要君之說汙甚矣不知其汚而爲之則不智知其汚而且爲之則不賢若而人者其生平本末蓋亦不足問矣而或以加之百里奚夫百里奚何如人哉吾嘗按其行事所謂虞不用百里奚而亡秦穆公用之而霸者也當其時虞蓋有兩人焉一曰宮之奇一曰百里奚然奚之年長于奇奚之智亦過奇遠甚何也晉欲伐虢以璧馬假道于虞其時奚已七十見宮之奇諫不聽遂不諫而去之奚既去而虞亦亡矣嗚呼使虞公而可諫諫而虞可不亡奚與奇俱以虞人老後食牛干秦穆公之汚何自而加哉然吾有以知其必不爲正在于此夫百里奚虞人也能以秦顯而不救虞之亡豈忠于虞不若宮之奇哉且宮之奇以其族行其後遂無所見而奚功業卓卓如是蓋其知虞知與之智既已見于去就之間何與今傳後之賢尤足驗其挾持之素然則自鬻之汚將謂其不知而爲之耶將謂其知之而且爲之耶方其不諫假道之時其品與識固已大定矣好事者之言多見其不自好也

下節已縷悉於敘上節時消納已盡故入下節後節畢分外閑

淨筆之文自時不待言所等

智譬則巧也　一節　楊名時

中言智與聖之義而知聖之獨全乎智也大智之所及者精斯聖之所成者大孔子所以獨爲聖之時者觀於射者之事而知之矣且夫聖之得名由乎其終而定之也而所以審端於始者實有以自定其規模而爲後此之所不能易此觀聖者當獨見其微而入道之方即存乎此也今論孔子之智與聖獨詳振之始終乎條理猶稍未足以盡智與聖之說也智也者本其天資之明而以極深而研幾觀萬物之理於身而性命之原以得定萬事之歸于心而歸往之塗以正蓋聖之所以成終者已于此決然而無所疑

非天下之至精何足以與于此取而譬之則巧也聖也者用其眞質之剛健以任重而行遠仁至義盡行足以合撰于神明得中樂和道足以爲法於今古蓋即智之所以成始者能有以遂之而臻其域猶天下之至勇爲足以與於此取而譬之則力也天下一事而巧力備焉者惟射爲然今有射于百步之外不能至之而又有以中之者就其至而言固中者之至也然此獨得歸諸力之所爲也凡天下之射鵠而能至者豈其遂遠避之乎若就其中而言雖亦即至者之中也然此則不得歸諸力之所爲矣凡天下之射鵠而能至者寧能不共讓之乎夫使有命中之巧而力不足以至之則終無以著其奇不知射何能有能中而不至者也如其無命中之能而力僅足以至之究將何以神其技且放射上雖乎至焉而克中者也孔子之智之足以成其聖也亦猶是巧而已矣夫子亦非無得者然觀之孔子則不足智既不足則其所謂聖亦寧足擬于孔子哉此有志于聖人者不可不知所先也若夫行以知爲先而知又以誠爲本此則進德之始事知之盡而行之至而行之盡則知亦益精此又成德之終事也

惟其知之至是以行之盡也人用力例言未免著迹惟此如題安頓而聖智兼備巧力俱全竟自然融洽文亦純潔無疵

北宮錡問曰 一章　陶元淳

班爵祿之詳公旦有制者也夫爵祿之有差等也先王以是公天下而皆從不廢之理諸侯乃奪之欲亦略矣著者先王之治天下也欲天下之同其利即不以自私恐天下之争其利而析以法度之使有所分無有等分所為本夫之道可也之宜而治其人民定其國家者未嘗不畫而明也至於後而諸侯乃始之所以剝奪統類者以其有等差也然之所以去籍亦皆者亦以其有等者也如北宮錡之徒詳略慎舉所者久然而孟子則嘗聞之往人之多欲也賤者欲貴貧者欲富凡在人情之中者先王弗能禁也夫豈獨

之等皆貴為天子富有天下而使天下有不得其争之機于其心有戚然者矣且其材力有大小之中有強弱則皆將滿其欲何易給之收割之為者割之而者自天子而下有遞及之施無不反之患因從天下各得其欲而非凡人之經欲也貴者九欲貴富者從而凡有人情之外者先王深患也夫豈獨深其思者貴為天子富有天下而見天下有互相幾賊之形于吾心尤有戚然者矣且其機智足以相駕馭勇力足以相攻取欲盡滿其欲又甚危耳故限之為等而嚴之為名均自天子而下有及其之施無過甚之事而後天下又各制其欲而止故天子公侯伯子男之等有五而其受地則自千里百里與七十五十之差降而附庸人其殺者矣若卿大夫士之等有六而其受地則自視侯視伯視子男與十倍三倍二倍一倍之差降而庶人在官則又皆于農夫之者以上下之衆勢均力敵而有以相制亦庶先軌令人當不以為下分又從而等差之強者有兼并之資而弱者亦無引分之言當之争也然而遣制不齊之數則若人之所能為矣夫天下無其利令民既有其同而競其背相下勢將至天子為之夫是天下亂之道也及有其高下天下乃安等者則天下之勢若侯而等則不至相抗而等本一為今國家不除其建立可以從自等其之強者稍由有之

利者亦有興之用之争之資也然歷代遵守之周衰之所能恐民久道周衰則必發當周之制勢大者而其私公之心其當不安今日也以為各等于天下亦安天均之不可當之不能先王之有等于[illegible]今日如知哉

人其心中人也[illegible]

以其建[illegible]

天子之卿 一節 　劉巖

班祿皆同於公侯亦天子之心為之也蓋卿大夫士與侯伯子男為天子臣無異也臣則等故受地亦等詎有私于其間哉昔周之為封建也既命之為內諸侯復異其名而降殺其實使內外之臣分為則[illegible]安此勢固宜本此大公者以寓[illegible]內重內輕外之議未足[illegible]立制之心也凡制之地既與公侯伯子男共之而[illegible]內[illegible]何如乎[illegible]則判然並立使凡伯雖列天下大夫[illegible]故復[illegible]卿[illegible]大夫八十一元士優其秩而削其權以尊天下而嚴[illegible]名[illegible]亦外臣以私也天不外臣以私則班祿內臣亦安得且而同之哉乃其受地之說[illegible]此何以稱焉曰此正用先王公天下之心也若夫天子家[illegible]是[illegible]同異[illegible]之君長天子[illegible]之同[illegible]大夫[illegible]子男而外之也當夫周室[illegible]與[illegible]分[illegible]是內之[illegible]乎周室東遷[illegible]是外之[illegible]用之矣夫然而天子[illegible]子男[illegible]不以私地故爵可[illegible]以[illegible]等[illegible]不嫌[illegible]同[illegible]以地等而上焉不嫌抗也此殷侯觀伯與子男之制所由起也于是有

以安[illegible]大夫士之心[illegible]天子[illegible]不[illegible]其勢親而不尊[illegible]以侯伯子男[illegible]也[illegible]之勢使知天子[illegible]其實[illegible]也所以[illegible]內臣[illegible]之私也于是[illegible]以安[illegible]子男之心[illegible]天子[illegible]不復入終案親之[illegible]大夫士[illegible]封[illegible]其[illegible]耳目焉[illegible]何以[illegible]大夫士之心安侯伯子男之心亦安先王[illegible]之心當如是止矣若夫以內制外以重馭輕此亦法制之[illegible]先王[illegible]心哉

議論正當筆力明爽[illegible]封建[illegible]故為得之

敢問交際何心也　一章　吳啓昆

以交際為用世之心大賢之言於斯可也夫交際弗卻雖非為用世計耳觀孔子於辭卻而其心可見已又何疑於孟子且聖賢無不受道之心即無不受禮之心而要其所以受者不存乎嚴以接其防而在寬以通其受禮行即道行也然則交際又何卻乎哉心不忍遺世獨善則傲物非所以為高復不能交泰大行則絕人愈無以自處故章問交際何心而孟子顧恭之以恭豈非以尊者之賜有不容以不恭承之者乎何者彼固以道來以禮來也而必以他辭無受卻道乎卻禮乎然之不為已甚之義者知孔子所不出

此若明知禮道之可受必為窮究其根株明知舉世之皆然必為深求其本末則有以取民非義而竟當之以禦人之盜者是所善其辭際而且欲比而誅之者不知今之仕者將於何仕之免托足乎殊不知孔子有獵較之權宜則必有受賜之交際正不得疑其委蛇從容為非事道也以獵較為則先簿正祭器其易俗必以漸以事道為則兆足以行而不行其去國必以淹留未嘗終三年淹而亦未嘗執一途謂不然見可行可際可公養之仕周旋於何下靈公孝公之際何若是其眷惓哉然後知聖人之心無非以道下也東周可作何故來交衣爵馬之奸富教可期誰料有仕版登遷之途不使偽以道將其遊說齊梁者且為饋遺往拜與答交必報者同心而信從[illegible]今之一介依叫以之及東周之衰則誰復有交以道接以禮者乎吾恐先生亦為之淚矣

從朝守貧本宜不拔[illegible]作此賀齊驅矣

孔子先簿正祭器　二句　　潘宗洛

觀聖人之所正其道立矣夫正祭器者不充以四方之食則獵較將焉用之此孔子所以爲爲道也且君子未有當更化而不更化者也但人心已習而安之而我遽欲易其所安而予之以所不習將乎難先定其刻役而後從事焉則無更化之名而固已有更化之實于此可以知獵較爲事道矣吾嘗讀車攻之詩考分餘之事蓋上殺以供祭庖中殺以待賓客下殺以供君庖故其七章曰大庖不盈言不多歸于君庖而有以本東都之祭也後世將祭則獵或者自此防乎今徒欲獵較而後力祀諸祭而無以解于與也

抑知惟天子中興列役初附故一以講威武一以示簡敬耳豈三廟以下所致祭于先人者必以偶物爲儀而以四方之食是供哉然而孔子不明言是亦不遽革也第先取簿書以正祭器而遂之數凡簠簋之數凡籩皆有不可損益者此固不以四方之食供簿正而實于籩者爲何實于豆者爲何皆有不容易者皆由此觀之彼有謂祭取備物有可爲者不成在者非古之制也人祭事莫詳于詩之頌用頌三十一篇多歌祖宗之積累而所以告享者不過曰維牛維羊而已所將以給禮者不過曰爲酒爲醴而已原其意皆取民力之普存以薦馨香而無慮外此惟深滑多魚將取以爲獵耳至于後[illegible]之[illegible]不易[illegible]而[illegible]登[illegible]則有[illegible]之[illegible]有以示[illegible]而不[illegible]外此惟[illegible]門列于[illegible]之[illegible]來[illegible]之衣而未聞雜置于四方或不欲以難縱之物與偏廢人也孔子蓋早爲酌之于古準之于今其必供者明存之其不必供者刊汰之斯器正而食亦正矣異日魯人將欲獵較于郊原而較所得之聚簋夫獨何名明所謂無更化之名有更化之實者此也

局段具作兜之從一句略而題意引論處亦似之若按之古與禮則紀實豆實多用庶物從二比六六亦原文好看語耳可知學者濟貫五經必當深求其意類也其文則非時文所易及

富歲子弟多賴　一章　　李光地

究言才之殊，不害所以終性善之說也。其殊人之才不殊，以異於聖人也。以官體微之可知矣。夫性何疑乎？且夫氣質之說，足以別異萬物使不與人同類，而不能別異斯人使不與聖人同類也。何則？物之生或體不全焉，或所好嗜與人絕遠焉，是之謂得形氣之偏而性隨以異。今夫人賦形稟氣無殊也，則降才無殊也，其種類同故也。苟以陷溺其心為才之罪，不觀富歲凶歲之子弟乎？不觀肥磽燥濕物穀之麰麥乎？無亦所養之殊乎？抑以為類之異也？是故自足言之，而天下之足相似也；自其口耳目之好言之，而天下口耳目之好相似也。夫犬馬之性所不得與人齊者，形氣梏於外而性殺於中。今使加犬馬之足以屨，被使易牙和味而進之，何之以師曠之聲、子都之姣，寧知其所好自絕不與人共其嗜好決也。何者？口目心之然否，不與人口目心之然否不與人同也。今天下足相似也，人之有口猶其有足也；口耳目既如相似也，人孰有官之有心，猶其有口耳目也。豈口耳目皆同而性異乎？豈其口耳目之好同而心之好異乎？易牙、師曠、子都不過先得我口目之嗜，得足與我同類之理，而非先得我心之所同然乎？由此言之，知芻豢之悅不殊於易牙，理義之悅不殊於聖人，其故一也。人我之

夫聖人遠矣，謂降才之異，理或不誣。雖然，聖人人也，我亦人也，其類同則其心同，其性同，才雖異，非若犬馬之與我不同類也。奈何歸罪於此，而坐失其本然之同哉！

會歎不獨性與人殊，氣質亦與人殊，乃前儒未發之義，故言皆警切，不得中幡飛騰，得周末諸子之遺君也。

有天爵者　一節　　徐春溶

分爵於天人之殊則惟古人能審所修矣蓋爵雖分天與人而惟得天者無所求於人亦惟得天者無所選於人也古人其知此哉今夫聖人之以爵馭天下也非使天下競於功名之路也蓋將明上天生人之意於帝王礪世磨鈍之中乃其後則為人心之趨益分則聖人承天之意與人其之可與級而不可復混是故不列其由來之名無以正天下之趨也不旨其所以致之效無以易天下之志也夫人亦知有爵之貴乎人知爵之制於帝王也不知帝王之爵孰為制之若燦明亮乘以是觀天下道德之功然非帝王之

意而惟宣於爵下民之意也則人實不能與大分功矣人知爵之定於所命也不知爵命之文誰為宰之若亭毒以是成造物報德之心然其之心實聚人正誼明道之心也則天亦不能與人爭遺矣今夫有人孰為天爵則仁義忠信樂善不倦者是有仁義忠信樂善之人於此使其出於王侯之側貴矣使其不出於王侯而出於卿大夫為貴矣非貴人也貴所以之授於天者奇故不假王侯而常尊也此天爵也孰為人爵則公卿大夫者是有公卿大夫之人於此使之受命於諸侯貴矣使之受命於天子則益貴矣非貴天子也貴天子之受賜於天者厚故以名位予人而益重也此人爵也是故君子之為道也有以全其性命之精而外以明其淡漠之志夫豈知爵之分天人也而寔其術以均致遠以藏其心性之用而與以明其大德之身天下以人爵之天爵也而舒其途以自居於古之人皆為之矣修其天爵而人爵從之矣夫修之而遂從之乎修之而則從之無以益修之而不必從之者也為從之而後修之乎為從之而乃修之則何以謀乎不從之而亦終之者也蓋古人自有古人之學不以天人為分觀古人自有古人之心不以身世為輕觚然後知析天人而二之者君子所以正天下功名之術合天人而一之者古人所以明吾儒義利

之辨哉

理正詞醇渢然莫知其有如淵如海之觀

高子曰小弁　一章　　張玉書

以怨濟孝之窮說詩者所宜知也蓋處倫之變者惟怨可以全仁孰謂小弁之詩不足言孝哉且從來家庭骨肉之際未有徑情處之者也況父子之親根於天性乎慈與孝相感臣大亦勉爲仁人怨與孝相違聖人出令其論義明此義以事親則常可也變可也然矣何也泣涕亦可也昔宜臼以嫡子見廢其傅爲之作詩以寫王至今論者以爲令王之得位也不能斷萬世之口實何也以其戀也其猶得爲人子也賴有小弁之一詩何也以其怨也君曰高子乃猶以怨疑之嗚呼自高子之說不第父子兄弟於越人而驅天下於不仁不止也今夫六經之教大旨歸仁而小雅之哀窮極斯怨天下陷受頻寃委鞠難白之隱惟怨可以達之人主信讒甘讒口者暱乎之行惟怨可以悟之故論其迹疑於親而疏之也似彰君父之過其實其心實不忍此而愈疏也務爲包裹之仁不察乎所積誠感悟既不能以見於無過及不幸有過後以一怨表其是尚得爲人子哉夫親之過不大亦不怨也彼能察其親而寄寢之讒口嚴者僅可不察宜之甲生殺死靡特而宗廟之託何人又甚爲不得屬之恭行親之過延及於宗廟社稷故親親之怨亦求告白於先王先公而後大子與其與之七子同處待乎所可惜者小弁之詩怨而太子問不當怨也怨則未有不懟者也驪山之禍千古未聞殺父之仇一旅與同仇以大平人終身蔡觀之義責乎王我知其與所逃罪矣嗚呼當其怨之不終以至此故使古今之人許其以廢嫡爲法則當其始深山與誅不可谷之親心決不至有身遭放廢之事及其後九萬不當與不見其之子幾更何至有終天之痛之時其怨深者其仁至其仁至者其孝大高子此可與言詩也已

於人情之至處聖賢之折其切故推論此方爲義盡不精確必如此乃能挑洛陳言自出機軸

舜發於畎畝之中　一節　　李光地

歷舉古之興於困者而推之以爲天意焉蓋自舜說以下皆受大任於天者也聞諸知天之降之者必有所以成之故孟子述之以勵天下也曰天之於人也哲命賦於其初明命啓於其後而其中人事變化之不齊者人以爲氣之爲也非天意也然吾謂天之意寓乎其間吾考古來之德業勳名赫赫於今者多矣然而舜之未發則歷山之耕夫也說之未舉則傅野之胥靡也膠鬲之未舉則澤中之賈豎也夷吾孫叔百里或罪人縲紲之餘或荒裔窮鄙之士世俗嗟其先窮後通者遇之幸君子以爲屈極而伸者道之常然吾以爲皆知天之未至者也天之篤生之也厚故其所以玉而成也深人之簡畀之也隆故其所以試而艱也備勞苦窮困是天之所待聖賢也德修業進是聖賢之所以承天也故不特近世功名之徒銷聲匿跡而帝臣王佐之材亦若假靈於冥默者以是知天命之所寄於氣數之中雖上知亦必變動而光明不特叔季遭遇之難士多側陋而唐虞殷周之盛亦有播棄於幽遐者以是知大業之起生於蘊蓄之深雖明時亦以迍邅而啓聖後不知天意者當其窮則戚戚及達則享其富貴榮華已爾已則棄天而天亦棄之非天之不降以大任也其所以自任者輕也

精警之意實前人所未發不作一感慨激烈語而光采愈耀

欽定本朝四書文　下孟　舜發於畎　李光地

故天將降大任於是人也　一節　張榕端

惟天任人者大故其成人者備也夫大任誠難其人舉多艱以成之天亦預爲任之之地耳今夫碌碌無奇天不任之則不窮之乃若天爲斯世而生一人所責既鉅所試必周所試既周所益必多然後任之不處其不勝此人事也正天意也歷考舜說諸人其終固皆當大任而所不能矣而揆厥由來抑何心迹[illegible]身[illegible]多艱惟所欲爲而不爽如[illegible]乎此其故皆天也天自[illegible]於其[illegible]者後而任之是謂棄天天意久然後即其後者[illegible]之是謂衡天又安能上識天意哉吾觀天意度之而覺天之於人有將然者爲有必然者爲[illegible]心性[illegible]餘使之逸所行[illegible]爲[illegible]役之[illegible]人之爲人天不能自任也爲之人任不可輕降也惟其人天之爲人計也計也命有所以然者爲人心目[illegible]動之以皆不能人性[illegible]忍之以至不能天之爲人計也備大古亦有降大任[illegible]艱苦者如今夫之[illegible]受伊[illegible]紹見[illegible]所食[illegible]目有聰明之然名有不得[illegible]人之作[illegible]人[illegible]有[illegible]窮而究不降大任者如[illegible]竹[illegible]終尼由[illegible]布衣[illegible]風[illegible]節聖人自爲名教之大任[illegible]不得[illegible]天之[illegible]人[illegible]人果上識天意乎於其[illegible]然[illegible]於其必然[illegible]於其所以然[illegible]負爲天

直當前矣又爲得而禦之又爲得而衛之

文所以可久以於義理實有發明耳中二股卓立不磨前後亦備股雜

萬物皆備於我矣　一章　　嚴虞惇

大賢明[illegible]之全體[illegible]人以[illegible]之實也夫[illegible]萬物之皆備[illegible]故[illegible]而[illegible]必[illegible]不[illegible]不知求[illegible]天[illegible]人[illegible]之以[illegible]之所有者本[illegible]人[illegible]然[illegible]又[illegible]天[illegible]無一之不[illegible]而後足之私[illegible]之[illegible]性之[illegible]以[illegible]分矣[illegible][illegible]物[illegible]物[illegible]必有以[illegible]之於[illegible]我乃得之以[illegible]而有[illegible]具萬物之[illegible]無所歸必有以[illegible]之於是乎[illegible]合而我

[illegible]得之[illegible]成身[illegible]於萬物[illegible]之[illegible]者[illegible]能以[illegible]之[illegible]成乎[illegible]之[illegible]其役之[illegible]不足[illegible]之[illegible]我之[illegible]安[illegible]化之[illegible]之不[illegible]其[illegible]之不[illegible]大[illegible]之[illegible]物之[illegible][illegible]之所以[illegible]行[illegible]為天下之所[illegible][illegible]具[illegible]之[illegible]則靜而存上而[illegible]欺於心動而[illegible]行而無[illegible]欺於事[illegible]之[illegible]而天理之[illegible]者可以[illegible]之[illegible]發見者可以無往而不[illegible]天[illegible]然而[illegible]之[illegible]樂[illegible]大[illegible]自然[illegible]備之[illegible]者求之[illegible]之不[illegible]之不[illegible]克己[illegible]其[illegible]之[illegible]可以力[illegible]之[illegible]其所[illegible]之[illegible]可以盡[illegible]之[illegible]化夫[illegible]大[illegible]之力求公溥之心[illegible]備之者矣仁由恕而入[illegible]人[illegible]安勉[illegible]歸於一致此則盡性之[illegible]之[illegible]

[illegible]不[illegible]者[illegible]不如[illegible]

艱深滯澀安能使人心目了了

仁言不如仁聲之入人深也　一章　　汪琬

觀治道之難齊而詳著得民之辨焉蓋言聲固難以並較而政教亦有不相及者可不進詳其所得耶且一代之民風即一代之主術是也苟擇術者貴審其偏全以圖之而後大化以成若虛文既不足以感孚而實治猶未臻於和洽相形以觀而知奏效有獨隆者今人去古不遠稱仁茲然而降溫良之詔非不足鼓舞閭閻而德意未孚則相滿者猶淺循樂愷之文非不足敘揚下士而謳吟未徹則相感者猶踈以言觀聲是固有不如者若夫與仁有彼之於政斯爲善政治之於教斯爲善教從來惟立政之初爲能措其孝友作其君師亦惟修教之主爲能布其興革昭其文物豈非異名而同實殊途而一致者哉以是言不如也其誰信之抑知風尚所係感至深者不可俗而親親得功遂區爲數傳之風化觀感所從民情思者不同滿而明作悖人遂別爲百世之模範則且分政教之民觀之民一也何以聲容都濕恒出自文法誥令之餘而動以天性者獨篤乎一人之謠翕然蒸弟而思父母未嘗無異而異不足異也則所以愛者可思也抑分政教之得民觀之得民亦一也何以節儉來王恒得自法紀修明之日而漸以德化者獨賢然窮寮之思爲恢繫只而輸悃衣未嘗無財而財不足言也則所以

得心者可思也然後知政亦有聲教見修行而可謂仁足即政之仁聲也教亦有體制寬民行事民與共即教之仁聲也然且升降異時遲速異效君子不勝王霸之感焉有他言仁言乃欲以文誥之空名絜撫循之實化豈可得哉

章妥句適中律合度有游夏之巧密而無其凌駕我

國初年湯屋文字猶遵先正成法如此

人之所不學而能者　一節　　金居敬

能與知行在學慮之先者謂之良爲可矣夫人亦學而能慮而知耳不學不慮而早已知能也非其良能良知也乎且孺人以本無而予之所本有人可以自發其人以所獨全而不能之於所同得亦未可以爲言也極人之所欲將其能所不能行不知而止而繼其成習以來因有其無所待而然者也夫以人之有能有不能也所皆之一日兩兩者學而學則自能之矣此亦使人由不能以至於能之甚易也然易不過之其所不學而能者乎知之真者無假於習備之至者必著於事其能之也豈以學乎然而過此以往則

必學矣則必學而能矣非謂人以學而謂人可行此不學而能而其情其所不學而能者有爲之而將然也或習故能以行於其所不學而能者何由之也人亦將念其所不學而能者何其當指之日良能則自有生以來未嘗學此矣使由此能而充之以學則可以能所不能之人乃僅有此能而不充之以學亦終不能自立之人也任其良能也人其可以成能此良能也哉有良能而有此而異視其人以人之有知有不知也而告之日良知也自有生以來日知之矣此亦使人由不知以至於知之甚易也然易不過之其所不慮而知者乎機之所啓必自人天識之所開必依於理其知之也豈以慮也然而過此以往則必慮而知矣非謂人以慮非謂人可任此不慮而知而其所不慮而知者有所已而弗悟也或嗜欲既多而并其所不慮而知者亦昧之也人亦返觀其所不慮而知者何矣在指之日良知則自有生以來未嘗慮此矣使由此知而進之以慮則可以知其所不知之人乃僅有此知而不進之以慮亦終不得自立之人也任其良知也人其可以成就此良知也哉而良知豈有時而息也哉吾以是爲論夫人矣

因言仁言義人都作不及所以切實指點出良知良能來言外便有要以學慮充其知能之意篇中從學慮打發說下於立言

宗旨最爲脗合　原評

清思妙筆曲折如意必具此本領力能作清空文字否則平淺乏味矣

舜之居深山之中　一節　韓菼

從深山以觀聖而極形其所處皆夫不能異於深山之野人者自不遠蓋嘗論此可以觀舜矣古今言舜尚已自孟子論舜行事亦嘗序其自田漁至為帝政教之大略而至此獨論其居歷山時也曰考舜在位事不際詳四嶽門數事其求賢之實甚至而不知其心泊然無為嘗然以處曾不異於者居深山者是故吾向觀舜之居深山王之與當其後從隱欽必有絕殊之迹而史即書之為受命之祥不知者為其者必其中異之甚無多也而大聖人則處不驚已非一時意計之所測創建之始當其躬耕田間必

有自然之思而後因原之所發聞之則不知求不異者必其中異之見先設也而大聖人則動如故竟為百其所覺之所甚故吾觀於舜而知其初無異也其田者有讓畔已淡日賜聖人之奇意舜亦彼有自見者而安不弱也夫且居者可得而忘遊者可得而狎山中人而已矣夫何以爲於深山之見聞自舜居之若不與其野人同一居山耶雖顏色之有加於深山中之而加廣者此其際誠可為想也吾又觀於舜而知非故爲無異也往於田而自傷已竊自比於人之怨意舜亦有不欲自以爲者而亦不然也夫且一如木石之無心如鹿豕之忘也山中人亦已矣然何以一時野人之言行自舜居之若不病其孤大同一見聞而當懼得之而非多由中得之而非少者此其初始亦既亦此有歸人之致有自而如無而自見有如吾已心所處以全其真則論爻之為推聖人之不見聞所以見聞其於萬物也相與受而已可任其毀之技有處之亦如其居深之無英明之發表謂有當其有所未見而嘗若有見必先物而為之所亦大機之後也聖人獨有見聞而無加於不見聞其於心思也不自知而已故極持取之致亦騶然覺觸其野人之天則識見夫深山之於其異無幾而及其端見一善言行其沛然江河之決之莫禦也知深山靜地也吾以觀聖心之存江河之決動機也吾以得聖心之發則居者在則決者知其

若提及其所字居之有見聞之後爲寂感合同者決江河其迅而不遇之義復少理會耳

仰不愧於天　一節　王汝驤

求樂於天人之際君子之存心也夫俯仰間一自問不愧不怍何愧何怍在矣此君子之所為至樂而不敢知者試嘗思人生何者為樂不可得而用之以為樂矣天人俯仰之際取資多悲痛焉仰是以思而君子之所樂於俯仰間者有如此父母兄弟矣何則俯仰其此父也俯仰間此人也君子自習事以來孔降在有覺息不負天付與有愧於天者也此際惟自知之也君子自克己以來正身于物於事非天下所歸有怍於人者也此中惟自喻之也夫人交貞之歸畢生而究其負何仰俱分之志下古而莫錄其光君子於是

慨然而勤思曰安可得哉俯不愧於天俯不怍於人則樂矣嘗然此知懼之衷也上帝之於昭何日不嚴淵若起正其對越久而不昧之徵有獨信為知我其天者何待淵若本若哉俯有聞而踊夜者可念念質也則此際之日明乃給所存其對時已啟然此夷惟之心也倫類之分以何處不狀於分量止進分量則而若安少懷之願有不負于斯人吾與者皆必修為其行哉環觀問而故吾可事惟安也則此際之日則乃信無所用其慚愧也得天君交孚也吾誠有以不愧之視於無形聽於無聲仰此高高者宛然出入觀覺之親斯則吾人得其用之候也而何日其信然也人亦吾兄弟也吾誠有以不怍之民吾同胞物吾與也俯此蒸蒸者依然維繫有合之感斯則吾亦得以有之候也有何修而得此也由此之又　俱存無故之意矣　心也

細思此守神明皆以君子所以樂亦未足當心一樂若其既有反不見是俯已質功何可見其足樂於心而此樂也位惟孔子足以當之尤不得有一意於樂高可知

易其田疇　一章　　儲欣

足民有實政，焉足之至而民仁矣。夫始之以易與薄，繼之以時與禮，此足民之實政也。不足而民仁，聖人復何求哉。嘗思治天下而至於成其下難矣。雖然，民情者王政之本也，相民情之所急深思極慮以見諸於世，則道吾政行而其所取效往往出於所期之外。以此見天下之治之無難也。今夫民貧則奸邪生，固也。然貧者可轉而富，富者可不復貧，此斷非百姓所能自為，而在上者之責也。是故治天下有實政焉，政少也，而家給人足，古昔以之。正德入其境而汙萊無數，追呼不問，則易與薄之政行焉矣。視其刻之成制，其疾徐精且賤之等，節其費蕩，入其境而婦子詬誶，食伏有時，則時與禮之政行焉矣。又惟其愛田疇，非苟殺以為上者用而與之，道民以所從，夫其所當是之謂，利導之以有節者，可轉為富也。民情易治者食物多者用為上者，追呼無之繁，其所謂一般以足之，田疇之政有實，可人復貧也，自是野家給人足之效之外，當者不□發給之餘，此者不□，古之人所□治之天下，實以□人□民之□水火□不求，可□人以為其至足之□以□也，故以治天下也，始必□使□之□水火□足矣，□使

粟之用如水火之不竭然，至足矣。惟至足，故無則求之，求有父兄子弟之慈愛而望以取焉，求則與之，不待夫交睦糾之惕心而供其用之，然後知聖人之治先於令其理，而後導於至精，專於民之相養相生，而仁及於民之相親相愛，有不仁者乎，所謂王政行而效出於所期之外者此也。今日者民饑之餉，恆兆尚擾耗之借有德色，常者咸悲其不仁，而吾猶閔其不足。蓋菽粟不足，雖父子不相保持，而謂其是難有遵之人，皆不忍也。為治不植民，奇所急而圖之，徒欲設為治虛之禮文，殆推一代之政事，思以美教化而厚風俗，不亦末乎？

發首□落出至得，使不成早實，深款沒全從容，無痕自迫乃變解矣。機開流連，氣度安恬，為□考上等文字

聖人治天下　四句　金德瑛

治至聖人而得其要富民之效可覩也甚矣聖人之汲汲於富民也而民俗之仁即由是而著治天下者倘法聖人哉且專有民生日用之恒而帝王經綸之大端在焉相天下之所急而爲率之此其意未嘗遠曰王道既成於天下而論者以爲人心風俗之善未始不由乎此也今觀水火至足之象而知菽粟之於民甚急矣夫民亦何嘗而生於聖人之天下乎聖人之治天下也始而患其不至於富而思所以富之是故非藉稅賦豐其爲民元后之才既而患其不足於用而思所以用之是故天道王制無其爲民司牧之學

夫以聖人而治天下其所以範圍乎天下者甚大而所以曲成乎天下者亦甚遠矣然觀聖人之治無他急焉亦惟使有菽粟如水火耳夫爲治者不致菽粟如水火之故與夫菽粟如水火之效則聖人治天下之心或不大白於天下惟觀於至足之用而後歎聖人之治天下誠非一切之治所可及也古者聖人之民亦聖人之民耳而貧富不至於相耀自比閭族黨以放於四海九州之遙而皆有萬物一體之樂古者聖人之民忘聖人之成而生養自安於固然自親長愛敬以達於婚姻任恤之誼而皆有天下一家之樸若是者何也仁也而聖人先天下而念之合天下而謀之弟恐菽粟未如水火之足乎菽粟如水火而民尚有不仁者乎夫由富教民之昔聖人之道有小用之而獨足以伯開塞耕戰之務富耕聖人之行而難用之而亂至於甚然則菽粟之於民緩急輕重之數亦大略可覩矣治天下者亦欲使海內乂安民氣和樂尚於易時薄斂食時用禮數大致加之意哉

古氣磅礴舒卷天然不作語言而詳贍之行脈簡貴動乃大家得意之文非苦心者所能到也

頓足數當一氣□□□□□□有之文

孔子登東山而小魯　一節　李光地

聖道大而有本，故必以漸而至焉。夫聖人之道之大，豈非無本而然矣。苟無本之學而欲一躐而至於道，豈不難哉。此孟子學聖人有得而以教天下也。意謂夫道[illegible]必有其[illegible]歸相趨而行，必有其所自。今天下學術紛紛也，不有聖人之道，安所統一哉。昔者孔子嘗登東山而小魯矣，嘗登太山而小天下矣。所處益高則下者小，[illegible]見之後，觀於海者難為水，遊於聖人之門者難為言乎哉。然則見夫[illegible]大而[illegible]小者不足[illegible]，[illegible]人之道又無取乎徒觀於其人而已。今夫水之有瀾者[illegible]，其[illegible]而為瀾者，有源之水也。光之無本者有不照，其細所不照者，有本之光也。聖人之道大亦有[illegible]源[illegible]混混乎其不[illegible]，[illegible]照乎其[illegible]聖人之道而[illegible]水之[illegible]不[illegible]是[illegible]君子之[illegible]於道也[illegible]如是行[illegible]其[illegible]之不[illegible]如[illegible]之[illegible]由[illegible]深不可[illegible]有其[illegible]如江河[illegible]之根於水之[illegible]可以[illegible]之[illegible]不[illegible]其[illegible]其不[illegible]也[illegible]也[illegible]行[illegible]大矣

此何等手段，[illegible]文[illegible]如金[illegible]，片而實[illegible]

其[illegible]有條而不紊

遊於聖人之門者難為言　萬經

學要有其見大，而後見聖人之大焉。夫聖人不絕人以言也，然言出有等，自後人不可謂遊其門者而見其人，而從來莫有之者，豈莫不各立說，爭自表見於天下，推其意亦欲天下之我從也。乃必從而皆排之，使不得有所進則幾，乃者乃退然而自知其言之不亦將有所不暇矣。然而有不得不然者哉，有以言為之者也。一言於此，聞所已言之者，於是乎有摸擬形容而[illegible]其自命無中立之說，稱有所以假之者[illegible]於[illegible]所聞在是也，其[illegible]聖人之大

而未嘗[illegible]天下而天下之言者為焉，而未嘗以言服天下，有人下之[illegible]尚是致[illegible]未[illegible]其[illegible]而其[illegible]也

[illegible]之[illegible]何[illegible]也此[illegible]當也

未親聖人也，遊得而[illegible]未[illegible]之[illegible]其

文章[illegible]高深頓殊，而自[illegible]之所見，有[illegible]之[illegible]

入矣。[illegible]深而學[illegible]從矣，[illegible]也，遊[illegible]又遊[illegible]復[illegible]文

之[illegible]落也，此[illegible]小[illegible]也，[illegible]

人也。今得而乎天下者何從[illegible]入[illegible]為聆其仁義道

德[illegible]與[illegible]目之所知[illegible]之[illegible]之如遊矣者

[illegible]而[illegible]儒[illegible]為故難[illegible]不[illegible]使聖人無[illegible]百家[illegible]

其說耳。夫聖人[illegible]人得各[illegible]乃自[illegible]秘與[illegible]

道[illegible]與[illegible]其[illegible]此非故小其[illegible]其人未大

也。[illegible]自[illegible]亦自[illegible]聖[illegible]不必窮天下之言

為[illegible]其名耳，夫必窮[illegible]人[illegible]其言以[illegible]故[illegible]

私[illegible]之[illegible]莫敢[illegible]庸[illegible]致[illegible]故夫其[illegible]

也。其人本大也，[illegible]自悟之無不樂[illegible]為聖人之徒矣，[illegible]於

難為言而聖人益大耳

思精而能入，筆幽而能出，發決湛深，轉接行文，抑揚頓挫，[illegible]

庸[illegible]有[illegible]者解此，更無[illegible]庸[illegible]之[illegible]

鷄鳴而起　一章　　趙炳

以善利分天下之人而為利者庶乎其止矣夫好舜而不能好善是與有不能惡利人之情也苟知舜蹠即分於善利之間天下庶其擇所修乎且夫天地生人之後日分之端也天賦性以養人之心而又生物以養人之身心之所養者身不必與也身之所樂者心未必合也於是人之身而有必分之勢矣我無從致之我將以二人者攻之曰舜曰蹠以人為物以人為驗世事物乎我前離求其美既亦求其美也舜之所美者在乎此蹠之所美者在乎彼或彼或此我既不能以一身道於兩人之外則必有所入能

欽定本朝四書文　下孟　鷄鳴而起　章　趙炳

入之禹能擇所引受如及其未入者而擇之天地予我身我之神智以生之以引我也我之身好亦日從蹠以引我也舜蹠交則得我失蹠我得失我為得為失我既不能以一心和合兩人之是則必有所適焉適之端可斷也所受知及其相離者由此而人斷人所近之所以從也也已有相背者以一言決之曰為善為利而天下之人未有不出於其由發萬物皆得也而於鷄鳴為當其設所不慮無間於聖人之心然而卻多所矣有道焉則危矣動而之於善者利弗亡焉之所動而之於利者善亦弗能為之進也萬物皆聚也而於鷄鳴　故所當其後也無心無意者處一家之別然而待其時矣　去焉不及矣天下之利無窮蹠弗能者利而反天下之善亦無窮舜亦弗能盡者而止也無他皆在此間有已而在也者是其為之名也甚奇哉　人耳時則何限蹠其名者　人目視其心者何限然而人待我舜則舜之本無時於其心也人得我蹠則蹠之本有為於其心也自是以利之從而歸也有情也猶多舜之名也其之所以者相持之皆蹠之從由之學舜之名猶從之亦皆舜之徒心中亦有蹠自以為舜故蹠也舜心中亦有舜而其為蹠故心也是人以舜之於其間也不早辨之於此而日求利焉當乎天下為蹠之多也哉

欽定本朝四書文　下孟　鷄鳴而起　一章　趙炳

為善為利人但知為而遂乎身不由舜舜而利其機於利善之間言之之意　將何據　能其所當其之策不足以道之何為亦設有道進箴下遇功矣利者往往有此其者不可不慎

鷄鳴而起　一章　　呂謙恒

大賢欲人慎所爲而原其所由分焉蓋爲善爲利乃舜蹠而大分矣乃所分止此間耳可不慎與且人性不甚相遠而相去或倍蓰而無算何哉蓋誠本無爲而幾有善惡其判於方動而成於所習者辨之不可不蚤也今夫夜氣之所存發於平旦而一念之間克當在幾微將當鷄鳴問善與利之見端而可舜可蹠之界乎何以辨之則於所爲辨之其人而爲善與當鷄鳴時而已孳孳矣雖未必即舜然而舜之徒也其人而爲利與當鷄鳴時而已孳孳矣雖未必即蹠然而蹠之徒也則若是其分矣哉顧從其後而觀之舜

自舜也蹠自蹠也或聖焉或狂焉殆不可同日而語乃從其始而察之爲善者此俄頃爲利者亦此俄頃於此乎於彼乎又不啻毫釐而居豈有他哉其分者利與善也其所以分者利與善之間也人而不知其所由分則謂宇宙至大尚可依違中立耳無如由乎此則入乎彼天下固未有不舜不蹠之途以處人之遷就也人心道心交集於一念而從者不勝背者則其間亦隔甚也人而誠知其所由分則當眹兆初形亟可決擇自具且是必迅而斷乎心而容不使隱微中有一毫利之攙以至苟且自欺也毫釐千里力爭於一息而危者使之安歸則其間殊甚也是以知幾者惟聖人之動者性君子學者希聖以復性則必於鷄鳴時一察識此善心哉

醇正老當詞無枝葉起結用閒字照合是題中肯綮凡作文用五子書必如此恰當細切方無浸抄性理之弊

欽定本朝四書文　卷八　下孟　鷄鳴而起　呂謙恒　一章

君子居是國也　五句　　畢世持

君子之有益於國也即用之從之而可見然其用與從則不在君子耳豈其居是國也而漫無所益於其君與子弟乎哉孟子以釋素餐之疑也謂夫天下之所求於君子者其事亦多而難副而要之皆不足爲君子難也顧君子於此亦有甚難焉者則以其事或非君子之所得爲夫以君子之所不得爲而衆聚之以疑君子抑何其量之淺而責之過耶彼如不耕而食之說是爲君子者過謙寡當既無補於時勢之變後絕跡廊廟更不見有實德之感發就令如是亦必試之不效而後知君子之果無益於人國也而試問君子所居之國其能用之而從之者有幾人哉遊歷乎王公之庭周旋於倫類之中而勢不相屬功莫能致則其居是國也且與不居是何也今也即或陽陰之以交貌而意念不親從游之以神而心則疏不切則是其君用之而猶未嘗用也其子弟從之而猶未嘗從也如是而安得謂君子之無益於人國也且夫其君之所期者吾知之矣常先世之業而思光大其國家曰安也富也尊也榮也獨不得其術致之耳顧能致之者奚如君子而卒不之用自君子亦無如其君何夫誠一日而用之矣雖其言也顯其身也而不以爲泛而已也其君之爲子弟期者吾知之矣念習俗之非而思移易其心志曰孝也弟也忠也信也獨不得其然而化耳顧能化之者奚如君子而卒不之從即君子亦無如其子弟何夫誠一日而從之矣由其道也即其術也而不以爲泛焉已也則君子於此將以其安富尊榮者徐自奉之其君乎抑旦夕周旋而立效乎將以其孝弟忠信者徐爲教其子弟乎抑旦夕間感化而令行乎吾見迎其隆施其誠爲風由問者以爲彼有人焉未可與爭也外可戢窺伺之謀而內可維國家之勢欲其常見其車服禮器仰德者以爲君子之教不自行故也即其術而善良者幾何人開其風而興起者幾何人是君子之大有造於國也而又何素餐之有哉

閒整中發窺曉作意緣其氣風起與故不落窠臼

桃應問曰　一章　　熊伯龍

大賢之所處事俾其論可通夫殺人者死皆以律天子之父豈異必執愛公亦以告天下爲人臣者且處孟子之所以人能見及者理也事也不能見及者心也究極於心而此不必有其事後此不必握其理而論爲臣子必不可無是心此理直之論覽斜而實不易也如孟子與氏設論處廷獄爲天下也皆稷天子父也以天子父殺人必依於天子殺人之父是犯不可釋以誅可釋也且爲天子不能庇天子父棄天下不得爲天子反欲以天子之法庇其父何與授人以戈抑止其刃哉斷然執是以論臣必不能行之君

子亦必不能行之父反是以斷臣不如是設心必無以爲臣子不如是設心必無以爲子也夫爲人子臣必不敢執天子父此其心知有天子而爲臣而但知有天子天子之外安有審天子者哉蓋奉天子敢執天子之父者此臣即奉天子不獨可殺天子之父者亦此臣使知其當更如天子父而殺人無有所可執亦何至立人之朝即無以執於君前也凡人父實有子必謂有天下不敢誠吾父此其心仍直視天下而爲子而更視天下天下之外亦安有事吾父者故蓋以有天下見父可免於天下者此子即以有天下使父不免於天下者亦此子使知難忘莫如天下而竊負而逃則如題文何在爲人之子必無以別棄於父何也然而使之受責有是殺人而實有是罪實有是皋陶視天子之父亦於何夫爲之於天下終以父爲天下逋逃之罪人法之可誅而不有辭使而在皋陶與舜實有是殺人非以法執舜難於法與將即奉天子之父殺人可縱天子之父爲天子之父殺人終無以謝天下法之可誅則在此心終不必明其執與不執逃與不逃吾父雖不幸亦何私有此臣子哉此孟子與氏之論誠甚不易也

前輩先生論此題皆於不正處發揮此文又於題解之外另翻出一層道理文格飾而不見更深之處之一境則更行實號

管窺

君子之於物也　一節　　呂履恒

君子不泛用其恩由本而遞推之也夫仁與親之不可以泛用也本在親親而仁民以次及焉夫是之謂差推耳且大衆愛之説聖賢惡之非不誅其意亦憂其不繼也何者未嘗有所當而欲有所兼以爲有餘於彼也而先自所其不足於此乎亦未有能兼之者徒見其倒行而逆施已矣思慎之賴有君子者謂其能仁民也謂其能愛物也而亦知君子之於物乎物與我同生於天地君子未嘗不愛之愛之而猶是仁之也取之有道用之有節如是則已足矣而或更從而益焉將並不取亦不用乎不取不用而仁

已窮於物將有甚不仁於人乎物者君子弗爲也亦知君子之於民乎民與我同類而形骸君子寧忍不仁之仁之而致是親之也養之有政教之有虞如是則已當矣而或更進其親焉將何加於其政與其教乎加之無已而其身於其[illegible]有不克親於親乎民者君子所爲進其所爲名何也所有以用吾仁而因情其仁也所有以用吾親何居謂其親也所謂親何厚者存親天性之良有之最先無於吾所不容於心者我有以致之不必吾因之以愚而戍之任體而其德有以相及於親之愛不學而能有於理之達於天下者无幾其本者則夫情勢之相隔等類之殊觀而其事史

無以相關是故君子特愚不能親其親耳既親親矣由[illegible]而仁民端凡民皆吾同胞有不容須臾緩者而或緩之何也民固其事吾親之人也是故合萬國之歡而民心愈和偕天下之養而民生益遂謂夫無忝所生者之必無欺於仁耳不然民之厚親之薄也雖欲仁之而無自矣君子所以仁之而弗親也蓋既仁民矣而是而愛物也萬物皆吾一體有不容漠然置者而若被罪之何也物固生養吾民之具也是故有節以順生而物自成若斧斤以時用而物自蕃生謂夫盡人之性者之終無失其愛耳不然慈於物刻於民也雖欲愛之而無術矣君子所以愛之而弗仁也哉理一則

分不得不殊體立而用因之各得也學本天而異學本心辨之不可不早也

於一片融之各當行之有序推之有本處無不發揮詳盡筆亦

[illegible]

盡信書　一節　儲在文

讀書不可無識書信則疑生矣夫書以傳信也有不可盡信者存乎人之識識不足而弊可勝言哉自書契肇興用以傳世行遠而後人得所折衷惟其信而已然古人有紀載之功不無文辭之過使無識以權衡其間則況有之患甚於無書而書遂爲世所詬病此之不可不知也何則天下形迹之地衆人勉强以付力者而至執簡策以成一代之書則將屬之博雅之士夫博雅之士所恃者才也其中有愛好之旨必馳騁焉以盡其才反覆縱橫如是而後快而遂有寧爲過甚毋不及量之辭天下立論之過能者取辯於旦夕間而至通古今以成一家之言則務歸於著作之體夫著作之體所尚者文也其中有表章之實必潤色焉以見其文勢張揚厲如是而後工而遂有寧近於夸毋近於野之意是故書之不可盡信理也勢也雖以我之識爲主雖日取書而讀之不爲古人所役而如其不然於是有讀書而爲害於書且以書而害天下者拘牽之學大旨所不求沾沾於字句之末則以附會爲訓詁雖書有不檢之文且從其例襲者矣古人說一說以通之不得其義類所安强古人以就吾之繩尺待解而明者什之一因傳而晦者什之九則何如置之不議不論之列哉腐儒之學世變所不問務悉於前古之陋則以經文經世務遇書有過當之辭將來爲著夢者矣而又參臆見以衡之不惟其時勢所在故古人以肆吾之學術作者本治世之來進者爲亂世之資則何如置之不存若古之表以是故識足以定邪正則前人索除九邱以不信爲信而論者謂更正之理在文字識不足以正是非斷列五帝謂三王信其不可信而論者謂刑名之家原於道德穿鑿之過必至支離支離之過必至縱恣行其說凡務威於生民其得亦流毒於學術紛紜顛倒以汨亂古人之書不至暴而棄廢之不止吾故愛其所終極而澈爲反本之論曰盡信書不如無書也其有憂者其亦孟子之心也夫

以書以不可盡信之故推闡曲盡又與下文武城一節隱相關照但以議論醇正方可以史解經

聖人百世之師也　　王汝驤

師及於百世惟其人之世也夫人而得成爲世道功百歲百世之師孟子蓋見於其至也若曰古今來何以有此世哉有所以維之必不求者曰君曰師創者以權用而師以道尊以權用者功不待長百身以道尊者人必得推而得若此者安得不思聖人矣夫聖人之行不同矣而皆不可能而迹之以奇著者行高志潔各有不可再於天壤之概大成不可學而詣之以偏至者苦心孤詣俱有絕復加於其道之實久矣夫聖人者世之師也自我思之豈但已哉聖人百世之師也人勢之不齊也耳目之間有以耀之則翻蒙

有其見之樂故惟事之以奇著者其爲敎彌廣忠臣孝子一節之奇經閭巷之流傳而歌泣不置於婦孺况聖人之獨有千古者乎而爲敎之廣尚容以將代獨乎人心之多蔽也血氣之陰有以動之則況猶有立開之效故惟道之以偏至者其入人愈速匹夫匹婦一往之誠得氣機之鼓舞而感發不問於斯須况聖人之百折不回者乎而入人之速猶可以世數計乎故凡英之既彰者驟而異爲苟其傳既習而傳亦淡矣聖人者落落數大事昭於日星耳而世之人舉熟悉之陳言日相嗟誦而且有無窮之甘苦味之而愈出則惟其所自盡者固有其無窮耳矣即德之感人者近而明

爲苟去之已遠而蹟亦微矣聖人者遙遙數百年幾成上古耳而世之人取無關之陳迹每一流連而每有不敝之光采久之而愈新則惟其所昭垂者固有其不敝耳矣嗟乎使聖人者何嘗有意爲世師哉而自世之後引類之以有斯世也伯夷柳下惠不至今存也耶

說百世道實祭全在下文寫來偏自倚倚淋漓王希之傲岸與大仁之致兼并兼得之。中股兩疊句乎字兼露况字在文勢不得不爾意義實未嘗侵下也

齊饑　一章　　仇兆鰲

客鄰無救荒之策後吾人以謝之焉夫仁政不行民[illegible]何[illegible]則
再乎為晉人搏虎之馮孟子始將去矣且賢者之在人國也道不
則降吾[illegible]以舒其急亦國之幸也然使所學不行而喋喋為
為權宜之策雖偶一時從於自好者[illegible]齊饑孟子請發棠王
從之亦一時不得已之權而國人望之而以為可常今是齊
又饑嗚呼齊何饑之屢也其弊在不行孟子之仁政行仁政則國
無橫征民有餘食故歲有荒而民不饑今王不能用孟子之言徒
而以棠請非孟子意也胡國人至是竊竊然以前事相望邪陳臻
聞其說試[illegible]之[illegible]是欲為婦之搏虎之馮
婦以取笑於[illegible]人而為天下士所竊笑也齊之政不能易矣從以
竊疾之[illegible]而[illegible]於難小道也一之為甚豈可再哉益[illegible]民[illegible]
之狀[illegible]之未有不動心者而[illegible]之[illegible]常[illegible]
暴[illegible]閱之未有不動色者而再行之則[illegible]故事若不可復陳臻
[illegible]是也[illegible]棠之不可復[illegible]於王之[illegible]也[illegible]之人[illegible]
發棠之政非良法彼馮婦之技其[illegible]虎乎不如[illegible]而行[illegible]棠
再發保更[illegible]饑乎不如退而修政不然齊境之粟聚於棠屢饑而
屢請棠棠必竭是不發亦饑發亦饑也棠竭[illegible]必復斂民而實之

是張饑者發棠[illegible]不[illegible]使孟子[illegible]於王[illegible]不聽即
默矣臣不受一棠以謝齊國[illegible]安矣[illegible]以發棠之故循其
於豐歉之[illegible]以[illegible]不今[illegible]之[illegible]馮婦同類而
[illegible]笑之也故人[illegible]君子[illegible]之為其治[illegible]而忘質也客
齊而[illegible]
是不[illegible]

以不行仁政為本而以發棠事做對其間[illegible]綸[illegible]成章法

聖人之於天道也　儲欣

惟聖人爲能備道亦有未可槩論者矣夫道原於天而備之者聖人也然猶不可槩而同之此何爲者耶且道在天下皆原其所自來固天下之公也爲思其所兼賅則非天下之公而聖人之私矣道私於聖人觀私之中抑又有私焉其彼此不齊之致雖欲齊然出於一而不可得也仁義禮智不謂之天道可乎天無不愛之人而棄天者殊思也昧昧者所在多有且有人焉知之而極其精此天道之所聖聖得之也天無私於道之人而叛天者叛之也悠悠者舉世類然且有人焉行之而造其極此天道之所專相屬也聖人也

人非遠聖一理夫天道之歸道固本天一資於聖人之力其變相推繫豈敢問哉嘗觀於道之明晦而知天下不可無聖人也天有顯道其初不能於也蒙得聞天之聖人而道始炳然著耳聖人往而道復晦聖人作而道又明誠以聖人之深知之也獨是上下千古有生而知之之聖人又不能生而知之之聖人知即同歸而其分實遠其知固已不齊矣即皆能於道之通塞而知天下不可無聖人也又有聖道其實必待夫經綸道德之聖人有道乃沛然之[illegible]人能行不一二傳而道仍塞聖人有作起數百年而道復還[illegible]人之政行之也獨是遐稽載籍有自然而行之之人又非止自然而行之之聖人行即同符而事歧安勉其行又甚不齊矣猶未也聖人而在上者爲業休德其爲功於天道非小補矣我生在下之後此其興則其業愀然有升降之感焉復與未復一若聖人亦無如之何以聽後人之擬議也則何也猶未也聖人而在下者流風道教其有俾於天道者不磨矣其比在上之師原其始要其終猶然有偏全之別焉至與未至若聖人亦無容致力只任後人之致者也則何也豈非命實使然哉然不能爲古諸謂命者是亦與天求人致人之甚者矣

同是聖人同是稟天道而微分之則堯舜性之湯武身之以及孔中之大而化清任和之一成而未至層層闡發其見的當

充實之謂美　四節　　張江

由善信而推其極其學可驟至焉夫以其有諸己者而深造之則為美為大為聖且神莫非善中之所極也孟子謂夫忠信所以進德也立誠所以居業也學至於信則為善也有力由是而之焉尚可驟進乎信之極致矣是故有美人者自其有諸己者而擴之也彼且求則大有不進則善之數滿而無所虧歷久暫而不易則善之力於行不可測如是而充實也吾見秩然先後雜襲殽由折之廣不以私撓雜之蕃然粹而以精矣作德日休凡君臣父子之懿一本性情道之蘊足已而無待矣不謂之美在其中乎有大人

者自其充實者而養之也彼且誠中而形外則四體亦載其道德之華富有而日新則百度亦生其文章之煥如是而有光輝也吾見威儀頌於禮容隨其周旋裼襲莫非盛德之形容焉蓋與日月同其著明矣中和驗於位育無有遠近幽深莫非大業之塡塞焉蓋與天地同其法象矣不謂之大而無外乎有聖人者不已於大而遂超乎大者也彼且仁日益熟則一體萬物而無滯於物之心義日益精則泛應萬事而無膠於事之迹如是所化之也吾見動於彼者應於此無思而無不通蓋知之之至焉則迹乎大矣身為度者聲為律不習而無不利蓋行之之盡從容中乎道矣不謂之

聖人至德乎有神人者不離乎聖而實妙乎聖者也彼且德全於天道則所性而有而孰窺其廣運之淵道集於大成則與時偕行而孰究其終始之運如是而不可知之也吾見寂然不動無聲臭之可聞蓋合一不測非猶夫人之存主者矣感而遂通無機緘之可執蓋充周不窮非猶夫人之酬酢者矣不謂之神易無方乎凡此皆立本於能信以深造之而可欲之善斯為極其量也斯又樂正子之所歉然未逮者也

切實分疏無一語儱混含糊在此題真為的當不易

逃墨必歸於楊　一章　　趙衍

楊墨不足辨吾為其歸斯可也夫楊墨與吾儒勢不兩立逃而歸焉不足辨矣故曰斯受之無招之為辨楊墨者亦云今夫聖賢以其身任斯道之責業為之謀其始即不得不慮其終使以一人之力正天下之人心卒令異學之流戒心於立法之嚴而深畏吾用情之不恕獨非吾道之深憂乎吾特為今之與楊墨辨者不[illegible]昔之楊墨其氣方張則其徒日蕃故雖勢孤援絕而猶不辭好辨之名今之楊墨其勢已衰其[illegible]已竭則其[illegible]行知而功已在能言之列吾嘗規[illegible]大勢墨氏窮大失居而楊氏孤子自守遂窮

日思返力倦則知還逃墨必歸於楊而逃楊不能復歸於儒則歸儒斷矣安[illegible]其可[illegible]世之[illegible]也養民之具莫周而教民之法至詳[illegible]備民[illegible]其[illegible]終身不見異物無所搖惑而又安有歸者不幸而當此末流[illegible]先聖王之法相與皆廢而向所[illegible]之教既敗於[illegible]說[illegible][illegible]者一變[illegible]楊[illegible][illegible]故凡吾之[illegible]泯泯沒沒日歸楊墨之為辨者徒以為此也[illegible]可歸矣復將何求歸受之而已矣故以[illegible]之於未歸之先受[illegible][illegible]楊[illegible][illegible]而吾儒之道為至當而無欺是故其心但務寬以待之於既歸之後使之楊[illegible]仁[illegible]樂于[illegible]而[illegible]名之[illegible][illegible]其人[illegible]今之[illegible]楊墨辨者不然[illegible]起[illegible]發其英[illegible]果銳之氣以[illegible]乎大道及乎[illegible]大[illegible]復[illegible]和平之[illegible]以[illegible]方新今夫異[illegible]勢盛[illegible]則[illegible]之[illegible]來[illegible]也今其勢亦少衰矣[illegible]務[illegible]之以潤其自新之路而務迫之以[illegible]其反側之心夫彼有復去而已又其未歸者自知其所為之不[illegible]之莫吾救也則[illegible]夜為計求後其攻而[illegible]其隨夫是以其情必變其交必[illegible]變而交[illegible]其人不可以復收而其當不可以復破其為患也將[illegible]深而不可解是故天下之亂起於異端而成於吾儒之激之也此如追放豚然既入其苙又從而招之是則今之與楊墨

辯者也嘆乎[illegible]楊[illegible]墨者[illegible]以治之過[illegible]而[illegible]不楊不墨之門者又將自以為[illegible]之[illegible]不可矣則吾有自治[illegible]

[illegible]漢及[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立情事楊墨止各[illegible]一家之[illegible]孔[illegible]孟子

又別

動容周旋中禮者　一節　　劉子壯

記聖人盛德之容而禮由此作矣夫聖人非有期於禮而動容周旋則中之非其盛德生能及此者乎嘗觀古聖之書多言性命而文爲之略者以爲此其所爲皆可以爲儀因不復了表而出之也學者未觀聖人之深則必於其一節之安小爲之微以得其性情之所存則聖人之精微已見於此矣昔尚聖人之性而先見之禮焉上古未嘗有尊威之章而天地之大文聖人備之以一身則風俗僕端愈以表其中心之厚上古未嘗及制作之事而聖民之大觀聖人章之乎日觀則皆名備者不能掩其內美之淳從德之既

至則運流於盛而天下近天子之光而聖之成德則動合以天而學者論聖人之運動容周旋中禮其盛德之至乎古人之學不專於內外引起居起處皆爲用心自度之而而後始而淡然長其說以之事當其周旋中於其容度若其制作而細明之後人不人亦不能自致其從容矣古人有作亦既因乎古文其用天庭階皆有自天命之之理而德成而安亦與其賦物之名當其[illegible]做其時所職若其式也有中和之內形而人亦不能自藏其高深矣後之人其[illegible]後史不得其所爲之[illegible]有待其大端者而一總以擬其本益[illegible]末極於充用則文義以來其根出于之之德信其所之以爲通事而已而遂爲不可學則雖終身勉策而有[illegible]見其修容修[illegible]之方昔之史臣竟讓禮其略舉其無文之敬以有得其[illegible]不同以曲不能盡其中節今禮既集於符具則道氣行浮乎時用性之之德而其[illegible]以爲儀數而已而遂已不可名則閑暇而參錯皆若忘其[illegible]大之義是故皆方定容而人不疑取身皆以效律度之中行之代治之爲損益命與寧備而人亦成此以事以觀天叙之秩而自世所之爲文章非甚盛德其能及此乎

沐浴[illegible]之光深而其性之之德[illegible]曲折無不中度纖悉無毫

業[illegible]

養心莫善於寡欲　一節　　劉捷

善養心者於存不存驗之而得其要矣蓋心未有不存而能養者又未有欲不寡而能存者故孟子指以示人曰身有百體無不待養於外物而心不然也苐常存焉而已得其所養矣而所以不能常存者則欲爲之累也何者心以載性命之理必養之然後能靜正而全其所受之中心以制事物之宜必養之然後能清明而中其自然之節而無如欲之爲累者多也欲之具於初生者與性命而俱來故其植根也固而爲力強能使吾心卒然而見奪欲之乘於日用者緣事物以雜至故其附身也便而爲徑習能使吾心潛

易而不知夫欲吾心之有所休必先去其役吾心者欲吾心之有所息必先去其害吾心者故養心莫善於寡欲也如其爲人而寡欲焉則其心常靜虛而無蔽而耳目口體皆由順正以行其義雖有不存焉者寡矣如其爲人而多欲焉則所欲常橫塞於其中而道德仁義介然有覺而無所容雖有存焉者寡矣蓋欲有爲吾身所不能無者亦有爲吾身所不必有者必也以身處其外辨其所從生而無使匿焉役吾心者漸屏漸退而方寸不覺其日休矣以身入其中授以節制而無敢過焉害吾心者日損日消而本體乃有所滋息矣彼聖人之無欲固不可得而幾乃人各有心而聽其

失養以至於亡不亦甚可慨哉

具化治之醇實兼正嘉之渾成可覩我

朝文章之盛無體不備

經正則庶民興

戚藩

以正俗之功予經深重乎其正之也夫經亦止得其常耳而庶民若有異焉者豈非亂德之溺人已甚哉且堯舜以來天下未嘗易民而治特唯無甚衰之風故亦無甚盛之勢也迨乎世敎凌夷浸淫至於凋敝於是思嬀然大變之以爲功然此非可期之於庶民也庶民之耳目易麗久服於汙俗之漸移則其情既難立決於棄故庶民之氣志日薄苟安於陋愚而不愧則其力又難自奮於無因茲惟君子反經而經得其正矣以爲日用所循焉不可以不正也計所爲正者不越耕桑粟帛之恒敎民於素朴然而民心彌朴則民氣彌固一旦自悟其非而遂以爲性之不可易此時之農工婦子快然如覩新王於肇基更始之年則興也以爲是先典所垂焉不可以不正也計所爲正者不外禮樂詩書之澤進民於優柔然而民志益柔則民行益厲一旦相摩而善而遂以爲敎之所夙成此時之父兄子弟勃然如覩盛事於俊秀論升之日則興也豈無賢智異等之流故抑其能以就經然深抑之固所以厚振之也斂聰明於無新可喜則好奇騖遠之心悉安行乎大道而無所竄處所以君子以三代爲必可復作而不敢徼倖於苟且救世之思豈無間起崛生之士無所承藉而亦興然特創之正所以力守之也收豪傑於與民同學則越俗震世之貲皆樂爲之羽翼而益相後先所以君子以天下盡責之吾儒而不敢少謝於人物幾希之地詎不以之開治有餘而以之繼聖有漸哉

語無含糊筆亦老健

經正則庶民興

唐德亮

推反經之功而民還其民矣夫經失其經則民失其民經正民興反經之功曷可少哉孟子曰吾儒所以勝異端者不以吾儒勝之而以庶民勝之也要有所以動庶民者鼓其翻然勃然之心而作其苟安之氣仍以吾儒勝之耳若君子而反經矣夫經有正之而正者聖敎修明之日一道同風止須予以服習之素經有反之而正者異端充斥之時羣心回惑故宜加以激發之機有如反經而經正庶民有不興者哉凡人強以本無則廢焉沮還以固有則奮焉興情之所必然也庶民豈敢爲毁常而裂檢者哉特其性庸而志瑣故頹委不振耳一旦風聲之所樹政令之所頒其道君臣父子其教典謨訓誥其事孝弟耕桑甚常也見甚常者而愧愧斯厲厲斯興矣凡人本有而忽失則索焉止久失而忽返則驚焉與又勢之必然也庶民豈樂爲叛倫而背道者哉特其情屈而才下故弱喪無歸耳一旦耳目之所被習氣之所漸以之爲己則順而祥以之爲人則公而溥以之處事則無不當甚醇也見甚醇者而思思斯慕慕斯興矣雖庶民之中愚智不倫而一出於經俾知有必得之由無必不得之道知其必得也而踴躍於功名知其無必不得也而翹翹然喜於爲善天下由是無不起之人心雖庶民之中剛柔不齊而一出於經之正則以其名致其實以其實致其名知其名之所在也事然而理亦然知其實之所止也理然而事不得不然天下由是無不厲之風俗拔闇媚之習而出於光明破似是之風而歸於正大胥此經也邪慝其何伏之有

作者平時好爲豪邁往往軼於繩尺故錄此謹守規矩不事馳騁者